古龙作品集

武林外史

上

珠海出版社

江湖一怪侠

—代《古龙作品集》序

罗立群

古龙，原名熊耀华，生于 1936 年，卒于 1985 年，9 月 21 日，终年 49 岁。古龙从小身世飘零，性格孤独沉郁。他 14 岁时，从香港到台湾读书，18 岁时，因父母离异，生活陷入困境，靠朋友按济却半工半读就读于台湾淡江大学外文系。毕业后，他曾在台北美军顾问团任过职，后开始写武侠小说。

古龙一生“侠剑江湖载酒行”，他嗜酒如命。经常用喝酒来打发日子。借酒来麻醉自已，以忘掉自已心底的哀愁和寂寞。他为人豪爽，生性洒脱，爱交朋友，侍人真挚，诚恳，善于理解别人，很得朋友的心。古龙很“好色”，是性情中人，他不能一日无女人，而女人也乐意与他交往。据古龙好友丁情说：“古大侠虽然不能缺少女伴，可是他常讨会为了朋友，而舍弃他心爱的女人。他总认为女人可以再找，朋友知己却是难寻，怎么可以舍朋友而重女人呢？这是古大侠对于女人和朋友的态度，也是很多女人‘恨’他的原因。”由于酗酒和好色。古龙自中年以后，健康状况日趋下降，曾数度病危住院，但他出院后依然故我。他的好友、著名武侠小说家倪匡说，长期的病痛使得古龙已经看淡了人生。过度的酒色，致使古龙病情迅速恶化，终因肝硬化引起食道静脉瘤大出血而去世，古龙的身世、性情和行为，直接影响了他的武侠小说创作，了鳞了这些，有助于我们理解古龙的作品。

古龙步入“武坛”，足为生活所逼，用古龙自己的话来说，“为了等钱吃饭而与稿，虽然不是作家共同的悲哀，却是我的悲哀，我也相信有这种悲哀的人大概还不止我一个。”他自第一部武侠小说《苍穹神剑》起，接二连三地推出新作，共创作数十部武侠小说，有许多被香港、台湾拍成电影、电视连续剧，成为港台影视界争相拍摄的热门题材。古龙的小说更是风靡大陆、港台及海外。

古龙对武侠小说创作有他自己的看法和理解。首先，他认为当代武侠小说不应再走传统武侠小说的老路，而是“要新，要变”。他说：“武侠小说的确己落入了固定的形式，这种形式已写得太多了些，已成了俗套，成了公式。”“谁规定武侠小说一定怎么样写，才能算正宗的武侠小说？武侠小说也和别的小说一样，只要你能吸引读者，使读者被你的人物的故事所感动，你就算成功。”对于武侠小说应该如何变，如何新，古龙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说：“武侠小说中已不该再写神，写魔头，己应该开始写人，活生生的人，有血有肉的人！武侠小说中的主角应该有人的优点，也应该有人的缺点，更应该有人的感情。”“武侠小说的情节若已无法改变，为什么不能改变一下，写人类的情感，人性的冲突，由情感的冲突中制造高潮和动作。”他还认为：“只有人性才是小说中不可缺少的，人性并不仅是愤怒、仇恨、悲哀、恐惧，其中也包括了爱与友情。慷慨与侠义，幽默与同情。我们为什么要特别着重其中丑恶的一面？”写武侠小说的目的，是“使读者在悲欢感动之余，还能对这世上的人和事看得更深些、更远些”。基于这种认识，他更指出：“武侠小说写的虽然是古代的事，也未尝不可注入作者自己的新观念。”“武侠小说中的动作的描写，应该是简单，短而有力的，虎虎有生气的，不落俗套的。小说中动作的描写，应该先制造冲突，事件的冲突，尽量将各种冲突堆构成一个高潮。若你再制造气氛，紧张的气氛，肃杀的气氛，

用气氛来烘托动作的刺激。武侠小说毕竟不是国术指导，武侠小说也不是教你如何去打人杀人的！血和暴力虽然永远有它的吸引力，但是太多的血和暴力，就会令人反胃了。”古龙的这些观点，散见于他的各个小说前面的“序”中，这些观点和看法，丰富了武侠小说的创作理论，对阅读和理解他的武侠小说是大有帮助的。

古龙曾在《大旗英雄传》序言中把自己的小说创作分为三个阶段：

“早期我写的是《苍穹神剑》《剑毒梅香》《孤星传》《湘妃剑》《飘香剑雨》《失魂弓》《游侠录》《剑容行》《月异星邪》《残多缺玉》等等。

“中期写的是《武林外史》《大旗英雄传》（即《铁血大旗》）《情人箭》（即《怒剑》）《洗花洗剑录》（即《江海英雄》），还有最早一两篇写楚留香这个人的《铁血传奇》。

“然后，我才写《多情剑客无情剑》，再写《楚留香》，写《陆小风》，写《流星·蝴蝶·剑》，写《七种武器》，写《欢乐英雄》。而一部在我一生中使我觉得最痛苦、受挫折最大的便是《天涯·明月·刀》。”

第一阶段的创作是古龙初入江湖的“闯荡”时期，此时的作品从结构、情节、人物乃到语言都没有摆脱传统武侠小说的束缚，但从小说的情节布局来看，已可以看出古龙具有巨大的潜在力和丰富的想象力，并具备了一定的文学素养。

从写《武林外史》开始，古龙进入了武侠小说创作的探索阶段。这一时期他力图打破传统，有所创新，从《武林外史》到《铁血大旗》，再到《绝代双骄》，可以看出古龙不断探索的艰难“足迹”。

古龙后期的作品面貌一新，小说的意境深沉、幽远，富有诗意和哲理，小说语言洒脱不俗，人物塑造很有深度，小说的情节更是“奇”、“险”兼备，鬼神莫测，形成了他自己的风格。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原因是古龙初涉“江湖”时，乃为生活困境所逼，写小说是为了赚钱，学学别人自然方便。到了后期，困顿摆脱，责任感加强，对创作武侠小说也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见解，加上屡屡试笔，多年历练，语言、技巧也渐趋成熟，终于走出了古龙自己的路，亮出了古龙独特的“武功”。从此，“江湖”上多了一位“怪侠”。

以作品内容而论，梁羽生。金庸的武侠小说注重历史环境表现，依附历史，从此生发开去，演述出一连串虚构的故事。但从摄用历史材料来看，两人又有明显差别；梁羽生是虚构人物和事件，置入历史背景中，以此来强化历史氛围：金庸则直接取来历史人物和事件敷衍成武侠小说，其历史人物、事件，金庸写来煞有介事，常能以假私真。两者都对历史进行了再认识、再评价，从 作品含有的历史厚度而论，金庸比梁羽生更高一层，其写作技巧也高明得多。古龙的小说则根本抛开历史背景，不受任何拘束，而凭感性笔触，直探现实人生。古龙的小说不是注重于对历史的反思、回顾，而是着重在对现实人生的感受，现代人的情感、观念，使古龙武侠小说意境开阔、深沉。

就小说人物的主流倾向而言，梁羽生武侠小说中的人物道德色彩浓烈，正邪严格区分，人物的社会内涵丰富，但人物性格单一，有概念化、公式化的缺陷。金庸武侠小说人物性格复杂，具有一种反传统精神，小说人物亦正亦邪，危步于道德的悬索之上而能不失其坠，具有“一半是野兽，一半是天使”的复杂、矛盾性格，而人物思想性格的复杂、矛盾又是奠基在生活本身的复杂、矛盾之上，这样，人性的发掘就有了深刻而广泛的社会意义。古龙

小说最注重的是人性的体验，他常用细腻的笔触去描写人物微妙而复杂的情感，常用生与死、幸福与痛苦这样尖锐对立的矛盾来表现人物的内心世界和高贵独立的人格，以此来揭示生命的意义和人生的真谛。在古龙小说中，多写变态人格，追求外化怪异人物性格的刻画，其作品主人公大多怪涎、神秘、孤僻、行事固执，自尊心强、又是性情中人，多情种子。这种情况可能与古龙的身世、心境、经历有关。

谈到小说情节，古龙武侠小说也和梁羽生、金庸小说有明显不同。三位大家都善于编织故事，他们的小说情节都十分曲折，构置巧妙，悬念层出不穷，伏线射出千里，环环相扣，此呼彼应。梁羽生武侠小说情节前工后拙、开篇十分吸引人，以后的情节则渐趋平淡，显得有点才气不足。金庸武侠小说恰恰相反，往往开局平平，随着情节的展开，人物纷纷涌现，情节盘根错节，主干巍峨，枝叶繁茂，宏大缜密的构思，诡异莫测的布局、奇迹联翩、回环波动，摄魂夺魏，回肠荡气。金庸的才思如同一炉火，小说情节犹如炉火上的一壶水，火越烧越旺，水越来越滚。古龙武侠小说的情节又不相同。他的小说从头至尾都跳动着最强的音符，情节奇中有奇，巧中含巧，偶然中有着必然，事事不可料，事事又得宜，计中套计，真中套假，假中存真，真真假假，变幻莫测。小说情节的发展根本无法预料，惊险频出，令人喘不过气来，而全书的缜密无隙又让人口服心折。古龙武侠小说的情节营构的确堪称一绝。

至于小说武功描写。梁、金、古三大家也有各自的风格。梁羽生武侠小说中的“武功”，虚幻中写实性很强，一招一式，清清楚楚，细腻而又逼真，紧张激烈，夸节有致。梁羽生的“武功”也具备道德倾向性，有正派武功，也有邪派武功；正派武功力道柔和，象征着善良、仁慈、既利于攻敌防卫。又有益于修心养性，而邪派武功则非常霸道，歹毒残忍，意味着邪恶，如修罗阴煞功、雷神掌、毒掌等。正派武功循序渐进，发展缓慢，但根基扎实，邪派武功进展神速，却容易走火入魔，贻害终身。凡此种种，造成了梁羽生“武功”的既精彩又单调。比起梁羽生来，金庸的“武功”更令人神往。金庸将武功描写与中华民族的文学艺术和传统文化精神融合在一起，琴棋书画，九宫八卦，医道、用毒，皆可化为绝世神功，并将中国传统的儒、释、道精神作为“武功”的最高境界。金庸还着力描写人物练功的艰难历程和坚韧性格，并有声有色、恰如其分地描述出主人公因祸得福、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必然寓于偶然之中的哲理意境，使金庸“武功”具有震撼人心的力量。金庸“武功”还有一个特点，就是诙谐有趣，在激烈的打斗中插入笑料，令人捧腹。古龙的“武功”风格与众不同，他是以“怪招”取胜的。他的“武功”重精神不重招式，如《边城刀声》中写叶飞的“飞刀”绝技，“天上地下从来也没有人知道他的‘飞刀’在哪里，也没有人知道刀是怎么发出来的。刀未出手前,谁也想象不到它的速度和力量……刀一定在它应该在的地方！……天上地下，你绝对找不到任何人能代替它。若不能了解他那种伟大的精神，就绝不能发出那种足以惊天动地的刀！飞刀！飞刀还未在手，可是刀的精神已在！那并不是杀气，但却比杀气更令人胆怯。”这里听写的“飞刀”，已不是一种纯粹的武功，而是一种高尚人格，伟大的精神，即叶飞老师李寻欢那种“仁慈、博爱’”的精神，它表明的是“正义必定战胜邪恶”！古龙的“武功”又强调“攻心为上”，举凡人物的性情、情绪、脾气、衣饰、环境，乃至肌肉的颤动、松紧等，都会对武功的发挥产生影啊，而高手决战是不容

有丝毫错误的，“ 他们的心情，他们的神态，他们站着的姿势，都是绝对完美的。 ”在这种情境中，“ 武功 ”已不需套路，一招之间，生死立判。古龙的“ 武功 ”还表现出一种境界，一禅的境界。它以彻心见性为宗旨。对敌手的体察靠的是忘我和物我合一的境界。因为只有忘我才能消除认识的局限性，才能迅速而准确地体察敌手武功的弱点。这种忘我境界是一种经过长期训练后所达到的随心所欲的自如状态，在这种忘我状态中，战斗者已成为“ 无意识的人 ”，心中已不存在作为观察者的“ 我 ”，有的只是手中的武器和对面的敌人；在这种状态中，身剑合一，战斗者则以最大限度地发挥武功的威力，一击之下，毁灭敌手。正因为 古龙“ 武功 ”有这些“ 怪招 ”，所以他“ 武功 ”的风格别具特色：无招无式，简短有力，重在精神，一击见效。

古龙小说在语言、技巧上，表现出与众不同的独家风格。梁羽生小说的语言文采飞扬，字里行间透出浓郁的书卷气。故事中又常常用诗词歌赋、民歌俗语点缀其间，以创造优美的意境、气氛，烘托人物的内心世界。他的小说技法以传统继承为主，多用章回小说的形式铺张故事，叙事中有着明显的说书人的口气，表现出民族风格和民族气派。金庸才如大海。浩瀚奔腾，文笔俊爽、潇洒、诙谐逗趣而又富于变化，他的小说既有诗情画意，柔绮委婉的情境，又如西方小说直探人生、命运的真谛。他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大胆地吸收西方小说的创作技巧，中西结合，使小说结构既精巧，繁复，又谨严、完整。古龙小说的语言句式短，句法多变，简洁、俐落、洒脱。文章随意挥洒，虎虎有生气，叙事力避平铺直叙，行文多跳跃抖动，情节惊险蹊跷而又不违情悖理，辟境造意，刻意求新。如果说梁羽生是恪守典雅，不失武林大家风度的话，那么金庸就是博采百家，融合中西技法，既典雅古朴、慷慨多气，又诙谐幽默、妙语解颐，挥洒肆纵，多样统一地开创了一代武林新风，是“ 武坛 ”的绝顶人物！至于古龙，则是大胆恣肆、不守成规，逞才摛藻，笑傲“ 江湖 ”，力求新颖变化而又意 蕴深遂的武林怪杰。

在国内，乃至港台，署名古龙出版的武侠小说有 100 多部，这些作品有的是古龙写了一半，由别人续写完成的，如《圆月弯刀》、《剑毒梅香》等，有的完全是别人所作，而以古龙名义发表的，如《铁树艳情》等。造成这种情况，乃因古龙成名之后，著作风行一时。出版商见有利可图，纷纷登门求稿，由于供不应求，便请别人代笔，于是伪作流行世上，真假参半，优劣并存。

这部《古龙作品集》的编排工作，是在中国武侠文学学会的指导下完成的，会长宁宗一先生及学会其他时仁亲自审读了全部原稿，删除了大量的伪劣之作，遴选出了全部精品保证了作品的质量。台湾著名武侠小说家于东楼先生侠心热肠，为解决版权，提供资料，多方奔走，鼎力相助，令人感佩。

这部《古龙作品集》共分十卷出版，每一、二、三、四卷是古龙中、后期所创作的不成系列的精华作品，五卷为“ 小李飞刀 ”系列，六卷为“ 陆小风传奇 ”系列，七卷为“ 楚留香传奇 ”系列，八卷为“ 七种武器 ”系列和“ 绝代双骄 ”，九、十两卷为古龙早期作品。全部十卷共分 59 册。为了便于学者的研究和读者了解创作背景、宗旨。每种作品前均保留作者的“ 原序 ”，并有一篇导读性的“ 序文 ”，作品后附“ 古龙武侠小说出版年表 ”。

第一章　风雪漫中州

怒雪威寒，天地肃杀，千里内一片银白，几无杂色，开封城外。漫天雪花中，两骑前后奔来，当先一匹马上之人，身穿敝裘，双手俱都缩在衣袖中，将马缰系在辔头上，马虽极是神骏，人却十分落拓，头戴一顶破旧的貂皮风帽，紧压着眼帘，瞧也瞧不清他的面目。后面一匹马上，却驮着个死人，尸体早已僵木，只因天寒地冻，是以面容仍然如生，华丽的衣饰，却也仍然色彩鲜艳，完整如新，全身上下，没有一点伤痕，面上犹自凝结着最后一些微笑，看来平和安适已极，竟似死的舒服得很。

这两骑不知从何而来，所去的方向，却是开封城外一座著名的庄院，此刻马上人极目望去，已可望见那庄院朦胧的屋影。

庄院座落在冰冻的护城河西，千檐百宇，气象恢宏，高大的门户终年不闭，门前雪地上蹄印纵横，却瞧不见马踪，穿门入院，防风檐下零乱地贴着告示，有些已被风雨腐蚀，字迹模糊，右面是一重形似门房的小小院落，小院落中，绝无陈设，却赫然陈放着十多具崭新的棺木，似乎是等死人前来入葬似的，虽在如此严寒，厅中亦未生火，两个黑衣人，以棺木为桌，正在对坐饮酒。

棺旁空坛已有三个，但两人面上仍是绝无酒意，两人身材枯瘦。面容冷削严峻，有如一对石像般，长得几乎一模一样，但彼此却绝不交谈，左面一人右腕已齐时断去，断臂上配一只黝黑巨大的铁钩，少说也有十余斤重，瞧他一钩挥下，仿佛要将棺盖打个大洞，那知铁钩落处，却仅是挑起了一粒小小的花生，连盛着花生的碟子，都未有丝毫震动。右面一人，肢体虽完整，但每喝一杯下去，便要弯腰不住咳嗽，他却仍一杯接着一杯的喝，宁可咳死，也不能不喝酒。

风檐左边过长阶曲廊便是大厅，厅内炉火熊熊，摆着八桌酒筵，每桌酒菜均极丰盛，却只有七个人享用。这七个人还不是同坐一桌，每个人都坐在一桌酒筵的上首，似因谁不肯陪在下首，是以无人同桌，瞧这七人年龄，最多也不过三十一二，但气派却都不小，神情也都居傲已极，七人中有男有女，有僧有俗，有人腰悬长剑，有人斜佩革囊，目中神光，部极充足，显见俱都是少年得意的武林高手，七人彼此间又似相识，又似陌生，却绝非来自一处，他们为何同时来到这里，谁也不知是为什么？

弯过大厅，再走曲廊，又是一重院落，院中寂无人声，里面上花厅门窗紧闭，却隐隐有医药之香透出，过了半响一个垂髫童子提着只药罐开门走出，才可瞧见屋里有一个自发苍苍的老人，一人面色枯瘦蜡黄，拥被坐在榻上，在病榻缠绵已久，另一人长身玉立，气度从容，双眉斜飞入鬓，目光奕奕有神，一双手掌，更是白如莹玉，此刻年华虽已老去，但少年时想他必定是个风神俊朗的美男子。还有一人身材威猛，须发如戟，一双环目，顾盼自雄，奇寒下却仍敞着前胸衣襟，若非须发皆白，哪里像是个老人？

三个老人围坐在病榻前，榻头矮几上堆着一叠帐簿，还有数十根颜色不同，质料也不同的腰带。此刻那环目虬髯的老人，正将腰带一根根拆开，每根腰带中，都有个小小的纸卷，身材颀长的老人，一手提笔，一手翻开纸卷，将纸卷上的字句都抄了下来，每张纸卷上字句都不过只有寥寥三数行而已，谁也不知道上面写的是什么，只见三个老人俱是面色沉重，愁眉不展。

过了盏茶时光，身材颀长的老人方自长叹一声，道：“ 你我穷数年心血，

费数百人之力，所寻访出来的，也不过只有这些了，但愿……”轻咳一声，住口不语，眉宇间忧虑更是沉重。

病老人展颜一笑，道：“如此收获，已不算少，反正你我尽心做去，事总有成功之一日。”

虬髯老人“吧”地一拍手掌，大声道：“大哥说的是，那厮左右也不过只是一个人，难道还会将咱们弟兄吃了不成？”

颀长老人微微一笑，道：“近十年来，武林中威名最盛的七大高手，此刻都已在前厅相候，这七人武功，若真能和他们盛名相当，七人联手，此事便有成功之望，怕的是他们少年成名各不相让，无法同心合力而已。”

这时两骑已至庄前，身穿敝裘，头戴风帽之人翻身落马，抱起那具尸身，走入了庄门，他脚步懒散而缓慢，似是毫无力气，但一手挟着那具尸身，却似毫不费力，他看来落拓而潦倒，但下得马后，便对那两匹骏马毫不照管，似乎那两匹价值千金的骏马纵然跑了，他也不会放在心上。只见他笔直走到防风墙前，懒洋洋地伸手将貂帽向上一推，这才露出了面目，却是个剑眉星目的英俊少年，嘴角微微向上，不笑时也带着三分笑意，神情虽然懒散，但那种对什么事都满不在乎的味道，却说不出的令人喜欢，只有他腰下斜佩的长剑，才令人微觉害怕，但那剑鞘亦是破旧不堪，又令人觉得利剑虽是杀人凶器，只是佩在他身上，便没有什么可害怕的。

风墙上零乱贴着的，竟都是悬赏捉人的告示，每张告示上都写着一人的姓名来历，所犯的恶行，以及悬赏的花红数目，每一人自都是十恶不赦的凶徒，悬赏共有十余张之多，可见近年江湖中凶徒实在不少，而下面的署名，却非家官衙门，只是“仁义庄主人”的告示。这“仁义庄主人”竟不惜花费自家的银子为江湖捉拿凶徒，显见实无愧于这“仁义”二字。

落拓少年目光一扫，只见最最破旧一张告示上写着：“赖秋煌，三十七岁，技出崆峒，擅使双鞭，囊中七十三口丧门钉，乃武林十九种殃毒暗器之一，此人不但诡计多端，而且淫毒凶恶，劫财采花，无所不为，七年来每月至少做案一次，若有人将之擒获，无论死活，酬银五百两整，绝不食言。仁义庄主人谨启。”

落拓少年伸手撕下了这张告示，转身走向右面小院。他似已来过数次，是以轻车熟路，石像般的两个黑衣人见他前来，对望一眼，长身而起。

落拓少年将尸身放在地上，伸了个懒腰，摊开了手掌，便要拿银子，独臂黑衣人一钩将尸身挑起，瞧了两眼，冷峻的目光中，微微露出一丝暖意，将尸身挟在肋下，大步奔出，另一黑衣人倒了杯酒递过去，落拓少年仰首一饮而尽，从头到尾，三个人谁也没有说话，似是三个哑巴似的。

那独臂黑衣人自小路抄至第二重院落，那颀长老人方自推门而出，见他来了，含笑问道：“又是什么人？”

独臂黑衣人将尸身抛在雪地上，伸出右手食指一指。

颀长老人俯身一看，面现喜色，脱口道：“呀！赖秋煌！”

那虬髯老人闻声奔出，大喜呼道：“三手狼终于被宰了么？当真是老天有眼，是什么人宰了他？”

独臂黑衣人道：“人！”

虬髯老人笑骂道：“俺知道是人，不是人难道还是黄鼠狼不成？你这狗娘养的，难道就不能多说一个字……”

他话未说完，独臂黑衣人突然一钩挥了过来，风声强劲，来势迅疾，钩

还未到，已有一股寒气逼人眉睫。虬髯老人大惊纵身，一个盘头翻进去，他身形虽高大，身法却轻灵巧快无比，但饶是他闪避迅急，前胸衣衫还是被钩破了一条大口子，独臂黑衣人攻出一招后，并不追击，虬髯老人怒骂道："好混球，又动手了，俺若躲得慢些岂非被你撕成两半。你这狗……"

突听病榻上老人轻叱道："三弟住口，你又不是不知道冷三的脾气，偏要骂他，岂非找打。"

虬髯老人大笑道："俺只是跟他闹着玩的，反正他又打不着俺，冷三，你打得着俺，算你有种。"

冷三面容木然，也不理他，笔直走到榻前，道："五百两。"突然反身一掌，直打那虬髯老人的肩头，他不出钩而用掌，只因掌发无声。

虬髯老人果然被他一掌打得直飞出去，"砰"地撞在墙上。但瞬即翻身站起，那般坚厚的石墙被他撞得几乎裂开，他人却毫无所伤，又自怒骂道："好混球，真打？"一卷袖子，便待动手。

颀长老人飘身而上，挡在他两人中间，厉声道："三弟，又犯孩子气了么？"

虬髯老人道："俺只是问问他……"

颀长老人接口道："不必问了，你看赖秋煌死时的模样，已该知道杀死他的必定又是那位奇怪的少年。"

病老人道："谁？"

颀长老人道："谁也不知他名姓，也无人知他武功深浅，但他这一年来，却连送来七具尸身，七人都是我等悬赏多年，犹未能捉到的恶贼，不但作恶多端，而且凶狠奸诈，武功颇高，谁也不知道这少年是用什么法子将他们杀死的。"

病老人皱眉道："他既已来过七次，你们还对他一无所知？"

颀长老人道："他每次到来，说话绝不会超过十个字，问他的姓名，他也不回答，只是笑嘻嘻的摇头。"

虬髯老人失笑道："这牛脾气倒和冷三有些相似，只是人家至少面上还有笑容，不像冷三的死人面孔。"

冷三目光一凛，虬髯老人大笑着跳开三步，就连那病老人也不禁失笑，半晌又道："今日你怎知是他？"

颀长老人道："凡是被他杀死的人，面上都带着种奇诡的笑容，小弟已曾仔细瞧过，也瞧不出他用的是什么手法。"

病老人沉吟半晌，俯首沉思起来，虬髯老人与颀长老人静立一旁，谁也不敢出声打扰。

冷三又伸出手掌，道："五百两。"

虬髯老人笑道："银子又不是你拿，你着急什么？"

这两人又在斗口，病老人却仍在沉思浑如不觉，过了半晌，才自缓缓道："这少年必然甚有来历，今日之事，不妨请他参与其中，必定甚有帮助……冷三，你去请他至前厅落座用酒………"

冷三道："五百两。"

病老人失笑道："这就是冷三的可爱之处，无论要他做什么事，他都要做得一丝不苟，无论你是何人，休想求他通融，只要他说一句话，便是钉子钉在墙上也无那般牢靠，便是我也休想移动分毫……二弟，快取银子给他，但冷三交给那少年银子后，可切莫放他走了。"

冷三接了银子，一个字也不多说，回头就走，虬髯老人笑道：“ 这样比主人还凶的仆人，倒也少见的很。 ”

病老人正色道：“ 以他兄弟之武功，若不是念在他爹爹与为兄两代情谊，岂能屈身此处，三弟你怎能视他为仆。 ”

颀长老人望着病老人微微一笑，道：“ 若要三弟说话斯文些，只怕比叫冷三开口还困难的多。 ”

落拓少年与那黑衣人到此刻虽然仍未说话，却已在对坐饮酒。两人你一杯，我一杯，黑衣人酒到杯干，不住咳嗽，落拓少年却比他喝得还要痛快，瞬息间棺材旁空酒坛又多了一个。冷三一手夹着银子，一手钩着尸身，大步走了进来，将银子抛在棺材上，掀起了一具棺材的盖子，铁钩一挥，便将那尸身抛了进去，等到别人看清他动作时，他已坐在地上，喝起酒来。

落拓少年连饮三杯，揣起银子，抱拳一笑，站起就走，哪知冷三身子一闪，竟挡在他面前，落拓少年双眉微皱，似在问他：“ 为什么？ ”

冷三终于不得不说话了，道：“ 庄主请厅上用酒。 ”

落拓少年道：“ 不敢。 ”

冷三一连说了七个字，便已觉话说得太多，再也不肯开口，只是挡在少年身前，少年向左跨一步，他便向左挡一步；少年向右跨一步，他便向右挡一步。

落拓少年微微一笑，身子不知怎么一闪，已到了冷三身后，等到冷三旋身追去，那少年已到了风墙下，向冷三含笑挥手。冷三知道再也追他不着，突然抡起铁钩，向自己头顶直击而下，落拓少年大惊掠去，人还未到，一股掌力先已发出，冷三只觉铁钩一偏，还是将左肩划破一道创口，几乎深及白骨。

落拓少年又惊又奇，道：“ 你这是做什么？ ”

冷三创口鲜血顺着肩头流下，但面色却丝毫不变，更未皱一皱眉头，只是冷冷说道：“ 你走，我死。 ”

落拓少年呆了一呆，摇头一叹，道：“ 我不走，你不死。 ”

冷三道：“ 随我来。 ” 转身而行，将少年带到大厅，又道：“ 坐。 ” 瞧也不瞧大厅中人一眼，掉头就走。

落拓少年目送他身形消失，无可奈何地苦笑一声，随意选了张桌子，在下首坐了下来，只见上首坐着一个三十左右的僧人，身穿青布僧袍，相貌威严，不苟言笑，挺着胸膛而坐，双手垂放膝上，似是始终未曾动箸，目光虽然笔直望着前方，有人在他对面坐下却有如未曾瞧见一般。落拓少年向他一笑，见他毫不理睬，也就罢了，提起酒壶，斟满一杯，便待自家饮酒。

青衣僧人突然沉声道：“ 要喝酒的莫坐在此张桌上。 ”

落拓少年一怔，但面上瞬即泛起笑容，道：“ 是。 ” 放下酒杯，转到另一张桌子坐上。

这一桌上首，坐的却是个珠冠华服的美少年，不等落拓少年落坐，先自冷冷道：“ 在下也不喜看人饮酒。 ”

落拓少年道：“ 哦。 ” 不再多话，走到第三桌，上首坐着个衣白如雪的绝美女子，瞧见少年过来，也不说话，只是冷冷地瞧着他，皱了皱眉头，落拓少年赶紧走了开去，走到第四桌，一个瘦骨嶙峋的乌簪道人突然站了起来，在面前每样菜里，个个吐了口痰，又自神色不动地坐了下去，落拓少年瞧着他微微一笑，直到第五桌，只见一个又肥又丑，腮旁长着个肉瘤，满头是杂

草般的黄发的女子，正在旁若无人，据案大嚼，一桌菜几乎已被吃了十之八九。

这次却是落拓少年暗中一皱眉头，方自犹豫间，突听旁边一张桌上有人笑道：“ 好酒的朋友，请坐在此处。 ”

落拓少年转目望去，只见一个鹑衣百结，满面麻子的独眼乞丐，正在向他含笑而望，隔着张桌子，已可嗅到这乞丐身上的酸臭之气，落拓少年却毫不迟疑，走过去坐下，含笑道：“ 多谢。 ”

眇目乞丐笑道：“ 我本想和阁下痛饮一杯，只可惜这壶里没有酒了。只有以菜作酒，聊表敬意。 ” 举起筷子，在满口黄牙的嘴里啜了啜，挟了块蹄膀肥肉，送到少年碟子里，落拓少年看也不看，连皮带肉，一齐吃了下去，看来莫说这块肉是人挟来的，便是自狗嘴吐出，他也照样吃得下去。

旁边第七张桌上，一个紫面大汉，瞧着这少年对什么都不在乎的模样，不禁大感兴趣，连手中酒都忘记喝了。

突见一个青衣童子手捧酒壶奔了过来，奔到乞丐桌前，笑道：“ 酒来迟了，两位请恕罪。 ” 将两人酒杯俱都加满。

落拓少年笑道：“ 多谢！ ” 随手取出一百两一封的银子，塞在童子手里。

青衣童子怔了怔，道：“ 这……这是什么？ ”

落拓少年笑道：“ 这银子送给小哥买鞋穿。 ”

青衣童子望着手里的银子发了半晌呆，道：“ 但……但…… ” 突然转身跑开，他见过的豪阔之人虽然不少，但出手如此大方的确实是从未见过。

眇目乞丐举杯道：“ 好慷慨的朋友，在下敬你一杯。 ” 两人举杯，一饮而尽，眇目乞丐忽然压低语声道：“ 在下近日也有些急用，不知朋友你…… ”

落拓少年不等到他话说完，便已取出四封银子，在桌上推了过去，笑道：“ 区区之数，老兄莫要客气。 ”

这五百两银子他赚的极辛苦，但花得却容易已极，当真是左手来，右手去，连眉头都未曾皱一皱。

眇目乞丐将银子藏起，叹了口气，道：“ 在下之急用，本需六百两银子，朋友却恁地小气，只给四百两。 ”

落拓少年微微一笑，将身子上敝裘脱了下来，道：“ 这皮裘虽然破旧，也还值两百两银子，老兄也拿去呀。 ”

眇目乞丐接过皮裘，在毛上吹了口气，道：“ 嗯，毛还不错，可惜太旧了些…… ” 翻来覆去，看了几眼，又道：“ 最多只能当一百五十两，还得先扣去十五两的利息，唉……唉，也只好将就了。 ”

别人与他素昧平生，如此对待于他，他还似觉得委屈得很，半句也不称谢。

落拓少年全不在意，身上已只剩下一件单衣，也不觉冷，只是含笑饮酒。

旁边那紫面大汉却突然一拍桌子，大骂道：“ 好个无耻之徒，若非在这仁义庄中，乔某必定要教训教训你。 ”

眇目乞丐横目道：“ 臭小子，你在骂谁？ ”

紫面大汉推杯而起，怒喝道：“ 骂你，你要怎样？ ”

眇目乞丐本是满面凶狠之态，但见到别人比他更狠，竟然笑了笑道：“ 原来是骂我，骂得好……骂得好…… ”

落拓少年也不禁瞧呆住了，又不觉好笑。

紫面大汉走过来一拍他的肩头，指着眇目乞丐鼻子道：“ 兄弟，此人欺

善怕恶，随时随地都想占人便宜，你无缘无故给他银子，他还说你小气，这种人岂非畜牲不如。”

眇目乞丐只当没有听到，举起酒杯，喝了一口，叹道：“好酒，好酒！不花钱的酒不多喝两杯，岂非呆子。”

紫面大汉怒目瞪了他一眼，那长着肉瘤的丑女隔着桌子笑道：“乔五哥，此人虽可恶，但你也将他骂的怪可怜的，饶了他吧。”

她人虽长得丑怪，声音却柔和无比，教人听来舒服的很。

紫面大汉乔五“冷哼”一声，道：“瞧在花四姑面上……哼，罢了。”悻悻然回到座上，重重坐了下去。

花四姑笑道：“乔五哥真是急公好义，瞧见别人受了欺负，竟比被欺负的人还要生气……”

乌簪道人冷冷截口道：“皇帝不气气死太监，这又何苦。”

落拓少年眼见这几个脾气俱是古里古怪，心里不禁暗觉有趣，面上却仍是带着笑容，也不说话，突听一阵朗笑之声，自背后传了出来，道：“有劳各位久候，恕罪恕罪。”那颀长老人随着笑声，大步而入。

眇目乞丐当先站了起来，笑道：“若是等别人，那可不行，但是等前辈，在下等上一年半载也没关系。”

颀长老人笑道：“金大侠忒谦了。”目光一转，道：“今日之会，能得五台山，天龙寺天法大师，青城玄都观断虹道长，‘华山玉女’柳玉茹姑娘，‘玉面瑶琴神剑手’徐若愚徐大侠，长白山‘雄狮’乔五侠，‘巧手兰心女诸葛，花四姑，丐帮‘见义勇为’金不换金大侠七位俱都前来，在下实是不胜之喜，何况还有这位……”目光注定那落拓少年。笑道：“这位少年英雄，大名可否见告？”

乌簪道人断虹子冷冷道：“无名之辈，也配与我等相提并论。”

落拓少年笑道：“不错，在下本是无名之辈。”

颀长老人含笑道：“阁下如不愿说出大名，老朽也不敢相强，但阁下之武功，老朽却当真佩服得很。”

众人听这名满天下的武林名家竟然如此夸奖这少年的武功，这才都去瞧了他一眼，但目光仍是带着怀疑不信之色。落拓少年面上虽无得意之色，但处在这当今武林最负盛名的七大高手之间，也无丝毫自惭形秽之态，只是淡淡一笑，又紧紧闭起了嘴巴。

“华山玉女”柳玉茹忽然道：“前辈召唤咱们前来，不知有何见教？”

只见她一身白衣如雪，粉颈上围着条雪白的狐裘，衬得她面靥更是娇美如花，令人不饮自醉颀长老人道：“柳姑娘问得好，老朽此番相清各位前来，确实有件大事，要求各位赐一援手。”

柳玉菇姑娘眼波流动，神采飞扬，娇笑道：“求字咱们可不敢当，有什么事，李老前辈只管吩咐就是。”

颀氏老人道，“此事始未，各位或许早已知道，但老朽为了要使各位更明白些，不得不从头再说一遍……”语声微顿道：“古老相传，武林中每隔十二年，便必定大乱一次，九年前，正是武林大乱之期。仅仅三四个月间，江湖中新起的门派便有十六家之多，每个月平均有九十四次知名人士的决斗，一百八十多次流血争杀，每次平均有十一人丧命，未成名者还不在此数……”他长长叹了口气又道：“其时武林之混乱情况，由此可见一斑，但到了那年入冬时，情况更比以前乱了十倍。”

这老人似因忆及昔日那种恐怖情况，明朗的目光中，已露出惨淡之色，黯然出神了半晌，方接道：“只因那年中秋过后，武林中突然传开件惊人的消息，说是百年前‘无敌和尚’仗以威震天下的‘无敌宝鉴七十二种内外功秘笈”即是藏在衡山回雁峰巅。”他自取杯浅啜，接道：“这消息不知从何传出，但因那‘无敌宝鉴’，实是太以动人，是以武林群豪，宁可信其有，不愿信其无，谁也不肯放过这万一的机会，闻讯之后，便将手头任何事都暂且抛开，立刻赶去衡山，闻得江湖传言，衡山道上，每天跑死的马，至少有百余匹之多，武林豪强行走在道上，只要听得有人去衡山便立刻拔剑，只因去衡山的少了一人，便少了个抢夺那‘无敌宝鉴’的敌手，最可叹的是，有些去衡山的旅人，也无辜遭毒手。”

他说到这里，“雄狮”乔五，“女诸葛”花四姑等人，面上也已露出黯燃之色，断虹子，金不换却仍毫不动容。

颀长老人沉痛地长叹一声，道：“那时正是十一月底，天上已开始飘雪，武林群豪为了抢先一步赶到衡山，纵然在道上见到至亲好友的尸身，也无人下马埋葬，任凭那尸身掩没在雪花中，事后老朽才知道，还未到衡山便已死在路上的武林高手，竟已有一百八十余人之多，其中有三人，已是一派宗主的身份，这情况却又造成了一个人的侠名，此人竟肯牺牲那般宝贵的时间，将路尸一一埋葬。”

徐若愚插口道：“此人可是昔日人称‘万家生佛’的柴玉关？”

颀长老人道：“不错……徐少侠见闻端的渊博。”

徐若愚面上微露得色道：“在下曾听家师言及，说这柴大侠行事正直，常存侠心，武林人士无不敬仰，只可惜也在衡山一役中不幸罹难，而且死得甚是悲惨，面目俱被那世上最最歹毒的暗器‘天云五花绵’所伤，以致面目溃烂，头大如斗……唉！当真是苍天不佑善人，好教吾等后生晚辈扼腕。”别人说他见闻渊博，他更是滔滔不绝，将所知之事俱都说出，只道那颀长老人必定又要夸赞他几句，是以口中虽在叹息扼腕，脸上却是满面得色。

那知颀长老人此刻却默默无语，面上神色，也不知是愁是怒，过了半晌，缓缓道：“那时稍有见识之武林豪士，已知单凭一人之力，是万万无法自如此局面中夺得真经宝鉴的，于是便在私下聚集同道，组成联盟之势，那些阴险狡诈之人，更是从中挑拨离间，无所不为，有些淡泊名利之人，本无心于此，却也被同门师弟，或是同道好友以情分打动，请来助拳，而不得不卷入这旋涡之中。”他顿了一顿，又道：“只因一些凶狡之徒，因是想夺得真经，肆虐天下，侠义之士，更是怕真经被恶徒夺去，江湖便要从此不安，各人夺取真经的目的，虽然大有不同，但人人都想将真经据为己有，也是不容否认的事，三日之间，衡山回雁峰竟聚集了将近两百位武林英豪，而且都是不可一世的绝顶高手，武功稍为差些的，不是未至回雁峰便已死去，就是半途知难而退了。”

这老人不但将此事说得十分简要，而且言语有力，动人心魄，只听他接道：“这班武林高手，来自四面八方，其中不但包括了武林七大门派的掌门人，就连一些早已洗手的魔头，或是久已归隐的名侠亦在其中，两百人结成了二十七个集团，展开了连续十九天的恶战。”他黯然长叹，接道：“在那十九天里，衡山回雁峰上，当真是剑气凌霄，飞鸟绝迹，无论是谁，无论有多么高明的武功，只要置身在回雁峰上，便休想有片刻安宁，只因那里四处俱是强敌，四面俱有危机，每个人的性命，俱都悬于生死一线之间，自‘中

州剑客，吃饭时被人暗算，‘万胜刀，徐老镖头睡觉时失去头颅后，更是人人提心吊胆，连吃饭睡觉都变成了极为冒险的事……这连日的生死搏杀，再加上心情之紧张，竟使得每个人神智都失了常态，平日谦恭有礼的君子，如今也变成了谁都不理的狂徒，‘衡山派，掌门人玉玄子，五日未饮未食，手创第六个对手后，首先疯狂，竟将他平生唯一知己朋友‘石棋道人，一剑杀死，自己也跳下万丈绝壑，尸首无存。”

突听“当”的一声，竟是花四姑听得手掌颤抖，将掌中酒杯跌落到地上，众人也听得惊心动魄，悚然变色。

颀长老人缓缓合起眼帘，缓缓接道：“在十九日恶战之后回雁峰上两百名高手竟剩下了十一人，而这十一人亦是身受内伤，武功再也不能恢复昔日的功力，武林中精华，竟俱都丧生在这一役之中，五百年来，江湖中大小争杀，若论杀伐之惨，伤亡之众，亦以此役为最。”说到这里，他紧闭的双目中，似已泌出两粒泪珠，原来这老人昔年人称“不败之剑”李长青，与那病老人“天机地灵，人中之杰”齐智，虬髯老人“气吞斗牛”连天云，结义兄弟三人，俱是衡山一役之生还者，昔日那惨烈的景象，他三人至今每一思及，犹不免为之潸然泪下。

大厅中静寂良久，李长青缓缓道：“最令人痛心疾首的，便是此事根本不过只是欺人之骗局，我与齐智齐大哥，连天云连三弟，少林弘法大师，武当天玄道长，以及那一代大侠‘九州王’沈天君，最后终于到了回雁峰巅藏宝之处，那时我六人俱已是强弩之末，合六人之力，方将那秘洞前之大石移开，哪知洞中却空无一物，只有壁上以朱漆写着五个大字：‘各位上当了’……”

虽已事隔多年，但他说到这五个字时，语声仍不禁为之颤抖，仰天吐出口长气，方自接道：“我六人见着这壁上字迹，除了齐大哥外，俱都被气得当场晕厥，醒来时，才发觉沈大侠与少林弘法大师，竟已……竟已死在洞里……”原来这两位大侠悲天悯人，想到死在这一役中的武林同道，自责自愧，悲愤交集，竟活生生撞壁而死，武当天玄道长伤势最重，勉强挣扎着回到观中，便自不治，只有我兄弟三人……我兄弟三人……一直偷生活到今日……”语声哽咽，再也说不下去。

众人听得江湖传闻，虽然早已知道此事结果，但此刻仍是怦然动心，甚至连那落拓少年，也黯然垂下头去。

“雄狮”乔五突然拍案道：“生死无常，却有轻重之分，李老前辈之生，可说重于泰山，焉能与偷生之辈相比，李老前辈如若也丧生在衡山一役之中，哪有今日之‘仁义庄，来为江湖主持公道！”

李长青黯然叹道：“衡山一战中，黑白两道人士，虽然各有损伤，但二流高手之中的白道英侠，十九丧生，黑道朋友大多心计深沉，见机不对便知难而退，是以死得较少，正消邪降，武林局势若是至此而变，我等岂非罪孽深重，是以我齐大哥才想出这以悬赏花红，制裁恶人之法，因此举不但可鼓励一些少年英雄，振臂而起，亦可令黑道中人，为了贪得花红，而互相残杀。”

花四姑叹道：“齐老前辈果然不愧为武林第一智者。”

李长青道：“怎奈此举所需资金太大，我弟兄虽然募化八方，江湖中十八家大豪也俱都慷慨解囊，数目仍是有限，这其间便亏了‘九州王’沈大侠之后人，竟令人将沈大侠之全部家财，全部送来，沈大侠簪缨世家，资财何止千万，此举之慷慨，当真可说得上是冠绝古今。”

“雄狮”乔五击节赞道：“沈大侠名满天下，想不到他的后人亦是如此慷慨，此人在哪里？乔某真想交他一交。”

李长青叹道：“我兄弟也曾向那将钱财送来之人再三询问沈家公子的下落，好去当面谢过，但那人却说沈公子散尽家财之后，便孤身一人，浪迹天涯去了，最可敬的是，当时那位沈公子，只不过是个十岁左右的髫龄幼童，却已有如此胸襟，如此气魄，岂非令人可敬可佩。”

“华山玉女”柳玉茹幽幽长叹一声道，“女子若能嫁给这样的少年，也算不负一生了……”

“玉面瑶琴神剑手”徐若愚冷冷道：“世上侠义慷慨的英雄少年，也未必只有那沈公子一个。”

柳玉茹冷冷瞧他一眼，道：“你也算一个么？”

落拓少年含笑接口道：“徐兄自然可算一个的。”

徐若愚怒道：“你也配与我称兄道弟。”

落拓少年笑道：“不配不配，恕罪恕罪……”

柳玉茹看了落拓少年一眼，不屑的冷笑道：“好个没用的男人，当真丢尽男人的脸了。”语声中充满轻蔑之意。

落拓少年却只当没有听到。“雄狮”乔五双眉怒轩，似乎又待仗义而言，花四姑瞧着那落拓少年，目光中却满是赞赏之意。

李长青不再等别人说话，也咳一声，道：“我弟兄执掌‘仁义庄’至今己有九年，这九年，遭遇外敌，不下百次，我兄弟武功十成中已失九成，若非我等那忠仆义友，冷家兄弟拼命退敌，‘仁义庄’只怕早已烟消云散，而‘仁义庄’发出之花红赏银，至今虽然已有十余万两，但昔年之母金，却至今未曾动用，这又都全亏冷二弟经营有力，他一年四季，在外经营奔走，赚来的利息，已够开支，这兄弟三人义薄云天，既不求名，亦不求利，但‘仁义庄，能有今日之名声，却全属他兄弟三人之力，我弟兄三人却只不过是掠人之美，徒得虚名罢了，说来当真惭愧的很。”

柳玉茹嫣然笑道：“李老前辈自谦了……你老人家今日令晚辈前来，不知究竟有何吩咐？”

李长青沉声道：“衡山宝藏，虽是骗局，但衡山会后，却的确遗下了一宗惊人的财富。”

金不换睁大了眼睛，道：“什么财富？”

李长青道：“上得回雁峰之两百高手，人人俱是成名多年之辈，武功俱有专长，这些人自知上山后难有生还之望，唯恐自家武功，从此失传，都要将自身的武功秘笈和一些遗物交托下来，而这些人有的并无传人，有的传人已先死在此役中，纵有传人，也不在身边，是以到底要将遗物交托给谁，便成了一件很难决定之事，最后只有将遗物埋藏在隐秘之处，自己若不能活着来取，也好留待有缘……这时那‘万家生佛’柴玉关正是声誉雀起，江湖中人人都赞他乃是英雄手段，菩萨心肠，而柴玉关平日就轻财好友，武林中成名英雄，大半与他有交，是以每人埋藏遗物时，谁也没有避他，有些人甚至还特地将藏物之处告诉了他，自己若是亡故，便托他将遗物安排。”

李长青长叹一声，接道：“衡山会后，活着的十一人中，倒有七人俱是将遗物交托给柴玉关的，但他们既然还活着，自然便要将遗物取回，哪知到了藏物之处，他所藏的秘笈与珍宝，竟都踪影不见，在那藏物之地，却多了张小小的纸柬，上面写的赫然竟也是：各位上当了。”

这衡山会后的余彼，实是众人从未听过的秘闻，大家都听得心头一震，徐若愚道：“ 但……柴前辈却已中毒而死…… ”

李长青道：“ 谁也没有瞧见柴玉关是否真的死了，又怎知他不是将自己衣衫换在别人的尸身上，何况，我齐大哥研究字迹，那洞中‘ 各位上当了 ’五个字，笔迹完全与柴玉关一样，再仔细一想，那‘ 回雁峰藏有无敌宝鉴 ’的消息，十人中也有五，六人是自柴玉关口中听来的，这些武林高手俱都对柴玉关十分信任，不觉再传说了出去，而别人却对这些武林高手十分信任，这消息才会越传越广，越传越真实了。 ”他面上渐渐露出怨恨之色，“ 他处心积虑，如此做法，不但可将武林高手一网打尽，让他一人称雄，还可令当时在武林扬名的武功，大半从此绝传，教武林永远不能恢复元气，他自身得了这许多人遗下之武功秘笈，自可身兼各家之长，那时他纵横天下，还有谁能阻挡。这些年他始终未曾现身，想必已将各门派的武功奥秘，全都研习了一番，此时此刻，便是他再出山之日了。 ”

众人但觉心头一寒，谁也不敢多口说话。

寂然良久，那五台天法大师方自缓缓道：“ 若果真如此，此人当真可是说千百年来，江湖中第一个大奸大恶之人，但这些事虽然证据确凿，终究不能完全确定这些事俱是柴某所为，不知李老前辈以为然否？ ”语声缓慢，声如洪钟，分析事理，更是公平正大，端的不愧为自少林弘法大师仙去后，当世武林之第一高僧，声誉早已凌驾少林当今掌门刃心大师之上。

李长青叹道：“ 大师说的好，大师说的好，这也正是我等相请各位前来的原因……三年后我等突然发现，玉门关内外，出现了一位奇人，此人不但行踪飘忽，善恶不定，最令人注意的，乃是此人身怀各门派武功之精萃，每一出手，俱是不同门派的招式，曾有人亲眼见他使出武当，少林，峨嵋，崆峒，昆仑五大门派之不传秘学，而那些招式连五大门派之掌门人都未学过。 ”

众人面面相觑，耸然动容。

李长青接道，“ 还有，此人举止之豪阔奢侈，也是天下无双，每一出行，随从常在百人之上，一日所费，便是万两白银，从无人知道他的姓名来历，亦无人知道他落足之处，只知他本在边疆招集恶徒以为党羽，而今势力已渐渐扩张，渐渐侵至中原一带，竟似有独霸天下之势。 ”

徐若愚脱口道：“ 此人莫非便是柴玉关不成？ ”

李长青叹道：“ 此人一出，我齐大哥便已疑心他是柴玉关，立刻令人探听此人之行踪，一面又令人远至四面八方，搜寻有关柴玉关之平生资料，我等三人对柴玉关这历史所知越多，便越觉此人可疑可怕。 ”

天法大师沉吟道：“ 不错，天下英雄虽都知‘ 万家生佛 ’柴玉关之侠名，但他成名前之历史，却是无人知道。 ”

徐若愚接道：“ 莫非他成名还有什么隐秘不成？ ”

李长青沉声道：“ 我弟兄三人耗资五十万，动员千人以上，终于将他之身世寻出一个轮廓，方才已将所有资料抄录下一份，各位不妨先看看再作商量。 ”将手中纸卷展开挂在墙上，目光却凝注着门窗，显然在提防闲人闯入，此时又有个垂髫童子送来八份纸笔，天法大师等每人都取了一份。

只见那纸卷共有两幅，宽仅丈余，宛如富贵人家厅前所悬之横匾般，模样，上面密密地写满了字，左面一幅纸卷写的是：

姓名：二十岁前名柴亮，二十至二十六岁名柴英明，二十六至三十六名柴立，三十七后名柴玉关。

来历：父名柴一平，乃鄂中巨富，母名李小翠，乃柴一平之第七妾，兄弟共有十六人，柴玉关排行第十六，幼时天资聪明，学人说话，惟妙惟肖，是以精通各省方言，成名后自称乃中州人士，天下人莫不深信不疑，柴玉关十四岁时，家人三十余口在一夕中竟悉数暴毙，柴玉关接管万贯家财后，便终日与江湖下五门之淫贼“鸳鸯蝴蝶派”厮混，三年后便无余财，柴玉关出家为僧。

门派：十七岁投入少林门下为火工僧人，后因偷学武功被逐，二十岁入“十二连环坞”以能言善道得帮主“天南一剑”史松寿赏识，收为门下，传艺六年后，柴玉关竟与“天南一剑”之宠妾金燕私通，席卷史松寿平生积财而逃，史松寿大怒之下，发动全帮弟子搜其下落，柴玉关被逼无处容身，竟远赴关外，将金燕送给了江湖中人称“色魔”的“七心翁”，以作进身之阶，十年间果然将“七心派”武功使得炉火纯青，那时“七心翁”竟也暴毙而亡，柴玉关再入中原，便以仗义疏财之英雄侠面目出现，首先联合两河英豪，扫平“十二连环坞，”重创“天南一剑”，遂名震天下。

外貌：此人面如白玉，眉梢眼角微微下垂，鼻如鹰钩，嘴唇肥厚多欲，嘴角两边，各有黑痣一点，眉心间有一肉球，雅好修饰，喜着精工剪裁之贴身衣衫，以能显示其材之修长，尤喜紫色。双手纤莹，白如妇人女子，中指衔紫金指环，是以说话时每喜夸张手势，以夸耀双手之整洁雅美。

嗜好：酒量极豪，喜欢以大曲，茅台，高粱，及竹叶青掺合之烈酒，配以烤至半熟之蜗牛，牡蛎，或蛇肉佐食，不喜猪肉，从不进口，骑术极精，常策马狂奔，以至鞭马而死，喜豪赌，赌上从无弊端，以求刺激，喜狩猎，尤喜美女，色欲高亢，每夕非两女不欢。

特点：此人口才便捷，善体人意，成名英豪，莫不愿与之相交，说话时常带笑容，杀人后必将双手洗得干干净净，所用兵刃上要一染血污，便立刻废弃，长书画，书法宗二王，颇得神似。

这幅纸卷简单而扼要地叙出了柴玉关之一生，他一生当真是多姿多彩，充满了邪恶的魅力，众人只瞧得惊心动魄，面目变色，再看右面纸卷，写的是：

姓名：玉门关外人称“欢喜王”，真名不详。

来历:不详。

门派：不详，却通正邪各门派不传之绝技。

外貌：面目，眉目下垂，留长髯，鼻如鹰钩，眉心有伤疤，喜修饰，雇有专人每日为其修洗须发，体修长，衣衫考究，极尽奢华，说话时喜以手捋须，须及手均极美，左手中指衔三枚紫金指环，似可作暗器之用。

嗜好：酒量极好，喜食异味，不进猪肉，身衅常有绝色美女数人陪伴，常以巨富豪客作一掷千金之豪赌。

特点：能言喜笑，慷慨好客，每日所费，常在万金之上，极端好洁，座客如有人稍露污垢，立被赶出，随行急风三十六骑，俱是外貌英俊，骑术精绝之少年，使长剑，剑招却仅有十三式，但招式奇诡辛辣，纵是武林成名高手，亦少有人能逃出这十三式下。

另有酒，色，财，气四大使者乃“欢喜王”最信任之下属，却极少在其身畔，只因这四人各有极为特别之任务，酒之使者为其搜寻美酒，色之使者为其各处征选绝色，财之使者为其管理并搜集钱财，唯有气之使者跟随在他身畔极少离开，当有人敢对“欢喜王”无礼。气之使者立刻拔剑取下此人首

级，这四人俱是性情古怪，武功深不可测。
众人瞧完了这幅纸卷，更是目瞪口呆，作声不得。
直到众人俱已看完，且已将要点记下，李长青方自沉声道：“各位可瞧出这两人是否许多相同之处？”
徐若愚抢先道：“这两人最少有十三点相同之处，面白，眉垂，鼻钩，体长，手美，衣华，好酒，好色，好财，嗜食异味，不进猪肉，手上喜御指环，说话喜作手势……捋须也算手势，是么？”
他一口气说出十三点相同之处，面上不禁又自露出得色，哪知“华山玉女”柳玉茹却冷冷道：“还有两点，你未瞧出。”
徐若愚皱眉道：“哪两点？”
柳玉茹道：“柴玉关嘴厚有痣，欢喜王却留有长须，柴玉关眉心有球，欢喜王眉心有道刀疤，这两点看来最不明显，其实却最当注意，还有两人俱都能言喜笑，乐于交友，实是太容易看出来了，我真不屑说出。”
徐若愚面颊一红，道：“哦？……是么？”转过头去，端起酒杯，仰起脖子倒下喉咙，再也不去瞧柳玉茹一眼。
李长青道：“徐少侠说的不错，柳姑娘瞧得更加的仔细，但是除了这些之外，还有许多更需注意之处。”
柳玉茹也不禁脸一红，道：“哦？……是么？”
李长青道：“各位看凡与柴玉关亲近之人，多有一夕暴毙之事，甚至亲如父子兄弟，亦不例外，想来他们暴毙原因，必与柴某有关，由此可见此人凶狡无情，柴玉关自衡山一役中，所得武功秘笈与珍宝无数，‘欢喜王’正是多财而遍知天下各派的武功，柴玉关既能毒毙亲人，背叛师门，甚至连床头人都可自别人身畔夺来，转手便毫不吝惜地送给别人，出卖朋友，更算不得一回事了。”他语气越说越愤怒，双目灼灼发光，厉声接道：“综据各点，委实已可判断，柴玉关与那‘欢喜王，实是一人。”
众人恩前忖后，再无异议，就连天法大师，亦是微微颔道，合什长叹道：“此人多欲好奢，来日必将自焚其身。”
李长青道：“大师说的不错，此人正是因为欲望太多，性喜奢侈，方做得出这些令人发指的事来，但我等若是等他自焚其身便已太迟子，到那时，又不知有多少人要死在他手上。”
天法大师合什额首，长叹不语。
李长青缓缓接道：“我兄弟今日相请各位前来，便是想请各位同心协力，揭破此人之真相，此人虽是阴奸凶恶，但各位亦是今日江湖中一时之选，合各位之力，实不难为武林除此心腹大患。”他说完了话，大厅中立时一片寂然，人人面色俱是十分沉重，有的垂首深思，有的仰面出神，有的只是皱眉不语。
过了半晌，金不换突然道：“咱们若真将那‘欢喜王，杀了，他遗下的珍宝，却不知应该如何发落？”
李长青瞧了他一眼，微微含笑道：“他所遗下之珍宝，大都是无主之物，自当奉赠各位，以作酬谢。”
金不换道：“除此之外，便没有了么？”
李长青道：“除此之外，敝庄还备有十万花红。”
金不换嘻嘻一笑，抚掌道：“如此说来，这倒可研究。”取杯一饮而尽，挟了块肉开怀大嚼。

雄狮乔五冷哼子一声，道：“果然是见财眼开，名不虚传，只怕躺到棺村里还要伸出手来。”

金不换咯咯笑道：“过奖过奖，好说好说。”

“玉面瑶琴神剑手”一直仰天出神，别人说话他根本未曾听进，此刻方缓缓道：“此事虽然困难，倒真是扬名天下的良机……”突然一拍桌子，道：“对了，谁若能杀了‘欢喜王’，就该赠他武功第一的名头才是。”

柳玉茹冷冷道：“纵然如此，那武功天下第一的名头，只怕也未必能轮到你这神剑手。”

徐若愚冷笑道：“是么？……嘿嘿？”又自出起神来。

大厅中又复寂然半晌，青城玄都观主断虹子突然仰天笑道：“哈哈……可笑可笑，当真可笑。”他口中虽在放声大笑，但面容仍是冰冰冷冷，笑声更是冷漠无情，看来哪有半分笑意。

李长青道：“不知道长有何可笑之处？”

断虹子道：“阁下可是要这些人同心协力？”

李长青道：“不错。”

断虹子冷笑道：“阁下请瞧瞧这些英雄好汉，不是一心求名，便是一心贪利，可曾有一人为别人打算？若要这些人同心协力，嘿嘿！比缘木而求鱼还要困难得多。”

李长青皱眉而叹，良久无语。

“巧手兰心女诸葛”花四姑微笑道：“断虹道长此话虽也说得有理，但若说此地无人为别人打算，却也未必见得，不说别人，就说咱们乔五哥，平生急公好义，几曾为自己打算过？”

断虹子道：“哼，哼哼。”两眼一翻，只是冷笑。

花四姑接道：“何况……纵使人人俱都为着自己，但是只要利害关系相同，也未尝不能同心协力。”

李长青叹道：“花四姑卓见的确不凡……”

突见五台天法大师振衣而起，厉声道：“柴玉关此人，确实人人得而诛之，贫僧亦是义不容辞，便若要贫僧与某些人协力同心，却是万万不能。告辞了。”大袖一拂，便待离座而去。

忽然间，只听一阵急骤的马蹄声，随风传来，到了庄院前，也未停顿，人马竟似已笔直闯入庄来，天法大师情不自禁，顿住身形，众人亦是微微变色，齐地展动身形，厅上一阵轻微的衣袂带风声过后，九个人已同时掠到大厅门窗前，轻功身法，虽有高下之分，但相差极是有限。

李长青纵是武功已失十之七八，身法亦不落后，抢先一步，推开门户，沉声道：“何方高人，降临敝庄？”

语声未了，已有八匹健马，一阵风似的闯入了厅前院落，八匹高头大马，俱是铁青颜色，在寒风中人立长嘶，显得极是神骏，马上人黑衣劲装，头戴范阳毡笠，腰缠织锦武士巾，外罩青花一口钟风■，腿打倒赶千层浪裹腿，脚登黑缎搬尖洒鞋，浓黑的眉毛，配着赤红的面膛，虽然满身冰雪，但仍是雄纠纠，气昂昂，绝无半分畏缩之态。

厅中九人是何等目光，一眼望去，就知道这八人自身武功，纵未达到一流高手之境，但来历亦必不凡。

李长青还未答话，急风响过，冷三已横身挡在马前，他身躯虽不高大，但以一身横挡着八匹健马，直似全然未将这一群壮汉骏马放在眼里，冷冷道：

“不下马，就滚！”辞色冰冷，语气尖锐，对方若未被他骇倒，便该被他激怒，哪知八条大汉端坐在马上，却是动也不动，面上既无惊色，亦无怒容，活生生八条大汉，此刻亦似八座泥塑金刚一般，冷三居然也不惊异，面上仍是冰冰冷冷，口中不再说话，左臂突然抡起，一钩挥出钩住了马腿，那匹马纵是千里良驹，又怎禁得住这一钩之力，惊嘶一声，斜斜倒下，冷三跟着一腿飞出，看来明明踢不着马上骑士，但不知怎的，却偏偏被他踢着了，马倒地，马上人却被踢得飞了出去，变生突然，冷三动作之快，端的快如闪电。

但另七匹人马，却仍然动也不动，直似未闻未见。马上人不动倒也罢了，连七匹马都不动弹，实是令人惊诧，若非受过严格已极之训练，焉能如此？

群豪都不禁悚然为之动容，冷三击倒了第一匹人马，却再也不瞧它一眼，身形展动又向第二匹马掠去，他全身直似有如机械一般，绝无丝毫情感，只要做一件事，便定要做到底，外来无论任何变化，变化无论如何令人惊异，也休想改变他的主意。

突听李长青沉声叱道：“且慢！”

冷三一钩已挥出硬生生顿住，退后三尺，李长青身形已到了他前面，沉声道：“朋友们是何来历？到敝庄有何贵干？”

金不换冷冷接口道：“到了仁义庆也敢直闯而入，坐不下马，朋友们究竟是仗着谁的势力，敢如此大胆？”

七条大汉还是不答话，门外却已有了语声传了进来，一字字缓缓道：“我爱怎样就怎样？？谁也管不着。”语气当真狂妄已极，但语声却是娇滴清脆，宛如黄莺出谷。

金不换眯起眼睛道：“乖乖，妙极，是个女娃娃，”转首向徐若愚一笑：“徐兄你的机会来了。”

徐若愚板着脸道：“休得取笑。”口中虽如此说话，双手却情不自禁，正了正帽子，整了整衣衫，作出潇洒之态，歪起了脸，眉毛一高一低，斜着眼望去，只见一辆华丽得只有画上才能见到的马车，被四匹白马拉了进来，两条黑衣大汉驾车，两条锦衣大汉跨着车辕。

李长青微微皱眉，眼见那马车竟笔直地驶到大厅阶前，终于忍不住道：“如此做法，不嫌太张狂了么？”

车中人冷冷道：“你管不着。”

李长青纵是涵养功深，此刻面上不也不禁现出怒容，沉声道：“姑娘可知道谁是此庄主人。”

哪知车中人怒气比他更大，大声道：“开门开门……我下去和他说话。”两条跨着车辕的锦衣大汉，自车座下拖出柄碧玉为竿，细麻编成的扫帚，首先跃下，将车门前扫得干干净净。接着，两个容色照人的垂暑小鬟，捧着卷红毡，自车厢里出来，俯下身子，展开红毡。

金不换双手抱在胸前，一副要瞧热闹的模样，徐若愚眼睛睁得更大，柳玉茹面上虽满是不屑之色，心里不觉暗暗称奇：“这女子好大的气派，又敢对仁义庄主人如此无礼，却不知是何人物？……长得如何模样？”别的犹在其次，这女子长得漂亮不漂亮，才是她最关心的事，也不禁睁大眼睛，向车门望去。

车厢里忽然传出一阵大笑，一个满身红如火的三尺童子，大笑着跳了出来，看她模样打扮，似乎是个女孩子，听那笑声，却又不似，只见她身子又肥又胖，双手又白又嫩，满头梳着十几条小辫子，根根冲天而立，身上穿的

衣衫是红的，脚上的鞋子也是红的，面上却戴着裂着大嘴火红鬼面，露出两只圆圆的眼睛，一眼望去，直似个火孩儿。柳玉茹当真骇了一跳，忍不住的道：“方……方才就是你？”

那火孩儿嘻嘻笑道：“我家七姑娘还没有出来哩，你等着瞧吧，她可要比你漂亮多子。”

柳玉茹不想这孩子竟是人小鬼大，一下子就说穿了她心事，红着脸啐道：“小鬼头，谁管她漂不漂亮？……”话未说完，只见眼前人影一花，已有条白衣人影，俏生生站在红毡上，先不瞧面貌长得怎样，单看她那窈窕的身子在那雪白的衣衫和鲜红的毛毡相映之下，已显得那股神采飞扬，体态风流，何况她面容之美，更是任何话也描叙不出，若非眼见，谁也难信人间竟有如此绝色。

柳玉茹纵然目中无人，此刻也不免有些自惭形秽，暗起嫉忌之心，冷笑道：“不错，果然漂亮，但纵然美如天仙，也不能对仁义庄主无礼呀？姑娘你到底凭着什么？我倒想听听？”

白衣女子道：“你凭什么想听，不妨先说出来再讲。”神情冷漠，语声冷漠，当真是艳如桃李，冷若冰霜。

李长青沉声道：“柳姑娘说的话，也就是老夫要说的话。”

白衣女道：“莫非你是生气了不成？”

李长青面寒如冰，一言不发，哪知白衣女却突然娇笑起来，她那冷漠的面色，一有了笑容，立时就变得说不出的甜蜜可爱，纵是铁石心肠的男人，也再难对她狠得下心肠，发得出脾气。只听她娇笑着伸出只春笋般的纤手，轻划着面颊，道：“羞羞羞，这么大年纪，还要跟小孩子发脾气，羞死人了。”满面娇憨，满面顽皮，方才她看来若有二十岁，此刻却已只剩十一、二岁了。

众人见她在刹那间便似换了个人，似不禁瞧的呆了，就连李长青都呆在地上，呐呐道：“你……你……

平日言语那般从容之人，此刻竟是连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白衣女发笑道：“李二叔，你莫非不认得我了？”

李长青道：“这……这的确有点眼拙。”

白衣女道：“九年前……你再想想……”

李长青皱着眉头道：“想不出。”

白衣女笑道：“我瞧你老人家真是老糊涂了，九年前一个下雨天，你老人家被淋得跟落汤鸡似的，到我家来……”

李长青脱口道：“朱……你可是朱家的千金？”

白衣女拍手笑道：“对了，我就是你老人家，那天见到在大厅哭着打滚要糖吃的女孩子……”她娇笑着，走过去，伸出纤手去摸李长青的胡子，娇笑着道：“你老人家若是还在生气，就让侄女给你消消气吧，你老人家要打就打，要骂就骂，谁教侄女是晚辈，反正总不能还手的。”

李长青闯荡江湖，经过不知多少大风大浪，见过不知多少厉害角色，但此刻对这女孩子，却当真是无计可施，方才心中的怒气一转眼便不知跑到哪里去了，苦笑着道：“唉，唉，日子过的真快，不想侄女竟已婷婷玉立了，令尊可安好么？”

白衣女笑道：“近年向他要钱的人，越来越多，他舍不得给，又不能不给，急得头发都白了。”

李长青想到她爹爹的模样，真被她三言两语刻划得入木三分，忍不住莞

尔一笑，道：“ 九年前，老丈为了‘ 仁义庄，之事，前去向令尊求助，令尊虽然终于慷慨捐了万两黄金，但瞧他模样，却委实心痛的很…… ”

白衣女娇笑道：“ 你还不知道哩，你老人家走后，我爹爹还心痛了三天三夜，连饭都吃不下去，酒更舍不得喝了，总是要节省来补助万两黄金的损失，害得我们要吃肉，都得躲在厨房里吃…… ”

李长青开怀大笑，牵着她的小手，大步入厅，众人都被她的风采所醉，不知不觉随着跟了进去，就连天法大师，那般不苟言笑之人，此刻嘴角都有了笑容。

金不换走在最后，悄悄一拉徐若愚衣角道，“ 瞧这模样，这丫头似乎是‘ 活财神，朱老头子的小女儿。 ”

徐若愚道：“ 必定不错。 ”

金不换道：“ 看来你我合作的机会己到了。 ”

徐若愚道：“ 合作什么？ ”

金不换诡笑道：“ 以徐兄之才貌，再加兄弟略使巧计，何愁不能使这小妞儿拜倒在徐兄足下，那时徐兄固是财色兼收，教武林中人人称羡，兄弟我也可跟在徐兄身后，占点小便宜。 ”

徐若愚面露喜色，但随即皱眉道：“ 这似乎有些…… ”

金不换目光闪动，瞧他神色有些迟疑立刻截口道：“ 有些什么？莫非徐兄自觉才貌还配不上人家，是以不敢妄动？ ”

徐若愚轩眉道：“ 谁说我不敢？ ”

金不换展颜一笑道，“ 打铁趁热，要动就得快点。 ”

突听身后一人骂道：“ 畜牲。两个畜牲。 ”

徐若愚，金不换两人一惊，齐地转身，只见那火孩子儿，正叉腰站在他两人身后，瞪着眼，瞧着他们。

金不换怒骂道：“ 畜牲，你骂什么？ ”

火孩儿道：“ 你是畜牲。 ”突然跳起身子，反手一个耳光，动作之快，瞧都瞧不见，只听“ 吧 ”的一声，金不换左脸着了一掌。以他在江湖威名之盛，竟会被个小孩子一掌刮在脸上，那真是叫别人绝对无法相信之事。

金不换又惊又怒，大骂道：“ 小畜牲。 ”伸开鸟爪般的手掌向前抓去，哪知道眼前红影闪过，火孩子却早已掠入大厅里。

徐若愚道：“ 不好，咱们的话被这小鬼听了去。 ”他转过身，竟似要溜，金不换一把抓着他道：“ 怕什么？计划既已决定，好歹也要干到底。 ”

徐若愚只得被他拖了进去，火孩儿已站到白衣女身边，见他两人进来，拍掌道：“ 两个畜牲走进来了。 ”

李长青道：“ 咳，咳，小孩子不得胡说。 ”

火孩儿又道：“ 他两人一搭一档，商量着要骗我家七姑娘，好人财两得，你老人家评评，这两人不是畜牲是什么？ ”

李长青连连咳嗽，口中虽不说话，但目光已盯在他两人身上，徐若愚满面通红，金不换却仍是若无其事，洋洋自得。

白衣女七姑娘道：“ 这两位是谁？ ”她方才虽是满面笑容，但此刻神色又是冰冰冷冷，转眼间竟似换了个人。

柳玉茹眼珠子一转，抢先道：“ 这两位一个是‘ 见义勇为 ’金不换，人还有两个别号，一个是‘ 见钱眼开 ’，还有个是‘ 见利忘义 ’，但后面两个外号，远比前面那个出名得多。 ”

七姑娘道：“也比前面那个妥切得多。”

金不换面不改色，抱拳道：“姑娘过奖子。”

柳玉茹“噗哧”一笑，道：“金兄面皮之厚，当真可称是天下无双，只怕连刀剑都砍不进。”

七姑娘道：“哼！还有个是谁？”

柳三茹道：“还有一位更是大大有名，江湖人称，‘玉面瑶琴神剑手’徐若愚。意思是看来虽‘若’很‘愚’，其实却是一点也不‘愚’的，反要比人都聪明的多。”

七姑娘凝目瞧了他半晌，突然放声娇笑起来，指着徐若愚笑道：“就凭这两人，也想吃天鹅肉么？可笑呀可笑，这种人也配算做武林七大高手，难为别人怎么会承认的。”她笑得虽然花枝招展，说不出的娇媚，说不出的动听，但笑声中那份轻蔑之意，却委实叫人难堪。

徐若愚苍白的面孔，立刻涨得通红。

“雄师”乔五恨声骂道：“无耻，败类。”

断虹子张开口来，“啐”地吐了口浓痰，天法大师面沉如水，柳玉茹轻叹道：“早知七大高手中有这样的角色，我倒真情愿没有被人列入这七大高手中了。”话未说完，徐若愚己转身奔了出去。

金不换虽是欺善怕恶，此刻也不禁恼羞成怒，暗道：“你这小妞儿纵然钱多，武功难道也能高过老子不成？老子少不得要教训教训你。”但他平生不打没把握的仗，虽觉自己定可稳操胜券，仍怕万一吃亏。心念数转，纵身追上了徐若愚，将他拉到门后。

徐若愚顿足道：“你……你害得我好若，还拉我做什么？”

金不换冷冷道：“就这样算了？”

徐若愚恨声道：“不算了还要怎样？”

金不换皮笑肉不笑地瞧着他，缓缓道：“若换了是我，面对如此绝色佳人，打破头也要追到底的，若是半途而废，岂非教人耻笑？”

徐若愚怔了半晌，长叹道：“耻笑？唉……被人耻笑也说不得了，人家对我丝毫无意，我又怎么能……”

金不换叹着气截口道：“呆子，谁说她对你无意？”

徐若愚又自一怔，呐呐道：“但……但她若对我有意，又怎会……怎会那般轻视于我，唉，罢了罢了……”又待转身。

金不换叹道：“可笑呀可笑，女子的心意，你当真一点也不懂么？”不用别人去拉，徐若愚已又顿住脚步，金不换接着又道：“那女子纵然对你有意，当着大庭广众，难道还会对你求爱不成？”

徐若愚眨了眨眼睛，道：“这也有理……”

金不换道：“须知少女心情，最难捉摸，她越是对你有意，才越要折磨你，试试你是否真心，你若临阵脱逃，岂非辜负了一番心意？”

徐若愚大喜道：“有理有理，依兄台之意，小弟该当如何？”

金不换道：“方才咱软来不成，此刻便来硬的。”

徐若愚：“硬……硬的怎么行？”

金不换道：“这个你又不懂了，少女大多崇拜英雄，似你这样俊美人物，若是有英雄气概，还有谁能不睬你？”

徐若愚抚掌笑道：“不错不错，若非金兄指点，小弟险些误了大事，但……但到底如何硬法，还请金兄指教。”

金不换道：“只要你莫再临阵脱逃，坚持与我站在同一阵线就是，别的且瞧我的吧。”说罢转身而入。

徐若愚精神一振，整了整衣衫，大摇大摆随他走了进去。

大厅中李长青正在与那七姑娘谈笑。

这位七姑娘对李长青虽然笑语天真，但对别人却是都不理睬，就连天法大师此辈人物，都似未放在她眼里。群豪虽然对她颇有好感，但见她如此居傲，心里也颇觉不是滋味，天法大师又自长身而起，他方才没有走成，此刻便又待拂袖而去。别人也有满腹闷气，既不能发作，也就想一走了之。

只听李长青道：“你此番出来，是无意经过此地，还有心前来的？”

七姑娘娇笑道：“我本该说有心前来拜访你老人家，但又不能骗你老人家，你老人家可别生气。”

李长青捋须大笑道：“好，好，如此你是无意路过的了。”

七姑娘道：“也不是，我是来找人的。”

李长青道：“谁？可在这里？”

七姑娘道：“就在这大厅里。”

群豪听了这句话，又都不禁打消了去意，只因大厅中只有这么几个人，大家都想瞧瞧这天下第一豪富，活财神的千金，千里奔波，到底是来找谁？天法大师当先顿住脚步，他虽然修为功深，但那好胜好名之心，却半点也不落后于人，此刻竟忍不住暗忖道：“莫不是她久慕本座之名，是以专程前来求教？”转目望去，众人面上神情俱是似笑非笑，十分奇特，似乎也跟着他想着同样的心思。

李长青目光闪动，含笑道：“当今天下高手，俱已在此厅之中，却不知贤侄女你要找的是谁？”

七姑娘也不回头，纤手向后一指，道：“他。”

群豪情不自禁，随着她手指之处望去，只见那根春笋般的纤纤玉指，指着的竟是一直缩在角落中不言不动的落拓少年。

七姑娘自始至终，都未瞧他一眼，但此刻手指的方向，却是半点不差，显见她表面虽然未去瞧他，暗中已不知偷偷瞧过多少次了，群豪心里都有些失望：“原来她找的不是我。”

“想不到这名不见经传的穷小子，竟能劳动如此美人的大驾。”更是不约而同地大为惊奇诧异，不知她为了什么，竟不远千里而来找他。

哪知落拓少年却干咳一声，长身而起，抱拳道：“晚辈告辞了。”话未说完，便待夺门而出。

突见红影一闪，那火孩儿已挡住了他，大声道：“好呀，你又想走，你难道不知我们七姑娘找得好苦。”

七姑娘咬着牙，顿着足，道：“好好，你……走，你，你走……

你……你再走，我就……我就……”说着说着，眼圈就红了，声音也就变了，话也无法继续。

落拓少年苦笑道：“姑娘何苦如此，在下……”

火孩儿双手叉腰，大叫道：“好呀，你个小没良心的，居然如此说话，你难道忘了七姑娘如何对待你……”

落拓少年又是干咳嗽，又是叹气，七姑娘又是跺足，又是抹泪，群豪却不禁又是惊奇，又是有趣。

此刻人人都已看出这位眼高于顶的七姑娘，竟对这落拓少年颇有情意，

而这落拓少年反而不知消受美人恩，竟一心想逃走。

柳玉茹斜眼瞧着他，直皱眉头，暗道：“这倒怪了，天下的男人也未死光，七姑娘怎会偏偏瞧上这么快废料？”

李长青捋须望着这落拓少年，却更觉这少年实是不同凡响，而那女诸葛花四姑的目光竟也和他一样。

大厅中的人忖思未已，这时金不换与徐若愚正大摇大摆走了进来，群豪见他两人居然厚着脸皮去而复返，都不禁大皱眉头。

“雄狮”乔五怒道：“你两人还想再来丢人么？”

金不换也不理他，笔直走到七姑娘身前，满面嬉皮笑脸抱拳道：“请了。”

徐若愚也立刻道：“请了。”

七姑娘正是满腔怨气，无处发泄，狠狠瞪了他两人一眼，突然顿足大骂道：“滚，滚开些。”

徐若愚倒真吓了一跳，金不换却仍面不改色，笑嘻嘻道：“在下本要滚的，但姑娘有什么法子要在下滚，在下却想瞧瞧。”他一面说话，一面在背后连连向徐若愚摇手。

徐若愚立刻干咳一声，挺起胸膛，大声道：“金兄称雄武林，谁人不知，哪个不晓，你竟敢对他如此无礼，岂非将天下英雄都未瞧在眼里。”此人虽然耳根软，心不定，又喜自作聪明，但是口才确实不错，此时挺胸侃侃而言，倒端的有几分英雄气概。

第二章　纤手燃战火

七姑娘眼波转来转去，在他两人面上打转，冷冷的听他两人一搭一档，将话说完，突然娇笑道：“好，这样才像条汉子……”

徐若愚大喜，忖道：“金兄果然妙计。”口中道：“你既知如此，从今而后，便该莫再目中无人才是。”他胸膛虽然挺得更高，但语气却不知不觉有些软了。

七姑娘笑道：“我从今以后，可再也不敢小瞧两位了。”

徐若愚忍不住喜动颜色，展颜笑道：“好说好说。”

七姑娘娇笑道：“两位商量商量，见我一个弱女子带着个小孩，怎会是两位的对手，于是软的不行就来硬的，要给我些颜色瞧瞧，这样能软能硬，见机行事的大英雄大豪杰，江湖上倒也少见得很，我怎敢小瞧两位。”她越说笑容越甜，徐若愚却越听越不是滋味，脸涨得血红，呆呆地怔在那里，方才的得意高兴，早已跑到九霄云外。

金不换冷冷道：“一个妇道人家，说话如此尖刻，行事如此狂傲，也难为你家大人是如何教导出来的。”

七姑娘道：“你可是要教训教训我？”

金不换道：“不错，你瞧徐兄少年英俊，谦恭有礼，就当他好欺负了？哼哼！徐兄对人虽然谦恭，但是最最瞧不惯的，便是你这种人物，徐兄你说是么？”

徐若愚道：“嗯嗯……咳咳……”

七姑娘伸出纤手，拢了拢鬓角，微微笑道：“如此说来，就请动手呀。”

火孩儿一手拉着那落拓少年衣角，一面大声道：“就凭这吃耳光的小子，哪用姑娘你来动手。”

金不换道：“你两人一齐上也没关系，反正……”

一张脸始终是阴阳怪气，不动神色的断虹子突然冷笑，截口道：“金不换，你可要贫道指点指点你？”

金不换干笑道：“在下求之不得。”

断虹子道：“‘活财神’家资亿万，富甲天下，但数十年来，却没有任何一个黑道朋友敢动他家一两银子，这为的什么，你可知道？”

金不换笑道：“莫非黑道朋友都嫌他家银子已放得发了霉不成？”越说越觉得意，方待放声大笑，但一眼瞧见断虹子铁青的面色，笑声在喉咙里滚了滚又硬生生咽了下去。

断虹子寒着脸道：“你不是不愿听么？哼哼，你不愿听贫道还是要说的，这只因昔日武林中有不少高人，有的为了避仇，有的为了避祸，都逃到‘活财神’那里，‘活财神’虽然一钱如命，但对这些人却是百依百顺，数十年来，活财神家实已成了卧虎藏龙之地，不说别人，就说今日随着朱姑娘来的这位小朋友，就不是好惹的人物，你要教训别人，莫要反被别人教训了。”

金不换指着火孩儿道：“道长说的就是她？”

断虹子道：“除她以外，这厅中还有谁是小朋友。”

金不换忍不住放声大笑道：“道长说的就是她？也未免太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了，就凭这小怪物，纵然一生出来就练武功，难道还能强过中原武林七大高手不成？”

断虹子冷冷道，“你若不信，只管试试。”

金不换道：“自然要试试的。”捋起衣袖，便要动手。

“雄狮”乔五突地一卷衣袖，但袖子才卷起，便被花四姑轻轻拉住，悄悄道：“五哥你要作啥？”

乔五道：“你瞧这厮竟真要与小孩儿动手？哼哼，别人虽然不闻不问，但我乔五却实在看不上眼了。”

花四姑娘微笑道：“别人不闻不问，还可说是因那位七姑娘太狂傲，是以存心要瞧热闹，瞧她到底有多大本事？但是李老前辈亦是心安理得，袖手旁观，你可知道为了什么？难道他老人家也想瞧热闹不成？”

乔五皱眉道：“是呀，在下本也有些奇怪……”

花四姑悄声道：“只因李老前辈，已经对那穿着红衣裳的小朋友起了凝心，是以迟迟未曾出声拦阻。”

乔五大奇道：“她小小年纪，有何可疑之处？”

花四姑道：“我一时也说不清，总之这位小朋友，必定有许多古怪之处，说不定还是……唉！你等着瞧就知道了。”

乔五更是不解，喃喃道：“既是如此，我就等吧……”

只见金不换捋了半天衣袖，却未动手，反将徐若愚又拉到一旁，叽叽咕咕，也不知说的什么？再看李长青，断虹子，天法大师几人的目光，果然都在瞬也不瞬地望着那火孩儿，目光神色，俱都十分奇怪。

乔五瞧子那火孩儿两眼，暗中也不觉动了疑心，忖道：“这孩子为何戴着如此奇特的面具，却不肯以真面目示人，瞧他最多不过十一二岁，为何说话却这般老气？”

火孩儿只管拉着那落拓少年，落拓少年却是愁眉苦脸，七姑娘冷眼瞧了瞧金不换，眼皮立刻转向落拓少年身上，再也没有离开。

金不换将徐若愚拉到一边，恨声道：“机会来了。”

徐若愚道：“什么机会？”

金不换道：“扬威露脸的机会，难道这你都不懂，快去将那小怪物在三五招之间击倒，也好教那目中无人的丫头瞧瞧你的厉害。”

徐若愚道：“但……但那只是个孩子，教我如何动手？”

金不换冷笑道：“孩子又如何，你听那鬼道人断虹子将她说得那般厉害，你若将她击倒，岂非大大露脸？”

徐若愚沉吟半晌，嘴角突然露出一丝微笑，摇头道：“金兄，这次小弟可不再上你的当了。”

金不换道：“此话怎讲？”

徐若愚道：“我若与那孩子动手，胜了自是理所应该，万一败了却是大大丢人，所以你不动手，却来唤我。”

金不换冷冷道：“你真的不愿动手？”

徐若愚笑道：“这露脸的机会，还是让给金兄吧。”

金不换目光凝注着他，一字字缓缓道：“你可莫要后悔。”

徐若愚道：“绝不后悔。”

金不换叹了口气，冷笑道：“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冷笑转过身子，便要上阵了。

徐若愚呆望着他，面上微笑也渐渐消失，转目又瞧了那位七姑娘一眼，突然轻唤道：“金兄，且慢。”

金不换头也不回，道：“什么事？？

徐若愚道：“还……还是让……让小弟出手吧。”

金不换道：“不行，你不是绝不后悔的么？”

徐若愚满面干笑，呐呐道：“这……这……金兄只要今天让给小弟动手，来日小弟必定重重送上一份厚礼。”

金不换似是考虑许久，方自回转身子，道：“去吧。”

徐若愚大喜道：“多谢金兄。”纵身一掠而出。

金不换望着他背影，轻轻冷笑道：“看来还像个角色，其实却是个绣花枕头，一肚子草包，敬酒不吃，吃罚酒，天生的贱骨头。”

徐若愚纵身掠到大厅中央，大声道：“徐某今日为了尊敬‘仁义庄’三位前辈，是以琴剑俱来带来，但无论谁要来赐教，徐某一样以空乎奉陪。”

七姑娘这才自那落拓少年身上收回目光，摇头笑道：“这小子看来又被姓金的说动……”

火孩儿将那落拓少年一直拉到七姑娘身前，道：“姑娘，你看着他，莫要放他走了，我去教训教训那厮。”

七姑娘撇了撇嘴冷笑道：“谁要看着他？让他走好了。”说话间却已悄悄伸出两根手指，勾住了落拓少年的衣袖。

落拓少年轻轻叹道：“到处惹事，何苦来呢？”

七姑娘道：“谁像你那臭脾气，别人打你左脸，你便将右脸也送给别人去打，我可受不了别人这份闲气。”

落拓少年苦笑道：“是是，你厉害……嘿，你惹了祸后，莫要别人去替你收拾烂摊子，那就是真的厉害了。”

七姑娘嗔道：“不要你管，你放心，我死了也不要你管。”转过头不去睬他，但勾着他衣袖的两根手指，仍是不肯放下。

只见火孩儿大摇大摆，走到徐若愚面前，上上下下，瞧了徐若愚几眼，嘻嘻一笑，道：“打呀，等什么？”

徐若愚沉声道：“徐某本不愿与你交手，但……”

火孩儿道：“打就打，哪用这许多噜嗦。”突然纵身而起，扬起小手一个耳光向徐若愚刮了过来。这一着毫无巧妙之处，但出手之快，却是笔墨难叙。

徐若愚幸好有了金不换前车之鉴，知道这孩子说打就打，是以早已暗中戒备，此刻方自拧身避开，否则不免又要挨上一掌。

火孩儿嘻嘻笑道：“果然有些门道。”口中说话，手里却未闲着，红影闪动间，一只小手，狂风般拍将出去，竟然全不讲招式路数，直似童子无赖的打架一般的招式，招式之间，却偏偏瞧不出有丝毫破绽，出手之迫急，更不给对方半点喘息的机会。

徐若愚似已失却先机，无法还手，但身形游走闪动于红影之间，身法仍是从容潇洒，教人瞧得心里很是舒服。

“女诸葛”花四姑悄悄向乔五道：“你瞧这孩儿是否古怪？”

乔五皱眉道：“这样的打法，俺端的从未见过。”

花四姑道：“这正是教人无法猜得出她的武功来历。”

乔五奇道：“莫非说这孩子也大有来历不成？”

花四姑道：“没有来历的人，岂能将徐若愚逼在下风。”

乔五微微颔旨，眉头皱得更紧。过了半晌，花四姑又自叹道：“这孩子纵不愿使出本门武功，但徐若愚如此打法，只怕也要落败了。”

乔五目光凝注，亦自颔首道：“徐若愚若非如此喜欢装模作样，武功只怕还可更进一层。”

原来徐若愚自命风流，就连与人动手时，招式也务求潇洒漂亮，难看的招式，他死了也不肯施出。火孩儿三掌拍来，左下方本有空门露出，花四姑与乔五俱都瞧在眼里，知道徐若愚此刻苦是施出一招“铁牛耕地”，至少亦能平反先机。

哪知徐若愚却嫌这一招“铁牛耕地”身法不够潇洒花俏，竟然不肯使出，反而施出一招毫无用途的“风吹御柳”。

金不换连连摇头，冷笑道：“死要漂亮不要命……”但心中仍是极为放心，只因徐若愚纵难取胜，看来也不致落败。

花四姑喃喃道：“不知李老前辈可曾瞧出她的真相。”

转目望去，却见冷三扶着个满面病容的老人，不知何时己到了李长青身侧，目光也正在随着火孩儿身形打转，又不时与李长青悄悄交换个眼色。

李长青沉声道：“大哥可瞧出来了么？”

病老人齐智沉吟道：“看来有七成是了。”

“雄狮”乔五越听越是糊涂，忍不住道：“到底是什么？”

花四姑叹了口气，道：“你瞧这孩子打来虽无半点招式章法，但出手间却极少露出破绽，若无数十年武功根基，怎敢如此打法？”

乔五皱眉道：“但……但她最多也不过十来岁年纪……”

花四姑截口道：“十来岁的孩子怎会有数十年武功根基，除非……她年纪本己不小，只是身子长得矮小而已，总是戴上个面具，别人便再也猜不出她究竟有多少年纪。”

乔五喃喃道：“数十年武功根基……身形长得如童子……”心念突然一动，终于想起个人来，脱口道：“是她。”

花四姑道：“看来有八成是了。”

乔五动容道：“难怪此人有多年未曾露面，不想她竟是躲在。‘活财神’家里。”他瞧了天法大师一眼，语声压得更低：“不知天法大师可曾瞧出了她的来历？若也瞧出来了，只怕……”

花四姑道：“何止天法大师，就是柳玉茹，断虹子，若是真都瞧出她的来历，只怕也……”话声戛然而顿。

但见天法大师魁伟身形，突然开始移动，沉肃的面容上，泛起一层紫气，一步步往徐若愚与火孩儿动手处走了过去。

七姑娘眼波四转，此刻放声喝道：“快。”

火孩儿万自凌空跃起，听得这一声“快”字，身形陡然一折，双臂微张，凌空翻身，直扑徐若愚。这一招不但变化精微，内蕴后着，威力之猛，更是惊人。

李长青耸然变色，失声呼道：“飞龙式。”

呼声未了，徐若愚已自惊呼一声，仆倒在地。但他成名毕非幸致，身手端的矫健，此刻虽败不乱。

“燕青十八翻”，身形方落地面，接连几个翻身，已滚出数丈开外，接着一跃而起，身上并无伤损，只是痴痴的望着火孩儿，目中满是惊骇之色。

七姑娘娇喝道：“走！”一手拉着那落拓少年，一手拉起火孩儿，正待冲将出去，突听一声佛号：“阿弥陀佛！”声如宏钟，震人耳鼓，宏亮的佛号声中，无法大师威猛的身形已挡住了她们的去路。他身形宛如山岳般峙立，

满身袈裟，无风自动，看来当真是宝象庄严，不怒自威，教人难越雷池一步。
七姑娘话也不说，身形一转竟又待自窗口掠出，但人影闪动间，冷三、断虹子、柳玉茹、徐若愚、金不换，五人竟都展动身形，将他三人去路完全挡住，五人俱是面色凝重，隐现怒容。
落拓少年轻叹一声，悄然道：“你胆子也未免太大了吧？明知别人必将瞧出她的来历，还要将她带来这里。”
七姑娘幽幽瞧了他一眼，恨声道，“还不都是为了你，为了要找你，我什么苦都吃过，什么事都敢做。”
两句话工夫，天法大师，冷三等六人已展开身形，将七姑娘，落拓少年，火孩儿三人团团围在中央。
七姑娘面上突又泛起娇笑，道：“各位这是作什么？”
天法大师沉声道：“姑娘明知，何必再问。”
七姑娘回首道：“李二叔，瞧你的客人不放我走啦，在你老人家家里有人欺负我，你老人家不也丢人么？”
李长青瞧了齐智一眼，自己不敢答话，齐智目光闪动，一时间竟也未开口，事态显见已是十分严重。
群豪亦都屏息静气，等待着这江湖第一智者回答，只因人人都知道这老人一字千金，说出的话更是水无更改。过了半晌，只听齐智沉声道：“敝庄建立之基金，多蒙令尊慨捐，朱姑娘要来要去，谁也不得拦阻。”
七姑娘暗中松了口气，天法大师等人却不禁耸然变色。哪知齐智语声微顿，瞬即缓缓接道：“但与朱姑娘同来之人，却势必要留在此间，谁也不能带走。”
七姑娘眨了眨眼睛，故意指着那落拓少年，笑道：“你老人家说的可是他么？他可并未得罪过什么人呀？”
齐智道：“不是。”
七姑娘道：“若不是他，便只有这小孩子了，她只是我贴身的小丫头，你老人家要留她下来，侍候谁呀？”
齐智面色一沉，道：“事已至此，姑娘还要顽笑。”
七姑娘道：“你老人家说的话，我不懂。”
齐智冷笑道：“不懂？……冷三，去将那张告示揭下，让她瞧瞧。”语声未了，冷三已自飞身而出。
七姑娘拉着落拓少年的手掌，已微微有些颤抖，但面上却仍然带着微笑，似是满不在乎。瞬息间冷三便又纵身而入，手里多了张纸，正与那落拓少年方才揭下的一模一样，只是更为残破陈旧。齐智伸手接了过来，仰首苦笑道：“这张告示在此间已贴了七年，不想今日终能将它揭下。”
七姑娘又自眨了眨眼睛，道：“这是什么？”
齐智道：“无论你是否真的不知，都不妨拿去瞧瞧。”反手已将那张纸抛在七姑娘足下。
七姑娘目光回转一眼，拾起了它，道：“你两人也跟着瞧瞧吧。”蹲下身子，将落拓少年与火孩儿俱都拉在一处，凑起了头。
只见告示上写的是：“花蕊仙，人称‘上天入地’，掌中天魔，乃昔日武林‘十三天魔’之一，自衡山一役后，十三天魔所存唯此一人而已。只因此人远在衡山会前，便已销声匿迹，江湖中无人知其下落。此人年约五十至六十之间，身形却如髫龄童子，喜着红衣，武功来历不详，似得六十年前五

大魔宫主人之真传，平生不使兵刃，亦不施暗器，但轻功绝高，掌力之阴毒，武林中可名列第六，五台玉龙大师，华山柳飞仙，江南大侠谭铁掌等江湖一流高手，俱都丧生此人掌下。

“十余年前，武林中便风传此人已死于黄河渡口，唯此一年来，凡与此人昔日有仇之人，俱都在寅夜被人寻仇身遭惨死，全家老少无一活口，致死之伤，正是此人独门掌法，至今已有一百四十余人之多，只因此人含眦必报，纵是仇怨极小，她上天入地，亦不肯放过，‘仁义庄’主人本不知凶手是她，曾亲身检视死者伤口，证实无误。

“据闻此人幼年时遭遇极惨，曾被人拘于笼中达八年之久，是以身不能长而成侏儒，因而性情大变，对天下人俱都怀恨在心，尤喜摧残幼童，双手血腥极重，暴行令人发指，若有人能将之擒获，无论死活酬银五千两整，绝不食言。仁义庄主人谨启。”

七姑娘手中拿着这张告示，却是瞧也未瞧一眼，目光只是在四下悄悄窥望，只见门外八骑士，俱已下马，手牵马缰木立不动。天法大师等人，神情更是激动，似是恨不得立时动手，只是碍着“仁义庄”主人，是以强忍着心头悲愤。七姑娘目光转来转去，突然偷个空附在落拓少年耳畔，耳语道：“今日我和她出不出得去，全在你了。”

落拓少年目光重落在告示上，缓缓道：“事已至此，我也无法可施。”声音自喉间发出，嘴唇却动也不动。

七姑娘恨声道：“你不管也要你管，你莫非忘了，是谁救你的性命？你莫非忘了，别人是如何对你的？”

落拓少年长叹一声，闭口不语。

只见七姑娘亦自长长叹了口气，缓缓站起身子，道：“这位掌中天魔，手段倒真的毒辣得很。”

齐智沉声道：“姑娘既然知道，如何还要维护于她？”

七姑娘瞧了那火孩儿一眼，叹道：“看来他们已经将你看做那花蕊仙了。”

火孩儿道：“这倒是个笑话？”

七姑娘眼睛似笑非笑地看着那落拓少年，缓缓道：“不管是不是笑话，我都知道她七年来绝未离开过我身边一步，她若能到外面去杀人，你倒不妨砍下我的脑袋。”她这话虽是向大家说的，但眼睛却只是盯着那落拓少年，落拓少年干咳一声，垂下了头。

天法大师厉声道：“无论七年来凶杀之事是否花蕊仙所为，但玉龙师叔之血海深仇，本座今日再也不肯放过。”

柳玉茹大声道：“不错，我姑姑……我姑姑”眼眶突然红了，顿着脚道：“谁要是敢不让我替死去的姑姑报仇，我……我就和他拚了。”她这话也像是对大家说的，但眼睛却也只是瞪着七姑娘一人。

金不换悄悄向徐若愚使子个眼色，徐若愚大声道：“徐某和花蕊仙虽无旧仇，但如此凶毒之人，人人得而诛之。”

火孩儿冷笑道：“手下败将，也敢放屁。”

徐若愚面上微微一红，金不换立刻接口道：“徐兄一时轻敌，输了半招，又算得什么？”

徐若愚道：“不错，徐某本看她只是个髫龄童子，怎肯真正施出杀手。”

七姑娘冷冷笑道：“她若真是‘掌中天魔，你此刻还有命么？呸！自说自话，也不害臊。”

徐若愚脸又一红，金不换冷笑道：“ 不错，花蕊仙武功的确不弱，但为武林除害，我们也不必一对一与她动手。有仇的报仇，有怨的报怨，大伙儿一齐上，看她真的能上天入地不成？”

李长青长叹一声。道：“ 依我良言相劝，花夫人还是束手就缚的好，朱姑娘也不必为她说话了。”

七姑娘眼波转动，顿足道：“ 你老人家莫非真认为她是花蕊仙么？”

李长青道：“ 咳……咳，你还要强辩？”

七姑娘道：“ 她若不是，又当怎地？”

金不换大声道：“ 你揭下她那面具，让咱们瞧瞧，她若真是个孩子，就让李老前辈向她赔礼。”他抢先说话，事若作对，他自家当然最是露脸，事若有错，也是别人赔礼，吃亏的事“ 见钱眼开 ”金不换是万万不会做的。

七姑娘跺足道：“ 好，就揭下来，让他们瞧瞧。”

火孩儿大声道：“ 瞧着！”喝声未了，突然反手揭下那火红的面具。

众人目光动处，当真吃了一惊，这火红的面具下，白生生一张小脸，那有半点皱纹，果真是童子模样，万万不会是五六十岁的老人。

七姑娘咯咯笑道：“ 各位瞧清楚了么，这孩子只是皮肤不好，吹不得风，才戴这面具，不想竟开了这么多成名露脸的大英雄们一个玩笑。”娇笑声中拉着落拓少年与火孩儿，大摇大摆走了出去。

群豪目瞪口呆，谁也不敢阻拦于她。只见七姑娘衣衫不住波动，也不知是被风吹的还是身子在抖，但一出厅门，她脚步便突然加快突听齐智锐声喝道：“ 慢走……莫放她走了。”

“ 慢走 ”两字喝出，七娘立刻离地掠起，却在落拓少年手腕上重重拧了一把，等到齐智喝道：“ 莫放她走。”七姑娘与火孩儿已掠到马鞍上，娇呼道：“ 小没良心的，我两人性命都交给你了。”

娇呼声中，天法大师与柳玉茹已飞身追出，他两人被齐智一声大喝，震得心头灵光一闪，闪电般想起了此事之蹊跷，此刻两人身形展动，掌上俱已满注真力。

七姑娘已掠上马鞍，但健马尚未扬蹄，怎比得武林七大高手之迅急，眼见万万无法冲出庄门的了。落拓少年失魂落魄般立在当地，但闻身后风声响动，天法大师与柳玉茹一左一右，已将自他身旁掠过。就在这间不容发的刹那之间，落拓少年叹息一声，双臂突然反挥而出，右掌骄起如刀，左掌藏在袖中，他虽未回头，但这一掌一袖，却俱都攻向天法大师与柳玉茹必救之处，恰似背后长了眼睛一般。

天法大师，柳玉茹顾不得追人先求自保，两人掌上本已满蓄真力，有如箭在弦上，此刻回掌击出，那是何等力道。

柳玉茹冷笑道：“ 你这是找死。”双手迎上少年衣袖，天法大师面色凝重，吐气开声，右掌在前，左掌在后，双掌相叠，赤红的掌心迎着了落拓少年之手背，只听“ 勃，勃 ”两声闷响，似是还山后密云中之轻雷，众人瞧得清楚，只道这少年在当世两大高手夹击之下，必将骨折尸飞。

哪知轻雷响过，柳玉茹竟脱口惊呼出声，窈窕的身子，竟被震得腾空而起，天法大师“ 蹬，蹬……蹬…… ”连退七步，每一步踩下，石地上都多了个破碎的脚印，脚印越来越深，显见天法大师竟是尽了全力，才使得身形不致跌倒。再看那落拓少年，身形竟藉着这回掌一击之势，斜飞而出，双袖飘飘，夹带劲风，眼见便要飘出庄门之外。

七姑娘亦自打马出门，轻叱道：“起！”右擘反挥，火孩儿身形凌空直上，左手拉着七姑娘右掌，右手一探，却抓住了落拓少年的衣袖，健马放蹄奔出，火孩童，落拓少年也被斜斜带了出去，两人身形犹自凌空，看来似一道被狂风斜扯而起的两色长旗。

群豪虽是满心惊怒，但见到如此灵妙的之身法，却又不禁瞧得目瞪口呆，一时间竟忘了追出，只见柳玉茹凌空一个翻身，落在地面，胸膛仍是急剧起伏。

天法大师勉强拿桩站稳，面上忽青忽白，突然一咬牙关，嘴角却泌出了一丝鲜血，他方才若是顺势跌倒，也就罢了，万不该又动了争强好胜之心，勉强挺住，此刻但觉气血翻涌，受的内伤竟不轻。

这时八条大汉已掠上了那七匹健马，前三后四，分成两排，缓步奔出，他们并未放蹄狂奔，正是要以这两道人马结成之高墙，为主人挡住追骑，只因他们深知庄中的这些武林豪雄，对他们无论如何也下不了毒手。

齐智抓着李长青肩头，抢步而出，顿足道：“追，追！再迟就追不上了。”目光瞧着断虹子。

断虹子干咳一声，只作未听见。齐智目光转向徐若愚，徐若愚却瞧着金不换，金不换干笑道：“我两人与她又无深仇，追什么？”

这些人眼见那落拓少年那般武功，天法大师与柳玉茹联手来击，犹自不敌，此刻怎肯追出。齐智长叹一声，连连顿足，喃喃道：“七大高手若是同心协力，当可纵横天下，怎奈……怎奈都只是一盘散沙，可惜……可惜……”

“雄狮”乔五浓眉一挑，沉声道：“那人揭下面具，明明只是个髫龄童子，不知前辈为何要追她？”

齐智叹道：“在她面具之下，难道就不能再戴上一层人皮面具，十三魔易容之术，本是天下无双的。”

乔五怔了一怔，恍然道：“原来如此……”

金不换算定此刻别人早已去远，立刻顿足道：“唉，前辈为何不早些说出……唉，徐兄，咱们追去吧。”拉起徐若愚，放足狂奔而出。

花四姑摇头轻笑道：“徐若愚被此人缠上，当真要走上霉运了。”乔五道：“待俺上去瞧瞧。”一跃而去。

花四姑道：“五哥，你也照样会上当的……”但乔五已自去远，花四姑顿了顿足，躬身道：“前辈交待的事，晚辈决不会忘记……”她显然极是关心乔五之安危，不等说话完，人已出门，一阵风吹过，又自霏霏落下雪来。

柳玉茹呆呆地出神了半晌，也不知心里想的什么，突然走到天法大师面前，道：“大师伤势，不妨事么？”

天法大师怒道：“谁受了伤？受伤的是那小子。”

柳玉茹叹道：“是……我五台，华山两派，不共戴天之仇人已被逸走，大师若肯与我联手，复仇定非无望，不知大师意下如何？”

天法大师厉声道：“本座从来不与别人联手。”袍袖一拂，大步而出，但方自走了几步，脚下便是个踉跄。

柳玉茹嘴角笑容一闪，赶过去扶住了他，柔声道：“风雪交集，大师可愿我相送一程？”天法大师呆子半晌，仰天长长叹息一声，再不说话。

风雪果然更大，齐智瞧着这七大高手，转眼间便走得一干二净，身上突然感到一阵沉重的寒意，紧紧掩起衣襟，黯然道：“武林人事如此……唉……”左手扶着冷三，右手扶着李长青，缓缓走回大厅中。

李长青道：“七大高手，虽然如此，但江湖中除了这七大高手外，也未必就无其他英雄。”

齐智道：“唉……不错……唉，风雪更大了，关上门吧……”

李长青缓缓回身，掩起了门户，只听风雪中隐约传来那冷三常醉的歌声：“风雪漫中州，江湖无故人，且饮一杯酒，天涯……咳……咳咳……天涯洒泪行……”歌声苍凉，满含一种肃索落魄之情。

李长青痴痴地听了半晌，目中突然落下泪来，久久不敢回身……

金不换拉着徐若愚奔出庄门，向南而奔。徐若愚目光转处，只见蹄印却是向西北而去，不禁顿住身形，道：“金兄，别人往西北方逃了，咱们到南边去追什么？”

金不换大笑道：“呆子，谁要去追他们？咱们不过是藉个故开溜而已，再耽在这里，岂非自讨无趣么？”

徐若愚身不由主，又被他拉得向前直跑，但口中还是忍不住大声道：“说了去追，好歹也该去追一程的。”

金不换冷笑道：“徐兄莫非未瞧见那少年的武功，我两人纵然追着了他们，又能将人家如何？”

徐若愚叹了口气，说道：“那少年当真是真人不露相，想不到武功竟是那般惊人，难怪七姑娘要对他……对他那般模样了。”

金不换眯起眼睛笑道：“徐兄话里怎地有些酸溜溜的？”

徐若愚脸一红，强辩道：“我……我只奇怪他的来历。”

金不换道：“无论他有多高武功，无论他是什么来历，但今日他实已犯了众怒，仁义三老，天法大师，迟早都放不过他去。”话声未了，雪花飞卷中，突见十余骑，自南方飞驰而来，马上人黑缎风氅，被狂风吹得斜斜飞起，骤眼望去，宛如一片乌云贴地卷来。金不换眼睛一亮，笑道：“这十余骑人强马壮，风雪中如此赶路，想必有着急事，看来我的生意又来了。”说话间十余匹马已奔到近前，当先一匹马，一条黑凛凛铁塔般的虬髯大汉，扬起丝鞭，厉叱道：“不要命了么？闪开。”

金不换横身立在道中，笑嘻嘻道：“我金不换正是不想活了，你就行个好把我踩死吧。”

虬髯大汉丝鞭停在空中，呼啸一声。十余骑俱都硬生生勒住马缰，虬髯大汉纵身下马，赔笑道：“原来是金大侠，展某急着赶路，未曾瞧见侠驾在此，多有得罪，该死该死。”双手抱拳，深深一揖。

金不换目光上上下下瞧了几眼，笑道：“我当是谁，原来是威武镖局的展英松总镖头，总镖头如此匆忙，敢情是追强盗么？”

展英松叹道：“展某追的虽非强盗，却比强盗还要可恶，不瞒金大侠，威武镖局虽不成气候，但蒙两河道上朋友照顾，多年来还未失过风，哪知昨夜被个丫头无缘无故摘了镖旗，展某虽无能，好歹也要追着她，否则威武镖局这块字号还能在江湖上混么？”

金不换目光转了转，连瞎了的那只眼睛都似发出了光来，微微笑道：“总镖头说的可是个穿白衣服的大姑娘，还有个穿红衣服的小丫头？”

展英松神情一震，大喜道：“正是，金大侠莫非知道她们的下落？”

金不换不答话，只是瞧着展英松身上的黑缎狐皮风氅，瞧了几眼，叹着气道：“总镖头这件大氅在哪里买的，穿起来可真威风，赶明儿我要发了财，咬着牙也得买他一件穿穿。”

展英松呆了一呆，立刻将风氅脱了下来，双手捧上，赔笑道：“金大侠若不嫌旧，就请收下这件……”

金不换笑道：“这怎么成？这怎么敢当？”口中说话，手里却已将风氅接了过来。

展英松干咳着，说道：“这区区之物算得什么，金大侠若肯指点一条明路，展某日后必定还另有孝敬……”

金不换早已将风氅披在身上，这才遥指西北方，道：“大姑娘，小丫头都往那边去了，要追，就赶快吧。”

展英松道：“多谢。”翻身上马，呼啸声中，十余骑又如乌云般贴地向北而去。

徐若愚看得直皱眉头，摇首叹道：“金兄有了那少年的皮裘，再穿上这风氅，不嫌太多了么？”

金不换哈哈笑道：“不多不多，我金不换无论要什么，都只会嫌少，不会嫌多……咦，奇怪，又有人来了。”

徐若愚抬头看去，只见风雪中果然又有十余骑连袂飞奔而来，这十余骑马上骑士，有的身穿锦衣皮袍，有的急装劲服，声势看来远不及方才那十余骑威风，但是健马还远在数丈开外，马上便已有人大呼道：“前面道中站着的，可是‘见义勇为’金大侠么？”几句话呼完，马群便已到了近前。

徐若愚暗惊忖道：“此人好税利的目光。”只见那喊话之人，身躯矮小，须发花白，穿着件长仅及膝的丝棉袍子，看来毫不起眼，直似个三家村的穷秀才，唯有一双目光却是炯炯有神，亮如明星。

金不换格格笑道：“七丈外，奔马背上都能看清楚我的模样，武林中除了‘神眼鹰’方千里外还有谁呢？”

矮老人已自下马，拂须大笑说道：“多年不见，一见面金兄就送了顶高帽子过来，不怕压死了小弟么？”

金不换目光一扫，道：“难得难得，想不到除了方兄外，扑天雕李挺李大侠，穿云雁易如风易大侠也都来了。”

左面马上一条身形威猛之自发老人，右边马上一条身穿锦袍，颔下五绺长髯的颀长老人，也俱都翻身下马，抱拳含笑道：“金兄久违了。”

金不换道：“江湖人言，风林三鸟自衡山会后，便已在家纳福，今日老兄弟三个全都出动，难道是出来赏雪么？”

矮老人方千里叹道：“我兄弟是天生的苦命，一闲下来，就穷得差点没饭吃，只好扬起大竿子，开场收几个徒弟，骗几个钱吃饭，苦捱了好几年，好容易等到大徒弟倒也学会几手庄稼把式去骗人，我们三块老骨头就想偷个懒，把场子交给了他们，只道从此可以安安稳稳地坐在家里收钱，哪知……唉，昨天晚上不知从哪里钻出来个病丫头，无怨无仇，平白无故的竟将那场子给挑了，还说什么七姑娘看不得这种骗人的把式。”

金不换，徐若愚对望一眼，心里又是好气，又觉好笑，忖道：“原来那位七姑娘竟是个传惹是非的闯祸精。”

方千里叹了口气，又道：“我的几个徒弟也真不成材，竟被那个疯丫头打得东倒西歪哭哭啼啼地回来诉苦，咱们三块老废料，既然教出了这些小废料，好歹也要替他们出口气呀，没法子，这才出来，准备就算拚了老命，也得将那疯丫头追上，问问她为什么要砸人饭碗？”

徐若愚不等金不换说话，赶紧伸手指着西北方，大声道：“那些人都往

那边去了，各位就快快追去吧。”

方千里上下瞧了他一眼，道：“这位是……”

金不换冷笑道：“这位是挡人财路徐若愚，方兄未见过么？”

方千里怔了怔笑道：“徐若愚？莫非是‘玉面瑶琴神剑手’徐大侠……”微一抱拳，又道：“多蒙徐兄指点，我兄弟就此别过。”一掠上马，纵骑而去。

金不换斜眼瞧着徐若愚，只是冷笑。徐著愚强笑道：“小弟并非是挡金兄的财路，只是看他们既未穿着风氅，也不似带着许多银子，不如早些将他们打发了。”

金不换独眼眨了两眨，突然笑道：“别人挡我财路，那便是我金不换不共戴天的大仇人，但是徐兄么……哈哈，自己兄弟，还有什么话说？”大笑几声，拉起徐若愚，竟要回头向西北方奔去。

徐若愚奇道：“金兄为何又要追去了？”

金不换笑道：“有了展英松与‘风林三鸟’他们打头阵，已够他们受的，咱们跟过去瞧瞧热闹有何不可？”

突听远远道旁一株枯树后有人接口笑道：“说不定还可混水摸鱼，乘机捡点便宜，是么？”巧手兰心女诸葛花四姑，随着笑声，自树后转出，她身旁还站着雄狮般一条铁汉，瞪眼瞧着金不换；却正是“雄狮”乔五。

金不换面色微变，但瞬即哈哈笑道：“不想雄狮今日也变成了狸猫，行路竟如此轻捷，倒险些吓了小弟一跳。”他明明要骂乔五行动鬼祟，却绕了个弯子说出，当真是骂人不带脏字。

乔五面容突然紫涨，怒道：“你……你……”盛怒之下，竟说不出话来。

金不换更是得意，又大笑道：“两位前来，不知有何见教？”

花四姑微微笑道：“咱们只是赶来关照徐少侠一声，要他莫要被那些见利忘义的小人缠上了。”

金不换故意装作听不懂她骂的是自己，反而大笑道：“花四姑如此好心，心确是令人可敬……”瞧了徐若愚一眼：“但徐兄明明久走江湖，是何时变做了处处要人关照的小孩，却令小弟不解。”

徐若愚亦自涨红了脸，突然大声道：“徐某行事，自家会作得主，用不着两位赶来关照。”

花四姑轻叹一声，还未说话，金不换已拍掌笑道：“原来徐兄自有主意，两位又何苦吹皱了一池春水？”

“雄狮”乔五双拳紧握，却被花四姑悄悄拉了拉衣袖。

金不换笑道：“两位何时变得如此亲热，当真可喜可贺，来日大喜之时，切莫忘了请老金喝杯喜酒啊。”大笑声中，拉着徐若愚一掠而去。

乔五怒喝一声，便待转身扑将上去，怎奈花四姑拉着他竟不肯放手，只听徐若愚遥遥笑道：“这一对倒真是郎才女貌……”

乔五顿足道：“那厮胡言乱语，四姑你莫放在心上。”

花四姑微微笑道：“我怎会与他一般见识。”

乔五仰天叹道：“堂堂武林名侠，竟是如此卑鄙的小人……哦。”寒风过处，远处竟又有蹄声随风传来。

花四姑喃喃道：“难道又是来找那位朱姑娘霉气的么……”

朱七姑娘打马狂奔，火孩儿拉着那落拓少年死也不肯放手，一骑三人，片刻时间便奔出半里之遥。七条大汉，亦已随后赶来，朱七七这才收住马势，

回眸笑道：“ 你露了那一手，我就知道没有人敢追来了。 ”
朱七姑娘柔声笑道：“ 今日你救了她，她绝不会忘记你的，喂，你说你忘得了沈浪么？ ”
火孩儿笑道：“ 忘不了，再也忘不了。 ”
朱七姑娘嫣然笑道：“ 非但她忘不了，我也忘不了。 ”
落拓少年沈浪叹道：“ 我倒宁可两位早些忘了我，两位若再忘不了我，我可真要被你们害死了。 ”
火孩儿笑道：“ 我家姑娘喜欢你还来不及，怎会害你？ ”
沈浪道：“ 好了好了，你饶了我吧 ” 面色突然一沉：“ 我且问你，你明明不是花蕊仙，却为何偏偏要他们将你当花蕊仙？ ”
朱七七眨了眨眼睛，道：“ 谁说她不是花蕊仙？ ”
沈浪苦笑道：“ 她若是‘ 掌中天魔 ’，徐若愚还有命么？她若是‘ 上天入地 ’，临走时还要我挡那一掌，七姑娘，你骗人骗得够了，却害我无缘无故背上那黑锅，叫天法大师，恨我入骨。 ”
火孩儿咯咯笑道：“ 我未来前，便听我家七姑娘夸奖沈公子如何如何，如今一见，才知道沈公子果然是不得了，了不得，那号称‘ 天下第一智 ’的老头子，当真给沈公子提鞋都不配。 ” 他一面说话，一面将火红面具揭下，露出那白渗渗的孩儿脸，仔细一瞧，果然是张人皮面具。
火孩儿随手一抹，又将这人皮面具抹了下来，里面却竟还是张孩儿脸，但却万万不是人皮面具了。只见这张脸白里透红，红里透白，像个大苹果，教人恨不得咬上一口，两只大眼睛滴溜乱转，笑起来一边一个酒涡。
望着沈浪抱拳一揖，笑道：“ 小弟朱八，爹爹叫我喜儿，姐姐叫我小淘气，别人却叫我火孩儿，沈大哥你要叫我什么，随你便吧，反正我朱八已服了你了。 ”
浓浪虽然早已猜得其中秘密，此刻还是不禁瞧得目瞪口呆，过了半晌，方自长叹一声道：“ 原来你也是朱家子弟。 ”
朱七七笑得花枝乱颤，道：“ 我这宝贝弟弟，连我五哥见了他都头疼，如今竟服了你，倒也难得的很。 ”
沈浪叹道：“ 这也算淘气么？这简直是个阴谋诡计，花蕊仙不知何处去了，却叫你八弟故弄玄虚，定要使人人都将他当做花芯仙才肯走……唉！那一招‘ 天魔飞龙式 ’更是使得妙极，连齐智那般人物都被骗了。 ” 火孩儿笑嘻嘻道：“ 天魔十三式中，我只会这一招，那胡拍乱打的招式，才是我的独门功夫。 ”
沈浪苦笑道：“ 你那胡拍乱打的招式，可真害死人，若非这些招式，齐智怎会上当……但我却要问你，这李代桃僵之计中，究竟有何文章？花蕊仙哪里去了？你们既将我卷在里面，我少不得要问个清楚。 ”
火孩儿道：“ 这个我可说不清，还是七姐说罢。 ”
朱七七轻叹道：“ 不错，这的确是个李代桃僵，金蝉脱壳之计，教别人都将老八当做花蕊仙，那么花蕊仙在别处做的事，就没有人能猜得到是谁做的……但你只管放心，花蕊仙此番去做的事，绝没有半点对不起人的，她只是要去捉弄那连天云，出出昔日的一口怨气。 ”
沈浪皱眉道：“ 连天云慷慨仗义，豪气如云，仁义三老中以他最是侠义，花蕊仙若是与他有怨，却是花蕊仙的错了。 ”
朱七七道：“ 这次却是你错了。 ”

沈浪道：“你处处维护着花蕊仙，竟说她已有十余年未染血腥，将我也说的信了，谁知七年前还有一百四十余人死在她手里。”

朱七七叹道，“这两件事，就是一件事。”

沈浪道：“你能不能说清楚些。”

朱七七道：“花蕊仙已有十一年未离堡中一步，八弟也有十一岁了，你不信可以问问他，我是否骗你。”

火孩儿道：“我天天缠着她，她怎么走得了？”

沈浪皱眉道：“她若真是十一年未离过朱家堡，七年前那一百四十余条性命，却又该着落在谁手里？”

朱七七叹道：“怪就怪在这里，那一百多人，不但真的是花蕊仙的仇家，而且杀人的手法，也和花蕊仙所使的掌功极为近似，再加上沧州金振羽金家大小十七口，于一夜间全遭惨死后，连天云与那冷三连夜奔往实地勘查，咬定了凶手必是花蕊仙，他们说的话，武林中人，自更是深信不疑，但花蕊仙那天晚上，却明明在家和我们兄妹了玩了一夜状元红，若说她能分身到沧州去杀人，那当真是见鬼了。”

沈浪动容道：“既是如此，你等便该为她洗清冤名。”

朱七七叹道：“花蕊仙昔年凶名在外，我们说话，分量更远不及连天云重，为她解释，又怎能解释得清？”

沈浪皱眉道：“这话也不错。”

朱七七道：“连天云既未亲眼目睹，亦无确切证据，便判定别人罪名，不但花蕊仙满腹冤气，就连我姐弟也大是为她不平，早就想将连天云教训教训，怎奈始终对他无可奈何，直到这次……”

她嫣然一笑，接口又道：“这次我们才想出个主意，叫花蕊仙在后面将连天云引开，以‘天魔移踪术’，将他捉弄个够，而且还故意现现身形，教连天云瞧上一眼，连天云狼狈而归，必定要将此番经过说出，但是李长青与齐智却明明瞧见我八弟这小天魔在前厅闹得天翻地覆，对连天云所说的话，怎能相信？连天云向来自命一字千金，只要说出话来，无人不信，这下却连他自家兄弟都不能相信了，连天云岂非连肚子都要被生生气破？”

马行虽已缓，但仍在冒雪前行，说话间又走了半里光景，突听道旁枯树上一人咯咯笑道：“他非但肚子险些气破了，连人也几乎被活活气死。”语声尖锐，如石划铁。

沈浪转目望去，只见枯树积雪，哪有人影，但是仔细一瞧，枯树上竟有一片积雪活动起来，飘飘落在地下，却是个满身红衣，面戴鬼脸，不但打扮得与火孩儿毫无两样，便是身形也与他相差无几的红衣人，只是此人红衣外罩着白狐皮风氅，方才缩在树上，将风氅连头带脚一盖，便活脱脱是片积雪模样，那时连天云纵然在树下走过，也未见能瞧得出她。

沈浪叹道：“想必这就是‘天魔移踪术’中的‘五色护身法’了，我久已闻名，今日总算开了眼界了。”

红衣人花蕊仙笑道：“区区小道，说穿了不过是一些打又打不得，跑也跑不快的小虫小兽身上学得来的，沈公子如此夸奖，叫我老婆子多不好意思？”这“保护之色”，果真是天然淘汰中一些无能虫兽防身护命之本能，花蕊仙这番话倒委实说得坦白的很。

朱七七笑道：“不想你竟早已在这儿等着，事可办完了？”

花蕊仙道：“这次那连天云可真吃了苦头，我老婆子……”

突然间，寒风中吹送来一阵急遽的马蹄声。朱七七皱眉道？“是谁追来了？”

花蕊仙道：“不是展英松，就是方千里。”

沈浪奇道：“展英松，方千里为何要追赶于你？”

花蕊仙咯咯笑道：“这可又是咱们七姑娘的把戏，无缘无故的，硬说瞧那镖旗不顺眼，非把它拔下来不可。”

朱七七娇笑道：“可不是我动手拔的。”

火孩儿眼睛瞪得滚圆，大声道：“是我拔的又怎样，那些老头儿追到这里，看朱八爷将他们打个落花流水。”

花蕊仙笑道：“好了好了，本来只有一个闯祸精，现在赶来个捣蛋鬼，姐弟两人，正好一搭一档，沈相公，你瞧这怎生是好？”

沈浪抱拳一揖，道：“各位在这里准备厮打，在下却要告辞了。”自马后一掠而下，往道旁纵去。

火孩儿大呼道：“沈大哥莫走。”

朱七七眼眶又红了，幽幽叹道：“让他走吧，咱们虽然救过他一次性命，却也不能一定要他记着咱们的救命之恩呀？”语声悲悲惨惨，一副自艾自怨，可怜生生的模样。

沈浪顿住身形，跺了跺脚，翻身掠回，长叹道：“姑奶奶，你到底要我怎样？”

朱七七破颜一笑，轻轻道：“我要你……要你……”眼波转了转，突然轻轻咬了咬樱唇，娇笑着垂下头去。

风雪逼人，蹄声越来越近，她竟似丝毫也不着急，花蕊仙有些着急了。叹道：“姑姑，这不是撒娇的时候，要打要逃，却得赶快呀。”

火孩儿道：“自然要打，沈大哥也帮着打。”

沈浪缓缓踱步沉吟道：“打么？……”走到火孩儿身前，突然出手如风，轻轻拂了他的肩井穴。火孩儿但觉身子一麻，沈浪拦腰抱起了他，纵身掠上朱七七所骑的马背，反手一掌，拍向马屁股，健马一声长嘶，放蹄奔去。

花蕊仙也只得追随而去，八条大汉唯朱七七马首是瞻，个个纵鞭打马，花蕊仙微一挥手，身子已站到一匹马的马股上，马上那大汉正待将马让给她，花蕊仙却道：“你走你的，莫管我。”她身子站在马上，当真是轻若无物，那大汉又惊又佩，怎敢不从。

火孩儿被沈浪挟在肋下，大叫大嚷，“放下我，放下我，你要是再不放下我，我可要骂了。”

沈浪微笑道：“你若再敢胡闹，我便将你头发削光，送到五台山去，叫你当天法大师座前的小和尚。”

火孩儿睁大了眼睛道：“你……你敢？”

沈浪道：“谁说我不敢？你不信只管试试。”

火孩儿倒抽了一口冷气，果然再也不敢闹了。

朱七七笑道：“恶人自有恶人磨，想不到八弟也有服人的一天，这回你可遇着克星了吧。”

火孩儿道：“他是我姐夫，又不是外人，怕他就怕他，有什么大不了，姐夫，你说对么？”

沈浪苦笑，朱七七笑啐道：“小鬼，乱嚼舌头，看我不撕了你的嘴。”

火孩儿做了个鬼脸，笑道：“姐姐嘴里骂我，心里在却高兴的很。”

朱七七娇笑着，反过身来，要打他，但身子一转，却恰好扑入沈浪怀里。
火孩儿大笑道：“你们看，姐姐在乘机揩油了……”
只听风雪中远远传来叱咤之声，有人狂呼道：“蹄印还新，那疯丫头人马想必未曾过去许久。”
要知风向西北而吹，是以追骑之蹄声被风送来，朱七七等人远远便可听到，而追骑却听不到前面的蹄声人语。沈浪打马更急，朱七七道：“说真格的，咱们又不是打不过他们，又何必逃得如此辛苦。”
沈浪道：“我也不是打不过你，为何不与你厮打？”
朱七七娇嗔道：“嗯……人家问你真的，你却说笑。”
沈浪叹道：“我何尝不是真的，须知你纵是武功较人强上十倍，这架还是打不得的。”
朱七七道：“有何不能打？”
沈浪道：“本是你无理取闹，若再打将起来，岂非令江湖朋友耻笑，何况那展英松与方千里，也不是什么好惹的人物，你若真是与他们结下不解之仇，日后只怕连你爹爹都要跟着受累。”
朱七七嫣然一笑道：“如此说来，你还是为着我的。”
沈浪苦笑道：“救命之恩，怎敢不报。”
朱七七轻轻叹了口气，索性整个身子都偎入沈浪怀里，轻轻道：“好，逃就逃吧，无论逃到何时，都由得你。”
火孩儿吱吱怪笑道：“哎哟，好肉麻……”
一行人沿河西奔，自陇城渡河，直奔至沁阳，才算将追骑完全摆脱，已是人马俱疲，再也难前行一步。这时已是第二日午刻，风雪依旧。还未到沁阳，朱七七已连声叹道：“受不了，受不了，再不寻家干净客栈歇歇，当真要命了。”
沈浪道：“此地只怕还歇不住，若是追骑赶来。”
朱七七直着嗓子嚷道：“追骑赶来？此刻我还管追骑赶来，就是有人追上来，把我杀了，剐了，宰子，我也得先好生睡一觉。”
沈浪皱眉喃喃道：“到底是个娇生惯养的千金小姐……”
朱七七道：“你说什么？”
沈浪叹了口气，道：“我说是该好生歇歇了。”
火孩儿做了个鬼脸诡笑道：“他不是说的这个，他说你是个娇生惯养的千……”语声突然顿住，眼睛直瞪着道路前方，再也不会转动。
这时人马已入城，沁阳房屋市街已在望，那青石板铺成的道路前方，突然蜿蜒转过一道长蛇般的行列。一眼望去，只见数十条身着粗布衣衫，敞开了衣襟的精壮汉子，抬着十七八口棺材，笔直走了过来。大汉们满身俱是煤灰泥垢，所抬的棺材，却全都是崭新的，甚至连油漆都未涂上，显然是匆忙中制就，看来竟仿佛是这沁阳城中，新丧之人太多，多的连棺材都来不及做了。
道路两旁行人，早已顿住脚步，却无一人对这奇异的出丧行列瞧上一眼，有的低垂目光，有的回转头去，还有的竟躲入道旁的店家，似乎只要对这棺材瞧上一眼，便要惹来可怖的灾祸。火孩儿瞧得又是惊奇，又是诧异，连眼珠子都已瞧得不会动了，过了半晌才叹出口气，道：“好多棺材。”
朱七七道：“的确不少。”
火孩儿道：“什么不少，简直太多了，这么多棺材同时出丧，我一辈子

也未见过，嘿嘿，只怕你也未见过吧。”

朱七七皱眉道：“如此多人，同时暴卒，端的少见得很，瞧别人躲之不及的模样，这里莫非有瘟疫不成。”

火孩儿道：“如是瘟疫死的，尸首早已被烧光了。”

朱七七道：“如非瘟疫，就该是武林仇杀，才会死这么多人，但护送棺材的人，却又没有一个像是江湖豪杰的模样。”

火孩儿道：“所以这才是怪事呀。”

花蕊仙早已过来，她面上虽仍戴着面具，但别人只当顽童嬉戏，致未引人注目。

朱六七转首问她：“你可瞧得出这是怎么回事？”

花蕊仙道：“不管怎样，这沁阳必是个是非之地，咱们不如……”她还未说出要走的话来。

朱七七却已瞪起眼睛，道：“是非之地又如何？”

花蕊仙道：“没有什么。”轻轻叹了口气，喃喃道：“是非之地，又来了两个专惹是非的脚色……唉，只怕又有热闹瞧了。”

朱七七只当没有听见，只要沈浪不说话，她就安心得很，待棺材一走过，她立刻纵上了长街。只见街上一片寂然，人人俱是闭紧嘴巴，垂首急行，方才的行列虽是那般奇异，此刻满街上却连个窃窃私议的人都没有，这显然又是大出常情之事，但朱七七也只当没有瞧见，寻了个客栈，下马打尖。

那客栈规模甚大，想必是这沁阳城中最大的一家。此刻客栈冷冷清清，连前面的饭庄都寂无一人，已来到沁阳的行商客旅，都似乎已走得干干净净，还没有来的，也似乎远远就绕道而行，这“沁阳”此刻竟似已变成了个“凶城”。

傍晚时朱七七方自一觉醒来，她虽然睡了个下午，却并未睡得十分安稳，睡梦之中，她仿佛听到外面长街之上，有马蹄奔腾往来不绝，此刻她一睡醒，别人可也睡不成了，匆匆梳洗过，她便直到隔避一间屋外，在窗外轻轻唤道：“老八，老……”

第二声还未唤出口来，窗子就已被推开，火孩儿穿了一件火红短袄，站在临窗一张床上，笑道：“我算准你也该起来了。”

朱七七悄声道：“他呢？”

火孩儿皱了皱鼻子，道，“你睡得舒服，我可苦了，简直眼睛都不敢阖，一直盯着他，他怎么走得了，你瞧，还睡得跟猪似的哩。”

朱七七道，“不准骂人。”眼珠子一转，只见对面床上，棉被高堆，沈浪果然还在高卧，朱七七轻笑道：“不让他睡了，叫醒他。”

火孩儿笑道：“好。”凌空一个筋斗，翻到对面那张床上，大声道：“起来起来，女魔王醒来了，你还睡得着么？”

沈浪却真似睡死一般，动也不动。

火孩儿喃喃道：“他不是牛，简直有些像猪了……”

突然一拉棉被，棉被中赫然还是床棉被，那有沈浪的影子？

朱七七惊呼一声，越窗而入，将棉被都翻到地上，枕头也甩了，顿足道：“你别说人家是猪，你才是猪哩，你说没有阖眼睛，他难道变个苍蝇飞了不成？……来人呀，快来人呀……”

花蕊仙，黑衣大汉们都匆匆赶了过来，朱七七道：“他……他又走了……”一句话未说完，眼圈已红了。

火孩儿被朱七七骂得撅起了小嘴，喃喃地道：“不害臊，这么大的人，动不动就要流眼泪，哼，这……”

朱七七跳了起来，大叫道：“你说什么？”

火孩儿道：“我说……我说走了又有什么了不得，最多将他追回来就是。”

朱七六道：“快，快去追，追不回来，瞧我不要你的小命……你们都快去追呀，瞪着眼发啥呆？”

“只怕……只怕这次再也追不着了。”突然伏在床上，哭了起来。

火孩儿叹了口气道：“追吧……”

突见窗外人影一闪，沈浪竟飘飘地走了进来。

火孩儿又惊又喜，扑过去一把抓住了他，大声道：“好呀，你是什么时候走的，害得我挨骂。”

沈浪微微笑道：“你在梦里大骂金不换时，我走的……”

第三章　死神夜引弓

火孩儿见饭堂中的客人俱都对朱七七评头论足，气的瞪起眼睛，道："七姐，你瞧这些小子胡说八道，可要我替你揍他们一顿出气。"

朱七七道："出什么气？"

火孩儿怪道："人家说你，你不气么？"

朱七七嫣然笑道："你姐姐生得好看，人家才会这样，你姐姐若是个丑八怪，你请人家来说，人家还不说哩，这些人总算还知道美丑，不像……"瞟了沈浪一眼："不像有些人睁眼瞎子，连别人生得好看不好看都不知道。"

沈浪只当没有听见，朱七七咬了咬牙，在桌底下狠狠踩了他一脚，沈浪还是微微含笑，不理不睬，直似完全没有感觉。

火孩儿摇着头，叹气道："七姐可真有些奇怪，该生气的她不生气，不该生气的她却偏偏生气了。"

朱七七道："小鬼，你管得着么？"

火孩儿笑道："好好，我怕你，你心里有气，可莫要出在我身上。"只听众人说的越来越起劲，笑声也越来越响，目光更不往往这边飘了过来，火孩儿皱了皱眉，突然跑出去将那八条大汉都带了进来，门神般站在朱七七身后，八人俱面色铁青，满带煞气，眼睛四下一瞪，说话的果然少了。唯有左面角落中，一人笔直坐在椅上，始终不声不响，动也未动，一双冷冰的目光，眨也不眨地盯着门口，似是等着什么人似的，目中却满含仇恨之间，他身穿蓝布长衫，已经洗得发白，苍白的面容没有一丝血色，颔下无须，年纪最多不过二十五六。

这时门外又走进一个人来，面容身材，都与这蓝衫少年一模一样，只是穿着的却是一身质料甚是华贵的衣衫，年纪又轻了几岁，嘴角常带笑容，与那蓝衫少年冷漠的神情，大不相同。他目光在朱七七面上盯了几眼，又瞧了瞧沈浪，便径自走到蓝衫少年身旁坐下，笑道："大哥你早来了么？"

蓝衫少年双眼却始终未曾自门口移开，华服少年似乎早已知道他不会答话，坐下来后，便自管吃喝起来，只是目光也不时朝门外瞧上两眼。

另一张圆桌上几条大汉眼睛都在悄悄瞧着他们，其中一人神情最是剽悍，瞧起人来，睥睨作态，全未将别人放在眼里，此刻却压低声音，道："这两人可就是前些日子极出风头的丁家兄弟么？"

他身旁一人，衣着亦极是华丽，但獐头鼠目，形貌看来甚是猥琐不堪，闻言赔笑道："铁大哥眼光果然敏锐，一眼就瞧出了。"

那剽悍大汉浓眉微皱道："不想这两人也会赶来这里，听人说他兄弟俱都是硬手，这件事有他两人插入，只怕就不大好办了。"

那鼠目汉子低笑道："丁家兄弟虽扎手，但有咱们'神枪赛赵云'铁胜龙铁大哥在这里还怕有什么事不好办的。"

铁胜龙遂即哈哈一笑，目光转处，笑声突然停顿，朝门外呆望了半晌，嘶声道："真正扎手的人来了。"

这时满堂群豪，十人中有九人都在望着门口，只见一男一女，牵着个小女孩子，大步走入，他两人显然乃是夫妻，男的熊肩猿腰，筋骨强健，看去满身俱是劲力，但双颧高耸，嘴角直似已裂到耳根，面貌煞是怕人。那女的身材阿娜，乌发堆云，侧面望去，当真是风姿绰约，貌美如花，但是若与她面面相对，只见那芙蓉粉脸上，当中竟有一条长达七寸的刀疤，由发际穿眉

心，斜斜划到嘴角。她生得若本极丑陋，再加这道刀疤也未见如何，但在这张俏生生的清水脸上，骤然多了这条刀疤，却不知平添了几许幽秘恐怖之意，满堂众豪虽然是胆大包天的角色，也不觉看得由心里直冒寒气，她夫妻虽然吓人，但手里牵着的那小女孩子，却是天真活泼，美丽可爱，圆圆的小脸，生着圆圆的大眼睛，到处四下乱转，瞧见了火孩儿，突然做了个鬼脸，伸了伸舌头，嘻嘻直笑。

火孩儿皱眉道：“ 这小鬼好调皮。 ”

朱七七笑道：“ 你这小鬼也未见得比人家好多少。 ”

满堂群豪却在瞧着这夫妻两人，他夫妻却连眼角也未瞧别人一眼，只是逗着他们的女儿，问她要吃什么，要喝什么？似是天下只有他们这小女儿才是最重要的。

朱七七笑道：“ 有趣有趣，怪人越来越多了，想不到这沁阳城，竟是如此热闹。 ”

沈浪道：“ 你可知道这夫妻两人是谁么？ ”

朱七七道：“ 他们可知我是谁么？ ”

沈浪叹道：“ 小姐，这两人名头只怕比你要大上十倍。 ”

朱七七笑道：“ 当今武林七大高手也不过如此，他们又算得什么？ ”

沈浪道：“ 你可知道江湖中藏龙卧虎，纵是人才凋零如此刻，但隐迹风尘的奇人还不知有多少，那七大高手只不过是风云际会，时机凑巧，才造成他们的名声而已，又怎见武林中便没有人强过他们。 ”

朱七七笑道：“ 好，我说不过你，这两人究竟是谁？ ”

沈浪道：“ 我也不知道。 ”

朱七七气得直是跺脚，悄声道：“ 若不是有这么多人在这里，我真想咬你一口。 ”

忽然间，只听一声狂笑之声，由门外传了进来，笑声震人耳鼓，听来似是有十多个人在同时大笑一般，群豪又被惊动，齐地侧目望去，只见七八条大汉，拥着个又肥又大的和尚，走了进来。这七八条大汉，不但衣衫俱都华丽异常，而且脚步稳健，双目有神，显见得是武林中知名之士，但却都对这和尚，恭敬无比。而这胖大和尚，看来却委实惹人讨厌，虽在如此严寒，他身上竟只穿了件及膝僧袍。犊鼻短裤，敞开了衣襟，露出了满身肥肉，走一步路，肥肉就是一阵颤抖，朱七七早已瞧得皱起了眉头。

火孩儿悄声道：“ 七姐，你瞧这和尚像只什么？ ”

朱七七噗哧一笑，道：“ 小鬼，人家正在吃饭，你可不许说出那个字儿，免得叫我听了，连饭都吃不下去。 ”

火孩儿道：“ 若说这胖子也会武功，那倒真怪了，他走路都要喘气，还能和人动手么？ ”

只见与这胖大和尚同来的七八条大汉，果然是交游广阔，满堂众豪，见了他们，俱都站起身子，含笑招呼。只有那一双夫妻，仍是视若无睹，那兄弟两人，此刻却一齐垂下了头，只顾喝酒吃菜，也不往门外瞧了。

铁胜龙拉了拉那鼠目汉子的衣袖，悄声道：“ 这胖和尚是谁，你可知道？ ”

鼠目汉子皱眉道：“ 在江湖中只要稍有名头的角色，我万事通可说没有一个不知道的？但此人我却想不到他是谁。 ”

铁胜龙道：“ 如此说来，他必是江湖中无名之辈了。 ”

万事通沉吟道：“ 这……的确…… ”

铁胜龙突然怒叱道：“放屁，他若是无名之辈，秦镖头，王镖头，宋庄主等人怎会对他如此恭敬，万事通，这次你可瞎了眼了。”

这时大厅中己挤得满满的，再无空座，八九个堂倌忙得满头大汗，却仍有所照应不及。但大厅堂却只听见那胖大和尚一个人的笑声，别人的声音，都被他压了下去，火孩儿嘟着嘴道：“真讨厌。”

朱七七道：“的确讨厌，咱们不如……”

沈浪道：“你可又要惹事了？”

朱七七道，“这种人你难道不讨厌么？”

沈浪道：“你且瞧瞧，这里有多少人讨厌他，那边兄弟两人，眼睛一瞧他，目中就露出怨毒之色，哥哥已有数次想站起来，却被弟弟拉住，还有那夫妻两人，虽然没有瞧过他一眼，但神情也不对了，何况那边铁塔般的大汉也有些跃跃欲试，只是又有些不敢……这些人迟早总会忍不住动手的，你反正有热闹好瞧，自己又何必动手。”

朱七七叹道：“好吧，我总是说不过你。”

突听那和尚大笑道：“来了来了。”

群豪望将过去，但见两条黑衣大汉，挟着个歪戴皮帽的汉子，走了进来，这汉子一眼便可看出个市井中的混混儿，此刻却已吓得面无人色，两条黑衣大汉将他推到那胖大和尚面前，其中一人恭声道：“这厮姓黄，外号叫黄马，对那件事知道得清楚的很，这沁阳城中，也只有他能说出那件事来。”

胖大和尚笑道：“好，好，先拿一百两银子给他，让他定定心。”立刻有人掏出银子，抛在黄马脚下。

黄马眼睛都直了，胖大和尚笑道：“说的好，还有赏。”

黄马呼了口气，道：“小人黄马，在沁阳已混了十多年……”

胖大和尚道：“说简单些，莫要噜嗦。”目光四扫一眼，又大笑道：“说的声音也要大些，让大伙儿都听听。”

黄马咳嗽了几声，大声道：“沁阳北面，是出煤的，但沁阳附近，却没有什么人挖煤，直到前半个多月，突然来了十来个客商，将沁阳北面城外的地全部买下了，又从外面顾了百多个挖煤的工人，在上个月十五那天，开始挖煤，但挖了半个月，也没有挖出一点煤渣来。”他说的虽是挖煤的事，但朱七七，沈浪瞧到满堂群豪之神情，已知此事必定与沁阳城近日所发生之惊人变故有关，也不禁倾听凝神。

黄马悄悄伸出脚将银子踩住，嘴角露出一丝满足之微笑，接道：“但这个月初一，也就是四天前，他们煤未挖着，却在山脚挖出一面石碑，那石碑上刻着……刻着……八个字……”

方自说了两句话，他面上笑容已消失不见，而泛起恐惧之色，甚至连话声也颤抖起来：“那八个字是：‘遇石再入，天现凶瞑’。”

群豪个个在暗中交换了眼色，神情更是凝重，那胖大和尚也不笑了，道：“除了这八个字外，石上还有什么别的图画？”

黄马想了想，道：“没有别的了，听说那些字的每一笔，每一划，都是一根箭，一共是七十根箭，才拼成那八个字。”

群豪不约而同，脱口轻呼了一声：“箭。”声音里既是惊奇，又是诧异，显然还都猜不出这“箭”象征的是什么。

黄马喘了口气，接道：“挖煤的人里也有识字的，看见石碑都不敢挖了，但那些客商，见了石碑，却显得欢喜的很，出了三倍价钱，一定要挖煤的再

往里挖，当天晚上，就发现山里面竟有一道石门，门上也刻着八个字：‘入门一步，必死无赦’。似是用朱砂写的，红得怕人。”

大厅中一片沉寂，唯有呼吸之声，此起彼落。只听黄马接道：“挖煤的瞧见这八个字，再也不敢去了，那些客商似乎早已算到有此一着，竟早就买了些酒肉，也不说别的，只说犒赏大家，于是大伙儿大吃大喝，喝到八九分酒意，客商们登高一呼，大伙儿再也不管门上写的是什么，群锄齐下，锄开了门，冲了进去，但第二天……第二天……”

那胖大和尚厉声道：“第二天怎样？”

黄马额上已泌出冷汗，颤声道：“头天晚上进去的人，第二天竟没有一个出来，到了中午，他们的妻子父母，都赶到那里，拥在矿坑前，痛哭呼喊，那声音远在城里也可听见，当真是凄惨已极，连小人听了都忍不住要心酸落泪，但……但直到下午，矿坑里仍是毫无回应。”他伸手抹冷汗，手指也已不住颤抖，喘了两口气，方自接道：“到后来终于有几个胆子大的，结伴走进去，才发觉那些人竟都已死在石门里一间大厅中，也瞧不见他们身上有何伤痕，但死状却是狰狞可怕已极，有的双睛凸出，眼珠里还留着临死前惊骇与恐怖，进去的人哪敢再瞧第二眼，狂呼着奔了出来，死者的家人悲痛之下，抢着要去，幸好大多被人劝住，只选出几个年轻力强之人，进去抬出了死者的尸身，赶紧掩埋，哪知……哪知到了第三天的午间，就连那些进去抬尸身的人，也都突然死了。”他虽是市井之徒，但口才却是不错，将这件惊人恐怖之事，说得历历如绘，群豪虽然胆大，但听到这里，只觉手足冰冷，心头发寒，十人中倒有九人，不知不觉拿起了酒杯，仰首一饮而尽。

坐在那和尚身侧一个枯瘦老人，目光灼灼，举杯沉吟半晌，道：“你可知道那些进去抬棺材的人，到了第三天是如何死的？”

黄马道：“……”他嘴张了两次，却说不出一个字来，到了第三次，方自嘶哑着声音道：“那些人第三天午间，有的正在吃饭，有的正在为死者捻香，有的正在挑水，还有个人正弯着腰写挽联，但到了正午，这些分散在四方的人，竟不约而同突然见着鬼似的，平地跳起老高，口中一声惊呼还未发出，便倒在地上，全身抽搐而死。”

枯瘦老人身子一震，“当”地一声将酒杯放到桌上，双目呆望着屋梁，喃喃道：“子不过午，好厉害……好厉害……”目光中也充满了惊恐之色，“噗”的一响，酒杯也被生生捏碎了。

朱七七在桌子上悄悄抓住了沈浪的手掌，花容失色，只有火孩儿睁大了眼睛，道：“难道那些人都是中毒死的？”

枯瘦老人说道：“不错，毒……毒……那石门里每一处必然都有剧毒，常人只要手掌沾上了石门，石壁，甚至只要沾上那些中毒而死的人，只怕都活不过十二个时辰……如此霸道的毒药，老夫已有二十年未曾见过了。”

那胖大和尚道：“难道比你这‘子午催魂’莫希所使的毒药还厉害么？”群豪听得这老人竟是当今武林十九种歹毒暗器中名列第三之“子午催魂沙”的主人，面容都不禁微微变色。

莫希却惨然笑道：“老夫所使的毒药，比起人家来，只不过有如儿戏一般罢了。”

胖大和尚微一皱眉，竟突然放声狂笑起来道：“各位只要跟着洒家保险死不了，再厉害的毒药，在洒家眼中看来，也不过直如白糖一般而已。”笑声一顿，厉声道：“那入口可是被人封了？”

黄马道：“ 那魔洞一日一夜间害死了二百余人，还有谁敢去封闭于它，甚至连这沁阳城，行旅俱已改道而过，若还有人走近那魔洞去瞧上一眼，那人不是吃了熊心豹胆，想必就是个疯子。 ”

胖大和尚仰天大笑道：“ 如此说来，这里在坐的人，只怕都要去瞧瞧，难道全都是疯子不成？ ”

黄马怔了一怔，面色惨变，噗地跪了下来，叩首如捣蒜，颤声道：“ 小人不敢，小人不……不是这意思。 ”

胖大和尚道：“ 还不快滚。 ”

黄马如蒙大赦一般，膝行几步，连滚带爬地逃了，连银子都忘在地上，火孩儿一个纵身，倒翻而出，伸手抄起了银子，抛了过去，银子“ 当 ”地落在黄马前面门外，火孩儿已端端正正坐回椅上，笑嘻嘻道：“ 辛苦赚来的银子，可莫要忘了带走。 ”

群豪见他小小年纪，竟露了这么手轻功，都不禁为之耸然动容，胖大和尚拊掌笑道：“ 好孩子，好轻功，是跟谁学的？ ”

火孩儿眼珠转了转，道：“ 跟我姐姐。 ”

胖大和尚道：“ 好，好孩子，你叫什么？ ”

火孩儿道：“ 叫朱八爷，大和尚，你叫什么？ ”

胖大和尚哈哈笑道：“ 朱八爷，哈哈，好个朱八爷，洒家名叫一笑佛，你可听过么？ ”大笑声中，离坐而起，缓缓走到火孩儿面前，全身肥肉，随着笑声不住的抖，看来真是滑稽。

但朱七七与沈浪却半点也不觉滑稽，一笑佛还未走到近前，两人暗中已大加戒备，沈浪右掌，悄悄搭住了火孩儿后心，突然间，一笑佛那般臃肿胖大的身子，竟自横飞而起，但却并非扑向火孩儿，而是扑向坐在角落中那丁家兄弟两人，这一着倒是出了群豪意料之外、只见一笑佛这一击，虽然势如雷霆，丁家兄弟出手亦是快如闪电。

蓝衫少年丁雷身子一缩，便将桌子踢得飞了起来，反手自腰畔抽出一柄百炼精钢软剑，迎面一抖，伸得笔直。华服少年丁雨纵声狂笑道：“ 好和尚，我兄弟还未找你，不想你倒先找来了。 ”兄弟两人身形闪动间已左右移开七尺。

一笑佛身形凌空，眼见桌子飞来，竟然不避不闪，也不伸手去挡，迎头撞了过去，只听“ 砰 ”地一声大震，一张桌子竟生生被他撞得四分五裂，木板、杯盏、酒菜，暴雨般四下乱飞，一笑佛百忙中还顺手抄着两条桌腿，大喝一声，震起双臂，着力向丁家兄弟扫出。他身形本大，双臂又长，再加上两条桌腿，纵横何止一丈，但闻风声虎虎，满厅烛火飘摇，当真有如泰山压顶而来，丁家兄弟俱都已在他这一击威力笼罩之下，眼见已是无法脱身，群豪更被他这一击之威所惊，有的变色，有的喝采，也有的暗为丁家兄弟担心。哪知丁家弟兄身形一闪，竟自他袖底滑了过去，他兄弟若是后退闪避，纵然躲得开这一着，也必定被他后着所制。但这兄弟两人年纪虽轻，交手经验却极丰富，临敌时判断之准确迅速更是超人一等，竟在这间不容发的刹那间，作了这常人所不敢作之决定，不退不闪，反而迎了上去，自一笑佛肋下，轻轻滑到他身后，要知两肋之下，真力难使，自也是他这一击攻势最弱之一环。

一笑佛眼前一空，丁家兄弟已无影无踪，但觉身后掌声划空袭来，显然丁家兄弟头也未回，便自反手一招击出。这时正是一笑佛攻势发动，威力上正俱巅峰之际，要想悬崖勒马，撤招抽身，原是难如登天。

但这狂僧武功也实有惊人之处，左肘一缩，右腿向左挥出，左腿微曲腿向左斜踢，巨大的身形，竟藉着这一挥一踢之势，风车般凌空一转，竟自硬生生转了身，左手桌腿，随着臂肘一缩之力，巧妙地挡住了丁雷剑锋，右腿却已踢向丁雨肩胛之处。

方才他那一着攻势，因是威不可当，但此刻这一招连踢带打，攻守兼备，更是武林罕见之妙着，时间、部位拿捏之准，俱是妙到峰巅，不差分毫，谁也想不到如此笨重的身子，怎会使得出如此巧妙的招式来。

丁家兄弟冷笑一声，头也不回，飞掠而出，等到一笑佛身形落地，他兄弟两人已远在门外，只听丁雷冷笑道：“ 要动手就出来。 ”

丁雨道：“ 他既已来了，还怕他不出来么。 ”

自一笑佛攻势发动，到此刻也不过是瞬息之事，双方招式，俱是出人不意，来去如电，无一着不是经验武功智慧，三者混合之精萃，群豪都不禁瞧的呆了，直等丁家兄弟语声消失，方自情不自禁喝起彩来，彩声中一笑佛面容紫涨，竟未追出。

“ 子午催魂 ” 莫希阴恻恻道：“ 雷雨两龙剑，壮年英发，盛名之下早无虚士，大师此后倒真要小心了。 ”

一笑佛突然仰天狂笑道：“ 这两个小毛崽子，洒家还未放在眼里，莫不是这档子正事要紧，洒家还会放他们走么。 ” 笑声突顿，目光四扫，大声道：“ 那件事各位想必早已听着清清楚楚，各位中若有并非为此事来的，此刻就请离座，只要是为此事来的，都请留在这里，洒家和各位聊聊。 ”

朱七七冷道：“ 你凭什么要人离座。 ”

一笑佛凝目瞧了她两眼，哈哈笑道：“ 女檀越既如此说话，想必不是为此事而来的了。 ”

朱七七暗暗忖道：“ 此人看来虽是有勇无谋，不想倒也饶富心计，果然是个厉害角色。 ” 心里虽已知道他是个厉害角色，可全没有半点惧怕于他，冷冷一笑道：“ 你想错了，本姑娘偏偏就是为了此事来的。 ” 说到这里，情不自禁偷偷瞟了沈浪一眼，一笑佛目光也已移向沈浪。只见沈浪懒洋洋举着酒杯，浅浅品尝，这厅堂中已闹得天翻地覆，他却似根本没有瞧上一眼。

这样的人，一笑佛委实从未见过，呆了一呆，哈哈大笑道：“ 好……好…… ” 转身走向旁边一张桌子，道 “ 你们呢？ ”

这张桌上的五条大汉，一齐长身而起，面上俱已变了颜色，其中一人强笑道：“ 大师垂询，不知有何…… ”

话未说完，一笑佛已伸手抓了过去，这大汉明明瞧见手掌抓来，怎奈偏偏闪避不开，竟被一笑佛凌空举起 “ 砰 ” 地摔在桌面上，酒菜碗盏四下乱飞。另四条大汉惊怒交集，厉叱道：“ 你…… ”

一个字方出口，只听一连串 “ 吧，吧 ” 声响，这四条大汉面颊上，已各各着了两掌，顷刻间两边脸都肿了。

一笑佛哈哈笑道：“ 好没用的奴才…… ” 笑声一顿，厉声道：“ 办事的人，固然越多越好，但此事若有你们这样没有用的奴才插身在其间，却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咄，还不快滚？ ”

四个人扶起那条大汉，十只眼睛，面面相觑，有的摸着脸，有 的叹着气。也不知是谁说了句：“ 走吧。 ” 五个人垂头丧气，果然走了。

一笑佛却已转身走向另一张桌子，这张桌子上四条大汉，早已在眼睁睁瞪着他，双拳紧握，凝神戒备。此刻见他来了，四条大汉齐地暴喝一声，突

飞扑过来，八只碗钵般大小的拳头，没头没脸向一笑佛打了过去，一笑佛仰天一笑，左掌抓着一条大汉衣襟，右掌将一条大汉打得转了两个圈子，方自跌倒，肘头一撞，又有一条大汉捧着肚子俯下身子，还剩下一条大汉，被他飞起一脚，踢得离地飞起，不偏不倚，竟似要跌倒在沈浪与朱七七的桌子上，沈浪头也不回，微一招手，那大汉被他这轻轻一招，飞过桌子，竟轻轻落在地上站住了，他又是惊喜，又是骇然，转首去望沈浪，沈浪仍是持杯品酒，对任何事都不理不睬。

一笑佛皱了皱眉，大喝一声，将左掌抓着的大汉，随手掷了出去，风声虎虎，灯火又有盏灭了。旁边一张桌子，突也有人大喝一声，站了起来，振起双臂，双手疾伸，将这大汉硬生生接住了，脚下虽也不免有些踉跄，但身子却仍铁塔般屹立不动，正是那“神枪赛赵云”铁胜龙。

万事通早已喝起彩来，一笑佛哈哈笑道：“人道铁胜龙乃是河北第一条好汉，看来倒不是吹嘘之言。”

铁胜龙面上神采飞扬，满是得色，抱拳道：“不想大师竟也知道贱名，好教铁某惭愧。”

一笑佛道：“似铁兄这般人物，洒家正要借重，但别人么……”转目四扫一眼，只见满堂群雄，慑于他的声势武功，十人中倒有七人站起身子，悄悄走了。

一笑佛哈哈笑道：“剩下来的，想必都是英雄，但洒家却还要试一试。”锐利的目光，突然凝注到万事通面上。

万事通干笑一声，悄声道：“隔壁桌上剩下的两位，着紫衣的是‘通州一霸’黄化虎，着花衫的是他义子‘小霸王’吕光，再过去便是‘泼雪双刀将，彭立人，‘震山掌’皇甫嵩，‘恨地无环’李霸，‘游花蜂’萧慕云，抽旱烟的那位便是两河点穴名家王二麻子。”他将这些武林名侠之名姓，说来如数家珍一般，竟无一人他不认识。

一笑佛颔首道：“好，还有呢？”

万事通喘了口气道：“在这桌上的两位，乃是‘赛温侯’孙通孙大侠，‘银花镖’胜滢胜大官人，在下万诗崇，别人念起来，就念成‘万事通’，至于那边桌子上的姑娘，不是‘活财神’朱府的千金，就是江南海家的小姐，只有……那夫妻两位，小人却认不出了。”

一笑佛大笑道：“如此已足够，果然不愧为万事通，日后洒家倒端的少不得你这般人物。”

万事通大喜道：“多谢佛爷抬举……”

一笑佛道：“胜大官人，请用酒。”突然一拍桌子，那桌上酒杯竟平空跳了起来，直飞到胜滢的面前。

胜滢微微笑道：“赐酒拜领。”手掌一伸，便将酒杯接住，仰首一干而尽，杯中酒一滴不漏。此人年轻貌秀，文质彬彬，看来只是个富家巨室的纨绔公子，但手上功夫之妙，却端的不同凡俗。

一笑佛哈哈笑道：“好，好……孙大侠，洒家也敬你一杯。”出手一拍，又有只杯子直飞对面的“赛温侯”孙通。

这孙通亦是个俊少年，只有眉宇间微带傲气，见到酒杯飞来，也不伸手，突然张口咬了过去，酒杯果然被他咬住，孙通仰首吸干了杯中美酒，只听“咔”的一响，原来酒杯已被他咬破了，显见他反应虽快，目力虽准，但内力修为，却仍差了几分火候。

孙通面颊不禁微红，幸好一笑佛已颔首笑道：“常言道，俊雁不与呆鸟同飞，在坐的四人果然都是英雄。”

孙通只当他未曾瞧见自己失态，方自暗道侥幸，哪知一笑佛却又放低声音，道：“嘴唇若是破了，快用酒漱漱，免得给人看到。”

孙通苦笑一声，垂首道：“多承指教。”

一笑佛仰天大笑几声，身躯突地一翻，两道风声，破空而出，原来他不知何时已抄起两只筷子在手里，此刻竟以“甩手箭”中“二龙抢珠”的手法，直取那“小霸王”吕光的双脚。

吕光似是张惶失措，来不及似的纵身跃起，眼见那双筷子便要击上他足胫，突见吕光双腿一曲，双足凌空，连环踢出，将那双筷子踢起五尺，车轮般在空中旋转，吕光疾伸双掌，将筷子抄在手里，飘身落下，挟了块白切鸡在嘴里，一面咀嚼，一面笑道：“多谢赐筷。”但见他面不红，气不喘，露的那一手却当真是眼力，腰力，腿力，手力无一不足，轻功也颇具火候。

群豪瞧在眼里，俱都暗暗喝彩，“通州一霸”黄化虎却是面容凝重，全神戒备，只等那一笑佛前来考较。

哪知一笑佛却只是大笑道：“有子如此，爹爹还会错吗？”大步走过，黄化虎松了口气，暗暗地抹汗。

只见一笑佛大步走到“泼雪双刀将”彭立人面前，上上下下，瞧了他几，忽然沉声道：“立劈华山。”

彭立人瞠目呆了半晌，方自会过意来，这一笑佛竟乃以口叙招式，来考较自己的刀法。他浸淫刀法数十年，这正如考官试题出到他昨夜念过的范本上，彭立人不禁展颜一笑，道：“左打凤凰单展翅，右打雪花盖顶门。”这一招两式，攻守兼备，果然不愧名家所使刀法。

一笑佛道：“吴刚伐桂。”

彭立人不假思索，道：“左打玉带拦腰，右打玄鸟划沙。”这两招亦是一攻一守，正不失双刀刀法中之精义。

一笑佛道：“明攻拨草寻蛇，暗进毒蛇出穴。”

要知刀法中“拨草寻蛇”一招，长刀成反覆蜿蜒之势，变化虽繁复，却失柔弱，“毒蛇出穴”却是中锋抢进，迅急无俦，用的乃是刀法中极为罕见的“制”字诀，是以两招出手虽相同，攻势却大异其趣，对方若不能分辨，失之毫厘，便错之千里。

彭立人想了想，缓缓道：“左打如封似闭，右打腕底生花，若还未接住，便将双刀成十字架……不知成么？

一笑佛道：“好，我也以腕底生花攻你。”

彭立人呆了一呆，苦思良久，方自将破法说出，一笑佛却是越说越快，三招过后，彭立人已是满头大汗。

一笑佛又道：“我再打‘立劈华山’你方才既使出‘枯树盘根’这一招，此刻便来不及再使‘雪花盖顶’了。”

彭立人皱眉捻须，寻思了几乎盏茶时分，方自松了口气，道：“左打‘朝天一炷香’，右打‘龟门三击浪’攻你必救。”

一笑佛微微道：“好……挥手封喉。”

彭立人抹了抹汗珠，展颜笑道：“我既已攻你下盘小腹，你必须抽撤退步，怎能再使出这一招‘挥手封喉’来？”

一笑佛道：“别人不能，洒家却能……你瞧着。”突然一伸手，已将彭

立人腰畔斜挂之长刀抽了出来，虚虚一刀“ 立劈华山 ”砍了下去，但招式未满，突似愚袭，下腹突然向后一缩，肩不动脚不移，下腹竟似已后退一尺有余，一笑佛刀锋反转，果然一招“ 挥手封喉 ”攻出，匹练般的刀光，直削彭立人咽喉，但刀锋触及他皮肤，便硬生生顿住。

一笑佛大笑道：“ 如何？ ”

彭立人满头大汗，涔涔而落，颤声道：“ 大师若果真施出这一招来，小人脑袋已没有了。 ”

一笑佛道：“ 但你也莫要难受，似你这般刀法，已是武林一流身手，若换了别人，在洒家那一招‘ 腕底生花 ’时，便已送命了。 ”“ 呛 ”的一声，已将长刀送回鞘中，再也不瞧彭立人一眼，转身走向皇甫嵩。

彭立人松了口气，只觉双膝发软，遍体冰凉，原来早已汗透重衣，一阵风吹来，不禁机伶伶打了个寒噤，“ 泼雪双刀 ”成名以来与人真刀真枪，立搏生死之争战何止千百次，但自觉若论惊心动魄，危急紧张之况，却以此次舌上谈兵为最。

“ 震山掌 ”皇甫嵩，“ 恨地无环 ”李霸，“ 游花蜂 ”萧慕云三人，似是早有商议，此刻不等一笑佛走到面前，李霸突然转身奔出，将院中一方青石举起，这方青石足有桌面般大小，其重何止五百斤，若非天生神力，再也休想将之移动分毫。

但李霸竟将之平举过顶，一步步走了进来，只见他虎背熊腰，双臂盘结虬现，端的有几分霸王举鼎之气概。

“ 震山掌 ”皇甫嵩轻喝道：“ 好神力。 ”身子一跃而起，右掌急挥而出，但闻“ 砰 ”地一声，有如木石相击，那方青石竟被他这一掌震出一道缺口，石屑四下纷飞，巨石挟带风声，向院外飞去。

“ 游化蜂 ”萧慕云身子微微向下一俯，颀长瘦削的身形，突似离弦之箭一般，急射而出。巨石去势虽快，但他身形竟较巨石尤快三分，眨眼间便已追及，伸手轻轻托住巨石，脚下丝毫不停，接连几个起落，竟将这方巨石生生托出了院墙，过了半盏茶时分，只听远处“ 砰 ”的一响，又过了半盏茶时分，萧慕云燕子般一掠而回，面不红，气不涌，抱拳笑道：“ 那块石块摆在院中，也是惹厌，兄弟索性藉着皇甫大哥一掌之威，将它送到后面垃圾堆去了。 ”那垃圾堆离此地最少也有百余丈远近，“ 游花蜂 ”萧慕云竟一口气，将巨石送到那里，虽是借力使力，有些取巧，但身手之快，劲力运用之妙，已远非江猢一般武师所能梦想，正可与“ 恨地无环 ”李霸之神力，“ 震山掌 ”皇甫嵩之掌功，鼎足而立，不分上下。

一笑佛微微笑道：“ 三位功夫虽不同，但异曲同工，各有巧妙，李兄出力多些，萧兄唬的外行人多些，若论上阵与人交手，却还是皇甫兄功夫有用的多。 ”

李霸面上微微一红，转过头去，显然有些不服，萧慕云伸手一拍皇甫嵩肩头，似是要说什么，却未说出口来。

突听那旱烟打穴，名震两河的王二麻子哈哈大笑道：“ 大师立论精僻，果然不愧为名家风范，但以在下看来，皇甫嵩的掌力与人动手时，也未必有用？ ”

一笑佛道：“ 何以见得？ ”

王二麻子道：“ 他掌力虽刚猛，但驳而不纯，方才一掌击下，落下的石屑，大小相差太过悬殊，击出的巨石，亦是摇摆不稳，可见他掌力尚不足，

掌上功夫，最多也不过只有五、六成火候。”

皇甫嵩面色微变，但对这王二麻子分析之明确，观察之周密，目力之敏锐，亦不禁为之暗暗心惊。

一笑佛微微笑道：“如此说来，王兄你一掌击出，莫非能使石碎如飞，石出如矢不成？”

皇甫嵩厉声道：“兄弟也正想请教。”

王二麻子拍了拍身上那件长仅及膝的黄铜色短褂，在桌沿磕了磕烟锅，缓缓长身而起。只见他焦黄脸，三角眼，一脸密圈，一嘴山羊胡子，连身子都站不直，摇摇晃晃，走到皇甫嵩面前，微微笑道：“你且打俺一掌试试？”

皇甫嵩沉声道：“在下掌力不纯，到时万一把持不稳，有个失手将阁下伤了，又当怎的？”

王二麻子持须笑道：“你打死了俺，也是俺自认倒霉，怪不了你，何况俺孤家寡人，想找个传宗接代的都没有，更没有人会代俺报仇。”

皇甫嵩转目四望，厉声道：“这是他自家说的，各位朋友都可做见证……咄！”吐气开声，一声大喝，长髯飘动间，一掌急拍而出，掌风虎虎，直击王二麻子胸腹之间，声势果自不凡。

王二麻子笑道：“来的好。”手掌一沉，掌心反击而出，竟以“小天皇”的掌力硬生生接下了这一掌。

双掌相击“砰”的一响，“震山掌”皇甫嵩威猛的身形竟被震的踉跄不稳，接连向后退了几步，胸膛不住起伏，瞪眼瞧了王二麻子半晌，突然张口喷出一股鲜血，萧慕云骇然道：“皇甫兄，你……”方自前去扶他，但皇甫嵩却甩开他的手掌，狠狠一顿足，反身向外奔去，萧慕云似待追出，但却只是苦笑的摇了摇头，全未移动脚步。

一笑佛哈哈笑道：“不怕不识货只怕货比货，王兄你今日果然教洒家开了眼了。”

王二麻子一掌退敌，仍似无事一般，捻须笑道：“好说好说，只是大师将人比做‘货’却有些叫人难受。”

这时厅堂中已是一片混乱，桌椅碗盏，狼藉满地，只有朱七七与那夫妻两人桌子，仍是完完整整，毫无所动。

沈浪犹自持杯浅啜，那种安闲之态，似是对任何事都不愿理睬，也不愿反抗，这种对生活的漫不经心与顺良……还有些绝非笔墨所倒西歪，似是猝然遇袭而死，连反抗都未及反抗，一笑佛骇然道：“是谁下的手？好快的手脚。”

能在刹那间将七、八个武林豪士一齐杀死，无论他用的是何方法，这份身手都已足骇人听闻。突听尸身中有人轻轻呻吟一声。

那大汉手里抱着的小女孩拍掌欢呼道：“还有个人没有死。”

沈浪已将那人扶抱了起来，右掌抵住了他后心一股真气自掌心逼了过去，那人本已上气难接下气，此刻突似有了生机，深深呼吸了一口，颤抖着伸出手指，指着心窝，道：“箭……冷箭……”

沈浪沉声道：“什么箭？哪里来的？”

那人道：“是……”身子突然一阵痉挛，再也说不出话来，伸手一触，由头至脚，俱已冰冷，纵是神仙也求不活了。

常人身死之后，纵在风雪之中，血液至少也要片刻才会冷透，而此人一死，立刻浑身冰凉，实是大违常理之事。

沈浪双眉紧皱，默然半晌，道：“谁有火？”

这时群豪大都已起来，立刻有数人燃起了火摺子。飘摇惨黯的火光中，只见这人满面惊骇，双睛怒凸，面容竟已变为黑色，而且浮肿不堪，那模样真是说不出的狰狞可怖。群豪齐地倒抽一口冷气，只听“子午催魂”莫希颤声道：“毒，好厉害的毒药暗器……”

一笑佛俯下身子，双手一分，撕开了那人的衣襟，只见他全身肌肤，竟也都已黑肿，当胸一处伤口箭镞般大小，汩然流着黑水，也分不出是血，还是脓，但伤口里却是空无一物，再也寻不出任何暗器。再看其他几具尸身，也是一般无二，人人俱是被一种绝毒暗器所伤，但暗器却是踪影不见，群豪面面相觑，哪有一人说得出话？

寒风呼啸之中，但闻一连串“格格”轻声，也不知道谁的牙齿在打战，别人听了这声音，身子不禁簌簌颤抖起来。一笑佛倒抽了口凉气、沉声道：“各位可瞧得出，这些人是被哪一种暗器所伤？”

沈浪道：“瞧这伤口，似是箭创。”

莫希嘶声道：“箭！箭在哪里？”

一笑佛沉吟道：“若说那暗中施发冷箭之人，将这些人杀了后又将箭拔走，这实是有些不近情理，但若非如此，箭到哪里去了？”

突然间，那凄厉的歌声，又自寒风中传了过来。“冷月照孤冢，死神夜引弓，燃灯寻白羽，化入碧血中……”

一笑佛大喝一声：“追！”

但歌声缥缈，忽前忽后，忽左忽右，谁也摸不清是何方向，却教人如何追法？一笑佛闻声立起也只有呆呆愣在那里。突听“哇”的一声，那绿衫女孩放声哭了起来，伸出小手指着远处，道：“鬼……鬼……那边有个鬼，一晃就不见了。”

那大汉柔声道：“亭亭，莫怕，世上哪里有鬼？”但目光也情不自禁，随着她小手指瞧了过去，但见夜色沉沉，风卷残花。

群豪虽也是什么都未瞧见，却只觉那黑暗中真似有个无形无影的“死神”，手持长弓，在风狂随着落花飞舞，乘人不备，便“嗖”的一箭射来，但等人燃灯去寻长箭，长箭却已化入碧血，寻不着了。

一笑佛突然仰天狂笑道，“这些装神弄鬼的歹徒，最多不过只能吓吓小孩子，洒家却不信这个邪，走，有种的咱们就追过去，捣出他老巢，瞧瞧他究竟是什么变的？”

王二麻子悠悠道：“若是不敢去的不如就陪这位小妹妹，一齐回客栈吧，免得也被吓哭了。”他话说尖刻，但别人却充耳不闻，不等他话说完，便有几人溜了，那大汉将他女儿亭亭交给他妻子，道：“你带着她回去，我去追。”

疤面美妇道：“你带她回去，我去追。”

那大汉跺脚道：“咳！……你怎地……”亭亭突又放声大哭起来，道：“我要爹爹、妈妈都陪着我……”那大汉长吁短叹，百般劝慰，亭亭却是不肯放他走，他平日本是性如烈火，但见这小女儿，却半点也发作不出。

沈浪道：“贤伉俪还是回去吧，追人事小，吓了这位小妹妹，却怎生是好？那当真是任何收获都万万补偿不来的。”

大汉夫妻齐地瞧了他一眼，目光已流露出一些感激之色，亭亭道：“还是这……这位叔好……”

疤面美妇叹了口气道：“既是如此，咱们回去吧。”忽又瞪了王二麻子

一眼，冷冷道：“若有谁以为咱们害怕……哼哼！”玉手一指，不知怎地已将王二麻子掌中旱烟袋夺了过来，一折为二抛在地上，携着他丈夫的手腕，扬长而去，竟连瞧也未瞧王二麻子一眼。

王二麻子走南闯北数十年，连做梦都未想到过自己拿在手里的烟袋，竟会莫名其妙的被人夺走，一时之间，呆呆地愣在地上，目瞪口呆的瞧着这夫妻两人远去，连脾气都发作不出。群豪亦自骇然，一笑佛道：“快，真快，这么快的出手，洒家四十年来，也不过只见过一两人而已。”

王二麻子这才定过神来，干咳一声，强笑道：“她不过也只是手脚快些而已，俺若不瞧她是个妇道人家，早就……早就……”他虽在死要面子，硬找场面，但“早就给她难看了”这句话，却还是没有那么厚脸皮说出来。

沈浪微微笑道：“只是手脚快些么？却未必见得。”

王二麻子满腹冤气，正无处发作，闻言眼睛一瞪，满脸麻子都发出了油光，厉声道：“不只手脚快些，还要怎样？”

沈浪也不生气，含笑指着地上，道：“你瞧这里。”

群豪俯头瞧去，这才发现那已折断了的两截旱烟管，竟已齐根而没，只剩下两点黑印，要知积雪数日，地面除了上面一层浮雪外，下面实已被冻得坚硬如铁，那女子随手一抛，也未见如何用力。竟能将两截一尺多长的烟管一掷而没，这份手力之惊人，群豪若非眼见，端的难以相信。

王二麻子道：“这……这……”伸手一抹汗珠，冷笑道：“果然不差。”口中说的轻松，但寒天雪地里，他竟已泌出汗珠。

一笑佛叹道：“这夫妻两人，的确有些古怪……”仰天一笑，又道：“但咱们却用不着去管他，还是快追。”

王二麻子乘机下台阶，道：“不错，快追。”

一笑佛瞧着沈浪，道：“不知这位相公可是也要追去么？”

沈浪转目四望，只见朱七七姐弟仍未跟来，他皱了皱眉，沉吟半晌，微笑道：“好，追。”

这些人本来非但互不相识，甚至彼此完全不对路道，但此刻同仇敌忾，倒变得亲切起来。众人口中虽未商议，但脚步却是不约而同，向沁阳城北，那“鬼窟”所在之地奔了过去，这其间轻功上下，已大有分别。

一笑佛一马当先，“子午追魂”莫希紧紧相随，沈浪是不即不离，跟在他两人身后。王二麻子、“游花蜂”萧慕云，两人与沈浪相差亦无机，铁胜龙勉力追随，也未被甩下。

“赛温侯”孙通、“银花镖”胜滢虽落后些，但两人一路低声谈笑，状甚轻松，显见未尽全力，过了半晌，“泼雪双刀将”彭立人也赶上前来，笑道：“那黄化虎父子，看来倒是英雄，哪知却和万事通一样，悄悄溜了，看来当真是人不可貌相。”

胜滢微微一笑，不加置评。

孙通却道：“后面没有人了么？”

彭立人道：“还有个‘恨地无环’李霸，但已落后甚多，唉，此人武功不弱，只是轻功差些……”话犹未了，突听一声凄厉的惨呼，自后面传了过来。

彭立人骇然道：“李霸……”群豪亦都耸然变色，再不说话，转身向那惨呼传来之处，身形飞掠而去。

一笑佛沉声喝道：“有家伙的掏家伙，身上带有暗青子的，也将暗青子

准备齐，只要看见有人，就往他身上招呼。”

几句话说完，群豪已瞧见前面雪地中，伏着一条黑影。但四下却绝无他人踪影，孙通、胜滢正待抢先奔上，突听一笑佛厉叱道：“站住！燃起火摺子，先瞧瞧雪地上的足印。”

胜滢、孙通对望一眼，暗道：“这一笑佛看来肥蠢，不想是心细如发的老江湖。”两人暗中都起了钦佩之心，再也不觉此人可厌。

彭立人、莫希、萧慕云三人已燃起火摺，这“游花蜂”萧慕云本是个夜走千家的独行盗，火摺制造的极是精巧，火光可大可小，拨到大处，竟如火把一般，照得周围丈许地一片雪亮。只见伏地的黑影，果然正是“恨地无环”李霸，他身子前后，有一行足印，左右两旁的雪地，却是平平整整，一无痕迹。

一笑佛道：“各位请小心些走上前去，认自己脚印。”胜滢当先认出，道：“这是我的。”用手在足印旁划了个“×”，要知每人脚形有异，大小各别，轻功亦有上下，鞋子也有不同，是以个人要认别人足印虽然困难，要认自己足印却甚是容易。

孙通亦自认出，道：“这是我的。”也划了个“×”，话休烦絮，片刻之间，王二麻子、萧慕云、铁胜龙、彭立人亦都认出了自己足印，彭立人这才发现自己足印最深，面上已有些发红。

但众人却知此事关系重大，是以人人俱都十分仔细小心，纵自己足印比别人深些，也无人敢胡乱指点。只见雪地上未被认出的足印，已只剩下两个，火光照的清楚，这两个足印虽最轻，也可看的出鞋底乃是粗麻所编就。

群豪情不自禁，都瞧了一笑佛足上所穿的麻鞋一眼，一笑佛道：“剩的这个足印，正是洒家的，但……但相公你……”

群豪这才想起足印还少了一双，又情不自禁转目去瞧沈浪，沈浪微微一笑，道：“只怕在下身子瘦些，足印看不出来。”他说的可真是客气，群豪却仍不禁耸然动容，谁也未瞧出，这年纪轻轻，文文弱弱，受了气也不还嘴的无名少年，竟然身怀“踏雪无痕”的绝顶轻功，群豪既是惊佩，又是怀疑——怀疑这少年怎么会练成这等功夫，又怀疑这少年的身份来路，但此刻可没有一个敢问出口来。

一笑佛哈哈笑道：“真人不露柏，相公端的有本事。”笑声一顿又道，“四面俱无他人足痕，亦无搏斗之象，李霸显见也是被暗器所伤，这次咱们可要瞧瞧，这暗器究竟是什么？”扶起李霸尸身，但见他尸身亦已黑肿，撕开他衣襟，肩下也有个伤口，黑血源源在流……

但伤口还是瞧不见有任何暗器。群豪再次面面相觑，人人咬紧了牙关，虽不闻牙齿打战之声，但心房“怦，怦”跳动，却听得清清楚楚，莫希颤声道：“那……那暗器莫非真不是人间所有？……否则又怎会化入血中？……”要知尸身无翻动之痕，四下亦无他人足印，李霸前胸所中的暗器，便绝不可能是被别人取去的，反过来说，李霸前胸中了暗器，便扑面跌倒，无论是谁，也无法丝毫不留痕迹，便将暗器取回。群豪反来复去，左思右想，怎么也想不出这其中道理，但觉身上寒气，越来越重，彭立人颤声道：“这莫非是种无形剑气？……”

一笑佛冷笑道：“你是在做梦么？”

彭立人似乎还想分辩，但转目一望，却又吓得再也不敢开口，但见一笑佛满面俱是杀气，目中光芒闪动，似是只已被人激怒的猛兽一般，突然反手

扯下了身上穿着的那件宽大僧袍，精赤着上身，雪花飘落在他身上，他非但毫无畏寒之意，身上反而冒出阵阵蒸腾热气。群豪俱都瞧得舌矫不下，只见他竟将那僧袍撕成一条条三、四寸宽的布带，缠住自己手臂、大腿、胸腹之上，将这些地方颤动的肥肉，都紧紧缠了起来，雪花化做汗水流下，浸湿了布带，一笑佛长身而起，抬臂，伸了伸腿，试出举动间果然已比先前更灵便，目光方才往众人身上一扫，厉声道："要保命的快回去，要去的便得准备着不要命了。"

彭立人道："去……去哪里？"

一笑佛放声狂笑道："除了那鬼窟，还有那里？"抓起一团冰雪，塞入嘴里，嚼得"格格"直响，振声大喝道："捣烂那鬼窟，有胆的跟着洒家走。"喝声之中，当先飞奔而出。

胜滢、孙通、莫希、王二麻子、铁胜龙、萧慕云，俱是满腔热血沸腾，哪里还计较安危生死，想也不想，跟着他一拥而去。

彭立人抬头只见沈浪还站在那里，垂首强笑道："相公请，在下与李霸交情不错，总不能瞧着他暴尸荒郊……唉，在下埋了他尸身，立刻就赶去。"沈浪微微一笑，等彭立人再抬起头，他身形已只剩下一点黑影，彭立人见他去远，暗中松了口气，再也不瞧李霸尸身一眼，回身向客栈狂奔而回。

沈浪晃眼间便已追着胜滢等人，但并未超过他们，只是远远跟在后面，这时他已是最后一人，若是再有冷箭射来，自然在他身上招呼，沈浪面带微笑，非但毫不在意，反似在欢迎那"死神"再次出现，他也好瞧瞧那死神长弓里射出的鬼箭究竟有多么神奇，哪知道一路上偏偏平安无事，眼看出城既远，想必就已快到那"鬼窟"所在之地，沈浪方自失望地叹息一声，突听前面一笑佛厉喝一声，莫希一声惊呼，人声一阵骚乱。接着便是一笑佛的怒骂之声，道："有种的就过来与洒家一拼高下，装神弄鬼，藏头露尾的都是畜牲。"

沈浪微一皱眉，脚步加紧，箭也似的赶上前去，只见众人身形都已停顿，一笑佛满面神光，手里紧抓着一块白布，正在破口大骂，但四下既无人影，亦无回应，沈浪轻轻的问道："什么事？"

一笑佛道："你瞧这个。"将手中白布抛了过来，沈浪伸手接过，就着雪地微光，只见白布上写着几个鲜红的血字。

"奉劝各位，及早回头，再往前走，追悔莫及。"

沈浪道："这是哪里来的？"

一笑佛厉声道："这方才洒家正在前奔……"

原来一笑佛方才当先而行，但见前面雪地一片空旷，那空旷的雪地里突然扬起一大片冰雪泥沙，狂卷着扑向他的面门，一笑佛眼前一花，但觉这片冰雪中，竟似乎还夹带着条白忽忽的人影，一头撞了过来，却又"呼"地自一笑佛头顶上飞了过去，却将这布条留在一笑佛手里。

沈浪听了，不禁皱眉道："此人去了哪里？各位为何未追？"

一笑佛怒道："那影子说他是人，委实又有些不像人，只有三尺长短，像是个狐狸，以洒家目力，在他未弄鬼前也未瞧出他伏在雪地里，等到洒家能张天眼睛，四下去看时，却又不见了。"

沈浪心念一动，暗道："这手段岂非与'天魔迷踪术'中的'五色护身障眼法'有些相似，听他们说，这人影八成也像是花蕊仙，但花蕊仙与那'鬼窟'毫无关系，怎会来淌这趟浑水。"

只听一笑佛道：“ 相公莫要想了，无论这花样是怎么弄的，都还骇不倒洒家，只要相公肯与洒家开路，要莫兄与胜……胜什么？ ”

胜滢笑道：“ 滢。 ”

一笑佛道：“ 对了，胜滢与莫希断后，咱们就往前闯。 ”

沈浪微一沉吟，道：“ 闯。 ”

胜滢道：“ 好。 ”

群豪齐声喝道：“ 闯，闯！ ” 喝声虽响，有的声音里却已有些颤抖。

只是此时此刻，已是有进无退之局面，硬着头皮，也要往前闯，当下群豪又复前奔，但是脚步都已放缓许多，远较方才谨慎。只见远远山影响已现，朦胧的山影中，似乎笼罩着一层森森鬼气，群豪人人俱是惴惴自危，不知在这 “ 魔窟 ” 中究要发现些什么，他们本虽是为了算定那墓穴中必有珍宝，是以起来，而此刻个个人心中却已都不再有贪得之念，沈浪暗叹忖道： ” 幸而那位大小姐此番还老实，竟未跟来，否则…… ”

突然听前面暗影中传来一声脆笑，道：“ 各位此刻才来么？ ”

彭立人脚步不停，气也不敢喘，亡命般奔回客栈，客栈中也是一片惊乱，似乎还有人在往外抬着尸身，还有人叹道：“ 唉，又是十几条人命…… ” 彭立人看也不敢看，听也不敢听，一口气奔回自己的房里，砰地撞开房门，撞了进去，反手关上门，身子也靠了上去，用背脊抵住了门，这才松了口气，喃喃道：“ 命可捡回来了，快回家吧，墓里就是有成堆的宝贝，我也不…… ”

突觉有些不对，房里不知谁燃起了灯。目光转处，语声突然停顿，血液亦似凝结，张开的嘴，再也合不拢，一双腿却簌簌颤抖起来。

只见房子中央，端端正正坐着个灰袍人，只是背向着门，彭立人也瞧不清他面目，但那灰渗渗的长袍，披散着的长发，在这阴森黯淡，飘飘摇摇的灯光下，那里像个活人，真似方自墓中复活的幽灵。

彭立人颤声道：“ 朋……朋友是谁？ ”

那灰袍人咯咯一笑，一字字缓缓道：“ 冷月照孤冢…… ”

彭立人双膝一软，沿着门滑了下去，“ 噗 ” 地坐到地上。

灰袍人道：“ 你怕死么？你想回去么？…… ”

彭立人道：“ 我……我想…… ”

灰袍人阴森森笑道：“ 已入沁阳城，必死此城中…… ”

彭立人咬了咬牙，突然奋起全身气力，扑了上去，一掌拍向灰袍人头顶，他成名多年，这一掌当非泛泛。

灰袍人头也不回，长袖突然反挥而出，彭立人但觉一股阴柔之极，却又强劲之极的内力，当胸撞了过来，胸前立时有如被千钧巨锤重重一击，震得他仰面飞了出去，“ 砰 ” 地撞在门上，“ 噗 ” 地跌倒，张口喷出了口鲜血，灰袍人冷冷道：“ 区区人力，也想与鬼争雄。 ”

彭立人望着面前斑斑血渍，身子抖得再也不能停止，将房门带得“ 咯咯 ” 直响。

灰袍人缓缓道：“ 你想死还是想活？ ”

彭立人道：“ …… ” 张开了嘴，却只是说不出话来。

灰袍人厉声道：“ 快说。 ”

彭立人道：“ ……想……想……活…… ” 他说了三次，才算将 “ 活 ” 字说清楚，身上冷汗已一连串落了下来。

灰袍人冷冷道：“ 你若想活，便得听我吩咐。 ”

“ 各位此刻才来么？ ”
这七个字虽然简简单革，普普通通，但群豪却宛如夜闻鬼哭，身子齐地一震，铁胜龙踉跄后退了几步，萧慕云险些跌在地上，一笑佛紧握双拳，嘶声大喝道：“ 什……？什么人？出来。 ”
只见暗影中飘飘然掠出一条白影，全身僵直，既不弯曲，也不动弹，更未看出他抬腿举步，他只是直直地飘了出来。他由顶至踵，俱是惨白颜色，举手以袖俺面，似乎不愿让别人瞧出他那狞狰的容貌，足下更是轻飘飘的，似乎离地还有一尺。
群豪只觉一股凉气自脚底冒了上来，全身俱已冰冷，若说这白影是人，世上哪有人能如此行动。一笑佛虽然胆大包天，此刻却也不得不信这白影确是墓中的幽灵，骇得呆了半晌，突然厉喝道：“ 就算你是鬼，洒家也宰了你。 ”振起双臂，飞身扑了上去，凌厉的掌风，直击那白影胸膛。
那白影衣袂俱被震的飞起，冷笑一声，身子竟平平向后移开两尺，一笑佛又是一惊，咬紧牙关，正待再次扑上，哪知身畔风声一响，沈浪已掠到他前面，厉声道：“ 朱七七，你玩笑还未开够么？ ”那白影忽然“ 噗哧 ”一声，垂下衫袖，胧朦望去，但见她风姿绰约，颜如春花，不是朱七七是谁？
她足下也是哈哈一笑，道：“ 还是沈大哥厉害。 ”火孩儿笑嘻嘻钻了出来，原来火孩儿方才在后面换住了朱七七双腿，朱七七身子自然不需弯曲，更不需抬腿，便能来去自如，群豪虽都是眼里不揉沙子的老江湖，但在这鬼墓前，雪夜中，胆气已先寒了，竟无一人瞧出这一手来。
一笑佛亦不知是惊是怒，却只有顿足道：“ 姑娘，你这手未免露得太吓人了。 ”
火孩儿笑道：“ 但这位大和尚的确有些胆气，连鬼都骇不倒你。 ”
一笑佛仰天大笑道：“ 洒家虽非服魔的罗汉，多少也总有些降鬼的本事。 ”所谓千穿万穿，马屁不穿，火孩儿轻轻一句话，便将一笑佛说的怒气毫无，反向沈浪道：“ 他姐弟俩天真活泼，与大家取个乐子，相公也莫要生气。 ”
朱七七瞟了沈浪一眼，道：“ 哼，他敢生气么？他揭穿我的把戏，我不生他的气已经蛮不错了。 ”
一笑佛大笑道，“ 妙极妙极，这位相公委实未生气……谁若能令这位相公生气，那人的本事，也算不小了。 ”
朱七七也忍不住展颜一笑，道：“ 他呀，他…… ”悄悄走过去，悄悄拧了沈浪一把，道：“ 你是木头人么？说话呀。 ”
沈浪说道：“ 好，我说话，我且问你，你是怎么来的？何时来的？可曾进去瞧过了么？可曾瞧见那花……花夫人？ ”
朱七七笑道：“ 你瞧你，不说话也罢，一说话就像审问犯人似的……好，我告诉你，你们在瞧那些尸身时，我就来了，一直闯了进去，本想瞧个仔细，但是里面实在太暗，我们又没有火摺子，我虽不怕，老八却吓的直抖，我怕他吓出病来，只得出来了。 ”
火孩儿道：“ 羞不羞，你不害怕么，为什么紧紧拉着我的手，死也不肯放，我见你的手都吓凉了，才…… ”
朱七七跺脚道：“ 小鬼，你再说。 ”
火孩儿哈哈笑道：“ 你不说我，我自然不说你…… ”
突听前面山岩中，传出一声惨呼，自远而近，呼声虽低，但凄厉尖锐，慑人心魄，到后来声音已嘶哑，一条人影，跌跌撞撞，自暗影中奔了出来，

瞧见群豪，呆了一呆，伸手指了指，一个字还未说出，仆地跌倒。群豪屡经惊骇，此刻竟似已有些麻木，还是沈浪一掠而出扶起了那人，暗中一面以真力相济，一面呼道：“兄台，醒来。”

那人得了沈浪传过的一股阳和之气，果然缓缓张开眼帘，四望一眼，突也轻唤道：“铁……铁兄……”

铁胜龙走过去一瞧，骇然道：“原来是金兄，怎……怎会落得如此模样？”

那人道：“我……我们五……五人……只剩下我……我也……”

铁胜龙变色道：“莫非‘安阳五义’，俱已丧……丧生在此？这……这……这究竟是谁下的毒手？”

那人面上泛起一丝惨笑，喃喃道：“那……里面有……有鬼，进去不得……进去不得……进……”突然嘶声大喝道：“不是鬼，是沈浪连忙问道：“是什么？兄台，是什么？兄台醒来……醒来……”但那人双目紧闭，再也醒不过来了。

沈浪缓缓长身而起，长叹一声，仰脸望天，群豪却不禁都垂下头去，望着自己脚尖，一笑佛沉声道：“此人乃是‘安阳五义’中人么？”

铁胜龙黯然道：“此人正是‘安阳五义’之首金林，想必也是闻得墓中藏宝，是以抢先赶来，不想竟……竟……”长叹一声，脱下一件外衣，盖起了那金林的身子。

一笑佛突然叫道：“掀起衣衫。”铁胜龙呆了一呆，一笑佛又道：“洒家要瞧瞧这位金兄是如何死的。”

莫希道：“他所受致命之伤，与李霸他们都不相同……”

第四章　冷日窥鬼舞

一笑佛撕开金林衣襟，前胸一无伤痕，但背后却有个紫色的掌印，五指宛然，浸然入肉，莫希倒抽一口凉气，道：“好厉害的掌力。”

一笑佛目光眨也不眨地瞧着那掌印，直有盏茶工夫，方自抬起头来，望着沈浪，道：“相公可瞧出来了？”

沈浪道：“瞧出来了。”

朱七七跺脚道：“你瞧出来什么！说呀”

沈浪道：“紫煞手！”

朱七七身子一震，道：“这掌印是紫煞手，真，真的？”

一笑佛道：“半分不假，近五十年来，武林中有这功夫的，只有塞上神龙、毒手搜魂以及要命神乞三人而已，此外江湖中便无人具此掌力。”

莫希道：“但……但这三人岂非都已死了？”

一笑佛一字字缓缓道：“不错，这三人正是都已死了。”

群豪对望一眼，情不自禁，各各移动脚步，靠到一起，朱七七娇笑道：“哎哟，听你们说的，倒实在有些怕人，既然再没别人会使这‘紫煞手’，难道是那三人自坟墓里爬出来将金……金林打死的么？”笑声越来越轻，转眼四望，但见人人俱面色铁青，无人说话，她心头也不觉泛起一阵寒意，再也笑不出来。

火孩儿听朱七七说到死人，心中有些害怕，不自主的将身子靠近了沈浪，低声道：“这……这里不好玩，又……又冷得紧，咱们回去吧。”声音已有些颤抖了。

沈浪道：“你们两个回去吧。”

火孩儿道：“你呢？”

沈浪微微笑道：“我平生从未见过鬼魂，今日若能瞧瞧，倒也有趣很……但瞧鬼的人，却不可太多，否则就要将鬼骇跑了。”他平生不愿说话，但等别人都已吓得难以开口，他却还能谈笑自若。

一笑佛哈哈大笑道：“洒家这模样也和鬼差不了许多，无论男鬼女鬼，见了洒家却会当是同类来了万万不会跑的。”

沈浪笑道：“大师同去最好……”目光有意无意间，瞧了瞧“子午催魂”莫希和那“银花镖”胜滢一眼。

胜滢举步而前，微微笑道：“在下追随兄台之后。”

莫希亦自咯咯笑道，“江湖中人，都将在下唤作催魂鬼，今日看我这假鬼要去会会真鬼了。”笑得虽勉强，却终是大步走出。

沈浪道：“好，有四人便已足够……”

朱七七道：“我呢？”

沈浪道：“你回去。”

朱七七道：“哼哼，你凭什么能命令我，我偏不回去，老八，伸出脖子来，放大胆子，若鬼弄死咱们，咱们岂非也变成鬼了，有什么可怕的？咱们先进去，看看有谁敢拦阻咱们。”

火孩儿道：“我……我……”眼珠一转摇头笑道：“我不去，我看你也莫要去了吧。”

朱七七恨声道：“对鬼你怕了么？”

火孩儿笑道：“我虽不怕鬼，可是我怕沈大哥，我可不敢不听他的话。”

悄悄一拉朱七七衣襟，耳语道：“你老是跟他作对，他怎会对你好，若是有人老和你作对，你会喜欢他么？”

朱七七眼波一转，叹道：“小鬼，早知不带你来了，带了你来，又不能不看着你，好吧，回去就回去。”

火孩儿笑道：“这样才是。”

群豪似乎还不肯走，沈浪笑道：“客栈之中，只怕也有变故，便全得仰仗各位大力前去镇压了。”

王二麻子道：“对，这里虽危险，回去也未见轻松，咱们各办各的事，谁也不能闲着。”

沈浪微微一笑，道：“正是如此。”转身走向那神秘的“鬼窟”。

突听朱七七道：“沈浪，你……”

沈浪回首道：“如何？”

朱七七咬了咬樱唇，道：“你……你可莫真要被鬼捉了去。”

火孩儿笑道“沈大哥，我姐姐还是关心你的，但要凭你的真本事，什么鬼也捉不了你，我放心的很……”转首瞧了王二麻子，萧慕云等人一眼，突又笑道：“你们早就想走了，还等什么？走走，咱们一起走吧。”

沈浪、一笑佛、胜滢，莫希四人，终于走入了那已不知夺去多少人性命的鬼窟之中，直到他四人身形全都没入暗影之中，王二麻子等人，也都走了，朱七七犹在痴痴的瞧着，双目之中，突然流下泪来。

火孩儿道：“你哭什么，他又不是不回来了。”

朱七七垂首道：“不知怎地，我……害怕的很，老八！他……他若也……不……能……回来……”

火孩儿身子突出一阵颤抖，瞧着那鬼气森森的山影，通红的小脸已变得煞白，久久都说不出话来。突见朱七七身形一展，发狂的奔了进去。

火孩儿骇然大呼道：“姐姐……”

朱七七头也不回，道：“你回去吧，去找花婆，我……我要去瞧瞧他……”窈窕的白衣身影闪了两闪，便瞧不见了。

火孩儿转目四望，但见四下风吹枯木，宛如幢幢鬼影，在漫天雪花中狰狞起舞，火孩儿活到现在，这才知道害怕是什么滋味，忍不住放声大叫道：“姐姐等我一等……等我一等……”放足狂奔而去。

山崖下，那漆黑漆黑的洞窟，一如妖魔张开的巨口正待择人而噬，四下乱石高堆，石上满积冰雪，漆黑的洞窟，衬着皑皑白雪，更显得险森黝黯，深不见底，单只“鬼窟”两字，实还不足形容此地之恐怖，朱七七却毫不迟疑，一跃而进，去后是生是死，她已全都不管，只因纵然死了，也比在外面等着沈浪时那种焦急的滋味好些。

突听火孩儿在后面大呼道：“姐姐……等我一等……”唤了两声，似是跌了一跤，呼声突然停顿，但他显然立刻便自爬起，又自呼道：“等我一等……”这次呼声中的惊惧之意，更是浓重，连声音都已嘶哑，他胆子纵然大极，但终究也不过只是个孩子朱七七有心不等他，却又不忍，顿住身形，恨声道：“小鬼，叫你回去不回去……小心鞋，莫又摔着了……”

黑暗中只见火孩儿身形果然又是一个踉跄，跌跌撞撞冲了进来，朱七七赶紧扶住了他，“摔疼了么？”

火孩儿道：“不疼。”嘴里说不疼，声音却已疼得变了，戴着鹿皮手套的小手，紧紧抓住朱七七的纤掌，再也不肯放松。

朱七七叹了口气，喃喃道：“我真不知爹爹怎肯放你出来的……唉，还是没有火摺子，你可得小心着走。”姐弟两人，双手互握，一步步走了进去，入窟越深，便越是黑暗，端的是伸手不见五指。

沈浪等四人，已不知去向，但闻洞外寒风呼啸，到后来风声也听不见了，四下一片死寂，唯有一阵阴湿之气，扑鼻而来，忽然间，一个冷冰冰，黏湿湿的东西撞了过来，朱七七骇得尖叫起来，全力一掌挥出，那东西“吱”一声，又飞了过去，朱七七道：“老八，莫……莫怕，那……那只……是蝙蝠。”她虽叫别人莫怕，自己却又怕得浑身直抖。

突见前面人影一闪，一条人影，急掠而来，朱七七颤声道：“什……什么人？”

那人影道：“是七七么？我是沈浪。”

朱七七大呼一声，整个人扑了上去，紧紧抱住子沈浪，冰冷的脸，贴在他温暖的胸膛上，但身子犹在不停的抖。沈浪忍不住轻轻一抚她头发，叹道：“要你莫来，你偏要来，骇成这个样子……唉！这是何苦？”

朱七七突然狠狠推开了他，跺脚道：“是我该死，谁要我救了你这个死鬼，我若让你死了，现在怎么……怎么会受这种苦？”

远处火光闪动，映得她面上泪痕闪闪发光，她赶紧转过头去，这倔强的女孩子，眼泪虽是为沈浪而流的，却也不愿让沈浪瞧见她面上泪光。但沈浪又怎会瞧不见，呆了半晌，柔声笑道：“你瞧，老八多乖，他倒像个大人，你却像个孩子。”

朱七七道：“你才像个孩子哩……”瞪了沈浪一眼，却已破涕为笑，这一笑之间，实是含蕴着无限温柔，无限深情，便是铁石人瞧了也该动心，但沈浪却转过头去。

只见“一笑佛”手持火摺，大笑道：“是朱姑娘么，洒家就知道你定会赶来的……前面便是石门了，两位快过来吧。”洪亮的笑声，震得地道四下回应不绝，使得这死气沉沉的“鬼窟”，也突然有了生气。

朱七七精神一震，拭去泪痕，大声道：“不是两位，是三位。”一手拉着沈浪，一手拉起火孩儿，大步向前奔去。

一笑佛目光闪动，眼见火孩儿脸上又戴起了那火红鬼面，不禁大笑道：“好，好孩子，将这鬼脸儿戴起了，真的鬼来了，也要被你骇上一跳。”

沈浪接过了胜滢手中的火摺子，左手高举，当先而行。

闪动的火焰，将窟道中四面岩石，映得说不出的狰狞可怖，看来那一方方岩石，都似是不知名的妖魔。正待随着地底的阴风，飞舞而出，一道石门，挡住了众人去路，石门上毫无浮雕装饰，但却高大无比，众人立身其下，仰首望去，几乎瞧不见顶。

刹那之间，人人心中，都不禁突然感觉自身之渺小，而对这神秘之墓窟，更加深了几份敬畏恐惧。只见两扇沉重的石门，当中微开一线，石门上虽有斧凿之痕迹，但这两扇厚达尺余，重逾千斤的门户，却显然绝非被人强行打开。

沈浪顿住了脚步，转首沉吟道：“首批发现此地之掘矿夫，他们是如何进去的？不知那黄马可说清楚了！”

一笑佛两道浓眉，紧紧皱在一起，沉声道：“据黄马所叙，那掘矿夫乃是在酒酣耳热之际，合力破门而入的。”

沈浪叹道：“但这门户却显然不是被人力破开的，黄马所述，显然也有

不尽不实之处。”众人面面相觑，默然半晌，朱七七颤声道：“门户既非被人力破开，莫……莫非是墓中的幽灵，自己出来开门的不成？”这句话人人虽然都曾想过，但此刻被朱七七说出口来，众人也不由自主打了个寒噤。

火孩儿道：“但……但……”他声音也被骇得嘶哑，也咳了两声，才能接着说道：“但这墓中鬼魂，既禁止别人闯入，如何又要开门，莫……莫非是他们在……这墓中嫌太寂寞了，所以故意骗几个人进去送死，好多有些新鬼陪他们？”

这句话更无异火上加油，朱七七嗔道：“小……小鬼，胡……说八道。”声音也在不住的抖。

“子午催魂”莫希更似已骇得站不住身子，道：“不……不如先停下来等天亮了再……再进去吧。”

一笑佛冷道：“子午催魂走南闯北数十年，在江湖中也可算是有头有脸的人物，今日怎他说出这样的话来？”

莫希道：“但……但……”终于只是垂下头来，一个字也未说出。

沈浪轻轻一叹，代他接了下去，道：“但这墓窟之中，怪事委实太多，莫兄此刻不愿进去，实也并非无理。”

一笑佛怒道：“既已来到这里，还有谁能不进去？”

沈浪沉声道：“不然，此刻无论是谁，只要跨入这石门一步，此后生死祸福，便无人能预料，你我纵可勉强他人做他不愿意做之事，但却万万不可勉强他人平白送他自己的生命。”一笑佛怔了一怔，还未答话，沈浪却已接口道：“莫兄若不愿进去，尽管请回……”

一笑佛突然大笑道：“他一个人行路，只怕也休想活着回去。”

莫希身子一震咬了咬牙，忽然厉喝道：“进去就进去。”飞身闯入了石门，犹自厉声大呼道：“墓里的鬼魂，有种的就出来与我莫三太爷拼个你死我活，……出来……出来呀……咯咯，哈哈，不敢么？你不敢么？……哈哈……”凄厉的笑声，激荡在窟道间，震得石屑灰粉簌然而落。

朱七七喃喃道：“这厮莫非已骇疯了？”

沈浪微微皱眉，闪身而入，只见莫希手舞足蹈，果然有如疯狂一般，沈浪出手如电扣住他的脉门，沉声道：“莫兄如此，难道不要命了么？”

莫希身子又是一震，黯然垂手发起楞来。这时众人已相继而入，但见石门之中，乃是个圆形大厅，四周又有九重门户，圆形的拱顶，高高在上，似是绘有图画，只是拱顶大高，火摺光焰终究不及，是以也瞧不清那上面画的是什么。

厅中空空荡荡，唯有当中一张圆桌，什么也没有了，这空寂而宽阔，使此间更显得异样的阴森，朱七七等人置身其中，宛如置身于一片空旷的荒坟墓地一般，那圆形拱顶有如苍穹高高在上，而四下鬼影幢幢阴凤森森……

朱七七道：“这……这究竟会是谁的陵墓？”

胜滢道：“只怕是古代一位帝王亦未可知。”突似发现了什么，一步掠到那孤零零的石桌旁，伸出手来。

沈浪轻叱道：“住手。”

胜滢回道：“这桌上有……”

沈浪道：“此间无论有什么，你我俱都不能用手触摸，此点胜兄务必要切切记牢……”

朱七七道：“为什么？”

沈浪叹道：“ 你莫忘了那些人是怎么死的么，此间任何一处都可能附有剧毒，你我只要伸手一摸，便休想…… ”

突听火孩儿惨然惊呼一声，道：“ 鬼果然来了。 ”

众人齐地大惊，转头望去，只见火孩儿左边的一道门户外，果然有火光一闪而没，碧磷磷的火花，赫然正与鬼火一般无二。

一笑佛厉声道：“ 追。 ”

沈浪又自轻叱道：“ 且慢，这陵墓之中，必定有秘道交错，大师若是轻易陷身其中，只怕也无法觅路而回，是以你我切切不可轻举妄动。 ”

胜滢叹道：“ 兄台说的的确不错，据小弟所知，古代陵墓之中秘路，能寻得当时建墓时之原图外，谁也无法来去自如…… ”无意中回首瞧了一眼，面色突又惨变，伸手后面石桌，手指不住颤抖，口中嘶嘶作声，却说不出一个字。

一笑佛变色道：“ 什么事如此惊惶？ ”

胜滢道：“ 小弟自七岁时候便在暗室之中，凝视香火，至今已有十五年，目力虽非极佳，但三丈内一蚊一蚁都休想逃得过小弟双目……方……方才小弟瞧的清清楚楚，万万不会错的。 ”

要知“ 银花镖 ”胜滢乃是中原武林，暗器世家“ 胜家堡 ”门下子弟中最最杰出之一人，胜氏子弟目力之佳，手法之准，已是江湖公认之事，此刻胜滢既然说的如此肯定，那是万万不会错的。

莫希额角之上，汗如雨下，颤声道，“ 此事玩笑不得，铁牌究竟是谁取去的，还请快快说出，免得大家担心。 ”

众人面面相望，俱是面色凝重，却无一人说话，莫希嘶喝道：“ 没有谁来拿，难道那铁牌是自己生了翅膀飞走的么？ ”

四下回音，有如雷鸣一般，隆隆不绝，自近而远，又自远而近，显然，这陵墓实是深这广大已极。但回音响过，众人还是无人说话。

朱七七望着莫希冷笑暗忖道：“ 这厮獐头鼠目装模作样，说不定就是他在暗中弄鬼也未可知。 ”

莫希瞧着胜滢，暗暗忖道：“ 难道他根本什么都没有瞧见，口中却故意说瞧见了？好叫别人疑神疑鬼，他便可从中取利？ ”

胜滢冷眼瞧着一笑佛，付道：“ 这一笑佛武功不弱，但江湖中却从未听过此人名声，莫非也是这陵墓鬼堂中的一人，故意将大伙诱来此地送死？若是如此，这铁牌自也是他拿去的。 ”

一笑佛似有几次想开口说话，却又不敢说出口来，只瞧着沈浪忖道：“ 哼，这小子来历实在可疑，年纪这么轻，武功却是这么高，这些可惊可疑的事，莫非都是他在暗中捣鬼。 ”众人彼此之间，却起了怀疑之心，情不自禁，各自退后了几步，你留意看我的神情是否变化？我留意看你的手掌究竟会有何动作？

唯有沈浪却是神色自若，一点也不着急，只听火孩儿道：“ 门外有鬼，铁牌也被鬼拿去了，这地方实在耽不得，咱们还是赶紧回去吧。 ”

话犹未了，莫希突地惨呼一声，仆地跌了下去。众人更是悚然大惊，一笑佛、胜滢似待赶过去扶起他，但方自迈出三步，又不禁齐地顿住了脚。

沈浪扶起了莫希，只见他面色惨白，目中充满惊骇之意，但一双眼珠子，还能转来转去，胸膛也还在不住起伏；沈浪见他未死，不禁为之松了口气，道：“ 莫兄没有什么事吧？ ”

莫希道：“有……有……有事。”

沈浪笑道：“什么事？”

莫希道：“方……方才有……有人在我背后打了一拳。”

朱七七冷笑道：“你背后哪里有人，你莫非是在做梦？”

莫希嘶声道：“明明有人打了我一下，我此刻背后还在隐隐作痛，我……我若有半句虚言，管教天诛地灭，不得好死。”

众人再次面面相望，非但没有人说话，连喘气的人都似也没有了。

胜滢冷笑暗忖道：“哪有什么人打他，这不过是他故意如此说罢了，好教别人疑神疑鬼，他便可在从中取利了。”

朱七七忖道：“这究竟是谁在捣鬼？莫非是这胖和尚？”

一笑佛忖道：“非但这小子可疑，便是这女子，只怕也不是什么好来路，我莫要着了这两个人的诡计。”

于是众人心中疑惧之心更重，彼此怀疑，彼此提防，目光灼灼，互相窥望，火光闪动下，众人面上俱是一片铁青，眉宇间都己泛起了杀机。

死一般静寂中，只听莫希喃喃道：“这一拳是谁打的？是谁打的？……”突然大喝一声，扑向胜滢，厉声笑道：“方才只有你站得离我最近，那一拳莫非是你在暗中施的手脚不成？”

胜滢怒道：“你自己装神弄鬼，却来血口喷人。”

莫希怒喝道：“放屁……”迎面一拳，击了过去。

胜滢翻身退出数尺，一手已摸入镖囊之中，莫希喝道：“你胜滢家堡暗器虽然厉害，我‘子午催魂，莫非还怕了你不成？来来来，莫某倒要瞧瞧，是你银花镖厉害，还是我催魂针厉害。”两人但是剑拔弯张，一触即发，这两人暗器功夫，在武林中俱是卓有声誉，这一发之下，必定不可收拾。

但此时此刻，别人又怎会坐山观虎头，一笑佛厉喝着拉住莫希，沈浪也劝住胜滢，沉声道：“此时此刻，两位怎能自相残杀，岂非教暗中敌人瞧见了……”

莫希颤声道：“暗中哪有什么人？”

沈浪沉声道：“若是无人，那拳是谁打的。”

火孩儿锐声道：“鬼……鬼……一定是鬼……”

突听“噗”的一响，一笑佛手中火摺子竟忽然熄了，四下更是黝黯，众人心头寒意更重。

一笑佛嘶声笑道：“好，好，打吧，你们打吧，反正今日咱们谁也不想活着出去了，索性看你们打个痛快。”

他虽然放松了莫希的手臂，但莫希手掌颤抖，哪里还敢出手？

胜滢大声道：“你我是进是退，此刻需得快些决定，要么就冲过去，纵然死了，也比留这里等死的好。”

话犹未了，忽见沈浪张口吹熄了手中火摺子，四下立时变的一片漆黑，当真是伸手不见五指。众人齐地大叫，一笑佛道：“相……相公你这是做什么？”

沈浪沉声道：“这火种此刻已是珍贵已极，你们无论进退，都少它不得，岂能让它在此白白浪费，等你我作了决定，那时已无火可照，又当如何是好？”

众人想到若无火照路时的情况，都不禁倒抽一口凉气。胜滢叹道：“还是相公想的周到……若是火种燃尽，你我进不得，退又不能，便当真要被活

活困死在这坐了……”忽然间，黑暗中，只听得火孩儿的声音，大喝一声，嘶声呼道：‘七姐你拧我一下做什么？”朱七七道：“我……我哪有拧你。”火孩儿道：“不……不是你，是……是谁？”沈浪、胜滢。莫希，一笑佛齐地脱口道：“也不是我。”话一说完，立刻顿住话声，人人心上，俱是毛骨悚然，想到黑暗中不知道有什么人会在自己身上拧上一把，打上一拳，众人但觉一粒粒寒栗自皮肤里冒了出来，衣衫凉飕飕的，也已被冷汗湿透。火孩儿颤声道：“走……走吧，再迟就走……”话声突又停顿，黑暗中，只听一阵轻微的脚步声，蹬！蹬！蹬……一步接着一步，隐隐传来，每一脚都似踩在众人心上。

众人情不自禁俯下身子，嘶声道：“什……什么人？”

只听外面一人沉声道：“你是什么人？”

一笑佛、朱七七双拳护胸，胜滢、莫希掌中紧紧捏着暗器，但见一道火光，自门外照射而入。足声突然停留在门外。

微弱的火光中，一笑佛闪身掠到门后，向胜滢打了个手势，胜滢干咳一声，道：“门外的朋友请进来。”

外面黯然半晌，突然有一只手掌自门后伸出，一掌击在石门上，只听“砰”的一声大震，那沉重的石门，竟被震得移开数尺，一笑佛自也无法在门后藏身，凌空后掠数尺，石门豁然而开，门外人影一闪，“子午催魂”莫希闷声不响，扬手一把毒针撒出，但闻一片叮叮轻响，毒针全都打在石门上，这称雄一世的暗器名家“子午催魂”，此刻心虚手软，竟连暗器也失了准头。

火光闪动间，一条大汉，高举火把当门而立。身形有如金刚般挺得笔直、被身后无尽的黑暗一衬，更显得威风凛凛。不可逼视。众人这才瞧清，此人便是那鸢背蜂腰，鹰目阔口的大汉，显见他将妻女送回客栈后，便又去而复返。莫希喘了口气：道，“原来是你。”

那大汉冷冷道：“朋友不分皂白，便骤下毒手，不嫌大鲁莽了么？”

菲希咯咯干笑一声，道：“这……”

一笑佛忽然厉声道，“此时此刻，人人性命俱是危如累卵，自是先下手的为强，纵然错了，也比被人取了性命的好，朋友你若还不肯说出姓名来历，我等不辦敌友，还是难免要得罪的。”

那大汉怒道：“某家难道也是这古墓中的幽魂不成？”

一笑佛道：“这也难说的很。”

那大汉仰天笑道：“你定要瞧瞧某家来历，也未尝不可，但我却先要问你，可知道昔年大悲上人临去时所念的四句偈语么？”

一笑佛忖思半晌，面色又变，沉声道：“莫非是，白云重出日，紫煞再现时，莽莽武林间，大乱从此始！”

那大汉厉声道：“不错！这一代高僧，十年前便似已能预见武林今后之灾难，是以念出这最后四句禅偈，方自含泪而去，其意仍是说只要紫煞手重现江湖，武林中的大乱之期便又要到了。”

一笑佛大喝道，“这与你又有何关系？”

那大汉狂笑道：“你且瞧瞧这是什么。”

狂笑声中，缓缓伸出手掌，火光闪动下，只见他一只手掌，五指竟似一般长短，掌心赫然竟是深紫颜色，发出一种描叙不出的妖异之光。

众人齐地大惊，脱口道，“紫煞手。”

那大汉一字字深深地道，“不错，乱世神龙紫煞手……”

莫希嘶喝道，“好贼子，安阳五义原来竟是被你杀死的。”手掌疾扬，又是一把暗器撒出。

那“乱世神龙紫煞手”厉喝一声，挥手之间，便将暗器全部劈落，口中厉喝道：“你疯了么？胡说什么？”

莫希咬牙切齿，怒道，“安阳五义明明是死于紫煞手下，除此之外，还会有谁能使紫煞手？你……你还他们五人性命来吧。”怒喝声中便自和身扑上，一掌拍向那大汉胸膛，但掌势还未发出，便被沈浪轻轻托住了手肘，莫希嘶喝道，“你……要作什么？”

沈浪道：“莫兄请冷静一些，仔细想想，安阳五义被害之时，这位兄台正与你我同在一起，又怎能分身前来这里？”莫希呆了一呆，手掌垂落。

那大汉怒道：“这究竟怎么回事？这厮来到这里，莫非已被骇疯了不成？”

沈浪抱拳笑道：“不敢请教兄台，据闻昔年塞上神龙柳大侠，有位独生爱女，自幼生长于塞外万里大漠之间，却不知与阁下……”

大汉截口道：“那便是拙荆。”

沈浪道：“不想阁下竟是柳大侠高婿，失敬失敬。”语声微顿又道：“武林中人人俱知紫煞手阳刚之劲，举世无俦，但必需纯阳男子之体才能练成，而昔年毒手搜魂师徒同时遇难，要命神丐生性孤僻，更无后人，塞上神龙柳大侠也只有一女，是以江湖间都只当威名赫赫的‘紫煞手’已将从此绝传，却不想柳大侠的千金自身虽不能练得此等掌力，却将练功秘诀相授于兄台，武林绝技，从此得传，当真可贺可喜。”

那大汉嘴角微露笑容，缓缓道：“兄台年少英俊，叙及武林掌故，如数家珍一般，想必亦属名门子弟。”

沈浪道：“在下沉浪，小卒耳，兄台高姓？”

那大汉道：“铁化鹤。”

沈浪拊掌笑道：“乱世现神龙，斯人已化鹤，名士自有佳名。”

铁化鹤哈哈笑道：“兄台言词端的风雅的很。”眉宇间一般肃杀之气，在沈浪三言两语中便已消失无形。

沈浪敛去笑容，沉声道：“但当今江湖之中，除了铁兄之外，必定还有一人亦自身怀‘紫煞手，秘技，只是兄台尚不知情而已。”

铁化鹤皱眉道：“怎见得？”

沈浪当下便将安阳五义中大义士金林，身中“紫煞手”而死之事，一一说了出来。铁化鹤面色立时大变，厉声道：“不想这古墓之中，竟有如许怪事，毒手搜魂一门死绝，要命神丐亦无后人，那么这‘紫煞手’乃是自哪里学来的，某家今日好歹也得探个明白。”高举火把，大步走了进去。

一笑佛大笑道：“对，还是这位铁兄够胆气，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与铁化鹤并肩走入了右面第一道门户，回首道：“莫希、胜滢，你们敢来么？”

莫希、胜滢对望一眼，终于硬着头皮走了进去。

朱七七瞧着沈浪，道：“咱们呢？”

沈浪举目望去，只见铁化鹤等四人身形都已转入门后，火光渐渐去远，嘴角突然泛起一丝奇异之笑容，瞧着火孩儿道：“你说怎样？”

火孩儿颤声道：“咱们还是走吧，这里必定有……”

“鬼”字还未说出，沈浪突然出手如风，拇、食、中三指，紧紧扣住了火孩儿脉门间穴道经脉，左掌一抬，拍了他时间曲池大穴。

朱七七大骇道：“ 你这是干什么？ ”
沈浪道：“ 你还当这是你八弟么？ ” 左手晃起火摺，交给朱七七，厉声又道：“ 你瞧瞧他是谁。 ” 随手扯下了火孩儿的面具，露出一张鸡皮鹤发的面孔——原来火孩儿入洞之时，便已变做花蕊仙了。
朱七七更是大惊失色，道：“ 八弟呢？你将他怎样了？ ”
花蕊仙骤然被制，亦是满面惊怕，垂首道：“ 老八被我点了晕穴。用皮裘包住，藏了起来，一时间绝不会出事。 ”
朱七七这才想起自己入洞之时，火孩儿隔了半晌方自追来，在洞外便曾惊呼一声，想必在那时便已被花蕊仙做了手脚，入墓后她虽也发现“ 火孩儿 ” 声音有些变了，只当他是受惊过甚，又着了凉，声音难免嘶哑，是以竟未曾留意。
此刻她骤然发现花蕊仙竟如此相欺于她，心中自是惊怒交集，顿足道：“ 你……你为何要对他如此？你疯了么？ ” 花蕊仙头垂得更低，朱七七道：“ 你说话呀，说话呀……我倒要听听，你为了什么竟使出这种手段对付我。 ”
沈浪沉声道：“ 她对付的又不止是你一人，方才门外有绿火一闪。也是她弄的手脚，等到别人目光都被吸引时，她便将桌上的铁牌藏。起了，然后又悄悄打了那莫希一拳，别人都将她当做个孩子，自不会疑心到她，至于她在黑暗中大嚷有人拧了她一下，那自然更是她自己在故弄玄虚…… ” 语声微顿，一笑又道：“ 也就因为这最后一次。才被我看出破绽，试想她面上根本戴着面具，又有谁能在她脸上拧一下。 ”
朱七七更是听得目定口呆，呆了半晌，万自长长喘了口气，道：“ 原来是她，全是她，倒真的险些把我骇死了。 ”
沈浪微微笑道：“ 险些被她骇死了的，又何止你一个？ ”
朱七七道：“ 我们全家一直待她不薄，她如何反倒要帮这古墓中的怪物来骇我们？还把老八也制住了…… ” 越说越是气恼，忽然反手一掌，掴在花蕊仙的脸上，道：“ 你说，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 ”
花蕊仙霍然抬起头来，凝目望着朱七七，目光中散发着一种怀恨而怨毒的光芒，但却仍然紧紧闭着嘴，绝不肯说出一个字来。朱七七与她相处多年，从未见到她眼神如此狠毒，只觉心头一寒，突见花蕊仙嘶吼一声，拼尽全力，飞起两足，踢向沈浪下腹。
沈浪轻轻一闪，便自躲过，花蕊仙似已被朱七七一掌激发了她凶恶的本性，此刻竟有如一只发狂的野兽般，拳打足踢，怎奈脉门被制，连沈浪衣袂也沾不到，花蕊仙张嘴露出了森森白牙，一口往沈浪手背咬了下去，沈浪反手一提，便已将她手臂拗在背后。
花蕊仙纵有通天的本事，此刻也无法再加反抗，但面上所流露出的那种乖戾凶暴之气，却仍然叫人见了心寒。
沈浪柔声道：“ 我知道你在古墓中故意造成一种恐怖意境 ” 只是要我们快些退出此地，但这是为了什么？莫非这古墓中有什么秘密，你不愿让我们知道？莫非你竟和这古墓有什么关系？只要你好生说将出来。我绝不会难为你。 ”
花蕊仙嘶声道：“ 你放手，我说。 ”
沈浪微笑道：“ 我放了手，便再难抓住你了。 ”
花蕊仙低吼一声，身子倒翻而起，双足自头顶上反踢而出，直踢沈浪胸膛，但沈浪手掌一抖，便又将她双足甩了下去，花蕊仙咬牙切齿，道：“ 好，

你折磨我，我要教你死无葬身之地，我要将你舌头拔出，眼睛挖下，牙齿一只只敲碎，头发一根根拔光……”

朱七七骇得惊呼一声，颤声道：“住口……你……你莫要再说了。”

花蕊仙狞笑道：“我说说你就害怕了么，等我真的做出了，你又当如何，快叫他放手，否则……”

朱七七顿足道：“你受伤将死，我家收容了你，你被人冤屈，我想尽法子替你出气，你昔日作孽作得太多，有时半夜会做噩梦，我晚上就陪着你，哪知……哪知我换来的竟是如此结果……”说着说着语声渐渐咽哽，两行清泪，自双目中夺眶而出。

花蕊仙怔了一怔，垂下头去，乖戾的面容上，露出一丝惭愧之色，张口似乎要说什么，但终于还是一个字没有说出。

沈浪缓缓道：“你为何如此做？你为何直到此刻还不肯说？莫非这古墓中有个什么人，你必定维护着他，这人莫非是你的姐妹兄弟花蕊仙厉喝一声，叫道：“你怎会知道？”语声出口，才发觉自己说漏了嘴，怒骂道，“小畜牲，你……你休想再自我口中骗出一个字来。”

沈浪脸色微变，但仍是心平气和，缓缓说，“想不到花夫人你竟还有兄弟姐妹活在世上，你为着他们，也该说的，说出来后，我也可帮你设法，否则今日纵被你将我们骗出去了，但这古墓的秘密，既已传说出去，迟早总有一日，要被江湖豪杰探个明白，那时你后悔只怕也来不及了。”他语声虽平静，却带着种奇异的慑人之力。

火光下，只见花蕊仙双目之中，突也流下泪来，颤声道：“我说出来，体会帮着我么？”

沈浪道：“我若不帮着你，方才为何不当着别人揭穿你的秘密，你是聪明人，这道理难道还想不通？”

花蕊仙咬一咬牙，道：“好，我说，二十年前，我们就知道这里有个藏宝的古墓，那时我十三天魔虽正值横行武林之际，但时时刻刻都得防备着仇家追踪，是以也无暇前来挖宝，后来衡山一役，十三魔几乎死得干干净净，我也只有将这古墓的秘密，永远藏在心底，想不到这秘密终于被人发现了？”

朱七七动容道：“你为了维护这古墓的秘密，不让别人染指，所以就使出这手段来么？”

花蕊仙苍老的面容，起了一种抽畜，道：“不是”。

朱七七讶然道：“那又是为了什么？”

花蕊仙道：“只因……只因我发觉在古墓中这些中毒被杀的人，全是被‘立地销魂散’毒死的，而这‘立地销魂散’，却是我花家的独门秘方，普天之下，只有我大哥‘销魂天厦’花梗仙能够配制。”

沈浪、朱七七陡然地耸然变色，朱七七骇然道：“销魂天魔花梗仙，岂非早已在衡山一役中丧命了么？”

花蕊仙道：“衡山一役，到了后五天中，情况已是大乱，每日里都有许多不同之谣言传出，但谁也不知道真相如何，那时当真是人心惶惶，每个人都已多少有了些疯狂之征象，我十三天魔本自分成两帮觅路上山，到后来却已四零八散，我只听得大哥花梗仙死在乱云涧中，却始终也没有见到他的尸首。”

朱七七道：“如此说来，你大哥死讯可能是假的。”

花蕊仙缓缓道：“想来必是假的。”

朱七七道："如……如此说来，莫非你大哥此刻便在这古墓中不成？"

花蕊仙垂眉敛目，冷冷道："想来必是如此，'立地销魂散'既在这古墓中出现，'销魂天魔'自然也在这里了。"

沈浪突然微笑道："那'立地销魂散'，说不定乃是你大哥的鬼魂在墓中炼制的亦未可知。"

花蕊仙身子一震，但瞬即狞笑道："在这古墓中，纵是我大哥的鬼魂，我也要帮着他的，绝不能容外人前来骚扰。"突然用左手自怀中掏出一面铁牌，又道："你又认得这是什么？"

沈浪就着朱七七手中火摺光亮，凝目瞧了两眼，只见那黝黑的铁牌上，竟似隐隐有烟波流动，瞧得越是仔细，感觉这小小一块铁牌上，竟似含有苍穹险暝，云气开阖之势，变化万端，不可方物，沈浪不禁微微变色道："这岂非昔年天下第一绝毒暗器'天云五花绵'的主人，云梦仙子之'天云令'么？"

花蕊仙道："果然有些眼光。"

朱七七骇然道："威震天下之'天云令，突然重现，云梦仙子那女魔头莫非也未死么？"

花蕊仙缓缓道："别人之生死，我虽不敢断定，但这云梦仙子昔年死在'九州王'沈天君'乾坤第一指'下时，我却是亲眼见到的。"

朱七七变色道："死人的东西，怎……怎会在这里？"

花蕊仙冷冷道："'紫煞手神功'、'立地销魂散'、'天云令'，这些有哪件不是死人的东西？而如今却都在这古墓中出现，可见这古墓中鬼魂非只一人，我与他们生为良朋，死为鬼友，岂容他们灵地为外人所扰，你们还是快快出去吧，否则也要与一笑佛、铁化鹤他们同样的下场了。"

沈浪悚然道："他们如何下场？"语声未了，突然发觉一笑佛、铁化鹤这些人走进去的那扇门户，竟已不知在何时无声无息地关了起来，沈浪等专神留意着花蕊仙，竟未发现。

朱七七不禁骇然大呼道："这……这扇门……"

花蕊仙纵声大笑道："你们此刻才发现么？……这古墓之中，又添了几个义鬼，我留在这里，怎会寂寞？……但念在昔日之情，我劝你们还是快快走吧……"凄厉的笑声，听来当真令人毛骨悚然。

沈浪目光转动，断定这八扇门户确是依"八卦"之理所建，不禁皱眉道，"他们走的这扇乃是生门，怎会成为绝地？"拉着花蕊仙掠过去，全力一掌，拍在门上，只听"砰"地一声大震，石门纹风不动，显见这石门之沉厚，却非任何人力所能开启。

石门的震击声，凄厉的狂笑声，四下回应，有如雷鸣。

忽然间，十余个手持火把，腰配利刃的大汉，自门外一涌而入，原来四下回声，掩住了他们的脚步声，是以直到他们入门后，沈浪与朱七七方才发觉，齐地骇然回顾，只见当中两人，竟是那彭立人与万事通。

沈浪道："彭兄居然真的来了，倒教在下……"

一句话未曾说完，彭立人身后突有几人狂吼而出，道："小贱人，原来你在这里，爷倒追你追得好苦呀。"这几人正是那"穿云雁"易如风、"扑天雕"李挺、"神眼鹰"方千里，与那"威武镖局"之总镖头展英松。

原来他几人一路追至沁阳，虽未追着朱七七，却见到了彭立人，彭立人与他们本是素识，一见他们之面，就忙着将这古墓的秘密说出，而且定要催

着他们到古墓中一瞧究竟，方千里与展英松等人本是好事之徒，被彭立人万事通再三鼓动，便齐地来到这里。

朱七七眼波一转，悄声道：“不好，对头找上门来了……”身形突然斜斜掠起，闪入了另一重门户，却偏偏还要回首笑道，“这里面可全都是厉鬼冤魂，你们可敢过来么？”眼角有意无意间向沈浪一瞟，沈浪暗中跺了跺脚，只得拉着花蕊仙，相随而入。

“扑天雕”李挺怒喝道：“你就算跑到鬼门关，李某也要追去。”长刀出鞘，身形乍展，却已被方千里一把拉住。

但见白衣飘拂，朱七七已没入黑暗中。沈浪追过去，沉声道：“你好大的胆子，怎地如此轻易闯入？”

朱七七轻笑道，“一不做二不休，花蕊仙说的越是怕人，我越是要看个清楚，反正咱们有她陪着，她哥哥无论是人是鬼，总得给咱们留下点情面，何况，与其叫我落入方千里那群人手中，还不如索性被鬼弄死的好。”

沈浪叹道：“你这样的脾气，只怕连鬼见了都要头疼。”

突听“哗”地轻轻一响。身后的石门，又紧紧阖起，将门外的人声与火光，一齐隔断，朱七七手中火摺已熄，四下立时被黑暗吞没。

门外的“扑天雕”李挺正在向方千里厉声道，”大哥怎地不让我追，莫非又要眼见这贱人逃走了不成。”

方千里冷笑道，“他们走的乃是‘死门’，反正也休想活着回来了，咱们追什么？”话犹未了，果然有一道石闸落下，隔断了门户。

李挺悚然道：“好险，若非大哥还懂得奇门八卦之学，小弟此刻只怕也被关在里面了。”

方千里两眼一翻，冷冷道：“话又说回来了，这古墓中所藏如若是人，奇门八卦之术自然有用，这古墓中所藏若是鬼魂……嘿嘿，只怕纵然诸葛武侯复生，也一样要被困在绝路之中。”

“穿云雁”易如风沉声道：“那丫头既已被逼的走入绝路，咱们这口怨气总算已出，不如就此全身而退，也免得多惹事故。”

展英松等人俱都沉吟不语，显见心里已有些活动，要知这些人虽然俱是胆大包天的角色，但见了这古墓中之森森鬼气，仍不觉有些心寒。

万事通与彭立人偷偷交换了个眼色，彭立人突然大声道：“这古墓中藏宝之丰，冠于天下，咱们入了宝山，可不能空手而回，无论这里藏的是人是鬼，咱们这些人也未见怕了他们？”

万事通悠悠道：“各位若是怕了，不妨退去，但我与彭兄么……嘿！好歹都是要闯上一闯的。”

展英松怒道，“谁怕了，我‘威武镖局’门下，从无临阵退缩之人，咱们闯。”立有七八人哄应一声，抢步而出。

神眼鹰方千里冷冷道：“我‘风林三鸟’也未必是怕事的人，但却也不是单逞匹夫之勇的鲁莽之徒，咱们纵然要闯，也得要有个通盘之计，展总镖头，你说愚兄可有道理？”

展英松道：“依方兄之意又待如何？”

方千里道：“咱们这些人，正好分做两拨，一拨前去探路，一拨留此接应，一面连以长索，以免探路的人迷失路途，走不回来。”

彭立人拊掌道：“方兄果然计虑周详，但，谁去探路？”

方千里道：“待我与展总镖头猜枚定赌局，负者探路。”

展英松道：“ 就是这么说。 ”
方千里将一只手藏在背后，道：“ 总镖头请猜我手指单双。 ”
展英松沉吟半晌，道：“ 单。 ”
方千里微微一笑，伸出两根手指，道：“ 双。 ”
展英松厉声道：“ 好，咱们去探路，威武门下，跟着我来。 ”
彭立人冷忖道：“ 这方千里当真是个老狐狸，他手掌藏在背后，展英松赌单，他便伸出两指，展英松赌双，他便伸出五指，如此赌法，赌到明年，展英松也休想胜上一盘，只是……今日你们既已入了古墓，便休想有一个人直着走出去，胜负又有何两样？ ”当下大声道：“ 小弟陪展兄一同探路。 ”
方千里取出一盘长索，将绳头交给了展英松，道：“ 总镖头且将绳头缚在身上，长索尽时，无论走到哪里，总镖头都必需回来，一路上也必需留下标志，如若半途有变，总镖头只需将长索一扯，我立等去接应。 ”
展英松道：“ 知道了。 ”将绳头系在腰间，大喝道：“ 跟我来。 ”高举火把，大步当先，走入了一重门户，随行之镖头中，突有一人颤声道：“ 这道门若是也落下来，咱们岂非要被关在其中？ ”
李挺道：“ 这个无妨，此门若有石闸落下，我与易三弟还可托住一时，那时展大哥扯动绳索，各位便可赶紧回来。 ”
展英松大笑道：“ 人道‘ 扑天雕，非但轻功卓绝，而且还具有一身神力，看来此话果然不虚……如此，就有托李兄了。 ”声落，和彭立人及手下镖头，九人鱼贯而入，九只火把，将门内石道照得一切通明。
直待九人身形去远，李挺叫道：“ 展英松倒也是条汉子。 ”
方千里冷冷道：“ 只可惜太蠢了些。 ”
展英松当先而行，脚步亦是十分沉稳，但是这秘道顶高两丈，四面皆石，曲折绵长，似无尽头。石道两旁也有着一扇扇门户，但都紧紧关闭，推之不开。
彭立人却远远压在最后，手持双刀，面带微笑，一副心安理得之态，似乎深信这些人都死光了，他也绝不会有任何凶险。走了段路途，彭立人长刀突展，将绳索割断，前行之人，自然谁也没有瞧见，彭立人这才赶上前去，沉声道：“ 展兄有何所见？ ”
展英松摇头叹道：“ 想不到这古墓竟有这般的大…… ”突见前路一扇门户，竟开启了一半，门里竟似隐隐有火光闪动，展英松心头一震，骇然道：“ 这里莫非还有人在？ ”一步掠了过去，探首而望。
只见门里乃是一间六角石室，六角分放着六具铜棺，当中竟还有一盏铜灯，发出像鬼火般光芒，此外别无人踪，这铜灯也不知是何人燃起的，何时燃起的，绿惨惨的火光映着绿惨惨的铜棺，一种诡秘恐怖之意，令人几将窒息。
展英松长长喘了口气，道：“ 进不进去？ ”
彭立人沉吟道：“ 你我不如按动绳索，让方兄等人进来再作商议。 ”
展英松道：“ 好。反手扯着绳索，扯了一阵，只觉绳索空荡荡的，毫无着力之处，展英松面色微变，猛力收索，突见绳头又现，这才发现长索竟已断了，众人齐地惊呼，一人道：“ 咱们快退吧。 ”
彭立人跺足道：“ 这……这是谁弄的手脚？此刻事变已生，再退也来不及了，不如索性往里面一闯，好歹瞧个究竟。 ”
展英松沉吟半晌，猛一顿足咬牙道：“ 生死有命，富贵在天。展英松今

日若要死在这里……唉，就死吧，闯。”身形一闪，入了石室彭立人道：“我来守着这道门户，各位请进。”众人面色苍白，脚步犹疑，彭立人目光一闪又道：“那铜棺之中，说不定便是宝藏所在之地……”话犹未了，众人已蜂拥而入，彭立人嘴角泛起一丝狞笑，脚步一缩，突然将那石门一椎，门里暗藏机簧，“咯”的一声，便关得死死的了。

门人发现不好，惊呼出声时，石门已闭，瞬即将惊呼之声隔断。这时石道中突有一条灰影闪出，行动间了元声息，彭立人还未觉察，只是狞笑低语道：“展英松，你莫怪我，这……”

突听身后响起一个冷冰冰的语声，阴恻恻截口道：“这件事你办不的错，现在，快回去扯动那根断索，好教方千里等人进来送死。”

彭立人辨出这语声正又是那灰袍人发出的，双膝虽已骇得发软。但仍勉强颤抖着举步而行。只听那鬼魅般语声又道：“一直走，别回头，对你自有好处，你若想回头偷看，便教你与他们一般下场。”

在外面，方千里目光凝注着长索，李挺、易如风，紧立在展英松走入的那扇门房两旁。长索渐尽，突然不再动了。方千里自不知绳索已断，只是皱盾沉吟道：“展英松为何不往前走了，莫非已发现了什么……”

众人屏息静气，等候动静。只觉这时间实是过得缓慢无比，众人手脚冰冷，呼吸渐渐沉重，也不知过了多久……突见绳索被扯动三下，过了半晌，又扯动三下，李挺耸然道：“里面有变，咱们去接应。”

方千里冷笑道：“你真要去接应么，莫非要陪他送死？”

李挺呆了一呆，道：“这……”

万事通目光一转，突然说道：“展英松只怕在里面发现藏宝亦未可知，各位不去，在下却要进去的。”展动身形，掠了进去。

方千里阴沉的面色，亦已动容，默然半晌，突也大声道：”咱们与展某虽无交情，但江湖道义却不可不守，进去助他一臂。”率领手下，亦是一拥而入，李挺、易如风双双断后。

万事通暗笑忖道：“老狐狸，满腹阴险，满口仁义，明明是贪得宝藏，偏偏还要嘴上卖乖，但这次也要叫你这老狐狸有进无出。”众人方自走出一箭之地，身后门户已然紧紧关闭。

易如风首先发觉，大喝道：“不好，咱们中计了。”

方千里自也大骇，反身察看，但集众人之力，也休想将那石门动弹分毫，方千里悚然道：“今日你我已是有进无退，索性往里闯吧。”又走了两箭之地，便赫然发现那已被暂断的绳头。

众人更是大惊失色，李挺颤声道：“展……展英松他们到哪里去了？莫非已遭了毒手？”

方千里面寒如铁，团嘴不答，目光凝注着前方一步步走了进去，众人虽然心寒胆怯，但事已至此，只得跟在他身后。突然一道紧闭着的石门前，有只已熄灭的火把，大把虽灭，犹有余温，可见熄灭还未多久。方千里拾起火把，容颜更是骇人，缓缓道：“这正是他们拿进来的，看来……”戛然住口，再向前行。

他话虽未说出，但众人自己知他言下之意，正是说展英松已是凶多吉少，人人心中除了恐惧之外，又不觉加了一份悲痛。但此时多言亦无益，众人只有闭着嘴巴，硬着头皮前行，前面突然发现出三条岔路，三岔路口上，赫然竟有条血淋淋的手臂，鲜血犹未凝固，手掌紧握成拳，唯有食指伸出，指着

左面一条路。右面一条路上，火光可照之处，一路竟都是枯骨，有的完整，有的震散，有的枯骨手中，还握着刀剑，闪闪寒光，森森白骨，衬托出一种凄迷诡异之画面，有如人们在噩梦中所见景象一般，李挺倒抽口冷气，道："还……还往前走么？"

方千里道，"不走又如何？"

李挺道："但前面也似是……死……死路一条。"

方千里冷道："本就是死路一条。"

李挺嘶声道："这古墓中人，为何定要将咱们全都置之死地？"

方千里沉声道："此番被诱入这古墓之人，来历不同，互相亦毫无关系，但古墓中人却要将这些人置之死地，可见绝非为了仇怨……"

易如风道："却又是为了什么？"

方千里道："依我看来，这古墓中必定蕴藏着一个绝大阴谋，这阴谋也似乎正是武林动乱之前奏，你我便都成了这次阴谋中之祭品。

万事通道："方兄已认定这古墓是人非鬼么？"

方千里冷笑道："世上哪有什么鬼魂，除非……"突听身后传来一声冷笑，方千里毛发立时为之悚然，一齐转身望去。

但见后面石道空荡荡，那有一条人影，再回头时，那条血淋淋的手臂，已改变了方向，手指赫然已指着中央一条道路。众人再也忍不住，放声惊呼起来，也不知是谁，颤声呼道："这……这……这不是鬼是什么？"

方千里飞起一脚，将断臂踢开，大喝道："是鬼我也要斗一斗。"展动身形，向中央一条道路冲了过去。

万事通面上泛起一丝诡秘之笑容，悄悄俯下身子，抹去了足尖一点血迹——这血迹自是他在暗中将断臂踢得方向改变时留下的。只见"风林三鸟"，与门下弟子都已奔入中央那条秘路，万事通方自举步跟去，突有一条手臂扯住了他衣角，一个灰衣人，自石壁间走出，站到他身后，阴恻恻笑道："你也要跟去送死么？"

万事通浑身发抖，道："小……小人……"

灰衣人道："你还有用，我怎会要你死？记着，往右面那条满布枯骨的路上走去，你那朋友彭立人自会来接应于你。"

万事通道："知……知道了……"突听中央道路那方，传来"风林三鸟"等一声惊呼，但惨厉的呼声方自发出，又被一齐隔断，万事通身子足抖了盏茶时分，渐渐平息，四面静寂如死，火光下，那血淋淋的手臂更是凄惨可怖，万事通忍不住偷偷回望了一眼，身后哪有人影？那灰衣人鬼魅般出现，此刻竟又鬼魅般消失了。

"风林三鸟"，与门下弟子奔入中央那条通路，方自弯过两个转折，突见前面一间石室，洞开的门户中，隐隐有珠光宝气映出。方千里精神一振，喜道："看来咱们这条路果然选对了！"当先掠入门房，但见石室之中，并排放着四口石棺，棺盖俱已掀开，四口石棺之中，竟满堆着不知名的奇珍异宝，辉映着奇异的光彩。

"风林三鸟"虽也都是大秤分金的武林高手，但一生中却也未曾见过许多珍宝，目光瞥过，忍不住脱口惊呼出声来。风林门下弟子，更是惊的目定口呆，呆了半晌，突然齐地欢呼一声，飞扑过去，各自伸手攫起了成串的珠宝。

哪知珠宝入手，突然碎裂，一连串多彩的水珠，自碎裂的珠宝中飞激而

出，溅在风林门下弟子们的身上，手上，面上，风林门下弟子只觉水珠触处，有如火炙一般，惨呼一声，翻身跃倒。但见只要是水珠所溅之处，无论衣衫，肌肉，毛发，在刹那之间，便已完全腐烂，直烂入骨，而风林弟子也在这一刹那间，便已疼得满地翻滚，全身痉挛，那模样当真是惨不忍睹。风林三鸟虽是满心惊怖，却又生怕也被毒汁所染，竟不敢伸手去触及他们弟子的身子。只见弟子们挣扎渐停，呼声渐微，终于在一阵剧烈的颤抖之后，动也不再动了，而那入骨的腐烂，却已蔓延更广，几个精壮剽悍的小伙子，眼见在转眼间便要化做一堆白骨，方千里又是惊心，又是心疼，嘶声道：“ 好毒……好毒…… ”突然一声轻呼，回首望处，他们身后的石门也关上了。

且说沈浪、朱七七与花蕊仙三人，自石门落下后，便置身一片黑暗中，咫尺之间也难见对方面目。沈浪更是紧抓住花蕊仙手腕不放，朱七七却伸手勾住了沈浪的脖子踮起足尖，娇靥贴上了沈浪的面颊，轻轻叹息一声，道：“ 真好…… ”

花蕊仙冷冷道：“ 人都快死了，还好什么？ ”

朱七七悠悠道：“ 我能在这梦一般的黑暗中，相依相偎，纵然死了，也是好的。 ”轻轻叹息一声，道：“ 我不要有第三人在我们身旁，你……你放开她的手，让她走吧。 ”

沈浪道：“ 小姐，你虽然想死，我却还没有活够，我不会放她的。 ”

朱七七转过头，狠狠咬了他一口，恨声道：“ 你这个无情无义，不解风情的小畜牲，我恨死你了，我……我真想咬死你。 ”

花蕊仙冷冷道：“ 快咬快咬，越快越好。 ”

沈浪扳开朱七七的手，道：“ 拿来。 ”

朱七七道：“ 拿什么？ ”

沈浪道：“ 火摺子。 ”

朱七七道：“ 没有了。 ”

沈浪缓缓道：“ 我瞧见你将火摺熄灭，藏在左面怀里，还用一块白色的手帕包着，是么？ ”

朱七七连连跺足道，“ 死鬼，死鬼……拿去死吧。 ”掏出火摺子，掷了过来。

虽在黑暗之中，但沈浪伸手一接，便将火摺接住，一晃即燃，只见朱七七双颊嫣红中，眼波中流露的也不知是恨？是爱？

沈浪微微一笑，道：“ 有了火光，便可往里闯了，走吧。 ”

朱七七道：“ 谁要跟你走。 ”跺着脚，转过身子，过了半晌，还是忍不住偷偷回眼一瞟，却见沈浪已拉着花蕊仙走了。

朱七七咬了咬牙，大声道：“ 好，你不管我，你走吧，我……我就死在这里，看你怎么样。 ”

沈浪头也不回，笑道：“ 你瞧你身后有个什么人，莫要被他…… ”话未说完，朱七七已“ 嘤咛 ”一声，奔了过去，举起粉拳，在沈浪肩上捶了十几拳，口里虽连声骂着：“ 死人，我掐死你。 ”但落手却是轻轻的，口里虽在说：“ 我偏不跟你走。 ”但脚下还是跟他走了。

三人走了半晌，但见一重门户半开，门里有棺，棺上有灯，朱七七道：“ 这里莫非有人，我进去瞧瞧。 ”方自举步，还未入门。

突听沈浪轻叱道：“ 进去不得。 ”

朱七七道：“ 为什么，我就偏要进去。 ”

沈浪叹道：“姑娘，你难道还瞧不出这是对方诱敌的陷阱？你若进去，门户立刻就会关上。”

朱七七转了转眼波，突然“噗哧”一笑，道：“算你聪明。”

三人再往前行，又走了半晌，但见前面三条岔路，路口一条血淋淋的断臂指着左方。右方的道路，隐隐可见死人白骨。

朱七七眨了眨眼睛，道：“咱们往中间这条路走。”

沈浪略一沉吟，道：“常言道：实中有虚，虚中有宴，右面这条路，看来虽凶险，但是通向这古墓中央的唯一道路，而这古墓的秘密枢钮，也必定是在墓之中央，中间这条路，是万万走不得的。”

朱七七道：“外面为何却有八道门户？”

沈浪道：“如今我已看出，外面那八道门户，俱是疑兵之计，这八条道路非但全都一样，而且必是通向同一终点，只是每条道路上，必有许多岔路，也必有许多陷阱，只要我等能避开陷阱，踏上正路，便必能探出此间最终之秘密。”说话之间，三人俱已走入了右面那条道路。

花蕊仙冷笑道，“花梗仙行事从来最是谨慎小心，你们万万不会探出他之秘密的，还是快回去吧，又何必要送死？”

沈浪非但不睬她，根本瞧也不瞧她一眼，突听朱七七一声欢呼，道：“对了……对了，咱们必定走对了。”只见她手指一处，光华灿烂，一间石室中，竟满是奇珍异宝。

花蕊仙脸色大变。朱七七虽然生长在大富之家，但无论哪一个年轻少女，见着这么多珠宝，总难免由心底深处发出一种喜爱之情，忍不住奔过去要抓起那珠宝，轻轻抚摸，仔细瞧瞧，哪知她手掌方伸出，又被沈浪一把拉住。

朱七七道，“拉我手作什么？”

沈浪道：“你生长大富之家，难道未看出世上哪有光华如此灿烂之珠宝？这其中必有古怪之处，你若想活着探出此间之秘密，还是莫要动它的好。”

朱七七咬了咬嘴唇，道：“好，再听你一次。”

花蕊仙又自冷笑道：“算你聪明，这一手又是花梗仙的拿手好戏，这珠宝外壳乃是他的秘方所制，其中满贮毒汁，无论是谁，一触即死……嘿嘿，但你也莫要得意，花梗仙素来心灵手巧，你纵能识破他这一手，他还不知有多少花样在等着你哩，我看你不如快些放开我，他瞧我的面子，只怕还可放过你们。”

她唠唠叨叨说了一大套，沈浪还是不理她，再往前进，转折越多，忽然间，一条人影自左方掠出，右方隐没。就在这身形一闪间，他已扬手发出四道灰惨惨的光华，夹带风声，直击沈浪，朱七七与花蕊仙三人。

两人相距既近。又是骤出不意，再加上秘道黝黯漫长，纵有火摺微光映照，仍是朦胧不明，这四道来势如此迅急之暗器，本非任何人所能抵挡，哪知沈浪右手突然划了个圆弧，竟似有一种无形无影之引力，将这三道暗器，全都吸了过来，“噗，噗，噗”三声，三道灰光，俱都投入沈浪袖中。

朱七七又惊又佩又喜，定了定神，眼角一瞥，已瞧出这三道暗器，竟是三枝打造奇特，灰光闪闪的九寸短箭。这下朱七七再也忍不住，颤声道：“箭……箭……莫非这就是那……那死神手中射出来的？”

沈浪撕下片衣袖，垫在手里，把三根箭一根根拔出来，虽然中间隔了块布，但沈浪触手之处，突觉一片奇寒澈骨。他面上虽不动声色，但心中又已不禁充满惊异，就着火摺微光，注目瞧了几眼，双眉立刻展开，长笑道：“原

来如此。”

朱七七面上神情，亦是又惊又喜，竟已怕起手来道：“原来如此……原来这死神弓中射出的鬼箭，看来虽是那般神妙，其实也不过如此而已。”

只听甬道曲折间，隐隐约约，又传来那慑人的歌声，“冷月照孤冢，死神夜引弓，燃灯寻白羽，化在碧血中。”这歌声方才听来，确实充满了阴森恐怖诡异之意，但沈浪此刻听了，却再也忍不住放声大笑起来，道：“什么鬼箭，只不过是几根冰箭而已。”这人人再也猜想不出的秘密，说穿了其实不值一文——原来这死神弓中射出的鬼箭，竟是以寒冰凝结而成，加上内家真力，自可穿肌入肤，但被人体中沸腾的热血一激，立刻又必将深化为水，是以等人稀灯去寻时，自然什么也瞧不见了。

朱七七喘息着笑道：“真亏这些人想出的鬼花样，若不揭破，当真要被他吓得半死，但若非如此天寒地冻之时，他这花样也休想要得出来。”

沈浪道：“只要你也莫要将这瞧的太过简单，凝成这冰箭的水中，必定含有极为厉害之毒汁，一遇人血，立刻溶化，散布四肢，方能立即致人于死。”说话之间，随手一抛，将那三枚“鬼箭”，俱都远远抛了出去。

朱七七撇了撇嘴，道：“但无论如何，我们总算将这古墓中的鬼花样全都识破了，我倒要看看，他们究竟还有些什么……”话犹未了，她身后平整的石壁，突然开了一线，一股浓烟，急涌而出，朱七七还未来得及闭住呼吸，头脑已觉得一阵晕眩，人已倒了下去，什么都不知道了。

第五章　古墓多奇变

等朱七七醒来之时，头脑虽然仍是晕晕沉沉，有如宿酒初醒一般，但眼前已可瞧出自己乃是坐在一间充满了湿腐之气的石室角落中，四肢虽然未曾束缚，但全身却是软绵绵的不能动弹。

转眼一瞧沈浪与花蕊仙竟也在她身旁，身子也是动也不能动，朱七七又惊又骇，嘶声呼道：“沈浪，你……你怎么也会如此了。”她对自己身上事倒并不如何关心，但瞧见沈浪如此可真是心疼如裂。

沈浪微微一笑，摇头不语，面色仍是镇静如常。

花蕊仙面上却不禁现出得意之色，缓缓道，“这迷香也是花梗仙独门秘制，连我都不知道，其名为‘神仙一日醉’，就算是神仙，要嗅着一丝，也要醉上一日，神智纵然醒了，四肢还是软绵绵的不能动弹，你们此刻若是肯答应此后永不将有关此事的秘密说出去，等下我见着花梗仙时，还可为你们说两句好话。”

朱七七用尽平生之力，大叫道：“放屁，不想你这忘恩负义的老太婆，竟如此混帐，怪不得武林中人人都想宰了你。”

花蕊仙怒道：“好泼辣的丫头，此刻还敢骂人……”

突见石门缓缓开了一道线，一道眩目的灯光，自门外直照进来，花蕊仙大笑道：“好了好了，我大哥来了，看你这小姐脾气还能发狠到几时。”

灯光一转，笔直地照在沈浪，朱七七与花蕊仙三人脸上，这眩目的光亮，也不知是哪种灯里发出来的，委实强烈已极，沈浪等三人被灯光照着，一时间竟难以张开眼睛，也瞧不见眼前的动向。

但此刻已有一条灰衣人影翩然而入，大模大样，坐在灯光后，缓缓道：“二位远来此间，在下未曾远迎，恕罪恕罪。”

他说的虽是客套之言，但语声冰冷，绝无半分人情味，每个字发出来，都似先已在舌尖凝结，然后再自牙缝里迸出。

花蕊仙眯着眼睛，隐约瞧见有条人影闪入，只当是她大哥来了，方自露出喜色，但听得这语声，面目又不禁为之变色，嘎声道：“你是什么人，可是我大哥花梗仙的门下？还不快些解开我的迷药？”

那灰衣人似是根本未曾听到她的话，只是冷冷道：“三位旅途奔波，既已来到这里，便请安心在此静养，三位若是需要什么，只管吩咐一声，在下立时着人送来。”

朱七七早已急得满面通红，此刻再也忍不住大叫道：“你究竟是谁？将我们骗来这里是何居心，你……你究竟要将我等怎样？要杀要剐，你快说吧。”

灰衣人的语声自灯光后传来：“闻说江南朱百万的千金，也不惜降尊纡贵，光临此地，想就是这位姑娘了？当真幸会的很。”

朱七七怒道，“是又怎样？”

灰衣人道：“武林中成名的英雄，已有不少位被在下请到此间，这原因是为了什么，在下本想各位静养好了再说，但朱姑娘既已下问，在下又怎敢不说，尤其在下日后还有许多要借重朱姑娘之处朱七七大声道：“你快说吧。”

此刻她身子若能动弹，那无论对方是谁，她也要一跃而起，与对方一决生死，但那灰衣人却仍不动声色，还是冷冷道：“在下将各位请来此间，并无丝毫恶意，各位若要回去随时都可回去，在下非但绝不拦阻，而且还必将

设酒饯行。”

朱七七怔了一怔，忖道：“这倒怪了……”

一念还未转完，那灰衣人已经接口道：“但各位未回去前，却要先写一封简短的书信。”

朱七七道：“什么书信？”

灰衣人道：“便是请各位写一封平安家书，就说各位此刻俱都十分安全，而对于各位的安全之责，在下却多多少少尽了些微力，是以各位若是稍有感恩之心，便也该在家书中提上一笔，请各位家里的父兄姐妹，多多少少送些金银过来，以作在下辛苦保护各位的酬劳之资。”

朱七七颤声呼道：“原来你……你竟是绑匪。”

灰衣人喉间似是发出了一声短促，尖锐，有如狼嗥般的笑声，但语声却仍然平平静静。

那是一种优雅，柔和，而十分冷酷的平静，只听他缓缓道：“对于一位伟大之画家，姑娘岂能以等闲匠人视之，对于在下此等金银收集家，姑娘你也不宜以‘绑匪’两字相称。”

朱七七道：“金银收集家……哼哼，狗屁。”

灰衣人也不动气，仍然缓缓道：“在下花了那么多心思，才将各位请来，又将各位之安全，保护得这般周到，就凭这两点，却只不过要换各位些须身外物，在下已觉十分委屈，各位如再吝惜，岂非令在下伤心？”

沈浪忽然微微一笑，道：“这话也不错，不知你要多少银子？”

灰衣人道：“物有贵贱，人有高低，各位的身价，自然也有上下不同，像方千里，展英松那样的凡夫俗子，在下若是多要他们的银子，反而有如抬高了他们的身分，这种事在下是万万不屑做的。”

他明明是问人家要钱，但他口中却说的好像是他在给别人面子，朱七七当真听得又是好气，又是好笑，忍不住问道：“你究竟要多少？”

灰衣人道：“在下问展英松要的不过只是十五万两，但姑娘么……最少也得一百五十万两……”

朱七七骇然道：“一百五十万两？”

灰衣人缓缓道：“不错，以姑娘如此冰雪聪明，以姑娘如此身分，岂非高出展英松等人十倍，在下要的若是再少过此数，便是瞧不起姑娘了，想来姑娘也万万不会愿意在下瞧不起姑娘你的，是么？”

朱七七竟有些被他说的愣住了，过了半晌，方自怒目道：“是个屁。你……你简直是个疯子，豺狼黑心鬼……”

但这时灰衣人的对象已转为沈浪，她无论骂什么，人家根本不理，灰衣人道：“至于这位公子，人如玉树临风，卓尔不群，心如玲珑七窍，聪明剔透，在下若要个一百五十万，也不算过份……”

沈浪哈哈笑道：“多谢多谢，想不到阁下竟如此瞧得起我，在下委实有些受宠若惊，这一百五十万两银子又算的了什么。”

灰衣人尖声一笑，道：“公子果然是位解人，至于这位花……花……”

花蕊仙大喝道：“花什么？你难道还敢要我的银子。”

灰衣人缓缓道：“你虽然形如侏儒，老丑不堪，但终究也并非一文不值……”

花蕊仙怒骂道：“放屁，畜牲，你……你……”

灰衣人只管接道：“你虽看轻自己，但在下却不能太过轻视于你，至少

也得问你要个二三十万两银子，略表敬意。”

朱七七虽是满胸急怒，但听了这种话，也不禁有些哭笑不得，花蕊仙额上青筋，早已根根暴起，大喝道：“畜牲，我大哥少时来了，少不得要抽你的筋，剥你的皮，将你碎尸万段。”

灰衣道：“谁是你的大哥？”

花蕊仙大声道：“花梗仙，你难道不知道么？装什么糊涂。”

灰衣人冷冷道：“花梗仙，不错，此人倒的确有些手段，只可惜远在衡山一役中，便已死了，在下别的都怕，鬼却是是不怕的。”

花蕊仙大怒道：“他乃是主持此事之人，你竟敢……”

灰衣人截口道：“主持此事之人，便是区区在下。”

他语声虽然平静轻缓，但无论别人说话的声音多么大，他只轻轻一句话，便可将别人语声截断。

花蕊仙身子一震，但瞬即怒骂道：“放屁，你这畜牲休想骗我，花梗仙若是死了，那易碎珠宝，神仙一日醉，却又是自哪里来的。”

灰衣人一字字道：“乃是在下手中做出来的。”

花蕊仙面色惨变，嘶声呼道：“你骗我，你骗我……世上除了找大哥外，再无一人知道这独门秘方……花梗仙……大哥，你在哪……”

突然一道风声穿光而来，打在她喉下锁骨左近的“哑穴”之上。花蕊仙“哪里”两字还未说完，语声突然被哽在喉间，冉也说不出一个字来，这灰衣人隔空打穴手法之狠、准，稳，已非一般武林高手所能梦想。

灰衣人道：“非是在下无礼，只是这位花夫人声音委实太大，在下怕累坏了她，是以只好请她休息休息。”

朱七七冷笑道，“你倒好心的很，”

灰衣人道：“在下既已负起了各位安全之责，自然处处要为各位着想的。”

朱七七被他气得快疯了，气极之下，反而纵声大笑起来。

沈浪瞑目沉思已有许久，此刻忽然道：“原来阁下竟是玉关快乐三座下之人，瞧阁下如此武功，如此行径，想必是酒、色、财、气四大使者中的财使了？”

他忽然说出这句话来，灰衣人面色如何，虽不可见，但朱七七却已不禁吃了一惊，脱口道：“你怎会知道？”

沈浪微微一笑，道：“花梗仙的独门秘方，世上既无旁人知晓，而此刻这位朋友却已知晓，这自然唯有一个理由可以解释，”

七七道，“我却连半个理由也想不出。”

沈浪道：“那自是花梗仙临死前，也曾将这独门秘法留给了玉关先生，这位朋友既是金银收集家，自然也必定就是玉关快乐王门下为财使了。”

朱七七完全被惊得怔住，许久说不出一个字。

沈浪又道：“还有，花梗仙既然早已知道这古墓的秘密，那时必也将此秘密与他所有独门秘法一齐留下，是以玉关先生便特令这位财东来掘宝，哪知道古墓中藏宝之说，只不过是谣言，墓中其实空无所有，财大使者一急之下，这才想到来打武林朋友们的主意，他将计就计，正好利用这古墓，作为诱人的陷阱。”

朱七七道：“但……但他既要将人诱来此间，却又为何又要作出那些骇人的花样，威吓别人，不许别人进来。”

沈浪微笑道，“这就叫欲擒放纵之计，只因这位财大使者，深知武林朋

友的毛病，这地方越神秘，越恐怖，那些武林中的知名之士，越是要赶着前来，这地方若是一点也不骇人，来的便必定多是些猫猫狗狗，无名之辈，这些人家里可能连半分银子也没有，却教财大使者去问他要什么？”

朱七七喘了儿口气，喃喃道，“不错，不错，一点也不错……唉！为什么总是他能想得起，我就偏偏想不起？”

灰衣人默然良久，方自缓缓道：“大名可是沈浪？嗯……沈兄你果然是位聪明人，简直聪明得大出在下意料之外。”

沈浪笑道：“如此说来在下想必是未曾猜错了。”

灰衣人道：”古人云，举一反三，已是人间奇才，不想沈兄你竟能举一反七，只听得花蕊仙几句话，便能将所有的秘密，一一推断出来，除了在下之名，财使金无望，那是我的徒儿阿堵，还未被沈兄猜出外，别的事沈兄俱都猜的丝毫不差，宛如目见。”原来他身后还跟着一个童子。

沈浪道，“金兄倒也坦白的很。”

财使金无望道：“在沈兄如此聪明人的前面，在下怎敢虚言，但沈兄岂不闻，聪明必遭天忌，是以才子夭寿，红颜薄命。”

沈浪微微笑道，“但在下今日却放心的很，金兄既然要在下的银子，那想必是万万不会又要在下的命了，是么？”

金无望冷冷道：“但在下平生最最不喜欢看见世上还有与在下作对的聪明人，尤其是像沈兄你这样的聪明人。”

朱七七颤声道：“你……你要拿他怎样？”

金无望微笑着露出了他野兽般的森森白齿，缓缓道：“在下今日纵不能取他性命，至少也得取他一手一足，世上少了沈兄这般一个劲敌，在下日后睡觉也可安心了。”

朱七七骇极失声，沈浪却仍然微微笑道：“金兄如此忍心？”

金无望道：“莫非沈兄还当在下是个慈悲为怀的善人不成？”

沈浪道：“但金兄今日纵是要取在下身上的一根毫发，只怕也不容易。”

金无望冷笑道：“在下且来试试。”缓缓站起身子，前行一步。

沈浪突然仰天大笑起来，道：“在下本当金兄也是个聪明人，哪知金兄却未见得多么聪明。”

笑声突顿，目光逼视金无望：“金兄当在下真的已被那‘神仙一日醉’所迷么？”

金无望不由自主，顿住了脚步。

沈浪接道：“方才浓烟一生，在下已立刻闭住了呼吸，那‘神仙一日醉’纵然霸绝天下，在下却未嗅入一丝。”

金无望默然半晌，唇间又露出了那森森白齿，道：“这话沈兄纵能骗得到别人，却未见能骗的到在下，沈兄若未被‘神仙一日醉’所迷，又怎肯做我金无望的阶下之囚了？”

沈浪道：“金兄难道连这道理都想不通么？”

他面上笑容越见开朗，接道：“试想这古墓中秘道千奇百诡，在下纵然寻上三五日，也未见能寻得着此间中枢所在，但在下此刻装作被迷药所醉，却可舒舒服服的被人抬来这里，天下可还有比这更容易更方便的法子么？”

金无望面色已微微变了，但口中仍然冷笑道：“沈兄说同当真不错，但在下……”

沈浪截口道：“但金兄怎样？”

一句话未曾说完，身子已突然站起。

金无望早已有如死灰般的面色，此刻变的更是可怖，喉间“ 咯 ”的一响，脚下情不自禁后退了一步。

沈浪目中光芒闪动，逼视在他脸上，缓缓道：“ 今日在下能与金兄在这里一决生死，倒也大佳，你我无论是谁战死在这里，都可不必再寻坟墓埋葬了。 ”

金无望闭口不语，冰冷的目光，也凝注着沈浪。两人目光相对，谁也不曾眨一眨眼睛，沈浪目中的光芒更是无比的冷静，无比的坚定……

朱七七面上再也忍不住露出狂喜之色，道：“ 沈浪，你还是让他三招吧，否则他怎敢和你动手。 ”

沈浪微微笑道：“ 若是让三招岂非等于不让一般。 ”

朱七七笑道：“ 那么……你就让七招， ”

沈浪道：“ 这才像话，在下就让金兄七招，请！ ”

金无望面上忽青忽白，显然他必需努力克制，才忍得住沈浪与朱七七两人这一搭一挡的激将之计。

朱七七笑道：“ 怎么，他让你七招，你还不敢动手？ ”

金无望突然一个翻身，倒掠而出，大厅石门“ 咯 ”的一声轻响，他身子便已消失在门外。

朱七七叹息：“ 不好，让他逃了。 ”

沈浪微笑道：“ 逃了最好…… ”突然翻身跌倒。

朱七七大骇道：“ 你……你怎样了？ ”

沈浪苦笑道：“ 那神仙一日醉是何等厉害，我怎能不被迷倒，方才我只不过是以体力残存的最后一丝气力，拼命站起，将他骇走而已。 ”

朱七七怔了半晌，额上又已泌出冷汗，颤声道：“ 方才他幸好未曾被激，否则……否则…… ”

沈浪叹道：“ 但我却早已知道金无望这样的人，是万万不会中别人的激将之计的…… ”话声未了，突听一阵大笑之声自石门后传来。

笑声之中，石门又启，金无望一步跨了进来。

朱七七面色惨变，只听金无望大笑道：“ 沈兄果然聪明，但智者千虑，终有一失，沈兄千算万算，却未算出这石室之中的一举一动，室外都可看得清清楚楚的。 ”

笑声顿处，厉声道：“ 事已至此，你还有什么话说。 ”

沈浪长长叹息一声，闭目不语。

金无望一步步走了过来，狞笑道：“ 与沈兄这样的人为敌，当真是令人担心的很，在下不得不先取沈兄一条手臂，来安安心了。 ”

说到最后一句，他已走到沈浪面前，狞笑着伸出手掌……

朱七七又不禁嘶声惊呼出来。

哪知他呼声来了，奇迹又现，就在金无望方自伸出手臂的这一刹那之间，沈浪手掌突地一翻。已扣住了金无望的穴道。

这变化更是大出别人意料之外，朱七七在片刻之间连续极惊、极喜几种情绪。更是目瞪口呆，说不出话来。

沈浪缓缓站起身来，右手扣住金无望腕脉间大穴，左手拍了拍衣衫的尘土、微微笑道，“ 这一着金兄未曾想到吧？ ”

金无望额角之上，汗珠一粒粒涌现。

朱七七这才定过神来，又惊又喜，忍不住娇笑着道：“这……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沈浪道：“其实在下并未被迷的，这点金兄此刻想已清楚的很。”

朱七七道：“你既未被迷，方才又为何……”

沈浪笑道：“方才我与金兄动手，实无十足把握，而且纵能战胜金兄，也未必能将金兄擒住，但经过在下此翻做作之后，金兄必将已对我毫无防范之心，找出其不意，骤然动手，金兄自然是躲不开的。”

朱七七喜动颜色，笑道：“死鬼，你……你呀，方才不但骗了他。也真将我吓了一跳，少时我少不得还要找你算帐的。”

金无望呆了半晌，方自仰天长叹息一声，道：“我金无望今日能栽在沈浪你这样的角色手上，也算不冤，你要我怎样，此刻只管说吧。”

沈浪笑道：“如此就相烦金兄先将在下等带出此室，再将今日中计被擒的一些江湖朋友放出，在下必定感激不尽。”

金无望深深吸了口气，道：“好！随我来。”

沈浪背负朱七七，手擒金无望，出了石室，转过几折，来到另一石室门前，朱七七全身无力，但双手勾住沈浪的脖子，而且勾的很紧，此刻大声问道：“这里面关的是些什么人？”

金无望目中似有诡异之笑意一闪，缓缓道：“神眼鹰方千里，扑天雕李挺，穿云雁易如风以及威武镖局展英松，共计四人之多。”

朱七七怔了一怔，道：“是这四人么……”

金无望道：“不错，可要放他？”

朱七七突大喝道，“等等……放不得。”

沈浪皱眉道：“为何放不得？”

朱七七叹了口气，道，“这四人都是我的仇家，他们一出来，非但不会感激你们，还要找我拼命的，怎能放他？”

金无望目光冷冷的看着沈浪，道，“放不放全凭相公作主……”

朱七七大怒道：“难道我就作不得半点主么？我此刻全身没有气力，若是放了他们，岂非等于要我的命……他四人动起手来，沈浪你可也拦不住。”

金无望目光仍是看着沈浪，冷冷道，“到底放不放？”

沈浪长长叹了口气，道：“放……不放……这可把我也难住了……他四人难道未被那‘神仙一日醉’所醉倒？”

金无望冷笑道：“神仙一日醉虽非什么灵丹妙药，但就凭方千里，展英松这几块材料，还配不上来被此药所醉。”

沈浪道：“石门如何开启？”

金无望道：“石门暗扣机关，那一点石珠便是枢钮，将之左转三次，右转一次，然后向上推动，石门自开。”

沈浪微微颔首，不再说话，脚步却已向前移动。

朱七七面上立时泛出喜色，俯下头，在沈浪耳背重重亲了两下，媚笑道：“你真好……”

金无望却又冷冷笑道：“我只当沈相公真是大仁大义，救苦救难的英雄豪杰，哪知……嘿嘿，哈哈。”仰首向上，不住冷笑。

那阿堵年纪虽小，但心眼却不小。眼珠子一转，接口道：“常言道：英雄难过美人关，英雄为了美人，自然要将一些老朋友俱都放到一边，这又怎怪得了沈相公？”居然也冷嘲热讽起来。

沈浪充耳不闻，只作没有听见，朱七七却忍不住又骂了起来，只见沈浪拖着金无望，转了一个弯，突然在暗处停下脚步，沉声道：“这古墓中的秘密，金兄怎能知道的？”

金无望道：“先父是谁，你可知道？”

沈浪道：“答非所问，该打。”

金无望沉声道：“先父人称金锁王。”

沈浪展颜一笑，道：“这就是了，江湖传言，金锁王消息机关之学，天下无双，金兄家学渊源，这古墓中的秘密自瞒不了金兄耳目，快乐王将金兄派来此间，正是要用金兄所长。”话声微顿，又道：“金兄既说这古墓中再无他人走动，想来是必无差错的了。”

金无望道：“有无差错，阁下当可判断得出。”

沈浪笑道：“好。”指尖一颤，突然点了金无望身上三处昏睡之穴，反手又点了那阿堵肋下三处穴道。

他出手虽有先后，但手法委实快如闪电，金无望，阿堵两人，看来竟是同时倒下，朱七七奇道：“你这是做什么？”

沈浪反臂将她抱了下来，轻轻倚在石壁上，柔声道：“你好好在这里等着，古墓中已别无敌踪，你大可放心。”

朱七七瞪大了眼睛，道：“你……你要去放……”

沈浪含笑道：“不错，我先去将那四人放了，令他们即刻出去，这也用不着多少时候，盏茶工夫里我就会回来的。”

朱七七本是满面惊怒，但瞬即长长叹了口气，道：“我就早知道你若不放了他们，就像身上刺满了针，一时一刻也不能安心。”

沈浪笑道：“我就去就回。”方自转身。

朱七七突又轻唤这：“等等。”

沈浪道：“还等什么？”

朱七七道：“你……你……”抬起目光，目光中有些恐惧之情，也有些乞怜之意，颤抖的语声，轻轻道：“不知怎地，我……我突然害怕了起来，仿佛……仿佛有个恶鬼正在暗中等着要……要害我。”

沈浪微微一笑，柔声道：“傻孩子，金无望与阿堵都已被我制住，你还有什么好怕的——乖乖的等着，我就回来。”挥了挥手，急步而去。

朱七七望着他身影消失，不知怎地，身上突然觉得有一阵澈骨的寒意，竟忍不住轻轻颤抖了起来。

石门上的枢钮被沈浪左旋三次，右旋一次，再向上推动后，石门果然应手而开，门里一盏铜灯灯油将竭，昏黄闪跳的火焰未端，已起了一股黑色的轻烟，在空中犹如恶魔般袅娜起舞。

光焰闪动中，石室里竟是空无一人，哪有方千里，展英松他们的影子，沈浪一惊一怔，凝目望去，只见积满尘埃的地面上，却有四处颇为干净，显然方才有人坐过，但此刻已不见，他们去了何处？难道他们竟能自己设法脱身？还是已被人救走了？救他们的人是谁？此刻在哪里？

沈浪心念数转，心头突出泛起一阵寒意，霍然转身，向来路急奔而回，心中轻轻呼唤道：“朱七七，你没事么？……”

奔到转角处，身形骤顿，血液也似已为之凝结，全身立时冰冰冷冷——放在转角处的朱七七，花蕊仙，金无望与阿堵，就在这盏茶时刻不到的工夫里，竟已全都失踪，宛如真的被恶鬼吞噬了一般。

沈浪被惊的呆在当地，额上汗珠，有如叶上朝露，一粒粒迸发而出，突然，一个嘶哑的语声自他身后传来，狞笑着道：“沈相公，久违了。”

这语声一入沈浪之耳，沈浪嘴角颊下之肌肉，立时因厌恶与惊粟，起了一阵扭曲，有如闻得响尾蛇震动尾部时之丝丝声响一般。

他暗中吐了一口气，极力使心神仍然保持冷静，真力保持充盈，以准备应付此后之艰险。

只因此人现身后，无论任何一种卑鄙、凶毒、阴恶之事，便随时俱可发生，等到沈浪确信已准备充分，他仍不回身，只是放声一笑，道：“两日未见，金兄便觉久违，难道金兄如此想念小弟。”

那嘶哑的语声哈哈笑道：“委实想念的紧，沈相公你何不转过身子，也好让在下瞧瞧你这两日来是否消瘦了些。”

沈浪微笑道：“多承关心……”突然旋身，身形一闪，已掠至语声发出之处，眼角方自瞥见一团黑影，手掌已抓了过去，出手之快与目光竟然相差无几，那黑影哪能闪避得开，立时被他一把抓在手里。

哪知阴影中却又发出了哈哈的笑声，笑声一起，火光闪亮，“见义勇为”金不换斜斜地倚靠着石壁，一副悠哉游哉，好整以暇的模样，左掌里拿着一只方自点燃的火摺子，右手拿着根短木杖，杖头挑着件皮裘——被沈浪一手抓着的，竟提他杖头之皮裘。

金不换满是得意之色，哈哈笑着道：“这件皮裘乃是沈相公相赠于在下的，莫非相公你此刻又想收回去了么？”

沈浪方才已当得手。此刻才知这金不换实在不愧是个大奸大猾之徒，早已步步设防，沈浪心中虽失望，口中却大笑道：“我只当这是金兄，方想过来亲热亲热，那知却是块狐狸皮。”

伸手在皮毛上轻轻抚摸了几下，笑道：“幸好在下出手不重，还未伤着金兄的皮毛，金兄快请收回去，日后莫教别人剥去了。”

金不换亦自大笑道：“沈相公真会说笑，在下身上哪有皮毛……相公莫忘了，这块狐狸皮本是在下自相公你身上剥下来的。”顺手将狐皮披在肩上，又道，“但沈兄的狐皮，却端的暖和得很。”

沈浪暗骂：“这家伙竟连嘴上也不肯吃亏。”口中却笑道：“常言说的好，宝剑赠于烈士，红粉赠于佳人，这块狐狸皮，自然唯有金兄才配消受了。”

两人嘻嘻哈哈，针锋相对，你刺我一句，我刺你一句，谁也不肯饶谁，但沈浪竟绝口不提，朱七七失踪之事，金不换却实在有些憋的发慌，终于忍不住道，“朱姑娘踪影不见，沈相公难道不觉奇怪么？”

沈浪微微笑道：“朱姑娘有那徐若愚徐少侠在旁照顾，怎用的着在下着急……”

金不换大笑道：“沈相公果然神机妙算，竟算准我徐老弟也来了，不错，我那徐老弟天生是个多情种子，对朱姑娘必定是百般照顾，百般体贴。他们小两口子，此刻……”哈哈一笑，戛然住口，目光却在偷偷的瞧沈浪是否已被他言语激怒。

哪知沈浪是满面微笑，道：“但金兄怎会来到这里，又怎会对这里的机关如此熟悉？这两点在下委实觉着有些奇怪了。”

金不换目光一转，笑道：“沈相公且随我来瞧瞧……”转身带路而行，沈浪不动声色，相随在后，火光闪闪烁烁，照着金不换身上的皮裘。

沈浪忍不住暗中叹了口气，忖道：“这厮身上穿的是我的皮毛，袋里装

的是我的银子，却想尽千方百计要来害我，这样的人，倒也真是天下少有。”

一时之间，心里也不知是好气还是好笑。

两人走进这间石室，门户本是开着的。室中灯光甚是明亮，朱七七，花蕊仙，徐若愚，金无望，阿堵果然俱在室中。

金无望穴道来被解，朱七七正在咬牙切齿的骂不绝口，徐若愚已被她骂的远远躲在一旁，但见到沈浪来了，立刻一个箭步，窜到朱七七身旁，以掌中长剑，抵往了朱七七的咽喉。

朱七七看到沈浪，登时一个字也骂不出来了，心中却是满腹委屈，撇了撇嘴，忍不住哭了，道：“我……我叫你莫要走的，现在……现在……”

终于还是忍不住流下泪来，徐若愚悄悄掉转头，似乎不忍见她流泪。

金不换以身子隔在朱七七与沈浪间，指着远处角落中一张石登，道，“清坐。”

沈浪面带微笑缓步走过去，安安稳稳的坐下。

金不换伸手一拍徐若愚肩头，笑道：“好兄弟，那位沈相公只要一动，你掌中剑也不妨动一动，怜香惜玉的事，我们不如留在以后做。”

徐若愚道：“我有数的。”

金不换道：“但沈相公心里几件胡涂事，咱们不妨向他解说解说，他心里委实太过难受……沈相公，我演出戏给你看看，好么？”突然伸手，拍开金无望身上三处昏睡穴，却随手又在他腰下点了一指。

沈浪一时间倒揣摸不透金不换此举又在玩什么花样，只见金无望干咳一声，翻身而起，目光四扫，先是狠狠瞪了沈浪一眼，忽然看见金不换，面上立时布满惊怖之色，厉喝一声，似待跃起，却又惨喝着倒了下去。

原来金不换方才一指，正是点了他腰下“章门大穴”。

这“章门穴”，在大横肋外，季肋之端，又名“血囊”，乃是足厥阴肝经中大穴之一，若是被人以八象手法点了这穴道，下半身非但无法动弹，而且酸软麻痒不堪，当真有如千万虫蚁在双腿中乱爬乱咬一般，金无望虽也是铁铮铮的汉子，在这一动之下，竟也不禁痛出了眼泪。

沈浪冷眼旁观，见到金无望面上神情，恍然忖道：“原来这两人昔日是冤家对头，但金不换此刻竟以此等阴损狠毒的手段来对付他，却也未免太残酷了些。”

第六章　患难显真情

只见金不换远远伸出木杖，将金无望身子挑起，笑道：“大哥，在这里见着小弟，是否也曾觉得有点奇怪？”这一声“大哥”当真把沈浪叫得吃了一惊，他再也想不到这两人竟是兄弟，不禁暗忖道：“金不换那手段用来对付仇家，已嫌太过残忍，如今他竟用来对付他亲兄手足，那真是畜牲不如了。”金不换笑道：“我大哥只当这古墓中消息机关，天下再无人能破，却忘了他还有个兄弟，也是此道老手。”

金无望咬牙切齿，骂道：“畜牲……畜牲，你怎地还不死？”

金不换道：“似小弟这样的好人，老天爷怎舍得让我死，但大哥你一见面就咒我死，也未免太不顾兄弟之情了。”

金无望怒道：“我爹爹将你收为义子，养育成人，又传你一身武艺，哪知你却为了爹爹遗下的些许产业，就想出千方百计来陷害于我，将我迫得无处容身，流亡塞外，历经九死一生……”说到后来，他已气的声嘶力竭，无法继续。

金不换微微笑道：“你可知道如今我已是江湖中之仁义大侠，人称‘见义勇为’，你却是那恶贼快活王手下，为搜刮金银的奴才，你胡乱造些谣言来诬害我，江湖中又有谁相信？我纵然将你杀了，江湖中人也必定要赞我大义灭亲……哈哈，那时‘大义灭亲，见义勇为’金不换这名字被人唤将起来，便要更加响亮了。”居然越说越是高兴，索性仰天大笑起来。

金无望破口大骂，朱七七也忍不住骂道：“恶贼，畜牲……”

沈浪忽然道：“方千里，展英松等人，可是被金兄放了？”

金不换道：“不错，沈相公你怎会猜到？”

沈浪微笑道：“金兄将那些人放了，尽快退出古墓，那些人非但要对金兄感激不尽，还要将金兄当做普天下最大的英雄，日后非要在各地为金兄宣扬侠名，而且金兄再会寻他们时，自也是要银子有银子，要人有人，那岂非比在此间勒索于他们强的多了……唉，只可惜那一位金兄身在快活王属下，纵然想到此点，也不能用，只好眼睁睁地瞧着被你这位金兄专用了。”

金不换仰天大笑道：“生我者父母，知我者沈相公也。”

沈浪拍掌道：“这出戏金兄你演的当真精彩已极，小弟委实叹为观止，但却不知金兄眼巴巴地要小弟来瞧这出精彩好戏，为的是什么？”

金不换道：“只因在下深知沈兄既然瞧得欢喜，少不得便要赏我这演戏的些小彩头，在下此刻正等着领赏哩。”

沈浪大笑道：“小弟早知道这出戏万万不是白看的，金兄有何吩附，但请说出来便是。”

金不换道：“沈相公端的是聪明人，只是……”咯咯一笑，接道：“却未免太聪明了些，是以在下一见沈兄之面，便对自己言道：“既生金不换，何生沈相公？’江湖中既有沈相公这样的人在，你金不换还有什么好混的？”

沈浪道：“多蒙夸奖，感激感激。”

金不换道：“在下虽非恶人，但为了往后的日子，也不能不存下要害沈相公之心，只是凭在下这份德行，却又害不到沈相公。”

沈浪笑道：“金兄快人快语，端的可佩。”

金不换道：“但到了今日，在下却有个机会来了。”

突然掠到朱七七身侧，微笑接道：“沈兄请看，这位朱姑娘既有百万的

身家，又是这般的冰雪聪明，花容月貌，却偏偏又对相公如此倾心，这岂非相公你上一辈子修得来的，此刻朱姑娘若是有了个三长两短，岂非可惜得很。”

沈浪故意笑道：“失姑娘好端端在这里坐着，又有徐少侠这样的英雄在一旁保护，怎会有什么三长两短，金兄说笑了。”

金不换道：“不错，在下正在说笑。”

身子突然一倒，撞在朱七七身上，朱七七下颏便撞着了徐若愚掌中剑尖，雪白粉脸的肌肤之上，立时划破了一道血淋淋的创口，朱七七咬呀不语。徐若愚有些失色，金不换却大笑道：“原来在下方才不是在说笑，沈相公可看见了么？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在下方才那一跤若是跌得再重些，朱姑娘这一副花容月貌，此后只怕就要变作罗刹半面娇了。”

沈浪道：“好险好险，幸亏……”

金不换面色突地一沉，狞笑道：“事到如今，你也不用再装糊涂了，你若要朱七七平平安安走出这里，便得乖乖的答应我三件事。”

沈浪仍然笑道：“金兄方才对小弟那般深情款款，此刻却翻脸便似无情，岂非要小弟难受的很。”

金不换冷冷一笑，也不说话，反乎一掌，掴在朱七七脸上。

沈浪面色一变，但瞬即笑道：“其实金兄的吩咐，纵无朱姑娘这件事，小弟必定答应的，金兄又何苦如此来对付一个柔弱女子。”

金不换冷冷道：“你听着，第一件事，我要你立誓永不将今日所见所闻说出去。”

沈浪道：“这个容易，在下本就非长舌妇人。”

金不换道：“第二件事，我要你今世永不与我作对……这个也答应么。”

“好！”

面上突又兴起一丝诡秘的笑容，接道：“但你答应的却未免太容易了些，在下委实有些不放心，金某一生谨慎。这不放心的事，是万万不会做的。”

沈浪道：“金兄要如何才能放心？”

金不换突然自怀中掏出一把匕首，抛在沈浪面前，冷冷道：“你若死了，在下自然最是放心得过，但我与你无冤无仇，怎忍要你性命，自是宽大为怀。”

语声微顿，目光凝注沈浪，一字一字地缓缓道：“此刻我只要你一只执剑的右手，你若将右臂齐肘断下，我便将朱七七平平安安，毫发不伤地送出这古墓。”

朱七七脸上鲜血淋漓，面颊也被打得青肿，但自始至终，都未曾皱一皱眉头，此刻却不禁骇极大呼道：“你……你千万莫要答应他……”

话犹未了，金不换又是一掌掴在她面上。

朱七七嘶声喊道：“打死我……要他打死我……你千万不要管，快快走吧……这些畜牲拦不住你的。”

沈浪腮旁肌肉，不住颤抖，口中却缓缓道：“身体发肤受之父母，在下岂可随意损伤，何况在下右臂若是断去，金兄岂非立时便可要了在下性命？这个在下还……”突然一跃而起。

但他身子方动，金不换左手已一把抓住朱七七头发，右手衣袋里一抖，掌中又多了柄匕首，匕首直逼朱七七咽喉，冷冷地道：“这位徐老弟还有些怜香惜玉之心，但我却是个不解风情的莽汉，只要手一动，这活生生的美人儿，便要变成冷冰冰的死尸了。”

沈浪双拳紧握，但脚下却是一步也不敢逼近。

只见朱七七身子已被扯得倒下，胸膛不住起伏，一双秀目中，也已痛得满是泪光，但口中却仍嘶声呼道：“ 不要管我……不要管我……你……你快走吧…… ”

沈浪但觉心头如被针刺，情不自禁，颓然坐回椅上。

金不换狞笑道：“ 你心也软了么？……朱七七曾救过你一条性命，你如今拿条手臂来换她性命，又有何不可？ ” 沈浪木然而坐，动也不动。

金不换道：“ 你若不答应，我自也无可奈何，只有请你在此坐着，再瞧一出好戏…… ”

刀锋一落，朱七七胸前本已绷紧了的衣衫，突然两旁裂开，露出了她那晶莹如玉的胸膛，胸膛中央，一道红线，鲜血丝丝泌出，朱七七惨呼已变作呻吟，金不换刀锋却仍在向下划动，冷冷道：“ 答应么？…… ”

朱七七呻吟着嘶声道：“ 你……千万莫要答应，你……你手若断了……他们必定不会放过你性命的……走吧…… ”

金不换狞笑：“ 你忍心见着你这救命恩人，又是情人这般模样？你忍心…… ”

口中说话，刀锋渐下，已划过朱七七莹白的胸膛，渐渐接近了她的玉腹香脐……那丝丝泌出的鲜血，流过了她丰满而颤抖的肌肤……雪白的肌肤，鲜红的血，交织着一幅凄艳绝伦，惨绝人寰的图画。

沈浪突然咬一咬牙，俯身拾起了那柄匕首道：“ 好！ ”

金无望仰天大笑道：“ 你还是服了。 ”

朱七七嘶声惨呼：“ 不要……不要……你的性命…… ”

就连金无望都已闭起眼睛不忍看，只因沈浪子掌已抬起，五指紧捏着匕首，指节苍白，青筋暴现，手掌不住颤抖，额上亦自布满青筋，一粒粒黄豆般大小的汗珠，自青筋中迸出。

忽然间刀光一闪，“ 当 ” 的一声发出，朱七七放声嘶呼……惨呼声中，竟是金不换掌中匕首被徐若愚一剑震脱了手。

金不换怒喝道：“ 你……疯了么？ ”

徐若愚面色铁青，厉声道：“ 我先前只当你还是个人，哪知你却是个猪狗不如的畜牲，我徐若愚乃是顶天立地的汉子，岂能随你作这畜牲一般的事。 ”

语声不绝，剑光如虹，刹那间已向金不换攻出七剑。

沈浪这惊喜之情自是非同小可，只见金不换已被那匹练般的剑光迫得手忙脚乱，当下一步窜到朱七七身侧，掩起她衣襟，朱七七惊魂初定，得入情人怀抱，再也忍不住放声痛哭起来。

金不换又惊又怒大骂道：“ 小畜牲，吃里爬外，莫非你忘了我们这次的雄图大计，莫非你忘了只要沈浪一死，朱七七还是你的……住手，还不住手。”

徐若愚紧咬牙关，一言不发，非但不住手，而且一剑快过一剑，他既有“ 神剑手 ” 之名自非幸致，此番激怒之下，竟施展出他平时向不轻使之“ 搜魂夺命追风七十二剑 ” 起来，顾名思意，这一种剑法自然招招式式俱是煞手，雪片般的剑光撒将开来，当有攫魂夺命之威。

金不换人虽奸猾，武功却也非徒有虚名之辈可比，方才虽在惊怒下失却先机，此刻将丐帮绝技“ 空手入白刃，十八路短截手 ” 一一施展开来，周旋在徐若愚怒涛般的剑光中，居然犹可反举。

但见剑光闪动，人影飞舞，壁上灯光，被那激荡的剑风震的飘荡闪烁，望之有如鬼火一般。

朱七七忍住哭声，抽咽着道：“你……先莫管我，去将金不换那恶贼拿下……我……我将他抽筋剥皮，才能出口气。”

沈浪柔声追：“好，你等着……”方自飞身而起，但金不换急攻三招，退后三步，大喝道：“住手，听我一言。”

徐若愚道：“你已是瓮中之鳖，网中之鱼，还有什么话说？”

金不换笑道：“我告诉你，你总有一日，要后悔的……”

身子忽然往石壁上一靠，只听“咯”的一声，石壁顿开，金不换一翻身，便滚了出去，等到徐若愚一剑追击而出，石壁已阖，锋利的剑刃，徒在石壁上划出一道火花。

沈浪顿足道：“该死，我竟忘了他这一着。”

徐若愚道：“咱们追……”

忽听金无望缓缓道：“这古墓秘道千变万化，你们追不到的。”

徐若愚怒道：“你既然早知如此，方才为何不说出来？”

金无望冷冷道：“你是我的兄弟。还是他是我的兄弟？”

沈浪苦笑一声，道：“不错……这个徐兄也不可怪他……”

徐若愚仰天长叹，“当”的一声，长剑垂落在地。

朱七七道：”都是你不好，你若不先来顾我，他怎逃得了。”

沈浪苦笑着拥起她的肩头，柔声道：“你放心，总有一天，我要将此人擒来，放在你脚下。任你处置，让你出一出今天受的气。”

朱七七依偎在他怀中，眨了眨眼睛，忽道：“其实，我现在已不大怎么恨他了……非但不恨他，甚至……甚至还有些要感激于他。”

沈浪奇道：“这可连我也不懂了。”

朱七七道：“若非他如此对我，我怎知你对我这么好，你平日对我那么冷冰冰的，但今日却肯为了我死……我只要知道这一点，就算再吃些苦，也没关系。”

缓缓合起眼帘，长长的睫毛上，还挂着晶莹的泪珠，但微泛嫣红的娇靥上，却已露了仙子般的微笑。

徐若愚见她才经那般险难屈辱，此刻便已似乎忘怀，显见她全心全意，都己放在沈浪身上，只要沈浪对她好，她便已心满意足，至于别人如何对她，对她是好是坏，是凶是恶，她根本全不在意。

一念至此，徐若愚不禁更觉黯然，垂首走到沈浪面前，长叹一声道：“兄弟一念之差，以致为奸人所愚，此刻心中实是……”

沈浪朗声一笑，截断他的话，道：“徐兄知过能改，这勇气岂是常人能及，从今之后，必成江湖一代名侠，小弟今日能得徐兄为友，实是不胜之喜。”

徐若愚道：“既是如此，小弟……”目光扫了朱七七一眼，突然住口不语，转过身子，大步快奔而出。

沈浪急呼道：“徐兄留步。”

徐若愚道：“山高水长，后会有期。但愿沈兄与朱姑娘白头偕老……”语声未了，人已走的瞧不见了。

朱七七嫣然笑道：“这倒是个好人，将来我们要好好帮帮他的忙……”

沈浪苦笑道：“你不要别人来帮你。已算不错了。”

金无望忽然冷冷道：“别人都已走了，如今你无论要拿我怎样，是杀是

刷，都请快快动手吧……”
沈浪微微一笑，右手拉起他左腕，左手却点开他的穴道。
金无望反而怔住，沈浪微笑道：“在下从不愿失礼于天下豪杰。金兄既是英雄，在下自当以礼相待。”
金无望目中闪过一丝感激之色，但口中地冷冷道：“我已是阶下之囚，还论什么英雄？”
沈浪微笑不语，却连抓住他左腕的手也放开了。
朱七七吃了一惊，失色道：
“你……你……你不怕他跑了么？”
这句话还未说出，便被沈浪使了个眼色止住。
但见金无望木立当地，竟然毫无逃跑之意，只是面上神色，忽青忽白，阴晴不定，突然咬了咬牙，大声道：“我虽知你如此相待于我，必有所求，但你既以英雄之礼待我，我又怎能以小人之行径回报表于你，你要我怎样，只管说吧。”
沈浪含笑道：“相烦兄台带路出了这古墓再说。”
金无望不再说话，拍开阿堵的穴道，取下壁间一盏铜灯，转身大步行去。
沈浪背起朱七七，朱七七终于还是忍不住在他耳边低语道：“你不怕他逃走？”
沈浪道：“此时此刻，他万万不会逃走的。”
朱七七叹了口气，道：“你们男人的所作所为，有时是当真莫名其妙，就连我……我都有些越瞧越胡涂了。”
沈浪微笑道：“你们女子的心意，世上又有几个男人知道。”
朱七七眨了眨眼睛，道：“一个也没有，连你在内，但……但我对你的心，你是真不知道，还是假不知道呢？”
沈浪仿佛没有听到，朱七七张开嘴，又想去咬他，但樱唇碰到他耳朵，却只是亲了亲，幽幽叹道：“快些走吧。”
这句话说的虽比那句话轻得多，沈浪却听到了，笑道：“还有个人在这里，你忘了么？”
朱七七瞪住那金无望点住穴道，晕卧在角落中的花蕊仙一眼，恨声道：“这种忘恩负义的人，死在这里最好……”
过了半晌，但见沈浪身不动，突又推了一下：“发什么呆，还不抱起她？”
沈浪失笑道：“既然恨得她要死，却又要救她，有时爱得人发疯，却恨不得他快死……这就是你们女子的心意，谁能弄得懂？”托起花蕊仙，大步而出，金无望手持油灯，果然还在前面呆立相候。
朱七七目光一转，瞧不到阿堵，皱眉道：“那小鬼呢？”
话犹未了，突听身后有人笑道：“小鬼在这里。”
阿堵自转角处急奔而出，手上已多了个似是十分沉重的青布包袱，背后斜着一张奇形的长弓，弓身几乎比他身子还长，那包袱也比他腰围粗得多多，但阿堵行走起来，却仍然轻巧无比，显见得轻功也颇有根底。
朱七七微笑忖道：“好个鬼精灵的孩子，老八见到他必定欢喜得很……”
一想到老八，心里不觉又是担心，又是气愤，恨恨道：“老八若是有了三长两短，我不活活剥下花蕊仙的皮才怪。”她一气愤起来，总是要剥别人的皮，其实真有人在她面前剥皮，她跑得比什么人都快。
金无望手持油灯，当先而行，对这古墓之间的秘道，自是熟得很，灯光

照耀下，沈浪这才看到古墓之中，建造的当真是气象恢宏，不输人间帝王的宫殿，那内部机关消息之巧妙，秘室地道之繁复，更是匪夷所思。

沈浪念及当初建造的古墓工程之浩大，喟然叹道：“这又不知是哪一位帝王的手笔？”

朱七七道：“你怎知道这必定是帝王陵墓？”

沈浪叹道：“若要建起这样一座陵墓，不但耗费的财力、物力必定十分惊人，而且还不知要牺牲多少人的性命，旦看这里一石一柱，甚至一盏油灯，有哪一件不是人类智慧、劳力与血泪的结晶，除了人间至尊帝王之外，又有谁能动用这许多人力物力，又有谁下的如此狠心……”

金无望突然冷冷道：“你错了。”

沈浪怔了一怔，道，“莫非这不是帝王陵墓？”

金无望道：“非是人间帝王，而是武林至尊……”

语声做顿，沉声接道：“九州王沈天君这名字你可听过？”

沈浪道：“听……听过。”

金无望道：“当今武林中人，只知道沈家乃是武林中历史最悠久的世家巨族，沈家子弟，两百年来经历七次巨大灾祸，而又能七次中兴家道的故事，更是脍炙人口，却不知百年前江湖中还有一世家，不但威望、财势、武功都不在沈家之下，而且历史之悠久，竟可上溯汉唐。”

沈浪脱口道：“兄台说的，莫非是中原高氏世家。”

金无望道：“不错，这陵墓正是高家最后一代主人的藏灵之地。”

沈浪道：“最后一代主人？……莫非是高山青？”

金无望道：“正是此人，此人才气纵横武功绝世，中原高家传至他这一代，更是兴旺绝伦，盛极一时，哪知此人到了晚年，竟忽然变的孤僻古怪，而且迷住神佛，以致废寝忘食，非但不惜耗费千万用以建造这古墓，而且还不令他后代子弟知道这古墓所在之地。”

朱七七忍不住道：“这又是为的什么？难道他不想享受后辈的香火？”

金无望道：“只因他迷信人死之后，若是将财产带进墓中陪葬，下世投身为人时，便仍可享受这些财富，是以他不愿后辈子孙知道他藏宝之地，便是生怕他的子孙们，将他陪葬之财宝盗去花用。”

朱七七奇道：“但……但埋葬他的人，总该知道……”

金无望截口道：“他未死之前，便已将全部家财，以及高家世代相传的武功秘笈，全部带入了古墓，然后将古墓封起，静静躲在墓中等死……”

朱七七骇然道：“疯子，此人简直是个疯子。”

金无望长长叹息一声，道：”但那相传数百年，历经十余年代，威望之隆，一时无两的武林世家，便就此断送在这疯子手上，后代的高家子弟，为了寻找这陵墓所在地，非但不愿再事生产，就连武功也荒废了，为此而疯狂的，两代中竟有十一人之多，传到高山青之孙时，高家人已将仅存的宅园林木典当干净，富可敌国的高姓子弟，竟从此一贫如洗，沦为乞丐，威赫武功的高门武功，也渐渐消失，渐渐绝传。”

说到这里，朱七七抬眼已可看到古墓出口处透入的天光，她深深吸了口气，心中非但无舒畅之意，反觉闷得十分难受。

沈浪心中竟也是感慨丛生，长叹一声，黯然道：“这只怪高家后代子弟。竟不思奋发方至沦落至此。”

朱七七道，“若换了是我，知道祖先陵墓中有无穷尽之宝藏，我也什么

事都不想做了，这本是人情之常，怎怪的了他们。”

沈浪唯有叹息摇头，走了两步，突又停下，沉声道，“百年以来，可是从来无人入过这古墓？”

金无望道：“我设计令人来开掘这古墓时，曾留意勘察，但见这古墓绝无外人踏入的痕迹，那高山青的灵柩，棺盖犹自开着一线，显见他还未完全阖起，便已气绝，高山青尸身早已成为枯骨，但棺木旁却还有他握在手中，死后万才跌落摔破的一只玉杯，他手掌还攀附着棺盖，最重要的是，墓中消息机关，亦无人启动过的痕边……由此种种，我俱可判定百年问绝无人来过这里。”

沈浪皱盾道：“既是如此，那些财物殊宝，武功秘笈，必定还留在这古墓之中，只是金兄未曾发现罢了。”

金无望冷笑道：“这个倒可请阁下放心，墓中如有财宝，我必能找到，我此刻既未寻到任何财宝，这古墓中必是空无一物。”

沈根默然良久，长叹道：“若是别人来说此话，在下必定不会相信，但金兄如此说话，那想必再无疑问，只是……那些财宝究竟到哪里去了？莫非他根本来曾带入墓中？莫非他钱财全已用来建造这陵墓，根本已无存留？……”

他突然仰天一笑，朗声道，“别人的财宝，我辛苦想他作甚？”紧随金无望之后，一跃而出了古墓之外，风雪已霁，一轮冬日，将积雪大地映照的闪闪发光，有如银装玉琢一般。

朱七七娇笑道：“你就是这点可爱，无论什么事你都能提得起，放得开，别人必定要苦苦想上十年八年的事，你却可在转瞬间便已不入在心上……”

语声方住，突又娇呼道：“但你可不能将我的老八也忘记了，快，快，快拍开花蕊仙的穴道，问问她究竟将老八藏到哪里去了？”

花蕊仙穴道解开身子仍是站立不稳，显见那“神仙一日醉”药力犹存，朱七七厉喝道：“老八在哪里，快还给我。”

雪霁时，大地最是寒冷，朱七七身上感觉到那刺骨的寒意，心里就不禁更为火孩儿担心。

但她越是着急，花蕊仙却越是慢吞吞的，冷冷道：“此刻我脑中昏昏沉沉，怎能想得了他在哪里呢？”

朱七七又惊又怒，道：“你……你……我杀了你。”

花蕊仙道：“你此刻杀了我也无用，除非等药力解开，恢复清醒，否则……”

沈浪突然截口道：“你只管将老八放出来，在你功力未曾恢复之前，我必定负责你安全无恙……”

他早已看出花蕊仙老谋深算，生怕交出火孩儿后，朱七七等人纵不忍伤害于她，但她气力全无时，若然遇敌，性命也是不保，而她在未交出火孩儿之前，朱七七与沈浪自必定要对她百般维护。

此刻沈浪一句话说破了她的心意，花蕊仙面色不禁为之一变，目光数转，寻思半晌，冷冷又道：“我功力恢复之后又当如何？”

花蕊仙微一沉吟，但却冷冷道：“随我来。”

经过半日时间，她药力已渐消失，此刻虽仍不能任意行动，但已可挣扎而行，朱七七自也能下来走了，但她却偏偏伏在沈浪背上，不肯下来，双手有了些劲儿，反而抱得更紧了。

金无望相随而行，面上毫无表情，似是全无逃跑之意，阿堵紧紧跟在他身后，一双大眼睛转来转去，不时自言自语，喃喃道：“要是我，早已走了，还跟着别人作什么？等着人宰割不成？！”

金无望也不理他，只当没有听到。

花蕊仙沿着山崖走了十余丈远近，走到一方巨石旁，方自顿下脚步，道：“搬开这石头里面有个洞，你那宝贝老八就在里面……哼！可笑我还用那白氅将他裹得好好的，岂非冤枉。”

朱七七见这洞穴果然甚是安全严密，暗中这才放了心，口中却仍冷笑道：“冤枉什么？你莫忘了那白氅是谁给你的……沈浪，推呀。”

沈浪转首向金无望一笑，还未说话，金无望已大步行来，挥手一掌，向大石拍开，这一掌看来似是毫未用力，但那重逾三百斤的巨石，竟被他这轻描淡写的一掌，震得直滚了出去，沈浪脱口赞道：“好掌……”

“力”字还未说出，语声突然顿住，朱七七失声惊呼，花蕊仙亦是变色——洞穴中空无一人，哪有火孩儿的影子？

朱七七嘶声道：“鬼婆子，你……你敢骗我。”

花蕊仙也有些慌了，道：“我！我明明将他放在这里……”

朱七七厉声道：“你明明什么？！老八明明不在这里你……你将老八藏到哪里去了？……给我。快还给我。”

花蕊仙急了，大声道：“我为何要骗你，难道我不要命了……莫……莫非是他自己弄开了穴道，推开石头跑出去了。”

金无望冷冷道；“他若是自己跑走，为何还要将洞口封起？”

朱七七道：“是呀，何况他小小年纪，又怎会自己解开穴道……沈浪，杀了她，快为我杀了这鬼婆子。”

浓浪沉声道：“此刻杀了她也无济于事，何况依我看来，花蕊仙倒也未曾说谎，你八弟只怕……唉！只怕已落入别人手中。”

花蕊仙叹道：“还是沈相公主持公道……”

朱七七道：“那……那怎么办呢，你快想个法子呀。”

沈浪道：“此刻着急也无益，唯有慢慢设法……”

朱七七嘶声道：“慢慢设法？老八小命只怕已没有了……你……你好狠的心，竟说得出这样的话……”说着说着，又是泣不成声，终于放声大哭起来。

沈浪叹道：“看来也唯有如此……”

金无望袍袖一场，袖角轻轻拂在朱七七“睡穴”之上，朱七七哭声渐渐低沉，眼帘渐渐阖起，片刻间便已入睡了。

一连串泪珠，落在沈浪肩头，瞬息便自凝结成冰。

金无望目光冷冷瞧着花蕊仙，一字字缓缓道：

“沈兄要将她如何处置？”

花蕊仙看到他这冰冷的目光，竟不由自主，机伶伶打了个寒噤，此刻在日色之下，她才瞧清这金无望之面容，当真是古怪诡异已极。

他耳、鼻、眼、口若是分开来看，也与别人没什么不同，但双耳一大一个，双眉一粗一细。鼻子粗大如胆，嘴唇却薄如利刃，两只眼睛，分开了一掌之宽，左眼圆如铜铃，右眼却是三角形状，——看来竟似老天爷造他时，一个不留意，竟将本该生在五六个不同之人面上的器官。同时生在他一个人面上了，妇人童子只要瞧他一眼，半夜睡觉时也要被噩梦惊醒。

花蕊仙越是不想瞧他，越是忍不住要多瞧他一眼，但越多瞧他一眼，心头寒意便越重一分，她本待破口大骂金无望多管闲事，卑鄙无耻，但一句话到了嘴边，竟再也说不出来。

阿堵睁大了眼睛，吃惊的瞧着他的主人，似乎在奇怪这平日从来未将何人瞧在眼里的金老爷，如今居然会对沈浪如此服贴。

沈浪微微一笑，道：“金兄若是换了在下，不知要将她如何处置？”

金无望冷冷道：“杀之无味，带着累赘，不如就将她留在此处。”

花蕊仙大骇道：“你……若将我留在此地不如杀了我吧。”

要知她此刻全身无力，衣衫单薄，纵无仇家再寻她的麻烦，但她无力御寒，只怕也要活活冻死。

金无望冷笑道：“原来掌中天魔，也是怕死的……接着。”

随手扯下了腰间丝绦，长鞭样抛了出去，花蕊仙伸手接过，却不知他此举究竟是何用意。

沈浪微笑道：“金兄已饶了你性命，快把丝绦绑在手上，金兄自会助你一臂之力。”

金无望道：“沈兄既无伤她之心，在下也只有带她走了。”

沈浪大笑道：“不想金兄竟是小弟知己，竟能猜着小弟的心意。”

这时花蕊仙己乖乖的将丝绦绑着手腕，她一生伤人无数，只当自己心然不至怕死，但此番到了这生死关头之际，她才知道“不怕死”三字，说来虽然容易，做来却当真是艰难已极。

金无望道：“自古艰难唯一死，花蕊仙怕死，在下何尝不怕，沈兄放过在下一命，在下怎能忘恩负义？沈兄要去哪里，在下愿相随尽力。”

沈浪笑道：“在下若非深信金兄是恩怨分明的大丈夫，又怎会对金兄如此放心？……在下领路前行，先远离此间再说。”

转身急行，金无望拉着花蕊仙相随在后，两人虽未施展轻功，但是脚步是何等轻健，只可怜花蕊仙跟在后面，还未走出一箭之地，已是嘴唇发青，面无血色。

四野冷寂，鸟兽绝踪，但雪地上却满是杂乱的脚印，显见方千里，展英松等人必定走的甚是狼狈。

沈浪举目凝去，只见这些足印，来时痕迹极浅，而且相隔距离最少也有五六尺开外，但足尖向着去路的痕迹，入雪却有两寸多深，相隔之距离也短了许多，又显见方千里等人来时脚步虽轻健，但去时却似受了内伤，是以举步甚是艰难。

沈浪微一沉吟，回首笑道：“金兄好高明的手段。”

金无望怔了一怔，道：“相公此话怎讲？”

沈浪笑道：“在下本在担心方千里等人去而复返再来寻朱姑娘复仇，如今他们既已被金兄所伤，在下便放心了。”

金无望道：“在下并未出手伤了他们。”

沈浪不觉吃了一惊，忖道：“此人既然如此说话，方千里等人便必非被他们伤，那……那却又是谁将他们伤了的？凭金不换的本事，又怎伤的了这许多武功高手？”他越想越觉奇怪，不知不觉间放缓了脚步。

但一路行来，终是走了不少路途，突见一条人影自对面飞掠而来，本只是淡淡灰影，眨眼间便来到近前，竟是那乱世神龙之女，铁化鹤之妻，面带伤疤的半面美妇，她怀抱着爱女亭亭，满面俱是惶急之色，一瞧见沈浪，有

如见到亲人一般，骤然停下脚步，喘息着问道：“ 相公可曾瞧见我家夫君了么？ ”

沈浪变色道：“ 铁兄莫非还未回去？ ”

半面美妇惶急道：“ 至今未有消息。 ”

沈浪道：“ 方千里，胜滢，一笑佛等人…… ”

他话未说完，半面美妇已截口道：“ 这些人岂非都是跟着相公一同探访墓中秘密去了，他们的行踪妾身怎会知道？ ”

沈浪大骇道：“ 这些人莫非也未曾回去。 ”

他深知铁化鹤关心爱妻幼女，一获自由，必先赶回沁阳与妻女相会，此番既未回转，其中必然又有变故，何况方千里等数十人亦是不明下落，他们不回沁阳，却是到哪里去了？那半面美妇瞧见沈浪面上神情，自然更是着急，一把抓住沈浪的衣襟，颤声道：“ 化鹤……他莫非已…… ”

沈浪柔声道：“ 夫人且莫着急，此事…… ”

目光动处，语声突顿。

那雪地之上，赫然竟已只剩下足尖向古墓去的脚印，另一行足尖向前的，竟已不知在何时中止了。

沈浪暗道一声不好，也顾不得再去安慰那半面美妇，立时转身退回，金无望面沉如水，半面美妇目光莹然，亭亭紧紧勾着她的脖子，不住啼哭——

—行人跟在沈浪身后，走回一箭之地，突听沈浪轻呼一声 :“ 在这里了。”

金无望凝目望去，但见那行走向沁阳去的零乱脚印，竟在这里突然中断，那老老少少几十人，竟似在这里突然平地飞上天去了。

半面美妇嘶声道：“ 这……这是怎么回事？ ”

沈浪沉声道：“ 铁兄与方千里，一笑佛等俱都已自古墓中脱险，一行人想必急着赶回沁阳，但到了这里……到了这里…… ”

那一行人到了这里怎会失踪？竟究遇着什么惊人的变故，沈浪亦是满头雾水，百思不解，只得长叹一声，住口不语。

那半面美妇究竟非同凡妇可比，虽在如此惶恐急痛之下，眼泪并未流出，但她凝目瞧了雪地上足印几眼，只见这行足印既未转回，亦未转折，果然似自平地升天一般——她虽然镇定，却也不禁越瞧越是奇怪，越瞧越是惊惶，连手足都颤抖起来，骇极之下，反而一个字都说不出来。

金无望与沈浪对望一眼，这两人平日都可称的是料事如神之辈，但此刻竭尽心力，用尽智慧，却也猜不出是怎么回事来。

两人平日若是迷信鬼神，便可将此事委诸于鬼神之作祟，他两人平日若是愚钝无知，也可自解说为：“ 此事其中必有古怪，只是我想不出来罢了。 ”

但两人偏偏却是头脑冷静，思虑周密之人，片刻间已想过无数种解释，其中绝无任何一条理由能将此事解释得通。

他两人既不迷信鬼神，又深信此事自己若不能想通，别人更绝计想它不出，这才会越想越觉此事之诡异可怕，两人对望一眼，额上都不禁泌出了冷汗。

到了这时，那半面美妇终于也忍不住流下泪来，垂首道：“ 贱妾方寸已乱，此事该如何处理，全凭相公作主了。 ”

沈浪笑道：“ 这其中必定有个惊人的阴谋，在下一时间也想不出该如何处理，但望夫人此刻且莫作无谓之伤悲，且与在下…… ”

突听一声嘶哑的呼喝，道：“ 铁大嫂莫听这人的鬼话，他身旁那厮便是

快乐王的门下，也就是这次在古墓中捣鬼的人，姓沈的早就与他串通好了，铁大哥，方大侠以及数十位武林朋友们却早已被这两人害死了，我见义勇为金不换可以作证。”

这嘶哑的呼声，正是金不换发出来的，他躲在道旁远远一株树下，正指手划脚，在破口大骂。

他身旁还有四人，却是那“不败神剑”李长青，“气吞斗牛”连天云，与惜语如金的冷家兄弟。

原来李长青等人风闻沁阳城的怪事，便连夜赶来，却恰巧遇着了正想无事生非的金不换，此刻李长青虽还保持镇静，连天云却早已怒形于色，厉声喝道：“难怪我兄弟猜不出这姓沈的来历，原来他竟然是快乐王的走狗，冷三，咱们这次可莫要放过了他。”

那半面美妇本还拿不定金不换言语可是真的，此刻一听“仁义庄”主人竟然也是如此说话，心下再无迟疑，咬一咬牙，一言未发，一双纤纤玉手，却已拍向沈浪胸膛，掌势之迅急奇诡，较那“震山掌”皇甫嵩高明何止百倍？

沈浪怀中虽抱着着一人，但身形一闪，便险险避过，他深知此刻已是万万解说不清，是以口中绝不辩白。

金不换更是得意，大骂道：“你瞧这厮终究还是承认了吧，铁大嫂，你手下可莫要留情……连老前辈，你也该快动手呀。”

连天云怒道：“老夫岂是以多为胜之辈。”

金不换冷笑道，“对付这样的人，还能讲什么武林道义？连老前辈你且瞧瞧，坐在那边雪地中的是什么人？”

连天云一眼瞧见了花蕊仙，目光立刻被怒火染红，暴喝一声，扑将上去，突见一个煞眉煞脸的灰袍人，横身拦住了他去路，连天云怒道，“你是什么人，也敢挡路。”

金无望冷冷的瞧着他，也不说话，连天云劈面一拳打了过去，金无望挥手一掌，便化开了他拳势。

连天云连攻五拳，金无望双掌飞舞，专切他脉门，脚下却仍半步未让，连天云怒极大喝道：“花蕊仙是你什么人？！”

金无望冷冷道：“花某与我毫无干系，但沈相公既已将她托付于我，谁也休想伤她。”

雪地上的花蕊仙虽被拖的浑身发疼，此刻面目上却不禁流露出感激之色，但见连天云须发怒张，瞬息间又攻出了九拳之多。

“气吞斗牛”连天云虽在衡山一役中将武功损伤了一半，但此刻拳势施展开来，却是刚猛威勇，无与伦比。

拳风虎虎，四下冰雪飞激，金无望却仍是屹立当地，动也不动，那边李长青越瞧越是惊奇，他固是惊奇于金无望武功之高强，却更是惊奇于沈浪之飘忽，轻功之高绝，怀中纵然抱着一人，但身形飞掠在雪地上，双足竟仍不留丝毫脚印，半面美妇掌力虽迅急，却也休想沾得他一片衣袂。

金不换瞧得眉飞色舞，别人打得越厉害，他便是越开心，忍不住又道：“冷大、冷三，你们也该上去帮帮忙呀，难道……”

话声未了，忽然一道强锐之极的风声扑面而来，冷三右腕上那黑黝黝的铁钩已到了他面前。

金不换大骇之下，凌空一个斛斗，堪堪避开，怒喝道：“你这是作什么？”

冷三道：“凭你也配支使我。”说了七个字后，便似已觉说的太多，往

地上重重啐了一口。金不换气得目瞪口呆，却也将他无可奈何。

这时雪地上两人已对拆了数十招之多，沈浪与金无望两人仍是只有闪避绝未还手，沈浪虽有累赘，幸好半面美妇怀中也抱着一人，是以他身法尚流动自如，那边金无望却已有些对连天云刚烈的拳势难以应付，只因有守无攻的打法，委实太过吃力，除非对方武功相距悬殊，否则定是必败之局。

李长青眼观六路，喃喃地道："这少妇必是塞外神龙之女柳伴风，不想她武功竟似已不在'华山玉女'之下，她夫婿铁化鹤身手想必是不凡，由此可见，江湖中必更定还有甚多无名的英雄……但她夫妻终究是名家之后，这少年却又是谁？倒委实令人难以猜测。"

要知沈浪自始至终都未施出一招，别人自然无法瞧出他武功，李长青目光转向金无望瞧了半晌，双眉更是愁锁难展。

突见那半面美妇柳伴风倒退数步，她早已打得香汗淋漓，胸中也喘息不住，但仍未沾着沈浪一片衣袂，此刻，戟指娇叱道："你……你为何不还手？"

沈浪道："在下与夫人素无冤仇，为何要还手？"

柳伴风道："放屁，此事若不是你做的，人到哪里去了，你若不解说清楚……"

沈浪苦笑道："此事连在下都莫名其妙，又怎能解说得出？"

柳伴风顿足道："好，你……你……"

咬一咬牙，放下那孩子——亭亭早已吓得哭不出了，此刻双足落地，才放声大哭起来，柳伴风瞧瞧孩子，瞧瞧沈浪，目中亦是珠泪满眶，突然弯下身子抱起她女儿，也轻轻啜泣起来。

沈浪仰天长叹一声，道："真象难明，是非难分，叫我如何自处，夫人你若肯给在下半月时间，我必定探出铁大侠的下落。"

柳伴风霍然抬起头来，目光凝注着他。

那边金不换又想发话，却被冷大、冷三四道冰冷锐利的目光逼得一个字也不敢说了，只见柳伴风目光不眨，过了半晌，突然道："好！我在沁阳等你。"

沈浪转向李长青，道："前辈意下如何？"

李长青沉吟半晌，微微一笑，道："我瞧冷家兄弟对你颇有好感，想必也不愿与你动手，只是我那三弟……唉，除非你能将花蕊仙留下。"

沈浪道："在下可担保她绝非是伤金振羽一家的凶手。"

连天云虽在动手，耳朵也未闲着，闻言怒喝道："放屁，老夫亲眼见到的……"

沈浪截口道："前辈可知道当今天下，己有许多绝传的武功重现江湖，前辈可知道安阳五义乃是死在紫煞手下，铁化鹤却绝未动手，在下今日不妨将花蕊仙留下，但在真象未明之前，前辈却必需担保不得伤害于她。"

李长青手捻长髯，又自沉吟半晌，慨然道："好，老夫便给你半月之期，半月之后，你且来仁义庄一行，铁夫人也可在敝庄相候。"

柳伴风手拭泪痕，点了点头，李长青轻叱道："三弟还不住手。"

连天云猛攻三拳，后退六步，目光仍忍不住狠狠的瞪着金无望，金无望仰首向天，只当没有见到。

金不换忍不住大喝道："沈浪虽可放走，但那厮可是快乐王手下，却万万放不得的。"

金不换怔了怔，道："这……这……"

沈浪一字字缓经道：“ 无论他是否快乐王门下，但各位既已放过在下，便也不得难为于他，在下若无他相助，万难寻出事情真象。 ”

李长青叹道：“ 那位兄台若是要走，本无人能拦得住他…… ”

突然一挥袍袖，道：“ 事已决定，莫再多言，相烦铁夫人扶起那位花夫人，咱们走吧。 ”

沈浪向冷家兄弟含笑抱拳，冷大、冷三枯涩的面容上，似有笑容一闪，但目光望见金不换，笑容立时不见了。

金不换干咳一声，远远走在一边，更是不敢接触别人的目光，李长青瞧了他一眼，忍不住摇头叹息。

人群都已离去，阿堵方自一挑大拇指，又大声赞道：“ 沈相公果然够朋友，危难时不肯抛下我师傅，难怪师傅他老人家肯对沈相公如此买帐了。 ”

沈浪微微笑道：“ 好孩子，你要知道唯有患难中才能显得出朋友交情。 ”

阿堵道：“ 但阿堵却不懂，相公你怎肯将那……那姓金的轻轻放过？ ”

沈浪叹道：“ 我纵要对他有所举动，李二侠也必要维护于他。 ”

阿堵点了点头，沈浪忽然又道：“ 在下尚有一事想要请教金兄，不知…… ”

金无望不等他话问出来，便已答道：“ 快乐四使唯有在下先来中原，但在下并未假冒花蕊仙之名向人出手，那金振羽是谁杀的，在下亦不知情。 ”

他事先便能猜出沈浪要问的话，沈浪倒不奇怪，但他说的这番话，却使沈浪吃了一惊，呆了半晌，喃喃道：“ 既是如此，那金振羽等人又是谁下手杀的？除了快乐王一门之外，江湖中难道还有别人能偷学到武林中一些独门秘技。 ”

金无望沉声道：“ 想来必是如此。还有……‘ 塞外神龙 ’之不传秘技紫煞手，快乐门下除了一人之外，谁也未去练它，而那人此刻却远在玉门关外，是以‘ 安阳五义，若是被紫煞手所伤，在下亦是全不知情。 ”

沈浪这一惊更是非同小可，骇然道：“ 在下平日自命料事颇准，谁知今日却事事都出了在下意料之外，但……但那‘ 安阳五义 ’乃是自古墓中负伤而出，若非金兄下的毒手，那古墓中难道还有别人在么？此人是谁？他又怎会学得别人的独门武功。 ”

金无望叹道：“ 局势越来越见复杂，看来江湖大乱，已在眼前了…… ”

沈浪暗然道：“ 火孩儿不知去向，铁化鹤等数十高手平白失踪？杀害金振羽等人之真凶难寻，江湖中除了快乐王外居然还有人能窥及他人不传秘技……这些事其中无一不是含有绝大之隐秘，此刻每件事又都在迷雾之中，绝无半点头绪，却要我在半个月里如何寻得出其中真象。 ”

若是换了别人，此刻当真是哭也哭不出了，但沈浪叹息半晌，眉宇立又开朗，仰天笑道：“ 如今距离限期还有十五日之多，整整一百八十个时辰，我此刻便已担忧起来，当真要教金兄见笑了。 ”

他大笑着挥手前行，走了几步，但见金无望兀自站着发怔，不禁后退一步，含笑唤道：“ 金兄何苦…… ”

语声来了，心头突有灵光一闪，急忙又后退了几步，目光瞧向金无望。

两人对望一眼，面上俱是喜动颜色，再不说话，大步向古墓那边走了过去，阿堵又惊又奇，忍不住问道：“ 这是做什么？ ”

沈浪道：“ 走路的人既不能上天入地，但脚印偏偏突然中断，除了那些人走到这里又倒退着走回去，还能有什么别的解释？ ”

阿堵恍然大悟道：“ 不错，他们若是踩着原来的脚印退回，别人自然看

不出来……难怪这些脚步踩的这么深，这么零乱，原来每个脚印他们都踩过两次。”要知踩过两次的脚印，自然要比平时的深，也乱的多了。

金无望道：“在下此刻只有一事不解，那些人如此做来，为的自是要混乱别人的眼目，但他们究竟要骗谁呢？”

沈浪道：“要骗的自是你我，在下不解的是铁化鹤怎会连自己妻女都不愿见了，这除非……”

金无望目光一闪，道：“除非这些人都已受了别人挟持，那人为了要将这数十高手俱都劫走，是以才令他们如此做法，布下疑阵，好让别人疑神疑鬼，再也猜不到他们的下落，但……但……但此人竟能要这数十高手乖乖的听命于他，非但跟着他走，还不惜倒退着走，这岂非太过不可思议。”

沈浪道：“别人还倒罢了，那人能令铁化鹤别绝自己妻女，确是不可思议，除非……除非他能有一种奇异的手段，来迷惑别人的神智。”

金无望拍掌道：“正是如此，否则他纵有天大的武功，能掌握别人的生死，但这些生性居傲的武林豪杰，也不见得人人都肯听命于他。”

两人一面说话，目光一面在雪地上搜索，眼见已将走回古墓，两人对望一眼，同时停下了脚步。

只见那边雪地左旁，白雪狼藉一遍，再往前面，那零乱的脚印便浅了许多，也整齐了许多。

金无望道：“那些人必是退到这里，便自道旁上车，车后必缚有一大片枯枝，车马一走，枯枝便将雪地上的车辙痕迹扫了。”

两人骤然间将一件本似不可解释的事解释通了，心胸间俱是舒畅无比，但方过半晌，金无望又不禁皱眉道：“此人行事如此周密，又能将数十高手迷走，在下实想不出江湖中有谁是如此厉害的角色。”

沈浪沉吟道：“金兄可知道天下武林中，最擅那迷魂摄心大法的人是谁？”

金无望想也不想，道：“云梦仙子。”

沈浪道，“不错，那云梦仙子，昔年正是以天下最毒之暗器‘天云五花绵’与‘迷魂慑心催梦大法’，名震江湖，纵是武林中顶尖高手，遇着这云梦仙子也只有俯首称臣，只是她那‘天云五花绵’委实太过险毒霸道，江湖豪杰便只记得她名字中那‘云’字，反将‘梦’字忘了。”

金无望道：“但……但云梦仙子已去世多年……”

沈浪沉声道：“柴玉关既可诈死还生，云梦仙子为何不可？”一面说话，一面自怀中摸出一道铁牌，接道：“金兄可认得这是什么？”

金无望眼角一瞥，面色立变，骇然道：“天云令。”

沈浪道：“不错，这正是云梦仙子号令群魔之‘天云令’”

金无望道：“相公是自何处得来的？”

沈浪道：“古墓入口处那石桌上得来的，先前在下以为此令必是金兄所有，如今看来，将此令放在石桌上的，必定也就是以那‘紫煞手’击毙安阳五义的人，此番将方千里等武林高手带走的，想必也就是她。”

金无望失色道：“此人一直在那古墓之中，在下竟会全然不知，而在下之一举一动，想来却都不能逃过她的耳目……此人是谁，难道真是那云梦仙子？”

他想到那古墓中竟有个鬼魅般无形无影的敌人在随时窥伺着他，只觉一股寒气，自脚底升起，全身毛孔，都不禁为之悚栗。

浪沈沉声道：“ 此人是否云梦仙子？云梦仙子是否真的重现江湖？她将铁化鹤等人俱都带走，究竟又有何诡谋？铁化鹤等人此刻究竟已被她带去哪里？杀死金振羽等人的凶手，是否也是她？……哦，这些疑团在下都必须在半月里查出端倪，不知金兄可愿助在下一臂之力？ ”

金无望接道：“ 相公心中所疑之事，件件都与在下有关，这些疑团一日不破，在下便一日不能安枕。 ”

沈浪道：“ 既是如此，金兄随我来，好歹先将此事查个水落石出，至于日后你我是友是敌？此刻不妨先放在一边。 ”

金无望肃然道：“ 正是如此。 ”

两人追踪那枯枝扫过的雪迹，一路上倒也有些蛛丝马迹可寻，金无望目光口顾，微微叹道：“ 幸好这满地大雪，看来他们是西去了。 ”

沈浪也皱眉道：“ 这些人若是行走人烟繁多之处，必定惹人注目，但西行便是太行山，一路都荒僻的很。 ”

金无望道：“ 他们人多，车马载重，必走不快，你我加急赶路，说不定今日便可赶上他们也未可知。 ”

但两人追到日暮时分，却仍未发现有可疑的车马，路上只要遇着行人，金无望便远远走开，由沈浪前去打听，只因他生怕金无望怪异的相貌，吓得别人不敢开口，只是一路上沈浪却也未打听出什么，有人根本什么也未瞧见，有人固是瞧见车马行过，但若再问他究竟是几辆车？几匹马？车马是何形状？赶车的人是何模样？那人便也瞠目不知所答了。

日落时天上又飘下雪花，一行人在洛阳城外，一家店歇下，朱七七药力已解，人也醒来，自然免不了要向沈浪悲泣吵闹，但沈浪将其中诡秘曲折向她说了后，朱七七亦是目定口呆，不寒而粟。

那村店甚是简陋，金无望抛出一锭银子，店家才为他们腾出一整张热炕，几人各自吃了碗热腾腾的牛肉泡馍，沈浪倒头便睡，阿堵也缩在角落里睡着了，但朱七七盘坐在炕上，望着那粗被棉枕，想到炕下烧着的便是一堆堆马粪，这养尊处优的千金小姐，哪里还能合得上眼睛。

只是她若不合起眼睛，金无望那张阴阳怪气的脸便在眼前，她想不去瞧都困难的很。

朱七七看见沈浪睡得越沉，越是恨得牙痒痒的，暗唾道：“ 没心没肺的人呀，你怎么睡得着？ ”一气之下，索性披衣而起，推门而出，身上虽然冷的发慌，但白雪飘飘，如天然梅花，倒也颇有诗意。

远处传来懒洋洋的更鼓声，已是三更了。

忽然间，一阵车铃马嘶之声，自风雪中传了过来。

朱七七精神一震，暗道：“ 莫非是那伙人来了，我得去叫醒沈浪。 ”

哪知她一念尚未转完，忽听“ 嗖 ”的一声，已有一条人影穿门而出，自她身旁掠过，正是沈浪。

睡的最沉的人，出来的竟是最快，朱七七也不知是恨是爱，暗骂道 :“ 好，原来你在假睡…… ”方待呼唤，身旁又是一条人影，如飞掠过，却是那金无望。

这两人身法是何等迅快，眨眼掠出墙外，竟未招呼朱七七一声。等到朱七七赶着去追，追出墙外，两人身形便早已瞧不见了。

朱七七又是着急，又是气恼，暗道,“ 好，你们不带着我，我自己去追。 ”

但这时车铃马嘶都已不复再闻，朱七七偏也未听清方才的车马声是自哪

个方向传来的。
她又是咬牙，又是跺脚，忽然拔下头上金钗，抛在地上，只见钗头指着东方，她便展动身形，向东掠去。
但一路上连个鬼影子都没有，哪里瞧得见车马，地形却越来越荒僻，风雪中的枯树，在寒夜里看来，有如鬼影幢幢，作势欲起。
若是换了别人，便该觅路回去，但朱七七偏是个拗极了的性子，越找不着越要找，找到后来还是找不着，朱七七身子却已被冻僵了，她自幼娇生惯养，一呼百诺，几曾受过这样的罪。
突然一丝寒气直刺入骨，原来她鞋也破了，雪水透入罗袜，那滋味当真比尖刀割一下还要难受。
朱七七左顾石望，越瞧越觉寂寞，思前想后，越想越觉难受，竟耐不住靠在树上，捧着脚，轻轻哭了起来。
眼泪落在衣服上，转瞬之间便化作了冰珠，朱七七流泪道：“我这是为了谁，小没良心的，你知道么？……”
一句话未完，枯林外突然有一阵沙沙的脚步声传了过来，风雪寒夜，骤闻异声，朱七七当真是毛骨悚然，连眼泪也都被吓了回去，踧着脚退到树后，咬紧银牙，用一双眼睛偷偷瞧了过去。
只听脚步声越来越近，接着，两条白衣人影穿林而入，雪光反映之下，只见这两人白袍及地，长发披肩，手里各自提着根二尺多长的乌丝长鞭，宛如幽灵般飘然走来，仔细一看，却是两个面目娟秀的少女。
她两人神情虽带着引起森森鬼气，但终究是两个少女，朱七七这才稍定下些心，只是仍屏息静气，不敢动弹。
只见这两个白衣少女目光四下望了望，缓缓停下脚步，左面一个少女，突然撮口尖哨了一声。
哨声如鬼哭，如狼嚎，朱七七陡然又吓了一跳，但闻十余丈外也有哨声响应，接着脚步之声又响，渐近……
突然，十一二个男人，分成两行，鱼贯走入树林。
这十余人有老有少，有高有矮，但面容僵木，神情呆板，有如行尸走肉一般，后面两个白衣少女，也是手提长鞭，紧紧相随，只要有人走出了行列，她们的长鞭立刻挥起“吧”地抽在那人身上，那人便立刻乖乖的走回去，面上亦无丝毫表情，似是完全不觉痛苦。
朱七七惊魂方定，又见到这种诡异之极，恐怖之极的怪事，一颗心不知不觉间又提到嗓子眼来了。她一生之中，只听过有赶牛的，赶羊的，赶马的，却连做梦也未想到世上还有“赶人”的事。
“赶尸！”朱七七突然想到湘西赶尸的传说，心头更是发毛，暗道，“这莫非便是赶尸么？”
但此地并非湘西，这些人面容虽僵木，却也绝不会是死人——不是死人，又怎会甘受别人鞭赶？
只见前面两个白衣少女长鞭一挥，那十余人便也全都停下脚步，一个白衣少女身材高挑，轻叹道，“走的累死了，咱们就在这里歇歇吧。”
另一个白衣少女面如满月，亦自叹道：“这赶人的事真不好受，既不能休息，又怕人见着，大小姐却偏偏还给咱们取个那么漂亮好听的名字，叫什么，‘白云牧女’……”
突然轻轻一笑，接道：“牧女，别人听见这名字，必要将咱们当作牧牛

牧羊的，又有谁能猜咱们竟是‘ 牧人 ’的呢？ ”
　　那高挑牧女笑道：“ 牧人的纵比被人牧的好，你可知道，这些人里面也有不少成名的英雄，譬如说他…… ”
　　长鞭向行列中一指，接道：“ 他还是河西一带，最负盛名的镖头哩。 ”
　　朱七七随着他鞭梢所指之处望去，只见行列中一人木然而立，身材高大，满面虬髯，那不是展英松是谁？
　　展英松既在这里，别的人想必都是自古墓中出来的了。
　　朱七七再也想不到自己竟在无意中发现这秘密，心中的惊喜之情，当真是难以描述，暗暗忖道：“ 沈浪虽然聪明绝顶，却也未想到世上竟有‘ 赶人 ’的勾当，一心以为他们神智既已被迷，必然乘着车马……唉，差之毫厘，谬之千里，他全力去追查车马，别人却剩着寒夜悄悄将人赶走了，他怎会追得着？ ”
　　展英松虽是她的对头，但她此刻见到展英松须发之上，都结满了冰屑，神情委实狼狈不堪，心中又不禁泛起了怜悯之情，暗叹忖道：“ 我好歹也得将此事通知沈浪，要他设法救出他们。 ”
　　心念一转，立时忖道：“ 不行，沈浪一直将我当做无用的人，我就偏偏要做出一些惊人的事来让他瞧瞧，这正是大好机会，我怎能放过，等我将这事全部探访明白，再回去告诉他，那时他面上表情一定好看得很。 ”
　　想到这里，她眼前似乎已可瞧见沈浪既又是吃惊，又是赞美的表情，于是她面上也不禁露出得意的微笑。
　　只听另一个娇小的白云牧女道：“ 时候不早了，咱们还是走吧，别忘了天亮之前，咱们就得将这些人赶到，否则大伙儿都要受罪了。 ”
　　圆脸牧女道：“ 急什么，一共四拨人咱们早去也没用。 ”
　　高挑牧女长叹了口气，道：“ 早到总比迟到的好，还是走吧。 ”
　　长鞭一挥，带路前行，展英松等人，果然又乖乖的跟在她身后。
　　后面另两个牧女，挥动长鞭，将雪地上足印，全都打乱了，雪花纷飞中，一行人又鱼贯走出了树林。
　　朱七七恍然忖道：“ 原来他们竟是化整为零，将人分作四批，但我只要跟定这一批，跟到她们的老巢，她们一个也跑不了。 ”
　　这时她满腹雄心壮志，满腔热血奔腾，脚也不冷了，潜迹藏形。屏息静气，悄悄跟踪而去。
　　她虽不敢走的太近，但幸好那“ 沙沙 ”的脚步声却在一直为她带路，那些白云牧女们，显然未想到在如此风雪寒夜中还会有人发现她们的行踪，是以走的甚是大意，也根本未曾回头瞧上一眼。
　　除了轻微的脚步声外，一行人绝无任何声息发出，要想将数十人自甲地神不知鬼不觉的送到乙地，这“ 赶人 ”的法子，确是再好也没了，朱七七越想越觉这主意出的高明，忍不住暗叹忖道：“ 这么高明的法子为何以前竟无人想得起？……但能想起这种古怪诡异的法子来的人，想必也是个怪物。 ”
　　于是她便一路猜测这“ 怪物 ”是谁？生得是何模样，不知不觉间，竟已走了一个多时辰了。
　　估量时刻，此刻只怕已有五更，但寒夜昼短夜长，四下仍是一片黑沉沉的，瞧不见一丝曙色。
　　朱七七只当这一干人的去处必是极为荒僻之地，哪知这一路上除了曾经越过冰冻的河流外，地势竟是越走越平坦，到后来藉着雪光反映，竟隐约可

以瞧见前路有一座巨大的城影。

这一来又出了朱七七意料之外，暗自忖道："这些牧女还能赶人入城么？这绝不可能。"

但白云牧女们却偏偏将人都赶到城下，城门初开，突有两辆华丽之极的马车，自城里急驰而出。马车四侧，都悬着明亮的珠灯，看来仿佛是什么高官巨富所坐，连车带马，都惹眼已极。

朱七七忖道："他们纵要乘机入城，也不会乘坐如此惹眼的马车，这更不可能了。"

哪知马车却偏偏直奔白云牧女而来，圆脸牧女轻喟一声，车马顿住，十二条汉子，四个白云牧女，竟分别上了马车。

朱七七瞧得目瞪口呆，满心惊诧，她却不知这些人的行事，正是处处都要出人意料之外，若是车马被人猜中，还能成什么大事？

这时车马又将启行，朱七七咬一咬牙，忖道："一不做，二不休，纵是龙潭虎穴，我也先跟去再说。"

竟一掠而去，钻入车底，身子在车底下，跟着车马一齐走了。

若是换了别人，必定考虑考虑，但朱七七天生的顾前不顾后的性子，否则又怎会闯出那么多祸来？

车马入城，朱七七只觉背脊时探着地上冰雪，一阵阵寒气钻心而来，也辨不出车马究竟走到哪里。

渐渐，四下有了人声，隐约可听出说的是"这玫瑰乃是暖室异种，当真千载难逢。"

"现下腊梅正当令，再过些时候买不到了。"

"还是水仙清雅，案头放盆水仙，连人都会变得高雅起来。"

朱七七耳畔听到这些言语，鼻端闻得一阵花香，自然便可猜到，此地必是清晨的花市了。

车马在花市停了半晌，白云牧女们竟似乎买了不少花，朱七七又不禁觉得奇怪，暗暗忖道："她们买花干什么？"

又听得那些花贩道："姑娘拿回去就是了，给什么银子。"

"明天还有些异种牡丹要上市，姑娘请早些来呀。"

朱七七更是奇怪："照这模样，她们竟还是时常来买花的，竟与花贩都如此熟悉，如此神秘诡异的人物，却常来买花，这岂非怪事？"

但这时车马又已启行，已不容她再多思索。

穿过花市，街道曲折甚多，车马左弯右拐，走了约摸顿饭工夫，只听车厢中人语道："大门是开着的么？"

"是开着的，别人只怕已先到了。"

"你瞧，我说早些回来，你偏要歇歇。"

"此刻还埋怨什么，快进去吧。"

纷纷人语声中，车马突然向上走了，朱七七本当是个山坡，后来才知道，只不过是道石阶而已，只是比着车辆的宽窄，在石阶旁砌了两行平道，十余级石阶尽头，便是道极为宽阔的门户。

入门之后，竟仍有一条青石板路，路上积雪，俱已打扫的干干净净，朱七七虽然瞧不见四下的景象，但衡情度势，也已猜出宅院非但气派，必定宏伟，而且庭院深沉，走了一重又是一重竟又走了盏茶时分，才听得有人喝道："车马停到第七号棚去，车上的人先下来。"

朱七七偷眼一望，只见马车两旁，有几十条腿在走来走去，这些人有的穿着长统皮靴，有的穿着织锦鞋，有的穿裤，有的着裙，脚步都极是轻健，只是瞧不见他们的面目而已，朱七七这时才着急起来。

此刻她已身入虎穴，却想不出有任何脱身之计，而别人只要俯身看上一眼，便立刻可以发现她的形迹，那时她纵有三头六臂，只怕也难活着闯出去了。她不但着急，还有些后悔，后悔不该孤身犯险，此刻她就算为沈浪死在这里，沈浪却也不知道她是如何死的。

人声嘈杂，马嘶不绝，几个人将车马拉入马棚，洗车的洗车，洗马的洗马，幸好还无人俯身来瞧上一眼。

但这时朱七七身子已冻僵了，手臂更是酸楚疼痛不堪，仿佛有几千几万根尖针在她肩头时弯刺来刺去。

她真恨不得大叫着冲出去，只是她还不想死，也只有咬紧牙关，拼命忍住，只盼这些人快些洗完车马，快快走开。

哪知这些人却偏不赶快，一面洗马，一面竟聊起天来，说的十句话里，倒有九句言不及义。

朱七七咬牙切齿，不住暗骂，恨不得这些人早些死了最好，突然一阵铃声响声起，有人大呼道：“ 早晨饭熟了，要喝热粥的赶快呀。 ”

马棚中人哄然一声，洗马的抛下刷子，洗车的抛下抹布，眨眼间便走的干干净净，一个不剩。

朱七七暗中松了口气，顿觉再也支持不住，平平跌到地上，全身的骨头都似要跌散了。

但此刻她仍是身在险境，只有咬着牙忍住痛，缓缓爬出来，先躲在车后，偷眼探视外面的动静。

但见马棚外，一行种着数十株苍松，虬枝浓茂，积雪如盖，再外面便是一层层屋子，千椽万瓦，数也数不清。

朱七七暗暗皱眉，她委实猜不出这究竟是何所在，看气派这实\如王侯门第，但衡情度理，又绝不可能是王侯门第……她正自满腹狐疑，忽然间，身后传来一声轻挑的笑声，脖子后竟被人亲了一下。

她又惊又怒，霍然转身，怎奈她全身僵木酸软，行动不能灵便，等她转过身子，身后哪里还有人影。

就在这时，她脖子后又被人亲了一下，一个轻桃之极的语声在她耳畔笑道：“ 好香呀好香…… ”

朱七七一个肘拳撞了过去，却撞了个空，等她转过身子，那人却又已到了她身后，在她脖子上亲了一下，笑道：“ 姑娘家应该温柔些，怎能打人。 ”这次的语声，却是非常苍老，与方才判如两人。

朱七七又惊，又骇，又怒，再转过身，还是瞧不见那人的身影，脖子上还是被人亲了一下。

只听身后笑道：“ 你再转的快些，还是瞧不见我的。 ”

语声又变的娇媚清脆，宛如妙龄少女一般。

朱七七咬紧牙关，连翻了四、五个身，她筋骨已活动开来，身子自然越转越快，哪知这人身形竟如鬼魅一般，始终比她快上一步，闪到她身后，那语声更是千变万化，忽老忽少，忽男忽女，仿佛有七八个人在她身后似的，朱七七胆子纵大，此刻也不禁被骇的手软心跳，颤声道：：“ 你……你究竟是人是鬼？ ”

那人咯咯笑道：“鬼……色鬼。”接着又亲了一亲。

朱七七只觉他嘴唇冰冰冷冷，被这嘴唇亲在脖子上，那真比被毒蛇咬上一口还要难受百倍。

她闪也闪不开，躲也躲不了，但她终究是个聪明伶俐的女子，眼珠子转了转，突然妖笑道：“你既是色鬼，为何不敢在我脸上亲亲？”

那人笑道：“我若亲你的脸，岂非被你瞧见了。”

朱七七道：“我闭起眼睛就是。”

那人道：“女子的话，虽不可信，但是你……唉，我好歹得信你一次。”

朱七七双掌注满真力，眼睛睁得大大的，口中却娇笑道：“来呀。”

只见眼前一花，一条绯衣人影已来到面前，朱七七用尽全力，双掌同时击了出去，哪知手掌还未递出，已被人同时捉住。

那人哈哈笑道：“女子的话，果然不可相信，幸好我上的当多了，如今已学乖不少。”只见他一身绯色衣裳，足登粉底官靴，打扮得十足是个风流好色的登徒子，但面容却是鼻塌眼小，眉短嘴厚，生得奇丑无比。

朱七七倒抽一口凉气，手掌被他捉住，竟是再也无法挣脱，急道：“你……你杀了我吧，我乃是暗中偷来此地的奸细，你快些将我送到此间主人那里去，将我重重治罪。”

她心想纵然被人捉住治罪，也比落在这形如鬼魅，貌如猪豕的少年手上好得多，哪知此人却嘻嘻笑道：“此间的主人，既非我父，亦非我子，你做你的奸细，与我何关？我为何要将你送过去？”

朱七七脱口道：“原来你也是偷偷闯进来的。”

绯衣少年笑道：“否则我又怎会自马棚外进来。”

朱七七眼波一转，求生之心又起，暗道：“瞧他如此武功，若肯相助于我，想必立时便能逃出此间。”

只是她越瞧此人越恶心，要她向这少年求助告饶，她实在不忍。再瞧到这少年的一双色迷迷的眼睛，朱七七更是想吐，告饶的话，那是再也说不出口来。

但这少年一双色迷迷的眼睛却偏要直勾勾的盯着她，瞧了半晌，突然笑道：“你可是要我助你逃走？”

朱七七道：“你……能么”

绯衣少年笑道：“别人将此地当做龙潭虎穴，但我要来便来，要走便走，当真是来去自如，如入无人之境。”

朱七七故意道：“我看你只怕是在吹牛。”

绯衣少年嘻嘻笑道：“你对我来用这激将之法，是半点用也没有的，你要我助你逃走，除非你肯乖乖地让我在你脸上亲一亲。”

朱七七暗道：“我闭上眼睛让他亲，总比死在这里的好，我若死在这里，连沈浪最后一面都见不到了。”一想起沈浪，朱七七立时什么都不顾了，只要能再见着沈浪，就算要她被猪狗亲上一亲她都是心甘情愿的，当下闭起眼睛，道：“好，来……”

半句话还未说完，脸上已被重重亲了一下，只听绯衣少年道：“大丈夫言而有信，随我来吧。”

朱七七身不由主，足不点地，被他拉了出去，睁开眼睛一看，他竟放足直奔向那边的屋舍楼宇，朱七七骇道：“你……你这是要到哪里去？”

绯衣少年嘻嘻笑道：“我本有心助你逃走，但你若逃走后，少不得便要

不理我了，我想来想去，还是将你留在这里的好。”

朱七七道：“但你……你……”

绯衣少年笑道：“此间的主人，既非我父，亦非我子，却是我的母亲，方才你骗我一次，此刻我也骗你一次，两下都不吃亏，也好让你知道，女子虽会骗人，男子骗起人来，也未见得比女子差多少。”

朱七七又惊又怒，破口大骂道：“你这丑猪，你这恶狗，你……你……你简直是个连猪狗都不如的畜牲，我恨不得撕碎了你。”

她骂的越凶，那绯衣少年便笑的越得意，只见院中的黑衣大汉，白衣少女，瞧见他来了，都远远躬身笑道：“大少爷回来了。”

有的少女似是与他较为熟悉，便道：“大少爷你又一晚上没回来，小心夫人知道，不让你进门。”

绯衣少年笑道：“我本未进门，我是自马棚那边墙上跳过来的……好姐姐，你可千万不要让妈知道，后天我一定好好跟你们亲热亲热。”

少女娇笑轻呼：“谁要跟你亲热亲热？……你带回来的这只小羊，生得倒不错嘛……”笑语声中，绯衣少年已拉着朱七七奔向竹林后一排精舍。

突听一声轻叱：“站住。”

娇柔轻细的叱声，自竹林外一栋楼宇上传了下来，楼高虽有数丈，但这叱声听来却宛如响在朱七七耳侧。绯衣少年果然乖乖的站住，动也不敢动了。

只听楼上人道：“你好大的胆子，回来后就想偷偷溜回房么？”

绯衣少年更是不敢抬头，朱七七却反正已豁出去了，索性抬起头来，只见琼楼上朱栏旁，一个宫鬓堆云，满头珠翠的中年美妇，正凭栏下望，朱七七平生见过的美女虽有不少，但是若与这中年美妇一比，那些美人可全要变成丑八怪了，朱七七只向她瞧了一眼，目光便再也舍不得离开，暗叹付道：“我是女子见了她犹自如此，若是男子见了那便又当如何是好？只怕连路都走不动了。”

那宫鬓美妇亦自瞧了朱七七一眼，冷冷道：“这女子是哪里来的？”

绯衣少年强笑道：“她么？她……她就是孩儿常说的燕冰文燕姑娘，娘说想要见她，所以孩儿就请她回来让娘瞧瞧。”

宫鬓美妇人眼波流转，含首笑道：“果然是人间绝色，难怪你要为她神魂颠倒了，既是如此，就请她……”

若是换了别人，见那绯衣少年存心为她掩护，自然不敢再响，但朱七七天性激烈，一想到要被这少年拉到房里，倒不如死了算了，竟突然大喊道：“我不是燕冰文，我姓朱，我也不是他请来的，乃是一路躲在你们马车底下，偷偷混进来的，为的是要探听你们的秘密，哪知却被他促住了，要杀要剐，你瞧着办吧。”

这番话一嚷出来，绯衣少年手掌立刻冰冷，宫鬓美妇面上也变了颜色，狠狠盯了绯衣少年一眼，一字字道：“带她上来。”

那楼宇外观固是金碧辉煌，里面的陈设，更有如仙宫一般，宫鬓美妇斜倚在一张虎皮软榻上更似仙宫艳姬，天上仙子。

绯衣少年早已跪在她面前，朱七七既已将生死置之度外，别的还怕什？自是大模大样站在那里，还不时面露冷笑。

宫鬓美妇道：“你姓朱，叫什么？”

朱七七道：“你本管不着，但我也不妨告诉你，朱七七就是我，我就是朱七七，你可听清楚些，莫要忘了。”

宫鬓美妇道：“ 朱七七，你胆子可真不小。 ”

朱七七道：“ 我见了你这样的大美人，连喜欢都来不及，还怕什么？只可惜你人虽美，生的儿子却太丑了。 ”

那宫鬓美妇倒也真未见过如此胆大包天的少女，美艳绝伦的面容上，不禁露出了惊讶之色，突然传音道：“ 带上来。 ”

一个白衣少女，应命奔下楼去，过了片刻，便有四条铁打般的壮汉，将朱七七在枯林里见到的那两个“ 白云牧女 ”架了上来。这两人见了宫鬓美妇，已骇得面无人色，壮汉手一松，两人便仆地跪倒。

宫鬓美妇缓缓道：“ 你可是躲在这二人的车底下混进来的么？ ”

朱七七道：“ 好像是，也好像不是。 ”

宫鬓美妇嘴角突然泛起一丝勾人魂魄的媚笑，柔声道：“ 好孩子，你年纪还轻，姑姑我不妨教你一件事，世上生得越美的女子，心肠越是恶毒，那生得丑的，良心反倒好些。 ”

朱七七道：“ 真的么？ ”

宫鬓美妇嫣然笑道：“ 你若不信，我就让你瞧瞧，在我手下的女孩子，若是大意疏忽一些，要受什么样的罪。 ”

她春笋般的纤纤玉手轻轻一挥，那两个“ 白云牧女 ”便突然一齐娇啼起来，啼声宛转凄恻，闻之令人鼻酸。

但那些铁打般的壮汉，却无丝毫怜香惜玉之心，两个对付一个，后面的提起少女的头发，前面的双手一分，便将她们的衣衫撕成粉碎，露出那光致莹白，曲线玲珑的娇躯，于是大汉们各自反手自腰间抽出一条蟒鞭，雨点般的抽在这雪白的娇躯上，鞭风丝丝，慑人魂魄。

少女们滚倒在地，惨呼娇啼，辗转求饶，但皮鞭无情，片刻间便在她们雪白的娇躯上，留下数十道鲜红的鞭印。

鲜红的鞭印交织在诱人的胴体上，更激发了大汉们的兽性，人人目光都露出那残酷的兽欲光焰。

于是皮鞭抽的更急，更密……

朱七七再也受不住了，嘶声大呼道：“ 住手……求求你……叫他们快住手吧。 ”

宫鬓美妇微笑挥手，皮鞭顿住，少女们固是奄奄一息，朱七七亦不禁泪流满面，宫鬓美妇微笑道：“ 如今你可知害怕了么？ ”

朱七七道：“ 你……你快杀了我吧？ ”

宫鬓美女柔声道：“ 好孩子，我知道你不怕死，但我也得知道，世上有许多事是比死还难受的，譬如说…… ”

朱七七双手掩起耳朵，颤声呼道：“ 我不要听……我不要听。 ”

宫鬓美妇道：“ 既是如此，你便得乖乖告诉我，我们的秘密，你己知道了多少？除了你之外，还有谁知道？ ”

朱七七道：“ 我不……不知道……我什么都不知道。 ”

宫鬓美妇微笑道：“ 你真的不知道么，好…… ”

朱七七自心底深处都颤抖了起来，忍不住嘶声大呼道：“ 沈浪你在哪里，快来救我呀？ ”

呼声未了，突有一阵清悦的铃声，自那紫帘帷后响起，宫鬓美妇双眉微微一皱，自轻纱长袍中，伸出一双底平趾敛，毫无暇疵的玉足，玉足垂下，套入了一双缀珠的绣鞋，盈盈长身而起，竟突然飘飘走了出去。

朱七七又惊又怔，又松了口气，绯衣少年转过头来，轻叹道：“ 叫你莫要多话，你偏要多话……如今……唉，如今算你有些运气，幸好有一个娘必需要见的客人来了，否则…… ”

否则便要怎样，他就不说，朱七七也猜的出来。

只见一个白衣少女轻步上楼，沉声道：“ 夫人有令，将这位朱姑娘暂时送入地室，听凭发落。 ”

绯衣少年道：“ 我呢？ ”

白衣少女“ 噗哧 ”一笑，道：“ 你呀，你跟着我来吧。 ”

朱七七目光四转，突然挥掌击倒了一条黑衣大汉，身子凌空而起，燕子般穿窗而出，向楼下跃去。

那白衣少女与绯衣少年眼见她逃走，竟至不加拦阻，朱七七再也未想到自己竟能如此轻易的脱身而出，心头不禁狂喜，只因她要掠出此楼，别的人便未必能拦得住她，哪知她足尖方自点地，突听身后一人轻笑道：“ 好孩子，你来了么，我正等着你哩。 ”

笑声温柔，语声娇媚，赫然正是那宫鬓美妇的声音。

朱七七宛如被一桶冷水当头淋下，由头顶直冷到足底，咬一咬牙，霍然转身，双掌齐出，将心中犹能记忆之最毒辣的招式，全都使了出来，瞬间竟攻出七、八招之多，她轻功不弱，出手也不慢，怎奈所学杂而不纯，是以使出的这七、八招虽然兼具各门之长，却无一招真正练至火候，这用来对付普通江湖武师虽已绰绰有余，但在宫鬓美妇眼中看来，却当真有如儿戏一般。

只听宫鬓美妇轻笑道：“ 好孩子，你学的武功倒不少嘛…… ”

衣袖轻轻一拂，朱七七右时“ 曲池 ”便被扫中，一条右臂立时软软的垂了下来，她咬紧牙关，左掌又攻出三招。

宫鬓美妇接着笑道：“ 但你要知道，贪多咬不烂，武功学的太多太杂，反而无用的…… ”

腰肢轻回，罗袖又自轻轻拂出。

朱七七左肘“ 曲池 ”穴又是一麻，左臂亦自不能动弹，但她仍不认输，双腿连环飞起，使的竟是“ 北派拐子鸳鸯腿 ”。

宫鬓美妇摇头笑道：“ 以你的聪明，若是专学一门武功，今日还可与我拼个十招，但现在……你还是乖乖认输吧。 ”

她话说完了，朱七七双膝“ 环跳 ”穴也已被她衣袖拂中，身子软软的跌在地上，再也站不起来。

那宫鬓美妇却连发丝都未弄乱一根，她平时固是风华绝代，仪态万方，与人交手时，风姿亦是绰约轻柔，令人神醉。

朱七七呆呆瞧了她半晌，轻叹一声，道：“ 我真未想到世上还有你这样的女子，更猜不出你究竟有什么阴谋，看来……武林当真又要大乱了。 ”

宫鬓美妇微微笑道：“ 我做的事，天下本无一人猜得到的，你可是服了么？ ”

朱七七身子虽不能动，但眼睛还是瞪了起来，大声道：“ 我为何要服你？我若有你这样的年纪，未必就输给你。 ”

宫鬓美妇笑道：“ 好拗的女孩子，真是死也不肖服输，但我不妨告诉你，我在你这般年纪时，早已名扬天下，寻不着敌手了，你若能活到我这样的年纪，你便会知道今生今世，再也休想赶得上我，只可惜…… ”

突然顿住语声，挥了挥手转身而去，只见她长裙飘飘，环珮叮当，眨眼

便走得瞧不见了。
朱七七想到她“只可惜”三个字下面的含意，想到她回来时还不知要如何对付自己，也想到此地之古怪神秘，自己纵然死在这里，也不会有人知道，更休想有人会来将自己救出此地……
想来想去，朱七七不觉越想越是寒心，只因她已发觉她实已全无一线生机，唯有等死而已。
这时，已有两条黑衣大汉，向她走了过来，嘴角各自带着一丝狞笑，显然满心不怀好意。
朱七七咬了咬牙，暗道：“别人纵然不知我死在哪里，我自己总该知道我自己到底死在什么地方才是……”
幸好她颈子尚可转动的左右挣扎，当下拼命扭转头望去，只见一条铺着五色彩石的小路，绕过假山荷花池，柏树林后又是亭堂楼阁，隐约还可瞧见有些彩衣人影往来走动。
她还想再瞧清楚些，身子已被两条大汉架起，四只毛茸茸的大手，有意无意间在她身了直拧。
朱七七忍不住又破口大骂起来。
左面一条大汉狞笑道：“臭娘儿们，装什么蒜，反正迟早你也要突听一人冷冷道：“迟早也要怎样？”
两条大汉一惊回首，便瞧见那绯衣少年两道冷冰冰的目光，两人登时脸都骇白了，垂下头，不敢再说话。
绯衣少年瞧着朱七七，似乎还想说什么，却已被那少女拉走，两条大汉将朱七七架进了门，已有另一个白衣少女等在一张紫檀木几旁，正以春笋般的玉指，弄着几上春葱般的水仙花。
这少女一眼瞧见未七七，摇头笑道：“到了这里，还想逃么？真是多费气力……”
将木几转了两转，木几旁一块石板便突然陷了下去，露出一条深沉的地道，地道中竟是光亮异常，两壁间嵌满了制作得极是精雅的铜灯。
白衣少女道：“华山室还是空着的，就带她去那里。”
两条大汉在这少女面前，神情亦是毕恭毕敬，齐地躬身应了，大步而下，朱七七突然扭首道：“好姐姐，这里究竟是什么地方，你能告诉我么？”
白衣少女笑道：“哎哟，你这声好姐姐叫得真好听，可惜我还是不能告诉你。”
朱七七立时大骂道：“鬼丫头，小鬼婆，你不告诉我，总有一天我会知道的。”
那少女只是瞧着她笑，也不理她。
地道下竟也是曲折复杂，看来竟不在那古墓之下。
只见两旁每一道石门上，都以古篆刻着两个字，有的是“罗浮”，有的是“青城”——俱都是海内名山的名字。
到了“华山”室前，两条大汉掀动机关，开了石门，左面那大汉突然狞笑道：“臭娘儿们，老子偏要亲亲你，看你怎样么。”说话间一张生满了青渗渗胡渣子的大嘴，已亲在朱七七的脸上。
朱七七居然未骂，也未反抗，反而妮声道：“只要你对我好些，亲亲又有什么关系。”
那大汉咯咯笑道：“这才像知情识趣的话，来再亲……”

突然惨呼一声，满面俱是鲜血，嘴唇竟被朱七七咬下一块肉来。

那大汉疼极怒极，一把抓住了朱七七衣襟就要往下撕。

朱七七道：“只要你们敢动一动，少时你家少爷来了，我必定要他……嘿嘿，我要他怎样，不说你也该知道。”

那大汉一手掩着嘴，目中已似要喷出火来。

另一大汉道：“马老三，算了罢，那小魔王的脾气，你不是不知道。”

手臂一荡，将朱七七重重摔了进去，石门瞬即阖起。

朱七七松了口气，眼泪却不由自主一粒粒落了下来，也顾不得打量这室中是何光景，眼前飘来飘去的，尽是自己亲人的影子——

而最大的一个影子，自然是沈浪，朱七七流着泪，咬着牙，轻骂道，“黑心鬼，你……你此刻在哪里呀？你……你此刻在哪里呀？你怎么还不来救我……”

一想到自己本不该不告而别，不由得更是放声大哭起来。

但她确是累极，哭着哭着，竟不知不觉的睡着了，也不知睡了多久，噩梦中只觉沈浪含笑走过来，她大喜着呼唤，哪知沈浪却理也不理她，反而与那宫髻美妇亲热起来，那绯衣少年突然自她身上钻出，笑道：“还是我好……”

忽然间这少年又变成一只山猫，扑在她身上……

朱七七惊呼一声，自梦中醒来，那绯衣少年不知何时，已站在地面前，正含笑望着她，那双眼睛，正如山猫一般，散发着锐利而贪婪的光芒，仿佛真恨不得一口将她吞入肚子里。

噩梦初醒，灯光闪烁，朱七七也不知这是梦？是真？是幻？只觉满身是汗，已浸透重衣，嘶哑着声音道：“沈浪……沈浪在哪里？”

绯衣少年微微笑道：“谁是沈浪？”

朱七七定了定神，这才知道方才只不过是场噩梦而已，但眼前这景象，却也未见比噩梦好不多少。

她身子仍在颤抖，口中厉喝道：“你……你来作什么？”

绯衣少年双目己眯成一线，眯着眼笑道：“我要作什么？你难道猜不出？”

伸出手指，在朱七七苍白的面靥上轻轻地摸起来。

朱七七骇呼道：“你……你……快滚出去。”

绯衣少年涎脸笑道：“我不滚你又能怎样？”

朱七七苍白的面靥，又已变作粉红颜色，颤声道：“你……你敢？”

她口中虽说你敢，其实心里却知道绯衣少年必定敢的，想到这少年将要对自己做的事，她全身肌肤，都不禁生出了一粒粒悚栗。

哪知绯衣少年却停了手，哈哈大笑道：“我虽是个色鬼，但生平却从未做过强人之事，只要你乖乖的顺从我，我便救你出去如何？”

朱七七咬牙道：“我……我死也不从你。”

绯衣少年道：“我有何不好？你竟愿死也不肯从我……哦，我知道了，你可是嫌我生得太丑？”

朱七七骂道：“不错，像你这样的丑鬼，只有母猪才会喜欢你。”

绯衣少年大笑道：“果然是嫌我生得丑了，好……”

突然转过身子，过了半晌，又自回身笑道：“你再瞧瞧。”

朱七七本想不瞧，却又忍不住那好奇之心，抬眼一望，这一惊又是非同小可——

方才那奇丑无比的少年，此刻竟已变作个貌比潘安的美男子。

灯光下，只见他唇红齿白，修眉朗目，面色白里透红，有如良质美玉，便是那武林中有名的美男子“玉面瑶琴神剑手”徐若愚，比起他来，也要自愧不如，朱七七目瞪口呆，道：“你……你……

绯衣少年笑道：“我此刻模样如何？你可愿……”

朱七七大骂道：“妖怪！人妖！你再也休想。”

绯衣少年笑道：“你还是不愿意？……哦，我知道了，你敢情是嫌我这模样生得不够男子气概，好……”

他说话间又自转了个身，再看他时，但见他面如青铜，剑眉虎目，眉宇间英气逼人，果然又由个稍嫌脂粉气重的少年，变作了一个雄纠纠，气昂昂的男儿铁汉，就连说话的话声也跟着变了，只听他抱拳道：“如何？”

朱七七倒抽一口凉气，道：“你……你……休想。”

绯衣少年皱眉道：“还是不肯么……哦，只怕姑娘喜欢的是成熟男子，你嫌我生得太年轻了，好，你再瞧瞧。”

这次他翻转身来，不但颌下多了几缕微须，眉宇神情间也变得成熟已极，果然像个通达世情，对任何女子都能体贴入微的中年男子——这种中年男子的魅力，有时确远比少年男子更能吸引少女。

但朱七七惊讶之余，还是破口大骂。

绯衣少年于是又变成个浓眉大眼，虬髯如铁的莽壮汉子，大声道，“你这女子，再不从俺，俺吃了你。”

这时他不但容貌有如莽汉，就连神情语声，也学得惟妙惟肖，朱七七再也想不到世上竟有如此奇妙的易容之术，眼睛都不禁瞧的直了。

第七章　侥幸脱魔手

绯衣少年易容之术，确实高明，朱七七不禁瞧的呆了，只见他笑道：“无论你喜欢的是何种男子，是老是少？我都可做那般模样，你若嫁了我，便有如嫁了数十个丈夫一般，这是何等的福气？别的女子连求都求不到，你难道还是不愿意么？”

朱七七道：“你……无论你变成什么模样，却再也休想。”

绯衣少年苦笑道：“不肯？这是为什么？这是为什么……哦，我知道了，敢情你是个聪明的女子，只重才学，不重容貌，那我也不妨告诉你，在下虽不才，但文的诗词歌赋样样皆能，武的十八般武艺件件精通，文武两途之外，天文地理，医卜星相，丝竹弹唱，琴棋书画，飞鹰走狗，蹴鞠射覆，亦是无一不精，无一不妙，你若嫁我这样的丈夫，包你一生一世永远不会寂寞，你若不信，且瞧着看。”

只见他说话之间，已连变九种身法，竟全是都是少林、武当等各大门派之不传之秘，然后反身一掌，拍在石壁上，那坚如精钢的石壁，立时多了一个掌印，五指宛然，有如石刻，朱七七武功虽不精，但所见却广，一眼便瞧出这掌法赫然竟是密宗大手印的功夫，这少年年纪轻轻，竟然身兼各家之长，而且又俱是江湖中的不传之秘，岂非骇人听闻，匪夷所思之事。

朱七七再也忍不住脱口问道：“你……你这些武功是哪里学来的？”

绯衣少年微微笑道：“武功又有何难？小生闲时还曾集了些古人绝句，以赋武功招式，但求姑娘指正。”

只见他长袖突然翻起，如流云，如浮水，招式自然巧妙，浑如天成，口中却朗声吟道：“自传芳酒翻红袖，似有微词动绛唇……”

这两句上一句乃是杨巨源所作，下一句却是唐彦谦绝句，他妙手施来，不但对联浑成，而且用以形容方才那一招亦是绝妙之句。

朱七七不禁暗赞一声，只听绯衣少年“绛唇”两字出口，衣衫突然鼓动而起，宛如有千百条青蛇，在衣衫中窜动，显然体内真气满蓄，纵不动手，也可伤敌，绯衣少年口中又自朗吟道：“雾气暗通青桂苑，日华摇动黄金袍。”

这两句一属李商隐，一属许浑，上下连缀，又是佳对。

绯衣少年左手下垂，五指连续点出，身形突转，右手已自颊边翻起，身形流动自如，口中吟道：“垂手乱翻雕玉珮，背人多整绿去鬟……”

右手一斜，双臂曲收，招式一变，攻中带守，绯衣少年口中吟道：“纤腰怕束金蝉断，寒鬓斜簪玉燕光……”

念到这里，他身形已回旋三次，手掌突又斜挥而起，道：“黄鹏久住浑相识，青鸟西飞意未回。”

朱七七脱口道：“好一着青鸟西飞意来回。”

绯衣少年微微一笑，左掌突然化做一片掌形，护住了全身七十二处大穴口中念道：“帘前春色应须惜，楼上花枝笑独眠。”右掌掌影中一点而出，石壁一盏铜灯应手而灭。

他身形亦已凝立不动，含笑道：“如何？”

方才他所吟八句绝句，一属李商隐，一属杨巨源，一属薛逢，一属李贺，“浑相识”乃戎星之诗，“意未回”又属商隐，“帘前春色”乃岑参所作，“楼上花枝”却是刘长卿之绝句。

这八句不但对偶工稳，而且俱是名家所作，若非烂读诗书，又怎能集得

如此精妙？那几式武功更是流动自如，攻守兼备，江湖中寻常武师，休想躲得过他一招去，瞧到此处，朱七七也不禁叹道：“ 果然是文武双全。 ”

绯衣少年大笑道：“ 多承姑娘夸奖，小生却也不敢妄自菲薄，普天之下，要寻小生这样的人物，只怕还寻不出第二个。 ”

朱七七眼波一转，突然冷笑道：“ 那也未必。 ”

绯衣少年道：“ 莫非姑娘还识得个才貌与小生相若之人不成？

朱七七道：“ 我认得的那人，无论文才武功，言语神情，样样都胜过你百倍千倍，像你这样的人，去替他提鞋都有些不配。 ”

绯衣少年目光一凛，突又大笑道：“ 姑娘莫非是故意来气我的？ ”

朱七七冷冷道：“ 你若不信，也就罢了，反正他此刻也不在这里……哼哼，他若在这里谁能困的住我。 ”

绯衣少年怔了半晌，目中突然射出炽热的光芒，脱口道：“ 我知道了，他……他就是沈浪。 ”

朱七七道：“ 不错……沈浪呀，沈浪，你此刻在哪里？你可知道，我是多么的想你。 ” 想起沈浪的名字，她目光立时变得异样温柔。

那绯衣少年目中似要喷出火来，他面上肌肉僵冷如死，目中的光芒是炽热如火，两相衬托之下，便形成一种极为奇异的魅力。

朱七七芳心也不觉动了一动，忍不住脱口道：“ 但除了沈浪外，你也可算是千中选一的人物，世上若是没有沈浪这个人，我说不定也会喜欢你。 ”

绯衣少年恨恨道：“ 但世上有了沈浪，你便永远不会喜欢我了，是么？ ”

朱七七道：“ 这话不用我回答，你也该知道。 ”

绯衣少年道：“ 若是沈浪死了，又当如何？ ”

朱七七面容微微一变，但瞬即嫣然笑道：“ 像沈浪那样的人，绝对不会比你死得早，你只管放心好了。 ”

绯衣少年恨声道：“ 沈浪……沈浪…… ”

突然顿足道：“ 好，我倒要瞧瞧他究竟是怎样的人物，我偏要叫他死在我前面。

朱七七眨了眨眼睛，道：“ 你若有种将我放了，我就带你去见他，你两人究竟是谁高谁低，一见了他面，你自己也该分得出。 ”

绯衣少年突然狂笑道：“ 好个激将法，但我却偏偏中了你的计了……好，我就放了你，要你去带他来见我。 ”

朱七七心头大喜，但口中犹自冷冷道：“ 你敢么，你不怕沈浪宰了你。 ”

绯衣少年道：“ 我只怕沈浪不敢前来见我。 ”

朱七七冷笑道：“ 此地纵有刀山油锅，他也是要来的，只怕你绯衣少年却己不需她再加激将，她话犹未了，绯衣少年伸手拍开了她的双臂双膝四处穴道。

朱七七又惊又喜，一跃而起，但四脚麻木过久，此刻穴道虽已解开，但血液却仍不能畅通，身子方自站起，又将倒了下去。

绯衣少年及时扶住了她，冷冷道：“ 你可走的动么？ ”

朱七七道：“ 我走不动也会爬出去，用不着你伸手来扶。 ”

绯衣少年冷笑一声，也不答话，双手却已在她的膝盖关节处，轻轻捏扭起来，朱七七眼睛一瞪，要推开他，哪知这少年一双手掌之上，竟似有着种奇异的魔力，朱七七只觉他手掌所及处，又是酸，又是软，又是痒，又是麻，但那一股酸软麻痒的滋味直钻入她骨子里，却又是说不出的舒服，这滋味竟

是她生平未有，竟使她无力推开他，又有些不愿推开他。

她心里虽不愿意，但身子却不由自主向他靠了过去，灯光映照下，她苍白的面容，竟也变作嫣红颜色。

朱七七颤声道：“住……住手……放开我……我……”

绯衣少年嘴唇附在她耳畔，轻轻道：“你真的要我放开你么？”

朱七七全身都颤抖起来，目中突然涌出了泪光，道：“我……我不知道，求求你……你……”

突然间，门外传来一声娇笑，一人轻叱道：“好呀，我早就知道你溜到这里来了，你两人这是在做什么？”

笑声中带些酸溜溜的味，正是那白衣少女。

朱七七又惊，又羞，咬牙推开了那绯衣少年。

白衣少女斜眼瞧着她，微微笑道：“你不是讨厌他么，又怎地赖在他怀里不肯起来？”

朱七七脸更红了，她平日虽然能言善辩，但此刻却无言可答。

只因她自己也不知道自己这是为了什么？……这本是她平生第一次领略到情欲的滋味，她委实不知道情欲的魔力，竟有这般可怕。

白衣少女眼波转向绯衣少年，娇笑道：“你的错魂手段，又用到她身上了么？你……”

突然瞧见绯衣少年目中火一般的光芒，身子一颤，戛然住口。

绯衣少年却已一步步向她走了过来，目光似笑非笑地看着她，道：“我怎样。”

白衣少女面靥也红了，突然轻呼一声，要待转身飞奔，但身子却已被绯衣少年一把抱住。

她身子竟已软了，连挣扎都无法挣扎。

绯衣少年缓缓道：“这是你自己找来的，莫要怪我。”

他目光越来越亮，脸也越来越红，突然伸出手来，撕开了她的衣襟……朱七七娇啼一声，转过身子，不敢再看。

只觉耳畔风声一飘，一件纯白色的长袍，已自她背后抛了过来，落在她面前的地上，只听那白衣少女的喘息声，越来越是剧烈。

朱七七身子也随着这喘息颤抖起来，要想夺门而出，却连脚都抬不起来，只听那绯衣少年在身后道：“我放过了你，你还不快走。”

朱七七咬一咬樱唇，转身踉跄奔出。

突然那绯衣少年又自喝道：“拾起那件衣服，披在身上等出门之后，逢左即转，莫要停留，莫要回头，到时自有人来接你……莫等我改变了主意。”

朱七七嘴唇都已咬出血来，心里也不知是何滋味，重又拾起了那件白袍，再也不敢去瞧绯衣少年与白衣少女一眼。

她踉跄奔出门，颤抖着穿起白袍，她转了两个弯，心房犹在不住跳动，这时她才发觉自己原想瞧瞧地道中的光景，无论如何，她也不敢转回头去瞧了，她只觉得那绯衣少年是个恶魔，比恶魔还要可怕，比恶魔还要可恨，她一生中从未如此怕过，也从未如此恨过。

两旁石壁深处，似乎隐隐有铁链曳地之声传来。

但朱七七也不敢停留查看，她逢左即转，又转了两个弯，心中方惊异于这地下密室规模之大，抬头望处，已瞧见两个劲装大汉，在前面挡了她的道路，朱七七一颗心又提起来，但这时她既已无法后退也只有硬着头皮前进—

—前面的人虽可怕，但总比那绯衣少年好的多。

哪知那两条大汉见了她，面上竟毫无异色，一人似乎在说：“这位姑娘倒面生的很。”

另一人便道：“想必是夫人新收容的。”

朱七七听了，一颗心立时放下。她才知道那绯衣少年要她穿起白袍的用意，当下壮着胆子，大步走了过去。

那两条大汉果然非但不加阻拦，反而躬身赔笑道：“姑娘有事要出去么？”

朱七七哪敢多说话，鼻孔里“哼”了一声，便匆匆走过去，只听两个大汉犹在后面窃窃低语：“这位姑娘好大的架子。”

两旁石壁似有门户，但俱都是紧紧关闭着的，展英松，方千里，那些失踪了的人，此刻可能就在这些紧闭着的门房里，而那小楼上的绝代丽人，想必就是这一切阴谋的主谋人，她纵非云梦仙子，也必定与云梦仙子有着极深的关系——这些都是沈浪一心想查探出的秘密，如今朱七七已全部知道了。

朱七七想到这里，想到她终于已为自己所爱的人尽了力，只觉自己所受的苦难折磨，都已不算什么了。

她脚步顿时轻快起来，暗暗忖道：“原来能为自己所爱的人吃苦，竟也是一种快乐，只是世上又有几人能享受这种快乐……我岂非比别人都幸福的多……”

心念转动间，地道已走至尽头，却瞧不见出口的门户。

就在这时，阴暗中一条人影窜出，朱七七目光动处又不禁骇了一跳，只见此人身高竟在八尺开外，朱七七身材并非十分矮小，但站在此人面前，却只及他胸口，朱七七身子也不算瘦弱，但腰肢还不及他一条手臂粗。

但此人身子虽巨大行动却轻灵的很，朱七七全未听到半点声息，这铁塔般的巨人已出现在她面前，宛如神话中魔神一般——精赤着的上身，涂着一层黄金色的油彩，笆斗大的头颅，剃得精光，只是如此巨大狞恶的巨人，目光却宛如慈母一般，柔和地望着朱七七。

朱七七定下心神，壮起胆子，道：“你……你可是公子派来接我的？”

那巨人点了点头，指指耳朵，又指指嘴。

朱七七讶然忖道：“原来此人竟是个聋子哑巴。”

只见那巨人已抬起两条又长又大的手臂，这地道顶端离地少说也有两人多高，但他一抬手便托住了。

朦胧光影中，他那涂满了金漆的巨大身子，肌肉突然一块块凸起，那地道顶端一块巨大的石板，竟被他硬生生托起，他那一块块凸起的肌肉，也上下流动起来，宛如一条金蛇流窜不息。

朱七七又吃了一惊：“此人好大的气力，除了他外，世上只怕再也无人能托起这石板了……”

但此时此刻，她也不敢多想，当下施礼道：“多谢相助……”

再也不敢瞧这巨人一眼，立起身子，自那抬起的石板空隙中窜了出去。

她只当外面是片荒林，便是墓地，哪知却又大大的错了，这地道出口处，竟是一家棺材店的后室。

宽大的房子里，四面都堆着已做好的未做好的棺材，一些精赤着上身的彪形大汉，有的在锯本，有的在敲钉，有的在油漆，显得极是忙碌，显见这家棺材店生意竟是兴旺的很。

朱七七自然又是一惊，但石板已阖起，她只有硬着头皮站起来，哪知四下的大汉竟无人回头瞧她一眼。外面车声辚辚，人声喧哗，已是市街。还有两个人正在选购棺材，再加上锯木声，敲钉声，四下更显得热闹已极。

但朱七七在这热闹的棺材店里，心底却又不禁泛起一阵恐怖之意，棺材店；为什么是棺材店？莫非那地道中常有死人……方才那出口，莫非就是专为送死人出来的？……死人一抬出来，就装进棺材送出去，那当真是神不知，鬼不觉……棺材店里抬出棺材，本是天经地义的事，谁也不会注意……那地道中就算一天死个二三十个人，也不会有人发现……这些人杀人的计划，端的是又安全，又神秘……

她越想越觉奇诡，越想越恐怖，当下倒抽一口凉气，放横了心，咬紧牙关，垂直冲了出去。

外面便是棺材店的门面，果然有两个店伙正在招呼着客人买棺材，这两个店伙一个是麻子，另一个嘴唇缺了一块，说话有些不清，房子里有个高高的柜台，柜台上架着称银子的天平。

朱七七将这一切都牢记在心，忖道：“只要我记准这家棺材店，就可带沈浪来了……”

只见那客人正在眼睁睁的瞧着她，那两个店伙倒未对她留意，朱七七又是奇怪，又是欢喜，三脚两步，便走了出去，一脚踏上外面的街道，瞧见那熙来攘往的人群，她心里当真是说不出的高兴。

她垂首冲到街道对面，才敢回头探望，只见那家棺材店的大门上横挂着一块黑字招牌，写的是：“王森记”三个大字。

两旁竟还挂着副对联：“唯恐生意太好，但愿主顾莫来。”

对联虽不工整，含意倒也颇为隽永。

朱七七这时嘴角才露出一丝笑意，将这招牌对联，全都紧紧记在心里，暗道：“跑的了和尚跑不了庙，我只要记着你们的地方，还怕你们跑到哪里去，我独力破了这震动天下的大阴谋，大秘密，沈浪总不能再说我无用了吧。”于是她又不觉大是开心起来，但走了几步，她心里一转突又想到：“奇怪的是，他们明知我已知道秘密，为何还放我出来，那绯衣少年莫非疯了么，如此一来，他母亲辛苦建立的基业，岂非要从此毁于一旦？他怎会为了我做出此等事情？这岂非不可能……不可能

她嘴里说着不可能，嘴角却又泛出了笑容，因她以为自己这“不可能”的事，寻出了个解释：“我既能为沈浪牺牲一切，那少年自然也能为我牺牲一切，这爱情的力量，岂非一向都伟大的很。”

想到这里，她心头只觉甜甜的，再无疑虑，这时正是黄昏，满天夕阳如锦，映得街上每个人俱是容光焕发。

朱七七但觉自己一生从未遇着过这么可爱的天气，遇着过这么多可爱的人，她身子轻飘飘的，似乎要在夕阳中飞了起来。

但夜色瞬即来临，朱七七也立时发觉自己并不如想象中那般愉快——她委实还有许多烦恼。

她此刻身无分文，却已饥寒交迫，而人海茫茫，沈浪在哪里？她也不知该如何去寻找。

方才她面临生死关头，自未将这些烦恼放在心上。但此刻她才发觉这些烦恼虽小，但却非常现实，非常难以解决。

这里果然是洛阳城。

朱七七在门口回来踯躅了有顿饭时分，也拿不定主意，不知自己是该出城去，还是该留在这里。

沈浪绝不会还在那客栈里等她——他见她失踪，必定十分着急，必定四下寻找——但他究竟是往哪里去找了？

现在，不是他在找她，反而是她在找他了。

这转变非常奇妙，也非常有趣，朱七七想着想着，自己都不觉有些好笑，但此时此刻，却又怎能笑得出来？

她皱着眉，负着手，绕着城脚，又兜了个圈子，只见一人歪戴着帽子，哼着小调，摇摇晃晃而来，瞧模样不是个流氓，也是个无赖。

城里四下无人，朱七七突然一跃而出，阻着他去路，道：“喂，你可知道洛阳城中最有名的英雄是谁？”

那人先是一惊，瞧了朱七七两眼，脸上立刻露出不怀好意的笑容，眯着眼睛笑道：“俺的好妹子，你这可是找对人了，洛阳城里那有名的英雄，可不就是俺花花太岁赵老大么……”

话犹未了，脸上已被“劈劈拍拍”连掴了五六个耳括子，跟着翻身跌倒，赵老大还未弄清是怎么回事，手掌已被反拧在背后，疼得眼泪都流了出来，他这才知道这花枝招展的大姑娘不是好惹的，没口的叫起饶命来。

朱七七冷冷道：“快说，究竟谁是洛阳城最里有名的英雄？”

赵老大颤声道：“西城里的‘铁面温侯’吕凤先，东城里的‘中原孟尝’欧阳喜，都是咱们洛阳城响当当的人物。”

朱七七暗暗忖道：“顾名思议，自是那欧阳喜眼皮较杂，外游较广……”

当下轻叱道：“欧阳喜住在何处？乖乖的将你家姑奶奶带去。”

那赵老大目中闪过一丝狡猾的笑意，连声道：“小人遵命，姑奶奶您行好放开小人的手，小人这就带姑奶奶去。”

那“中原孟尝”欧阳喜在洛阳城中，果然是跺跺脚四城乱颤的人物，他座落在东城的宅院，自是气象恢宏，连檐接宇。

远在数十丈外，朱七七便已瞧见欧阳喜宅院中射出的灯光，便已闻得欧阳喜宅院中传出的人话笑声。

走到近前，只见那宅院之前，当真是车如流水马如龙。大门口川流不息地进出的，俱是挺胸凸腹的武林人物。

朱七七暗忖道：“瞧这人气派，倒也不愧‘中原孟尝’四字……看来我不妨将这秘密向他泄露一二，要他一面探访沈浪下落，一面联络中原豪杰……”思忖之间，眼看已走到那宅院之前。朱七七方待将赵老大放开。

哪知道赵老大突然放声大呼道：“兄弟们，快来呀，这骚婆娘要来找咱们的麻烦啦。”

本来在欧阳喜大门口闲荡的汉子们，听得这呼声，顿时一窝蜂奔了过来，有人大喊，有人怒喝，有人却笑骂道：“赵老大，越活越回去了，连个娘儿都照顾不了。”

朱七七这才知道赵老大原来也是中原孟尝门下，眼见十余条大汉前后奔来，朱七七反手抓住了赵老大的衣襟，将他整个人横着掷了出去，当先奔来的两条大汉伸手想接，但哪里接得住？三个人一齐跌倒，后面的大汉吃了一个惊，身形方自一顿，朱七七却已冲了过去。

她所学武功，虽是杂而不纯，但用来对付此等人物，却是再好没有，只见她指东打西，指南打北，有如虎入羊群一般，顷刻间便已将那十余条大汉

打得鼻青脸肿，东歪西倒，朱七七受了几天的闷气，如今心胸才自一畅，越打越是起劲，连肚子都不觉得饿了，可怜这些大汉们都没来由的做了她的出气筒。

大汉们边打边跑，朱七七边打边追，眼看已将打进大门里。

突听一声轻叱道：“ 住手！”

一个五短身材筋肉强健的锦衣汉子，负手当门而立，他年纪也不过三十左右，满面俱是精明强悍之色，教那身材比他高大十倍的人，也不敢丝毫轻视于他，此刻他目光的的，正上下打量着朱七七，眉宇间虽因朱七七所学武功之多而微露惊诧之色，但神情仍极是从容。

大汉们瞧见此人，哄然一声，躲到他身后，七七方待追过去打，却见此人微一抱拳，含笑道：“ 姑娘好俊的武功。 ”

朱七七天生是服软不服硬的脾气，瞧见此人居然彬彬有礼，伸出的拳头，再也打不出去。

锦衣汉子笑道：“ 奴才们有限无珠，冒犯了姑娘，但愿姑娘多多恕罪。 ”

朱七七道：“ 没关系，反正挨揍的是他们，又不是我。 ”

锦衣汉子呆了一呆，强笑道：“ 姑娘的脾气，倒直爽的很。 ”

朱七七嫣然一笑，道：“ 这样的脾气，你说好么？ ”

锦衣汉子见的人虽然不少，这样的少女，却当真从未见过，呆呆的怔了半晌，干笑道：“ 好……咳咳……好的很。 ”

朱七七道：“ 瞧你模样，想必就是那中原孟尝欧阳喜了 ”。

锦衣汉子道：“ 不错……不知姑娘有何见教？ ”

朱七七道：“ 你既有‘ 孟尝，之名，便该好生接待我，先请我好好吃喝一顿，我自有机密大事告诉你。 ”

欧阳喜道：“ 姑娘这样的客人，在下平日请还请不到，只是今日…… ”

朱七七皱眉道：“ 今日怎样？莫非你今日没有银子，请不起么？ ”

欧阳喜干笑两声，道：“ 不瞒姑娘说，今日有位江湖巨商冷二太爷已借了这地方做生意，四方贵客来的不少，是以在下不敢请姑娘…… ”

朱七七眼珠转了转，突然截口笑道：“ 你怎知，我不是来做生意的呢？你带我进去。 ”

欧阳喜不由自主，又上下瞧了她几眼，只见她衣衫虽不整，但气派却不小，心中方自半信半疑，朱七七已大摇大摆，走了进去，竟似将别人的宅院，当作她自己的家一般，欧阳喜见她如此模样，更是猜不透她来历，一时间倒也不敢得罪，只有苦笑着当先带路。

大厅中灯火通明，两旁紫檀木椅上，坐着二三十人，年龄，模样，虽然都不同，但衣着却都是都十分华贵。气派也都不小，显见得都是江湖中之豪商巨子，瞧见欧阳喜带了个少年美女进来，面上都不禁露出诧异之色。

朱七七却早已被人用诧异的眼光瞧惯了，别人从头到脚，不停的盯着瞧她，她也毫不在乎，眼波照样四下乱飞。

大厅中自然被引起一阵窃窃私议，自也有人在暗中评头论足，朱七七找了张椅子坐下，大声道：“ 各位难道没有见过女人么？还是快做生意要紧，我又没有长着三只眼睛。有什么好瞧的。 ”

满堂豪杰，十人中倒有八人被她说的红着脸垂下头去，朱七七又是得意，又是好笑。

她要别人莫要瞧她，但自己一双眼睛却仍然四下乱瞟，只见这二十余人

中，只有六七个看来是真正的生意人，另外十多个，更都是神情剽悍，气概鸷猛的武林豪杰，这其中还有两个人分外与众不同，一个坐在朱七七斜对面，玉面朱唇，满身锦绣，在这些人里，要数他年龄最轻，模样也生得最英俊，正偷偷的在望着朱七七，但等朱七七瞧到他时，他的脸反而先红了。

朱七七暗笑道："看来此人定是个从未出过家门的公子哥儿，竟比大姑娘还要怕羞……"

别人越是怕羞，她便越要盯着人家去瞧，只瞧得那锦衣少年不敢抬起头来，朱七七这才觉得满心欢畅，这才觉得舒服得很。

还有一人，却是看来有如落第秀才的穷酸，面上又干又瘦，疏疏落落的生着两三绺山羊胡子，身上穿的青布长衫，早已洗得发了白，此刻正闭着眼睛养神，仿佛已有好几天未吃饭，已饿得不说出话来。

他身后居然还有个青衣书童，但也是瘦得只剩下几把骨头，幸好还有一双大眼睛四下乱转，否则全身上下便再也没有一丝生气。

朱七七又不禁暗笑忖道："这样的穷酸，居然也敢来和人家做生意？莫非人家还有些秃笔卖给他不成？"

这时大厅中骚动已渐渐平息，只听欧阳喜轻咳一声，道："此刻只剩下冷二爷与贾相公了，贾相公此番洛阳来，不知可带来么什么奇巧的货色。"

说到最后一句话，他目光已瞪在一个头戴逍遥巾，身穿浅绿绣花袍，腰畔褂着十多个绣花荷包，手里端着个翡翠鼻烟壶，生得白白胖胖，打扮奇形怪状，看年纪已有不小，但胡子却刮得干干净净，明明已是"老爷"，却偏偏还要装作"相公"的人身上。

只见他眯着眼睛，四下瞧了瞧，笑嘻嘻道："兄弟近年，已越来越懒了，此次明知冷二太爷一到，洛阳城市面定是不小，但兄弟却只带了两件东西来。"

欧阳喜道："物贵精不贵多，贾大相公拿得出手的东西，必定非同小可，但请贾相公快些拿出来，也好教咱们开开眼界。"

贾大相公道："好说好说，但江湖朋友们好歹都知道，五千两以下的买卖，兄弟是向来不做的。"

朱七七皱眉忖道："此人好大的口气，瞧他这副打扮，这副神气，莫非就是江湖传言'土、农、渔、商、卜'五大恶棍中，那'奸商贾剥皮'么？若真的是他，和他做买卖的人，岂非都要倒大霉了。"

只见贾大相公已掏出一只翡翠琢成的蟾蜍，大小仿佛海碗，遍体碧光闪闪，尤其一双眼珠子，乃是一对几乎有桂圆大的明珠，灯光下看来，果然是珠光甚足，显然价值不菲之物。

贾大相公道："各位俱是明眼人，这玩意儿的好坏各位当也能看出，兄弟也用不着再加吹嘘，就请各位出个价钱吧。"

他一连说了两遍，大厅中还是没有一个人开口。

朱七七暗笑忖道："别人只怕都已知道贾剥皮的厉害，自然没有人敢和他谈买卖了，其实……这翡翠蟾蜍倒是值个五六千的。"

贾大相公目光转来转去，突然疑注到一个身材矮胖，看来真是个规矩买卖人的身上，笑道："施荣贵，你是做珠宝的，你出价吧。"

那施荣贵面上肥内一颤，强笑道："这……好，小弟出三千两。"

贾大相公面色一沉，冷笑道："三千两，这数目你也说得出口来，不说这一整块翡翠的价钱，就说这一双珍珠……嘿嘿，这么大的珍珠一个也难找，

两个完全一模一样的，嘿嘿，你找两个来，我出六千两。”
施荣贵陪笑道：“兄弟也知道这是宝物，三千两太少，但……大相公不让兄弟仔细看看，兄弟实在不敢出价。”
贾大相公目中突然射出凶光，道：“你这还看不清楚，如此宝物，我怎能放心让你过手，莫非你竟敢不信任我贾某人么？”
施荣贵面上肥肉又是一颤，垂下了头，呐呐道：“这……这……兄弟就出六千两……”
贾大相公咯咯一笑，道：“六千两虽还不够本钱，但我姓贾的做生意一向痛快，瞧在下次买卖的份上，这次我就便宜些给你。但先钱后货，一向是兄弟做生意的规矩，六千两银子，是一分也不能少的。”
施荣贵似未想到他这么便宜就卖了，面上忍不住露出惊喜之色，别人也都觉得他这次落了便宜货，不禁发出一阵惊叹艳羡之声。
朱七七暗忖道：“人道他剥皮，以这次买卖看来，他做的不但公道，简直真有些吃亏了。”
朱七七富家千金，珠宝的价值，她平生是清楚的，单只是那一双同样形式大小的明珠，的确已可值上六千两银子。
这时施荣贵已令人称了银子，拿过翡翠蟾蜍，他只随便看了两眼，面上神情突然大变，颤声道：“这……这翡翠蟾蜍不是整块的……这一双明珠，只是一粒……剖成两半的，大相公，这……这……”
贾大相公狞笑道：“真的么？那我倒也未看清楚，但货物出门，概不退换，这规矩难道你施荣贵还不懂么？”
施荣贵呆呆的怔了半晌，噗地一声，倒坐在椅子上，面上那颜色，简直比土狗还要难看几分。
大相公干笑几声，道：“兄弟为各位带来的第二件东西，是个……是个，简直是个奇迹，是各位梦寐以求的奇迹，是苍天赐给各位的奇迹，是各位眼睛从未见过的奇迹！……各位请看，那奇迹便在这里。”
他语声虽然难听，但却充满了煽动与诱惑之意，大厅中人，情不自禁向他手指之处望了过去。
这一眼望去，众人口中立刻发出了一阵惊叹之声——这贾剥皮口中的‘奇迹”，竟是个秀发如云，披散双肩的白衣少女。
但见那怯生生站在那里，娇美清秀的面容，虽已骇得苍白面无人色，楚楚动人的神态却扣人心弦。
她那一双温柔而明媚的眸子里，也闪动着惊骇而羞涩的光芒，就像是一只糜鹿似的。
她那窈窕，玲珑而动人的身子，在众人目光下不住轻轻颤抖着，看来是那么娇美柔弱，是那么楚楚可怜。
在这一瞬之间，每个人心里，都恨不得能将这只可怜的小鹿搂在怀里，以自己所知最温柔的言语来安慰她的心。
贾大相公瞧见他们的神情，嘴角不禁泛起一阵狡猾而得意的笑容，一把将那少女拉了过来，大声道：“这本该是天上的仙子，这本该是帝王的嫔妃，但各位却不知是几生修来的福气，只要能出得起价钱，这天上的仙子就可永远属于你了，你烦闷时她会唱一首优美的歌曲，让你的烦恼顿时无影无踪，你寂寞时她会紧紧依偎在你身畔，她这温暖而娇美的身子，正是寂寞的毒药。”

众人听得如痴如醉，都似已呆了。
不知过了多久，突有一人大声道：“她既是如此动人，你为何不自己留下？”人人实在都已怕了他的手段，生怕这其中又有什么诡计。
贾大相公格格笑道：“我为何不自己留下……哈哈，不瞒各位，这只因我那雌老虎太过厉害，否则我又怎舍得将她卖出？”
众人面面相觑，还有些怀疑，还有些不信。
贾大相公大呼道：“你们还等什么？”
看他突然将那少女雪白的衣裳拉下一截，露出她那比衣裳还白的肩头，露出那比鸽子胸膛还要柔软的光滑的肌肤。
贾大相公嘶声道，“这样的女孩子，你们见过么？若还有人说她不够美丽，那人必定是个呆子，瞎眼的呆子。”
不等他说完，已有个满面疙瘩的大汉一跃而起，嚷道：“好，俺出一千两……一千五百两……”
这呼声一起，四下立刻有许多人也争夺起来：“一千八百两……两千两……三千两……”
那少女身子更是颤抖，温柔的眼睛里，已流出晶莹的泪珠，朱七七越瞧她越觉得可怜，咬牙暗忖道：“如此动人的女孩子，我怎能眼见她落在这些蠢猪般的男人手上。”
但觉一股热血上涌，突然大喝道：“我出八千两。”
众人都是一呆，斜坐在朱七七对面的锦衣少年微微笑道：“一万两。”
贾大相公目光闪动，面露喜色，别的人却似都已被这价钱骇住，朱七七咬着嘴唇，大声道：“两万。”
这价钱更是骇人，大厅中不禁响起一阵骚动之声，那少女抬头望着朱七七，目光中既是欢喜，又是惊奇。
贾相公含笑瞧着那少年，道：“王公子，怎样？”
锦衣少年微笑着摇了摇头。
贾大相公目光转向朱七七，抱拳笑道：“恭喜姑娘，这天仙般的女孩子，已是姑娘的了，不知姑娘的银子在哪里，哈哈，两万两的银子也够重的了。”
朱七七呆了一呆，呐呐道：“银子我未带着，但……但过两天……”
贾大相公面色突然一沉，道：“姑娘莫非是开玩笑么，没有银子谈什么买卖。”
大厅中立时四下响起一片讥嘲窃笑之声。
朱七七粉面涨得通红，她羞恼成怒，正待反脸，哪知那自始至终，一直坐在那里养神的穷老头子，突然张开眼来，道：“无妨，银子我借给你。”
众人更是惊奇，朱七七也不禁吃惊得张大了眼睛，这老头子穷成如此模样，哪有银子借给别人。
贾大相公强笑道：“这位姑娘是你老人家素不认得，怎能……”
穷酸老人嗤的一笑，冷冷道：“你信不过她，我老人家却信得过她，只因你们虽不认得她，我老人家却是认得她的。”
贾大相公奇道：“这位姑娘是谁？”
穷酸老人道：“你贾剥皮再会骗人银子，再骗三十年，她老子拔下根汗毛，还是比你腰粗，我老人家也不必说别的，只告诉你，她姓朱。”
贾大相公吃惊道：“莫……莫非她是朱家的千金。”
穷酸老人哼了一声，又闭起眼睛，但别人的眼睛此刻却个个都睁得有如

铜铃般大小，个个都在望着朱七七。

自古以来，这钱的魔力从无一人能够否认，贾大相公这样的人，对金钱的魔力，更知道的比谁都清楚。

他面上立刻换了种神情，笑得眼睛都瞧不见了，道：“既是你老人家肯担保，还有什么话说……飞飞，自此以后，你便是这位朱姑娘的人，还不快过去。”

满厅人中，最吃惊的还是朱七七，她实在猜不透这穷酸老人怎会认得自己，更猜不透像贾剥皮这样的人，怎会对这穷酸老人如此信任——这穷酸老人从头到脚，看来也值不上一两银子。

那白衣少女已走到朱七七面前，她目光中带着无限的欢喜，无限的温柔，也带着无限的羞涩。

她盈盈拜了下去，以一种黄莺般娇脆、流水般柔美、丝缎般的光滑、鸽子般的温驯声音轻轻道：“难女白飞飞，叩见朱姑娘。”

朱七七连忙伸手拉起了她，还未说话，大厅中已又响起那“中原孟尝”欧阳喜宏亮的语声，道：“好戏还在后头，各位此刻心里，想必也正和兄弟一样，在等着瞧冷二太爷的了。”

众人哄然应声道：“正是。”

朱七七好奇之心又生：“这冷二太爷不知又是何许人物？瞧这些人都对他如此尊敬，他想必是个极为了不起的角色。”

眼波四下一扫，只见大厅中百十双眼睛，竟都已望在穷酸老人的身上，朱七七骇了一跳：“莫非冷二太爷竟是他？”

抬起头来，忽然发现那锦衣少年身后已多了个容貌生得极是俊秀的书童，这书童一双眼睛竟在眨也不眨地瞧着她，朱七七忽觉这书童容貌竟然极是熟悉，却又偏偏想不起在哪里见过。

这时穷酸老人已又张开眼来，干咳一声，道：“苦儿，咱们这回带来些什么，一样样说给他们听吧，瞧瞧这些老爷少爷们，出得起什么价钱。”

他身后那又黑又瘦的少年童子——苦孩儿，有气没力的应了一声，缓步走出，缓缓道：“乌龙茶五十担。”

接连一片争议声之后，一个当地巨商出价五千两买了，苦孩儿道：“桐花油五百篓……徽墨一千锭……”

他一连串说了七八样货，每样俱是来自四面八方的特异名产，自然瞬息间便有人以高价买了。

朱七七只见一包包银子被冷二太爷收了过去，但货物却一样也未曾看见，不禁暗暗忖道：“这冷二爷果然不愧巨商，方能使人这般信任于他，但他却又为何作出如此穷酸模样？嗯，是了，此人想必定是个小气鬼。”

心里方自暗暗好笑，那苦孩儿已接着道：“碧梗香稻伍百石。”

贾大相公一直安安份份的坐在那里，听得这“碧梗香稻米”，眼睛突然一亮，大声道：“这批货兄弟买了。”

若孩儿道：“多少？”

贾大相公微一沉吟，面上作出慷慨之色，道：“一万两。”

这“碧梗香稻米”来路虽然稀少，但市价最多也不过二十多两一石而已，贾大相公这般出价，的确也不算少。

哪知那锦衣少年公子竟突然笑道：“小弟出一万五千两。”

贾大相公怔了一怔，终于咬牙道：“一万六千。”

王公子笑道：“ 两万。 ”

贾大相公变色道：“ 两万？……王公子你莫非在开玩笑么，碧梗香稻米，自古以来也没有这样的价钱。 ”

王公子微微笑道：“ 兄台如不愿买了，也无人强迫于你。 ”

贾大相公面上忽青忽白红，咬牙切齿，过了半晌，终于大声道：“ 好，两万一。 ”

这价钱已远远超过市价，大厅中人听得贾剥皮居然出了这赔本的价钱，都不禁大是惊异，四下立刻响起一阵窃窃私语之声。

王公子忽道：“ 三万。 ”

贾剥皮整个人从椅子上跳了起来，大叫道；“ 三万！你……你……你疯了么？ ”

王公子面色一沉，冷冷道：“ 贾兄说话最好小心些。 ”

强横霸道的贾剥皮，竟似对这初出茅庐的王公子有些畏惧，竟不敢再发恶言，噗地跌坐在椅上，面色已苍白如纸。

苦孩儿道：“ 无人出价，这货该是王公子的了。 ”

贾剥皮突又大喝一声：“ 且慢！ ” 自椅上跳起，颤声道：“ 我……我出三万一千，王……王公子，俺……俺的血都已流出了，求求你，莫……莫要再与我争了好么？ ”

王公子展颜一笑，道：“ 也罢，今日就让你这一遭。 ”

贾剥皮面上现出狂喜之色，立刻就数银子，大厅中人见他出了三倍的价钱才得到五百包米，居然还如此欢喜，心中不禁更是诧异，谁也想不到贾剥皮今日居然也做亏本的买卖来了。

那苦孩儿收过贾剥皮的银子，竟忽然仰天大笑起来，仿佛一生中都未遇过如此开心的事情。

那王公子面上也满是惊疑，说道：“ 你笑什么？ ”

苦孩儿道：“ 冷二太爷的这五百石碧便香稻米，所在之处，远在开封，这点你知道么？ ”

贾剥皮道：“ 当然知道。 ”

苦孩儿道：“ 你固然知道，然而这位开封的巨富，只不过是我家冷二太爷故意派去的，等你到了开封，那人早已走了，哈哈……贾剥皮呀贾剥皮，不想你也有一日，居然上了咱们的大当了。 ”

贾剥皮面无人色，道：“ 但王……王公子…… ”

苦孩儿笑道：“ 王公子也是受了我家冷二大爷托咐，要你上当的…… ”

他话还未说完，贾剥皮已狂吼一声，扑了上来。

冷二先生双目突睁，目中神光暴长，冷冷道：“ 你要怎地？ ”

贾剥皮瞧见他那冰冷的目光，竟有如挨了一鞭子似的倒退三步，怔了半晌，竟突然掩面大哭了起来。

朱七七却再也忍不住笑出声来，大厅中人人窃笑，见了贾剥皮吃亏上当，人人都是高兴的。

冷二先生面带微笑，道：“ 施荣贵方才吃了亏，苦孩儿再把你的银子给施老板，反正羊毛出在羊身上，你也不吃亏。 ”

朱七七对此更是暗暗赞美，她这才知道这冷二先生是个十分了不起的人物。

苦孩儿神情傲然又说道：“ 我们冷二爷还有八百匹骏马。 ”

这时，突然有两伙人来到了大厅里。
这两伙人一伙是三个满面横肉的彪形大流，另一伙人，一个面如淡金，宛如久病未愈，另一个眼如鹰隼，鼻如鹰钩，眉宇间满带桀傲不驯的剽悍之色，似是全未将任何人放在眼里。
朱七七一眼望过，便已猜出这五人必定都是黑道中的豪杰，绿林里的好汉，而且力量俱都不小。
只见那三条彪形大汉突然齐地长身而起，第一人道：“兄弟石文虎。”
第二人道：“兄弟石文豹。”
第三人道：“兄弟石文彪。”
三人不但说话俱是挺胸凸肚，神气活现，语声也是故意说得极响，显然有向别人示威之意。
施荣贵等人听得这三人的名字，面上果然俱都微微变色。
欧阳喜朗声一笑，道：“卧虎岗石氏三雄的大名，江湖中谁不知道，三位兄台又何必自报名姓。”
石文虎哈哈笑道：“好说好说，欧阳兄想必也知道，我兄弟此番正是为着这八百匹骏马来的，但望各位给我兄弟面子，莫教我兄弟空手而回。”
三兄弟齐声大笑，当真是声震屋瓦，别人纵也有买马之意，此刻也被这笑声打消了。石文虎目光四转，不禁越来越是得意。
谁知那鼻如鹰钧的黑衣汉子却突然冷笑一声，道：“只怕三位此番只有空手而回了。”
他话说的声音不大，但大厅中人人却都听得十分清楚。
石文虎面色一沉，怒道：“你说什么？”
鹰鼻汉子道：“那八百匹骏马，是我兄弟要买的。”
石文虎道：“你凭什么？”
鹰鼻汉子冷冷道：“在冷二先生这里，自然只有凭银子买马，莫非还有人敢抢不成？”
石文虎厉声道：“你……你出多少银子？”
鹰鼻汉子道：“无论你出多少，我总比你多一两就是。”
石文虎大怒喝道：“西门蛟，你莫道我不认得你！我兄弟瞧在道上同源份上，一直让你三分，但你……你着实欺人太甚……”
西门蛟冷冷截口道：“这又待怎样？”
石文虎反手一拍桌子，还未说话，石文豹已一把拉住了他，沉声道：“我卧虎岗上千兄弟，此番正等着这八百匹骏马开创事业，西门兄若要我兄弟空手而回，岂非不好交待。”
西门蛟冷笑道：“你卧虎岗上千兄弟等着这八百匹骏马，我落马湖又何尝不然？你空手而回不好交待，我空手而回难道好交待了么？”
石文彪突然道：“既是如此，就让给他吧。”一面说话，一面拉着虎、豹两人，转身而出。
众人见他兄弟突然变得如此好说话，方觉有些奇怪，哪知这一念还未转完，眼前突然刀光闪动，三柄长刀，齐往西门蛟劈了下去，刀势迅急，刀风虎虎，西门蛟若被砍着，立时便要被剁为肉酱。
但虎豹兄弟出手虽险狠，西门蛟却早已提防到这一着，冷笑声中，身形一闪，已避过。
只听“喀嚓嚓”发声暴响，他坐的一张紫檀木椅已被劈成四块，施荣贵

等人不禁放声惊呼。

石文虎眼睛都红了，嘶声道：“不是你，就是我，咱们拚了。”

长刀挥处，三兄弟便待扑上。

那一直不动声色的病汉，突然长身而起，闪身一把将西门蛟远远拉开，口中沉声叱道：“三位且慢动手，听我一言。”

他虽是满面病容，但身手之矫健却是惊人，石文虎刀势一顿，道：“好！咱们在此动手，一来伤了江湖和气，再来也未免太不给欧阳兄面子，依在下看来，不如……”

石文虎厉声道：“无论如何，八百匹骏马咱们是要定了。”

龙常病微微一笑，道：“你也要定了，我也要定了，莫非只有以死相拚，但若每人分个四百匹，大家却可不伤和气。”

石氏兄弟对望一眼，石文豹沉吟道：“龙老大这话也有道理……”

龙常病道：“既是如此，你我击掌为信。”

石文虎寻思半晌，终于慨然道：“好！四百匹马也勉强够了。”大步走上前去。

龙常病含笑迎了上来，两人各各伸出手……

突然，龙常病左掌之中，飞出两点寒星，右掌一翻，已“砰”的击在石文虎胸膛上，两点寒星也袭中了文豹，文彪的咽喉。

只听兄弟三人，齐声惨呼一声，身子摇晃不定，双睛怒凸，凝注着龙常病，嘶声惨呼道：“你……你……”

第三个字还未说出，石文虎已张口喷出一股黑血，石文豹，石文彪两人，面上竟已变为漆黑颜色。

兄弟三人第三个字还未说出，便已一齐翻身跌倒，三条生龙活虎的大汉顷刻间竟已变作三具尸身。

大厅中人，一个个目瞪口呆，只见龙常病竟又已坐下，仍是一副久病未愈，无气无力的模样，竟像什么事都未发生过似的。

欧阳喜面上现出怒容，但不知怎的，竟又忍了下去。

朱七七本也有些怒意，但心念一转，忖道：“别人都不管，我管什么，难道我的麻烦还不够多么？”

再看苦孩儿，居然也是若无其事，只是淡淡瞧了那三具尸身一眼，冷冷道：“杀了人后买卖还是要银子的。”

西门蛟哈哈一笑，道：“那是自然。”

自身后解下个包袱，放在桌上，打开包袱，金光耀目，竟是一包黄金。

苦孩儿道：“这是多少？”

西门蛟笑道：“黄金两千两整，想来已足够了。”

哪知那文文静静，满脸秀气的王公子竟突然微笑道：“小弟出两千零一两。”

这句话说将出来，连朱七七心头都不禁为之一震，大厅中人，更是人人耸然变色。

西门蛟狞笑道：“这位相公想必是说笑吧。”

王公子含笑道：“在这三具尸身面前，也有人会说笑么。”

西门蛟转过身子，面对着他，一步步走了过去，他每走一步，大厅中杀机便重了一分。

人人目光都在留意着他，谁也没有发现，龙常病竟已无声无息的掠到那

王公子身后，缓缓抬起了手掌！

王公子更是全未觉察，西门蛟狞笑道：“你避得过我三掌，八百匹马就让给你。”说到最后一字，双掌已闪电般拍出，分击王公子双肩。

就在这时，龙常病双掌之中，也已暴射出七点寒星，两人前后夹击，眼见非但王公子已将落入石氏三雄同一命运，就连他身后那书童，也是性命不保，朱七七惊呼一声，竟已长身而起。

哪知也就在这时，王公子袍袖突然向后一卷，他背后似乎生了眼睛，袖子也似生了眼睛一般，七点寒星便已落入他袖中，长袖再一抖，七点寒星原封不动，竟都送入他面前西门蛟的胸膛里。

西门蛟惨呼一声，踉跄后退，龙常病虽也面色惨变，但半分不乱，双掌一缩，两柄匕首便已自袖中跳入手掌，刀光闪动间，已向公子背后刺来，他出手之狠毒迅急，且不去说它，这两柄匕首颜色乌黑，显已染了剧毒，王公子只要被他划破一块肉皮，也休想再说出个字来。

但王公子竟仍未回头，只是在这间不容发的刹那之间，身子轻轻一抬，那两柄匕首，便已插在那檀木椅的雕花椅背上，这雕花椅背满是花洞，只要偏差一分，匕首便要穿洞而入，他部位计算之准，时间拿捏之准实是准得骇人。

龙常病大骇之下，再也无出手的勇气，肩头一耸，转身掠出。

王公子微微笑道：“这个你也得带回去。”

“这个”两字出口，他袖中已又有一道寒光急射而出，说到“你也得”三个字时，寒光已射入龙常病背脊。

等到这句话说完。龙常病已惨叫扑倒在地，四肢微微抽动了两下，便再也不能动了。

王公子非但未回转头去，面上也依然带着微笑，只是口中喟然道：“好毒的暗器，但这暗器却是他自己的。”

原来他袖中竟还藏着龙常病暗算他的一粒暗器，他甚至连手掌都未伸出，便已将两个雄据落马湖的悍盗送上西天。

大厅中人，见了他这一手以衣袖收发暗器的功夫，见了他此等谈笑中杀人的狠毒，更是骇得目瞪口呆，哪里还有一人答话。

朱七七心头亦不禁暗凛忖道：“这文质彬彬的少年竟有如此惊人的武功，如此狠毒的心肠，当真令人作梦也想不到……”

抬头一望，忽然发觉他身后那俊秀的书童竟仍在含笑望着她，那一双灵活的眼睛中，仿佛有许多话要向她说似的。

朱七七又惊又奇又怒：“这厮为何如此瞪着我瞧？他莫非认得我？……我实也觉得他面熟的很，为何又总是想不到在哪里见过？”

她坐着发呆苦苦寻思，那少女白飞飞小鸟般的依偎在她身旁，那温柔可爱的笑容，委实叫人见了心动。

但朱七七无论如何去想，却也想不出一丝与这书童有关的线索，想来想去，却又不由自主的想到沈浪。

“沈浪在哪里？他在做什么？他是否也在想我？……”

突听欧阳喜在身旁笑道：“宵夜酒菜已备好，朱姑娘可愿赏光？”

两天以来，这是朱七七所听过的最动听的话了，她深深吸了口气，含笑点头，长身而起，才发觉大厅中人，已走了多半，地上的尸身，也已被抬走，她的脸不觉有些发红，暗问自己：“为何我一想到沈浪，就变得如此痴迷？”

酒菜当然很精致，冷二先生狼吞虎咽，着实吃得也不少，朱七七只觉一生中从未吃过这么好的菜，虽然不好意思吃得太多，却又不舍吃得太少，只有王公子与另两人却极少动著，仿佛只要瞧着他们吃，便已饱了。

欧阳喜一直不停的在说话，一面为自己未能及早认出朱府的千金抱歉，一面为朱七七引见桌上的人。

朱七七也懒得听他说什么，只是不住含笑点头。

忽听欧阳喜道：“这位王公子，乃是洛阳世家公子，朱姑娘只要瞧见招牌上有‘王森记’三个字，便都是王公子的买卖，他不但……”

“王森记”三个字入耳，朱七七只觉心头宛如被鞭子抽了一记，热血立刻冲上头颅，欧阳喜下面说什么，她一个字也听不见了。

抬眼望去，王公子与那俊俏的书童亦在含笑望着她。

王公子笑道：“在下姓王，草字怜花……”

朱七七颤声道：“你……你……棺材铺……”

王公子微微笑道：“朱姑娘说的是什么？”

朱七七方自有些红润的面容，又已变得毫无血色，睁了眼睛望着他，目光中充满了惊怖之意。

“王森记……这王怜花莫非就是那魔鬼般的少年……呀，这书童原来就是那白衣女子，难怪我如此眼熟，她改扮男装，我竟认不出是她了……”

欧阳喜见她面色突然惨白，身子突然发抖，不竟大是奇怪，忍不住干“哼”一声，强笑道：“朱姑娘你……”

朱七七已颤抖起身来，“砰”的，她坐着的椅子翻倒在地，朱七七踉跄后退，颤声道：“你……你……”

突然转过身子，飞奔而出。

只听到几个人在身后呼喝着道：“朱姑娘……留步……朱姑娘……”

其中还夹杂着白飞飞凄惋的呼声：“朱姑娘，带我一齐走……”

但朱七七哪敢回头，外面不知何时竟已是大雨如注，朱七七却也顾不得了，只是发狂地向前奔跑。

她既不管方向，也不辨路途，那王怜花魔鬼般的目光，魔鬼般的笑容，仿佛一直跟在她身后。

真的有人跟在她身后！

只要她一停下脚步，后面那人影便似要扑了上来。

朱七七真奔得气喘，越来越是急据，双眼也被雨水打得几乎无法张开，她知道自己若再这样奔逃下去，那是非死不可。

只见眼前模模糊糊的似有几栋房屋，里面点着火光，门也似开着的，朱七七什么也不管了，一头撞了进去，便跌倒在地。

等到喘过气来，才发觉这房屋竟是座荒废了的庙宇，屋角积尘，神像败落，神殿中央，却生着一堆旺旺的火，坐在一旁烤火的，竟是个头发已花白的青衣妇人，正吃惊的在望着朱七七。

回头望去，外面大雨如注，哪有什么人跟来。

朱七七喘了口气，端正身子，赔笑道：“婆婆，借个火烤好么？”

那青衣妇人神色看来虽甚是慈祥，但对她的神色却是冰冰冷冷，只是点了点头，也不说话。

朱七七头发披散，一身衣衫也已湿透，紧紧贴在身上，当真是曲线毕露，她不禁暗自侥幸：“幸好这是个老婆子，否则真羞死人了。”

饶是如此，她耳根竟有些发烫，不安的理了理头发，露出她那美丽而动人的面容。

那青衣妇人似乎未想到这狼狈的少女竟是如此美艳，冰冷的目光渐渐和蔼起来，摇头叹道：“可怜的孩子，衣裳都湿透了，不冷么？”

朱七七喘着气，本已觉得有些发冷，此刻被她一说，虽在火旁，也觉得发抖，那一身湿透了的衣裳，更有如冰片一般。

青衣妇人柔声道：“反正这里也没有男人，我瞧你不如把湿衣脱下，烤干了再穿，就会觉得暖和的多了。”

朱七七虽觉有些不好意思，但实在忍不住这刺骨的寒冷，只得红着脸点了点头，用发抖的细指脱下了冰冷的衣服。

虽是在女子面前，但朱七七还是不禁羞红了脸，闪耀的火光，映着她嫣红的面颊，玲珑的曲线……

青衣妇人微微笑道：“幸好我也是女子，否则……”

朱七七“嘤咛”一声，贴身的衣服，再也不敢脱下来，但贴身的衣服已是透明的，朱七七蜷曲着身子，只望衣裳快些烤干。

突然间，外面竟似有人干咳一声。

朱七七心头一震，身子缩成一团颤声道：“什……什么人？”

墙外一个沉重苍老的语声道：“风雨交加，出家人在檐下避雨。”

朱七七这才松了口气，点头轻笑道：“这位出家人看来倒是个君子，非但没有进来，竟连窗口都不站……”

哪知她话音未完，突听一人咯咯笑道：“君子虽在外面，却有一个小人在屋里。”

朱七七这一惊更是非同小可，抓起件衣服挡在胸前，仰首向笑声传出之处望了过去。

只见那满积灰尘，满结蛛网的横梁上，已有个脑袋伸出来，一双猫也似的眼睛，正盯着朱七七的身子。

朱七七又羞又怒，又是吃惊，道：“你……是谁，在……在这里已多久了？”

那人笑道：“久得已足够瞧见一切。”

朱七七的脸，立刻像火也似的红了起来，一件衣服，东遮也不是，西掩也不是，真恨不得钻下地去。

那人却扬声大笑道，“只可惜在下眼福还是不够好。姑娘这最后一件衣服竟硬是不肯脱下来，唉！可惜呀，可惜……”

朱七七羞怒交集，破口骂道：“强盗，恶贼，你……你……”

哪知她不骂还罢，这一骂，那人竟突然一个翻身跃了下来，朱七七娇呼一声，口里更是各种话都骂了出来。

只见那人反穿着件破旧羊皮袄，敞开衣襟，左手提着只酒葫芦，腰间斜插着柄无鞘的短刀，年纪虽然不大，但满脸俱是胡渣子，漆黑的一双浓眉下，生着两只猫也似的眼睛，正在朱七七身上转来转去，瞧个不停。

朱七七骂得越凶，这汉子便笑得越得意。

等到朱七七一住口，这汉子便笑道：“在下既未曾替姑娘脱衣服，姑娘要脱衣服，在下也不能拦阻，姑娘如此骂人，岂非有些不讲理么？”

朱七七又是羞，又是恨，恨不得站起身来，重重打他个耳光，但却又怎能站得起身来，只得娇喝道：“你……你出去，等……等我穿起衣服……”

这汉子嘻嘻笑道：“ 外面风寒雨冷，姑娘竟舍得要在下出去么，有我这样知情识趣的陪着姑娘，也省得姑娘独自寂寞。 ”

朱七七只当那青衣妇人必定也是位武林高手，见了此等情况，想必定该助她一臂之力。

哪知这青衣妇人远远躲在一边，脸都似骇白了。

朱七七眼波一转，突然冷笑道：“ 你可知我是谁么？哼哼！‘ 魔女 ’朱七七岂是好惹的，你若是知趣，快快逃吧，也免得冤枉死在这里。 ”

“ 魔女 ”这绰号，本是她自己情急之下，胡乱起的，为的只是要借这唬人的名字，将这汉子吓逃。

那汉子果然听得怔了一怔，但瞬即大笑道：“ 你可知我是谁么？…… ”

朱七七道：“ 你是条恶狗，畜牲…… ”

那汉子咯咯笑道：“ 告诉你，伏魔金钢，花花太岁，便是我名字，我瞧你还是乖乖的，莫要…… ”

朱七七只觉一股怒气直冲上来，她性子来了，便是光着身子也敢站起，何况还穿着件贴身的衣服。

只见她一个翻身掠起，冷笑道：“ 好，你要看就看吧，看清楚些……少时姑娘我挖出你两只眼睛，就看不成了。 ”

那汉子再也未想到世上竟有如此大胆的女子，端的吃了一惊，这玲珑剔透的娇躯已在他面前，他反倒不敢看了。

第八章　玉壁牵线索

朱七七大着胆子冷笑地一步步追了过去，那汉子不由自主，一步步退后，一双猫也似的眼睛，睁得更大了。

突然间窗外一人冷冷道：“淫贼你出来？”但见一条黑影，石像般卓立在窗前，头戴竹笠，颔下微须，黑暗中也瞧不见他面目，只瞧见他背后斜插一柄长剑，剑穗与微须同时飞舞。

那汉子惊得一怔，道：“你叫谁出去。”

窗外黑影冷笑道：“除了你，还有谁？”

那汉子大笑道：“好，原来我是淫贼。”

突然纵身一掠，竟飞也似的自朱七七头顶越过，轻烟般掠出门外。

朱七七也真未想到这汉子轻功竟如此高明，也不免吃了一惊，但见剑光一闪，已被封住了门户。

那汉子身躯凌空，双足连环踢出，剑光一偏，这汉子已掠入暴雨中，纵声狂笑，厉喝道：“杂毛牛鼻子，你可是想打架么？”

窗外黑影正是个身躯瘦小的道人，身法之灵便，有如羚羊一般，匹练般剑光一闪，直指那汉子胸膛。

那汉子叱喝道：“好剑法！”

举起掌中酒葫芦一挡。只听“当”的一声：“这葫芦竟是精钢所铸，竟将道人的长剑震得向外一偏，似乎险些便要脱手飞去。

道人轻叱一声，“好腕力。”

三个字出口，他也已攻出三剑之多，这三招剑势轻灵，专走偏锋，那汉子再想以葫芦迎击，已迎不上了。

朱七七见到这两人武功，竟无一不是武林中顶尖身手，又惊奇，竟不知不觉间看的呆了。

身后那青衣妇人突然轻轻道：“姑娘，要穿衣服，就得赶快了。”

朱七七脸不禁一红，垂首道：“多谢……”

她赶紧穿起那还是湿湿的衣裳，再往外瞧去，只见暴雨中一道剑光，盘旋飞舞，森森剑光，将雨点都震得四散飞激。

他剑招似也未见十分精妙，但却快得非同小可，剑光“嗤嗤”破风，一剑紧跟着一剑，无一剑不是死命的杀手，朱七七越看越是惊异，这道人剑法竟似犹在七大高手中“玉面瑶琴神剑手”之上……

那汉子似乎有些慌了，大喝道：“好杂毛，我与你无冤无仇，你真想要我的命么。”

那道人冷冷道：“无论是谁，无论为了什么原故，只要与本座交手，便该早知道本座的宝剑，是向来不饶人的。”

那汉子惊道：“就连与你无仇的人，你也要杀。”

道人冷笑道：“在本座剑下丧生，福气已算不错。”

汉子大声叹道：“好狠呀好狠……”

对话之间，道人早已又击出二三十剑，将那汉子逼得手忙脚乱，一个不留意羊皮袄已被削下一片。

雪白的羊毛，在雨中四下飞舞。

那汉子似更惊惶，道人突然分心一剑，贴着葫芦刺了出去，直刺这汉子左乳之下，心脉处。

这一剑当真又急，又险，又狠，又准。
朱七七忍不住脱口呼道：“此人罪不致死，饶了他吧。”
她这句话其实是不必说的，只因她方自说了一半，那大汉胸前突有一道白光飞出，迎着道人剑光一闪。
只听道“叮”的一声轻响，道人竟连退了三步，朱七七眼快，已发现道人掌中精钢长剑，竟已赫然短了一截。
原来那汉子竟在这间不容发之际，拔出了腰畔那柄短刀，刀剑相击，道人掌中长剑竟被削去了一截剑尖。
那汉子大笑道：“好家伙，你竟能逼得我腰畔神刀出手，剑法已可称得上是当今天下武林中的前五名了。”
道人平剑当胸，肃然戒备。
哪知道汉子竟不乘机进击，狂笑声中，突然一个翻身，凌空掠出三丈，那洪亮的笑声，自风雨中传来，道：“小妹子，下次脱衣服时，先得要小心瞧瞧，知道么”
笑声渐渐去远，恍眼间便消失踪影。
那道人犹自木立于风雨中，掌中剑一寸寸地往下垂落，雨点自他竹笠边缘泻下，有如水帘一般。
朱七七也不禁呆了半晌，道：“这位道爷快请进来，容弟子拜谢。”
那道人缓缓转过身子，缓缓走了过来。
朱七七但觉这道人身上，仿佛带着股不祥的杀机，但他究竟是自己的恩人，朱七七虽然不愿瞧他，却也不能转过身去。
道人已一步跨过门。
朱七七检衽道：“方才蒙道长出手，弟子……”
道人突然冷笑一声，截口道：“你可知我是谁？你可知我为何要救你？”
朱七七怔了一怔，也不知该如何答话。
道人冷冷道：“只因本座自己要将你带走，所以不愿你落入别人手中。”
朱七七骇道：“你……你究竟是谁？”
道人反腕一剑，挑去了紧压眉际的竹笠，露出了面目。
火光闪动下，只见他面色蜡黄，瘦骨嶙峋，眉目间满带阴沉冷削之意，赫然竟是武林七大名家中，青城玄都观主断虹子。
朱七七瞧见是他，心反倒定了，暗暗付道：“原来是断虹子，汉子猜他乃是当今天下前五名剑手之一，倒果然未曾猜错，但那汉子却又是自哪里钻出来的？武功竟能与江湖七大高手不相上下，我怎未听说武林中有这样的人物。”
她心念转动，口中却笑道：“今日真是有缘，竟能在这里遇见断虹道长，但道长方才说要将我带走，却不知为的什么？”
断虹子道：“为的便是那花蕊仙，你本该知道。”
朱七七暗中一惊，但瞬即笑道：“花蕊仙已在仁义庄中，道长莫非还不知道？”
断虹子道：“既是如此，且带本座去瞧瞧。”
朱七七笑道：“对不起，我还有事哩，要去瞧，你自己去吧。”
断虹子目中突现杀机，厉声道：“好大胆的女子，竟敢以花言巧语来欺骗本座，本座闯荡江湖数十年，岂能上你这小丫头的当？”
朱七七着急道：“我说的句句都是真的，若非我的事情极为重要，本可

带你去。”

断虹子叱道：“遇见本座，再重要的事也得先放在一边。”

朱七七除了沈浪之外，别人的气，她是丝毫不能受的，只见她眼睛一瞪，火气又来了，怒道：“偏不去你又怎样，你又有多狠，多厉害，连自己的宝剑都被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伙子……”

断虹子面色突然发青，厉叱道：“不去也得去。”

剑光闪动，直取朱七七左右双肩。

朱七七冷笑道：“你当我怕你么？”

她本是谁都不怕的，对方虽有长剑在手，对手虽是天下武林中顶尖的剑客，她火气一来，什么都不管了。

但见她纤腰一扭，竟向那闪电般的剑光迎了过去，竟施展开“淮阳七十二路大小擒拿”，要想将断虹子长剑夺下。

断虹子狞笑道：“好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小丫头，待本座先废了你一条右臂，也好教训教训你。”

剑光霍霍，果然专削朱七七右臂。

朱七七交手经验虽不丰富，但一颗心却是玲珑剔透，听了这话，眼珠了一转，大喝道：“好，你要是伤了我别的地方，你就是畜牲。”

只见她招式大开大阖，除了右臂之外，别的地方纵然空门大露，她也不管——她防守时只需防上一处，进攻时顾虑自然少了，招式自然是凌厉，一时之间，竟能与断虹子战了个平手。

断虹子狞笑道：“好个狡猾的小丫头。”

剑光闪动间，突然“嗖”的一剑，直刺朱七七左胸！

朱七七左方空门大露，若非断虹子剑尖已被那汉子削去一截，这一剑，早已划破她胸膛。

但饶是如此，她仍是闪避不及，“哧”的一声，左肩衣衫已被划破，露出了莹如白玉般的肩头。

朱七七惊怒之下，大喝道：“堂堂一派宗师，竟然言而无信么？”

她却不知断虹子可在大庭广众之下，往桌上每样菜里吐口水，还有什么别的事做不出。

断虹子咯咯狞笑，剑光突然反挑而上，用的竟是武功招式中最最阴毒，也最最下流的撩阴式。

朱七七拼命翻身，方自避过，她再也想不到这堂堂的剑法大师，居然会对一个女子使出这样的招式来，惊怒之外，又不禁羞红了面颊，破口大骂道：“畜牲，你……你简真是个畜牲。”

断虹子冷冷道：“今日便叫你落在畜牲手中。”

一句话工夫，他又已攻出五、六剑之多。

朱七七又惊，又羞，又怒，身子已被缭绕的剑光逼住，几乎无法还手，断虹子满面狞笑长剑抹胸，划肚，撩阴，又是狠毒，又是阴损，朱七七想到他以一派宗主的身分，居然会对女子使出如此阴损无耻的招式，想到自己眼见便要落入这样的人手中……

她只觉满身冷汗俱都冒了出来，手足都有些软了，心里既是说不出的害怕，更有说不出的悲痛，不禁大骂道：“不但你是个畜牲，老天爷也是个畜牲。”

她两日以来，不但连遭凶险，而且所遇的竟个个都是卑鄙无耻的淫徒，

也难怪她要大骂老天爷对她不平。
那青衣妇人已似骇得呆了，不停的一块块往火堆里添着柴木，一 缕白烟，自火焰中袅袅升起，飘渺四散……
这时“ 咻咻 ”的剑风，已将朱七七前胸，后背的衣衫划破了五六处之多，朱七七面色骇得惨白，断虹子面上笑容更是狞恶，更是疯狂。
在他那冰冷的外貌下，似乎已因多年的禁欲出家生活，而积成了一股火焰，这火焰时时刻刻都在燃烧着他，令他痛苦得快要发狂。
他此刻竟似要藉着掌中的长剑将这股火焰发泄，他并不急着要将朱七七制伏，只是要朱七七在他这柄剑下宛转呻吟，痛苦挣扎……朱七七越是恐惧，越是痛苦，他心里便越能得到发泄后的满足。
每个人心里都有股火焰，每个人发泄的方法都不同。
而断虹子的发泄方法正是要虐待别人，令人痛苦。
他唯有与人动手时，瞧别人在剑下挣扎方能得到真正的满足，是以他无论与谁动手，出手都是那么狠毒。
朱七七瞧着疯狂的目光，疯狂的笑容，心中又是愤怒，又是着急，手脚也越来越软，不禁咬牙暗忖道：“ 老天如此对我，我不如死了算了。 ”
她正待以身子往剑尖上撞过去，哪知就在这时，断虹子面容突变，掌中剑式，竟也突然停顿了下来。
他鼻子动了两动，似乎嗅了嗅什么，然后，扭头望向那青衣妇人，目光中竟充满惊怖愤怒之色，嘶声道：“ 你……你…… ”
突然顿一顿足，大喝道：“ 不想本座今日栽在这里。 ”
呼声未了，竟凌空一个翻身，倒掠而出，哪知他这时真气竟似突然不足，“ 砰 ”的一声，撞上了窗棂，连头上竹笠都撞掉了，他身子也跌入雨中泥地里，竟在泥地中滚了两滚，用断剑撑起身子，飞也似的逃去。
朱七七又惊又奇，看得呆了：“ 他明明已胜了，为何却突然逃走？而且逃得如此狼狈。 ”
转目望去，只见火焰中白烟仍袅袅不绝，那青衣妇人石像般坐在四散的烟雾中，动也不动。
但她那看来极是慈祥的面目上，却竟已泛起一丝诡异的笑容，慈祥的目光中，也露出一股慑人的妖氛。
朱七七心头一凛，颤声道：“ 莫非……莫非她…… ”
这句话她并未说完，只因她突然发觉自己不但手足软得出奇，而且头脑也奇怪的晕眩起来。
她恍然知道了断虹子为何要逃走的原因，这慈祥的青衣妇人原来竟是个恶魔，这白烟中竟有迷人的毒性。她是谁？她为何要如此？
但这时朱七七无法再想，她只觉一股甜蜜而不可抗拒的睡意涌了上来，眼皮越来越重……她倒了下去。
朱七七醒来时，身子不但已干燥而温暖，而且已睡到一个软绵绵的地方，有如睡在云堆里。
所有的寒冷，潮湿，惊恐，都似已离她而远走——想起这些事，她仿佛不过是做了个噩梦而已。
但转眼一望，那青衣妇人竟仍赫然坐在一旁——这地方竟是个客栈，朱七七睡在床上，青衣妇人便坐在床畔。
她面容竟又恢复了那么慈祥而亲切，温柔地抚摸着朱七七的脸颊，温柔

地微笑低语着道：“ 好孩子，醒了么，你病了，再睡睡吧。 ”

朱七七只觉像手指象是毒蛇一样，要想推开，哪知手掌虽能抬起，却还是软软的没有一丝气力。

她惊怒之下，要想喝问：“ 你究竟是谁？为何要将我弄来这里？你究竟要拿我怎样？ ”

哪知她嘴唇动了动，却是一个字也说不出来。

这一下朱七七可更是吓得呆住了：“ 这……这妖妇竟将我弄成哑巴。 ”她连日来所受的惊骇虽多，但那些惊骇比起现在来，已都不算是什么了。

青衣妇人柔声道：“ 你瞧你脸都白了，想必病得很厉害，好生再歇一会儿吧，姑姑等一会儿就带你出去。 ”

朱七七只望能嘶声大呼：“ 我没有病，没有病……我只是被你这妖妇害的。 ”

但她用尽平生气力，也说不出一丝声音。

她已落入如此悲惨的状况中，以后还会有什么遭遇，她想也不敢想了，她咬住牙不让眼泪流下。

但眼泪却再也忍不住流了出来。

那青衣妇人出去了半晌，又回来，自床上扶起朱七七，一个店伙跟她进来，怜惜地瞧着朱七七，叹道：“ 老夫人，可是真好耐心。 ”

青衣妇人苦笑道：“ 我这位女徒从小没爹没娘，又是个残废，我不照顾她，谁照顾她……唉，这也是命，没办法。 ”

那店伙连连叹息，道：“ 你老可真是个好人。 ”

朱六七受不了他那怜悯的眼色，更受不了这样的话。

她的心都已要气炸了，恨不得一口将这妖妇咬死，怎奈她现在连个苍蝇都弄不死，只有随这妖妇摆布，丝毫不能反抗。

那青衣妇人将她架了出去，扶到一匹青驴上，自己牵着驴子走，那店伙瞧得更是感动，突然自怀中掏出锭银子，赶过去塞在青衣妇人手中，道：“ 店钱免了，这银子你老收着吧。 ”

青衣妇人仿佛大是感动，哽咽着道：“ 你……你真是个好人…… ”

那店伙几乎要哭了出来，揉了揉眼睛，突然转身奔回店里。

朱七七真恨不得打这糊涂的“ 好人 ”一个耳光，她暗骂道：

“ 你这个瞎子，竟将这妖妇当作好人，你……你……你去死吧，天下的人都去死吧，死干净了最好。 ”

驴子得得的往前走，她眼泪簌簌往下流，这妖妇究竟要将她带去哪里？究竟要拿她怎样？

路上行人，都扭过头来看她们，朱七七昔日走在路上，本就不知吸引过多少人羡慕的目光，她对这倒并不奇怪。

奇怪的是，这些人看了她一眼，便不再看第二眼了。

朱七七但愿这些人能多看她几眼，好看出她是被这妖妇害的，哪知别人非但偏偏不看，还都将头扭了过去。

她又恨，又奇，又怒，恨不得自己自驴背上跌下来摔死最好，但青衣妇人却将她扶得稳稳的，她动都不能动。

这样走了许久，日色渐高，青衣妇人柔声地道：“ 你累了么，前面有个茶馆，咱们去吃些点心好么？ ”

她越是温柔，朱七七就越恨，恨得心都似要滴出血来，她平生都没有这

样痛恨一个人过。

茶馆在道旁，门外车马连绵，门里茶客满座。

这些茶客瞧见青衣妇人与朱七七走进来，那目光和别人一样，又是同情，又是怜悯。朱七七简直要发疯了，此刻若有谁能使她说出话来，说出这妖妇的恶毒，叫她做什么，她都愿意。

茶馆里本已没有空位，但她们一进来，立刻便有人让座，似乎人人都已被这青衣妇人的善良与仁慈所感动。朱七七只望沈浪此刻突然出现，但四下哪里有沈浪的影子，她不禁在心里暗暗痛骂道：“沈浪呀沈浪，你死到哪里去了，莫非你竟抛下我不管了么？莫非你有别的女人缠住了你，你这黑心贼，你这没良心的。”

她全然忘了原是她自己离开沈浪，而不是沈浪离开她的——女子若要迁怒别人，本已是十分不讲理的，被迁怒的若是这女子心里所爱的人，那你当真更是任何道理都休想在她面前讲得清。

忽然间，一辆双马大车急驰而来，骤然停在茶馆门前，马是良驹，大车亦是油漆崭新，铜环晶亮。

那赶车的右手扬鞭，左手勒马，更是装模作样，神气活现，茶客不禁暗暗皱眉，忖道：“这车里坐的八成是个暴发户。”

只见赶车的一掠而下，恭恭敬敬的开了车门。

车门里干“咳”了几声，方自缓缓走出个人来，果然不折不扣，是个道地的暴发户模样。

他臃肿的身子，却偏要穿着件太过“合身”的墨绿衣衫——那本该是比他再瘦三十斤人穿的。

他本已将知命之年，却偏要打扮成弱冠公子的模样，左手提着金丝雀笼，右手拿着翡翠鼻烟壶，腰间金光闪闪，系着七、八只绣花荷包，他仿佛生怕别人不知道他有钱似的，竟将那装着锭锭金果子的绣花荷包，俱都打开一半，好教别人能看见那闪闪的金光。

不错，别人都看见了，都看得直想作呕。

但这满身铜臭气的市侩身后，却跟着个白衣如仙的娇美少女，宛如小鸟依人般跟随着他这厮。

虽是满身庸俗，这少女却有如出水莲花，美得脱俗，尤其那楚楚动人的可怜模样，更令人见了销魂动魄。

茶客们又是皱眉，又是叹气：“怎地一朵鲜花，却偏偏插在牛粪上。”

朱七七见了这两人，心中却不禁欣喜若狂——原来这市侩竟是贾剥皮，白衣少女便是那可怜的少女白飞飞。

她见到白飞飞竟又落入贾剥皮手中，虽不免叹息懊恼，但此时此刻，只要能见着熟人，总是自己救星到了。

这时朱七七左边正空出张桌子，贾剥皮大摇大摆，带着白飞飞坐下，恰巧上在朱七七对面。

朱七六只望白飞飞抬起头来，她甚至也盼望贾剥皮能瞧自己一眼，她眼睛瞪着这两人，几乎瞪得发麻。

白飞飞终于抬起头来，贾剥皮也终于瞧了她一眼。

他一眼瞧过，面上竟突然现出难过已极的模样，重重吐一口痰在地上，赶紧扭过头去。

白飞飞瞧着她的目光中虽有怜惜之色，但竟也装作不认识她，既未含笑

点头，更未过来招呼。

朱七七既是惊奇，又是愤怒，更是失望，这贾剥皮如此对她倒也罢了，但白飞飞怎地也如此无情？

她暗叹一声，忖道：“罢了罢了，原来世人不是奸恶之徒，便是无情之辈，我如此活在世上，还有何趣味？”

一念至此，更是万念俱灰，那求死之心也更是坚决。

只听青衣妇人柔声道：“好孩子，口渴了，喝口茶吧。”

竟将茶杯送到朱七七嘴边，托起朱七七的脸，灌了口茶进去。

朱七七暗道：“我没有别的法子求死，不饮不食，也可死的。”当下将一口茶全都吐了出去，吐在桌上。

茶水流在新漆的桌面上，水光反映，有如镜子一般。

朱七七不觉俯首瞧了一眼——她这一眼不瞧也倒罢了，这一眼瞧过，血液都不禁为之凝结。

水镜反映中，她这才发现自己容貌，竟已大变，昔日的如花娇靥，如今竟已满生紫瘤，昔日的瑶鼻樱唇，如今竟是鼻歪嘴斜，昔日的春山柳眉，如今竟已踪影不见——昔日的西子王嫱，如今竟已变作鸠盘无盐。

刹那之间，朱七七灵魂都已作裂成碎片。

她实在不能相信这水镜中映出的，这妖怪般的模样，竟是自己的脸。

美丽的女子总是将自己的容貌瞧得比生命还重，如今她容貌既已被毁，一颗心怎能不为之粉碎。

她暗中自语：“难怪路上的人瞧了我一眼，便不愿再瞧，难怪他们目光中神色那般奇怪，难怪白飞飞竟已不认得我……”

她但求能放声悲嘶，怎奈不能成声，她但求速死，怎奈求死不得，她咬一咬牙，整个人向桌子扑下。

只听“哗啦啦”一声，桌子倒了，茶壶茶碗，落了一地，朱七七也滚倒在地，滚在杯盏碎片上。

茶客们惊惶站起，青衣妇人竟是手忙脚乱，白飞飞与另几个人赶过来，帮着青衣妇人扶起了她。

一人望着她叹息道：“姑娘，你瞧你这位长辈如此服侍你，你就该乖乖的听话些，再也不该为她老人家找麻烦了。”

青衣妇人似将流出泪来，道：“我这侄女从小既是癞子，又是残废，她一生命苦，脾气自然难免坏些，各位莫要怪她了。”

众人听了这话，更是摇头，更是叹息，更是对这青衣妇人同情钦佩，朱七七被扶在椅上，却已欲哭无泪。

普天之下，又有谁知道她此刻境遇之悲惨？又有谁知道这青衣妇人的恶毒，又有谁救得了她？

她已完全绝望，只因沈浪此刻纵然来了，也已认不出她，至于别的人……唉，别的人更是想也莫要想了。

白飞飞掏出块罗帕，为她擦拭面上泪痕，轻轻道：“好姐姐，莫要哭了，你虽然……虽然有着残疾，但……但有些生得美的女子，却比你还要苦命……”

这柔弱的少女，似乎想起了自己的苦命，也不禁泪流满面。

她哽咽着接道：“只因你总算还有个好心的婶婶照顾着你，而我……我……”

突听贾剥皮大喝道：“ 飞飞，还不回来。 ”

白飞飞娇躯一震，脸都吓白了，偷偷擦了擦眼泪，偷偷拔下朵珠花塞在青衣妇人手里，惊惶地转身去了。

青衣女人望着她背影，轻轻叹道：“ 好心的姑娘，老天爷会照顾你的。 ”

这温柔的言语，这慈祥的容貌，真像是普渡观音的化身。

又有谁知道这观音般的外貌里，竟藏着颗恶魔的心。

朱七七望着她，眼泪都已将化做鲜血。

她想到那王怜花，断虹子虽然卑鄙、恶毒、阴险、但若与这青衣妇人一比，却又都有如天使一般。如今她容貌既已被毁，又落入这恶魔手中，除了但求一死之外，她还能希望别的什么？

她紧紧咬起牙关，再也不肯吃下一粒饭，一滴水。

到了晚间，那青衣妇人又在个店伙的同情照料下，住进了那客栈西间跨院中最最清静的一间屋子里，朱七七又是饥饿，又是口渴，她才知道饥饿还好忍受，但口渴起来，身心都有如被火焰焚烧一般。

店伙送来茶水后便叹息着走了，屋里终于只剩下朱七七与这恶魔两个人，青衣妇人面向朱七七，嘴角突然发出狞笑。

朱七七只有闭起眼睛，不去瞧她。

哪知青衣妇人却一把抓起了朱七七头发，狞笑着道：“ 臭丫头，你不吃不喝，莫非是想死么？ ”

朱七七霍然张开眼来，狠狠望着她，口中虽然不能说话，但目光中却已露出了求死的决心。

青衣妇人厉声道：“ 你既已落在我的手中，要想死……嘿嘿，哪有这般容易，我看你还是乖乖的听话，否则…… ”

反手一个耳光，掴在朱七七脸上。

朱七七反正已豁出去了，仍是狠狠的望着她。

那充满悲愤的目光仍是在说：“ 我反正已决心一死，别的还怕什么？你要打就打，你还有别的什么手段，也只管使出来吧。 ”

青衣妇人狞笑道：“ 臭丫头，不想你脾气倒硬得很，你不怕是么？……好，我倒要看你究竟怕不怕？ ”

这一个“ 好 ”字过后，“ 她 ”语声竟突然变了，变成了男子的声音，一双手竟已往朱七七胸前伸了过来。

朱七七虽然早已深知道“ 青衣妇人 ”的阴险恶毒，却真是做梦也未想到“ 她 ”竟是个男子改扮而成的。

只听“ 哧 ”的一声，青衣妇人已撕开了朱七七的衣襟，一只手已摸上了朱七七温暖的胸膛。

朱七七满面急泪，身子又不住颤抖起来，她纵不怕死，但又怎能不怕这恶魔的蹂躏与侮辱。

青衣妇人咯咯笑道：“ 我本想好生待你，将你送到一个享福的地方去，但你既不识好歹，我只有先享用了你…… ”

朱七七身子在他手掌下不停的颤抖着，她那晶白如玉的胸膛，已因这恶魔的羞侮而变成粉红颜色。

恶魔的狞笑在她耳畔响动，恶魔的手掌在她身上……

她既不能闪避，也不能反抗，甚至连愤怒都不能够。

她一双泪眼中，只有露出乞怜的目光。

青衣妇人狞笑道：“你怕了么？”
朱七七勉强忍住了满心悲愤，委屈地点头。
青衣妇人道：“你此后可愿意乖乖的听话？”
在这恶魔手掌中，朱七七除了点头，还能做什么？她一生倔强，但遇着这恶魔，也只有屈服在他的魔掌之下。
青衣妇人大笑道：“好！这才像话。”
语声一变，突又变得出奇温柔，轻抚着朱七七面颊，道：“好孩子乖乖的，姑姑出去一趟，这就回来的。”
这恶魔竟有两副容貌，两种声音。
刹那间他便可将一切完全改变，像是换个人似的。
朱七七望着他关起房门，立刻放声痛哭起来。
她对这青衣“妇人”实已害怕到了极处，青衣“妇人”纵然走了，她也不敢稍有妄动。
她只是想将满腔的恐慌，悲愤，仇恨，失望，伤心，羞侮与委屈，俱都化做眼泪流出。
眼泪沾湿了衣襟，也沾湿了被褥——哭着哭着，她只觉精神渐渐涣散，竟不知不觉地睡着了。
噩梦中聚觉一阵冷风吹入胸膛，朱七七机伶伶打子个寒噤，张开眼，门房已开，恶魔又已回来。
“她”右肋下挟着个长长的包袱。左手掩起门户，身子已到了床头，轻轻放下包袱，柔声笑道：“好孩子，睡得好么？”
朱七七一见“她”笑容，一听“她”语声，身子便忍不住要发抖，只因这恶魔声音笑容，若是也与“她”心肠同样凶毒，倒也罢了，“她”笑容越是和蔼，语声越是慈祥，便越是令人无法忍受。
只见“她”将那长长的包袱打开，一面笑道：“好孩子，你瞧姑姑多么疼你，生怕你寂寞，又替你带了个伴儿来了。”
朱七七转目望去，心头又是一凉——
包袱里竟包着个白衣女子，只见她双颊晕红，眼帘微阖，睡态是那样温柔而娇美，那不是白飞飞是谁。
这可怜的少女白飞飞，如今竟已落入了这恶魔手中。
朱七七狠狠瞪着青衣妇人，目光充满了愤恨——目光若是也能杀人，这青衣妇人当真已不知要死过多少次了。
只见“她”自怀中取出一只黑色的革囊，又自革囊中取出一柄薄如纸片的小刀，一只发亮的钩子，一只精巧的镊子，一只构子，一柄剪刀，三只小小的玉瓶，还有四、五件朱七七叫不出名目，似是熨斗，又似是泥水匠所用的铲子之类的东西，只是每件东西都具体而微，仿佛是童子用来玩的。
朱七七也不知“她”要做什么，不觉瞧得呆住了。
青衣妇人突然笑道：“好孩子，你若是不怕被吓死，就在一旁瞧着，否则姑姑我还是劝你，赶紧乖乖的闭起眼睛。”
朱七七赶紧闭起眼睛，只听青衣妇人笑道：“果然是好孩子……”
接头，便是一阵铁器叮当声，拔开瓶塞声，刀刮肌肤声，剪刀铰剪声，轻轻拍打声……
停了半晌，又听得青衣妇人撮口吹气声，刀锋霍霍声，还有便是白飞飞的轻轻呻吟声……

在这静寂如死的深夜里，这些声音听来，委实令人心惊胆战，朱七七又是害怕，又是好奇，忍不住悄俏张开眼睛一看……

怎奈青衣女人已用背脊挡住了她的视线，她除了能看到青衣妇人双手不住在动外，别的什么也瞧不见。

她只得又阖起眼睛，过了约摸有两盏茶时分，又是一个阵铁器叮当声，盖起瓶塞声，束紧革囊声。

然后，青衣妇人长长吐了一口气，道：“好了。”

朱七七张眼一望，连心底都颤抖起来——

那温柔、美丽、可爱的白飞飞，如今竟已成个头发斑白，满面麻皮，吊眉塌鼻，奇丑无比的中年妇人。

青衣妇人咯咯笑道：“怎样，且瞧你姑姑的手段如何？此刻就算这丫头的亲生父母，再也休想认得出她来了。”

朱七七哪里还说得出话。

青衣妇人咯咯的笑着，竟伸手去脱白飞飞的衣服，眨眼之间，便将她剥得干干净净，一丝不挂。

灯光下，白飞飞娇小的身子，有如待宰的羔羊般，蜷曲在被褥上，令人怜悯，又令人动心。

青衣妇人轻笑道：“果然是个美丽的人儿……”

朱七七但觉“轰”的一声，热血冲上头顶，耳根火一般地烧了起来，闭起眼睛，哪敢再看。

等她再张开眼，青衣妇人已为白飞飞换了一身粗糙而破旧的青布衣裳，——她已完全如换了个人似的。

青衣妇人得意的笑道：“凭良心说，你若非在一旁亲眼见到，你可相信眼前这麻皮妇人，便是昔日那千娇百媚的美人儿么？”

朱七七又是愤怒，又是羞愧——她自然已知道自己改变形貌的经过，必定也正和白飞飞一样。

她咬牙暗忖道：“只要我不死，总有一日我要砍断你摸过我身子的这双手掌，挖出你瞧过我身子的这双眼珠，让你永远再也摸不到，永远再也瞧不见，教你也尝尝那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的滋味。”

复仇之念一生，求生之心顿强，她发誓无论如何也要坚强的活下去，无论遭受到什么屈辱也不能死。

青衣妇人仍在得意地笑着。

她咯咯笑道：“你可知道，若论易容术之妙，除了昔年‘云梦仙子’嫡传的心法外，便再无别人能赶得上你姑姑了。”

朱七七心头突然一动，想起那王森记的王怜花易容术之精妙，的确不在这青衣妇人之下。

她不禁暗暗忖道；“莫非王怜花便是‘云梦仙子’的后代？莫非那美绝人间，武功也高绝的妇人，便是云梦仙子。”

她真恨不得立时就将这些事告诉沈浪，但……

但她这一生之中，能再见到沈浪的机会，只怕已太少了——她几乎已不敢再存这希望。

第二日凌晨，三人又上道。

朱七七仍骑在驴上，青衣妇人一人牵着驴子，一手牵着白飞飞，踯躅相随，那模样更是可怜。

白飞飞仍可行路，只因“ 她 ”并未令白飞飞身子瘫弱，只因“ 她 ”根本不怕这柔软女子敢有反抗。
朱七七不敢去瞧白飞飞——她不愿瞧见白飞飞——她不愿瞧见白飞飞那流满眼泪，也充满惊骇、恐惧的目光。
连素来刚强的朱七七都已怕得发狂，何况是本就柔弱胆小的白飞飞，这点朱七七纵不去瞧，也是知道的。
她也知道白飞飞心里必定也正和她一样在问着苍天：“ 这恶魔究竟要将我带去哪里？究竟要拿我怎样…… ”
蹄声得得，眼泪暗流，扑面而来的灰尘，路人怜悯的目光……这一切正都与昨日一模一样？
这令人发狂的行程竟要走到哪里才算终止？这令人无法忍受的折磨与苦难，难道永远过不完么？
突然间，一辆敞篷车迎面而来。
这破旧的敞篷车与路上常见的并无两样，赶车的瘦马，也是常见的那样瘦弱、苍老、疲乏。
但赶车的人却赫然是那神秘的金无望，端坐在金无望身旁，目光顾盼飞扬的，赫然正是沈浪。
朱七七一颗心立时像是要自嗓子里跳了出来，这突然而来的狂喜，有如浪潮般冲激着她的头脑。
她只觉头晕了，眼花了，目中早已急泪满眶。
她全心全意，由心底嘶唤：“ 沈浪……沈浪……快来救我…… ”
但沈浪自然听不到她这心里的呼唤，他望了望朱七七，似乎轻轻叹息了一声，便转过目光。
敞篷车走的极慢，驴子也走得极慢。
朱七七又是着急，只是痛恨，急得发狂，恨得发狂。
她心已撕裂，嘶呼道：“ 沈浪呀沈浪……求求你……看着我，我就是日夜都在想着你的朱七七呀，你难道认不出么？ ”
她愿意牺牲一切——所有的一切，只要沈浪能听得见她此刻心巴回底的呼声——但沈浪却丝毫也听不见。
谁能想到青衣人竟突然拦住了迎面而来的车马。
她伸出手，哀呼道：“ 赶车的大爷，行行好吧，施舍给苦命的妇人几两银子，老天爷必定保佑你多福多寿的。 ”
沈浪面上露出了惊诧之色，显在奇怪这妇人怎会拦路来乞讨银子，哪知金无望却真塞了张银票在她手里。
朱七七眼睛瞪着沈浪，几乎要滴出血来。
她心里的哀呼，已变为怒骂：“ 沈浪呀沈浪，你难道真的认不出我，你这无情无意，无心无肝的恶人，你……你竟再也不看我一眼。 ”
沈浪的确未再看她一眼。
他只是诧异地在瞧着那青衣妇人与金无望。
青衣妇人喃喃道：“ 好心的人，老天会报答你的。 ”
金无望面上毫无表情，马鞭一扬，车马又复前行。
朱七七整个人都崩溃了，她虽然早已明知沈浪必定认不出她，但未见到沈浪前，她心里总算存着一丝渺茫的希望。
如今，车声辚辚，渐去渐远……

渐去渐远的辚辚车声，便带去了她所有的希望——她终于知道了完全绝望是何滋味——那真是一种奇异的滋味。

她心头不再悲哀，不再愤恨，不再恐惧，不再痛苦，她整个身心，俱已完完全全的麻木了。她眼前一片黑暗，什么也瞧不见，什么也听不见——这可怕的麻木，只怕就是绝望的滋味。

路上行人往来如鲫，有的欢乐，有的悲哀，有的沉重，有的在寻找，有的在遗忘……

但真能尝着绝望滋味的，又有谁？

沈浪与金无望所乘的敞篷马车，已在百丈开外。

冷风扑面而来，沈浪将头上那顶虽昂贵，但却破旧的貂帽，压得更低了些，盖住了眉，也盖住了目光。

他不再去瞧金无望，只是长长伸了个懒腰，喃喃道：“三天……三天多了什么都未找到，什么都未瞧见，眼看距离限期，已越来越近……”

金无望道：“不错，只怕已没甚希望了。”

沈浪嘴角又有那懒散而潇洒的笑容一闪，道：“没有希望……希望总是有的。”

金无望道：“不错，世上只怕再无任何事能令你完全绝望。”

沈浪道：“你可知我们唯一的希望是什么？”

他停了停，不见金无望答话，便又接道：“我们唯一的希望，便是朱七七，只因她此番失踪，必是发现了什么秘密，她是个心高气傲的孩子……一心想要独力将这秘密查出，是以便悄悄去了，否则，她是不会一个人走的。”

金无望，“不错，任何人的心意，都瞒不过你，何况朱七七的。”

沈浪长长叹了一声，道：“但三天多还是找不到她，只怕她已落入了别人的手掌，否则，以她那种脾气，无论走到哪里，总会被人注意，我们总可以打听着她的消息。”

金无望道：“不错……”

沈浪忽然笑出声来，截口道，“我一连说了四句话，你一连答了四句不错，你莫非在想着什么心事不成……这些话你其实根本不必回答的。”

金无望默然良久，缓缓转过头，凝注着沈浪。

他面上仍无表情，口中缓缓道：“不错，你猜着了，此刻我正是在想心事，但我想的究竟是什么？你也可猜的出么？”

沈浪笑遁：“我猜不出……我只是有些奇怪。”

金无望道：“有何奇怪？”

沈浪目中光芒闪动，微微笑道：“在路上遇着个素不相识的妇人，便出手给了她张一万两银子的银票，这难道还不该奇怪？”

金无望又默然半晌，嘴角突也出现一丝笑意，道：“世上难道当真没有事能瞒得过你的眼睛？”

沈浪笑道：“的确不多。”

金无望道：“你难道不是个慷慨的人？”

沈浪道：“不错，我身上若有一万两银子，遇见那样可怜的求乞，也会将这一万两银子送给她的。”

金无望道：“这就是了。”

沈浪目光逼视着他，道：“但我本是败家的浪子，你，你却不是，你看来根本不是个会施舍别人的人，那妇人为何不向别人求助，却来寻你。”

金无望头已垂下了，喃喃道：“什么都瞒不过你……什么都瞒不过你……”

突然抬起头，神情变得又冷又硬，沉声道：“不错，这其中的确有些奇怪之处，但我却不能说出。”

两人目光相对，又默然了半晌，沈浪嘴角又泛起笑容，这笑容渐渐扩散，渐渐扩散到满脸。

金无望道：“你笑得也有些古怪。”

沈浪道：“你心里的秘密，纵不说出，我也总能猜到一些。”

金无望道：“说话莫要自信太深。”

沈浪笑道：“我猜猜看如何。”

金无望冷冷道“你只管猜吧，别的事你纵能猜到，但这件事……”

语声戛然而住，只因下面的话说不说都是一样的。

马车的前行，沈浪凝视着马蹄扬起的灰尘，缓缓道：“你我相交以来，你什么事都未曾如此瞒我，只有此事……此事与你关系之重大，自然不问可知了。”

金无望道：“哦？……嗯。”

沈浪接道：“此事与你关系既是这般重大，想必也与那快乐王有些关系……”

他看来虽似凝视着飞尘，其实金无望面上每一个细微的变化都未能逃过他眼里，说到此处，金无望面上神色果然已有些变了。

沈浪立刻道：“是以据我判断，那可怜的妇人，必定也与快乐王有些关系，她那可怜的模样，只怕是装出来的。”

说完了这句，他不再说话，目光也已回到金无望脸上，金无望嘴唇紧紧闭着，看来有如刀锋似的。

他面上却似凝结着一层冰岩——马车前行，冷风扑面，两人你望着我，我望着你，彼此都想瞧入对方心里。

金无望似是要从沈浪面上的神色，猜出他已知道多少？

沈浪便自然似要从金无望面上神色，猜出他究竟肯说出多少。

良久良久，马车又前行百余丈。

终于，金无望面上的冰岩渐渐开始溶化。

沈浪心已动了，但却勉强忍住，只因他深知这是最重要的关键——人与人之间那种想要互占上风的微妙关键。

他知道自己此刻若是忍不住说话，金无望便再不会说了。

金无望终于说出话来。

他长长吸了口气，一字字缓缓道：“不错，那妇人确是快乐王门下。”

沈浪怎肯放松，立刻追问：“你在快乐王门下掌管钱财，位居要辅，那妇人点头之间，便可将你钱财要出，她地位显然不在你之下，她是谁？莫非竟也是酒、色、财、气四大使者其中之一？但她却又怎会是个女子？”

他言语像是鞭子，一鞭鞭抽过去，丝毫不给金无望喘气的机会，所问的每一句话，又俱都深入了要害。

金无望又不敢去望他的目光，默然半晌，忽然反问道：“你可知普天之下，若论易容术之精妙，除了‘云梦仙子’一门之外，还有些什么人”？

沈浪微微沉吟，缓缓地道：“易容之学，本不列入武功的范畴，是以易容术精妙之人，未必就是武林名家。”

突然一拍膝盖，失声道：“是了，你说的莫非是山左司徒？”

金无望没有抬头，也没有说话，却扬起马鞭，重重往马股抽下，怎奈这匹马已是年老力衰，无论如何，也不快了。

沈浪目中泛起兴奋之光，道：“山左司徒一家，不但易容之术精妙，举凡轻功，暗器，迷香，以致大小推拿之学，亦无一不是精到毫巅，昔日在江湖中之声名，亦不过稍次于‘云梦仙子’而已，近年江湖传言，虽说山左司徒功夫大半属于阴损，是以遭了天报，一门死绝，但百足之虫，死而不僵，这一家想必多少还有些后人活在人间，以他们的声名地位，若是投入快乐王门下，自可列入四大使者其中。”

金无望还是不肯说话。

沈浪喃喃道：“我若是快乐王，若有山左司徒的子弟投入了我的门下，我便该将什么样职司交派于他……”

他面上光采渐渐焕发，接着道：“山左司徒并不知酒、财使亦已有人……想那山左司徒，必定更非好勇斗气之人，但若要山左司徒子弟，为快乐王搜集天下之绝色美女，只怕再也没有比他更适合的了，是么，你说是么？”

金无望冷冷道：“我什么都没有说，这都是你自己猜的。”

沈浪目光闪动，仰天凝思，口中道：“我若是山左司徒子弟，要为快乐王到天下搜集美女，却又该如何做法？该如何才能达成使命？……”

他轻轻颔首，缓缓接道：“首先，我必定要易容为女子妇人之身，那么，我接触女子的机会必然比男子多得多了……”

金无望目光之中，已不禁露出些钦佩之色。

沈浪接道：“我劫来女子之后，千里迢迢，将她送至关外，自必有许多不便，只因美女必定甚为引人注目。”

他嘴角泛笑，又道：“但我既精于易容之术，自然便可将那美女易容奇丑无比之人，教别人连看都不看一眼，我若怕那女子挣扎不从，自也可令她服下些致人瘫哑的迷药，好教她一路之上，既不能多事，也不能说话。”

金无望长长叹息一声，回首瞧了那正在敞篷车厢里沉睡的孩子一眼，口中喃喃叹息着道：“你日后若有沈相公一半聪明，也就好了。”

那孩子连日疲劳，犹在沉睡，自然听不到他的话。

他的话本也不是对这孩子说的——他这话无异在说：“沈浪，你真聪明，所有的秘密，全给你猜对了。”

沈浪怎会听不出他言外之意，微微一笑道：“回头吧。”

金无望皱眉道：“回头？”

沈浪道：“方才跟随他那两个女子，必定都是好人家的子女，我怎能忍心见到她们落入如此悲惨的境遇之中。”

金无望忽然冷笑起来，又回首望望孩子，道：“你日后长大了，有些事还是不可学沈相公的，小不忍则乱大谋，这句话你也必需牢记在心。”

沈浪微微一笑，不再说话，车子亦未回头。

过了半晌，金无望忽的向沈浪微微一笑，道：“多谢。”

沈浪与金无望相处数日，金无望只有此刻这微笑，才是真正从心底发出来的，沈浪含笑问道：“你谢我什么？”

金无望道：“你一心想追寻快活王的下落，又明知那司徒变此番必是回复快活王的，你本可在暗中跟踪与他，但司徒也已见到你我一路同行，你若跟踪于他，我难免因此获罪，于是你便为了我将这大好机会放弃，你如此对

我，口中却绝无片言只字有示恩于我之意，我怎能不谢你？”

这冷漠沉默的怪人，此刻竟一连串说出这么长一番话来，而且语声中已微有激动之意。

沈浪叹道：“朋友贵在相知，你既知我心，我夫复何求？”两人目光相望一眼，但见彼此肝胆相照，言语已是多余。

突听得道路前方，传来一阵歌声：“千金挥手美人轻，自古英雄多落魄，且借壶中陈香酒，还我男儿真颜色。”一条昂藏八尺大汉，自道旁大步而来。

只见此人身长八尺，浓眉大眼，腰畔斜插着柄无鞘短刀，手里提着只发亮的酒葫芦，一面高歌，一面痛欢。

他蓬头敞胸，足登麻鞋，衣衫打扮虽然落魄，但龙行虎步，神情间却另有一股目空四海，旁若无人的潇洒豪迈之气。

路上行人的目光，都已在不知不觉间被此人所吸引，但此人的目光，却始终盯在沈浪脸上。

沈浪望着他微微一笑，这汉子也还他一笑，突然道：“搭个便车如何？”

沈浪笑道：“请。”

那少年汉子紧走两步，一跳便跳了上来，挤在沈浪身侧。

金无望冷冷道：“你我去向不同，咱们要去的，正是你来的方向，这便车你如何坐法？”

那少年汉子仰天大笑道：“男子汉四海为家，普天之下，无一处不是我要去的地方，来来去去，有何不可。”

伸手一拍沈浪肩头，递过酒葫芦，道：“来！喝一口。”

沈浪笑了笑，接过葫芦，便觉得葫芦竟是铜铸，满满一口喝了下去，只觉酒味甘冽芬芳，竟是市面少见的陈年佳酿。

两人你也不问我来历去向，我也不同你身世姓名，你一口，我一口，片刻间便将一葫芦酒喝得干干净净，那少年汉子开怀大笑道：“好汉子，好酒量。”

笑声未了，金无望却已将车子在个小小的乡镇停下，面色更是阴沉寡欢，冷冷道：“咱们的地头到了，朋友你下去吧。”

那汉子却将沈浪也拉了下去，道：“好，你走吧，我与他可得再去喝几杯。”

竟真的将沈浪拉走了，拉入了一间油熏污腻，又脏又破的小店。

车厢中的童子笑了笑道：“这汉子莫非是疯了么？也晓得沈相公竟从不将任何事放在心上的脾气，否则别人真要被他弄得哭笑不得。”

金无望冷“哼”一声，眉宇间冷气森森，道：“看住车子。”

等他入了小店，沈浪与那少年汉子各又三杯下肚，一满盘肥牛肉也已摆在面前。

从天下最豪华的地方，到最低贱之地，沈浪都去的，从天下最精美的酒菜，到最粗粝之物，沈浪都吃的。

他无论走到哪里，无论吃什么，都是那副模样。

金无望冷冰冰坐了下来，冷冰冰地瞧着那少年汉子，瞧了足有两盏茶时分，突然冷冷道：“你要的究竟是什么？”

那少年汉子笑道：“要什么？要喝酒，要交朋友。”

金无望冷笑道：“你是何等样人，我难道还看不出。”

那少年汉子大笑道：“不错，我非好人，阁下难道是好人么。不错，我

是强盗，但阁下却只怕是个大强盗亦未可知。”

金无望面色更变，那少年却又举杯笑道：“来，来，来！且让我这小强盗敬大强盗一杯。”

金无望手掌放在桌下，桌上的筷子，却似突然中了魔法似的，飞射而起，尖锐而短促的风声“嗖”的一响，两支筷子已到了那少年面前。

那少年汉子笑了叱道：“好气功。”

“好气功”这三字吐音不同，“好”字乃开口音，说到“好”字时，这少年以嘴迎着飞筷来势，“气”字乃咬齿音，说到“气”字，这少年便恰巧用牙齿将筷子咬住，“功”字乃吐气音，说到“功”字时，这少年已将筷子吐出，原封不动，挟着风声，直取金无望双目。

这一来一去，俱都急如闪电，但见沈浪微微一笑，空中筷子突然踪影不见，再看已到了沈浪手中，但这去势如电的一双筷子，沈浪究竟是用何种手法接过去的，另两人全然未曾瞧见。

这少年武功之高，固是大出金无望意料之外，但沈浪的武功之高，却显得更出乎这少年意料之外。

要知三人武功无一不是江湖中罕睹的绝顶高手，三人对望一眼，面上却已有惊异之色。

沈浪轻轻将筷子放到金无望面前，依旧谈笑风生，频频举杯，只将方才的事，当作从未发生过似的。

金无望不再说话，亦绝不动箸，只是在心中暗暗思忖，不知江湖中何时竟出了这样个少年高手。

那少年汉子也不再理他，依然和沈浪欢呼痛饮，酒越喝越多，这少年竟渐渐醉了，站起身子喃喃道：“小弟得去方便方便。”

突然身子一倒，桌上的酒菜都撒了下去。

金无望正在沉思，一个不留意，竟被菜汁撒了一身。

那少年立刻赔笑道：“罪过，罪过。”

连忙去揩金无望的衣服，但金无望微一挥手，他便踉跄退了出去，连连苦笑道：“小弟一番好意，朋友何必打人……”

踉跄冲入后面一道小门，方便去了。

金无望看着沈浪道：“这厮来意难恻，你何必与他纠缠，不如……”

面色突然大变，推桌而起，厉声叱道：“不好，追。”

哪知沈浪却拉住了他，笑道，“追什么？”

金无望面色铁青，一言不发，还是要追出去。

沈浪道：“你身上可有什么东西被他摸去了？”

目光一闪，突又问道，“他取我之物，你怎会知道？”

沈浪面现微笑，另一只手自桌子下伸了出来，手里却拿着叠银票，还有只制作得甚是精巧的小小革囊。

金无望大奇道：“这……这怎会到了你手里？”沈浪笑道：“他将这叠银票自你身上摸去，我不但又自他身上摸回，而且顺手牵羊，将他怀中的革囊也带了过来。”

金无望凝目瞧了他几眼，嘴角突又露出真心的微笑，缓缓坐下，举杯一饮而尽，含笑道：“我已有十余年未曾饮酒，这杯酒乃是为当今天下手脚最轻快的第一神偷喝的。”

沈浪故意笑问：“谁是第一神偷？莫非是那少年？”

金无望道：“ 那厮手脚之快，已可算上是骇人听闻的了，但只要有你沈浪活在世上，他便再也休想博得这第一神偷的美名。 ”

沈浪哈哈大笑道：“ 骂人小偷，还说是赐人美名，如此美名，我可承当不起。 ”

将银票还给金无望，又道：“ 待咱们瞧瞧这位偷鸡不着蚀把米的朋友，究竟留下了什么？ ”

那革囊之中，银子却不多，只有零星几两而已。

沈浪摇头笑道：“ 瞧这位朋友的手脚，收入本该不坏才是，哪知却只有这些散碎银子，想来他必也是个会花钱的角色。 ”

金无望道：“ 来得容易，走得自然快了。 ”

沈浪微笑着又自革囊中摸出张纸，却不是银票，而是封书信，信上字迹甚是拙劣，写的是：“ 字呈龙头大哥足下，自从大哥上次将小弟灌醉后，小弟便只有灌醉别人，自己从未醉过，哈哈，的确得意的很。这些日子来小弟又着实弄进几文，但都听大哥的话，散给些苦哈哈们了，小弟如今也和大哥一样，吃的是有一顿没一顿，晚上住在破庙里，哈哈，日子过的虽苦，心情却快活的很，这才相信大哥的话，帮助别人，那滋味当真比什么都好。 ”

看到这里，沈浪不禁微笑道：“ 如何，这少年果然是个慷慨角色。 ”

只见信上接着写的是：“ 潘老二果然有采花的无耻勾当，已被小弟大卸八块了，屠老刀想存私财，单一成偷了孝子，赵锦钱食言背信，这三个孙子惹大哥生气，小弟一人削了他们一只耳朵，却被人贩子老周偷去下酒吃了，小弟一气之下，也削了老周一只耳朵，让他自己吃了下去，哈哈，他偷吃别人的耳朵虽痛快，但吃自己耳朵时那副愁眉苦脸的怪模怪样，小弟这支笔，真他妈的写不出，大哥要是在旁边瞧着就好了，这一下，老周只怕再也不敢吃人肉了。 ”

瞧到这里，连金无望也不觉为之失笑。

信上接着写道：“ 幸好还有甘文源，高志，甘立德，程雄，陆平，金德和，孙慈恩这些孙子们，倒着实肯为大哥争气，办的事也都还漂亮，小弟一高兴，就代大哥请他们痛吃痛喝了一顿，哈哈，吃完了小弟才知道自己身上一两银子也没有，又听说那酒楼老板是个小气鬼，大伙儿瞪眼，便大摇大摆的走了，临走时还问柜台上借了五百七十两银子，送给街头豆腐店的熊老实娶媳妇。

“ 还有，好教大哥得知，这条线上的苦朋友，都已被咱们兄弟收了，共有六百八十四个，小弟已告诉他们联络的暗号，只要他们在路上遇着来路不正的肥羊，必定会设法通知大哥的，哈哈，现在咱们这一帮已有数千兄弟，声势可真算不小了，大哥下次喝醉酒时，莫忘记为咱们自己取个名字。 ”

下面的具名是：“ 红头鹰。 ”

沈浪一口气看完了，击节道：“ 好，好！不想这少年小小年纪，竟已干出了这一番大事，而且居然已是数千弟兄的龙头大哥了。 ”

金无望道：“ 只是你我却被他看成来路不正的肥羊。 ”

沈浪笑道：“ 想必是你方才取银票与那司徒变时，被他手下的弟兄瞧见了，所以他便绕路抄在咱们前面，等着咱们。 ”

语声微顿，又道：“ 这信上所提名字，除了那人贩子周青外，倒也都是响当当的英雄汉子，尤其写信的这红头鹰，更是个久已著名的独行大盗，闻说此人轻功，已不在断虹子等人之下，连此等人物都已被这少年收服，这少

年的为人可想而知，就凭他这种劫富济贫的抱负，就值得咱们交交。”

金无望“哼”了一声，也不答话。

沈浪冷道：“方才的事，你还耿耿在心么。”

金无望避而不答，却道：“革囊中还有什么？”

沈浪将革囊提起一倒，果然又有两样东西落了下来，一件是只扇坠般大小，以白玉琢成的小猫。

这琢工刀法灵妙，简简单单几刀，便将一只猫琢得虎虎有生气，若非体积实在太小，当真像个活猫似的。

仔细一看，猫脖下还有几行难分辨的字迹：“熊猫儿自琢自藏自看自玩。”

沈浪笑道：“原来这少年叫熊猫儿！”

金无望冷冷道：“瞧他模样。倒果真有几分与猫相似。”

沈浪哈哈大笑，拾起第二件东西一看，笑声突顿，面色也为之大变，金无望大声问道：“这东西又有何古怪？”

这第二件东西只不过是块玉璧，玉质虽精美，也未见有何特异之处，但金无望接过一看，面上也不禁现出惊诧之色。

原来这玉璧之上，竟赫然刻着“沈浪”两个字。

金无望奇道：“你的玉璧怎会到了他身上？莫非他先就对你做了手脚？”

沈浪道：“这玉璧不是我的。”

金无望更奇道：“不是你的玉璧，怎会有你的名字。”

沈浪道：“这玉璧本是朱七七的”

金无望更是吃了一惊，动容道：“朱姑娘的玉璧，怎会到了他身上，莫非……莫非……”

沈浪道：“无论是何原因，这玉璧即然在他身上，朱七七的下落他便必定知道，咱们无论如何，先得等着他问上一问。”

金无望道：“他早已去远，如何追法？”

但沈浪还未回话，他却已先替自己寻得答案，顾首道：“是了，咱们只要在路上瞧见有市井之徒，便可自他们身上追查出这熊猫儿的下落去向。”

沈浪道：“正是，这路上既有百八十多个弟兄，咱们还怕寻不着他的下落……走！”

走字出口，他人已到了门外。

第九章　江湖奇男子

天色险霾，风冷，僻道之旁荒词中，燃着堆火，十七八条大汉，围坐在火堆旁，四下空樽零乱，大汉们拍手而歌：“熊猫儿，熊猫儿，江湖第一游侠儿，比美妙手空空儿，劫了富家救贫儿，四海齐夸无双儿……”

欢笑高歌声中，突听荒祠外一人应声歌道：“说他是四海无双儿，倒不如说是醉猫儿。”

一条人影，凌空翻了四个斛斗，落在火堆旁，正是那浓眉大眼，豪迈潇洒的熊猫儿。

大汉们齐地大笑长身而起，道：“大哥回来了。”

还有人问道：“大哥可是得手了么？”

熊猫儿目光四转，顾盼飞扬，大笑道：“兄弟们几曾听过有空手而回的熊猫儿。”

他伸手拍了拍火堆旁一条黄面汉子的肩头，道：“吴老四，你眼睛果然不瞎，那两人果然有些来路不正，腰里也果然肥的很，只是这两人武功之高，只怕是做梦也想不到的了。”

那汉子吴老四笑道：“武功再高，又怎能挡得住大哥你的空空妙手？”

熊猫儿仰天大笑，道：“说得有理，且待我将这些收获之物，拿出来大家瞧瞧，单只这一票，只怕已可使北门口那十几家孤儿寡妇好好生活下去了。”

伸手一拍腰畔，笑声突顿，面色突变，一只伸入怀里去的手，再也拿不出来，大汉们又惊又奇道：“大哥怎地了？”

熊猫儿怔在当地，口中不住喃喃道：“好厉害，好厉害……”

火光下只见他额上汗珠，一粒粒迸了出来，突又仰天大笑道：“好身手，好汉子，我熊猫儿今日能见着你这样的人物，就算栽了个大跟斗也是心甘情愿的。”

吴老四道：“大哥你说的是谁？”

熊猫一挑大拇指，道：“说起此人，武功之高，固是天下少有，风度之佳，更是我平生仅见，我若是女子，那必定是非此人不嫁的。”

吴老四更是奇怪，道：“他究竟是谁？”

熊猫儿道：“他就是那两条肥羊中的少年人。”

大汉们齐地一怔，吴老四呐呐地说道：“大哥如此夸奖于他，他想必是不错的了，但，……但不知……”

瞧了瞧熊猫儿那只伸在怀里还缩不回的手，他顿住了语声。

熊猫儿笑道：“你此刻心中已是满腹疑云，却又不便问出口来，是么？但我却不妨告诉你，不但我自那人身上偷来的银票已被那少年偷回去了，就连我自己的荷包，也落入那少年的手中，这岂非偷鸡不着蚀把米。”

这种丢人的事，若是换了别人，怎肯在自己手下弟兄面前说出来，但熊猫儿却说出来了，而且说时还在笑得甚是高兴。

大汉们面面相觑，作声不得。

熊猫儿笑道：“你等作出此等模样来则甚？能遇着这样的人物已属有福，丢些东西算什么，何况那东西本就是人家的。”

吴老四呐呐道：“但……但大哥的荷包……”

熊猫儿道：“那荷包也不算什么，可惜的只是我以腰间这柄宝刀手琢的

一只猫儿，但……”

面色突变，失声道：“不好，还有件东西也在荷包里。”

大汉们见他丢了什么东西都不心疼，但一想起此物。面色竟然变了，显见此物在他心中必定珍贵异常。

吴老四忍不住道：“什么东西？”

熊猫儿默然半晌，苦笑道：“那东西虽然只是我自个破庙里拾得来的，但……但……”

他仰天长长叹了口气，接道：“但它却是位姑娘的贴身之物。”

吴老四期期艾艾，像是想问什么，又不敢问出口。

熊猫儿道：“你等可是想问我那女子是谁？是么？”

吴老四忍不住道：“那位姑娘不知是否大哥的……大哥的……”

这句话他还是呐呐地不敢说出口，但大汉们已不禁齐地笑了起来。

熊猫儿大笑道：“不错，那位姑娘确是我心目中最最动人的最最美丽的女子，但是她究竟姓甚名谁，是何来历，我都不知道。”

吴老四眨了眨眼睛，道：“可要小弟去为大哥打听打听。”

熊猫儿苦笑道：“不必……唉，自从我那日见过那女子一面之后，她竟似突然失踪了，我在道上来回找了数次，都瞧不见她的影子。”

他方自顿住语声，便要转身而出。

大汉们齐地脱口问道：“大哥要去哪里？”

熊猫儿道：“我好歹也要将那荷包要回，也想去和那少年交个朋友，你们无事，便在这里等着。”话未说完，人已走了出去。

吴老四望着他背景，喃喃叹道：“我走南闯北也有许多年来，却当真从未见过熊大哥这样豪迈直肠的汉子，咱们能做他的小兄弟，真是福气，这种人天生本就是要做老大的，他要找人，我好歹得去帮他一手。”说着说着，也走了出去。

还未到黄昏。

熊猫儿三脚两步，便已赶至大路，为了要在路上寻找沈浪与金无望，他自己未曾施展他那绝好的轻功。

他走了盏茶时分，但见个青衣妇人，佝偻着身子，一手牵着个女子，一手牵着只小驴，踯躅而来。驴上的和走路的两个女子，丑得当真是天下少有，就连熊猫儿也忍不住瞧了两眼。

这两眼瞧过，他突然发现这青衣妇人便是那日自己遇着的那动人的少女时，在破庙中烤火的。

他皱了皱眉，微一迟疑，突然挡住了这三人一驴的去路，张开了两只大手，笑嘻嘻道：“还认得我么？”

那“青衣妇人”上上下下瞧了他几眼，赔笑道：“大爷可是要施舍几两银子？”

熊猫儿笑道：“你不认得我，我却认得你，那日你本是一个人，如今怎会变成了三个？那位姑娘你可曾瞧见过？”

青衣妇人身旁的朱七七，一颗绝望的心又怦怦跳动了起来，她还认得这无赖少年，她想不到这无赖少年还会来找她，但闻青衣妇人道：“什么一个、三个？什么姑娘？大爷你说的话，我可全不懂，大爷你要给银子就给，不给我可要走了。”

熊猫儿瞪眼瞧着她，道：“你真的不懂，还是假的不懂，那日与你在破

庙中烤火的姑娘，你难道忘了么？就是那眼睛大大，嘴巴小小……”

青衣妇人似乎突然想起来了，道：“哦！大爷你说的原来是那位烤衣服的姑娘呀，唉！她可生得真标致，只是……只是那天晚上，她就跟着和大爷你打架的那位道爷走了，听说是往东边去，大爷你大概是找不着她了。”

熊猫儿失望的叹息一声，也无法再问，方自回转身，突觉这青衣妇人身旁的一个奇丑女子，瞧他时的神情竟有些异样。

他顿住足，皱了皱眉，觉得有些奇怪，但他并没有仔细去想，而青衣妇人却已唠唠叨叨地牵着驴子走了。

朱七七一颗心又沉落下来，从此她再也不敢存丝毫希望。

熊猫儿摇了摇葫芦，葫芦里酒已空了，他长长叹了口气，意兴十分萧索，十分惆怅，也说不出是何滋味。

突然身后有人唤道：“大哥。”

原来吴老四已匆匆赶来，口中犹在喘着气，模样似乎有些神秘，熊猫儿不觉有些奇怪，问道：什么事？”

吴老四指着那“青衣妇人”的后影，悄悄道：“那两……个两个肥羊就是因为给这妇人的银票，才露了白的。”

熊猫儿道：“哦……”

吴老四道：“小弟眼尖，瞧见他们给这妇人的银票，票面写的是朱笔字，那就是说这张银票最少也在五千两以上。”

熊猫儿心头一动，动容道：“你可瞧清楚了？”

吴老四道：“万万不会错的。”

熊猫儿浓眉微皱，道，“若仅仅是在路上施舍贫苦，万万不会出手便是一张五千两以上的银票，想来这妇人必定与那两人关系非浅，那两人既是江湖奇士，这妇人也必定不会是平凡之辈，但她却偏要装成如此模样，这……这其中必有蹊跷。”

突然转身，向那“青衣妇人”追去。

他脚步渐近，青衣妇人似是仍未觉察。

熊猫儿目光四转，突然出手如风，一把向这青衣妇人肩头抓了过去，他五指已贯注真力，只要是练武之人，听得他这掌势破风之声，便该知道自己肩头若是被他抓住，肩骨立将粉碎。

青衣妇人仍似浑然不觉，但脚下突然一个踉跄，身子向前一跌，便恰巧在间不容发的刹那之间，将这一抓躲过。

熊猫儿大笑道：“果然是好武功。”

青衣妇人回过头未，茫然道，“什么好武功？大爷你说的话，我又不懂了。”

熊猫儿道：“无论你懂与不懂，且随我去吧。”

青衣妇人道：“哪……哪里去？”

熊猫儿笑道：“我瞧你如此贫苦，心有不忍，想要施舍你。”

青衣妇人道：“多谢大爷好竟，怎奈老妇还要带着两个侄女赶路……”

熊猫儿突然大喝道：“不去也得去。”

一跃上了驴背，反手一掌打在驴屁股上，那驴子吃痛不过，放开四蹄，落荒奔去。青衣妇人怔了一怔。神色大变，大骂道：“无赖回来。”熊猫儿大笑道：“我本就是无赖，你那一套，用来对付侠义门徒，别人只怕还对你无可奈何，但你用来对付无赖，嘿嘿，无赖才不吃你这一套。”

那驴子虽瘦弱，但说话之间，已是奔出二十余丈。

青衣妇人顿足大呼道；“强盗……救人呀……”

熊猫儿遥遥大呼道：“不错，我就是强盗，但强盗本不怕好人，好人都是怕强盗的，你喊破喉咙也是无人敢来救你。”

他去得更远，眼见就将奔出视线之外。

青衣妇人终于忍不住了，咬一咬牙，拦腰抱起那白飞飞，也不顾别人吃惊诧异，提气纵身，向前追去。

“她”轻功身法，果然非寻常可比，手里纵然抱着个人，接连三四个纵身，已在二十丈开外。

熊猫儿双腿紧挟驴背，一手扶着面前那“丑女”——朱七七，一手拍着驴子屁股，大笑道：“怎样，你功夫还是被我逼出来了。”

青衣妇人恨声道：“逼出来又怎样？你还想活命？”

她又是几个纵身，眼见已将追及奔驴。

哪知熊猫儿却突然抱起朱七七，自驴背上飞身而起，大笑道：“你追得上我再说。”

突地一掠三丈，把驴子抛在后面，只因他深信这青衣妇人要追的绝不是驴子，而是驴子上的“丑妇”。

若是侠义门徒，这种事确是不便做出，但熊猫儿却是不管不顾，只要目的正当，只要能达到目的，他是什么事都敢做的。

青衣妇人实未想到这无赖少年竟有如此轻功，自己竟追不着他，“她”又是着急，又是愤怒，大喝道：“停下来，咱们有话好说。”

熊猫儿道：“说什么？”

青衣妇人道，“你究竟想要怎样？放下我的侄女，都好商量。”

这时两人身形都已接近那荒祠。

熊猫儿笑道：“停下也无妨，但你得先停下，我自然停下，否则你纵然追上三天三夜，也未必能追得着我，这点你自己也该清楚。”

青衣妇人怒骂道：“小贼，无赖。”

但是终于不得不先顿住身形，道：“你要什么？说吧。”

熊猫儿在“她”五丈外远近停下，笑道，“我什么也不要，只要问你几句话。”

青衣妇人目光闪动，早已无半点慈祥之意，恨声道：“快问。”

熊猫儿道：“我先问你，给你银票的那两人究竟是谁？”

青衣妇人道：“过路施舍的善人，我怎会认得？”

熊猫儿笑道：“你若不认得他，他会送你那般巨额的银票？”

青衣妇人神情又一变，厉声道：“好！我告诉你，那两人本是江洋大盗，被我窥破了秘密，是以用银子来封住我的嘴，至于他两人此刻哪里去了，我却真的不知道了。”

熊猫儿咯咯笑道：“那两人若是江洋大盗，你想必也是他们的同党，像你这样的人，身边怎会带两个残废的女子同行，这其中必有古怪。”

青衣妇人怒道：“这……这你管不着。”

熊猫儿仰天笑道：“我熊猫儿平生最爱管的，就是些原来与我无关的事，今日若不将你制住，谅你也不肯说出实话。”

语声微顿，突然大喝道：“弟兄们，来呀。”

喝声方了，荒祠中已冲出十余条大汉。

熊猫儿将朱七七送了过去，道：“将这女子藏到隐秘之处，好生看管……”

大汉们应声来了，熊猫儿已飞身掠到青衣妇人面前，道：“动手吧。”

青衣妇人狞笑道：“你真的要来送死？好。”

“好”字方出口，一瞬之间，已拍出三掌，“她”显然已不敢再对这无赖少年太过轻视，肋下虽还挟着白飞飞，这三掌却已尽了全力。

熊猫儿身躯如虎，游走如龙，倏地闪过三招，笑道：“念你是个妇人，再让你三招。”

青衣妇人神情更是凝重，厉声道：“话出如风，莫要反悔。”

左脚前踏，身躯半转，右掌缓缓推了出去，口中厉声又道：“这是第一招。”

只见“她”五指半曲，拇指在掌心暗扣食指，似拳非拳，似掌非掌，出手更是缓慢已极，这一招已施出一半，对方还是摸不透“她”究竟击向哪一个方位。

熊猫儿索性凝立不动，双目逼视在“她”这一只手掌之上，目光虽凝重，但嘴角却带着那满不在乎的笑容。

青衣妇人掌在中途，突然一扬，直击熊猫儿左耳。中指、无名指、小指亦自弹出，出势有如闪电。

那左耳部位虽小，却是对方万难想到“她”会出手攻击之处，换句话说，也正是对方防守最弱之一处。

熊猫儿果然大出意料之外，匆忙中不及细想，身子向右一倒，哪知青衣妇人早已算准他闪避此招时下身必定不致移动，闪避的幅度方式必定不大，熊猫儿身子一倒，“她”食指已急速弹出，用的竟是内家“弹指神通”一类的功夫，掌势未到，已有一缕细风直灌熊猫儿耳穴。

那耳穴里更是人体全身上下最最脆弱之一处，平日若被纸卷一戳，也会疼痛不堪，何况青衣妇人此刻自指尖逼出的一缕真气，看来虽无形，其实却远比有形之物还要尖锐，只要被它灌入耳里，耳膜立将碎裂。

熊猫儿当真未想到“她”竟使的出如此阴损狠毒的招式，若非心肠毒如蛇蝎之人，委实做梦也想不出这样的招式来。

他百忙中缩头，甩肩，大仰身，倏地后退数尺，但那锐风来势是何等迅急，他躲的虽快，额角还是不免被锐风扫着，皮肉立时发红。

熊猫儿又惊又怒，大喝道：“这也算做一招么？”

他喝声方起，青衣妇人已如影随形般跟来，他喝声未了，青衣妇人第二招已攻向他下腹要害。

这一招出手更是阴毒，此刻熊猫儿身子尚未站直，新力未生，旧力已竭，青衣妇人只当这第二招已可将他送终。

哪知熊猫儿体力之充沛，却非任何人所能想像了，体内真力，竟如高山流水，源源不绝。

只见他胸腹间微一吸气，身子“刷”的又后退数尺，脚跟着力，凌空一个翻身，又回到青衣妇人面前。

青衣妇人见他不但能将自己这两招避过，而且身法奇诡，来去如电，目中也不禁露出惊惶之色，厉声道：“还有一招，你接着吧。”

她手掌又自缓缓推出，看来又与第一招一般无二。

熊猫儿冷笑道：“方才本已该算三招，但再让你一招又有何妨。”

这句话说来并不短，他话说完了，青衣妇人掌势也不过方自使出一半，

熊猫儿身影峙立如山，双目凝视如虎，只等她此招使出，便要还击杀手。

但闻青衣妇人轻叱一声：“着。”

她手掌竟停顿不动，右足却突然撩阴踢出。

这一招又是攻人不及之处，熊猫儿全力闪身，堪堪避过，青衣妇人衣袖中突然又有数十道细如银芒的游丝，暴射而出，只听满天风声骤响，闪动的银芒，威力笼罩了熊猫儿身前左右三丈方圆之处，这一下熊猫儿自身的武功纵然再高，只怕也是难以闪避的了。

一旁观战的大汉们，方才见到熊猫儿叠遇险招，屡破险招，已是又惊又喜，耸然动容，此刻更不禁为之惊呼出声。就在这一刹那间，熊猫儿掌中葫芦突然挥出，那满天银芒，竟有如群蜂归巢般，全被这葫芦吸了过去。

青衣妇人大惊失色。大汉们惊呼变作欢呼。

熊猫儿长身站定，纵声狂笑道：“好歹毒的暗器，好歹毒的手法，幸好遇着我熊猫儿，乃是专破天下各门各派暗器的祖宗。”

青衣妇人颤声道：“你……你这葫芦是哪里来的？”

熊猫儿大笑道：“你管不着，且接我一招。”

笑语声中，他手里葫芦如天雷般当头击下。

青衣妇人急退数尺，竟未还手。

熊猫儿笑道：“你为何不打了，动手呀。”

青衣妇人狠狠地望着他，咬牙道：“不想今日竞遇着你……你这葫芦。”顿了顿足，说道：“也罢。”便待转身而逃。

熊猫儿长笑道：“你要走，只怕还未见如此容易。”

寒光一闪，短刀离腰，有如经天长虹一般，拦住了青衣妇人的去路。

青衣妇人目光尽赤，突然举起肋下的白飞飞，迎着刀光抛了出去，熊猫儿吃了一惊，挫腕收刀，以双臂将白飞飞挟住，但就在这片刻间，青衣妇人已掠出数丈，再一纵身，便逃得无影无踪了。

吴老四沿着道旁而行，突见那施舍银票的两只“肥羊”，正在一株树下，向个敞着衣襟的大汉不住盘问。

只见那个年纪较长的面色阴沉，形容诡异，骤看仿佛是具死尸似的，叫人见了，忍不住心里直冒寒气。

那年纪较轻的，却是神情潇洒，嘴角带笑，叫人见了，如沐春风一般，不由得想与他亲近亲近。

吴老四心中一动，忖道：“熊大哥正在找他们，莫非他们也在找熊大哥，这倒巧了，只可惜他们问的却非咱们的兄弟。”

当下大步赶了过去，笑道：“两位可是要找人么？”

在树下问话的自是沈浪与金无望，两人上下打量了吴老四一眼，沈浪目光一亮，笑道：“我等要我的人，朋友莫非认得？”

吴老四道：“两位且说说要找的是谁？”

沈浪将那玉猫托在掌心，送到吴老四面前，笑道：“便是此人。”

吴老四暗中大喜，便待伸手去抢玉猫，但他手一动，沈浪手已缩了回去，吴老四只得干笑数声道：“两位要找别人，小的只怕还不认得，但此人么……”

沈浪喜道：“你认得？他在哪里？”

吴老四道：“两位随我来。”转身大步行去。

冬日昼短，夜色早临。

那荒祠之中，火堆烧得更旺，四壁又添了五、六只火把，使这孤立在积

雪寒风中的荒祠，温暖如春。

熊猫儿箕踞在角落里一只蒲团上，正瞧着火堆旁那两个“丑陋”而“残废”的女子呆呆出神。

他总感觉这两个少女有些异样，虽然他直到此刻还未发现这两个女子是经过易容改扮的。

江左司徒家的易容之术，果然妙绝人间。

他只觉得这两个女子，心里似有许多话，却说不出口，便自目光中流露出来，那目光是如此焦急，如此迫切，却又有些羞涩，有些欢喜。——朱七七真未想到命运竟是如此奇妙，将自己救出魔掌的，竟是这曾被自己恨之入骨的无赖少年，而沈浪……唉，沈浪又不知哪里去了。

那奇妙的酒葫芦正放在熊猫儿膝边，葫芦上沾满着细如牛芒般的尖针，在火光下闪烁着烂银般的光芒。

熊猫儿目光移向这酒葫芦，用根柴片，挑起了一根尖针，仔细瞧了半晌，面色突然微变。

就在这时，吴老四直闯进来，呼道：“大哥，小弟为你带客人来了。”

熊猫儿皱眉道：“什么人？”

他问完话，转过身，便已瞧见金无望与沈浪。

金无望面容仍自阴沉，沈浪面容仍自带笑。

他将玉猫双手奉上，熊猫儿双手接过，两人俱未说话，只是微微一笑，所有的言语俱已都包含在这一笑中。

于是，沈浪又自取出那玉璧——朱七七瞧见沈浪来了，心房似已停止了跳动，此刻瞧见玉璧，面颊却不禁一红。

她已有些知道这玉璧仿佛是那日在自己脱衣烤火时失落的，却再也不知道这玉璧怎会到了沈浪手中。

只见熊猫儿伸手要去接那玉璧，沈浪却未给他。

熊猫儿笑道：“这玉璧似乎也是在下的。”

沈浪微微笑道：“兄台可看璧上刻的两个字么？”

熊猫儿道：“自然看到，上面刻的是沈浪两字。”

沈浪道：“兄台可知道这两字是何意思？”

熊猫儿眨了眨眼睛，道：“自然知道，这沈浪两字，乃是在下昔日一位知心女友的名字，在下为了思念于她，便将她名字刻在玉璧上，以示永生不忘。”

朱七七在一旁听得又是好气，又是好笑，暗道：“这少年端的是个无赖，为了要得这玉璧，竟编出这等漫天大谎，而且说的和真的一样。”

沈浪也不禁失笑道：“如此说来，在下便是兄台那知心女友了。”

熊猫儿呆了一呆，道：“这……这是什么话？”

沈浪道：“沈浪两字，原是在下的姓名。”

熊猫儿呆在那里，脸上居然也有些发红，但瞬间又大笑起来，道：“好，好，我偷也偷不过你，骗也骗不过你，算我服了你，好么？”

沈浪但觉此人无赖得有趣，洒脱得可爱。

只见熊猫儿笑声渐住，忽又皱眉道：“但据我所知，这玉璧并非你所有之物，上面却又怎会刻着你的名字？莫非……莫非那位姑娘，是你的……”

沈浪赶紧截口道：“不错，那位姑娘乃是在下的朋友，在下此来，便是为了寻访于她，但望兄台告知她的下落。”

熊猫儿并不作答，只是呆望着沈浪，喃喃道：“那位姑娘既然将你的名字刻在贴身的玉璧上，想来对你必定情深意重……唉，好的很……唉。”

沈浪是何等人物，眼珠一转，便已瞧见这少年必定对朱七七有了爱慕之心，是以此刻才有如此失魂落魄的模样。

一念至此，他更断定这少年必然知道朱七七的下落，当下轻“咳”一声，又自追问着道：“那位姑娘……”

熊猫儿这才回过神来，强笑道：“不瞒你说，那位姑娘我也不过只见过一面，这玉璧便是那次被我拾来的，以后我便再也未曾见过她。”

他嘘了口气，接道，“更不瞒你说，这些天来我也曾四下去探望过她的下落，但她却似失踪了，还有人说她已被断虹子带走了。”

沈浪凝视着他，知道他说的并无虚假，于是寻找朱七七的这最大的一条线索，又告中断了。

他垂下头，沉声叹息，却急坏了火堆边的朱七七。

她真恨不得放声大呼：“呆子，你们这些呆子，我就在这里，你们难道看不出么？”

她身边的白飞飞，目光反而比她安详——一直都比她安详得多。

金无望目光却一直凝注在酒葫芦上，瞧得甚是仔细，他目光中竟似有些惊诧之色，此刻突然问道：“这葫芦你是哪里得来的？”

熊猫儿嘴角闪过一丝神秘的笑容，不答反问，道：“你莫非知道这葫芦的来历？”

金无望“哼”了一声，道：“不知道也就不问了。”

熊猫儿道：“你既知道它的来历，便不该问了。”

金无望又“哼”了一声，果然未再追问。

沈浪听得他两人打哑谜般的问答，也不禁将注意之力转到那酒葫芦上，瞧了几眼，目中突然有也有光芒闪动。

这时金无望已又问道：“你可是与一个青衣妇人交过手了？”

熊猫儿还是不答，又反问道：“你认得她？”

金无望怒道：“究竟你在问我，还是我在问你？”

熊猫儿哈哈大笑道：“这话我确是不该问的，你若不认得她，又怎会问我？不错，我已与她交过手了。”

他目光逼视金无望，缓缓接道：“我不但已与她交手，还知道她便是江左司徒的后人。火堆旁那两位……两位姑娘，便是我自她手中夺来的，那葫芦上沾着的，也就是江左司徒家之独门暗器，毒性仅次于‘天灵五花绵’的‘烟雨断肠丝’。”

金无望面色微变，一步掠到火堆旁，俯首下望。

白飞飞不敢瞧他面容，朱七七却也回瞪着他。

熊猫儿道：“江左司徒，除了暗器功夫外，易容之妙，已久著江湖，只是我却看不出她两人也曾被易容……”

金无望冷冷道：“若是被你看出，就不妙了。”

沈浪心头一动，突然道：“兄台既有这专破天下各门各派暗器，以东海磁铁所铸，号称‘乾坤一袋装’的神磁葫芦，想必也曾习得司徒易容术的做法，不知兄台可否一施妙手，将这两位姑娘的真面同显示出来，让我等瞧瞧。”

熊猫儿笑道：“原来你也知道‘乾坤一袋装’的来历，只可惜我却无兄台所说的妙手，这两位姑娘纵是天仙化人，咱们也无缘一睹她们的庐山真面

目。”

吴老四忍不住接口道：“易容之术还不好解？且待小弟用水给她洗上一洗，若是洗不掉，最多用刀子刮刮，也就是了。”

熊猫儿失笑道：“依你如此说来，江左司徒家的易容术，岂非有如台上戏子的装扮一样了，司徒易容木名满天下，哪有你说的这么不值钱，你用刀子乱刮，若是刮破了她们原来的容颜，这责任又有谁担当？”

朱七七却听得又是着急，又是气恼。

她又恨不得放声高呼：“你们用刀子来利吧，刮破了我的脸，也没关系……”

金无望凝注着她的眼睛，缓缓道：“这女子非但已被易容，而且还曾被迫服下司徒的瘫哑之药，我瞧她心里似有许多话要说，却又说不出口来……”

熊猫儿突然找来个破盆，盛了盆火堆中的灰烬，送到朱七七面前，又找了根细柴，塞在她手里。

朱七七目中立刻闪烁着喜悦的光芒。

熊猫儿道：“咱们说话，你想必能听得到的，此刻你心里想说什么话，就用这根细柴写在炉灰上吧……”

朱七七不等他说完，已颤抖着手掌——她危难眼看已将终结，此刻她心头之兴奋激动，自是可想而知。

哪知，她竟连写字的能力都已没有，她本想先写出自己的名字，哪知细柴在灰上划动，却写得一团糟，谁也辨不出她的字迹。

到后来她连那个细柴都把握不住，跌在灰上，朱七七又急又恼，恨不得一刀将自己这只手割下。

她想撕抓自己的面目，却无气力，她想咬断自己的舌头，也咬不动，她想发疯，却连发疯也不可能。

她甚至连放声痛哭都哭不出来，只有任凭眼泪流下面颊。

沈浪、金无望、熊猫儿面面相觑，都不禁为之失声长叹，就连四下旁观的大汉，心头也都不觉泛起黯然怜惜之意。

熊猫儿叹道：“且待我再试试另一个……”

白飞飞喉音虽已黯哑，但身子并未瘫软，只因她本是柔不禁风的少女，是以根本不必再服瘫哑之药。

熊猫儿将灰盆送到她面前，她便缓缓写道：“我是白飞飞，本是个苦命的孤女，却不知那恶妇人为何还要将我绑来，将我折磨成如此模样。”

熊猫儿眨了眨眼睛，突然问道：“你本来可是个绝美的女子？”

白飞飞眼波中露出了羞涩之意，提着柴笔，却写不下去。

熊猫儿笑道：“如此看来，想必是了，与你同样遇难的这位姑娘，她可是生得极为漂亮？她叫什么名字？”

白飞飞写道：“我不认得她，也未看过她原来的模样。”

熊猫儿沉吟道：“如此说来，她遇难还在你之先？”

白飞飞又写道：“是，我本十分可怜她，哪知我……”

没有再写下去，别人也已知道她的意思。只见她目中泪光莹然，也忍不住流下泪来。

熊猫儿回首道：“如今我才知道，那恶毒的妇人，想必是要迷拐绝色美女，送到某一地方，只是生怕路上行走不便，是以将她们弄成如此模样。”

沈浪叹息点了点头，暗道：“这少年不但手脚快，心思也快的很。”

熊猫儿道：“她两人昔日本是绝色美女，咱们总不能永远叫她们如此模样，好歹也得想个法子，让她们恢复本来模样才是。”

金无望闭口不语。

沈浪叹息道：“有何法子？除非再将那位司徒门人寻来……”

熊猫儿微一寻思，突然笑道：“我在洛阳城有个朋友，此人虽然年少，但却是文武双全，而且琴棋书画，丝竹弹唱，飞鹰走狗，医卜星相，各式各样千奇百怪的花样，他也无一不通，无一不精，咱们去找他，他想必有法子的。”

沈浪笑道：“如此人物，小弟倒的确想见他一见，反正我等也正要去洛阳城探访一事，只是……不知兄台与他可有交情？”

熊猫儿道：“此人非但是个酒鬼，也是个色狼，与我正是臭味相投，你我去寻访于他，他少不得要大大的破费了。”

朱七七悲痛之极，根本未听得他们说的是什么话，只觉自己又被抬到车上，她也不知这些人要将自己送去哪里。

车上还有个童子她认得他的，他却不认得她了，竟远远地躲着她，再也不肯坐到她身旁。

熊猫儿用块布将敞篷车盖起，车马启行，直奔洛阳。

车马连夜而行，到了洛阳，正是凌晨时分。

他们等了盏茶多时分，城门方开，金无望策马入城。沈浪道：“如此凌晨，怎可骚扰人家？”

熊猫儿笑道：“我在洛阳城还有个朋友，他家的大门，终年都是开着的，无论什么人？无论何时去，却不会尝着闭门羹。”

沈浪微笑道：“此君倒颇有孟尝之风。”

熊猫儿拊掌大笑：“此人复姓欧阳，单名喜，平生最最欢喜的，便是别人将他比做孟尝，他若听到你的话，当真要笑倒地上了。”

金无望冷冷道：“看来阁下的狐朋狗友，倒有不少。”

熊猫儿也不理他，抢过鞭子，打马而行，凌晨之时，长街寂寂，熊猫儿空街驰马，意气飞扬。

突闻一条横街之中，人声喧哗，花香飘散。

熊猫儿扬起丝鞭，指点笑道：“这便是名闻天下的洛阳花市了，远自千里外赶来此地买花的人，却有少不，尤其洛阳之牡丹，更是冠绝天下。”

沈浪笑道：“我也久闻洛阳花市之名，今日既来此间，本也该买些鲜花才是，怎奈……纵有买花意，却无戴花人，还是留诸来日吧。”

两人相顾大笑，车厢里的朱七七却听得更是欲醉。

她此刻若能坐在沈浪身旁，让沈浪下车买花，她也心甘情愿了。

而此刻她明知穿过花市，便是囚禁方千里，铁化鹤等人秘窟，她腹中空有满腹机密，却说不出口来，那鬓边簪花的韵事，自更不过是遥远的梦境罢了，车行颠簸，她泪珠又不禁滚下面颊。

这时忽然有两辆白马香车，斜地驶来，驶入花市。

车厢外铜灯闪亮，车厢里燕语莺声，不时有簪花佩玉的丽人，自车帷间向外偷偷窥望，眼波横飞，巧笑迎人。

风卷车幔，朱七七不经意地自车后瞥了一眼<心头不觉又是一跳，这香车白马，赫然正是那日载运铁化鹤等人入城的魔车。

只听熊猫儿纵声笑道：“只望见绣毂雕鞍佳人美，却不知香车系在谁家

门？看来我也只得空将此情付流水了。”

沈浪笑道：“兄台如此轻薄，不嫌唐突佳人？”

熊猫儿道：“此花虽好，怎奈生在路边墙头，你若是肯轻干金买一笑，我就可攀折鲜花送君手，吾兄岂有意乎？”

沈浪拊掌道：“原来你还是识途老马。”

熊猫儿大笑道：“今日的江湖侠少年，本是昔日的章台走马客，你岂不知肯舍千金买一笑，方是江湖奇男子。”

两人又自相顾大笑，朱七七又不禁吃了一惊。

囚禁了许多英雄豪杰的神秘魔窟，竟会是王孙买笑的金粉楼？那些个身怀绝技的白云牧女，难道竟会是投怀送抱的路柳墙花。

这实是她再也难以相信的事。

马年终于到了那终年不闭的大门前，欧阳喜见了熊猫儿果然喜不自胜，当下摆开酒筵，为他洗尘。

熊猫儿匆匆为沈浪，金无望引见过了。便自顾饮啖。

欧阳喜笑道：“你这只猫儿，近日已越来越野，终年也难见你，今日里闯到我家来，除了贪嘴外，莫非还有什么别的事？”

熊猫儿笑骂道：“你只当我是来寻你这冒牌孟尝的么。嘿嘿，就凭你这点肥肉酸酒，还休想将我这只野猫引来。”

欧阳喜道：“你去寻别人，不被赶出才怪。”

熊猫儿放下杯筷，道：“说正经的，我今日实是为一要事，寻访王怜花而来，却不知他近日可在洛阳城中？”

欧阳喜笑道：“算你走运，他恰巧未离洛阳。”

语声微顿，突又笑道：“说起他来，倒有个笑话。”

熊猫儿道：“王怜花笑话总是不少，但且说来听听。”

欧阳喜道：“日前冷二先生来这里做买卖时，突然闯出位富家美女，我们的王公子想必又要施展他那套攀花手段了，却不知……”

他故意顿住语声，熊猫儿果忍不住问道：“却不知怎样了？”

欧阳喜哈哈笑道：“那位姑娘见着他，却仿佛见了鬼似的，头也不回地跑了，这只怕是他一生中从未遇着的事，却便宜了贾剥皮，他本卖了个丫环给这位姑娘，她这么一定，贾剥皮竟乘乱又将那少女偷偷带走了。”

熊猫儿也不禁放怀大笑，正想问他那位姑娘是谁。

沈浪却已先问道：“不知那冷二先生，可是与仁义庄有些关系？”

欧阳喜叹道：“正是，这冷二先生，为了仁义庄，可算仁至义尽。江湖中都知道冷二先生做买卖的手段天下无双，一年中不知要赚进多少银子，但冷二先生却将银子全送进仁义庄。自己省吃俭用，连衣裳都舍不得买一件，终年一袭蓝衫，不认得他的，却要当他是个穷酸秀才。”

沈浪慨然道：“不想冷氏三兄弟，竟俱是人杰……”

话犹未了，突听一阵清朗的笑声自院中传来。

一个少年的话声道：“欧阳兄，你家的家丁好厉害，我还在高卧未醒，他却说有只猫闯来，定要我来赶猫，却不知我纵能降龙伏虎，但见了这只猫也是头疼的。”一个狐裘华服的美少年，随着笑声，推门而入。

熊猫儿大喝一声，凌空一个翻身，越过桌子，掠到这少年面前，一把抓住他衣襟，笑骂道：“一个自吹自擂的小泼皮，你除了拈花惹草外，还会什么？竟敢自夸有降龙伏虎的本领，也不怕风大闪了你的舌头。”

那少年笑道：“不好，这只猫儿果然越来越野了。”

熊猫儿大声道：“近日来你又勾引了多少个女子？快快从实招来。”

那少年还待取笑，一眼瞧见了金无望与沈浪，目光立被吸引，大步迎上去，含笑抱拳道：“这两位兄台一位如古柏苍松，一位如临风玉树，欧阳兄怎地还不快快为小弟引见引见。”

欧阳喜嘻笑之间，竟忘了沈浪的名字，金无望的名字，他更是根本就不知道，只得含糊道：“这位金大侠，这位沈相公，这位便是王怜花王公子，三位俱是人中龙凤，日后可得多亲近亲近。”

金无望冷冷“哼”一声，沈浪含笑还揖。

于是众人各自落坐，自又有一番欢笑。

欧阳喜道：“王兄，这只野猫今日本是来寻你的，却不肯说出是为了何事，你此刻快些问问他吧。”

王怜花笑道：“野猫来寻，终无好事，难怪这几日我窗外鸦喧雀噪，果然是闭门家中尘，祸从天上来。”

熊猫儿笑道：“这次你却错了，此番我来，既不要银子，也不要酒，只是将两个绝色佳人，送来给你瞧瞧。”

沈浪暗笑忖道：“这猫儿看来虽无心机，却不想他要人做事时，也会先用些手段打动人心，再教人自来上钩。”

王怜花大笑道：“你找我会有如此好事，杀了我也难相信，那两位绝色佳人，还是留给你自己瞧吧，小弟唯恐敬谢不敏了。”

熊猫儿笑骂道：“好个小人，岂能以你之心，度我之腹，此番我既已将佳人送来，你不瞧也要瞧的，只是——”他眨了眨眼睛，顿住语声。

王怜花笑道：“我知道你眼睛一眨，就有花样，如今花样果然来了，反正我已上了你的钩，你这‘只是’后有些什么文章，还是快些作出来吧，也省得大家着急。”

沈浪、欧阳喜俱不禁为之失笑，熊猫儿道：“只是你想瞧瞧这两位佳人，得要有些手段。”

王怜花道：“要有什么手段，才能瞧得。”

熊猫儿道：“你且说说你除了舞刀弄枪，舞文弄墨，吹吹唱唱，看天算卦，和医人肚子痛这些花样外，还会些什么？”

王怜花道：“这些还不够么？”

熊猫儿道：“非但不够，还差得远了。”

王怜花摇头笑道：“好个无赖，只可惜我不知你爹爹生得是何模样，否则我也可变作他老人家，来教训教训你这不肖之子。”

熊猫儿猛地一拍桌子，大声道：“这就是了。”

王怜花，欧阳喜都被他骇了一跳，齐地脱口道：“是什么？”

熊猫儿道：“你还会易容之术，是么？……嘿嘿，莫摇头，你既已说漏了嘴，想补可也补不回来了。”

王怜花苦笑道：“却又怎样？”

熊猫儿道：“那两位绝色佳人，如今被人以易容术掩住了本来的绝色，你若能令她们恢复昔日颜色，我才真算服了你。”

王怜花目光一闪，道：“那两位姑娘是谁。”

熊猫儿道：“这……这我也不清楚，我只知她们姓白。”

王怜花目中光芒立刻隐没，似是在暗中松了口气，喃喃道：“原来姓

白……”

突然一笑，接道：“老实说，易容之术，我也只是仅知皮毛，要我改扮他人，我虽不行，但要我洗去别人易容，我还可试试。”

熊猫儿大喜道：“这就够了，快随我来。”

朱七七与白飞飞已被安置在一间静室之中，熊猫儿拉着王怜花大步而入，沈浪等人在后相随。

朱七七一眼瞧见王怜花，心房又几乎停止跳动，全身肌肤起了慄栗，她委实做梦也未想到熊猫儿拉来的竟是这可怕的恶魔。

那时她落在“青衣妇人”手中时，她虽然已觉这人并不如“青衣妇人”可怕，但此刻她方自逃脱“青衣妇人”的魔掌，又见着此人，此人的种种可怕之处，她一刹那便又都想了起来。

她只有凝注着沈浪，她只有在瞧着沈浪时，心头的怕，才会减少一些，只恨沈浪竟不瞧她。

熊猫儿道：“你快仔细瞧瞧，她们脸上的玩意儿你可洗得掉？”

王怜花果然俯下头去，仔细端详她们的面目。

朱七七又是惊恐，又是感慨，又是欢喜，只因为她深信这王怜花必定有令她完全恢复原来面目的本事。

但她却实也未想到造化的安排，竟是如此奇妙，竟要他来解救于她，她心中咬牙，暗中忖道：“苍天呀苍天。多谢你的安排，你的安排确是太好了，只要他一令我回复声音，我第一件事便是揭破他的秘密，那时他心里却不知是何滋味？”想到这里，连日里她第一次有些开心起来。

她生怕王怜花发现她目光中所流露的惊怖、欢喜与感慨，这些强烈而复杂的情感，赶紧悄悄闭起了眼睛。

王怜花在她两人面前仔细端详了足有两盏茶时分，动也未动，熊猫儿等人自也是屏息静气，静静旁观。

只见王怜花终于站起身子，长长叹了口气，道：“好手段……好手段……”

熊猫儿着急问道：“怎样了？你可救得了么？”

王怜花先不作答，却道：“瞧这易容的手段，竟似乎是昔年江左司徒家不传秘技……”

熊猫儿大喜，击节道：“果然不错，你果然有些门道，你既能看得出这易容之术的由来，想必是定能破解的。”

王怜花道：“我虽可一试，但……”

他长长叹息一声，接道：“为这两位姑娘易容之人，实已将易容之术发挥至巅峰，他将这两张脸做的实已毫无瑕疵，毫无破绽熊猫儿忍不住截口道：“如此又怎样？”

王怜花道：“在你们看来，此刻她们这两张脸固是丑陋不堪，但在我眼中看来，这两张脸却是极端精美之作品，正如画家所画之精品一般，实乃艺术与心血之结晶，我实不忍心下手去破坏于它。”

熊猫儿不觉听得怔住，怔了半晌，方自笑骂道：“狗屁狗屁，连篇狗屁。”

王怜花摇头叹息道：“你这样的俗人，原不懂得如此雅事。”

熊猫儿一把拉住了他，道：“这是雅事也好，狗屁也好，我全都不管，我只要你恢复这两位姑娘原来的颜色，你且说肯不肯吧。”

王怜花苦笑道：“遇着你这只野猫，看来我也只得做做这焚琴煮鹤，大煞风景的事了，但你也得先松开手才是。”

熊猫儿一笑松手，道：“还有，她两人此刻已被迷药治得又瘫又哑，你既然自道医道高明，想必是也能解救的了。”

王怜花沉吟道：“这……我也可试试，但我既如此卖力，你等可也不能闲着，若是我要你等出手相助，你等也万万不能推诿。”

说这话时，他目光有意无意，瞧了沈浪一眼。

沈浪笑道：“小弟若有能尽力之处，但请兄台吩咐就是。”

王怜花展颜而笑，道：“好，一言为定。”

他目光当即落在欧阳喜身上。

欧阳喜失笑道：“这厮已在算计我了……唉，反正是福不是祸，是祸逃不过，我的王大公子，你要什么？说吧。”

王怜花笑道：“好，你听着……上好黑醋四坛，上好陈年绍酒四坛，精盐十斤，上好细麻纱布四匹……”

欧阳喜道：“你！你究竟是想当醋坛子，还是想开杂货铺。”

王怜花也不理他，接道：“全新铜盆两只，要特大号的，全新剪刀两把，小刀两柄，炭炉四只，铜壶四只，也都要特大号的，火力最旺之煤炭两百斤……还有，快叫你家的仆妇，在半个时辰内，以上好干净的白麻布，为我与这位沈相公剪裁两件长袍，手工不必精致，但却必需绝对干净才可。”

众人听他竟零零碎碎的要了这些东西，都不禁目瞪口呆。

熊猫儿笑道：“听你要这些东西，既似要开杂货铺，又似要当收生婆，还似要作专卖肉包子的黑店东，将这位姑娘煮来吃了。”

欧阳喜笑道：“却坑苦了我，要我在这半个时辰里为他准备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岂非要了我的命了……”

他口中虽在诉苦，面上却满是笑容，只因王怜花既然要了这些令人惊奇之物，想必自然有令人惊奇的身手。

而这“易容之术”，虽然尽人皆知，便却大多不过是自传闻听来而已，欧阳喜虽是老江湖了，但也只到今日，才能亲眼瞧见这“易容术”中的奇妙之处，当下匆匆走出，为王怜花准备去了。

不出半个时辰，欧阳喜果然将应用之物，全部送来，炉火亦已燃起，铜壶中也满注清水并已煮得将要沸腾。

王怜花取起一件白布长袍，送到沈浪面前，笑道：“便相烦沈兄穿起这件长袍，为小弟作个助手如何？”

沈浪道：“自当从命……”

熊猫儿忍不住道：“我呢？你要我作什么？”

王怜花笑道：“我要你快快出去，在外面乖乖的等着。”

熊猫儿怔了一怔，道：“出去？咱们不能瞧瞧么？”

欧阳喜笑道：“他既要你出去你还是出去吧，咱们……”

王怜花道：“你也得出去。”

欧阳喜也怔住了，道：“连……连我也瞧不得。”

王怜花正色道：“小弟施术之时必需沉心静志，不能被任何人打扰，只因小弟只要出手稍有不慎，万一在两位姑娘身上留下些什么缺陷，那时纵是神仙，只怕也无术回天了，是以不但你两人必需退出，就连这位金大侠，也请暂时回避的好。”

欧阳喜与熊猫儿面面相觑，满面俱是失望之色。

金无望却已冷“哼”一声，转身退出。欧阳喜与熊猫儿知道再拖也是拖

不过的，也只得叹着气走子。

王怜花将门房紧紧掩起，又将四面帘幔俱都放下，帘幔重重，密室中光线立时黯了下来，四下角落里，似乎突然漫出了一种神秘之意。而那闪动的炉火，使这种神秘之意更加浓重。

沈浪静静地站着，静静地望着他，火炉上水已渐渐沸腾，蒸气涌出，发出了一阵阵“丝丝”的声响。

王怜花突然回身，凝注沈浪，道：“小弟请他们暂时回避，为的自是不愿将‘易容术，之秘密，泄漏出去，此点沈兄想必知道。”

沈浪笑道：“不错。”

王怜花沉声道：“欧阳喜与熊猫儿俱是小弟多年好友，而兄台与小弟，今日却是初次相识，小弟不愿泄秘于他两人，却有劳兄台相助，这其中自有缘故，以兄台之过人智慧，此刻必定已在暗中奇怪。”

沈浪微微一笑，道：“在下正想请教。”

王怜花笑道：“这只因小弟与兄台虽是初交，但兄台之照人神采，却是小弟平生所未曾见过的，委实足以令小弟倾倒。”

沈浪笑道：“多承夸奖，其实在下平生阅人虽多，若论慷慨豪迈，洒脱不羁，虽数熊兄，但若论巧心慧智，文采风流，普天之下，当真无一人能及兄台。”

他语声微顿，目光闪动，突又接道：“除此之外，兄台想必还另有缘故，否则也不……”

王怜花不等他话说完，便已截口笑道：“不错，小弟确是另有缘故，是以才对兄台特别亲近。”

沈浪道，“这缘故想必有趣的很。”

王怜花笑道：“确是有趣的很。”

沈浪道：“既是如此有趣，不知兄台可愿说来听听？”

王怜花先不作答，沉吟半晌，却接道：“方才欧阳喜为小弟引见兄台时，并未说及兄台的大号，是么？”

沈浪笑道：“欧阳兄想必是根本未曾听清小弟的名姓，或是听过后便已忘了，这本是应酬场中极为常见之事。”

王怜花道：“但兄台的姓名，小弟却可猜出来的。”

沈浪笑道：“兄台有这样的本事？”

王怜花微微一笑，道：“兄台大名可是沈浪。”

沈浪面上终于露出了惊奇之色，道：“不错，你果然猜对了，……你怎会猜出小弟的姓名，莫非是……早已有人在兄台面前提起过小弟了么。”

两人言来语去，朱七七在一旁听得既是吃惊，又是羞急，又有些欢喜，既不愿王怜花说出沈浪的名字，又想听王怜花说出沈浪的名字，既不愿王怜花向沈浪出手，又恨不得沈浪一拳将王怜花打死。

她忍不住睁开眼睛，瞧着王怜花，究竟要如何对待沈浪，究竟要说出什么话来？

只听王怜花笑道：“兄台若要问小弟怎会知道兄台的大名，这个……日后兄台自会知道的。”

转过身子，将醋坛启开，再也不瞧沈浪一眼，但手掌却不免有些颤抖。

朱七七暗中松了口气，心头亦不知是失望，还是庆幸？此刻她心情之复杂，连她自己也分辨不清。

王怜花将铜壶的壶口对住了白飞飞，那一阵阵热气直冲到白飞飞面上，白飞飞也只得闭起眼睛。

过了约摸盏茶时分，王怜花道：“有劳沈兄将壶盖启开。”

沈浪一直在静静地瞧着他，此刻微笑应了，伸手掀起壶盖，那炽热更甚于火炭的青铜壶盖，他竟能满握在掌中，竟似毫不在意，王怜花似乎未在瞧他，但神色间却已有了些变化——这变化是惊奇，是赞佩，是羡慕，还是妒嫉？也许这四种心情，都多少有着一些。

他将醋倾入铜壶中，又过了半晌，壶中冲出的热气，便有了强烈的酸味，这蒸馏的酸气，使白飞飞眼睛闭得更紧了。

这样过了顿饭工夫，半坛醋俱已化作蒸气，白飞飞嘴角僵硬的肌肉，已有些牵动，而且已泼出些唾沫。

王怜花放下醋坛，取起酒坛，将酒倾入壶中，酸气就变为酒气，酒气辛辣，片刻间白飞飞眼角便泌出了泪水。

满室火焰熊熊，沈浪与王怜花额上都已有了些汗珠，王怜花又在两只盆中注满了酒、醋与清水，口中道：“麻烦沈兄将这位姑娘的衣衫脱下，抬进盆里。”

沈浪呆了一呆，呐呐道：“衣衫也得脱下么？”

王怜花道：“正是，此刻她毛孔已为易容药物所闭塞，非得如此，不能解救。”

说话间自怀中取出三双小小的木瓶，自瓶中倒出些粉末，分别倾入两只铜盆，忽又笑道：“堂堂的男子汉，连女人的衣衫都不敢脱么？”

沈浪转首望去，只见白飞飞一双泪光盈盈的眸子里已流露出混合着惊惶、羞急与乞怜的光芒。

他轻叹一声，道：“事争从权，不得不如此，但请姑娘恕罪。”

缓缓伸出手掌，解开了白飞飞肋下的衣钮。

熊猫儿与欧阳喜在门外逡巡徘徊，走个不停，满面俱是焦急之色，那心情真的和枯守在产房外，等着看自己妻子头胎婴儿降生的父亲有些相似，金无望虽能坐着不动，但目光也已有些失去平静。

只听房中传出一阵拨动炭火声，嗤嗤水沸声，注水入盆声，刀剪响动声，还似乎有些洗澡之声。

熊猫儿忽然笑道：“听这声音，他两人竟似在里面杀猪宰羊一般，那两位姑娘，不知要被他们如何摆布……”

欧阳喜苦笑道：“他若肯让我进去瞧瞧，要我叩三个头，我都心甘情愿。”

熊猫儿点头叹道：“谁说不是，只可惜……”

突听门里传出一声惊呼一声轻叱，竟是沈浪的声音。

金无望霍然长身而起，便待闯入门去，却被熊猫儿一把拉住了。

金无望怒道：“你要怎地？”

熊猫儿笑道：“兄台何必紧张，以沈兄那样的人物，还会出什么事不成？金兄若是胡乱闯进去，王怜花一怒之下，说不定将剩下的一半事甩手不管了，那时便该当如何是好？那两位姑娘岂非终生无法见人了。”

金无望沉吟半晌，冷“哼”一声，甩开了熊猫儿的手，大步走回原地坐下，他想象沈浪这样的人，的确是不会出什么事的。

但这时，门内却又响起了一阵手掌相击声，响声急骤，有如密珠相连，金无望不禁又为之变色，再次长身而起。

欧阳喜亦自皱眉道：“ 这是什么声音？ ”

熊猫儿沉吟道：“ 只怕是王怜花在为那两位姑娘推拿敲打。 ”

欧阳喜连连颔首道：“ 不错……不错…… ”

金无望口中虽不言语，但心里自也接受了熊猫儿的猜测，但他身子才自坐下，门里又传出一声惊呼。

这次惊呼之声，却是王怜花发出的。

欧阳喜面色变了，也待闯将进出，但他也被熊猫儿拉住了。

第一〇章　妙手复娇容

欧阳喜忽听门里的王怜花发出了惊呼之声，不由的说道：“王兄素来镇静，此刻居然惊呼出声，莫非……”

熊猫儿截口笑道：“莫非怎地？王怜花正在出手解救那两个姑娘，沈兄还会对他怎地不成，何况他两人初次相识，非但素无他隙，而且还显有惺惺相惜之意……嘿嘿，只怕你是一心想要进去瞧瞧，才故意找个藉口吧。”

欧阳喜失笑道“好贫嘴的猫儿，你难道不觉得那惊呼奇怪么？”

熊猫儿笑道：“那只怕是他两人被那两位姑娘的美丽所惊，忍不住叫了出来，尤其王怜花这色魔，此刻只怕连骨头都酥了。”

欧阳喜摇头笑道：“这艳福也只他俩人分享了，你干急又有什么用呢？”

门关得很紧，除了较大的响动，失声的惊呼外，沈浪与王怜花说话的声音，门外并无所闻。

欧阳喜探首窗外，日色已渐渐升高，他又忍不住要着急了，不住搔耳顿足，自言自语，喃喃道：“他两人怎地还不出来，莫非……莫非出了事么……”

沈浪方自解开白飞飞第一粒衣钮，白飞飞已将眼睛紧闭了起来，手脚也起了的一阵阵轻微的颤抖。

他面容虽已被弄得丑怪异常，但在眼睑合起前，眼皮中所流露的那种娇羞之色，却委实令人动心。

这种柔弱少女的娇羞，正是朱七七所没有的。

此刻她虽已合起眼睑，沈浪似乎还是不敢接触到她的眼睛，轻巧地脱去了的衣衫，连指头都未接触到她身子。

白飞飞长衫下竟无内衣。

忽然之间，白飞飞那莹白如玉，柔软如天鹅，玲珑如鸽子的娇躯，已展露在沈浪的眼前。

她的胴体并无那种引人疯狂的热力，却带着一种说不出的，惹人怜爱的娇弱，那是一种纯情少女所独有的风韵，动人情处，难描难叙。

沈浪要不瞧已来不及了，这一眼瞧下，便再也忍不住有些痴迷，一时之间，目光竟忘了移开。他虽是英雄，但毕竟也是个男人。

朱七七听得沈浪要脱下白飞飞的衣衫，眼睛便狠狠地盯着他，此刻瞧见他如此神情，目光中便也忍不住露出嫉恨之色。

她含恨自语：“沈浪呀沈浪，原来你也是个好色之徒，我如此对你，将别的男人全不瞧在眼里，但你见到别的女子，却是如此模样，我……我又何苦如此对你……”

转眼一望，王怜花竟也站在角落里，背向着沈浪与白飞飞，居然连眼角也未偷偷来瞧一眼。

此刻他干咳一声，道：“衣衫已脱下了么？好，如此便请沈兄将她抱入那盆里，用小弟方才新裁的纱布，将她从头到脚，仔细洗涤两遍……先用左边盆中之水，洗完了，再换右面的一盆，千万弄错不得。”

沈浪回过头来，着急道：“但……但兄台你为何不动手？”

王怜花也不回头，只是微微笑道；“姑娘们的处子之身，是何等尊贵，此番虽因事急从权，不得不如此，但能少一人冒渎于她，还是少一人好，沈兄以为是么……她既已是沈兄的人了，便只得请沈兄一人偏劳到底了。”

沈浪着急道：“她……她既是小弟的人了……此话怎讲？”

王怜花哈哈一笑避不作答，却道：“水中药力已将消散，沈兄还不动手？”

沈浪怔了半晌，只得长叹一声，抱起白飞飞的身子放入水中，又自盆边取起了那一叠新裁白纱。

王怜花背着双手，缓缓地又道：“这两位姑娘，想必俱是天香国色，沈兄今日，当真可谓艳福不浅。”

沈浪面上忍不住微现怒容，沉声道：“兄台如此说话，却将小弟当成了何等人物？”

王怜花道：“小弟只是随意说笑，兄台切莫动怒，但……”

沈浪道：“但什么？”

王怜花缓缓道：“这两位姑娘既是兄台带来的，此刻她们的清白之躯，又已都落在兄台的眼中，也已都落在兄台的手中，兄台此后对她两人，总不能薄情大甚，置之不顾，兄台若是稍有侠义之心，便该将她两人的终生视为自己的责任，万万不能再对第三个女子动情沈浪听得又惊又怒。但王怜花却又偏偏说得义正词严，沈浪一时之间，竟不知该如何反驳。

这其中只有朱七七知道王怜花如此做是何用意，只因此刻除了她自己之外，谁也不知道她就是朱七七。

王怜花此刻说来说去，只是要以言词套住沈浪，等到这两个女子对沈浪纠缠时好教沈浪无法脱身，他自有法子令这两个女子对沈浪纠缠的，何况那时的少女若被男子瞧着了自己的清白之躯，本就只有以身相委，更何况沈浪本就是最易令少女欢喜的那种类型人物。

沈浪被她们纠缠住了，自然无法再对别的女子动情，王怜花所说的那“第三个女子”，自然也就是指的朱七七。

王怜花这一着棋下得端的不差，怎奈智者千虑总有一失，他算来算去，却再也算不出这两个女子中竟有一人是朱七七，他费尽心思想出了这“移花接木”的巧计，怎奈却反面弄巧成拙。

沈浪不再说话，嘴角居然又泛起了微笑。

王怜花道：“沈兄可是洗好了吗？……好，再请沈兄抹干她的身子……好，此刻便请沈兄以阳和之掌力，将她‘少阴’四侧四十六处穴道一一捏打，但沈兄若是怕羞，不妨先为这位姑娘穿起衣服来。”

他话未说完，已有衣窸窣声响起，接着，便是一阵手掌轻拍声，沈浪呼吸渐渐粗重，白飞飞也发出了轻微的喘息，销魂的呻吟……

那“少阴”四侧，正是女子身上最敏感之地，若经男子的手掌捏打，那滋味可想而知。

朱七七狠狠瞧着沈浪移动在白飞飞身上的手掌，心里突然想起了自己那日在地窖中被王怜花手掌拿捏的滋味。

刹那之间，她只觉一阵奇异的暖流，流遍了全身，心头仿佛也有股火焰燃烧起来，也不知是羞？是恼？还是恨？

白飞飞眼睑闭得更紧，身子颤抖更剧。

王怜花缓缓转过身，将刀剪在沸醋中煮了煮，面带微笑，静静地瞧着她与沈浪，口中道“沈兄手掌切切不可停顿……无论见着什么，都不可停顿，否则若是功亏一赏，那责任小弟可不能担当。”

沈浪微微笑道：“兄台只管放心，小弟这一生之中，还未做过一份令别人失望的事。”言语之间竟似有些双关之意。

他又何尝未觉出白飞飞在他手掌下的微妙反应，他自己又何尝未因这种

奇异的反应而微微动心。

但他面上绝不露神色，竟似有成竹在胸，将任何一件可能将要发生的事，都打定了应付的主意。

只见王怜花走到白飞飞面前，道：“此刻这位姑娘面上的易容药物，已在外面的酒醋蒸气与她内发的汗热之力交攻下，变得软了。”

他口中说话，双手已在白飞飞面上捏了起来，白飞飞面上那一层看来浑如天生的“肌肤”，已在他手掌下起了一层层扭曲，使她模样看来更是奇异可怖，王怜花取了粒药，投入白飞飞口中，又道：“此刻她体中气血已流通如常，口中也已可说话，只是……”

忽然一笑，方自接着说道：“只是她此刻在沈兄这双手掌捏拿之下，已是骨软神酥，虽能说话，也不愿说出口来。”

若是别人听到此话，这双手哪里还能再动下去，但沈浪却只作未曾听到，一双手更是绝不停顿。

王怜花一笑道：“好……”突然用两根手指将白飞飞眼皮捏了起来，右手早已拿起剪刀，一刀剪了下去。

只听“喀嚓”一响，白飞飞一块眼皮竟被他生生剪了下来，白飞飞虽不觉痛苦，沈浪与朱七七却不免吃了一惊。

王怜花将剪下之物，随手抛入盐桶之中，立即拿起小刀，一刀刺入了方才被他剪开的眼皮里。

沈浪更是吃惊，但白飞飞仍然全不觉痛苦。只见王怜花手掌不停，小刀划动，白飞飞面上那一层肌肤，随着刀锋，片片裂开，一张脸立时有如被划破的果皮一般，支离破碎，更是说不出的诡异可怖。沈浪虽明知这层“肌肤”乃易容药物凝成，仍不禁瞧得惊心动魄。

突然间，寒光一闪，王怜花掌中的小刀，竟笔直向沈浪面上划了过来，白刃破风，急如闪电。

朱七七瞧得清楚，这一惊当真非同小可。

沈浪正自全神贯注，眼见这一刀他是避不过的了。

哪知沈浪一声惊呼，一声轻叱，胸腹突然后缩，双足未动，上半身竟平空向后移开了三寸，刀锋堪堪擦着他面颊掠过，却未伤及他丝毫皮肉。

朱七七不知不觉间，已为沈浪流出了冷汗，但沈浪双手却仍未停顿，犹在推拿，只是目中已现出怒色，沈浪道：“你这算什么？”

王怜花居然行所无事，微微一笑，道：“小弟只是想试试沈兄的定力，是否真的无论在任何情况之下，双手都不会停顿。”

沈浪竟也微微一笑道：“哦！真的么？”

居然也是行所无事，对于方才之事再也不提一字。

王怜花凝目瞧了他半晌，目中又不禁流露出钦佩与妒嫉之意，忽然长长叹息一声，道：“兄台一生之中，难道从未将任何事放在心上么？”

沈浪笑道：“自然有的，只是别人瞧不出而已。”

这话说的仍然温柔平静，但王怜花听在耳里，不知怎地，心头竟泛起了一股寒意，暗暗忖道：“有如此人物活在世上，我王怜花活着还有何乐趣……”

心意转动间，手掌轻拂，一阵柔风吹过，白飞飞面上那片片碎裂的肌肤，立时随风飘起，自己仿佛长着眼睛似的一片片俱都落入了那盐缸之中。

沈浪笑道：“好掌力，好……”

目光瞥见白飞飞的真正面容，语声突顿，半晌说不出话来。

只见她双颊玫瑰般娇红，仍泌着一粒粒珍珠般的汗珠，长长的睫毛，覆盖在眼帘上，琼鼻樱唇中，却是娇喘吁吁……

沈浪方才已见过她裸露的身子，已接触过她凝脂般的香肌玉肤，却还不觉怎样，但此刻瞧见她这脉脉含羞的娇靥，楚楚动人的风情，心头却不禁生出一种异常的感觉，一双手掌再也不敢接触她的身子，莫忘了他终究还是个男子，这种心情正是天下任何一个男人都难避免的。

王怜花也瞧得痴了，怔了半晌，长长叹息道：“果然是天香国色，果然是国色无双……”

朱七七见到这两个男人瞧着白飞飞的神情，银牙又不觉轻轻咬起，在心头暗暗骂道：“男人，男人，天下的男人，没有一个是好东西。”

她心胸虽然豁达，但这两个男人，一个是深深爱着她的，一个是她深深爱着的，她见到他们为别人着迷，心里仍不觉生出嫉恨之意——莫忘了她终究是个女子，这心情正是天下任何一个女人都难避免的。

朱七七目光无意间瞧向王怜花，王怜花目光恰巧正向沈浪望了过去，目中似有杀机，朱七七暗惊忖道：“不好……”

心念闪动，王怜花双掌已向沈浪连环拍出，掌势之迅急竟似比朱七七心念的转动还快几分。

他此番出手又是突如其来，迅疾无伦。

哪知沈浪眼睛虽似未瞧着他，其实却将他每个动作都瞧得清清楚，他手掌方自拍出，沈浪双掌也已迎了上去。

四掌相击，只听一连串掌声响动，密如连珠，十余掌击过，沈浪纹风未动，王怜花却已惊呼一声，退出数步。

沈浪道：“兄台这又算什么？”

王怜花退到墙角，方自站稳，拍了拍那身新裁的雪白麻布衣衫，居然仍是行所无事，笑道：“小弟这不过只是想试试兄台，经过方才那一番推拿之后，人力是否已有了伤损。”

居然也还是若无其事，对方才之事再也不提一字。

朱七七眼睛瞪着他，咬牙暗道：“沈浪呀沈浪，你这呆子，他要你做他助手，就是要乘机害你的，你还不知道么？你这呆子，你这没有良心的，有时我真恨不得让你被人害死才好。”

白飞飞也偷偷地将眼睛睁开了一线，偷偷地瞧着沈浪，她面上红晕犹未褪去，那一丝如梦如幻的星眸中，流露出的也不知是羞涩？还是爱慕，她——除了瞧着沈浪外，眼波再也未向别人去瞧一下。

王怜花又将醋酒的蒸气，喷到朱七七脸上。

朱七七眼泪鼻涕，一齐流了出来，这种滋味她虽忍受不了，但想到自己立时便将脱离苦海，一颗心便不由得“怦怦”跳了起来，肉体上再大苦痛，却已不算做什么，她已都可忍受了。

然后王怜花又在新盆中注满了酒、醋、药物与清水，这次他下的药物更重，转首向沈浪笑道：“要治疗这姑娘，可比方才那位要麻烦多了，沈兄少不得也要多花些气力。”

话未说完，又退到墙角之中，面壁而立。沈浪苦笑道：“还是和方才一样么？”他似乎对别人的要求，从来不知拒绝，对任何事，都能逆来顺受。

王怜花笑道：“不错，还是和方才一样，要有劳沈兄将这位姑娘在两盆水里浸上一浸……”

朱七七眼瞧着沈浪手掌触及自己的衣钮，芳心不由得小鹿般乱撞起来，几乎要跳入嗓子眼里。

她也不由得紧紧闭起眼睛，只觉自己身子一凉，接着便被浸入温热的水里，她身子蜷曲着，耳中听得一阵阵动情的喘息与呻吟——她方才也曾暗暗骂过白飞飞，然而此刻这喘息与呻吟却是她自己发出来的。

她痴痴迷迷，晕晕荡荡，如在梦中，如在云中，如在云端，也不知过了多久，仿佛漫长无极，又仿佛短如刹那。

终于，她身子又被抱了起来，擦干了，穿上衣服，这时她身上那种僵硬与麻木已渐消失，她已渐渐有了感觉。

于是，她便感觉到一双炙热的手掌在她身上推拿起来，她喘息不觉更是粗重，呻吟之声更响……

她竟已在不知不觉间发出了声音，这本是值得狂喜之事，她曾经发誓只要自己一能发出声音，便要揭破王怜花的奸谋，她也曾发誓要狠狠痛骂沈浪一顿，然而她此刻已是心醉神迷，竟未觉自己能出声，竟忘了说话。

白飞飞蜷曲在榻角，喘息仍未平复，仍不时偷偷去瞧沈浪一眼，王怜花面壁而立，似在沉思。

这是幅多么奇异的画面，多么奇异的情况，越是仔细去想，便越不能相信世上竟有如此巧妙的遇合。

这四人相互之间，关系本已是如此微妙，造物主却偏偏还要他们在如此微妙的情况下遇在一起。

王怜花默然凝思了半晌，终于缓缓回过身来，拿起了一副新的刀剪，捏起了的朱七七的眼皮。

他左手虽然已将朱七七眼皮捏起，右手的剪刀也已触及她的眼皮，但这一刀却迟迟不肯剪将下去，只是凝目瞧着沈浪，似已瞧得出神。

沈浪忍不住问道：“兄台为何还不下手？”

王怜花说道：“小弟此刻心思极为纷乱，精神不能集中，若是胡乱下手，只怕伤了这位姑娘的容颜。”

沈浪奇道：“兄台心思为何突然纷乱起来？”

王怜花微微一笑，道：“小弟正在思索，待小弟将这两位姑娘玉体复原之后，不知兄台会如何对待小弟？”

沈浪笑道：“自是以朋友相待，兄台为何多疑。”

王怜花道：“小弟方才两番出手相试，兄台难道并未放在心上，兄台难道并未认为小弟有故意出手伤害兄台之心。”

沈浪含笑道：“我与你素无冤仇，你为何要出手害我？”

王怜花展颜而笑，道：“既是如此，小弟便放心了，但望兄台永远莫忘记此刻所说的话，永远以朋友相待于我。”

沈浪道：“兄台若不相弃，小弟自不敢忘。”

王怜花笑道：“好……”忽然放下刀剪，走了开去。

沈浪忍不住再次问道：“兄台此刻为何还不下手？”

王怜花笑道：“兄台既肯折节与小弟订交，小弟自该先敬兄台三杯。”寻了两个茶盏，自坛中满满倒了两盏白酒。

沈浪道：“但……但这位姑娘……”

王怜花道：“兄台只管放心，这位姑娘的容颜，自有小弟负责为她恢复，兄台此刻先暂且住手，亦自无妨。”

他已将两杯酒送了过来，沈浪自然只得顿住手势，接过酒杯。

王怜花举杯笑道：“这一杯酒谨祝兄台多福多寿，更愿兄台从今而后，能将小弟引为心腹之交，患难与共。”

沈浪亦自举杯笑道：“多谢……”

这时朱七七神智方自渐渐清醒，无意间转目一望，只见沈浪将王怜花送来的酒送到唇边。

她方才虽然对沈浪有些不满，她虽也明知自己此刻只要一出声说话，王怜花便未必肯再出手，自己或许永远都要如此丑八怪的模样，但她见到沈浪要喝王怜花倒的酒，她什么也顾不得了，情急之下突然放声大喝道：“放下……”

她也许久未曾说话，此刻骤然出声，语声不免有些模糊不清，王怜花与沈浪齐地一惊，沈浪回首问道：“姑娘你说什么？”

朱七七本来想说的是：“放下酒杯，酒中有毒。”

但她实也来曾想到自己这一出口竟能说得出声音来。

在做了许多日子的哑巴之后，语声骤然恢复，她心情的激动与惊喜，自非他人所能想象。

她说出“放下”两个字后，自己竟被自己惊得怔住了，许久许久，说不出第二个字来。

王怜花目光闪动，突然一步掠去，拍了她额下哑穴，她再想说话，却已说不出了，空自急出了一身冷汗。

沈浪皱眉道：“王兄为何不让这位姑娘说话？”

王怜花笑道：“这位姑娘实已受惊过巨，神智犹未平静，此刻语声一经恢复，身子一能动弹，便说不定会做出些疯狂之事，小弟方才几乎忘记此点，此刻既已想起，还是让她多歇歇的好。”

语声微顿，再次举杯，道：“请。”

沈浪微一迟凝，但见王怜花已自一干而尽，他自然也只有仰首喝了下去——朱七七在一旁已瞧得急出眼泪。

王怜花又自倒满一杯，笑道：“这一杯谨祝兄台……”

他善颂善祷，满口吉言，沈浪不知不觉间，已将三杯酒俱都喝了下去。

朱七七全身都已凉了，那日在地牢之中，这王怜花含恨的语声，此刻似乎又在她耳边响起。

“沈浪……沈浪……好啊，我倒要瞧瞧他究竟是怎么样的人物……我偏偏要叫他死在我的面前。”

她似乎已可瞧见沈浪七孔流血，翻身跌倒的模样，她唯愿方才那三杯毒酒，是自己喝下去的。

月色渐渐升高，连熊猫儿都等得有些奇怪了。

欧阳喜更是不住顿足，道：“怎地还不出来？”

此刻室中已久久再无异常的响动，但这出奇的静默，反而更易动人疑心，熊猫儿叹了口气，道：“看来这真比生孩子还要困难。”

厅前已开上酒饭，但三人谁也无心享用。

欧阳喜喃喃道：“出了事了，必定是出了事了……”

斜眼瞧了瞧熊猫儿：“怎样？还要呆等下去。”

熊猫儿沉吟道：“再等片刻……再等片刻。”

金无望突然冷冷道：“再等片刻若是出了事，这责任可是你来承担。”

熊猫儿道：“ 我来承担？……为何要我来承担。 ”
金无望冷笑道：“ 你既不敢承担，我此刻便要闯进去。 ”
他突然站起身子，但熊猫儿却又挡住了门尸。
金无望怒道：“ 你还要怎样？ ”
熊猫饰道：“ 纵然要进去，也得先打个招呼。 ”
欧阳喜立即敲门道：“ 咱们可以进去了么。 ”
只听得王怜花的声音在门里应声道：“ 你着急什么？再等片刻，便完毕了。 ”
熊猫儿笑道：“ 如何？只要再等片刻又有何妨。 ”
朱七七听得外面敲门声响，心头不禁一喜，只望熊猫儿，金无望等人快些冲将进来，无论如何，总可解救沈浪的危机。
但王怜花答了一句话后，外面立时默然。
朱七七既是失望，又是着急，更是伤心，伤心地瞧了沈浪一眼——这一眼她本不敢瞧的，却又忍不住瞧了。
但见沈浪好生生的站在那里，嘴角仍然带着一丝他那独有的潇洒而懒散的微笑，哪有丝毫中毒的模样。
朱七七又怔住了，也不知是该惊奇，还是该欢喜酒中居然无毒，这真是她做梦也未想到的事。
只听王怜花道：“ 这最后一点工作，小弟已无需相助，沈兄方才那般出手，此刻必定已有些劳累，何妨坐下歇歇。 ”
沈浪笑道：“ 如此就偏劳兄台了。 ” 他果然似已十分劳累，方自坐下，眼帘便自合起，身子竟也摇晃起来。
然后，他嘴角笑容亦自消失不见，摇晃的身子终于倒在椅背上，亦不知是睡着了，还是已晕死过去。
朱七七一颗心方自放下，此刻见到沈浪如此模样，又不禁急出了眼泪，只恨不能放声痛哭出来。
沈浪终于还是中了王怜花的诡计，她方才终究还未曾猜错，那三杯酒中毕究还是有毒的。
王怜花冷眼瞧着沈浪，嘴角泛起一丝微笑，笑得甚是诡秘，然后他便带着这笑容走到朱七七面前，俯首望着她。
朱七七眼中似乎已将喷出火来——她恨不得目中真能喷出火来，好教这恶毒的人活活烧死。
但王怜花望着她的目光却是温柔而亲切的，他左手拍开了朱七七的穴道，但右手却又抵在她哑穴上。
这样朱七七虽然可以出声，但呼吸仍是不能畅通，说话的声音也不能响亮，朱七七索性咬住牙不说话。
哪知王怜花却微微笑道：“ 朱姑娘，你有话要说，为何还不说出口来？ ”
白飞飞眼睛突然睁大了，似要爬起，但王怜花长袖一展，便已拂了她的睡穴。
朱七七又是吃了一惊，颤声问道：“ 你……你怎知我是朱……朱…… ”
王怜花截口笑道：“ 我方才听得你那呻吟之声，便已有些猜出你是谁了，只因那呻吟声我听来仿佛甚是耳熟，那时我就开始后悔，为何到这时才想到是你，为何要将你送到沈浪手上，我自己做的圈套，却反令自己上当了。 ”
朱七七又羞又恨——她知道这恶魔确是听过自己那种呻吟声的，在地牢

中被恶魔轻薄时的光景，她死也不会忘记。
王怜花接着笑道:“只可惜你的那位沈相公却未听过你那种可爱的吟声，是以他做梦也想不到会是你……”
朱七七嘶声道：“你这恶魔……你……”
王怜花也不理她，自管接道：“就因他梦想不到是你，所以方才纵然大声喊叫，他也未听出是你的声言，而区区在下却听出了。”
朱七七咬牙道：“你……你这畜牲。”
王怜花笑的更是得意，道：“不错，我是畜牲，但我这畜牲，却比你心目中那位大英雄还要强些，这话我早已对你说过，你那时虽然不信，但此刻你只要瞧瞧他的模样，便该知道一千个沈浪，也比不上一个王怜花的。”
朱七七恨声道：“诡计伤人，还有脸在我面前夸口，天下男人的脸，都已被你丢光了……你若是凭真本事杀了他，我服你，如今你这样的做法，我……我做鬼也不会饶你。”
王怜花笑道：“只可惜你还是活活的，还做不了鬼。”
朱七七嘶声道：“他既已死了，我立刻就陪着他死。”
王怜花道：“他死了？谁说他死了？”
朱七七怔了一怔，颤声道：“你……你未曾害死他？”
王怜花笑道：“我若杀了他，你岂非要恨我一辈子，你是我此生中唯一真正喜欢的女子，我怎能让你恨我？”
朱七七又惊又喜，道：“但他……他此刻……”
王怜花道：“他此刻只是被我药物所迷，睡了过去，你只管放心，这药力甚是奇异，全无丝毫不良反应，甚至连他自己醒来时，都万万不会知道自己会被迷倒过，只像是打了个盹儿而已。”
朱七七道：“你……你为何要如此……”
王怜花道：“我如此做法，只是要你知道，我终究是比他强的，他若真像你说的那么聪明，怎会着了我的道儿？”
朱七七道：“他是君子，自不会提防你的诡计。”
王怜花失声笑道：“不错，他是君子，我是小人，但你也是小人，小人与小人，正好成双作对，你总有一日会知道只有我才是真正与你相配的，你总有一日会回到我身边，这也许因为你根本配不上他，你为何定要等到那一日，我瞧你还是此刻就跟着我吧，也免得到那日伤心落泪。”
朱七七怒骂道：“放屁！放屁！……我宁肯嫁给猪狗，也不会嫁给你这比猪狗还不如的畜牲，你还是死了这条心吧。”
王怜花笑道：“你此刻恨我也好，骂我也好，但你却千万莫要忘记，今日此刻，我曾经对你说过些什么话。”
朱七七恨声道：“我自然不会忘记，我死也不会忘记，但我若是你，此刻还将我与沈浪都杀死的好。”
王怜花道：“我为何要杀你？怎舍得杀你。”
朱七七冷笑道，“你若不杀我，但等沈浪醒来，我便要揭破你的奸谋，揭破你的秘密，我便要沈浪杀了你。”
王怜花大笑道：“我不正是要你如此做法，否则我又何若还要放你？否则我此刻又何苦还要对你说这些话？”
朱七七见他笑得如此得意，也不觉有些惊异，道：“你不害怕？”
王怜花笑道：“你说出来便知道我怕不怕了……”

突听沈浪那边，已发出轻微的响动声。

王怜花语声立顿，放松了抵住朱七七穴道的手掌，又自捏起了她的眼皮，右手抄起剪刀，一刀剪了下去。

他手法之熟练与迅快，当真非言语所能描述。

朱七七此刻虽然已可放声嘶呼，但爱美毕竟是女子之天性，她毕竟还怕自己的呼声会将王怜花手里的刀锋震得偏了，更怕偏了的刀锋，会损害她的容颜——她只有咬牙忍住，闭口不语。

但闻沈浪长长透了口气，似已长身站起，又似乎怔了半晌，方自失声一笑，叹着气道：“ 兄台还未完工么？可笑小弟竟睡着了。 ”

王怜花双手不停，口中道：

“ 沈兄只不过打了个盹儿而已……小弟这就要完事了，兄台不妨过来瞧瞧。 ”

沈浪笑道：“ 小弟正是想瞧瞧这位姑娘是谁？ ”

王怜花道：“ 那位姑娘既是天香国色，这位姑娘想必亦非凡品……好，沈兄你且睁大眼睛，等着瞧吧。 ”

他口中说话，掌中剪刀将朱七七外面那层“ 脸皮 ”剪得四分五裂，右手随手一拂，朱七七的真面目便出现在沈浪眼前。

沈浪纵然镇静，此刻也不禁为之放声惊呼出来。

这一声惊呼传到门外，金无望再也忍不住了，身形一闪，掠过门前，一掌震开了门户，飞身而入。

熊猫儿要想拦阻，亦已不及，当下随着窜了进去，窜到榻前，一瞧见了朱七七，他也不禁惊呼出来。

沈浪呐呐道：“ 朱七七……怎会是你…… ”

熊猫儿亦是呆若木鸡，亦自呐呐道：“ 是你……原来是你…… ”

这两人委实谁也未曾想到，自己踏破铁鞋无处寻觅的朱七七，竟早已就在自己身旁了。

就在这时，朱七七突然翻身掠起，双掌齐出，出手如风，分向王怜花右肩“ 肩井 ”左胸“ 玄机 ”两处大穴点了过去。

王怜花自然早已算定了她必将有此一着，怎会被击中，身形一转，便轻轻的避了开去。

熊猫儿与沈浪都不免吃了一惊，双双出手——这两人出手是何等迅急，刹那间便已将朱七七两只手腕分别抓住。

沈浪紧捉住她右腕，沉声道：“ 七七，你疯了么？怎可向王公子出手？ ”

朱七七双腕有如被铁钳套紧了一般，哪里还挣的脱，空自急得满面通红，双足乱踢，嘶声道：“ 放手！你们这两只笨猪，抓住我做什么？还不快快放手，让我去剥下这恶贼的皮来。 ”

王怜花微笑道：“ 各位请看，在下辛辛苦苦解救了这位姑娘的苦难，这姑娘却要剥在下的皮……这算什么？ ”

沈浪赔笑道：“ 这只怕是因她神智还未清醒，是以…… ”

朱七七顿足大骂道：“ 放屁，你懂个屁，我神智从未比此刻更清醒了，你……你……你才是神智不清的笨猪。 ”

王怜花道：“ 姑娘若是神智清醒，为何恩将仇报？ ”

朱七七怒道：“ 你还装的什么蒜？若不是你，我怎会落到今日这般地步？我……我……我好歹也要与拼你了。 ”

王怜花苦笑道：“这位姑娘在说什么，在下委实听不懂，沈兄，欧阳兄，猫兄，你们三位可听得懂么？”

熊猫儿道：“我实在也不懂，朱姑娘，你……”

朱七七怒喝道：“住口……”

沈浪叹道：“要住口的本该是你。”

朱七七顿足道：“死人，你这死人，你难道还不知道，这王怜花便是将铁化鹤、展英松他们绑去的恶魔。”

沈浪吃了一惊，皱眉望向王怜花。

王怜花却笑了，道：“朱姑娘，你可愿再吃些药么？在下与姑娘你素昧平生，姑娘又何苦如此含血喷人？”

朱七七道：“素昧平生？含血喷人？你，你，你这恶贼，畜牲，你做了的事，为何不敢承认？”

王怜花茫然道：“在下做了什么？在下只不过救了你而已，这难道还救错了么？沈兄，你且评评这个理。”

沈浪叹道：“王兄自然未错，她只怕是……”

朱七七已急得快要疯了，双足乱踢，将一双白生生的小腿却踢得露出衣襟，她也不管。

沈浪只得将她下身穴道制住，叹道：“你安静些好么？”他制住了她的穴道，又觉有些过意不去，叹道：“你要知道，我这是为你好。”

朱七七嘶声道：“你这死人，方才王怜花为何未将你一刀杀死，也好教你知道究竟谁错了，谁是疯子。”

沈浪苦笑道：“王兄怎会杀死我，你……”

朱七七道：“你还说……死人，笨猪，我咬死你……咬死你……”她张口去咬沈浪，却又咬不着。

欧阳喜实在看不过了，忍不住道：“姑娘纵然有事要说，也该好生说话才是……”

朱七七呼道：“我不要好生说话，我……我要发疯，要发疯……你们索性杀了我吧，我不要活了……”

她说的话全是真的，别人却将她当作疯子，她是着急，又是委屈，哪里忍得住，终于放声大哭起来。

众人面面相觑，一时间俱都作声不得。

白飞飞忍不住走过来，柔声道：“姑娘……小姐，莫要哭了，求求你好生说话好么？你这样的脾气，吃亏的是自己……”

朱七七怒道：“我不要你管，我吃亏是我自己的事，你……给我滚开，滚得远远的，我不要看见你。”

白飞飞垂下了头，委屈地走开了，目中也涌出了泪珠。

沈浪叹道：“她说的话本是好意，你何若如此？”

朱七七痛哭着道：“我偏要如此，你又怎样？她是好人，我……我是疯子，你去照顾她吧，莫要管我。”

白飞飞终也忍不住扑倒在地，放声痛哭起来。

王怜花已取出粒药丸，长叹道：“瞧这姑娘模样，神智只怕已有些错乱了，在下这粒丸药，倒可令她镇定，便请沈兄喂她服下。”

沈浪瞧了瞧朱七七，只见她目光赤红，头发披散，的确是有些疯了的模样，只得接过丸药，道：“多谢兄台……

他话才出口，朱七七已放声呼道：“我不要吃……不要吃……他这丸药里必定有迷药，我吃了这药就是想死也死不了……”

沈浪也不理她，自管将丸药送到她嘴边，道：“听话……好生吃下去……”

朱七七拼命扭住头，嘶声道：“我不吃，死也不吃，求求你……求求你莫要逼我，我若是吃了这药，便永远也不能说出他的秘密了。”

沈浪微一迟疑，叹道：“你若是安静下来，好生说话，我就不要你吃，否则……”

朱七七颤声道：“好。我安静下来，好生说话，只要你不强迫我吃这药，你，你要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

她委实心胆已寒，只有痛苦地屈服了。

王怜花道：“这丸药有毒么？”

冷笑一声，取回丸药，送入嘴里，一张口吞了下去，仰首望天冷冷笑道：“药里有毒，就毒死我吧。”

沈浪长叹一声，摇头道：“朱七七，你还有什么话说？”

朱七七泪流满面，道：“求求你，莫要相信他，他一举一动，都藏着奸计，他……他实是世上最恶毒的人。”

王怜花冷笑道：“朱姑娘，我究竟与你有何怨恨，你要如此害我？”

朱七七颤声道，“沈浪，你听我说，那日我与你分开之后，恰巧瞧见了展英松等人，神智都已痴痴迷迷……”

她抽抽泣位，将自己如何遇见赶人的白云牧女，如何躲在车下，如何到了神秘的庭院，如何遇见了王怜花，如何被那绝美的神秘夫人所擒，如何被送入地窖等种种事情，俱都说了出来。

她说的俱属真实，沈浪纵待不信，又委实不得不信。王伶花冷笑道：“好动人的故事，沈兄可是相信了？”

沈浪虽未答话，瞧着他的双目中却已有怀疑之色。

王怜花道：“沈兄难道未曾想想，她所说若是真的，如此机密之事，在下又怎会纵虎归山，平白放了她？”

欧阳喜忍不住接道：“是呀，在那般情况下，王兄自然怕朱姑娘将机密泄漏，自然是万万不肯平白将她放了。”

沈浪仍未说话，怀疑的目光，却已移向朱七七。

朱七七垂首道：“这其中自有缘故，只因……只因……”

她虽然生性激烈，但叫她说出地窖中发生的那些事，叫她说出那些情爱的纠缠，她委实还是说不出口。

沈浪却已连声催促，道：“只因什么，说呀。”

朱七七咬了咬牙，霍然抬头，大声道：“好，我说，只因这姓王的喜欢我，我却喜欢姓沈的，他被我激不过，便要我将沈浪带去，所以只得将我放了。”

欧阳喜等人听得一个少女口中，居然敢说出这样的话来，都不禁呆住了，熊猫儿目中已有些痛苦之色。

王怜花却纵声大笑起来，道：“朱姑娘的话，委实越说越妙了……朱姑娘纵是天仙化人，在下也未必爱你爱得那般发狂。”

朱七七嘶声道：“你还不承认？你三番两次要害沈浪，岂非便是为了这缘故，方才你还对我说过，我是你平生唯一真正喜欢的女子王怜花大笑截口道：“方才我还说过？沈兄，你可听到了么？”

沈浪苦叹一声，道：“ 未曾听得。 ”
朱七七着急道，“ 他明明说了的，只是……只是你那时已被他药物所迷，睡着了，他乘机向我说的。 ”
王怜花摇头叹道：“ 姑娘你方才还说我三番两次加害沈兄，此刻却又说他被我药物所迷……沈兄，在下既要害你，为何不乘你被迷倒时杀了你……各位都请来听听，世上真的会有这样的人么？ ”
众人俱都默然无语。
朱七七大声道：“ 你迷倒他，只是向我说话，只因那时你已认出了我，你怕我终生恨你，所以不敢杀他。 ”
王怜花道，“ 那时连沈兄都未认出你，我怎会认出你，何况，纵然退一步说，我已真的认出你，但我明知你要说出我的秘密，我为何还要救你，让你说话，难道我发疯了？难道我自己要害自己？ ”
说到这里，哪里还有一人相信朱七七说的故事。
朱七七瞧见众人脸色，又要急疯了，嘶声道：“ 你这恶魔，你究竟在使何诡计，我怎会知道？ ”
王怜花笑道：“ 你自不知道，只因这一切都不过是你在做梦而已，一场荒唐已极，但也十分有趣的大梦。 ”
朱七七所说的虽是句句实言，怎奈却无一人相信于她，这种被人冤枉的委屈滋味，当真比什么都要难受。
她嘶声大呼道：“ 我说的话，难道你们都不相信？ ”
没有人答话，——只因众人面上的神情，已是最好的回答，朱七七目光四转，终于忍不住痛哭出声来。
她哭得虽然伤心，也无法安慰于她。
熊猫儿忽然道：“ 若要知道朱姑娘所说真是假，倒有个法子。 ”
欧阳喜道：“ 你这猫儿又有什么怪主意了？ ”
熊猫儿道：“ 朱姑娘所说若是真的，想必可带我们到她所说的那些地方…… ”
朱七七哭声未住，已大喜呼道：“ 不错，就是这样，我早说了，我带你们去，姓王的也莫要走，到了那里看你还有什么话说？ ”
沈浪叹道：“ 此事本已无需证明，但为了要她死心，唉，也只有此如了，却不知王兄可愿相随一行？ ”
王怜花微笑道：“ 沈兄不说，在下也是要去的，只因在下也要瞧瞧，朱姑娘若是无法证明时，她还有什么话说。 ”
这时正午已过，朱七七等这一行人来到街上，也自然是扎眼的很。
但“ 中原孟尝 ”欧阳喜在这洛阳城中，当真可说是跺跺脚四城乱颤的人物，有欧阳喜在，行人哪里还敢多瞧他们一眼。
朱七七泪痕才干，眼睛还是红红的，当先带路而行，她路途自然不熟，走了许久还未认出路径。
沈浪与熊猫儿一左一右，紧紧跟着她，白飞飞也忍不住跟出来了，垂头跟在后面，一副可怜兮兮的模样。
兜了半天圈子，欧阳喜不禁皱眉道：“ 朱姑娘若是路途不熟，只要说出那地方何在，在下倒可做识途老马，为朱姑娘领路前行。 ”
朱七七寒着脸道：“ 不用你带路，也不用说话。 ”
又兜了半天圈子，突然转入一条长街，街道两旁，有三五家小吃店，一

阵阵食物香气，自店里传了出来。

朱七七这时肚子早已饿了，闻得香气，心头一动，突然想起那日她自棺材店里逃出时，亦是饥寒交迫，也曾闻到过这样的香。

再看两旁市招店铺，入眼都十分熟悉，朱七七大喜之下，放足前奔，猛抬头，已可瞧见“王森记”三字。

那黑底金字的招牌，是万万不会错了，何况招牌两旁还有副对联，对联上的字句她更已背得滚瓜烂熟，写的正是：

唯恐生意太好；

但愿主顾莫来。

再瞧进去，门里一座高台，柜上有天平，两个伙计，一个缺嘴，一个麻子，正在量着银两。

这一切情况，俱是她那日逃出时一模一样。

朱七七忍不住大喜脱口道：“就是这里。”

沈浪皱眉：“这棺材铺？”

朱七七道：“这棺材铺万万不会错的。”

王怜花笑道“这棺材铺确是在下的买卖，朱姑娘家里若是有什么人死了，要用棺材，在下不妨奉送几口。”

那两个伙计本待拦阻，但瞧见王怜花，便一齐躬身笑道：“少爷你来了，可是难得，小的们这就去沏茶。”

王怜花挥了挥手，揖客而入，其实他从不揖客，沈浪与熊猫儿也早已随着朱七七闯了进去。

门面后，是间敞棚屋子，四面都堆着已做好的或未做好的棺材，一些赤着上身的大汉，午饭方过，正坐在棺材板上喝茶、聊天，抽着旱烟，瞧见王怜花等人来了，自然齐地长身而起，含笑招呼。

刨木花，洋铁钉，虽然散落一地，但朱七七凝目瞧了几眼，便已发觉左面一块石板有松动的痕迹。

她忖量地势，这块石板正是她那日逃出之处——这种事她自然清清楚楚的记得，再也不会忘记。

她面上不禁泛起笑容——这是她多日来初次微笑，她生怕王怜花要加拦阻，装做若无其事的模样，走了过去，走了几步，她再也忍不住纵身一跃，跃在那方石板上，回首望向王怜花，大声道：“好了，你还有什么话说？”

王怜花似乎莫名其妙，皱眉道：“怎样？”

朱七七道：“你还装什么糊涂？你明知这方石块下，便是那地窖秘道的入口，我那日便是自这里逃出来的。”

到了这时，连金无望都不禁为之耸然动容，狠狠盯住王怜花，哪知王怜花却又大笑起来，道：“妙极，妙极。”

朱七七怒道“王怜花，你笑什么？亏你还笑得出。”

王怜花微笑道：“石板下既有秘道，姑娘何不欣开来瞧瞧？”

朱七七道：“自然要掀开来瞧瞧。”

熊猫儿赶上一步，道：“我来。”

朱七七瞪眼道：“这一切都是我发现的，我不许别人动手。”

地上自有铁锤，铁锹，她取了柄铁锹，自石缝间挖了下去，将石板一寸寸撬起。

众人的目光，自然俱都眨也不眨，盯着那一寸寸抬起的石板，只听朱七

七一声轻叱，石板豁然而开。

石板不开，犹自罢了，石板这一开，众人面上都不禁变了颜色，朱七七惊呼一声，踉跄而退——石板下一片泥土，哪有什么秘道。

王怜花纵声大笑起来，那笑声委实说不出的得意。

沈浪皱眉瞧着朱七七，熊猫儿，欧阳喜只是摇头叹气，金无望木然无言，白飞飞眼中却又不禁流下同情的眼泪。朱七七怔了半晌，突然发疯似的，将那四边的石板，俱都挖了起来，众人冷冷的瞧着她，也不拦阻。

她几乎将所有的石板全都掀开，但石板下仍都是一片完好的土地，瞧不出丝毫被人挖掘过的迹象。

王怜花大笑道：“朱姑娘，你还有什么话说？”

朱七七满脸是汗，一身泥土，嘶声道：“你这恶贼，你……你必定早已算定我们要来到这店铺，你便偷偷的将这屋里的秘道封死沈浪苦笑道：“瞧这片店铺的地不像有人动过，就是死人也该瞧得出已有数十年未曾被人动过了，下面必定便是造屋的地基……朱七七，朱姑娘，求求你莫要再危言耸听，害得咱们也跟着你一齐丢人好么。”

朱七七捶胸顿足，流泪嘶呼道：“沈浪，真的，我说的一切都是<真的，求求你，相信我，我一生中从未有一次骗过你……”

沈浪叹道：“但这次呢？这次……”

王怜花突然截口笑道：“朱姑娘若是还不死心，在下也不妨再将这块地整个掀起来，也好让她瞧个清楚明白。”

沈浪道：“王兄何必如此……”

王怜花笑道：“无妨，事情若不完全水落石出，在下也难以做人……”

他向大汉们挥了挥手，又道：“大伙儿还不快些动手。”

黄昏之前，地面便已整个翻起，地下果然是多年的地基，这真是有眼睛的人都能瞧得出来的。

沈浪与熊猫儿等人，只有摇头叹气。

王怜花笑道：“朱姑娘，怎样？”

朱七七“噗”地跌坐了下去，过了一会儿，痴痴迷迷，只是瞪着王怜花冷笑道：“好你个奸贼。”

王怜花笑道：“这洛阳城里的棺材店，只此一家，别无分号，各位若是不信，不妨去别处打听打听。”

此时此刻，还有谁能不信他的话？他纵然说这些棺材都是圆的，只怕也无人敢说不相信了。

沈浪叹道：“在下除了道歉之外，实不知还有什么话能对兄台说，但望王兄念她妇道人家，莫要将此事放在心上。”

王怜花笑道：“有沈兄这样一句话，小弟便是将房子拆了，又有何妨？沈兄若不嫌弃，便请到寒舍用些酒饭。”

沈浪道：“怎敢惊扰，还是……”

朱七七突然翻身掠起，大声道：“你不去，我去。”

沈浪苦笑道：“你还要去哪里？”

朱七七揉了揉眼睛，道；“他家。”

沈浪道：“王公子几时邀请了你？”

朱七七道：“他请了你，我便要跟去，我……我定要瞧个明白。”

王怜花笑道：“对了，朱姑娘纵不肯去，在下也是必定要请朱姑娘去的，

在下好歹也要朱姑娘索性瞧个明白。”
王怜花富甲洛阳，巨室宅院，气派自是不同凡响。
一进大门，朱七七眼睛就不停东张西望。
王怜花笑道：“寒舍虽狭窄，但后院中倒也颇有些园林之胜，只是小弟才疏学浅，空将园林整治得一团俗气，想沈兄胸中丘壑必定不凡，沈兄若肯至后院一行，加以指点，园林山石，必定受益良多，小弟也可跟着沾光了。”
沈浪还未说话，朱七七已冷笑道：“咱们正是想去后院瞧瞧。”
沈浪苦笑道：“王兄那番话，也正是要你去瞧个明白，瞧个死心朱七七冷笑截口道：“只有奸诈狡猾的人，才会说拐弯抹角的话，这种话，我听得懂也要装不懂的。”说罢，当先大步行去。”
她横冲直闯，有路就走，半点也不客气，似乎竟将这别人的私宅，当做自己家里，沈浪相随而行，唯有苦笑摇头。
但见松木清秀，楼台玲珑，一亭一阁，无不布置得别具匠心，再加上松巅亭角的雪，更令人浑然忘俗。
但庭院寂寂，既无人声，亦无鸟语，唯有松涛竹韵，点缀着这偌大园林的空寂与幽趣。
朱七七心头又不免亦开始急躁，暗道：“那些彪形大汉与白云牧女们，都到哪里去了？”
她纵然再狠，也不能说要搜查别人的屋子。
走到尽头，也有数间曲廊明轩，三五亭台小楼，旁边也有一排马厩，马嘶之声，自寒风中不时传来。
但这一切，俱都绝非朱七七那日见到的光景。
朱七七终于停下脚步，大声道：“你的家不是这里。”
王怜花笑道：“在下难道连自己的家在哪里都不知道：而朱姑娘反而知道么？如此说来，在下岂非变成了呆子。”
朱七七顿足道：“明明不是这里，你还要骗我。”
欧阳喜忍不住接口道：“王公子居住此地，已有多年，那是万万不会错的，朱姑娘若再不信，在下便可以身家保证。”
朱七七道：“那……那他必定还有一个家。”
王怜花笑道：“在下还未成亲，更不必另营藏娇之金屋。”
朱七七突然大喝一声，道：“气死我了。”
整个人都跳了起来，一跃丈余，自亭角抓了团冰雪，塞在嘴里，咬得“吱吱喳喳”作响，别人在一旁瞧着，都不禁要打寒噤，她的脸却仍红红的烧得发烫，她又急又怒，整个人都似要烧了起来，真恨不得倒在雪地里打几个滚才对心思。
沈浪苦笑道：“你何苦如此……”
朱七七大喝道：“不要你管我，你走开……”
她突又窜到王怜花面前：“我问你，你是否还有个母亲？”
王怜花笑道：“在下若是没有母亲，难道是自石头缝里跳出来的不成？……姑娘你问这话，难道你没有母亲么？”
朱七七只作没有听到他后面一句话，又自喝道：“你母亲可是住在这里？”
王怜花道：“姑娘可是要见见家母。”
朱七七道：“正是，快带我去。”

王怜花笑道：“ 在下正也要为沈兄引见引见家母……… ”

沈浪道：“ 王兄休要听她胡闹，我等怎敢惊扰令堂大人。 ”

王怜花道，“ 无妨，家母年纪虽已老了，但却最喜见着少年英俊之士，沈兄若是不信……喏喏，欧阳兄是见过家母的。 ”

欧喜笑道：“ 小弟非但见过，而且还有幸尝过王老伯母亲的调羹汤，她老人家可真是位慈祥的老夫人。 ”

王老夫人午睡方起，满头如银白发，便已梳得一丝不乱，端坐在堂前，含笑接见爱子的贵客。

只见她满面皱纹，满面笑容，一面谈笑风生，一面还不住殷殷叮咛自己爱子，快些备酒，莫要慢待了贵客。

众人对望了一眼，心里不约而同暗道：果然是位端庄慈祥的老妇人。

但朱七七见了这慈祥的老妇人，却更急得要疯了。

她本要放声大喝：“ 这不是你的母亲。 ”

但她还未真个急疯，这句话她无论如何，还是说不出口来，此时此刻，她知道自己只有咬牙忍住，什么话都不能说了。

她脑海突然变得晕晕沉沉，别人在说什么，她一句也听不见，别人在做什么，她也瞧不清。

好容易挨到时刻——酒饭用过，王老夫人也安歇了，王怜花再三挽留后，沈浪终于告辞而出。

王怜花忽然含笑唤道：“ 朱姑娘…… ”

朱七七霍然回头，道：“ 鬼叫什么？ ”

王怜花笑道：“ 寒舍的大门，永远为朱七七开着的，朱七七心里若是还有怀疑之处，不妨随时前来查看。 ”

朱七七狠狠瞪了他两眼，居然未曾反唇相讥。

王怜花接口笑道：“ 朱姑娘怎地不说话了？ ”

朱七七狠狠地跺了跺脚，抢先夺门而出。

沈浪苦笑道：“ 王兄如此对她，她还有什么话说。 ”

风雪寒夜，沈浪也未再坚持离城，于是一行人便在欧阳喜宅中歇下，一直到宵夜酒食上来，朱七七还是未曾说话。

她始终皱着眉，低着头，也不知在想些什么？无论谁向她说话，她也都不理不睬，仿佛没有听到。

欧阳喜忍不住叹道：“ 那王怜花虽非君子，但也绝非朱姑娘所说的那般人物，这其中想必有些误会，沈兄你…… ”

沈浪含笑截口道：“ 这个兄台不说，在下也知道的。 ”

欧阳喜道：“ 何况他虽然文武双全，却从来未曾在人前炫露，除了我辈三两人外，洛阳城中只知他是个风流自赏的富家公子，谁也不知他身怀绝技，至于江湖中人，他更是从来也不加过问的了。 ”

沈浪笑道：“ 这个在下也知道的…… ”

朱七七突然一拍桌子，大声道：“ 你知道个屁。 ”

沈浪皱眉道：“ 到了此刻，你还要胡闹，你那般冤枉人家，若非王公子生性善良，脾气温柔，他怎会放过你。 ”

朱七七恨声道：“ 他不放过我？……哼，我才不会放过他哩。 ”

沈浪道：“ 你还要怎样？ ”

朱七七胸膛起伏，过了半晌，突然长长叹了口气，道：“ 我要睡觉了。 ”

沈浪展颜一笑，道：“ 你早该睡了…… ”

一直垂首坐在朱七七身旁的白飞飞，此刻方自盈盈站起，道：“ 我去服侍姑娘安歇。 ”

她垂首跟在朱七七身后，走了两步，朱七七突然回身，大喝道：“ 谁要你服侍，你走远些吧。 ”

白飞飞颤声道：“ 但……但……姑娘大恩…… ”

朱七七冷笑一声道：“ 对你有恩的，是姓沈的，可不是我，你还是去服侍他睡觉吧。 ” 反手一推，头也不回去了。

白飞飞怎禁起她这一推，娇弱的身子，早已跌倒，目中的眼泪，也早已忍不住断线珍珠般落了下来。

沈浪自然伸手扶起了她，叹道：“ 她就是这样的脾气，你莫要放在心上，其实……其实……唉！她面上凶恶，心里却非如此的。 ”

白飞飞含泪点头，颤声道：“ 朱姑娘对我恩重如山，我今生已永远都是她的人了，她……她无论怎样对我，都是应当的。 ”

沈浪凝目瞧了她半晌，平和安详的面容上，竟也突然现出了一丝激动之色，过了半晌，方自长叹道：“ 只是……只是这太委屈你了。 ”

白飞飞凄然一笑，道：“ 我生来便是个薄命人，无论吃什么样的苦，我都已惯了，何况……何况公子们都对我这么好，这……这已是我……我……我一生中最幸福的日子…… ”

她不停的悄悄抹眼泪，但眼泪还是不停的流了出来。

她忍也忍不住，擦也擦不干。

沈浪又自默然半晌，终于叹道：“ 你也去睡吧。 ”

白飞飞道：“ 多谢公子。 ”

她再次盈盈站起，万福转身，却始终不敢抬头——她仿佛不敢接触到沈浪的目光，她不敢抬头去瞧沈浪一眼。

她起先走得很慢，但越走越快，方自走出帘外，她那幽怨的哭声已传了进来，帘外的哭声，更令人闻之心碎。

欧阳喜长叹道：“ 这样的女子，才是真正的女子，谁若能娶这样的女子为妻，那当真是天大的福气。 ”

熊猫儿道：“ 你如此说话，那朱姑娘便不是真正的女子了？ ”

欧阳喜道：“ 朱姑娘么……咳咳……咳咳…… ”

熊猫儿道：“ 老狐狸，你不说就不说，咳嗽什么？其实白姑娘虽然温柔如水，美丽如花，但朱姑娘也未见就比不上她。 ”

欧阳喜道：“ 朱姑娘自也绝世美人，只是她的脾气…… ”

熊猫儿大笑道：“ 你知道什么？她那样的脾气，只因她心中实是热情如火，谁若被这样的女子爱上才是真正的福气哩。 ”

欧阳喜笑道：“ 这是否福气，便该问沈兄了。 ”

沈浪微微一笑，顾左右而言其他，这时窗外风雪交加，室内却是温暖如春，沈浪凝目窗外，突然喃喃道：“ 如此寒夜，难道还有人会冒雪出去不成？ ”

欧阳喜未曾听清，忍不住问道：“ 沈兄在说什么？ ”

沈浪笑道：“ 没有什么……来，熊兄，且待小弟敬你一杯。 ”

又自几杯落肚，熊猫儿突然推杯而起，大笑道：“ 小弟已自不胜酒力，要去睡了……千金不易醉后觉，一觉醒来再说吧。 ”

说罢，便踉踉跄跄走了出去。

第一一章　花市寻幽境

熊猫儿走出房门，目光四转，见到四下无人，踉跄的脚步，立刻又变得轻灵而稳定，也斜的醉眼，也立刻明亮清澈起来。

他脚下一滑，穿过偏厅，穿过长廊，双臂微振，已掠入风雪中，凌空一个翻身，掠上了积雪的屋檐。

风雪漫天。

四下一片迷蒙。

熊猫儿身形微顿，辨了辨方向，便自迎着风雪掠去。

扑面而来的劲风，刀一般刮入他敞开的衣襟，刮着他裸露的胸膛，他绝不皱一皱眉头，反将衣襟更拉开了些。

接连七、八个起落后，他已远在数十丈外，遥遥望去，只见一条人影停留在前面的屋脊上，身形半俯，似乎也在分辨着方向。

熊猫儿悄然掠了过去，脚下绝不带半分声息。

眨眼之间，已到了那人影背后，恍然而立。

只听那人影喃喃道：“ 该死，怎地偏偏下起雪来，难怪那些积年老贼要说：‘ 偷雨不偷雪。 ’看来雪中行事，当真不便。 ”

熊猫儿轻轻一笑，道：“ 你想偷什么？ ”

那人影吃了一惊，整个人都跳了起来，翻身一掌，直拍熊猫儿胸膛，竟不分皂白，骤然出手，便是杀着。

熊猫儿轻呼一声，道：“ 不好！ ”

话未说完，人已仆倒。

那人影一身劲装，蒙头覆面，见到自己一招便已得手，反而不觉怔了一怔，试探着轻叱道：“ 你是谁？？

熊猫儿僵卧在那里，口中不住呻吟，动也不能动了。

那人影喃喃道：“ 此人轻功不弱，武功怎地如是差劲…… ”

忍不住掠了过来，俯下身子，要瞧瞧此人是谁。

雪光反映中，只见熊猫儿双目紧闭，面色惨白。

那人影一眼瞧过，突又惊呼出声，喃喃道：“ 原来是他……这……这怎生是好？ ”

她显然又是后悔，又是着急，连语声都颤抖起来，到后来终于一把抱起熊猫儿的身子，道：“ 喂，你怎么样了……你说话呀，你……你……怎地如此不中用，被我一掌就打成如此模样。 ”

她惶急之中，竟未曾觉察，熊猫儿眼睛已偷偷张开一线，嘴角似也在偷笑，突然出手，将那人影覆面丝中扯了下来。

那人影又吃了一惊，又怔住了，只见她目中都已似乎要急出了眼泪，却不是朱七七是谁。

熊猫儿轻轻一笑，道：“ 果然是你，我早已猜出是你了。 ”

朱七七双眉一扬，但瞬即笑道：“ 哦，真的么？ ”

熊猫儿笑道：“ 只是我当真未曾想到，你见我伤了，竟会如此着急，我……我…… ”

朱七七道：“ 你高兴的很，是么？ ”

熊猫儿道：“ 你肯为我如此着急，也不枉我对你那么关心了。 ”

朱七七嫣然笑道：“ 我一直都对你很好，你难道一直不知道？ ”

熊猫儿道：“ 我……我知道你…… ”

朱七七道：“ 我一直在想你……想你死。 ”

忽然出手，一连掴了熊猫儿五、六个耳刮子，飞起一脚，将熊猫儿自屋脊上踢了下去。

熊猫儿早已被打得怔住了，竟“ 砰 ”地一声，着着实实地被踢得跌在雪地上，跌得七荤八素。

只见朱七七在层檐上双手叉腰，俯首大骂道：” 你这死猫，瘟猫，癞皮猫，姑娘我有哪只眼睛瞧得上你，你居然自我陶醉起来了，你……你……你快去死吧。 ”

一面大骂，一面抓起几团冰雪，接连往熊猫儿身上掷了下来，头也不回的去了。

熊猫儿被打得满头都是冰雪，方待呼唤。

哪知这时这屋子里的人已被惊动，几个人提了棍子，冲将出来，没头没脑的向熊猫儿打了下去。

熊猫儿也不愿回手，只得呼道：“ 住手，住手…… ”

那些人却大骂道：“ 狗贼，强盗，打死你！打死你！ ”

熊猫儿竟挨了三棍，方自冲了出来，一掠上屋，如飞而逃，心里不禁又是气恼，又是好笑。

他纵横江湖，自出道以来，几时吃过这样的苦头，几曾这般狼狈，抬头望去，朱七七也已走得瞧不见了。

他追了半晌，忍不住跺足轻骂道：“ 死丫头，鬼丫头，一个人乱跑，又不知要惹出什么祸来，却害得别人也要为她着急。 ”

突听暗影中“ 噗哧 ”一笑，道：“ 你在为谁着急呀？ ”

朱七七手抚云发，自暗影中现出了婀娜的身形，在雪光反映的银色世界中，她全身都在散发着一种令人不可逼视的光彩。

熊猫儿似已瞧得呆了，呐呐道：“ 为你……自然是为你着急。 ”

朱七七笑道：“ 那么，你鬼丫头，死丫头也骂的是我了？ ”

她一步步向熊猫儿走了过来，熊猫儿不由自主往后直退，朱七七银铃般一笑，柔声道：“ 你放心，你虽然骂我，我也不生气。 ”

熊猫儿道：“ 好……咳咳，很好…… ”

他委实说不出话来，胡乱说了几句，自己也不懂自己说的是什么，“ 好 ”在哪里，终于也忍不住失声笑了出来。

朱七七道：“ 你瞧你，满身俱是冰雪，头也似乎被人打肿了，这么大的孩子了，难道自己都不会照顾自己么？ ”

她说得那么温柔，好像熊猫儿方才受罪，与她完全没有关系，熊猫儿笑声又不觉变成苦笑，道：“ 姑娘…… ”

朱姑娘不等他说出话来，已自怀中掏出罗帕，道：“ 快过来，让我为你擦擦脸…… ”

熊猫儿连连后退，连连摇手道：“ 多谢多谢，姑娘如此好意，在下却无福消受，只要姑娘以后莫再拳足交加，在下已感激不尽了。 ”

朱七七道：“ 我方才和你闹着玩的，你难道还放在心上不成？ ”

熊猫儿道：“ 我！ ”

朱七七叹了口气，道：“ 你呀，你真是个孩子，我看……你不如把我当作你的姐姐，让姐姐我日后也可照顾你。 ”

熊猫儿再也忍不住，放声大笑起来。

朱七七瞪起眼睛，道：“你笑什么？”

熊猫儿大笑道：“你究竟有什么事要我做，快些说吧，不必如此装模作样，我若有你这样的姐姐，不出三天，只怕连骨头都要被人拆散了。”

朱七七的脸，飞也似的红了，又是一拳打了过来。

但熊猫儿这次早有防备，她哪里还打得着。

朱七七咬牙，轻骂道：“死猫，瘟猫，你……你……”

熊猫儿接口笑道：“你只管放心，无论怎样，只要你说要我做什么，我就做。”

他虽是含笑而言，但目光中却充满诚挚之意。

朱七七再也骂不出了，道：“你说的可是真心话？”

熊猫儿笑道：“我说的话正如陈年老酒，绝不掺假。”

朱七七凝目瞧了他半晌，道：“但……但你为何要如此？”

熊猫儿道：“我……我……”

突地顿了顿脚，大声接道：“你莫管我为何要如此，总之……总之……我说出的话，再也不会更改，你有什么事要我做，只管说出来吧。”

朱七七叹了口气，道：“洛阳城里的路，不知你可熟么？”

熊猫儿笑道：“你若要我带路，那可真是找对人了，洛阳城里大街小巷，就好像是我家一般，我闭着眼睛都可找到。”

朱七七道：“好，你先带我去洛阳的花市。”

深夜严寒，繁华的洛阳花市，在此刻看来，只不过是条陋巷而已，勤苦的花贩起得很早，却也不会在半夜便赶来这里。

朱七七放眼四望，只见四下寂无人影，只不过偶然还可自冰雪之中发现一些已被掩埋大半的残枝败梗。

她四下走来走去，熊猫儿却只是在一旁袖手旁观。

朱七七喃喃道：“洛阳就只有这么一个花市？”

熊猫儿道：“只此一家，别无分号，但姑娘若想买花，此刻却还嫌太早了些。”

朱七七道：“我不是要来买花的。”

熊猫儿瞪起眼睛，道：“不买花却要来花市，莫非是想喝这里的西北风么？”

朱七七目光忽然凝注向远方，轻轻道：“这其中有个秘密。”

熊猫儿道：“什么秘密。”

朱七七道：“你若想听，我不妨说给你听，但……”

她忽又收回目光，凝注着熊猫儿的脸，沉声道：“但我在说出这秘密前，却要先问你一句话。”

熊猫儿笑道：“你几时也变如此噜嗦了……问吧。”

朱七七道：“我且问你，我所说的有关王怜花的话，你可相信么？”

熊猫儿眨了眨眼睛，喃喃道：“王怜花这人，有时确实有些鬼鬼祟祟的，别人问起他的武功来历，他更是从来一字不提……你无论说他做出什么事，我都不会惊异。”

朱七七截口道：“这就是了，那日我藏在车底，入洛阳城时，便是自花市旁走过的，车上的少女们还停车买了些鲜花。”

熊猫儿道：“是以今日你便想从这花市开始，辨出你那日走过的路途，

寻出那日的被囚之地……是么？”
朱七七嫣然一笑，道：“你真聪明。”
熊猫儿大笑道：“总该不笨就是。”
朱七七道：“好，聪明人，先替我去找辆大车来。”
熊猫儿瞪大眼睛，奇道：“要大车干什么？”
朱七七摇头叹道：“刚说你聪明，你就变笨了，那日我躲在车底下，什么都瞧不见，只有在暗中记着车行的方向，今日自然也得寻辆大车……”、熊猫儿失笑道：“不错，这次我真的变笨了，连这点道理都想不通，但……但如此深夜，却叫我哪里去寻大车？”
朱七七柔声道：“像你这样的男子汉，有什么事能难得倒你？莫说一辆大车，就是十辆，你也可寻得来的，是么？”
熊猫儿摸了摸头，道：“但……但……”
朱七七歉然道：“求求你，好么……求求你。”
她皱着眉，偏着头，一副楚楚可怜的模样，世上又有哪个男子能拒绝这种女子的请求？
熊猫儿只得叹了口气，道：“好吧，我去试试。”
朱七七展颜一笑，道：“这才是听话的乖孩子，快快去吧，我在这里等你……”摸了摸他的脸，在他耳边又道：“一定要我回来，莫叫我失望。”
熊猫儿苦着脸，摇着头，终于还是去了。
过了盏茶时分，蹄声得得，自风雪中传来，熊猫儿果然赶着辆大车回来了，满面俱是得意之色。
朱七七拍手笑道：“好，果然有办法，只不过……这辆大车你是从哪里寻来的？原来的车把式到哪里去了？这辆车你莫非是偷来的么？”
熊猫儿道：“偷来的也好，抢来的也好，总之我已将大车为你寻来了，你还不满意么？你还要穷问个什么？”
朱七七人噗哧”一笑，道：“算你有理。”俯下身子，就要往车底下钻去。
熊猫儿道：“你这是干吗？”
朱七七苦笑道：“笨人，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你难道没听见？那天我就是躲在车底下的，所以今天我……”
熊猫儿突然放声大笑起来，道：“是极是极，我是笨人。”
朱七七道：“你难道不笨？你笑什么？”
熊猫儿忍住笑，道：“我的好姑娘，那日你怕行踪被人发现，自得躲在车底，但今日你还躲在车底做什么？你要默记方向，坐在车上还不是一样，最多闭起眼睛也就是了，难道你定要曲在车底下才过瘾么？”
朱七七的脸立刻飞也似的红了，红了半晌，方自撇嘴道：“哼，就算这次你对了，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如此得意干什么？再笨的人，偶然也会碰对一次的。”
熊猫儿道：“谁得意了？”
朱七七跺脚道，“你，你，你得意了，你明明得意的要死，还敢不承认么？你再不承认，我永远也不要理你。”
熊猫儿苦笑道：“好，就算我得意了……”
朱七七还是跺脚道：“不要脸，你得意什么？你凭什么得意？你……你……你死不要脸！”

熊猫儿怔在那里，当真有些哭笑不得，口中忍不住喃喃道：“ 难怪沈浪不敢惹你，这样的姑娘，简直连我见了都要头大如斗。 ”

朱七七瞪眼道，“ 你说什么？ ”

熊猫儿赶紧道：“ 没有什么，好姑娘，请你快上车吧。 ”

熊猫儿扬鞭打马，马车向前奔去。

朱七七坐在他身旁，闭着眼睛，喃喃念道 :“ 一，二，三，四，五，六…… ”

数到“ 四十七 ”时，忽然张开眼睛，大声道：“ 不对不对。 ”

熊猫儿道：“ 什么不对？ ”

朱七七道，“ 这辆车走得太慢，比那日的车要慢多了，你快把车赶回去，从花市前，再从头再走一遍。 ”

熊猫儿叹了口气，道：“ 是，遵命。 ”

他果然将车赶回，重新再走。

朱七七口中仍在数着：“ 一，二，三…… ”

数到“ 四十七 ”时，竟又张开了眼睛，大声道：“ 不对不对，这次太快了。 ”

熊猫儿忍不住也大声道：“ 你难道不能快些发觉么？定要走这么远后，才…… ”

朱七七却伸手掩住了他的嘴，柔声笑道：“ 只要再走一次，一次，你难道都不答应？ ”

熊猫儿瞪了她半晌，终于苦笑道：“ 我见着你，什么脾气都没有了，莫说一次，就是再走十次，我也认命了。 ”

说话之间，果然又已将马车赶了回去。

朱七七笑道：“ 你真是个好人。 ”

马车再次前行，速度总算对了，朱七七一直数到“ 九十 ”，便道：“ 右转，在那里再向左转。 ”

熊猫儿放眼四望，前面数尺，右边果然有条岔路。

于是马车右转而行，朱七七口中自也又重新数了几次，这样转了几次，朱七七说要右转，右面果有道路，说要左转，左面也有道路，前后虽然有些差别，但大致总算不差，熊猫儿倒也不觉甚是饮佩道：“ 这丫头记忆力果然不差，看来她所说的，倒也不像是假话。 ”

思忖之间，突然听朱七七轻呼道：“ 到了，就在这里。 ”

熊猫儿赶紧勒住韁绳，诧声问道：“ 哪里？ ”

朱七七张开眼睛，只见此地乃是条石板道路，两旁高墙夹道，前面有个朱漆大门，石阶整洁，门灯闪光，石阶两旁，果然有可容马车进入的斜道，她一眼瞧过，已不觉喜动颜色，道：“ 就是那个门。 ”

熊猫儿面上却有惊讶之色，道：“ 你可是说那边的门？ ”

朱七七道：“ 不错。 ”

熊猫儿道：“ 你这次只怕必定错了。 ”

朱七七道：“ 不错，不错，万万不会错的。 ”

熊猫儿沉声道：“ 万万是错了，只因这家人我早就认得。 ”

朱七七吃了一惊，张大眼睛，骇然道：“ 你认得？莫非果然是王怜花的家…… ”

熊猫儿截口道：“ 这地方王怜花虽然来过，但却绝非他的产业。 ”朱七七道：“ 那么……这究竟是什么地方？ ”

熊猫儿微微一笑，摇头道：“说不得……说不得……”

朱七七着急道：“为何说不得，我偏要你说……说呀，说呀，快说呀！”

熊猫儿被逼不过，迟疑半晌，终于道：“好，我说，但你听了却真要脸红。”

朱七七道：“要我红脸，哪有如此容易。”

熊猫儿转声道：“好，我告诉你，这是暗门子。”

要知“暗门子”便是妓院之意，但朱七七全然不懂，怔了半晌，又瞧了几眼，摇头道：“这大门明明亮得很，你为何要说是暗门子？”

熊猫儿怔了一怔，苦笑道：“暗门子之意，便是说这门里住的全是神女。”

朱七七怒道：“这门里住的明明都是恶魔，你却偏偏要说他们是神女，莫非你也是他们一条线上的人不成？”

熊猫儿又是好气，又是好笑，道：“好姑娘，难道什么都不懂么？”

朱七七大声道：“我什么都懂，你……你也是和他们一个鼻孔出气的人，你……你……你们大伙儿一齐来欺负我。”

说着说着，她语声竟似已有些哽咽。

熊猫儿赶紧道：“好姑娘，莫哭……莫要哭……”

朱七七一拧腰，背过脸去，跺足道：“放屁，谁要哭了……快说，这究竟是什么地方，快说！”

熊猫儿叹了口气，道：“告诉你，神女之意，就是说……就是说……这里的姑娘，都是……都是不干好事的。”

他生怕朱七七还不懂，索性说得露骨些，一口气说道：“这里本是妓院，里面的全都是妓女。”

朱七七脸皮又飞红了起来，更是不肯转过身。

她垂下头，扭着衣角，过了半晌，突然回首，眼睛直瞪着熊猫儿，大声道：“妓院？！这里怎么可能是妓院，你骗我！”

熊猫儿道：“你若不信，为何不进去瞧瞧。”

朱七七道：“进去就进去，难道我还怕不成？”一口气冲了过去，冲上石阶，便要举手拍门，但手掌方自举起，突又转身奔了下来。

熊猫儿含笑望着她，也不说话。

只听朱七七喃喃道：“妓院，不错，这里的确可能是妓院，那‘白云牧女’们，便都是……都是神女，她们打着妓院的招牌来掩饰行藏，的确再也聪明不过了，世上又有谁会料到，那些平日张牙舞爪，不可一世的武林英雄们，竟是被几个妓女捉了去，囚禁在妓院中？”

熊猫儿还是无言地望着她，但双眉已皱起，笑容已不见。

朱七七一手扯住他衣袖，轻声道：“无论如何，我既已来到此地，好歹也要进去查个水落石出。”

熊猫儿道：“正该如此，姑娘快进去吧。”

朱七七又怔了一怔，道：“你……你要我一个人进去？”

熊猫儿眨了眨眼睛，道，“姑娘难道要我陪你进去？”

朱七七咬了咬牙，恨声道：“她，你拿跷，你要我求你……哼。你再也休想，我一个人又不是没有闯进去过，我难道还会害怕？”

她嘴里虽说不怕，心里还是有些怕，那日在地窖中的种种情况，那中年美妇武功之高。心肠之狠，手段之毒……

这些事都已使她怕入骨子里，她一个人委实再也不敢闯进去——她纵身

掠上墙头，立刻又跃了下来。

面对高墙，她木立半晌，缓缓转过身，瞧着熊猫儿。

熊猫儿背负双手，面带微笑，也瞧着她。

宋七七终是忍不住道：“你……你……”

熊猫儿道：“我怎样？”

朱七七吃吃道：“你不进去么？”

熊猫儿笑道：“这种地方，我若要进去，当在日落黄昏后，身上带足银子，大摇大摆的进去，为何要偷偷摸摸的半夜爬墙？”

朱七七瞪眼瞧了他半晌，突又拧身，身形一闪，便掠入墙内，熊猫儿本待再逗逗她，让她着急。

哪知这位姑娘天生就是吃软不吃硬的臭脾气，一使起性子来，立刻就可以去玩命。

熊猫儿不觉吃了一惊，肩头一耸，亦自飞身而入。

哪知他身子方自落地，便瞧见朱七七竟站在墙角下，含笑瞧着他，眉梢眼角，俱是笑意，道：“我知道你不会放心让我一个人进来的。”

熊猫儿又好气又好笑，摇头道：“好，好，我真服了你。”

朱七七道：“既是服了我，便该听我的话。”

熊猫儿突然正色道：“这里若真是你所说的那地方，便真如龙潭虎穴一般，四面八方，处处都可能埋伏着陷阱。”

朱七七道：“不错。”

熊猫儿沉声道：“是以你我此番进来查看，更必须分外留意，若是有一步走错，只怕你我两人谁也莫想活着出去了。”

朱七七道，“我知道……随我来吧。

说话之间，她身子已窜子过去。

这院中三更前想必是灯火辉煌，笙歌管弦不绝，但此刻却是一片寂静，四下黯无灯火。

朱七七仗着雪光反映，依稀打量着四下景物，但雪光微弱，景物朦胧，她也无法十分确定这是否便是那日她来的地方。

熊猫儿赶了上来道：“小心点别在雪地留下脚印。”

朱七七道：“不用你费心，我知道。”

熊猫儿道：“无论如何，你做贼的本事总比不上我，还是我来领路的好。”

他不等朱七七回答，便已抢先掠去。

两人一先一后，藉着树木掩饰，掠向后园，一路上既不闻人声，也未遇着丝毫埋伏。

但这出奇的平静，却更是令人紧张，担心。

朱七七只觉自己心房跳动，越来越剧。

忽然间，她脚上踩着一堆东西，软绵绵的，也不知是什么，朱七七本已在紧张之中，此刻一惊之下竟忍不住要放声惊呼。

幸好她呼声还未出口，熊猫儿已回身掩住她的嘴，哑声道：“什么事？”

朱七七口里说不出话，只有用手往地上乱指。

熊猫儿随着她手指往下瞧去，只见枯树下，雪地上，竟赫然倒卧着两条黑衣大汉，动也不动，也不知是死是活？

两人面色齐变，情不自禁，各自退后一步。

雪地上两条大汉，还是躺着不动。

朱七七道：“莫……莫非这是死人？”

熊猫儿又等了半晌，终于俯下身子将两条大汉身子翻了过来——两条大汉直瞪着眼睛，张着嘴，满面俱是冰屑，面上肌肉，已全都被冻僵了，但鼻孔里却还有微弱的呼吸，胸口也还温热。

这两人还是活的，没有死。

熊猫儿瞧了半晌，道：“这两人已被点了穴道。”

朱七七的双拳紧握，更是紧张，道：“瞧这两人模样打扮，便是这院子里的恶奴，两人站在这里，想必就是警戒守夜的暗卡……”

熊猫儿道：“不错。”

朱七七道：“但……这两人是被谁点了穴道？”

熊猫儿道：“你问我，我去问谁？”

朱七七着急道：“你不会解开他们的穴道，问问他们自己么？”

熊猫儿摇摇头叹道：“下手的人，不但内力深厚，而且点穴手法，异常奇特，除了那人自己独门破穴手法外，谁也无法解开他们的穴道。”

朱七七奇道：“这……这又是什么人？”

熊猫儿道：“瞧此情况，暗中已有位高人，先我们而来了，你我的行踪，说不定早已落在那人的眼中……”

朱七七道：“如此又怎样？”

熊猫儿长身而起道：“咱们不如先回去再说。”

朱七七道：“回去？我来了还肯回去？纵然已有人先来了，但他既下手点了这里恶奴的穴道，想必也是站在咱们这一边的，咱们等于多了个帮手，更不必回去了，好歹也得查个明明白白，清清楚楚。”

熊猫儿想了想，觉得她说的也有道理，只得叹道：“好，由你。”

两人再次前行，走得更小心。

突见前面竹林中，有一片淡淡的灯光透了出来。

朱七七道：“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咱们过去瞧瞧。”

熊猫儿知道事已至此，不由她也是不行的了，只得随她窜入竹林，但见林中三五间雅屋，灯光便是那处窗户里透出来的。

灯光极是昏暗，已暗得有些诡秘之意。

这时熊猫儿也不觉动了好奇之心，壮着胆子，掠到窗前，两人一齐在窗下伏了下来，凝神窃听。

过了半晌，只听窗子里“吱咯”一响，有一个女子的声音，轻轻呻吟了起来，呻吟之声，良久不绝。

两人对望一眼，心情更是紧张。

朱七七暗道：“这莫非是又有个‘白云牧女’犯了过错，正在受着酷刑？”

但奇怪的是，她听来听去，越听越觉这呻吟之声中，非但全无痛苦之意，反而有些……有些……究竟有些什么意味，她也说不上来。

这时，又有个男子气喘的声音响了起来。

熊猫儿脸色突然变了，变得极是古怪，极是可笑，拉了拉朱七七的袖子，要她立刻离开这里。

但朱七七正听得满心奇怪，哪里肯走。

只听那男子的声音喘着气道：“好么……好么……”

那女子甜得发腻的声音，呻吟着接道：“好人……好人……我受不了……受不了，你杀了我吧，我……我已经快要死了……”

朱七七就算再不懂事，此刻也听出这是怎么回事了，脸又飞也似的红了，暗中轻轻啐了一口。

熊猫儿神情也极是尴尬，两人呆在那里，呆了半晌。

谁也没有注意到有人影在他们头上一闪而过。

到后来两人终于齐地长身，逃出林外。

朱七七咬着樱唇，道：“不要脸，不要脸……好不要脸。”

熊猫儿道：“但由此看来，这里倒又不像有什么奇诡之处了，否则窗子里又怎么会真的有妓女和嫖客。”

朱七七红着脸道：“你怎知那男的是嫖客，说不定他……他是……他是朋友呢？”

熊猫儿暗中有些好笑：“那甜得发腻的呻吟声根本就是装出来的，根本就是妓女对付嫖客的手段，像我这样的人怎会听不出？”

但这句话他自然没有说出来。

他目光一转，却忍不住脱口道：“你头上是什么？”

朱七七道：“哪有什么……”

目光一转，竟也不禁脱口道：“你……你头上是什么？”

两人不由自主，齐地往自己头上一摸，竟各自从头上摸下两个用枯枝编成的皇冠来，上面分别插着两张字条。

两人拔下纸条，就着微弱的雪光瞧去。

只见朱七七冠上插着的纸条，上面写着：“傻蛋之后。”

熊猫儿冠上插着的字条，上面却写着：“傻蛋之王。”

这两顶王冠是谁戴到他们头上的？是何时戴到他们头上的？熊猫儿与朱七七竟是毫无觉察。

两人这一惊自非同小可，但瞧了这张纸条，却不禁又有些哭笑不得，朱七七恨声道：“放屁，放他的狗臭屁，什么傻蛋之……之……我若抓住这厮，不将他切成一寸寸的小鬼才怪。”

熊猫儿苦笑道：“你我连人家什么时候在自己头上做的手脚都不知道，还谈什么抓住人家，根本连人家影子都摸不到。”

朱七七想到此人武功之高，轻功之妙，手脚之快，也不禁倒吸一口凉气，想到此人在自己头上放的若非是两顶顽笑的王冠，而是两枚见血封喉的毒镖时，她身上更不禁泌出了一身冷汗。

熊猫儿喃喃道：“此人想必也就是将那两条大汉点住穴道的人，是……他究竟是谁？普天之下，又有谁有如此高强的身手？”

朱七七道：“不管他是谁，我们还是……”

熊猫儿截口道：“我们还是回去吧。”

朱七七道：“回去回去，你只知道回去。”

熊猫儿叹道：“此人对你我自无恶意，否则他已可取了你我性命，但他如此做法，却显然是在警告你我，莫要在此逗留了。”

朱七七道：“为什么……为什么……”

熊猫儿放眼四望，沉声道：“这一片黑暗之中，想必到处都埋伏着杀机，只是你我瞧不见罢了，那人生怕你我中伏，是以才要你我回去。”

朱七七道：“他要你回去，你就回去么？你这么听话。”

熊猫儿叹道：“无论如何，人家总是一片好意……”

朱七七跺足道：“我们不领这个情，我偏要去瞧个明白。”

活犹未了，人已又向前掠去。
熊猫儿纵横江湖，机变无双，精灵古怪，无论是谁，见了他都要头大如斗，但他见了朱七七，那头却比斗还大三分。
朱七七往前走，他只有在后跟着。
两人提心吊胆，又往前探出一段路。突然间，一阵清脆的铃声响起——铃声虽轻悦，但在这死寂中听来，却是震耳惊心。
接着，前面闪耀起一片火光。
朱七七胆子再大，此刻也不禁吃惊驻足，再也不敢向前走了，只听一阵叱咤之声，自火光那边传了过来。
“谁？……什么人……捉贼！”
熊猫儿失色道：“不好……快退……”
短短四个字还未说完，已有一条人影自火光中飞射而出，疾如流星闪电，向朱七七与熊猫儿藏身之处掠来。
他身法委实太快，虽是迎面而来，但朱七七与熊猫儿也只不过仅能瞧见他的人影，根本无法分辨出他的身形面貌。这人影已闪电般掠过他们身畔，竟轻叱道：“随我来。”
此刻火光，人影，脚步，已向朱七七与熊猫儿这边奔了过来，呼喝，叱咤之声，更是响了。
朱七七要想不退也不行了，只得转身掠出，幸好这边无人封住他们的退路，片刻间两人便掠出墙外。
两人到了墙外，那神秘的人影早已瞧不见了。
朱七七跺足道：“死贼，笨贼，他才是不折不扣的傻蛋之王哩，他自己被人发现了行踪，却害得咱们也跟着受累。”
熊猫儿沉吟道：“只怕他是故意如此的。”
朱七七道：“你说他故意要被人发现，莫非他疯了么？”
熊猫儿叹了口气道：“他再三警告咱们，咱们却还不肯走，他当然只有故意让自己行踪被人发现，好教咱们非走不可。”
朱七七怔了一怔，恨声道：“吹皱一池春水，干他什么事？却要他来作怪。”
两人口中说话，脚下不停，已掠出两条街了。
但此刻朱七七竟突然又停下脚步。
熊猫儿骇道：“你又要怎样？”
朱七七道：“我还要回去瞧瞧。”
熊猫儿忍不住道：“你疯了么”
朱七七冷笑道：“我半点儿也没有疯，我头脑清楚得很，他们捉不着贼，自然还是要回屋睡觉的，我为何不可再回去？”
熊猫儿叹道：“我的好姑娘，你难道就未想到，人家经过这次警觉之后，警戒自要比方才更严密十倍，你再回去，岂非自投罗网。”
朱七七咬了咬牙，道：“话虽不错，但这样一来，我更断定那里必定就是那魔窟了，不回去瞧个明白，我怎能安心。”
熊猫儿道：“你怎能断定？”
朱七七道：“我问你，普通妓院中，又怎会有那么多壮汉巡查守夜？而且……那人既三番两次的来警告咱们，想必已瞧出那院子里危机四伏，那么，我再问你，普通的妓院里，又怎会危机四伏？

熊猫儿默然半晌，叹道：“我实在说不过你。”

朱七七道：“说不过我，就得跟我走。”

熊猫儿道：“好！我跟你走。”

朱七七喜道：“真的？”

熊猫儿道：“自是真的，但却非今夜，今夜咱们先回去，到了明日，你我不妨再从长计议，好歹也得将这妓院的真相查出。”

朱七七沉吟半晌，道：“你说的话可算数？”

熊猫儿道：“我说的话，就如钉子钉在墙上一般，一个钉子一个眼。”

朱七七道：“好，我也依你这一次，且等到明天再说。”

两人回到欧阳家，宅中人早已安歇，似乎并没有人发觉他两人夜半离去之事，两人招呼一声，便悄然回房。

冬夜本短，两人经过这一番折腾，已过去大半夜了，朱七七迷迷糊糊的打了个盹儿，张开眼来，日色已白。

她张着眼在床上出神了半晌，想了会儿心思，似乎越想越觉不对，突然推被而起，匆匆穿起衣服，奔向沈浪卧房。

房门紧闭，她便待拍门，但想了想，又绕到窗口，侧着耳朵去听，只听沈浪鼻息沉沉，竟然睡得极熟。

忽然身后一人轻唤道：“姑娘，早。”

朱七七一惊转身，垂首站在她身后的，却是白飞飞，她暗中在男子窗外偷听，岂非亏心之极。

但此刻被人撞见了，她终是不免有些羞恼，面色一沉，刚要发作，但心念一转，又压下了火气，笑道：“你早，你昨夜睡得好么？”

这两天她见了白飞飞便觉有气，此刻忽然如此和颜悦色的说话，白飞飞竟似有些受宠若惊，垂首道：“多谢姑娘关心，我……我睡得还好。”

朱七七道：“你抬起头来，让我瞧瞧。”

白飞飞“嗯”了一声，抬起头来。

这时大雪已住，朝日初升，金黄色的阳光，照在白飞飞脸上，照着她鬓边耳角的处女茸毛……

朱七七叹了口气，道：“当真是天香国色，我见犹怜，难怪那些男人们见了你，要发狂了。”

白飞飞只当她醋劲又要发作，惶然道：“我……我……怎比得上姑娘……”

朱七七笑道：“你也莫要客气，但……但也不该骗我。”

白飞飞吃惊道：“我怎敢骗姑娘。”

朱七七道：“你真的未骗我？那么我问你，你昨夜若是好生睡了，此刻两只眼睛，为何红得跟桃子似的？”

白飞飞苍白的脸，顿时红了，吃吃道：“我……我……”

她生怕朱七七责骂于她，竟骇得说不出话来。

哪知朱七七却嫣然一笑，道：“你昨夜既未睡着，那么我再问你，你屋子便在沈相公隔壁，可知道沈相公昨夜是否出去了？”

白飞飞这才放心，道：“沈相公昨夜回来时，似乎已酩酊大醉，一倒上床，便睡着了，连我在隔壁都可听到他的鼾声。”

朱七七思忖半晌，皱了皱眉，喃喃道：“如此说来，便不是他了……”

只听一人接口笑道：“不是谁？”

不知何时，沈浪已推门而出，正含笑在瞧着她。
朱七七脸也红了，吃吃道：“……没有什么。”
她瞧见沈浪时的模样，正如白飞飞瞧见她时完全一样——红着脸，垂着头，吃吃的说不出话来。
白飞飞垂着头悄悄溜了，沈浪凝目瞧着朱七七，金黄色的阳光，照在朱七七脸上，又何尝不是天香国色，我见犹怜。
沈浪忽也叹了口气，道：“当真是颜如春花，艳冠群芳……”
朱七七道，“你……你说谁？？
沈浪笑道：“自然是说你，难道还会是别人。”
朱七七脸更红了，她从未听过沈浪夸赞她的美丽，此刻竟也不免有些受宠若惊，垂首道：“你说的可是真心话？？
沈浪笑道：“自然是真心话……外面风大，到房里坐坐吧。”
朱七七不等他再说第二句,便已走进他屋里坐下,只觉沈浪还在瞧她……不停地瞧她……
只瞧得她坐也不是，站也不是，连手都不知放在哪里才好，终于忍不住轻轻啐了一口，笑骂道，“你瞧什么？我还不是老样子，早已不知被你瞧过几百次了，再瞧也瞧不出一朵花来。”
沈浪微笑道：“我正在想，像你这样的女子，头上若是戴上一顶王冠，便真和皇后一模一样，毫无分别了。”
朱七七暗中吃了一惊，脱口道：“什么……什么皇后。”
沈浪哈哈大笑道：“自然是美女之后，难道还会是别的皇后不成。”
朱七七忍不住抬起头，向他瞧了过去。
只见沈浪面带微笑，神色自若，朱七七心里却不禁又惊又疑，直是嘀咕：“难道昨夜真的是他？否则他怎会如此疯言疯语，忽然说起什么王冠之事……”
沈浪道：“天寒地冻，半夜最易着凉，你今夜要是出去，最好还是穿上双棉鞋……”
朱七七跳了起来，道：“谁说我今夜要出去？”
沈浪笑道：“我又未曾说你今夜必定要出去，只不过说假如而已……”忽然转过头去，接口笑道：“熊兄为何站在窗外，还不进来？”
熊猫儿干“咳”一声，逡巡踱了进来。强笑道：“沈兄起得早。”
沈浪笑道：“你早……其实你我都不早，那些半夜里还要偷偷摸摸跑出去做贼，一夜未睡的人，才是真正起得早哩，熊兄你说可是么？？
熊猫儿干笑道：“是……是……”
沈浪笑道：“小弟方才刚说一个人颇像皇后，如今再看熊兄，哈哈，熊兄你龙行虎步，气宇轩昂，再加上顶王冠，便又是帝王之相了。”
熊猫儿瞪眼瞧着他，目瞪口呆，作声不得。
沈浪突然站起，笑道：“两位在此坐坐，我去瞧瞧。”
朱七七道：“瞧……瞧什么？”
沈浪笑道：“我瞧瞧昨夜可有什么笨贼进来偷东西，东西未偷到，反而蚀把米，将自己乘来的马车也留在门外了。”
他面带微笑，飘然而去。
朱七七与熊猫儿面面相觑，坐在那里，完全呆住了。
过了半晌，熊猫儿忍不住道：“昨夜是他。”

朱七七道：“ 不错，必定是他。 ”
熊猫儿叹了口气，道：“ 果然是行迹飘忽，神出鬼没，咱们的一举一动竟都未瞒过他眼睛，唉……好武功，了不起。 ”
朱七七“ 噗哧 ”一笑，道：“ 多谢。 ”
熊猫儿奇道：“ 你谢什么？ ”
朱七七嫣然笑道：“ 你夸赞于他，便等于夸赞我一样，我听了比什么都舒服，自然得谢你，你若骂他，我便要揍你了。 ”
熊猫儿怔了半晌，苦笑道：“ 他昨夜那般戏弄于你，你不生气？ ”
朱七七笑道：“ 谁说他戏弄我，他全是好意呀，这……这不都是你自己说的么？我们该感激他才是，为何要生气？
熊猫儿又怔了半晌，道：“ 我却生气。 ”
朱七七道：“ 你气什么？？
熊猫儿也不答话，站起来就走。
朱七七也不拦他，只是大声道：“ 干生气有什么用？今夜若能设法摆脱他，不让他追着，这才算本事，这样的男人才有女子欢喜。 ”
熊猫儿大步走了出去，又大步走了回来，道：“ 你当我不能摆脱他？ ”
朱七七含笑望着他，含笑道：“ 你能么？ ”
熊猫儿大声道：“ 好，你瞧着。 ”
跺了跺足，又自大步转身去了。
朱七七望着他身影消失，得意地笑道：“ 你这猫儿不是说从来不中别人的激将什么？如今怎地还是被我激得跳脚？……看来天下的男人都是一样的，没有一个能受得了女子的激将，只……只除了沈浪……他这个冤家…… ”
想起沈浪那软硬不吃，又会装聋，又会作哑的脾气，她就不禁要恨得痒痒的，恨不得咬他一口。
但——只是轻轻咬一口，只因她还是怕咬痛了他。
欧阳喜自然留客，朱七七此刻也不想走了，一个愿打一个愿挨，一伙人自然又在欧阳喜家里住下。
到了晚间，自然又有丰盛的酒菜摆上。
酒过三巡，熊猫儿突然道：“ 小弟突然想起了个有趣的问题。 ”
欧阳喜最沉不住气，道：“ 什么问题？ ”
熊猫儿道：“ 你我四人，若是真个拼起酒来，倒不知是谁最先倒下？ ”
他转目瞧了瞧沈浪，又瞧了瞧王怜花。
沈浪不响，王怜花也不响，只要是能喝酒的，只怕再也无人肯承认自己酒量不行，大家喝酒时自己会最先倒下。
欧阳喜哈哈一笑，道：“ 这问题的确有趣的得，但确不易寻着答案。 ”
熊猫儿笑道 :“ 有何不易，只要欧阳兄舍得酒，咱们今日就可试个分晓。”
欧阳喜不等他话说完，便已拍掌笑道：“ 好……搬四坛酒来。 ”
顷刻间四坛酒便已送来。
王怜花笑道：“ 如此最好，一人一坛，谁也不吃亏。 ”
沈浪微微一笑，道：“ 若是一坛不醉，又当如何？ ”
王怜花道：“ 这四坛不醉，再来八坛。 ”
沈浪道：“ 若还不醉呢？ ”
王怜花笑道：“ 若还无人醉倒，就喝他个三天之酒，又有何妨？ ”
熊猫儿拍掌大笑道：“ 妙极妙极，但，还有…… ”

欧阳喜道：“ 还有什么？ ”

熊猫儿道：“ 喝酒的快慢，也大有学问…… ”

欧阳喜笑道：“ 你这猫儿能喝多快，咱们就能喝多快。 ”

熊猫儿大笑道：“ 好…… ” 举起酒坛，仰起头，将坛中酒往自己口中直倒了下去，一口气竟喝下去几乎半坛。

朱七七听得熊猫儿吵着喝酒，便知道他必定是要将别人灌醉——沈浪若是醉了，自然就无法在暗中追踪于他。

她暗暗好笑。

冷眼旁观。

只见这四人果然是海量，片刻间便将四坛酒一齐喝光，欧阳喜拍手呼唤，于是接着又来了四坛。

等这回坛喝光，再来四坛时，这四人神情可都已有些不对了，说话也有些胡言乱语起来。

朱七七忽然觉得甚是有趣，也想瞧瞧这四人之间是谁最先醉倒，但心念一转，突然又觉得无趣了。

她暗惊忖道：“ 这四人酒量俱都相差无几，熊猫儿若是还未将沈浪灌倒，自己便已先醉，这又当如何是好？ ”

话犹未了，突见沈浪长身而起，高声道：“ 老熊老熊，酒量大如熊，喝完三坛就变虫。 ”

哈哈一笑，身子突然软软的倒下，再也不会动了。

熊猫儿大笑道：“ 倒了一个…… ”

王怜花眨了眨眼睛，道：“ 他莫非是装醉。 ”

朱七七虽想将沈浪灌醉，但见到沈浪真的醉了，又不禁甚是着急，甚是关心，一面俯身去扶沈浪，一面应道：“ 他不是装醉，可是真醉了，否则，那些村言粗语，他是万万不会说出口来的。 ”

古龙作品集王怜花笑道：“ 不想竟有人先我而倒，妙极妙极，且待我自庆三杯。 ” 仰首干了三杯，三杯过后，他的人突然不见了。原来他也已倒在桌下，再也无法站起。熊猫儿哈哈大笑，推杯而起，笑声未了，人已倒下。欧阳喜大笑道：“ 好……好，武功虽各有高下，酒中却数我你豪…… ” 手里拿着酒杯、踉跄走出门去。过了半晌，只听门外 “ 哗啦 ” 一响，接着 “ 噗咚 ” 一声，于是，便再也听不到欧阳喜的声音。

第一二章　峰回路又转

熊猫儿见他们都醉倒了，又过了半晌，熊猫儿突然一跃而起，望着朱七七道：“ 你瞧，我可是将他摆脱了。 ”

朱七七道：“ 算你有本事，但……但你也不该将他灌成如此模样呀。 ”

说来说去，她还是为着沈浪的。

熊猫几呆了半晌，喃喃叹道：“ 女人……女人……你帮着她时，她反帮着别人…… ”

朱七七将沈浪在榻上安置好了，才跟着熊猫儿掠出宅院，两人心中各自怀有心事，谁也不曾说话。

直奔到宅院墙外，朱七七方自回首道：“ 今夜已没有沈浪为咱们开道，你我需得十分小心才是。 ”

熊猫儿道：“ 哼！ ”

朱七七展颜一笑，道：“ 你喝酒未醉，莫要吃醋却吃醉了。 ”

两人掠入高墙，高墙内仍是一片寂然，丝毫瞧不出有什么警戒森严之状，甚至连守更巡夜的人都没有一个。

两人一路前行，竟毫无拦阻。

也不知走了多久，依稀望去，已是后园，四下的景物，果然与朱七那日所见的“ 魔窟 ”有些相似。

松林，竹林，亭台，楼阁，假山……

积雪的碎石路，冰冻的荷花池……

朱七七越瞧越像，越瞧越是紧张，虽然如此严寒之中，她掌心，额角，仍不禁往外直是冒汗。

突然间，熊猫儿大笑道：“ 好酒好酒，再来一壶…… ”

朱七七骇得心都要跳出嗓子眼外，霍然回身，将熊猫儿拉倒在地，两人一齐向山石暗影中滚了过去。

过了半晌，风吹松竹，四下仍是一片静寂，熊猫儿的大笑之声，居然并没有掠动园中之人。

朱七七这才松了口气，拉起熊猫儿的衣襟，恨声道：“ 你疯了么？ ”

熊猫儿嘻嘻一笑，道：“ 疯了疯了，喝酒最好…… ”

朱七七朱色道：“ 不好，你……你真的醉了？ ”

熊猫儿突然一整脸色，道：“ 谁醉了，方才我不过只是试试这里有没有人而已。 ”

朱七七道：“ 你这样试法，岂非要人的命么？ ”

熊猫儿突然又大声道：“ 好，你不叫我试，我就不试。 ”

朱七七又骇出一身冷汗，赶紧以食指封住嘴唇，道 :“ 嘘——莫要说话。”

熊猫儿也以食指封住嘴，道：“ 嘘——莫要说话。 ”

朱七七惊怒交集，哭笑不得，也不知该如何才好，她已看出熊猫儿方才在家里虽是装醉，此刻被风一吹，却真的醉了。

他方才醉了还好，此刻醉了，当真是活活要急死人。

哪知熊猫儿又站了起来，蹑手蹑脚，走了出去，他身法仍是迅快异常，朱七七拉也拉不住，只得紧紧跟在他身后。

走了一段路，熊猫儿居然走得轻灵巧快，绝未发出丝毫声息，朱七七又不禁松了口气，暗道：“ 但愿他真的没有醉，否则…… ”

哪知她一念尚未转完，熊猫儿突然间向一株松树奔了过去，在树上打了几拳，大叫大嚷道：“好，你说我醉，我揍你……揍死你。”

朱七七又是吃惊，又是气愤，又是愤怒，一步窜过去，将熊猫儿按在树上，劈劈拍拍，一连扇了十几个耳括子。

熊猫儿也不挣扎，也不反抗，却仍然嘻嘻的笑。

朱七七恨声骂道：“蠢猫，醉猫，我才真的要揍死你。”

熊猫儿道：“好姑娘，莫要揍死我……只揍个半死就好了。”

朱七七虽然愤怒，却又不禁有些好笑，只是此时此刻，危机四伏，伴着她的却是只醉猫，她又怎能笑得出来。

抬眼四望，园中居然仍无动静，也无人警觉追查。

朱七七压低声音，恶狠狠道：“醉猫，你听着，你若是再吵，我便将你点住穴道，抛在这里，任凭别人将你一块块切碎，你听得懂么？”

熊猫儿连连点头道：“听得懂，听得懂。”

朱七七道：“你还敢不敢再吵？”

熊猫儿连连摇头道：“不敢了，不敢了。”

朱七七吐了口气，道：“好，轻轻地，跟着我走，只要发出一点声音，我就要你的命！”

熊猫儿道，“好，轻轻地，跟着你走，只要发出一点声音，你就要我的命。”

他居然说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朱七七暗喜忖道：“他若已醉了”，心里还是有几分清醒的……看来我运气真不错，方才他那般大吵大闹，竟都没有把别人惊醒。”

于是两人又自一前一后，向前走去。

这两人一个已醉得神智无知，一个又是年轻识浅自说自话，竟都未尝想到熊猫儿方才那样大吵大闹，就算是个死人，也该被他惊醒了。

何况，这园中又怎会都是死人？！

此刻园中仍然一无动静，这其中必定有些奇特的缘故，但朱七七非但未曾想到这点，反倒在暗中自鸣得意，说自己运气不错。

这岂非也是件令人哭笑不得的事？！

朱七七猜得不错，这“妓院”果然就是那日她身遭无数险难的“魔窟”，再走几步，她便可瞧见那座小楼。

此刻虽是一片黑暗，但她眼前却似乎犹可望见那艳如桃李，毒如蛇蝎的中年美妇，正凭栏倚楼，在向她招手微笑。

刹那间，她心头不由自主，泛起一股寒意，不由自主拉起熊猫儿，向一株大树后躲了过去。

熊猫儿道：“什么……”

两个字说出，嘴已被朱七七掩住。

她以另一只手指着那小楼，道：“就……就是那里。”

熊猫儿口中唔唔作声，连连点头。

朱七七耳语道：“到了这里，你可千万不能再发一点声……半点都不能，那小楼里住着的女人，简直比恶魔还要可怕，你只要发出半点声音，她立刻就可听到，那时……那时你我可就都别想活着回去了，知道么？”

熊猫儿又点了点头，果然连呼吸都已闭住。

朱七七这才放开手掌，轻叹道：“咱们虽已找着了这地方，但我还是不

知该如何是好？是先去探看呢？还是先回去找沈浪？”

熊猫儿亦自耳语道：“咱们先去瞧瞧。”

朱七七叹道：“先瞧瞧固然不错，但你却永远也猜不到小楼中那妇人有多可怕，何况，你又如此醉了……”

熊猫儿道：“无妨。”

话未说完，人已有如离弦之箭般，窜了出去。

朱七七一把未拉着，又想叫不敢叫，骇得面色都已变了，她本想跟着过去，怎奈两条腿却直是发软。

只见熊猫儿笔直窜向小楼，竟飞起一脚，“砰”的踢开了楼下的门户，冠冕堂皇地闯了进去。

他这一脚当真有如踢在朱七七心上一般，朱七七只觉耳旁“嗡”的一响，头脑一阵晕眩，心房也停止了跳动！

她竟不由自主地，软软的跌倒在地上，指尖早已冰冰冷冷，目中也骇得急出了泪珠，颤声道：“完了……完了……”

她算准熊猫儿此番冲入小楼，是万万不会再活着出来的了，她既想冲进去与熊猫儿同生同死，怎奈却再也站不起身子。

她跌坐在地下，咬牙暗道：“谁叫你酒醉误事，谁叫你逞能灌酒，你……你……你死了也是活该，我半点也不会可怜你……”

她口中虽然如此说话，但不知怎地，说着说着，她一双明如秋水的眼睛里，竟已涌出了泪珠。

只听熊猫儿在小楼中大叫大嚷，道：“鬼婆娘，女魔头，你出来，你……你有本事与本大侠拚个你死我活，看我熊猫儿可害怕。”

他话声含糊，委实连舌头都大了，连话都说不清。

接着，又是一阵“砰砰，咚咚”的声响，熊猫儿含糊叱咤，显见小楼中已发生了生死相拚的剧战。

那么，熊猫儿武功纵高明，身手纵灵巧，可也万万不会是小楼中绝色美妇的对手，何况他此刻根本已酩酊大醉。

朱七七早已哭得跟泪人儿似的。

她一面流泪，一面低语，道：“不管你是不是喝醉了，若不是我，你……你……你又怎会喝醉，又怎会来到这里……都是我害了你……我害了你，但我却坐在这里，不能和你一齐去拼命……我真该死，真是该死……该死……该死。”

举起手，一口往她自己那嫩藕般的手臂咬了下去，竟真的咬得鲜血淋漓。

这时，小楼中竟突然变得寂无声响。

这无声的寂静，奇怪的寂静，实在比任何响动都要可怕，朱七七吃惊地抬起头，泪眼模糊，愕然而视。

只见那寂静，黝黯的小楼，孤伶伶的矗立在黑暗中，没有声音，没有灯火，也没有人影……

她又惊又奇，暗道：“这是怎么回事……这是怎么回事？难道他……他已死了？但他纵然已死，也该有些动静才是呀。”

没有生命的小楼，此刻在她眼中看来，却仿佛是个奸猾诡秘的幽灵一般，那精灵的屋檐，仿佛是这老奸巨猾的幽灵的苍苍白发，那紧闭着的窗户，便像是这幽灵紧闭的眼睛，什么秘密都不肯透露永远没有人能从一只紧闭着的眼睛里瞧出他心里的秘密，是么？

但小楼下那扇已被熊猫儿踢开的门户，却像是幽灵的嘴——门，在夜风中摇动着，正像是那幽灵对朱七七的讥笑与嘲弄，“它”生像是在对朱七七说：“你敢进来么？你平日那么大的胆子，此刻你可敢走进来一步？”

朱七七身子打着寒噤，不断地打着寒噤。

她身子早已被雪水湿透，裤子上也早已沾满了泥泞，但她却毫无觉察，她眼睛直勾勾地瞧着那幢小楼，别的任何事都顾不得了。

门，犹在寒风中摇动着。

这不但像是对朱七七的嘲弄，也还像是对她的挑战。

朱七七拼命咬紧牙关，挣扎着爬了起来，暗骂自己：“我为何要如此害怕，我连死都不怕，还怕什么？”

她却不知道“恐惧”正是人性中根本的弱点，与生俱来的弱点，除非那人已死了，已完全麻木，否则他永远免不了要害怕的。

正如此刻，她怕的并不是“死”，她怕的仅仅是“恐惧”本身，这并不可笑，更不可耻，只因这根本无法避免，她根本不由自主……古往今来，那些忠臣烈士，在舍生取义，从容赴死时，心里也多多少少有些害怕的，只是他们能凭着那一股浩然正气，将害怕遏止而已。

朱七七虽不能将“害怕”遏止，却终于站了起来。

她心中虽不能说也有那一股浩然正气，但是她好胜，她要强，她还有一颗善良的心，她发誓要为武林揭开这秘密，这可怕的秘密！

她一步步向小楼走了过去。

门，是开着的。

但门里比门外还要黑暗，朱七七站在雪地里，纵然用尽目力，却仍然丝毫也瞧不见门里的情况。

她心已几乎跳出腔了，她越来越害怕。

但她仍咬着牙往前走，不回顾，不停顿。

从她跌坐的地方到那扇门，距离并不远，但这短短一段路，此刻在她走来，却仿佛有不可企及的漫长。

终于，她走到门前。

走到门前，她便似乎己用尽了全身气力，此刻门里若是有个人冲出来，几乎一举手便可将她置之于死地。

突然间，“砰”地一声，门关起了！

朱七七心神一震，险些忍不住失声惊呼出来。

但那却只不过是风，“寒风不解事，为何乱骇人？”朱七七牙齿咬着嘴唇，左手抚着心口，右手轻轻推开了门——

门里竟仍似无人，也绝无反应。

她壮着胆子，悄悄走了进去。

这时她虽仍不时要打寒噤，但四脚俱己注满真力，全身上下，俱在严密的戒备状况之中。

她随时随刻，都在防备着黑暗中的突袭。

但她走了几步，竟全无丝毫意外之事发生——屋子里黑暗得几乎伸手不见五指，她什么也瞧不见，什么也听不到——除了她自己心跳的声音。

这“全无意外”。反而令她大出意外，这出奇的寂静，反而令她更是吃惊，她更摸不清这是怎么回事？

这小楼里究竟埋伏着什么陷讲，什么诡计？

熊猫儿究竟到哪里去了？是死？是活？

这小楼里的人为何还不对她下手？他们还在等什么？

事已至此，朱七七也只有硬着头皮往前走。

到了这小楼里，她反正也不想走出去了，这小楼里无论有什么陷阱，什么诡计，她也只有听天由命。

她一步步地走着，掌心不断往外淌着冷汗，此时此刻，她的处境与心神，唯有两句话差堪形容，那便是——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

她盲目前闯，随时随刻都可能一步跌入杀身的陷阱中，除了她之外，委实很少有人再敢往前走的。

突然间，她脚下踩着了件软绵绵的东西，仿佛是人的脚，她身子往前一跌，又碰着一件软绵绵的东西。

这件东西不但湿而柔软，还带着些男人独有的粗犷气息——那是汗臭、酒臭，与皮革臭味的混合。

朱七七大惊之下，翻身后退，厉叱道：“ 什么人？ ”

黑暗中寂无回应，却有大笑之声响起。

朱七七嘶声道：“ 你究竟是什么东西，你…… ”

话犹未了，灯光突然亮起。

四面俱都有灯光亮起，将室中照得亮如白昼。

久在黑暗中的朱七七，只觉眼睛一阵刺痛，不由自主地闭了起来，身子也不由自主地向后退了过去。

突然她后背又撞着件软绵绵的东西，又像是男人的身子，她又吃一惊，拼命向前一冲。

哪知这时却有只手促住了她的肩头。

她想挣扎，却又有个男子的声音在她身旁道：“ 站稳了，莫摔倒。 ”

这语声竟是如此熟悉，竟像是沈浪的声音。

朱七七这时已能张开眼——她一惊之下，霍然张眼——

她眼睛不张开倒也罢了，这一张开，却更令她吃惊得呆在当地，张大了嘴，说不出一个字来。

灯光明亮，室中桌椅井然，哪有丝毫曾经搏斗的模样？一人面带微笑，当门而坐，却是王怜花。

她骤然在这里见着王怜花，已足够吃惊，更令她吃惊的是，含笑坐在王怜花身侧的，竟是沈浪。

她骤然在这里见着沈浪，也犹自罢了，但她做梦也不会相信，此刻大模大样，坐在沈浪身旁的，竟是——

竟是那方才已酩酊大醉，神智不清，胡吵乱闹，害得她担了不少心，也流了不少眼泪的熊猫儿。

她骤然见着这三人，虽然稀奇，也还不十分稀奇。

最最令她觉得奇怪的，却是坐在熊猫儿身旁的一人。

此人颧骨高耸，目光锐利，嘴角裂开，有如血盆——他竟赫然正是那已永久无消无息的铁化鹤！

这四人竟都在这里。

这四人本来是敌非友，但此刻他们围坐在一齐，面上竟都带着笑容，彼此间绝无丝毫敌意。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朱七七不懂，实在不懂。

灯光亮处，四个人俱都长身而起。
王怜花抱拳一笑，道：“佩服佩服，朱七七胆量果然惊人，果然是中帼英雄女中丈夫，在下端的是佩服得五体投地。”
铁化鹤抱拳笑道：“姑娘为了我等之事，竟不惜如此冒险犯难，又不知受了多少艰苦、委曲，在下更是感激不尽，永生难忘。”
沈浪道：“你经过此事之后，无论见识胆量，都可增加不少，你虽然受了许多惊骇但也是值得的了。”
熊猫儿大笑道：“他们说你未必敢闯进来，但我却说你一定会闯进来的，我……”
朱七七突然跳了起来，大呼道：“住口！你们全都给我住口。”
她一步冲到沈浪面前，扭住了沈浪的衣襟，大呼道：“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快说！快说！我已要发疯。”
熊猫儿走了过来，含笑劝解道：“姑娘有话好说，何必……”
话还未说完，突听“拍”的一响。
熊猫儿脸上已被朱七七清清脆脆的刮了个耳光，他也被打得怔在那里，手抚着脸，也不知该如何是好。
朱七七已转脸对着他，手叉着腰，大声道：“好说！好说个屁！我且问你，你不是醉了么，此刻为何又突然清醒，你方才是不是在装醉？”
熊猫儿苦笑道：“我……我……”
朱七七对准他耳朵，大叫道：“你骗我，你为什么要骗我？”
这叫声几乎将熊猫儿耳朵都震破了。
他倒退三步，呐呐道：“这……这……”
能言善辩的熊猫儿，此刻竟说不出话，威风凛凛的熊猫儿，此刻竟是一副可怜模样，目光乞怜地瞧着王怜花。
王怜花干咳一声，道：“此事其中委实有许多曲折，但在下……”
沈浪截口道：“但我们如此对你，却绝无恶意。”
朱七七跺足道：“没有恶意，还说没有恶意，我问你，他为什么骗我，你为什么骗我？你们这些鬼男人，为什么都在骗我？”
她虽在大叫大嚷，但语声已有些哽咽起来。
沈浪道：“此中秘密，我们本要告诉你的……”
朱七七道：“那你们为何不说！”
沈浪叹了口气，道：“你如此模样，却叫我等如何说话。”
朱七七又跳了起来，大声道：“我如此模样？你还敢怪我样子不好，你们这样骗我，难道要我一进来就向你们赔笑磕头不成？”
王怜花笑道：“但姑娘总也该听完在下等的话，再发脾气也不迟。”
沈浪接口道：“正是如此，你且好生坐下，且听我等向你解释。”
朱七七道：“我偏不坐下，你又怎样。”
倒退几步，却寻了张椅子坐了下来——不也知怎地，只要是沈浪说的话，这句话，对她来说，就像是有一种魔力。
沈浪松了口气，道：“好！此事说来话长，还是请王兄从头说起。”
王怜花也松了口气，道：“此事委实太过曲折，连在下也不知该从何说起。”
朱七七似乎又要跳了起来，大声道：“你不知该如何说，就不说了么？”
王怜花笑道：“自然要说的，但……”

朱七七眼睛一瞪，道：“ 还但什么？ ”
王怜花道：“ 但在下既不知从何说起，便不如由姑娘来问的好，姑娘问一句，在下答一句，有问必答，绝不隐瞒。 ”
朱七七道：“ 好，我先问你—— ”
说到这里，她自己也怔住了，这件事委实是千头万绪，曲折离奇，她自己委实也不知该从哪里问起。
她垂下头，又抬起头，在思索中，她目光四下转动，突然，她发现对面墙壁上悬着一幅巨大的图画。
也不知为了什么，她目光立刻就被这幅画图所吸引，甚至连她脑海中的思潮都立刻为之停顿。
那是幅着色的彩画，画的是夜半。
凄清幽秘的月色，淡淡地笼罩着整幅画面，一条崎岖、狭小的道路，自画的左下方伸展出来，曲折地经过画幅中央，消失于迷蒙的夜色之中，淡淡地显示着一种“ 不知从何而来，也不知去向哪里 ” 的玄妙意味。
道路两旁。危岩高耸，苍郁的绿色树木，满布着山岩上部，下面是沉重的灰褐鱼的岩石，泥土——
左面的岩石后，露出了半堵红墙，一堵飞檐，像是丛林古刹，又像是深山中的神秘庄院。
右面的山岩后，却露出了半条人影，乌发如云，明眸流波，画的是个绝妙少女，像是在躲藏，又像是在窥探。
飞檐下，也有个女子。同样的美丽，同样的年轻，身躯半旋，像是要走出来，又像是要走进去。
第三个女子，站在曲折的道路中央，侧着头，露着半边脸，像是要回头窥望，又像是在躲避檐下女子的目光。
三个女子都是异常的美丽，只是眉宇间又都带着一分说不出的沉郁之态，像是幽怨，又像是怀恨。
像是在逃避，又像是在期待。
他们在期待着什么？
他们在期待着什么人来？还是在期待着什么事发生？
这虽然是一幅死的图画，但整个画面却都像是活的。
画幅中的三个女子，每个人似乎都有着他们的独特思想，独特行为，每个人似乎都正要去做——或是正在做一件奇特的事。
看画的人虽然不知道她们要做什么事，但只要凝注画面半晌，心头便不由自主地泛起一阵悚栗，一丝寒意……
似乎她们要做的乃是件足以令人寒心的事。
凄清的月色，使这一切看来更是诡秘，似乎有一种令人要流冷汗的悬宕——某件事将要发生，却又未发生。
这使得看画的人也都会觉得有一种期待的感觉，期待着某件事快些爆发，打破这诡秘的沉郁。
若是对这画凝注太久，甚至会感到透不过气来——这似乎就是画中人的心情，竟己感染到看画的人。
这幅画构图虽奇特，但却十分简单。
这幅画虽然栩栩如生，但笔法却未见十分精妙。
简单的构图，通常的笔法，竟能画出如此精妙的图画，竟能显示出这许

多诡秘而复杂的意味——

显然，这画图的人在动笔时必定怀有一份十分强烈的情感，这画面中的情况也仿佛是她自己亲身经历的。

只因唯有真实的经历，才会引发如此强烈的情感，而情感中最强烈的两种。便是爱和恨。

但此刻吸引了朱七七目光的，倒并非是这幅图画中所交织的爱和仇，而是这幅画中的人物。

她目光正瞬也不瞬地凝注着画中站在道路上的女子，神情间竟己有些惊恐，有些激动。

只见这女子眼波流动，衣袂飘飞，绰约的风姿，动人的神韵，正已像月光般笼罩了整个画面。

这女子的面庞虽只画出半面，但朱七七不用再瞧第二眼，便已可瞧出她正是这小楼中那艳如桃李，毒如蛇蝎的绝色丽人。

朱七七终于道：“ 我先问你，这是什么人？ ”

王怜花道，“ 家师…… ”

朱七七截口喝道：“ 胡说，我明明听见你叫她母亲。 ”

王怜花笑道：“ 只因家师爱子，昔年便已失踪，是以便将我收归门下，她老人家将我爱如己出，我自然唤她母亲。 ”

朱七七“ 哦 ”了一声，显然已接受他的解释，但瞬又厉声道：“ 如此说来，你承认我是见过她的了。 ”

王怜花颔首笑道：“ 不错。 ”

朱七七道：“ 你是否也承认她曾经将我关在这小楼下的地牢中，后来是你放了我的，而我也确是自那棺材铺逃出。 ”

王怜花颔首道：“ 不错。 ”

朱七七道：“ 那么，展英松，方千里等人，也确是被你们一路押到这里来的，也曾被关在这小楼下的地牢里。 ”

王怜花笑道：“ 不错。 ”

朱七七声色俱厉，句句紧逼，王怜花竟一切俱都承认了，而且神色不变，面上也始终带着笑容，朱七七忍不住又跳了起来，大怒道：“ 好呀！这件事你直此刻才肯承认，那时为何要否认，害得别人还以为我是胡说八道的疯子。 ”

王怜花含笑道：“ 只因那时在下还不知道沈兄究竟是敌是友？自然只得对什么事都暂且否认的，而此刻…… ”

朱七七道：“ 此刻又怎样，此刻沈浪难道已和你站到一条线上不成？ ”

王怜花道：“ 正是，此刻在下已知道，沈兄与在下等，实是同仇敌忾，此刻无论什么事，在下不会再对沈兄隐瞒了。 ”

朱七七身子一震，又被惊得怔住。

她眼见王怜花与他“ 母亲 ”做出了那许多诡秘之事，每一件都在危害着别人，甚至危害着武林，她实在不能相信沈浪居然也和他们一鼻孔出气，她做梦也不会相信素来侠义的沈浪，竟会做出这种事来。

她不禁大呼道：“ 沈浪，快说，他说的话完全不是真的。 ”

沈浪面带微笑，缓缓道：“ 王兄说的话，句句都是真的。 ”

朱七七又自一震，嘶声呼道：“ 我不信……我不信…… ”

她一步冲到沈浪面前，泪流满面，嘶声道：“ 我绝不相信你会和他们同

流合污，狼狈为奸，我……我绝不相信你会参与他们的阴谋诡计。”

沈浪摇头叹道：“你错了……”

朱七七“噗”地跌坐了下去，仰面瞧着沈浪，目光中，又是惊疑，又是悲哀，颤声道：“难……难道你真的那么卑鄙？”

沈浪道：“你更错了。”

朱七七以手捶地，嘶声大呼道：“这究竟是怎么回事？究竟是怎么回事？我不懂……我不懂……我越来越是不懂了。”

沈浪道，“我告诉你，无论任何事，都不能只看表面的，而这件事你却只看到表面，所以你非但不懂，还起了误解。”

朱七七头发披散，满面泪痕。

她抬起头，道：“误解……”

沈浪道：“不错，误解，王公子并非你所想象中的恶魔，王老夫人的所作所为，更不是你们想象中的……”

朱七七截口大呼道：“但那些事明明是我亲眼瞧见的。”

沈浪叹道：“你所瞧见的并没有错，铁大侠，方大侠，展镖头，这些人的确是被王老夫人自那古墓中救出来的，她老人家早已潜入那古墓中，你我正在与金不换，徐若愚等人的纠缠时，她老人家已将展镖头等人救出，再令人送来这里，此举可说是完全出于侠义之心，绝无丝毫恶意。”

朱七七大声道：“她既无恶意，为何要做的那么神秘，而且……而且还迷了展英松等人神智，再叫那些牧女们赶牛赶马似的将他们赶来？她救人若是真的出自侠义之心，一救出后，就该将他们送走才是。”

沈浪道：“只因王老夫人深知主使此事的，乃是个狡黠无俦的恶魔，无论计谋武功，都绝非展镖头等人所能抵敌，她老人家若是在那时就将他们放了，这些人便难保不再落入那恶魔掌中，你说是么？”

朱七七“哼”了一声，勉强算作同意。

沈浪接着又道：“她老人家救你要救到底，自然只有暂时将他们送来这里，保护着他们，只因唯有这里才是最最安全的所在。”

朱七七道：“既是如此，她更不该将他们当作牛马一般赶来……”

沈浪截口道：“她若是以平常方法，把他们送来，不出百里，便要被人发觉，那恶魔若是令人半路拦截，此事岂非又将功亏一篑？”

朱七七寻思半晌，又哼了一声，算做回答。

沈浪接道：“何况那时时机紧迫，王老夫人根本无暇对展镖头等人解释其中的奥妙，纵然解释了，展镖头等人也未必肯听从她老人家的忠告，她老人家为了行程安全，也为了争取时间，只有以非常的方法，先将他们送来此地，只因那时事值非常，所要对付的又是个非常的人物，是以她老人家才会做了这非常的手段……也正因这手段太不寻常，是以你才会发生误解。”

朱七七道：“但……但……但我踉来这里，她为何又要那般对我？”

沈浪微笑道：“那时她老人家怎知你是何许人物？又怎知你不是那恶魔手下的党羽？……她老人家那样对你，正是天经地义，理所应当之事。”

朱七七道：“但……但……”

但究竟如何，她却再也说不出来。

她虽然觉得沈浪的解释有些牵强，但却又牵强得极是合理，一时间，她竟寻不出这其中有何漏洞。

自然她便无法加以辩驳。

过了半晌，她只有恨声道：“你倒知道得清楚，你……你怎会知道得如此清楚的？”
沈浪微笑道：“其中秘密，自是王兄相告。”
朱七七大声道：“他告诉你的？他怎会告诉你？他怎不告诉我？”
沈浪道：“这……？”
王怜花接口笑道：“这只因到了昨夜，在下己非告诉沈兄不可。”
朱七七道：“昨夜？昨夜你为何非告诉他不可？”
王怜花笑道：“这只因有些事在下虽然瞒过了姑娘，却未瞒过沈兄，此事与其说是在下告诉沈兄的，倒不如说是沈兄自己发现的好。”
朱七七七道：“不懂，不懂，我还是不懂。”
王怜花道，“自从姑娘将沈兄带到棺材铺里，沈兄便已发觉了其中的破绽，只是姑娘却未曾觉察而已。”
朱七七转向沈浪，道：“你发现了什么破绽，我为何未发现？”
沈浪微微一笑，道：“其实那些都是极为明显易见之事，无论谁只要稍加留意，便可发觉的，只是你那时心浮气躁……”
朱七七大声道：“究竟是什么，你快说吧，还穷罗嗦什么？”
沈浪道：“你可瞧见那店铺外悬的店招与对联……”
朱七七道：“我又不是瞎子，自然瞻见了，那是木头的招牌，刻了字以黑漆涂上，是以经久不褪，上面写着……”
沈浪笑道：“上面写着什么，不用念了。”
朱七七道：“念不念都一样，总之我不但瞧得清清楚楚，而且记得清清楚楚，我早已视察过了，那没有什么。”
沈浪道：“但你是否留意到那店招对联，木质都已十分陈旧。油漆也渐将剥落，至少也有七、八年以上之物。”
失七七道：“他们是老店，老店自然有老招牌，这又有什么稀奇？”
沈浪笑道：“稀奇的是，店是老店，招牌是老招牌，甚至连店中桌椅陈设，都是老的，但唯有那柜台，却显是新近搭起来的，非但油漆还来干透，而且搭建得甚是粗糙，与店中精臻的招牌，桌椅都显得极不相衬。”
朱七七怔了一怔，道：“这……这个我却未曾留意，但……”
语声微顿，忽又大声嚷道：“但这又有什么关系？”
沈浪笑道：“关系便在此处，你那日明明瞧见柜台早已在那里，这柜台为何又会是在匆忙之中，新近搭成的？”
朱七七又怔了怔，呐呐道：“是呀？……为什么？”
沈浪道：“还有，无论哪一家棺材店中，都有着一种独有的气味，王森记既是老店，那气味更该浓厚。”
朱七七道：“不错，棺材店的气味，总是难闻得很，那……那并不完全是木材的气味，而像是阴森森，霉霉的，简直像是死人的气味。”
沈浪笑道：“这就是了，但那日我在王森记棺材铺里，所闻得的却非那种死人的气味，而是一种香烛的味道。”
朱七七道：“是呀！……这又为什么。”
沈浪道：“还有，无论哪一家棺材店中，最最留意的便该是火烛，只因棺材店中全属易燃之物，若被祝融光临，一发便不可收拾。”
朱七七听得入神，不觉颔首道：“不错。”
沈浪道：“但我那日在王森记棺材铺里，那制造棺木的后院中，却发现

壁面，墙角，多已被烟火熏黑。”
　　他微微一笑，接道：“我便乘你们未曾留意时，在墙上轻轻摸了一下，我手指也立刻便被油烟染黑了，由此可见，那里不但已被烟火连续不断的熏了许久，而且最近数日前，还在被烟火熏着……”
　　朱七七忍不住接口道：“这句话我有些不懂，你再说清楚好么？”
　　沈浪道：“要知墙壁若要被烟火熏黑，必定要一段极长的时间。”
　　朱七七道：“不错，我小时到家里的厨房里去偷菜吃，瞧见厨房的墙壁全是黑的，那厨房可至少已被烟火熏了好几十年了。”
　　沈浪笑道：“但我用手一摸，染在我手上的油烟，却是新迹，这自然可见那些地方在最近几年中，一直都在被烟火熏着……”
　　朱七道：“哦，我明白了……”
　　突又眨了眨眼睛，苦笑道：“但我还是不明白，这又有什么关系？？
　　沈浪笑道：“有两点重要的关系。”
　　朱七七道：“死人，你快说呀！”
　　沈浪道：“第一点，那制造棺木的地方，本应最避烟火，而如今四面墙壁之上却被烟火熏得乌黑，这岂非怪事。”
　　朱七七颔首道：“不错，真奇怪……还有第二点呢。”
　　沈浪道：“第二，我既已断定那地方已被烟火连续不断地熏了许久，却又绝未发现那里有半点火烛，这岂非也是怪事。”
　　朱七七又自寻思半晌，道：“是呀，这又是为什么？”
　　沈浪一笑道：“在那时我心中已将此事加以猜测、但既未曾证实，也不能断定，真到我走出店门便可完全断定了。”
　　朱七七奇道：“走出店门，你便可断定了？你凭什么断定的？”
　　沈浪道：“我发现那棺材店隔壁，乃是家香烛铺。”
　　朱七七更是奇怪，道：“香烛铺开在棺材铺隔壁，正如当铺开在赌场隔壁一样，本是再也平常不过的事，你又凭这点断定了什么？”
　　沈浪笑道：“我断定这棺材店在数日前还是家香烛铺，那香烛铺才是原来的棺材店，两家店必定在这三两日间匆匆搬了个家。”
　　朱七七茫然道：“搬家……”
　　沈浪道：“正是搬家，那棺材铺的后院，昔日本是香烛铺制造香烛的所在，墙壁自然早就被烟火熏黑了……”
　　他语声微顿，瞧见朱七七仍是茫然，便又接道：“只因他们是在匆忙中搬的家，而别的东西都可搬，柜台却是搬不动的，所以棺材铺便必定要做个和以前完全一样的柜台……在匆忙中做的柜台，自然便极为粗率，你说是么？”
　　朱七七道：“不错……不错……不错……”
　　她在说前面两个“不错”时，其实心头仍是茫然不解，直到说第三个“不错”时，整个人突然跳了起来。
　　只见她满面俱是兴奋之色，大喜呼道：“我知道了……我明白了……”
　　沈浪含笑道：“你且说说你知道了什么？”
　　朱七七道，“原来的棺材店里有地道，原来的香烛店却没有，王怜花算准我要到棺材店去找地道，所以就先将两家店搬了个家，我再到棺材铺去寻地道，自然将整块地都翻过来也找不到了。”
　　沈浪笑道：“好，你总算明白了。”

朱七七道：“那一排几间房屋，建造的格式本来就完全一样，而且显然都是王怜花的产业，他要搬来搬去自是轻而易举之事。”

王怜笑道：“也并不太简单，还是要费些工夫的。”

朱七七也不理他，自管接道：“两家店搬家，当地的老住户，虽然难免觉得奇怪，但我们对那条街根本不熟，自然完全不会留意。”

沈浪笑道：“这便是王兄的妙计，他利用的正是人们心理的弱点，对有些十分浅而易见的事，便不会去加以留意了。”

王怜花笑道：“此计虽妙，却还是瞒不过沈兄……在下实未想到沈兄的观察之力竟是如此敏锐，连那些小事都未错过。”

沈浪笑道：“其实那些本就十分明显，只不过别人未曾留意罢了，而在下却深信世上有许多秘密，都是从一些明显而普通的事上泄露出来的，是以在下观察的角度，便与别人有些不同。”

熊猫儿叹道：“但要训练成沈兄这样的观察力，真是谈何容易，否则人们都有两只眼睛，为何沈兄能瞧见，咱们却瞧不见。”

朱七七道：“他那两只鬼眼睛，本就比别人厉害。”

她眼睛瞪着沈浪，恨声道：“我问你，你既早已就瞧出来了，为何不告诉我，无论如何，这件事总是因为我你才能发现的呀。”

沈浪笑道：“只因我生怕你那火烧星的脾气，忍耐不住，在那时就胡乱发作起来，便将我整盘计划全都搅乱了。”

朱七七跺足道：“你好，你聪明，你能忍耐，你……你可有什么鬼计划？”

王怜花笑道：“沈兄当时完全不动神色，在下也丝毫未曾发觉沈兄已窥破了这其中的秘密，但到了那日晚间……”

他含笑瞧了熊猫儿与朱七七一眼，接道：“当日晚间，姑娘在窗外人影一闪，咱们可全都瞧见了，但只有这猫儿一人追了出去，我本也想溜出去瞧瞧，却被沈兄拖住不放。”

他大笑几声，又道：“于是在那天晚上，我便已想将沈兄灌醉了，在下的酒量，在这洛阳城中，实还未遇过敌手。”

朱七七撇了撇嘴，道：“你吹牛也未遇着敌手。”

王怜花直做不闻，接道：“哪知我在灌沈兄，沈兄也在灌我，两人酒到杯干，也不知喝了多少杯，沈兄未醉，我倒真有些醉了。”

朱七七道：：“小酒鬼遇着大酒鬼，自然要吃苦了。”

五怜花笑道：“我竟在桌子上迷迷糊糊的打个盹儿，等我醒来时，沈兄竟已踪影不见，我自知万万追不着他，只有先赶到这园子里。”

朱七七道，“沈浪，你老实说，你那时到哪里去了？”

王怜花道：“沈兄竟赶到那香烛铺里，神不知，鬼不觉，将铺里的伙计，全都点了睡穴，在后院中寻着了那地道的入口。”

朱七七突然惊呼一声，道，“不好，那地道入口处，有个力大无比的巨人在守着，沈浪，你……你……你怎么能吃得消他？”

她嘴里骂着沈浪，心里对沈浪还是关心的。

沈浪笑道：“那巨人果然是天生神力，我一入地道，便遇见了他，幸好地道中甚是狭窄，那巨人身形又太过笨重，在狭处自然转动不便，更幸亏他天生聋哑，不能出声惊呼，否则，那一关我便过不去朱七七道：“你……你杀了他？”

沈浪摇头道：“我怎会下此杀手，只不过点了他穴道而已……唉，说来

也真是惊人，我不停地点了他十二处大穴，他身子方才倒下。”

朱七七这才松了口气，口中却道：“哼！你被他抓死最好，免得留在世上骗人。”

王怜花道，“那地道中除了巨人一关外，到处都埋伏着暗卡，遍地都是机关陷阱，寻常之人，实难越雷池一步。”

他叹了口气，接道：“但沈兄却走过了埋伏，在地道中三十六条大汉，竟被沈兄无声无息的点倒了二十一人，还有十五人，根本连沈兄的影子都未瞧见，至于那些机关陷阱。在沈兄眼中更有如儿戏一般。”

朱七七道：“这些邪门外道的鬼花样，他本来就知道得不少。”此刻谁都听得出她这句骂沈浪的话里，其实正暗含着无限爱慕与欢喜。

熊猫儿耸了耸鼻子，道：“这些鬼花样我也知道得不少。”

朱七七瞪他一眼，道：“你知道个屁。”

熊猫儿大笑道：“要佳人骂我一句，当真是颇不容易。”

朱七七道：“你放心，少时我不把你骂得狗血淋头才怪，但此刻……喂，沈浪，你先说你走出地道后又怎样？”

沈浪道：“那地道之中，确是危机四伏，步步杀机，我侥幸走了出来，但一出地道，行踪便已被王老夫人发现了。”

朱七七情不自禁，又惊呼一声，道：“她对你怎样？”

沈浪道：“他老人家似是算准了我要来的，竟坐在地道出口处等着我，我大惊之下，只道难免要有一场剧战。”

朱七七道：“打起来没有，谁打胜了？”

沈浪笑道：“哪知她老人家非但全无与我动手之意，反而含笑招呼我坐下，她老人家机智之高，风仪之美，端的是我平生仅见。”

朱七七“哼”了一声，瞧了瞧王怜花，总算没有说出骂人的话来——虽然她那双眼睛里早已说出来了。

王怜花道：“那夜我一赶来这里，向家母说出了整个事情的经过，又向家母说出沈兄……那时家母便对沈兄极为留意，再三问我沈兄的模样与来历，然后便突然走下楼来，坐在那里，我本觉奇怪，哪知沈兄却真的从那里来了……唉，家母推测事理之准，当真非他人能及。”

朱七七又“哼”了一声，转向沈浪，道：“她对你说了些什么？”

沈浪道：“她老人家向我说明了此事的经过，我才知道她老人家如此做法也是为了对付快乐王的，快乐王此刻足迹虽然还未踏入关内，但实已将成为武林中的心腹之祸，若是被他得手，江湖中的劫难、灾祸……便将接连不绝，我武林同道，也必将永无宁日。”

他苦叹一声，接道：“我听她老人家说出一切后，自然除了请她老人家恕我冒昧闯入之罪外，还要请她老人家继续主持此事，我虽无用，也少不得要为此事稍尽绵薄之力……”

王怜花接口笑道：“于是从此以后，沈兄自然便与在下等站在同一阵线之上，昔日的误会，从此谁也不能再提起了。”

沈浪忽又笑道：“但在她老人家话还未说完之前，却还有段趣古龙作品集事。”

朱七七瞪眼道：“什么趣事？”

沈浪笑道：“那便是你两人……”

朱七七截口道：“我两人又怎样？”

王怜花笑道："姑娘与这猫儿还在外面时，行迹便已被我等发现了，家母本待故作不知，由得你两人四下随便走走，但是沈兄却要将你两人惊退，那种种便全部都是沈兄所做出的手段，在那窗下，亦是……"

朱七七想到那夜在窗子下偷听的情况，想到她偷听到的声音，脸不觉飞也似的红了，大呼道："不要说了……不要说了……"

她又冲到沈浪面前嘶声道："我问你，我有哪点对不住你，你……你为何要这样对我，你为什么不让我也进来，反要将我惊退？"

沈浪叹道："只因那时事态还未分明，我一来生怕你闯入后胡乱发作，怒恼子王老夫人，也坏了大事，二来……"

他瞧了王怜花一眼，含笑住口。

王怜花却代他接了下去，笑道："二来亦因那时事态还未分明，双方敌友也尚未分明，沈兄生怕你闯入涉险，但那时他势必又不能当着我母子的面说出这话来，是以便唯有弄些手段，先将你惊退了……沈兄，是么？"

沈浪笑道："不瞒王兄，正是如此。"

王怜花道："由此可见，沈兄全属好意……"

朱七七跺足道："什么好意，骗鬼……他只不过存心要捉弄捉弄我，让我出丑，他才得意，还有你。"

她身子突然转向熊猫儿，恨声道："你这死猫，臭猫，瘟猫，癞皮猫，偷嘴猫，混帐猫……我问你，这些事你是否早已知道了？"

熊猫儿强笑道："我……我……"

王怜花接口笑道："今日午后，我与沈兄已将此事始未告诉了这猫儿……"

朱七七指着熊猫儿道："是么？他们可是早已告诉了你？"

熊猫儿愁眉苦脸道；"好像是的。"

朱七七厉声道："那么，今日晚间你们彼此灌酒，原是装给我看的。"

熊猫儿道："那酒不错……咳……咳……"

朱七七怒道："你装什么咳嗽，我问你。你酒醉胡闹，是否也是假的？"

熊猫儿道，"我的头有些晕晕的，但……但还未那么醉。"

朱七七大声道："那么，你为什么要骗我？害我出丑，害我着急，我问你，到底为什么？……为什么！"她一步步向熊猫儿逼过去。

熊猫儿一步步往后退。

朱七七说到这里，熊猫儿已退到墙角，退无可退，突然一个翻身，窜到沈浪身后，苦笑着道："沈兄还不向朱姑娘解释解释。"

朱七七眼圈又早已红了，跺足道："解释什么？有什么好解释的？"

沈浪道："但此事委实怪不得熊兄。"

朱七七道："不怪他怪谁？"

沈浪微一沉吟，道："你可曾注意，今日有个人你始终未曾瞧见。

朱七七道："未瞧见又怎样，我根本……呀，不错，金无望不见了，他到哪里去了？难道他……他已经被你们……"

沈浪截口道："我们怎会对他如何。今日清晨，他便已不知去向，他是何时走的，走去哪里，我们根本全不知道。"

朱七七怔了半晌，喃喃道："他想必也已发现了什么，所以乘夜走了……"眼睛一瞪。突然大声呼喊起来，跺足呼道："但他走了与你们骗我何关？"

沈浪道："我只怕他突然回来，或者在暗中窥视，是以未便将秘密说出……

唉！这人虽然是条好汉，但终究也是快乐王的手下。”
　　朱七七道，“你不肯将秘密告诉我，为何又告诉了那死猫？”
　　沈浪笑道：“只是熊兄绝不敢泄露其中秘密，而你……”
　　朱七七怒道，“我怎样？难道我是长舌妇，多嘴婆？”
　　沈浪道：“你虽不多嘴长舌，但心里委实太存不往事，金无望若在暗中窥探，你纵未将秘密说出，神情间还是难免要露出来。”
　　朱七七道：“不错，我天生直肠直肚，我本就是直心眼儿，不像你们这样沉得住气，不像你们这么诡计多端，但……”
　　她语声渐渐嘶哑，眼圈更红，反手揉了揉眼睛，接道：“但你们纵不将秘密告诉我，也不该如此捉弄我。”
　　沈浪道：“这个……”转目望了望熊猫儿。
　　熊猫儿笑道：“那……那只不过是我酒后高兴，跟你开开玩笑而已，其实绝对没有丝毫恶意，你又何苦如此生气。”
　　朱七七嘶声道：“酒后高兴，何苦生气？你……你……可知道方才我为你多么着急？你可知道我闯进来是拚了性命来救你的？”
　　熊猫儿怔了一怔，不由自主，垂下头去，他面色也不觉有些变了，他心中又是惭愧，又是感激，也不知究竟是何滋味。
　　未七七道：“我知道你们都是聪明人，你们串通好了来骗我这个呆子，但你们可曾想到我这呆子所作所为，为的是什么，难道是为了我自己？”
　　沈浪，王怜花面面相觑，说不出话。
　　朱七七冷笑道：“你们这些聪明人，以为这样做法，根本没有什么关系，最多不过只是让我闹闹笑话而已，反正我也不会受到伤害，事过境迁，大家哈哈一笑也就罢了，由此可队更显出你们是多么聪明。”
　　她咬牙强忍着目中的泪珠，嘶声接道：“但你们这些聪明人难道从未想到，如此做法，是多么伤我的心？你……你们凭什么要伤我的心？”
　　沈浪干咳一声，道，“其实这也……”
　　朱七七大喝道：“住口，我不要听你说话，我……从此再也不要听你们说话，我……我……从此再也不愿瞧见你们。”
　　她脚步渐渐后退，嘶声接道：“现在，我就要走出去，永不回来，你们若是有一个人追出来拦我，我便立刻死在他面前。”
　　话犹未了，转身狂奔而出，再也不回头瞧一眼。
　　熊猫儿大惊之下，喝道：“朱姑娘，留步。”
　　他纵身要追出去，沈浪却将他一把拉住。
　　熊猫儿着急道：“你……你真的让她走么？”
　　沈浪叹道：“不让她走又有什么法子？她那烈火般的脾气，谁拦得住？而且，她素来说得出便做得到，你此刻追出去她便真的会死在你的面前。”
　　熊猫儿道：“但……但她如此脾气，一个人又不知要闯出什么祸来？”
　　沈浪微微一笑，道：“这个熊兄只管放心，她走不远的。”
　　熊猫道：“走不远？为什么？”
　　沈浪道：“只因她心中还有些疑问，不问个清楚，她连睡觉都睡不着的，她方才激动之下，虽忘记问了，但只要一想起，便少不得要回来问个清楚。”
　　王怜花接口笑道：“以沈兄对朱姑娘相知之深，沈兄说的话想必不会错的。”
　　熊猫几只得点了点头，轻叹道：“不会错的……但愿不会错的……”

凝目望着门外，但愿朱七七早些回来。

门外夜色更深，雪，又落了下来。

雪花满天。

朱七七放足狂奔，也不知奔了多久，只见前面高墙阻路，原来她不知不觉，竟一口气奔到城脚。

城门未开。

朱七七脚步一顿，身子再也支持不住，斜斜跌倒，她索性不再站起，伏在城脚下放声大哭出来。

她也不知哭了多久。

悲恸的哭声，在静夜中自是分外刺耳，也传到分外遥远，若非守城的巡卒已自醉卧，此刻早该过来察看。

但纵然有人过来查看，朱七七也不管了。

她此刻早已将任何事都暂且抛开，只想将心中的悲哀与委屈，藉着这一场大哭，尽情发泄出来。

在家里，她是千金小姐，她是下人们眼里的公主，兄妹们眼里的宠儿，父母眼中的掌珠。

她受尽了人们的尊重与宠爱，她只觉人间充满温暖。

然而，到了外面，她才发觉，这世界竟是如此冷酷，她只觉世上再没有人对她关心，对她爱护。

这本是个弱肉强食的世界,热心的人,直率的人,坦诚的人,任性的人……在这世界上，本就注定了要受到委屈和灾难。

她突然对世界，对人类痛恨起来。

家，本被她看作是牢笼一样的地方，是以她不顾一切，也要逃出来，她想要闯一闯她自己的天下。

然而，在受过这许多打击，折磨，委屈之后，她也不觉灰心，失望——她迫切地想回家去。

寒风，冷雪，使得她的心，渐渐冷静了下来。

她突然想起了一些她方才未曾想起的事。

那王老夫人与沈浪一夕长谈后，又到哪里去了？今日为何始终未曾出来与她相见？这为的是什么？

铁化鹤虽在那小楼中，但展英松，方千里等人呢？

他们是否也被放了出来？

他们若被放了出来，为何也不曾瞧见？

还有，那王老夫人既曾去过古墓，火孩儿的失踪，便不知是否也与她有关？若是真的与她有关，她将火孩儿带到哪里去了？

这些都是她急欲知道的问题，尤其是最后一个问题，火孩儿的安危下落，她时时刻刻都在心里。

她方才虽觉自己对一切都已灰心，失望，但此刻她又发觉有些事的确是她抛不开，放不下的。

地忍不住霍然长身而起，又待奔回……但是她身子方目站起，却又驻足。她眼前仿佛己出现了沈浪那微带讥嘲与讪笑的目光。她耳畔似也己听得沈浪的语声，正带笑向她说道，“ 我知道你会回来的…… ”

第一三章　敌友难分明

确朱七七此时已将沈浪恨到极点，狠狠跺着脚，恨声道：“我偏不让你料中，我偏不回去……”

但不回去又如何？

寒夜深深。漫天风雪，她又能去向哪里？

她又怎能探索出那些问题？

她忍不住又仆倒在地，放声痛哭起来。

突然间，一只冰冷的手掌，搭上了朱七七的肩头。

朱七七大惊转身，脱口道：“谁？”

夜色中，风雪中，幽灵般卓立着一条人影，长发披散，面容冰冷，唯有衣袂袍袖，在风中不住猎猎飘舞。

朱七七失声道：“金无望，原来是你。”

金无望仍是死一般木立着，神情绝无变化，口中也无回答一只因朱七七这几句话是根本不必回答的。

朱七七心中却充满了惊奇，忍不住又道：“你不是走了么？又怎会来到这里？”

金无望道：“静夜之中，哭声刺耳，听得哭声，我便来了。”

朱七七道：“你……你昨夜到哪里去了？”

金无望摇了摇头，没有说话。

朱七七知道他若不愿回答这句话，那么任何人也无法令他回答的，于是她也不再说话。

金无望木立不动，垂首望着她。

朱七七却不禁垂下头去。

过了半晌，金无望突然问道：“你哭什么？”

朱七七摇头道：“没有什么。”

金无望道：“你心里必定有些伤心之事。”

他语声虽仍冰冰冷冷，但却已多多少少有了些关切之意，他这样的人能说出这样的话来，已是极为难得的了。

但他这句话不说也还罢了，一说出来，更是触动了朱七七的心事，她忍不住又自掩面痛哭了起来。

金无望凝目瞧了她半晌，突然长叹道：“好可怜的女孩子……”

朱七七霍然站起，大声道：“谁可怜？我有何可怜？你才可怜哩。”

金无望道：“你嘴里越是不承认，我便越是觉得你可怜。”

朱七七怔了半晌，突然狂笑道：“我有何可怜……我有钱，我漂亮，我年轻，我又有一身武功，谁说我可怜，那人必定是疯了。”

金无望冷冷道：“你外表看来虽然幸福，其实心头却充满痛苦，你外表看来虽拥有一切，但你却得不到你最最想要之物。”

朱七七又怔了半晌，拼命摇头道：“不对，一千个不对，一万个不对。”

金无望深深接道：“你外表看来虽强，其实你心里却最是软弱，你外表看来虽然对别人凶恶，其实你的心却对每个人都是好的。”

他轻叹一声，接道：“只不过……世上很少有人能知道你的心事，而你……可怜的女孩子，你也总是去做些吃力不讨好的事。”

朱七七怔怔地听着他的话，不知不觉，竟听呆了。

她再也想不到，世上还有人如此同情她，了解她……而如此同情她，了解她的，竟是这平日最最冷冷冰冰的人物。

她再也想不到在沈浪，熊猫儿这些人那般残忍地对待她之后，这冷冰冰的人物，竟会给她这许多温暖……

抬起头，她只觉这冷酷，丑恶的怪人，委实并非她平时所想象的那么丑怪，只因他的丑恶的外表下有一颗伟大的心。

她只觉他那双尖刀般的目光中，委实充满了对人类的了解，充满了一种动人的，成熟的智慧。

在这一刹那间，她只觉唯有此刻站在自己面前的这个人，才是世界上唯一真正的男子汉。

她心头一阵热血激动，突然扑到金无望身上，以两条手臂，抱住了金无望铁石般的肩头，嘶声道：“人们虽不了解我，却更不了解你。”

她想到什么就做什么，这却将金无望惊呆住了。

他只觉朱七七冰凉的泪珠，已自他敞开的衣襟里，流到他脖子上，朱七七温柔的呼吸，也渗入他衣襟。

良久良久，他方自叹息一声，道：“我生来本不愿被人了解，无人了解于我，我最高兴，但最后……唉，年轻的女孩子，是最渴望别人了解的。”

朱七七轻轻放松了手，离开了他怀抱，仰首凝注着他，又是良久，突然破涕一笑道：“昔日虽没人了解我，但从今而后，却有了你，世上虽没有人了解你，但从今而后，却有了我。”

金无望转过头，不接触她的目光，喃喃道：“你真能了解我么……”

朱七七道：“嗯，真的。”

她拉起金无望的手，孩子似的向前奔去，奔到城门口，城门虽紧闭，门下却可避风雪。

她拉着金无望，倚着城门坐下，眨着眼睛，道：“从今而后，我要完全地了解你，我要了解你现在，也要了解你过去……你肯将你过去的事告诉我吗？”

金无望目光遥注远方，没有说话。

朱七七道：“说话呀！你为什么？无论你以前做过什么，说给我听，都没有关系，我既了解你，但能原谅你。”

金无望叹息着摇了摇头，目光仍自遥注，没有瞧她。

朱七七道：“说呀！说呀！你再不说，我就要生气了。”

金无望目光突然收回，笔直地望着她，这双目光此刻又变得像刀一样，闪动着可怕的光芒。

朱七七却不害怕，也未回避，只是不住道：“说呀、说呀。”

金无望道，“你真的要听？”

朱七七道，“自是真的，否则我绝不问你。”

金无望道：“我平生最痛恨的便是女子，只要遇着美丽的女子，我便要不顾一切，撕开她的衣服，夺取她的贞操。她们越是怕我，我便越是要占有她，自我十五岁开始，到现在已不知有多少女子坏在我身上。”

朱七七身子不由自主颤抖了起来，紧紧缩成一团。

金无望目中现出一丝狞恶的笑意，接道：“我平日虽然做出道貌岸然之态，但在风雪寒夜，四下无人时，只要有女子遇着我，便少不得被我摧残，蹂躏……”

朱七七身子不觉的颤抖着向后退去。

但后面已是墙角，她已退无可退。

金无望狞笑道：“ 这可是你自己要听的，你听了为何还要害怕？……你此刻可是想逃了么……哈……哈…… ” 仰天狂笑起来，笑声历久不绝。

朱七七突然挺直身子，大声道：“ 我为何要怕？我为何要逃。 ”

金无望似是一怔，倏然顿住笑声，道：“ 你不怕？ ”

朱七七道：“ 昔日你纵然做过那些事，也只是因为那些女子看到你可怕的面容，没有看到你善良的心，所以她们怕你，要逃避你，你自然痛苦，自然怀恨，便想到要报复，这……本也不能完全怪你，世人既然亏待了你，你为何不能亏待他们，你为何不能报复？ ”

她微微一笑，接道：“ 何况，你此刻既然对我说出这些话来，那些事便未必真的，更不会也对我做出那种事来。 ”

金无望道：“ 你怎知我不会？ ”

朱七七眨了眨眼睛，笑道：“ 你纵然做了，我也不怕，不信你就试试。 ”

她身子往前一挺，金无望反倒不禁向后退了一步，愕然望着她，面上的神情，也说不出是何味道。

朱七七拍手笑道：“ 你本来是要吓吓我的，是么？哪知你未曾吓着我，却反而被我吓住了，这岂非妙极。 ”

金无望苦笑一声，喃喃道：“ 我只是吓吓你的么…… ”

朱七七道：“ 你不愿说出以前的事，想必那些事必定令你十分伤心，那么，我从此以后，也绝不再问你。 ”

她又拉起金无望的手，接道：“ 但你却一定要告诉我，昨夜你为何要不告而别，你……你究竟偷偷溜到什么地方去了？ ”

金无望怔了一怔，道：“ 不告而别？？

朱七七道：“ 嗯，你溜了，溜了一夜，为什么？ ”

金无望道：“ 昨夜乃是沈浪要我去办事的，难道他竟未告诉你？ ”

这次却轮到朱七七怔住了。

她呆呆地怔了半晌，缓缓道：“ 原来是沈浪要你走的……他要你去做什么？ ”

金无望道：“ 去追查一批人的下落。 ”

朱七七道：“ 他自己为何不去？却要你去？ ”

金无望道：“ 只因他当时不能分身，而此事也唯有我可做，我与他道义相交，他既有求于我，我自是义不容辞。 ”

朱七七道：“ 哼，义不容辞，哼，你倒听话得很……为什么人人都听他的话？我不懂！ ” 抓起团冰雪，狠狠掷了出去。

金无望凝目瞧着她，嘴角微带笑容。

朱七七顿足道，“ 你瞧我干什么，还不快些告诉我，那究竟是什么事？追查的究竟是什么？难道你也要像他们一样瞒我。 ”

金无望沉吟半晌，缓缓道：“ 沈浪与仁义庄主人之约，莫非你又忘了。 ”

朱七七道：“ 呀，不错，如今限期已到了…… ”

金无望道：“ 限期昨日就到了。 ”

朱七七道：“ 如此说来，你莫非是代他赴约去的？但……但你又怎知道这其中的曲折？你又是怎样向仁义庄主人交代的。 ”

金无望道：“ 代他赴约的人，并不是我，我只是在暗中为他监视那些代

他赴约的人。”
　　朱七七着急道：“你越说我越不明白，究竟谁是代他赶约的人？”
　　金无望道：“展英松，方千里，胜滢……”
　　朱七七截口呼道：“是他们！原来是他们。不错，只要他们一去，什么误会都可澄清了，沈浪无论去不去，都已无妨。”
　　语声微顿，突又问道：“但这些人既已代沈浪去了，为何又要你监视他们？”
　　金无望道：“这其中的原故，我也不甚知晓，他只要我将这些人的行踪去向，探查明白，再回来相告……”
　　朱七七恨声道：“原来你们是约好了的。”此事沈浪又将她蒙在鼓里，她心中自然恼恨，却终于忍住了，未动声色。
　　金无望颔首道：“不错。”
　　朱七七道：“约在什么时候？”
　　金无望道：“约定便在此刻。”
　　朱七七四下瞧了一眼，咬着樱唇，道：“约在什么地方？”
　　金无望扬了扬眉道：“就在这里等。”
　　一句话竟似有两个声音同时说出来的。
　　朱七七一惊，回首，已有个人笑吟吟站在她身后，那笑容是那么潇洒而亲切，那不是沈浪是谁。
　　朱七七又惊，又喜，又恼，跺足道：“是你，你这阴魂不散的冤鬼，你……你是何时来的？？
　　沈浪笑道：“金兄眉毛一扬，我便来了。”
　　朱七七道：“你来得正好，我正要问，你……你为什么做事总是鬼鬼祟祟的瞒住我，你要他去追查展英松那些人，为的什么？”
　　沈浪道：“此事说来话长……”
　　朱七七道：“再长你也得说。”
　　沈浪道：“我是见到那王夫人后，与她一夕长谈，她便将展英松、铁化鹤、方千里等人，俱都放了出来，我一怕展英松、方千里等人，与你宿怨不解，二来与仁义庄约期已到，是以便请展、方等人，立刻直到仁义庄去，将此中曲折说明，也免得我去了，此乃一举两得之事……”
　　朱七七道：“这个，我知道，但你为何又要他去监视？”
　　沈浪道：“只因我始终觉得此事中还有蹊跷。”
　　朱七七道：“自然有些蹊跷，这我也知道。”
　　沈浪笑道：“你既知道，我便不必说了。”
　　朱七七怔了一怔，红着脸，跺足道：“你说，我偏要你说。”
　　沈浪微微一笑，道：“试想那王夫人对展英松等人既是完全好意，为何定要等到我来后，才肯将他们自地下窖中释放出来！”
　　朱七七眼睛一亮，道：“是呀，这是为什么？”
　　沈浪笑道：“事后先见之明，你总是有的。”
　　朱七七娇嗔道：“你以为我真的糊涂么，我告诉你，她暗中必定还有阴谋，但行藏既已被你发现便只有索性装作大方，将他们俱都放出……”
　　沈浪颔首笑道：“好聪明的孩子，不错，正是如此，但还有，她将展英松等人放出后，自己也说有事需至黄山一行，匆匆走了。”
　　朱七七道：“是以你便生怕她要在途中拦劫展英松等人，是以你便要他

一路在暗中监视，何况，你表面既已与她站在同一阵线，金……兄留在那里，也多有不便，自是不如在暗中将他支开的好。”

沈浪笑道：“你果然越来越聪明了。”

朱七七“哼”了一声，面孔虽仍绷紧紧的，但心中的得意之情，已忍不住要从眉梢眼角暴露出来。

沈浪道：“这些事，我本无意瞒着你，但当着王怜花之面，我却不能向你说出……唉，幸好你在此遇着金兄，否则……否则……”

朱七七眼睛更亮了，道：“否则怎样？”

沈浪道：“否则又要令人担心。”

朱七七痴痴地呆了半晌，轻声道：“你会为我担心？鬼才相信哩……”话犹未了，梨涡隐现，已忍不住笑了出来，方才的悲哀、苦恼、委曲、难受……却早已在沈浪这淡淡一句话里，消失得无踪无影。

金无望冷眼瞧着他两人的神情，脸上又似己结起一层冰来，此刻干“咳”了声，沉声道：“展英松等人一路赶到仁义庄，路上并无任何意外，我目送他一行人入庄之后，便立即兼程赶回。”

沈浪失声道：“这倒怪了……”

他皱沉思良久，方自展颜一笑，抱拳道：“多谢金兄……”

金无望道：“多谢两字，似乎不应自你口中向我说出。”

沈浪笑：“不错，这两字委实太俗。”

金无望道：“那王夫人既未对展英松等人有何图谋，你今后行止，又待如何？”

沈浪沉吟半晌，反问道：“金兄此后行止，又待如何？”

金无望仰天长长叹了口气，道：“仁义庄之约既了，展英松等人亦已无恙，无论如何，此事总算告一段落，我……我也该回去了。”

沈浪动容道：“回去？”

金无望垂首道：“不错，那柴玉关虽凶虽恶，但他待我之恩情不可谓不厚，终我一生，总是万万不能背弃于他……”

霍然抬起头来，目注沈浪，缓缓道：“却不知沈相公可放我回去么？”

沈浪苦笑道：“人以国士待我，我以国士报人……金兄对那柴玉关，可谓仁至义尽，我又岂会学那无义小人拦阻你的义行。”

金无望长长吐了口气，喃喃道：“人以国士待我，我以国士报人。但……”

再次抬起头来，再次目注沈浪，凝目良久，厉声道：“而今而后，你我再会之时，便是敌非友，我便可能不顾一切，取你性命，你今日放了我。他日莫要后悔。”

沈浪惨然一笑，道：“人各有志，谁也不能相强，今后你我纵然是敌非友，但能与你这样的敌人交手，亦是我人生一乐。”

金无望缓缓点头道：“如此便好。”

两人相对凝立，又自默然半晌。

忽然，两人一齐脱口道：“多多珍重……”

两人一齐出口，一齐住口，嘴角都不禁泛起一阵苦涩的笑容，朱七七却不禁早已瞧得热泪盈眶。

她但觉胸中热血奔腾，忍住满眶热泪，跺足道：“要留就留，要走就走，还在这里噜嗦什么，想不到你们大男人也会如此婆婆妈妈的。”

金无望颔首道：“不错，是该走了，江湖险恶，奸人环伺，沈兄你……”

沈浪截口道：“ 金兄只管放心，我自会留意的，只是金兄你金无望仰天长笑道：“ 但将血泪酬知已，生死又何妨…… ” 挥挥手，踏开大步扬长而去，再也不回头瞧上一眼。

朱七七目送着他孤独的身影，逐渐在风雪中远去，又回头瞧了瞧沈浪，突然放开喉咙，大呼道：“ 等一等……慢走。 ”

金无望顿住脚步，却未回头，冷冷地问：“ 你还有什么话说？ ”

朱七七咬了咬嘴唇，又瞧沈浪一眼，道：“ 我……我要跟着你走。 ”

金无望身子像钉了似的钉在地上，动也不动一下，既未回头，也未说话，想来他已不知该说什么。

朱七七却不再瞧他了，大声道：“ 这世上只有你一个人同情我，了解我，这世上只有你才是真正的男子汉，我不跟着你跟谁。 ”

金无望似待回头，只是仰天长笑一声，向前急行而去，那笑声中的意味，谁也揣摩不出。

朱七七大呼道：“ 慢些，等我一等，带着我走…… ”

呼声之中，竟果然展动身形，追了过去。

沈浪伸手要去拉她，但心念一转，却又住手，望着朱七七逐渐远去的身影，他嘴角似是泛起一丝微笑……

朱七七放足急奔，奔出了十数丈开外，偷偷回头一望，呀，那狠心的沈浪，该死的沈浪竟未追来。

再往前瞧，金无望也走得踪影不见了。

漫天飞雪，雪花没头没脸地向她扑了过去，眼前白茫茫的一片，心里又是悲哀，又是气恼，又是失望……

她忍不住又哭出声来，她边哭边跑，泪水遮住了她的眼睛，她既不辨方向，也不辨路途，只是发狂向前奔……

前途茫茫，她根本不知道自己要去哪里，纵然辨清了方向，辨清了路途又有什么用？

眼泪，好像要结成冰了。

她狠命地用衣袖擦去泪痕，喃喃道：“ 好，姓沈的，你不拉我，看我真的死了，你对不对得住你的良心，但……但我为什么不死呢……为什么不死呢…… ”

她又举手擦眼泪，却突然撞进了一个人的怀里。

这一撞竟撞得她一连退出四五步，方自站稳，她正待怒骂，猛抬头，石像般的站在她面前的，却正又是金无望。

此时此刻此地再见着金无望，朱七七真有如见到她最最亲热的亲人一般，也说不出是悲？是喜？

不管是悲是喜，她却大呼一声扑了上去，扑进了金无望的怀抱，抱住了他，比上次抱得更紧。

金无望发际，肩头，都结满了冰雪，他面上也像是结满了冰雪，但一双目光，却是火热的。

他火热的目光，凝注着远方的冰雪。

良久，他自长叹一声：道：“ 你真的跟来了……你何苦来呢。 ”

朱七七的头，埋在他胸膛上，带着哭声笑道：“ 我自然要如此，我真的跟着你……从此以后，你永远再也不会寂寞了，难道……难道你不高兴么。 ”

金无望道：“ 从此你永远都要跟着我？ ”

朱七七道：“嗯！永远都要跟着你，永远不离开，你就算赶我走，我也不会走了……但你也永远不会赶我走的，是么？”

金无望苦笑一声，道：“可怜的孩子……”

朱七七道：“不，不，我不可怜，我才不可怜呢，有你陪着我，我还可怜什么？你从此可再也不准再说可怜了。

金无望喃喃道：“可怜的孩子……”

朱七七埋着头，不依道：“你瞧你，又说了，你说，你说我有什么可怜？”

金无望叹道：“你又何苦为了要气沈浪而跟着我？你又何苦朱七七大声截口道：“我不是为了沈浪，自己愿意跟着你的。”

金无望道：“但沈浪来追你回去如何？”

朱七七道：“我睬都不睬他。”

金无望道：“真的？”

朱七七道：“一千个真的，一万个真的。”

金无望默然半晌，忽然道：“你瞧，沈浪果然追来了。”

朱七七身子一震，大喜呼道：“在哪里？”

她身子立刻离开金无望的怀抱，回头一望，来路雪花迷茫，哪有沈浪的影子——连个鬼影子都没有。

再回头，但见金无望嘴角，已泛起一丝充满世故，充满了解，但又免不了微带讥嘲的笑容。

朱七七脸红了，却犹自遮掩着道：“他来了我也不睬他，我……我……”

金无望摇头叹道：“孩子，你的心事，瞒不了我的，你还是回去吧。”

朱七七顿足道：“我不回去，我死也不回去。”

金无望道：“但你又怎能真的跟着我。”

朱七七道：“你不让我跟着你，我就死在你面前。”

金无望苦笑望着她，半晌喃喃道：“跟着我也好，反正沈浪必定会跟来的，他任凭朱七七跟着我，只怕也是为了便于跟踪我的下落……他未曾明白逼着我带他去寻柴玉关，已算他对我的一番义气，他若要暗地跟踪，自也是天经地义之事，我怎能怪他？”

他自言自语，既然像是在为自己分析，又像是为沈浪解释，他语声低沉含混，除了他自己，谁也听不情。

朱七七道：“你说什么。”

金无望道：“我说……你要跟着我，唉，就走吧。”

两人急行半日，正午到了西谷。

这是新安城西的一个小镇，镇虽小，倒也颇不荒凉，只因此地东望洛阳，北渡大河来往客商，自为此镇带来了不少繁荣。

朱七七一路始终拉着金无望的手，入镇之后，仍未放开，别人要对她怎么看，对她怎么想，她全不放在心上。

别人自然要对她看的，心里也自然是惊奇，又觉好笑，但只要一瞧到金无望的脸，便也不敢看了，笑更笑不出。

朱七七轻声道：“你瞧，别人都怕你，我好得意。”

金无望道，“你得意什么。”

朱七七笑道：“我就希望别人怕我，但别人都偏偏不怕，如今我跟着你走，就好像跟着老虎的狐狸一样，可以沾沾光，也可以当做别人都在怕我了，我自然得意，只是……只是肚子太饿了，想装神气些，却又装不出。”

金无望忍不住一笑，道：“ 你此刻便吃得下么？ ”

朱七七道：“ 我又不是多愁善感的女孩子，一遇到件芝麻绿豆大的事，就吃不下，喝不下了……什么事我都很快就能忘记，照吃不误，所以我五哥说我将来必会变成个大大的胖子。 ”

金无望不禁又为之一笑，道：“ 胖子又有何不好？走，咱们去大吃一顿。” 这冷冰冰的怪人，此刻不知为了什么，竟仿佛有些变了。

两人走了一段路，金无望突然又似想起了什么，当下问道；“ 你五哥可就是江湖人口中常说的朱五公子？ ”

朱七七叹了口气道：“ 不错，我那五哥，可真是个怪物，我家里的灵气，仿佛全被他一个占尽了，无论走到哪里，他都最得人缘，最能讨人喜欢，我真不知道这是为了什么？ ” 口中虽在叹气，心中其实却充满了得意之情。

金无望道：“ 我也久闻朱五公子之名，都道此人乃是浊世中翩翩佳公子，只可惜直到此刻，我仍未见过他一面。 ”

朱七六道：“ 莫说你见不着他，就连我们这些兄弟姐妹，几乎有三两年来曾见着他了，他总就像游魂似的。呀，到了。 ”

“ 到了 ” 的意思，并非说 “ 游魂 ” 到了，而是说饭铺到了——间小小的门面，五张小小桌子，收拾得干干净净，酒香，茶香一阵阵从门里传了出来，只可惜桌子上却坐满了人。

金无望道：“ 此地生意太好…… ”

朱七六道：“ 生意好的地方，酒菜必定不差。 ”

金无望道：“ 怎奈坐无虚席。 ”

朱七七道：“ 无妨，你跟着我来吧。 ”

拉着金无望走进去，走到角落上的桌子边一站，这桌子上坐的是两个面团团的商人，正吃得高兴，猛一抬头，瞧见金无望，直吓得忍不住打了个寒噤，赶紧垂下头，再也吃不下了。

朱七七拉着金无望，站着不动，那两人手里拿着筷子，挟菜又不是，放下又不是，竟拿着筷子就去算帐。

于是朱七七与金无望便在这张桌子旁坐下。

金无望摇头道：“ 果然有你的。 ”

朱七七道：“ 就叫做狐假虎威。 ”

金无望忍不住大笑起来，但笑了半晌，又突然停顿。

朱七七道：“ 你为何不笑了，我喜欢你的模样。 ”

金无望默然半晌，一字字缓缓道：“ 这半日来，我笑的实已比以往几年都多。 ”

朱七七呆呆地望着他,久久说不出话来,她心里究竟是酸？是甜？是苦？连她自己也不知道。

幸好这时酒菜已送来，于是朱七七放怀吃喝。

金无望却是食难下咽，朱七七便不住为他挟菜，别的人既不敢瞧他们，又忍不住要偷偷来瞧。

只因这两人委实太过奇怪，男的太丑，女的太美，又似疏远，又似亲密，这两人之间究竟是何关系谁也猜不出来。

朱七七只作不知不见，笑道：“ 这一块你非先吃下去不可，空着肚子喝酒，要喝死人的。 ”

伸出筷子，挟了块排骨，要送到金无望碗里。

但，突然间，她身子一震，筷子挟着的排骨，“噗”地掉进酱油碟里，她目光直勾勾瞧着座前面的窗子，面上竟已无血色。

金无望动容道：“什么事？”

朱七七用筷子指着金无望身后的窗户道：“你……瞧……”语竟已无法成声，筷子不住的“喀喀”直响，显见她的手竟抖得十分厉害。

金无望变色回首，窗外却是空空荡荡，什么也没有，他又是奇怪，又是着急，沉声道：“瞧见什么？”

朱七七颤声道：“窗……窗外有个人。”

金无望道：“哪有什么人？你眼花了么？”

朱七七道：“方才有的，你一回头，他就走了。”

金无望：“是谁？”

朱七七道：“就……就是那恶魔，那害得我又瘫又哑的恶魔。”

金无望动容道：“你可瞧清楚了？”

朱七七道：“我瞧得清清楚楚，他的脸，我一辈子都不会忘记。”直到此刻，她竟仍未定过神来，语声竟仍有些颤抖。

金无望面上也变了颜色，双眉皱起，沉思不语。

朱七七道：“你可要追出去？”

金无望摇头道：“此刻必定已追不着了。”

朱七七惶然道：“那……那怎么办呢？我此刻一见着他，吃也吃不下，睡也睡不着了，他好像随时随地都跟在我背后，还要来害我，我只要一闭起眼睛，就好像瞧到他正冲着我狞笑……”突然放下筷子，用手掩面，几乎哭出声来。

金无望沉思半晌，霍然站起身来，拿出锭银子，抛在桌上，拉起子朱七七的手，沉声道：“你跟我来。”

朱七七道：“哪……哪里去。”

金无望面色铁青，也不回答，拉着朱七七走出店外，四下辨了辨方向，竟直奔镇外最最荒僻之处而去。

朱七七又是诧异，又是惊惧，她委实已被那恶魔吓破了胆，世上她谁也不怕，可就是怕“他”。

只见金无望板着脸，大步而行，四下的地势，越来越是荒僻，此刻虽已雪霁日出，朱七七还是不禁冷得发抖。

她不知不觉间，用两只手扳着金无望的肩膀，倚到他身上，自后面看去，一个高大英俊的男子身旁，倚靠着个窈窕纤弱的少女，依偎而行，这景象确是令人艳羡，但走到前面一看，一个妖笑仙女和一个阴冷丑陋的男子，并肩走在灰蒙蒙的积雪荒原上，这景象却有说不出的可怖。

金无望肩上虽然多了个人的重量，走的仍是极快。

朱七七忍不住又问道：“前面是什么地方？”

金无望道：“我也不知道。”

朱七七一怔，呐呐道：“那……那么你要走到哪里去？”

金无望道：“我也不知道。”

朱七七又惊又怒，道：“你……你……”

金无望道：“我这是在做什么，你立刻便会知道的。”

语声微顿，突又低叱道：“来了。”

朱七七倒抽了口凉气，屏息听去，只听身后果然有阵衣袂带风之声，传

了过来，来势迅急异常。
　　但金无望却未停步，也未回头。
　　朱七七自也不敢回头，只是在心中不住暗问自己：“ 来的是什么人？莫非……莫非是他么？ ”
　　只听那衣袂带风之声，到了他们身后，身形便自放缓，竟始终不即不离地跟着他们，既不赶上前来也不说话。
　　朱七七只觉一阵寒意，自背脊升起，当真有如芒刺在背一般，当真忍不住要回头去瞧上一瞧。
　　但她毕竟忍住了，只是一只手，抱得更紧。
　　只觉金无望脚步加紧，身后那人脚步也加紧，金无望脚步放缓，身后那人脚步也放缓。
　　朱七七此刻已可断定，身后这人必定便是那恶魔，她也恍然发现，金无望故意走到这等荒僻之地，也是为了要将“ 他 ”引来。
　　但却猜不透金无望如此做法，究竟是为了什么？他若要将“ 他 ”除去，此刻便已该动手了。
　　他若无意将“ 他 ”除去，此刻该有些举动才是呀。
　　金无望脚步越来越快，到最后竟在这荒凉的雪原上兜起圈子来了，那人竟也跟着他兜圈子。
　　朱七七忍不住又要问他，但还未问出口来，耳中已传入金无望以“ 传音 ”之术说出的语声。
　　只听他一字字道：“ 此人武功虽不弱，但内力却不济，我此刻便是在故意消耗他的内力，等他内力不济，再激他动手，便可取他性命。 ”
　　朱七七又惊又喜，真恨不得抱起金无望的脖子，在他脸上亲一亲，来表示她的赞许和感激。
　　突然金无望仰天一笑，道：“ 好……好。 ”
　　那人也嘶声笑道：“ 好……好。 ”
　　金无望道：“ 我明知你要来的。 ”
　　那人也道：“ 我明知你要来的。 ”
　　金无望道：“ 你既来了，为何不说话？ ”
　　那人也道：“ 你既来了，为何不说话？ ”
　　金无望怒道：“ 你此刻可是在戏弄于我？需知我虽与你同门，却与你绝无交情，你可知我将你诱至此地，便要取你性命。 ”
　　那人似是“ 噫 ”了一声，但口中还是说道：“ 你此刻可是在戏弄于我，需知…… ”
　　金无望突然厉叱一声，道：“ 你是什么人？ ”
　　语声之中，霍然带着朱七七转过身去。
　　那人收时不及，几乎撞在他们身上——直冲到他们身前不到一尺之处，才拿桩站住——那一张又脏又丑的怪脸，便恰巧停在朱七七面前，哪是他们心中所猜想的“ 恶魔 ”，却赫然正是金不换。
　　这一变化，不但使朱七七大惊失色，金无望也大出意外——他们未引来狐狸，却引来了一只狼。
　　朱七七失声惊呼，道：”是……是你。 ”
　　金无望怒喝道：“ 原来是你。 ”
　　金不换咯咯笑道：“ 是我……两位未曾想到吧！ ”

朱七七大声道：“你鬼鬼祟祟，跟在咱们身后，要干什么？”

金不换挤了挤眼睛，笑道：“我只是想瞧瞧，两位亲亲热热的，走到这荒郊来，究竟是为了什么？这里可不是亲热的地方呀。”

金无望怒喝道：“住嘴。”

金不换道：“好，住嘴，大哥叫我住嘴，我就住嘴。”

仰天一阵怪笑，接道：“如今我才知道、我们的大哥，毕竟是有苗头的，三下两下，就从沈浪手上将这位朱姑娘抢了过来。”

金无望目光闪动，面露杀机。

朱七七却忍不住大骂道：“你放的什么屁？”

金不换大笑道：“好凶的嫂子……嫂子，你真凶，小弟告诉你件秘密，我这大哥看来虽老实，其实呀……哈哈，哈哈。”

朱七七忍不住问道：“其实怎样？”

金不换道：“其实我这大哥风流得很，自他十五岁那年，就不知有多少女子为他害相思病了，到后来……”

金无望冷冷望着他，听他说话，也不阻拦，但金不换却故意偷偷望了他一眼，故意顿住语声。

朱七七果然忍不住问道：“到后来怎样？”

金不换道：“咳咳，我不敢说。”

朱七七道：“你说，没关系。”

金不换嘻嘻笑道：“这些女子缠得我大哥不能练武，到后来我大哥一发狠，竟自己毁去了他潘安般的容貌。”

朱七七失声道：“呀……”

金不换道：“容貌虽是他自己毁去的，但他毁了之后，性情竟也跟着变了，非但对女子恨之入骨，对男子也不理不睬。”

朱七七呆了半晌，幽幽道：“原来是这么回事……原来你那时果然是在骗我。”

金不换道：“骗你……我可没有骗你……”

朱七七跺足：“啐！谁跟你说话。”

金不换瞧了瞧她，又瞧了瞧金无望，嘻嘻笑道：“我明白了……我明白了，原来嫂子是和大哥说话，原来大哥以前曾经骗过嫂子，却被我揭破了。”

他一连说了好几声嫂子，朱七七脸不禁又红了。

她又羞又恼，骂道：“放你的屁，谁是你的嫂子。”

金不换也不理她，自言接道：“嫂子，小弟向嫂子说了这么多秘密，嫂子你多多少少，也该给小弟一些见面礼才是呀。”

朱七七道：“好，给你。”

扬手一掌，向金不换脸上掴了过去。

只听，拍的一声，金不换竟未闪避，这一掌竟清清脆脆的掴在他脸上，他也不着恼，抚着脸笑道：“嫂子所赐，小弟生受了，唉！这又白又嫩的小手，掴在脸上当真是舒服得很，大哥你当真是艳福不浅呀。”

金无望突然冷冷道：“你说完了没有？”

金不换道：“说完了。”

金无望一字字缓缓地道：“我与你虽已情义断绝，但是今日念在你自幼随我长大，我再次饶你一命……”

突然暴喝一声，道：“滚，快滚，莫等我改变了主意。”

金不换神情不动，仍然笑道：“ 大哥要我滚，我就滚，但是我还有句话要问大哥，问完了再滚也不迟。 ”

他不等金无望答话，便又接道：“ 不知大哥你可知道沈浪此刻在哪里？ ”

朱七七奇道：“ 你找沈浪则甚？ ”

金不换咯咯笑道：“ 要找沈浪的人可多啦，何止我一个人。 ”

朱七七更奇，忍不住追问道：“ 还有谁要找他？ ”

金不换道：“ 仁义庄三位前辈，断虹道长，天法大师，‘ 雄狮 ’乔五，还有……便是小弟，小弟虽无用，但这些人却不是好惹的。 ”

朱七七道：“ 这些人都要找他，找他干什么？ ”

金不换道：“ 没有什么，只不过要宰他的脑袋。 ”

朱七七身子一震，吃惊道：“ 为什么……为什么？ ”

金不换道：“ 为了他违约背信，为了他多行不义，为了他外表仁义，内心险恶，为了他……唉，不用再说，也已足够了。 ”

朱七七惊得瞪大了眼睛，道：“ 但……但沈浪已将展英松，方千里这些人，全都送到‘ 仁义山庄 ’去了呀，有他们去，便已可解释了呀。 ”

金不换道：“ 展英松等人全是沈浪送去么？ ”

他声音突然提得出奇的高亢，但朱七七也未留意。

他应声道：“ 不错，全是沈浪送去的。 ”

转首瞧了金无望一眼，道：“ 你可作证，是么？ ”

金无望面上也不禁现出惊疑之色，颔首道：“ 不错，我亲眼瞧见他们入庄去的。 ”

朱七七道：“ 这难道还有什么差错不成？ ”

金无望诡笑道：“ 不错，他们的确都已入庄了。 ”

朱七七松了口气，道：“ 这就是了…… ”

金不换冷冷接道：“ 但他们入庄之后，一句话还未说出，便已气绝而死，哼！……死的当真是干干净净，一个不留。 ”

他话未说完，朱七七已不禁失声惊呼出来。

金无望也自耸然失色，道：“ 他……他们是如何死的！ ”

金不换冷笑道：“ 他们不先不后，一入庄门，便自同时倒地，方自倒地，便已同时气绝，全身一无伤痕，想必是毒发毙命，但仁义庄那许多见多识广的高手，竟无一人看出他们中的是什么毒。 ”

他仰天干笑数声，接道：“ 下毒倒也不奇，奇的是，他竟能将时间算得那般准确……嘿嘿，哈哈，果然是好手段，好毒辣的手段。 ”

这番话说将出来，就连金无望也不禁为之毛骨悚然。

朱七七颤声道：“ 这……这绝非沈浪下的毒。 ”

金不换冷笑道：“ 人是他送去的，毒不是他下的，是谁下的？ ”

朱七七道：“ 是她……是那女子！ ”

金不换道：“ 她是谁？那女子又是谁？ ”

朱七七跺足道：“ 我跟你说，也说不清的。 ”

一把拉住金无望，道：“ 走，咱们一定要先将这消息告诉沈浪。

金不换冷冷截口道：“ 你们不必麻烦了，自然有人去寻沈浪，反正他是再也逃不了的……至于你们么……唉，此刻只怕也不能走了。

金无望膛目怒叱道：“ 你敢拦我不成？ ”

金不换皮笑肉不笑，阴恻恻道：“ 我怎敢……但他们…… ”眼珠子滴溜

溜四下一转，金无望，朱七七，不由自主，随着他瞧了过去。

只见灰茫茫的雪原上，东，南，西，北，已各自出现了一条人影，缓步向他们走了过来。

这四人走的仿佛极慢，但眨眼却已到子近前——

东面的一人，长髯飘拂，飘飘如仙，但清癯的面容上，也带着层肃杀之气，赫然正是“ 不败神剑 ”李长青。

南面的人，身高八尺，虬髯如戟，圆睁的双目中，更满现杀气，亦是“ 仁义三老 ”之一，“ 气吞斗牛 ”连天云。

西面的一人，身躯仿佛甚是瘦弱，走两步路，便忍不住要轻轻咳嗽一声，却是冷家三兄弟中的大哥。

北面的一人，神情看来最是威猛，面上杀气也是最重，正是当今佛门中第一高手，五台天法大师。

这四人无一不是煊赫一时，身怀绝技的武林高手，有这四人挡住路途，那真是谁也无法脱身的了。

金不换不等这四人走到近前，凌空一个翻身退出丈余，大声道：“ 方才的对话各位可听到了么？ ”

连天云大喝道：“ 听得清楚得很。 ”

金不换道：“ 在下未说错吧<那些人果然全都是沈浪送去的。 ”

连天云恨声道：“ 你他妈的真都猜对了，沈浪那狗蛋，饶不得他！ ”他年纪虽已有一把，但盛怒之下，说起话来，却仍不改昔日那副腔调。

金不换道：“ 好教各位得知，这里有个比沈浪更精彩的人物……嘿嘿，这是各位走运，竟会在无意中撞见他。 ”

李长青沉声道：“ 谁？ ”

其实这时四人八道目光，早已凝注在金无望身上——金无望身形虽然几立未动，心里已难免有些惊惶。

只听金不换大声道：“ 各位请看，这便是‘ 快乐王 ’门下四大使者中的‘ 财使 ’金无望了，各位只怕早已久仰他的大名了吧。 ”

话犹未了，李长青等四人已一步窜了过来，将金，朱两人紧紧围住，目光更是刀一般盯在金无望脸上。

朱七七身子不觉向金无望靠得更紧了些。

但见这四人瞪着金无望，金无望也瞪着他们，双方久久都未说话——此刻之情况，实已用不着说话。

金无望不问也知道四人的来意，四人也知道自己若是问话，对方是万万不会回答的，是以不问也罢。

这相对的沉默之间，实是充满了杀机，日色却似已渐渐黯淡，寒风呼号，有加人们的杀声呐喊。

朱七七实在忍不住了，大声道：“ 你们要干什么？ ”

四人转目瞧了她一眼——只是一眼，便又将目光移回金无望面上，似是根本不屑瞧她，更不屑回答她的话。

朱七七嘶声呼道：“ 你们好歹也该问些话呀，这……这样又算是什么？ ”

这次四人却连瞧也不瞧她一眼了。

朱七七咬着嘴唇道：“ 他们不说话，咱们走。 ”

站在外面的金不换突然放声狂笑起来。

他狂笑道：“ 各位听听，这丫头说的好轻松。 ”

朱七七怒道："你们不说话，便该出手，你们不出手，咱们自然就得走了，难道就跟你们在这里站着，站一辈子不成。"

李长青叹了口气，道："你还要我等出手么？"他虽然终于说出话来，却像不是向朱七七说的，目光一直凝注着金无望。

金不换应声道："对了，你还要咱们动手么？你若是识相的，便该乖乖束手就缚，有问必答，也免得皮肉受苦。"

金无望冷笑不语。

朱七七却忍不住大骂道："放屁，你……"

连天云厉叱一声，截口道："跟这样的人还噜嗦什么，三拳两脚，将他们打倒，用绳子绑将起来，那么再对他说话也不迟。"

金无望突地仰天狂笑起来，狂笑道："好威风呀！……好煞气，金某正在这里等着你们五位大英雄，大豪杰，一齐出手……请，请！"

朱七七眼珠子一转，突也笑道："好可怜呀……好可惜，堂堂五位成名露脸的英雄，却只知以多为胜，仗势欺人……"

连天云怒喝道："臭丫头，快闭住你的嘴，且瞧你爷爷们可是以多为胜之辈……各位请退一步，待咱家先将这厮擒来。"

李长青微一皱眉，连天云却已掠了出去。

金无望道："你真敢一人与我动手？"

连天云怒道："不敢的是龟孙子。"

金无望冷冷道："我瞧你还是退下吧，'气吞斗牛'连天云，昔日武功虽不弱，但衡山一役后，你武功十成中最多不过只剩下三成了，怎能与我交手？"

连天云狂吼一声，双掌连环击出，口中怒喝道："谁来助我一拳，我连天云先跟他拼了。"

金无望轻推开朱七七，道："留意了！"

口中说话，身形一闪，便已将连天云两拳避开。

李长青是何等角色，瞧得他身形一闪之势，便知此人实是身怀绝技，当下退后几步，向冷大递了个眼色。

冷大一掠而过，咳嗽两声，道："何事？"

李长青沉声道："此人武功之深，深不可测，三弟四十招内，虽不致落败，但四十招后，气力不济，便非败不可。"

冷大道："想必如此。"

李长青道："你近来自觉功力怎样？"

冷大微微一笑道："还好。"

李长青道："你那咳嗽……"

冷大含笑道："要它不咳，也可以的。"

李长青目光转动，但见金不换面带微笑，袖手旁观，天法大师虽然跃跃欲试，却凝着连天云，未便出手。

他两人一左一右，有意无意间将朱七七去路挡住。

李长青一眼瞧过，语声放得更低，道："金不换素来极少出手，天法上次受了沈浪之内伤，也未见完全复原，而我……唉，总之，瞧今日情况，是非你出手不可的了，你自信还能取胜么？"

冷大道："不妨一试。"

李长青道："好，但是此刻你却出手不得，老三的脾气，你是知道的，

是以你唯有等他施出那一招时，便赶紧插手……如今已过了二十招了，再有十七八招，老三那一招便必定会出手的，你懂么。”

冷大道：“懂。”他说话虽比他三弟多些，却也不肯多说一个字。

连天云出拳如风，片刻已攻出二十余招之多，那拳路攻将出去，当真有排山倒海之势，令人见而生畏。

金无望手脚一时竟似被他这威猛的拳路闭死，只是仗着奇诡而轻灵的身法，招招闪避。

但见拳风动处，冰雪飞激。

飞激的冰雪，若是贱在人脸上，立时就会留下个红印子——朱七七脸上的红印子，已经有两三个了。

她瞧得既是惊骇，又是担心，暗道：“谁说连天云功夫已减弱？他此刻的功力若是有昔日的三成，那么他昔日岂非一拳便可打死当时任何一位高手。……金无望只怕是听信传言，弄错了，他连这一人都不能战胜，还有四个怎么办。”

要知朱七七的性子最是偏激，所以才会做出别人做不出的事，什么礼教，规矩，她是全不管的。

她若是跟谁要好，便一心只希望他取胜，至于双方谁正谁邪，谁是谁非，她更不放在心上。

至于此刻双方本就互有曲直，她自然更恨不得金无望一掌便将连天云劈死，她才对心意——连天云这人是好是坏，她从来都未想过。

而金无望却偏偏落在下风，她自然着急。

但她却不知连天云功力实已大大受损，与昔日相比实已只剩下三成，只是连天云也是火爆性子，只要一动手，便将自己所剩的这三成功力，全都使了出来，绝不为自己留什么退路。

金无望交手经验，是何等丰富老辣，他早已瞧出此点，是以绝不拼命，只有消耗连天云的气力。

他自己的气力还要留下为自己杀开血路。留下与别人动手。他狠毒的招式，也是留下来对付别人的。

再过七招。连天云攻势果然已渐渐弱了。

他额角之上，也开始露出了汗珠。

金无望招式却渐露锋芒，渐渐占得先机。

突然，连天云双拳齐出，一招“石破天惊”带着虎虎的掌风，直击金无望胸膛，当真有破石天惊之势。

李长青沉声道：“这是他第三十八招了。

冷大点了点头，全神贯注但见金无望脚一微错，倒退一步，他自是不愿与连天云硬接硬拼，脚下退步，力留余势，等着连天云下一招攻来。

哪知连天云身子竟突然也倒退一步站住不动，口中大喝道：“住手。”

这一喝，喝声竟有如雷霆一般，震得朱七七耳鼓，嗡的一响，脑子也都震得晕晕的，片刻间再也听不到别的声音。

金无望首当其冲，更觉得仿佛有一股气流，随着喝声而来，当胸也仿佛被人击了一锤。

他身子竟不由得晃了一晃，但身形，脚步，气势，心神，仍丝毫未动，仍保持直攻直守的功架。

就在这时，已有一条削瘦的人影，飞身而来，像是一把刀似的，插在他

两人身子中央。

原来，连天云方才那一声大喝，竟是他成名之绝技，当年武林中人，都知道这就是连天云的“舌底锥”。

这“舌底锥”有质无形，乃是气功中一种最最上乘的秘技，其威力，性质，都与佛家之“狮子吼”极为近似。

连天云号称“气吞斗牛”，气功自是不弱，昔日他功力全盛之际，这一声“舌底锥”喝将出去，对方必定要被震得失魂落魄，身法大乱，加以他喝的又是“住手”两字，这也使得对方为之一怔。

高手相争，怎容得这一乱，一怔，对方从未被他这一“锥”击倒，但只要他跟着一招攻出，那是必定手到擒来的了——昔日武林中委实不知有多少高手，葬送在他这一着“舌底锥”下。

怎奈他此刻气功已被人破去大半，“舌底锥”的威力，十成中最多也不过只剩下两三成而已。

是以金无望在他这“舌底锥”下，虽惊而不乱。

连天云也并非不知道自己这“舌底锥”已无昔日之威力，但他天生是不甘服输的脾气，每到情急之时，便不禁将这一着施将出来——李长青与他多年兄弟，自也算准了他要施出这一着的。

“舌底锥”一出，冷大立时飞身插入。

连天云怒道：“闪开，谁叫你来插手。”

冷大微微笑道：“你已叫人住手，我自然便可出手了。”

连天云怔了一怔，身子已被李长青拖了回去。

金不换嘻嘻笑道：“有趣……有趣。”

天法大师沉声道：“本座……”

金不换道：“大师为何急着出手？反正这厮已是网中之鱼，大师为何不先瞧冷家三兄弟从来不肯轻露的武功秘技？”

天法大师微一沉吟，果然顿住了脚步。

原来冷家三兄弟在武林中之地位，最是奇特，他们的身份是“仁义庄”的奴仆，他们的武功却属顶尖高手。

他们从不求名，更不求利，也从不参与江湖中的是非，除非有人要危害到“仁义庄”，他们绝不出手。

但只要他们一出手，与他们动手的人，便极少能活着回去，是以江湖中便极少有人知道他们的武功来历。

他们的身世，更是个谜，他们自己从不向人提起，别人纵然四下打听，也打听不出丝毫头绪。

神秘的武功，神秘的身世，再加上他们那神秘的脾气，便使得这兄弟三人，成了江湖奇人中的人物。

是以就连天云大师这样的人，也不免动了好奇之心，要瞧瞧这冷家三兄弟中的老大，究竟有何惊人的身手。

冷大此时却在不住咳嗽。朱七七忍不住道：“你身子有病，还能与人动手？”

冷大抬头向她一笑，道：“多谢好心，咳咳。”

朱七七叹道：“这里还有这么多人，却为何要你出手，金……金大哥，你还是让他回去吧，换上个人来。”

金无望冷冷一笑，闭口不语。

金不换却冷冷笑道：“ 朱姑姑娘，小嫂子，你怕他生病，打不动么，嘿嘿，少时他要你变作寡妇时，你才知道他的厉害。 ”

朱七七满面怒容，要待发作。

第一四章　初脱虎口时

金不换语意刻薄，朱七七正要发作，冷大已转身怒叱道：“ 住口！ ”

金不换怔了一怔，道：“ 你要我住口？ ”

冷大道：“ 正是要你住口。 ” 金不换道：“ 你……你连谁是敌人，谁是朋友都分不出么？ ”

冷大道：“ 我宁可有他这样的仇敌，也不愿有你这样的朋友。 ”

这句话包含的哲理，正是说：“ 卑鄙的朋友，远比正直的仇敌要可怕得多。 ”

金不换面上不禁现出羞恼之容，转目去瞧李长青，似是在说：“ 你家的奴仆对我这般无礼，你不说话么。 ”

哪知李长青却毫无反应，对他与冷大之间的对话，神情仿佛根本就未听到，也未瞧见。

金不换再转眼去瞧冷大，冷大一双冷冰冰的目光，正在猛瞪着他，他面上的怒容，立时消失了，哈哈一笑，道：“ 这一次在下的马屁，只怕是拍在马腿上了，好，好，在下不说话就是，冷兄可以动手了么？ ”

冷大冷冷一笑，这笑声中，也说不出包含有多少轻蔑不屑之意，然后，他回首对金无望道：“ 请！ ”

朱七七也不说话了，她已知道这满面病容，骨瘦如柴的冷大，必定身怀绝技，否则欺软怕恶的金不换绝不会如此畏惧于他。

她睁大子眼睛，等着瞧他出手。

但金无望与冷大两人，却仍未出手。

两人面面相对，目光相对，身形绝未摆出任何架势，全身上下，每一处看来仿佛俱是空门。

但两人彼此都知道，对方此刻身形虽无功架，但精神，意志，却正是在无懈可击的状况之中。

两人之间，若有谁先出手，除非一着便能占得先机，否则反而会被对方以后发之势制住。

要知争先之人，出手必是攻势，而普天之下，以攻势为主的招式，防守处便必有空隙之处。

他若一招不能占得先机，对方势必会对他防守的空隙间反击而来，那么，自己攻击对方时，对方是在无懈可击的状况中，而对方攻击自己时，自己却是有隙可乘——高手相争，怎容得有这丝毫差错。

自从冷大一声 “ 请 ” 字出口，两人非但身子不敢动一动，连眼睛都不敢眨一眨——李长青、天法大师、金不换，无一不是当今武林的顶尖人物，自然都知道这两人虽然迄未出手，但局势却已比任何激战都要紧张得多，是以人人俱是屏息静气，不敢分散了他们的神智。

朱七七也渐渐觉察出这两人之间的情况，实是生死呼吸，间不容发，她凝注着这两条石像般林立不动的人影，但觉这实比她有生以来所见的任何一场激烈的战斗，都更要令她惊心动魄。

寒风就在他们耳畔呼号，但他们谁也听不到了。

在这一刻间，人人都觉得大地一片死寂，没有任何动静，唯有自己的呼吸渐渐急促，心跳渐渐加剧。

也不知过了多久。

令大但觉自己的体力，在急剧的消耗着，他虽不未曾动弹过一根手指，但体力的消耗，但却比他一生经历的大小百十战还要剧烈。

他只觉额上已泌出汗珠，沿着人的面颊，就像是有无数条小虫在他脸上爬过似的，痒得钻心。

但他却仍咬牙忍住。

他只觉目光已渐渐朦胧，四肢关节，也己渐渐发软，渐渐麻木——渐渐变得仿佛刀割般疼痛。

但他却仍咬牙忍住。

只因他深知这一场争战不但是在考验他两人的武功，更主要的是在考验着他两人的意志与坚忍。

他知道自己此刻虽然受苦，对方又何尝不然。

两人之间，若有谁能多忍一刹那，便能得胜——只要多忍一刹那，便已足够。只因这一刹那已足够分别出他俩的胜负，生死。

这是何等重要的一刹那，他死也要忍住。

他告诉自己：“冷大，你绝不能倒下去，此刻，说不定金无望已支持不住了，你只要再等片刻他便可倒下。”

就仗着这信心，他拼命支持着，拼命张大眼睛。

虽然，他明知自己只要轻轻闭起眼睛，所有的痛苦便会终结，这是何等容易的事，但他却不能这样做。

想来，金无望亦是如此。

又不知过了多久。

这时非但金无望与冷大两人已是苦不堪言，就连旁观着的李长青，天法大师等人，亦是满头大汗，有如自己也方经一场激战似的。

金不换突然悄悄一扯李长青衣袖。

两人交换了个眼色，身形溜过丈余。

金不换悄声道：”李兄且看这一战两人是谁胜谁负？”

李长青沉吟半晌，苦笑道：“若论武功之强韧，意志之坚忍，交手经验之丰富，临敌判断之冷静，他两人可说是棋逢敌手，不相上下！”

金不换颔首道：“不错，他两人都可称得上是江湖罕睹的硬手，咱们这些武林七大高手比起他们来，可实在要觉得有些害臊。”

李长青长叹一声道：“但两人交手，胜负之分，除了要看双方之武功，意志，经验，冷静外，体力之强弱，亦是极主要的一个因素。”

金不换笑道：“李公之言，实是中肯之极。”

李长青叹道：“冷大所有一切，虽都不在金无望之下，但体力……唉，他近年来似已积劳成疾，再加以酗酒过度，两人如此这般耗下去，冷大的体力……唉，只怕便要成为他的致命之伤了。”

金不换道：“那……又当怎生是好？”

李长青垂首道：“两人相争，优胜劣败，本是丝毫不能勉强之事，只是……”

金不换目光闪动，截口笑道：“只是李公此刻还存万一之想，但愿冷大侥幸能胜，等到冷大真个不支时，再令人替换于他。”

李长青苦笑道：“不错，除此之外，还有何策？”

金不换道：“但李公昔年受创之后，至今功力仍未恢复，却不知能否……”目光凝注李长青，故意顿住语声。

李长青叹道：“ 不瞒金兄，在下若与此人动手，更是败多胜少。 ”
金不换道：“ 然后，自是天法大师上阵，但天法大师能胜得了他么？ ”
李长青沉吟半晌，目注金无望，道：“ 此人武功实是深不可测，除非他连经剧战之后，气力不济，否则…… ” 长叹一声，住口不语。
金不换道：“ 此人功力，在下倒略知一二。 ”
李长青道：“ 请教。 ”
金不换道：“ 此人练武之勤苦，在下实未见过第二人在他之上，何况，他又素来不近女色，若论气力之绵长，在下亦未见过第二人在他之上，昔日曾有十余人与他车轮大战，连经十余战之后，他仍是面不改色。 ”
李长青变色道：“ 若真的如此，只怕…… ”
金不换道：“ 只怕天法大师也难以取胜，是么？ ”
李长青颔首叹道：“ 不错，天法大师功力虽深，但若论对敌时之机智，招式之奇诡，出手之险毒，却万万不及此人，他实是败多胜少。 ”
金不换道：“ 无法大师若非他的敌手，在下更连上阵都不用上阵了，只因在下根本不用动手，已知绝非他的敌手。 ”
李长青道：“ 这……唉！ ” 叹息着摇了摇头，说不出话来一一只因他深知金不换此番说的，倒不是假话。
金不换道：“ 你我五人，显然全不是他的敌手，难道今日就只能眼瞧着他将我五人一一击败然后扬长而去么？ ”
李长青道：“ 这……除非…… ”
金不换道：“ 除非怎样？ ”
李长青顿了顿足，道：“ 除非我你一齐出手。 ”
金不换说了半天，为的就是要逼出他这句话来，此刻不禁抚掌笑道 :“ 正该如此，你我对付此等恶魔，也用不着讲什么江湖道义，与其等到那时，倒不如此刻一齐出手罢了。 ”
李长表垂首沉吟半晌，抬起头，只见就在这几句话的工夫里，冷大已更是不支，金无望目光却更明亮。
金换不连连问道：“ 怎样……怎样…… ”
李长青咬了咬牙，道：“ 好，就是如此。 ”
他话未说完，金不换已截口狞笑道：“ 既然如此，金无望拿命来吧。 ”
笑声之中，几点寒星，暴射而出，直打金无望前胸下腹——他出手如此迅快，显然早已将暗器准备好了。
金无望此刻正是全神贯注，丝毫不能分心，这暗器骤然袭来，他怎能闪避，眼见他已要遭毒手。
朱七七放声惊呼，也援救不及。
哪知金无望竟偏偏能够闪避，一个翻身，掠空丈余，七、八点寒星，俱都自他足下打过。
金无望身形凌空一转，已掠到朱七七身侧，口中厉道：“ 金不换，我早已算定你有此一着，是以始终分心留意看你，你若想要害我，还差得远哩。 ”
众人一听他方才根本未曾将全部心神都用来对付冷大，冷大已是不支，俱都不觉更是吃惊。
金不换喝道：“ 大家一齐上呀，先将这两人收拾下来再说。 ”
他口中呼喝虽响，却还是不肯抢先出手。
天法大师瞧了李长青一眼，李长青微微颔首，两人再不说话，一左一右，

夹击而上，眨眼间便各自攻出三招。

金不换这才出手，冷大却倒退了几步，唯有连天云还是站在那里，低垂着头，仿佛正在想着心事。

金无望拉着朱七七，左迎右拒，挡了三招，突然冷笑道：“ 李长青，你且瞧瞧连天云。 ”

金不换喝道：“ 莫要回头，莫要上他的当。 ”

李长青心里也正如此在想，但究竟手足情深，关心太过，究竟还是忍不住要回头去瞧一眼。

他这一眼不瞧还罢，一瞧之下，又不禁大惊失色。

原来连天云此刻非但低垂着头，连眼睛也都已闭上，面上全无血色，嘴角却吐出了些白沫，看来煞是怕人。

李长青又惊又怒，嘶声喝道：“ 你……你将他怎么样了？ ”

金无望手脚不停，口中冷笑道：“ 方才我与他动手之时，他便已中了我迷香毒药，若无我本门解药相救，两个时辰里，便要毒发身死。 ”

李长青惊呼一声，道：“ 恶贼，你……你要怎样？

金无望道：“ 我要以他的性命，换一个人的性命。 ”

金不换骂道：“ 你想咱们放了你么？嘿嘿，你这是做梦。 ”急迫出手三招，招式更狠，更毒，恨不得一下就将金无望打死。

金无望轻笑避开三招，冷笑道：“ 做梦？ ”

金不换道：“ 咱们片刻之间，便可将你擒住，那时还怕你不拿出解药来？ ”

李长青心神一宽，道：“ 正是如此。 ”再次出手，招式自也更是狠辣连连，冷大在这情况下，为了相救连天云，也只有出手了。

朱七七暗暗着急，忖道：“ 他如此做了，岂非弄巧成拙…… ”

哪知金无望却突然纵声狂笑起来。

金不换道：“ 你笑什么？你还笑得出？ ”

金无望道：“ 你瞧这是什么？ ”

手掌扬处，一串黑星飞出。

众人只当他也是施展暗器，不由得俱都一惊，哪知他这一串七、八点星却非击向别人，而是打向自己。

只见他张口一吸气，竟将这些黑星俱都吸入嘴里。

众人瞧得莫名其妙，不禁问道：“ 那是什么？ ”

金无望道：“ 这便是解药。 ”他似乎并未将那些黑点吞下去，只是含在嘴里，是以说话便不免有些含糊不清，但众人还是听得清清楚楚。

李长青失色道：“ 解药，你……你要吞下去。 ”

金无望道：“ 不错，你们若不立刻住手，我便立刻将这解药吞下去，这种解药世上记只剩下这几粒了，我若将它们一齐吞下……嘿嘿，那时纵然大罗金仙前来，只怕也休想能救得活连天云了。 ”

他话未说完，李长青、冷大招式已缓，终于住手。

天法大师也跟着住手，金不换若不住手，就只剩下他一个人与金无望动手了，他怎会不住手。

金不换目光闪动，道：“ 金无望，我老实告诉你，咱们先放你，再等你将解药送来，那是万万办不到的，但若要你先留下解药，咱们再放你，你也未必肯，是么？那么你心里究竟在打什么主意？你就快说吧。 ”

金无望手掌紧紧抓住朱七七，冷笑道：“ 某家要来便来，要去便去，谁

能拦得住我，又何必要你等放我！”
　　这句话说出来，众人又是大出意外。
　　金不换道：“那……那你究竟要怎样？”
　　金无望道：“我要你们放了她。”
　　李长青道：“放了她……放了这位朱姑娘？”
　　金无望道：“正是放了这位朱姑娘，她与此事本就无关，只要你们这样站着，等她走远之后，我立刻便将解药送上。”
　　李长青暗中松了口气，口中却道：“但……但我怎能信得过你？”
　　金无望冷冷道：“信不信由你。”
　　李长青沉吟半晌，顿住道：“也好。”
　　他转目望向天法大师，天法微微颔首。
　　金不换心里虽不以为然，但瞧见冷大与李长青正都在瞪着他，他纵然说“不肯”，又能怎么样。
　　他当然只有点头……非但点头，还大笑道：“原来你只是要放了朱姑娘，哈哈，好极，其实你纵然不说，我倒也不会伤她一根汗毛的。”
　　金无望冷笑一声放开了手，转头望向朱七七，道：“你快走吧。”
　　朱七七目中已现泪光，垂首道：“你真的要我走？”
　　金无望冷冷道：“你不走，反而拖累了我。”他语声虽装得冰冰冷冷，但胸膛起伏，显见心中亦是十分激动。
　　此情此景，若是换了别的女子，少不得必要哭哭啼啼，拖拖拉拉，说一些……
　　“我不走，我陪着你一齐打……我们要走一齐走，要战一齐战，要死一齐死”等等……诸如此类的话。
　　但朱七七心中虽然感激悲痛，却知道这些话纵说出，是无用的，她做事情素来痛快，素来不愿做这些婆婆妈妈，牵丝攀藤的事。
　　她只是跺了跺脚，道：“好，我走，你若能活着我自会找你，你若死了，我……我替你报仇！”咬紧牙关，转身狂奔而去。
　　直到她奔出很远，金无望才转首凝注着的她背影，然后，良久良久，都未移动，直到她身影完全消失于苍茫的雪地中……
　　金不换突然冷笑一声，道：“可怜呀可怜，可叹呀可叹，原来这位姑娘对我们的金老大，竟是如此无情无义，说走就走，连头都不回……”
　　金无望怒叱道：“畜生！啐！”
　　“啐”的一声出口，一连串黑垦跟着飞出，金不换正说的得意，全未提防，这八点黑星，便全都喷到他脸上。
　　他本已丑怪的面目，再加上这斑斑黑点，那模样当真又是可怕，又是滑稽，又是令人作呕。
　　金不换但觉脸上被打得火辣辣的发疼，惊怒之下方待伸手去抹，但手一抬，便被冷大抓住。
　　金不换怒道：“你干什么？”
　　冷大冷冷笑道：“此刻在你的脸上的，便是可救连三爷生命的解药，你若敢胡乱去动一动，我要你的命。”
　　金不换倒抽一口凉气，只有站着不动，任凭冷大将解药一粒粒自他脸上剥下来，那时金无望的唾沫早已在他脸上干了。
　　金无望仰天狂啸一声，道：“解药你们既已拿到，要动手的，只管一齐

来吧。”

喝声未了，已有两条人影扑了上去……

朱七七头也不回，放足急奔，直奔出数十丈开外，那强忍在眶中的眼泪，便再也忍不住一连串落了下来。她拼命咬住嘴唇，但眼泪还是要流下，她拼命想不哭，却越来越是伤心，终于忍不住放声痛哭起来。

也不知哭了多久，她突然发现自己竟在站一株枯树下，早就没有往前走了，是何时停下来的，她完全不知道。

大约还是正午，但天色却如黄昏般黝黯。

她定了定神，擦擦眼泪，告诉自己：“朱七七，你莫要哭了，金无望又不会死的，你哭什么？莫哭子……莫哭……金无望只怕早已逃了。”

话未说完，她又已放声痛哭起来，嘶声道：“放屁放屁，谁说金无望不会死？谁说金无望能逃走？那四人单独虽非他的敌手，但以一敌四，谁也不行呀！”

“不对，他虽不是那四人敌手，但要逃总可逃的……不对，那四人围住他，他又能够往哪里逃呢？……”

她哭哭停停，自言自语，忽而安慰自己，忽而痛骂自己，如此翻来复去，也不过是自己在折磨自己罢了。

又不知过了多久，到后来，也不知是因她眼泪已自流干，还是因她终于能自己忍住，反正她终能不哭了。

她咬了咬牙，辨别方向，向前大步行去。

她一面奔行，一面低语，道：“我可不是去找沈浪的，沈浪那样对我，我死也不会再去找他——就算世上的人都死光了，我也不会去求他。”

这话她是对自己的脚说的，却似乎偏偏不听话，偏偏要往去找沈浪的那条路去走。

她低语道：“我走这条路，又不是去找沈浪，我是去找……去找别人的，张三李四，王二麻子，我谁都可以找，我无论去求什么人帮我的忙，那人都会帮我的，那么，我就可以要他们来救金无望。”

其实她自己知道这些话有些靠不住，但她还是要这么说——世上的女孩子，大多都有一样男人比不上的地方。

那就是她自己常常会骗自己。

一面想，一面走，不知不觉间，朱七七又来到方才他们打尖的小镇，又可瞧见那小小的饭铺。

也不知怎地，她又在不知不觉间走入了那饭铺——的确很累，心又很乱，要找个地方休息，仔细想一想。

店伙似乎还认得她，逡巡着走过来，赔笑道：“姑娘要吃点什么？方才那位大爷，怎地还没来，可是在后面？小的为姑娘摆两份筷子好么？姑娘。”

朱七七突然一拍桌子，怒道：“少噜嗦！”

店伙吃了一惊，站着发愣。

朱七七道：“龙肝凤翼，鲍鱼排翅，蜜炙云腿，清拌熊掌，笋尖珍珠汤……好，就这四菜一汤拿来吧。”

她心里根本在想着别的，早已神游物外，只是随口将她平时爱吃的一些菜，念经似的说了出来。

但这些菜却都是她那样的豪富之家才能吃得到的，这小镇上的店伙，却连听也未曾听过。

此刻只听得他瞪大了眼，张大了嘴，怔了半晌，方自赔笑道：“这些菜小店没有。”

朱七七道：“有什么？”

店伙精神一振，道：“小店做的是南北口味，面饭都有，阳春面，肉丝面……”

朱七七道，“好，来碗肉丝面吧。”

店伙精神立刻又没了，懒洋洋道：“好，这就送来。”心中又是好气，又是好笑，暗想：“这位姑娘方才原来也是摆阔的，弄来弄去，只要了碗肉丝面。”

面，送来的果然不慢。

但直到一碗热腾腾的面变得冷凉，朱七七还是未动筷子——这时纵然真有熊掌鱼翅摆在她面前，她也是吃不下的。

突然间，门内有呼声传来，嘶声呼道：“不得了，不得了……打死人啦……打死人啦……”

一个人狂呼着奔入，满脸俱是鲜血，只是瞧他神情，模样，显然绝非武林中的英雄豪杰。

朱七七瞧了一眼，便懒得再看，但那店伙以及店里另一些客人，俱都吃惊变色，蜂拥着围了上去，纷纷道：“王掌柜，你这是怎么回事？”

“谁敢欺负咱们王掌柜，我去跟他拼命！”原来挨揍的这人，正是这饭铺的掌柜的。

王掌柜道：“方才俺正和猪肉铺的李胖子聊夭，说晌午俺店里来了两个稀罕客人，那女的可是真标致，男的却是三分有点像鬼，七分不大像人，就好像一朵鲜花插在牛粪上似的，俺将李胖子说笑了，俺也笑子，哪知就在这当口，突然冲将来一条野汉子，就将俺揍了一顿，俺……”

他话未说完，头一抬，就看见他口中说的那标致的女子，已冷冰冰站在他面前，满面俱是杀气。

这一来可又将他吓住了，张大了嘴，再也说不出话来。

朱七七双手一分，别的人就跌跌撞撞分了开去，一个个也是惊得目瞪口呆，朱七七冷冷瞧着那王掌柜，道：“再说呀。”

王掌柜道：“俺说……说……说……说……说不出了。”

朱七七一把抓住他的衣襟，道：“你说谁像鬼？”

王掌柜满头大汗，道：“俺，俺说自己……”

朱七七道：“方才揍你的人是何模样？”

王掌柜道：“浓眉毛，大眼睛，俺也瞧不……”

朱七七不等他说完，一掌将他推得直撞在柜台上，飞身掠了出去，只见街道两旁，站满了瞧热闹的人。

一条大汉，左手提着酒葫芦，旁若无人，扬长而去。

朱七七又惊又喜，大呼道：“熊猫儿……熊猫儿……”

那大汉骤然回顾，浓眉大眼，气宇轩昂，在寒风中犹自半敞着衣襟，却不是熊猫儿是谁？

两人相见，俱是惊喜交集，大步迎了上去，一把就抓住对方的肩膀，两旁的人，更是眼睛都瞧直了。

但熊猫儿不管，朱七七也不管。朱七七穷途之中，骤然见着熊猫儿，当真有如见到最亲近的人一般，热泪忍不住又要夺眶而出。她紧抓着熊猫儿的

肩膀，颤声道：“ 好极了……遇着你真好极了。 ”
　　熊猫儿也抓住她肩膀，也自笑道 :“ 好极了！好极了！竟在这里遇着你。 ”
　　朱七七道：“ 但……但你怎会到这里来的？ ”
　　熊猫儿道：“ 来找你的……你呢？ ”
　　朱七七道：“ 我也是来找你的。 ”
　　两人同时道：“ 真的？ ”
　　两人不禁同时大笑起来，同时笑道：“ 走，去喝一杯。 ”
　　于是两人笑得更是开心，扶着肩膀，又走回那饭铺，这时两人俱是心怀开畅，早已浑然忘了什么男女礼教之防。
　　但别人却如见着瘟神，见着怪物一般，远远就躲了开去，那位王掌柜，更是逃得不知去向。
　　熊猫儿与朱七七却更是得其所哉，自管在店里坐下，没有人招待他们，他们就喝自己葫芦里的酒，你一口，我一口……
　　朱七七知道：“ 不想你居然还记挂着我，还来找我。 ”
　　熊猫儿笑道：“ 我记挂着你？……嘿嘿，我简直差点儿就要急疯了，虽然一路寻来，却又不知能不能寻得着你。 ”
　　朱七七道：“ 我也正在着急，不知能不能找着你，但听得有人在路上胡乱揍人，我一猜，就猜着必定是你了。 ”
　　熊猫儿大笑道：“ 那厮那样一骂，我就猜着他骂的是你，那火气就再也忍耐不住，就算他是天王老子，我也要揍他一顿。 ”
　　两人又大笑了一阵，笑声终于渐渐消沉。
　　朱七七忍不住道：“ 不知沈…… ” 咬了咬牙，终于还是将下面的 “ 浪 ” 字咽回肚里。
　　熊猫儿道：“ 你可是要问沈浪？ ”
　　朱七七道：“ 谁问他？王八蛋才问他。 ”
　　熊猫儿叹了一口气，道：“ 你走了不久，沈浪也走了，我只知道他要将你找回来了，哪知等了许久还是不见他的影子。 ”
　　朱七七恨声道：“ 这种坏蛋，你等他干什么？ ”
　　熊猫儿道：“ 我可不是等他，我是等你。 ”
　　朱七七眨了眨眼睛，道：“ 真的？ ”
　　熊猫儿道：“ 自然是真的，我越等越着急，那王怜花却不住在问我沈浪的武功，师承，来历，又问我是如何认得他的。 ”
　　朱七七道：“ 你倒了霉，才会认得他。 ”
　　熊猫儿道：“ 王怜花虽然问得起劲，我却懒得理他，但有他在一旁，我又不好意思走，幸好那时已有救星来了…… ”
　　朱七七道 “ 是沈……是谁？ ”
　　熊猫儿似乎又叹了口气，道：“ 那人不是沈浪。 ”
　　朱七七道：“ 我又没有问他，鬼才…… ”
　　熊猫儿截口笑道：“ 你问他本是应当的，你何必…… ”
　　朱七七却轻轻掩住了他的嘴，柔声道：“ 我从此以后，再也不问他了，真的！你……你相信我好么？从此以后，我只关心对我好的人。 ”
　　熊猫儿用他那一双宽大面坚实的手掌，将朱七七那只纤纤玉手捧在掌心里，痴痴地望着她，良久良久……
　　朱七七 “ 噗哧 ” 一笑，道：“ 那人是谁，你倒是快说呀。 ”

熊猫儿定了定神，道：“那人鬼头鬼脑，满面猾气，瞧他行路，轻功固然不弱，却偏偏装成一副生意买卖人的模样。”

朱七七道：“你可认得他？”

熊猫儿摇头道：“我根本不知道他是谁，只是他一进来，就鬼鬼祟祟的在王怜花耳畔说了两句话，王怜花面色立时就变了，匆匆向我告了个罪，便随着那人去了，走得非但匆忙已极，而且还似乎有些张惶。”

朱七七皱眉道：“那人说些什么，你可曾听到？

熊猫儿道：“我堂堂男子汉，怎会偷听别人的话？”忽然一笑，接口又道：“其实我是想偷听的，只可惜一个字也听不到。”

朱七七嫣然一笑，道：“你呀……你的可爱处，就在这些地方，从来不会假正经……”忽然皱起眉头，沉吟半晌，缓缓接道：“但那王怜花行事，倒神秘得很，他说的也仿佛从来没有一句是真话。”

熊猫儿颔首叹道：“此人端得神秘得很，昔日我本还不觉得，但我与他接近的时候越多，便越觉他行事诡秘难测。”

朱七七道：“每个鬼鬼祟祟的人，都是这样的，沈……沈浪还不是如此……”脸上忽然一红，垂首道：“我可不是在想他，只不过拿他做个比喻。”

熊猫儿道：“我……我相信。”

朱七七道：“你们与沈浪接近的日子不久，还没有什么，但我……我都觉得他行事的诡秘，只怕还远在王怜花之上。”

熊猫儿沉吟半晌，叹道：“的确如此，他的行事，的确更是令人揣摸不透，就拿此番他和王怜花斗法的这件事来说……唉！这两人的确都有一套，此刻两人看来似乎都已开诚布公，结为同道，其实，我看两人都隐藏了不少秘密。”

朱七七叹道：“谁说不是呢，起先，我还当沈恨已完全信任王怜花，哪知他那些姿态都是装出来给别人看的。”

熊猫儿道：“如此说来，他岂非不但骗了王怜花，也骗了咱们……我真猜不透，此人究竟是何身份，所作所为，究竟有何用意。”

朱七七苦笑道：“岂只你猜不透，连我也猜不透，这个人的所有一切，都被他自己锁在一扇门里，这扇门他对谁都不会打开。”

熊猫儿道：“你可知他这是为什么？”

朱七七道：“谁知道，鬼才知道。”

眨了眨眼睛，又道：“我真不懂，世上为什么会有像他这样的人，仿佛对任何人都没有信心，假使世人都像你我这样坦白，那有多好。”

熊猫儿失笑道：“都像你我这样，可也天下大乱了。”

笑容渐敛，沉声又道：“坦白虽是美德，但有些人心中有着极大的苦衷，肩上又担负着极重的担子，你却叫他如何坦白。”

朱七七目光出神的瞧着自己的指尖，沉默了半晌，幽幽叹了一口气，道：“你这人真好，竟还在为他说话……”

突然之间，她觉得此人坐在自己的面前，这带着满身野气的汉子，实在比世上任何男人都要可爱得多。

虽然，就在片刻之前，她还觉得金无望的冷漠、坚定、沉默与善于了解，是她最喜爱的性格。

但此刻，她却又觉得熊猫儿明朗，热情，狂野与难以驯服，才是真正男子汉应有的脾气。

她幽幽地出着神，暗自思忖：“若说世上有个人能在我心里代替沈浪的位置，一定就是这只野猫，他既然如此爱我，我何必再想沈浪。”

抬头望去，熊猫儿也正在出着神，也不知在想什么，他的浓浓的双眉微微皱起，使得他那明朗而豪迈的面容，又平添几许稚气的忧郁之意，正像是玩倦了的野孩子，正坐在街头等着他母亲抓他回去。

朱七七突然觉得有一种母性的温柔自心底升起，浪潮般的温暖淹没了她的全身，不由得轻轻问道：“你在想什么？”

熊猫儿道：“想你。”

朱七七甜甜地笑了，一只手轻抚熊猫儿微微皱起的眉结，一只手紧抓着他的手掌，柔声笑道：“我就在你身旁，你想我什么？”

熊猫儿道：“我在想，这一天来你在干什么？是否寂寞。”他自远方收回目光，凝注着朱七七，朱七七也正在凝注着他。

朱七七道：“我不寂寞，有个人陪着……”

突然跳了起来，大声道：“不好。”

在这充满了柔情蜜意的情况中，她竟会跳起来，当真是有点煞风影，熊猫儿又惊又奇，又有些失望道：“什么事不好了？”

朱七七道：“这一日来，金无望都在陪着我，但此刻，他却被金不换那些恶人困住了，咱们得去救他。”

熊猫儿还是坐着，动也不动。

朱七七娇嗔道：“你听到了么？快走呀。”

熊猫儿道：“原来他一直陪着你，原来你和我在一起的时候，心里还会想着他，好……好，算我错了。”

他的话酸酸的，带着醋意，而世上的多情少女们，又有哪一个不喜欢男子为她吃醋呢。

朱七七的娇嗔立刻化作柔情，嫣然一笑，抚摸着他的头，柔声道：“傻孩子，就是因为我是看你太高兴，所以才将什么事都忘了，但……但别人有难，咱们总该去救他呀。”

熊猫儿抬头道：“你见着我，真的高兴？”

朱七七道：“真的……真的……”

熊猫儿突然惊呼一声，一跃而起，道：“咱们走。”拉着朱七七的手，急奔而出。

朱七七摇头笑道：“真是个小孩子……”

两人携手急奔，朱七七不断指点着路途。

这雪原本有人踪，朱七七与金无望方才奔行。一深一浅两行足迹，还残留在雪地上——浅的足迹自是金无望留下的，深的是朱七七，到了荒僻处，突又多了一人足迹，便是那时跟在他们身后的金换不所留了。

熊猫儿追着这足迹奔了许久，突然驻足道：“不对。”

朱七七道：“什么不对？”

熊猫儿道：“这足迹在兜着圈子，只怕又是你们……”

朱七七一笑接道：“是我们的，只因……”

她这才简略地将方才经过之事说了出来，熊猫儿越听越是惊奇，两人边走边说，突然瞧见一片雪地上，足迹纷乱。

朱七七道：“就在这里。”

熊猫儿道：“这就是你们方才动手之处？”

朱七七道：“不错……但他们却已走了，莫非金无望已被……已被他们所擒……”

突听熊猫儿惊呼一声，道：“你瞧那里。”

朱七七顺着他目光瞧去，面色亦是大变——雪地上零乱的足印间，竟赫然有一滩鲜血。

热血渗入雪中，便化开了，颜色变得极淡，再加上足底泥污，若不仔细去瞧，实难觉察得出。

两人掠了过去，熊猫儿抓起一团染血的雪，凑在鼻子上嗅了嗅，浓眉便又皱了起来，沉声道：“不错，是血。”

朱七七颤声道：“如此说来他……他莫非已遇害了么？”

熊猫儿且不答话，俯首去瞧地上的足印。

他瞧的极是仔细、谨慎，朱七七先也不敢打扰，便过了盏茶时分，她却终于忍不住了，问道：“人家急死了，你在瞧什么呀。”

熊猫儿沉声道：“这些足印，骤眼看来虽然是一模一样，但仔细分辨，它们之间的差异却仍可看得出来。”

朱七七虽是满心惊惶悲痛，但仍不免起了好奇之心，亦自垂首望去，瞧了半晌，却也瞧不出所以然来。她越是瞧不出，那好奇之心也越盛，越是想瞧个明白，索性蹲了下去，又瞧了半晌，终于道：“这有什么不同……难道你真的瞧出了么？”

熊猫儿道：“难道你瞧不出？”

朱七七道：“我……我……好像……有些……”

她实不愿说出认输的话，只望熊猫儿快些接下去说，哪知熊猫儿含笑望着她，却偏偏不开口。

她只有站起来，跺足道：“好，我认输了，我瞧不出。”

熊猫儿笑道：“你仔细瞧瞧看，只因你还没有捉摸到观察事物的方法……”

朱七七娇嗔道：“你捉摸到了，你厉害，你倒是说呀。”

熊猫儿指着一个足印道：“你瞧，这个足印最大，想见此人身材最是魁伟，而这几个之中，身材最魁伟的便是……”

朱七七拍掌道：“不错，这足印是连天云的。”

熊猫儿又指着另一足印，道：“这足印与别的足印形状俱不同，只因此人穿的是多耳麻鞋，而多耳麻鞋通常是出家人穿的。”

朱七七喜道：“天法大师，这是天法那老和尚的。”

她也指着一个足印，道：“这是草鞋印子，冬天穿草鞋的，只有乞丐……金不换呀金不换，这双足印是你留下的么？”

举起脚来，狠狠在那足印上踩了几脚。

熊猫儿笑道：“举一反三，触类旁通，你不但可爱，而且还聪明得很。”

朱七七道：“但还有三个足印，我又看不出了。”

熊猫儿道：“这三个足印，看起来都无特异之处，的确难以分辨，但……你瞧这里，就又可分辨出了。”

他指着的是两双特别深而清晰的足印，两双足印，相隔数尺，入雪之深，仿佛用刀刻的一般。

朱七七拍手道：“呀！是了，这就是金无望与冷大在比武时留下的，那时两人许久都站着不动，而且都费劲得很，留下的足印，自然特别深了！”

熊猫儿接口道："而冷大既然落败，这最深的一双脚印，自然就是他的。"
朱七七喜道："不错，不错。"
其实她也知道纵然认出每个人的足印，也未必有什么用处，但她弄懂了一件事，还是忍不住要十分欢喜。
她说别人像个孩子，其实她自己才真像个孩子。
熊猫儿又道："还有一点，冷大终年足不出房所以他的足印，还有麻线的印子，而金无望近来马不停蹄，东走西奔，足底早被磨得光光滑滑了。"要知那时皮革尚不通行，鞋底通常都是用麻线纳成的，取其坚韧柔软，穿着舒服，而武林人士穿着的薄底快靴，更是大多属于此类。
朱七七听得又是欢喜，又有些佩服，不住颔首笑道："不错……不错……"
熊猫儿道："别人的足印都分出了，剩下的一双，自然就是李长青的……你那双女子的足印，更是不用说了。"
朱七七笑道："你这小猫猫，你真是越来越聪明了。"突然伸出手来，在熊猫儿面颊轻轻拧了一下。
这"小猫猫"三个字，当真有说不出的亲密，说不出的爱娇，那轻轻一拧，更是令人灵魂上天。
熊猫儿痴痴地大笑一阵，又道："其实我这观察事物之法，我是自沈浪那里学来的，他……"
朱七七突然抬起头，大声道："你又说起他……你又提起他了，我听到这名字，就头疼。"
其实她疼的不是"头"，却是"心"，她自觉自己早已忘了那沈浪，但只要一听到这名字，她的心就好像被针刺着。
熊猫儿忽然见她发这么大的脾气，倒呆住了。
呆了半晌，呐呐道："你不愿听，以后我……我再也不说就是。"
朱七七道："再说……再说你是什么？"
熊猎儿道："再说就是王八蛋。"
朱七七这才回嗔作喜，展颜笑道："好，脚印都分出了，然后呢？"
熊猫儿指着金无望的足印道："你瞧，这同一足印有的在六人中最轻最淡，有的却又是最深最重，这表示金无望之轻功，本是六人中火候最深的，但到了后来，却因气力不继，显然他必定是经过了一番浴血苦战。"
朱七七笑容立又敛去，焦急地问道："还有呢？"
熊猫儿又指着一行足印，道："这些足印，足尖向外，显然是他们离去时留下的，但这其中，却少了金无望的脚印……"
朱七七惊呼道："如此看来，莫非他已被人制住，抬着走了。"
熊猫儿苦笑一声，道："想来只怕是如此的了。"
朱七七急出了眼泪，顿足道："这怎么办呢？那他落入他们手中，那……那真比死还要难受。"金无望的脾气，的确是宁愿死，也不能屈服。
熊猫儿默然半晌，沉声道："这些脚印，都比他们来时深得多了，显见他们的气力也耗损了不少，尤其是连天云和冷大……"
朱七七截口道："但……但金不换从来不肯出力与人动手，足印怎地也变得这么深？"熊猫儿接道："金无望想必就是被他抬着走的，两个人的重量加在一起，那脚印自然要深了。"
朱七七跳了起来，拼命踏着金不换的脚印，流着泪骂道："恶贼……畜生！你们……要是敢在路上故意折磨他，总有一天，我要把你切成一块块的

来喂狗。”
　　熊猫儿伤感地望着她，却不知是在为她伤感，还是在为自己伤感——看见自己的心上人要在为别人如此着急，心里的确不知是何滋味。
　　朱七七已一把拉住了他，颤声道：“求求你，帮我去救他好么？”
　　熊猫儿垂首道：“我……我……”
　　朱七七流泪道：“我世上的亲人，只有一个你，你难道忍心熊猫儿突然顿了顿脚，大声道：“走。”
　　熊猫儿其实早知自己纵能追着他们，但要想自天法大师、金不换这些人手中救回金无望，实是难如登天。
　　然而，世上又有哪个男子能拒绝自己心上人的流泪哀求，更何况是熊猫儿这样热情的男儿。
　　他索性什么话也不说，到时候只有拼命。
　　两人追着足迹而奔，心中俱是心事重重，一时间，谁也没有说话，但朱七七的手掌一触熊猫儿，两只手便又握在一起。
　　足迹北去，并非去向洛阳，却到了一座山麓，山虽不高，但站在山脚下往上瞧去，还是要教你瞧得头晕。
　　熊猫儿木立山下，突似发起呆来。
　　朱七七道：“上山呀，发什么怔。”
　　言语虽然有些责怪之意，但语气仍是亲切而温柔的——她何尝不知道好歹，她何尝不感激熊猫儿对他的心意。
　　熊猫儿沉声道：“我只是在奇怪，他们擒了金无望后，纵要拷问，也该回到仁义庄去，却为何来到这里？”
　　朱七七失色道：“莫非……莫非他倒要将他带到山上害死。”
　　熊猫儿苦笑道：“他们若是要下毒手，又何必定要到山上，雪地之中，还不是一样可以动手？这其中必定另有蹊跷。”
　　朱七七惶然道“是呀,雪地上一样可以动手,为何要将他带到高山上……唉！我心里实在己全没了主意。”
　　其实熊猫儿心里又何尝有什么主意。
　　两人显然都没什么主意，只有上山瞧个明白。
　　但山路崎岖，有的岩石、藤草间，积雪甚少，有的地方雪花被山岩挡住，地上根本就无积雪。
　　于是他们追查足迹，便无方才那么容易。
　　两人走走停停，张张望望，到了一座山坪，山坪上有个小的八角亭，朱栏绿顶，衬着满山白雪，更是赏心悦目。
　　但足迹到了这里，竟突然踪影不见，两人全神贯注，找了半天，却再也找不出一只脚的印子。
　　熊猫儿皱眉道：“奇怪……奇怪……”
　　朱七七道：“奇怪，奇怪……这些人难道突然在这里飞上天去不成？”突然一拍手掌，大喜接口道：“原来如此。”
　　熊猫儿奇道：“你猜出了。”
　　朱七七道：“这种情形，我已遇到过一次，即是我和沈……我和铁化鹤，胜滢，一笑佛这些人，追查古墓的秘密时，也是有一行足印，半途中突然没有了，那时就有人说：‘他们莫非是飞上天去了不成？’”
　　熊猫道：“结果是怎么样了？”

朱七七道：“后来我才知道，他们走到那里，又踩着自己原来的足印退了回去，教人非但再也追不出他们的下落，还要在暗中疑神疑鬼。”

熊猫儿拍掌道：“呀，果然好计。”

他立时往退路追去，但走了两步，却又不禁皱眉道：“但这次……这次却未必是如此。”

朱七七道：“为什么？这次为什么就不一样？”

熊猫儿道：“那古墓之事，我们所知虽不多，但想见必是些诡秘为勾当。自然要装神弄鬼，故布疑阵。而天法大师这些人……”

朱七七笑道：“这些人难道就是好人么？”

熊猫儿苦笑道，“这些人是好是歹，且不说他，但终究都是有名有姓的角色，纵然藏头露尾，也跑不掉的，何况……他们根本就不知道后面有人追踪，更何况，以他们的身手，纵在有人追踪，他们也未必会躲藏。”

朱七七沉吟半晌，道：“这话也不能说完全没有道理，但依你说来，这又是怎么回事呢？难道他们真的突然飞上天空了不成？”

熊猫儿叹道，“这……我还是不知道。”

朱七七跺脚道：“我不知道，你也不知道，那……那又该怎么办呢？难道就在这里干等着他们再从天上掉下来？”

熊猫儿道：“这………我看咱们还是上去瞧瞧，说不定……”

话声未了，山上突有一阵惨呼之声传来。

一个嘶哑的声音，颤声呼道：“救命呀……救命呀……”

熊猫儿、朱七七，不由得同时吃了一惊，两人对望一眼，同时展动身形，向惨呼之声传来处奔去。

这呼救之声，是从一处断崖下传上来的。

朱七七和熊猫儿到了那里，呼声已更是微弱，呼救之人，似已声嘶力竭，只是继续着，呻吟似的一样呼道：“我……我已要掉下去啦，哪位仁人君子，来拉我一把吧，我一辈子也忘不了你老人家的好处……”

随声望去，只见那断崖边缘，果然有两只手紧紧攀在上面，指节都已经变成青色，显见已无力支持。

朱七七七七松了口气，道：“幸好这人命不该绝，还未掉下去，我们都恰巧在山上……”

当下大声道：“喂……你莫怕，也莫松手，咱们这就来救你了。”方待大步冲将过去，但手腕却被熊猫儿拉住。

熊猫儿皱眉道：“且慢，我瞧此事……”

朱七七着急道：“人命关天，救人如救火，还等什么？”那人呼救之声，越是嘶哑微弱，她心里便越是着急。

熊猫儿道：“我瞧此事总有些……”

朱七七跺脚道：“无论有些什么，总也得先将人救起来再说，再等，等到别人掉下去了，你对得起你的良心么？”

熊猫儿还待说话，但已被朱七七一把推上前去。

他只得颔首道：“好，我去救他，你在这里等着。”脱开朱七七的手腕，一步跃到崖前，俯身捉住了那人两只手腕。

朱七七道：“用力……快……”

话犹未了，突然本自攀住断岸的两只手掌，向上一翻，双手细指，已扣住熊猫儿右腕脉。

他用的是最犀利之“分筋擒拿手”。

熊猫儿骤出不意，哪里能够闪避，既被捉去，哪里还能挥开，但觉双臂一麻，浑身顿时没了气力。

朱七七一句话还未说完，熊猫儿已惊呼一声，整个人被抡了出去，直落入那百丈绝崖之下！

这变化委实太过突然。

朱七七如遭雷轰电击，整个人都怔在当地。

只听熊猫儿惨叫之声，余音未了，断崖下却已有狞笑之声发出，一条人影，随着笑声翻了上来。

这时天时已晚，沉沉暮色中，只见此人身穿大棉袄，头戴护耳帽，全是一副普通行商客旅在严冬中赶路的打扮。

朱七七惊魂刚定，怒极喝道：“你这恶贼，还我熊猫儿的命来。”

喝声中她亡命般扑了过去。

那人却不避不闪，只是笑道：“好孩子，你敢和我动手？”

语声说不出的慈祥，说不出的和缓。

但这慈祥，和缓的语音一入朱七七之耳，她身上就仿佛狠狠挨了一鞭子似的，跳起来又落下却再也不会动了。

山风凛冽，大地苦寒。

但见朱七七脸上，却有汗珠粒粒迸将出来，每一粒都有珍珠般大小，她身子虽不能动，手、脚却抖个不停。

那人笑道：“好孩子，难为你还认得我。”

朱七七道：“你……你是……”

她咽喉似已被封住，舌头似已被冻结，纵然用尽全身气力，却只见她嘴唇启动，再也说不出一个字来。

那人笑道：“不错，我就是你的好姑姑，天寒地冻，姑姑我穿了这件大棉袄，模样是不是就有些变了？”

朱七七道：“你……你……”

那人柔声道：“姑姑对你那么好，替你穿衣服，喂你吃饭，你却还是要跑走，你这个没良心的。”她口中说话，脚下已一步步向朱七七走来。

朱七七道：“求……求……”

那人笑道：“你走了之后，可知姑姑我多么伤心，多么想你，今日总算又遇着你，你还不过来让姑姑亲亲……”

朱七七骇极大叫道：“你滚……滚……”

那人笑道：“你怎么能叫姑姑滚，姑姑这正要带你走了，替你换上好看的衣服，喂你吃些好吃的东西……”

说到最后一字，她已走到朱七七面前。

朱七七嘶声喝道：“你过来，我打死你。”

举手一掌，向那人劈了过去。

但她全身的气力，已不知被骇到哪里去了，这一掌虽然劈出，掌势却是软绵绵的，连只苍蝇都打不死。

那人轻轻一抬手，就将朱七七手掌抓住，口中笑道：“你还是乖乖的……”

朱七七耳朵里只听到这六个字，头脑一晕，身子一软，下面的话，便再也听不到一个字了。

山风强劲，片刻问便将她吹醒过来。

刚张开眼，便发觉整个人都已被那“恶魔”抱在怀里，这感觉当真比死还要难受，比死还要可怕。

虽然隔着两重衣服，她却觉得好像是被一条冷冰，粘腻的毒蛇，缠住了她赤裸的身子……

她颤抖着嘶声呼道：“放开我……放开我……”

那人笑道：“小宝贝，我怎舍得放开你？”

朱七七抬手要去推，却又发觉自己身子竟又瘫软了。

往昔那一段经历，她本已当做是段噩梦，从来不敢去想，然而此刻，她竟又落入相同的噩梦里。

此刻她心里的感觉，已非恐惧，害怕，悚栗……这些字眼可以形容——世上已无任何字可以形容。

她反抗不得，挣扎不得，满眶痛泪泉涌而出。

她只有颤声道：“求求你……求求你，放了我吧，我和你无冤无仇，你何苦如此害我？何苦如此害我？……”

那人笑道：“我这样温柔地抱着你，你怎么能说是在害你？这样若是害你，那么你也来抱抱我，你来害我吧。”

朱七七嘶声道：“何苦不肯放我，求求你，你就杀了我吧，你若是肯杀了我……我做鬼也要谢你的……”

那人笑道：“我杀了你，你怎会感激我，你这是在说笑吧。”

朱七七道：“真的……真的……真的……”

第一五章　同入铁牢笼

那人再不答朱七七的话，抱着她走到断崖旁，垂首瞧了两眼，忽然笑道：“你那痴心的猫儿，倒真有些本事，居然用他那猫儿爪子抓住了一样东西，居然直到此刻还未掉下去。”

朱七七惊喜冲口道：“他还未死？”

那人道：“嗯，还未死，他还想挣扎着往上爬哩，只可惜，他是再也爬不上来的了……你可要瞧瞧他么？”

朱七七一直不敢瞧“他”，一直不敢张开眼睛。

此刻但觉“他”抱她的身子，凭空往外一送。

她颤抖着张开眼来，只见山下云雾氤氲，深不见底，在那如刀削一般的绝壁上，果然有一条人影在挣扎着，蠕动着……

朱七七瞧了一眼，头就晕了，赶紧闭起眼睛，道：“求求你！救救他吧。”

那人道：“救他？我为何要救他？”

朱七七道：“他……他是为了救你，才掉下去的。”

那人大笑道：“我一路跟踪你们，直到这里，才想出这妙计，送他的终，你难道还以为我方才真是在求救么？”

朱七七道：“你……你这恶魔，畜牲。”

那人笑道：“不错，我是恶魔，但你为何不想想，在此等地方，怎会有人呼救？你方才为何要他来救我？这岂不是你害了他？”

朱七七想起方才的情况，想起熊猫儿的几番要说话，却被自己拦了回去——她不觉更是心如刀割，嘶声惨呼道：“熊猫儿……熊猫儿，是我害了你……是我害了你……”

绝崖之下，突然也有熊猫儿的呼声传了上来。

“七七……朱七七……你在哪里？……你安好么？”

这呼声中充满了一种绝望的焦急与关切——这焦急与关切并非为他自己，而是为了朱七七。

当一个人自己挣扎在生死边缘时，却还要去关心别人，这又是一种何等伟大而强烈的情感。

朱七七的心都被撕裂了，血淋淋地撕裂了。

她嘶声大叫道：“猫儿，我在这里……猫儿……”

她拼命挣扎着，不顾一切，要跳下去，此刻在她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单纯的一个念头，跳下去，和这男人死在一起。

别的事她早已不再顾及，她早已全都忘记。

但那恶魔的一双手，却像是钢钳似的，抱着她，她哪里能挣得脱，她哪里能跳得下去。

朱七七嘶声呼道：“放手……放开我。”

那人格格笑道：“宝贝儿，我不会放手的，我辛辛苦苦，才又把你得到手，怎会这么容易让你死？从此以后，最好你连死这个念头都不要想起。”

朱七七终于放声大哭道：“天呀，我连死都不能死么？”那人道：“死，这件事最奇怪了，不错，有些人是要死，却困难得很，但另一些人想死，却是说不出有多容易……”语声之中，突然飞起一足，将崖边一块巨石踢下。这石块带着一阵慑人魂魄之声滚了下去，接着，崖下便有一阵慑人魂魄的惨呼声传了上来。朱七七嘶声而呼——但呼声突然中断，有如被人扼住了她喉

咙似的，只因崖下的惨呼声也突然中断。然后是一段死一般的静寂——风也似突然停了，低黯的苍穹，青灰的岩石，积雪的枯枝……

天地间的一切，都似已在这死寂中突然凝结，而全都凝结成一幅令人窒息的，惨白的画面。

但在朱七七满含痛泪的双目中，所见到的却似乎是另一幅画面——一幅活生生，血淋淋的画面。

她仿佛眼见熊猫儿被那巨石击中，落下。于是这生气勃勃，充满活力的男子，在瞬间就变为一团肉泥。

朱七七全身所有的感觉，在这瞬间也全都麻木，也不知过了多久，她才能感觉出抱着她的那“恶魔”，脚步已在移动。至于他此刻是走向哪里？已走到哪里？她全不知道，也不想知道。

只因无论“他”走向哪里，对她来说，已全无分别——她已落入魔掌，无论走哪条路，反正都是通向地狱。

但这地狱却在山巅。

那人抱着她，竟走上山去。

山路崎岖而曲折，有时根本无法觅路，但这恶魔却走得甚是轻松，对这曲折的山路竟是熟悉得很。

这条路莫非他已走过多次了？

这条路又是通向哪里？

冷僻的山巅上竟有一片松林，自积雪的松林中望过去，竟隐约可以看到高墙，屋脊。

朱七七突然大声道：“站住？”

那人诧声道：“站住？”

朱七七道：“不错，站住，我有些话要问你。”

那人更是奇怪，道：“有些话问我？”

“他”看到朱七七苍白的面容，突然因兴奋而发红，她那绝望的目光，也突然变得激动，得意，而有生气。

这情况正如在无情海中即将淹死的人，突然抓住一块木板一般——但朱七七却又抓住了什么？她莫非想起了什么？

只听她大声道：“我叫你站住，你就得站住，我有话问你，你就得回答，知道么？”

那人忍不住笑了起来，笑道：“小宝贝儿，什么时候你竟变得可以向我发施命令了，你心里究竟在转些什么奇奇怪怪的念头？”

朱七七道：“你难道以为我还不知道你是谁？”

那人道：“知道又怎样？”

朱七七道：“你是快活王门下，你姓司徒，你就是专门为快活王在外面寻找美人的色魔，你此刻就是要把我送到他手里去，做他的……他的姬妾。”

那人笑道，“不错，这又怎样？”

朱七七道，“你此刻若不听我的话，等我做了他姬妾之后，必定想尽一切法子，来……来博得她的宠爱……”

这些话她显然是花了很大的气力，咬住牙才能说出口的，但仍然不免说得有些结结巴巴。

此刻她喘了口气勉强装出笑声，道，“我若变了他宠爱的人，我说的话，他必定言听计从，我就算要他杀了你，想必也容易得很。”

那人果似呆了一呆。
朱七七接口笑道：“这些话，你想必也该知道我不是吓你的，我说得出，必定做得出，你再仔细想想，应该害怕……”
那人道：“不错，我好怕呀。”
朱七七道：“你既知害怕，此刻便该……”
那人突然大笑起来，大笑道：“小宝贝儿，这些话，真亏你是怎么想得出的，你真是个聪明的伶俐人儿，我真该亲亲你。”
果然俯下头来，狠狠亲了朱七七一口。
朱七七面上骤然又失却血色，颤声道：“你……你……你……你不……不在乎？”
那人再不说话，纵声大笑，扬长走入了松林。
松林中的庄院，竟是出人意外的宏伟，但见红墙高耸，屋脊栉比，那积雪的飞檐，如龙如凤，更显示出这庄院气象的豪华。
黑漆门前，静寂无人。
那恶魔竟扬长推门而入，宛如回到自己家里似的。
朱七七虽然又已完全绝望，但仍不禁在心中暗惊，忖道：“这里莫非是那快乐王在中原早设下的巢穴？……”
转念之间，但觉一阵暖气袭来，瞬即包围了她全身——他们已走入一间雅室。面对了一盆熊熊炉火。
炉火烧得正旺，室中却还是瞧不见人影。
那人在一张柔软的短榻上放下了朱七七——朱七七立刻觉到“他”那满怀恶意的目光，正凝注着她蜷曲的身子。
她心房“怦怦”跳动，闭起眼睛，不敢接受这双眼睛，在这温暖如春的无人小屋里，她不敢想象会发生什么事。
直到此刻为止，她还不能断言这“恶魔”是男？是女？但她总觉得“他”目中的恶魔是淫猥的。
尤其这一次，她只觉“他”目中的淫猥之意似乎比上次更为明显，这虽然明明是同样的一双眼睛，但前后两次的差别却又不少，这是为了什么？这其中想必总有些暧昧的，空虚的问题。
这些问题，她此刻又怎会有心去深思？
她紧闭双目，紧闭牙关，来等待着一切最坏的事情发生，在这残酷的等待中，她只望她的躯壳已不属她自己。
哪知过了许久，那恶魔竟仍然毫无动静。
她咬牙忍耐着，身上每一根毛发，都似已直立起来，在这充满春意的雅室中，她但觉比冰天雪地还要寒冷。
突然间，她感觉到“他”在转身，“他”竟似已在缓步走了出去，她不敢相信，她忍不住张开眼睛，于是，她便瞧见“他”已经走出门外的背影。
他竟果然地走了，竟没有任何事发生，虽使得她几乎要高呼出声，却又不禁使她大感吃惊。
“‘他’怎会如此轻易便放过我？”
“哦，是了，反正我已落在‘他’手中，‘他’无论想在什么时候动手都可以，又何必着急？”
“呀，莫非‘他’表面上虽装得毫不在乎，心里却真的被我方才那番话吓住了，所以不敢对我无礼。”

“不对，这样的恶魔，怎会被我吓住，‘他’此刻虽走了，等一下却说不定会用什么恶毒的手段对付我？”

在这一刹那间，她心中忽惊，忽喜，忽忧，忽惧。

也就在这一刹那，她忽又感觉到“他”背景看来似乎有些异样，似乎与上次有些不同。

她暗忖道：“莫非‘他’不是上次那个人？”

但转瞬间她便为自己的疑问作了否定的答复：“朱七七呀朱七七，这明明是同一个人，你胡思乱想些什么？”

她开始转动目光，只见这雅室中，无论一案一几，一瓶一碗，都布置得极为华丽雅致。

她忍不住又暗惊忖道：“不想快活王在中原竟也暗中布置有这样不凡的落脚之处，他自己既未入中原，这地方又是谁布置的？”

她暗中猜测：“这恶魔胸中绝不会有这样的丘壑，绝对布置不出如此雅致，而不显俗气的地方。”

“那么，这莫非是金无望布置的，嗯，他倒有点象，但……但此地若是他布置的，为啥未听他提起？”

“嗯，还有，天法大师等人的足迹，亦是走向此山，他们的足印在半山小亭前突然消失，只因那小亭中另有秘道通向此处，他们走入秘道，足印自然不见，他们虽未飞上天，却入了地下。”

“但……但这也不对，以金无望的性子，纵然被擒，被逼，也绝不会把他们带来这里。更不会把这秘道告诉他们。”

“呀，莫非他们非但未曾制伏金无望，反被金无望所擒，所以金无望便把他们带来这里？”

“金无望若在这里，我也就有救了……有救了。但……但金无望又怎能胜得那四人？这简直是绝无可能的事。”

她虽叫自己莫要胡思乱，想却忍不住还是胡思乱想起来，越想心越乱，越想越不知是忧？是喜？是惧？

忽然间，门外似有人影一闪。

虽只匆匆一瞥，但朱七七已感觉这身影竟是如此熟悉：“是谁？这是谁？是谁有这样的身影。”

她拼命在千头万绪，纷乱如麻的思潮中，捕捉记忆……忽然，她心头灵光一闪，脱口呼道：“这是李长青。”

那颀长而潇洒的身影，那在她眼角中匆匆飘过的一拂长须，一点不错，正像是李长青的。

但若是真的被金无望拎来这里的，行动又怎能如此自由？他若是威逼金无望把他带来这里的，那么方才早已该和那恶魔对打起来，无论谁胜谁负，总会发出声音，我怎会未曾听得丝毫动静？

莫非他已与这恶魔同流合污？

不，以他的身份，这是绝无可能的事。

但若非如此，他行动为何又如此鬼祟？

朱七七还是想不通，还是越想越糊涂，在这些事当中，当真是充满了悬疑的，矛盾的，不合情理的问题。

这时，两个人大步走了进来，打断了她一切思潮。

前面的一人，身材瘦小，长衫及地，头上蒙着个黑布罩子，连双手都缩

在袖中，朱七七非但看不出他形貌，甚至根本分不出他是男是女？

后面的一人，身材高大，如同半截铁塔，浓眉环目，面如锅底，一看就知道是倏空有几身笨力的莽汉。朱七七虽知道两人来意不善，但除了那“恶魔”外，她是谁也不认的，当下大喝一声，道：“你们是谁？干什么来的？”

那长衫人道：“我是谁，你管不着，我此来只是问你一句话……”语声尖锐，简短，刺耳，似是故意装作出来的，又似是天生如此。

朱七七大声道：“你若不取下面罩，无论你问什么，都休想得到我一个字答复。”

她全身虽然瘫软，说话的声音却仍不小。

长衫人道：“你真要如此。”

朱七七道：“信不信由你，不信你就……”

长衫人突然冷笑一声，道：“大黄，上。”

那大汉裂嘴一笑，露出狼狗般的森森白齿，狼狗般一步窜到朱七七面前，一把抓起了朱七七衣襟。

朱七七小鸡般被提了起来，嘶声呼道：“你……你要怎样？”

那大汉龇牙道，“他问你话，你就回答，知道么。”

朱七七道：“我……我偏不……”

那大汉嘿嘿笑道：“你不？”五根手指一用力，朱七七前胸衣裳就裂开了，他若再一用力，朱七七胸膛便要露出。

朱七七恨不得把这狼狗般的大汉一脚踢死，但此刻……唉，此刻她却只有忍住眼泪，咬住牙，颤声道：“你……你……你问吧。”

长衫人冷冷笑道：“这就是了，又何必自讨苦吃……我且问你，你是否愿意作我家王爷殿下手第二十七姬妾？”

朱七七大怒道：“放屁，放你……”

那大汉暴喝一声，道：“你敢。”

朱七七嘶喝一声：“朱姑娘既已落在你们手中，要杀要剐，都只有由得你，但是你若要朱姑娘说‘愿意’，你这是做梦。”

长衫人道：“你真的不愿？”

朱七七狠狠瞪着他，再不开口。

长衫人冷冷道：“大黄……”

那大汉裂嘴又一笑，但闻“哧”的一声，朱七七前胸一块衣襟，便整个被撕了下来，晶莹的胸膛，立时露出。

她仰天倒了下去，倒在软榻上，嘶声大骂道：“恶贼，恶狗，你……”

那大汉双手一沉，又抓住了朱七七双肩的衣服，这时只要他双手一分，朱七七身子就要变为赤裸。

长衫人道：“你愿不愿意？”

朱七七拼命低着头，想挡住那大汉狼狗般在她前胸搜索的目光，只因她竟已无力抬起手来，掩住胸膛。

她流泪道：“我反正已是你们的掌中之物，你们无论要怎样，我都不能反抗，我愿不愿意，又有什么不同？”

长衫人道：“这其中自有不同的。”

朱七七道：“我……我……”

长衫人道：“你究竟怎样？”

朱七七心一横，嘶声大呼道：“我不愿意，死也不愿意，你叫这恶狗撕

光我的衣服，凌辱我，我还是不愿意，你们……你们要怎样，就怎样吧，反正这身子已不是我的了，但我的心，你们这群恶狗谁也休想碰一碰。”

她口中嘶声大呼，眼泪早已如雨而下。

那长衫人默然半晌，似乎也被她这种激烈的性子惊呆了——他未发令，那大汉自也不敢动手。

过了半晌，长衫人方自缓缓道：“大黄，送她入地牢，让她好好想想。”

是地牢，又是囚禁，又是绝望，恶运似乎对朱七七特别多情，总是接连不断地照顾到她身上。

天下所有的地牢，都是阴森，潮湿，而黝黯的，这山巅华宅的地牢，其阴森潮湿更在别的地牢之上。

那大汉果然全无怜香惜玉之心，在地牢上的洞口就将朱七七重重摔了下去，摔在坚冷石板的地上。

这一摔直摔得朱七七全身骨头部似被摔散了——她一声惨呼尚未出口，人已当时晕了过去。

也不知过了多久，她晕迷之中，只觉有个亲切而熟悉的语声，在她耳畔轻轻呼唤，呼唤着道：“七七……七七……醒来。”

这语声缥缥缈缈，像是极为遥远。

这语声虽因长久的痛苦，痛苦的折磨而变得有些嘶哑，但听在朱七七耳里，却仍是那么熟悉。

她心头一阵震颤，张开眼来，便瞧见一张脸，那飞扬的双眉，挺秀的鼻子，那不是沈浪是谁。

朱七七一颗心似已跳出腔外，她用尽全身气力，抬起双手，勾住沈浪的脖子，颤声道：“沈浪，是你，是你。”

沈浪道：“七七，是我，是我。”

朱七七热泪早已夺眶而出——这是惊疑的泪，也是欢喜的泪，她满面泪痕，颤声地道：“这……这是真的？不是做梦？”

她拼命抱紧沈浪，仿佛生怕这美梦会突然惊醒。

沈浪道：“是真的，不是做梦。”

朱七七道：“我早就知道你会来救我的，我真的早就知道……你绝不会让我受恶人欺负，你一定会救回我的。”

沈浪默然半晌，黯然叹道：“但我并未救出你……”

朱七七心神一震，失声道：“什么，你并未救我？那……那我怎会见到你，莫非……莫非你也被关在这地牢中了……”

这问题已无需沈浪答复，只因她此刻已瞧见那岩石砌成的牢壁——沈浪竟早已被人关在这牢中了。

这发现宛如一柄刀，嗖的，刺入朱七七心里，没有流血，也没有流泪，只因她连血管与泪腺都已被切断。

她整个人，完完全全，都已被惊得呆在当地。

沈浪嘴角也早已失去他那份惯有的，潇洒的微笑。

他黯然垂首叹道：“我实在无能……我……我实在无用，你想必也对我失望得很，早知……唉，我死了反而好……”

朱七七突又泪如泉涌，颤声呼道：“不，不，不，你不能死，你不会死的，我只要能见着你，我已完全心满意足了，我怎会失望？”

沈浪道：“但……但在这里……”

朱七七道：“不要说话，求求你不要说话，紧紧抱着我只是紧紧抱着我，只要你紧紧抱着我，我，我，我……什么都不管了。”

这是真的，在沈浪怀抱中，她真的什么都已忘怀。

金无望的体贴，熊猫儿的激情，她真的已全都忘得干干净净，她甚至也已忘记就在片刻前，她还要跟着熊猫儿一齐死的。

她热情，她也多情，别人对他好时，她就会不顾一切去回报那人，但那只不过都是一时热情的激动而已。

但她对沈浪的情感，却似一根柔丝，千缠百绕，紧缚住她，那真的纠缠入骨，刻骨铭心，挣也挣不开，斩也斩不断的。

黝黯的地牢，光线有如坟墓中一般灰黯，阴森的湿气寒气，正浮漫而无情地侵蚀着人的生命。

但在沈浪怀中，朱七七却宛如置身天上。

她絮絮的诉说着她的遭遇，她的痛苦，她的思念——仿佛只要能向沈浪诉说，她所遭受的一切便都有了报偿。

沈浪却只是不住长叹，垂首无语。

此时此刻此地，他又有什么话好说。

朱七七仰首望着他，在秋雾般惨淡凄迷的光线中望着他，几番嘴唇启动，几番欲言又止。

她终于还是忍不住道：“你……你是怎么……来的？”沈浪黯然道：“迷药，我再也未想到，在那荒林野店里所喝的一碗豆浆中，也有迷药，唉！一着失算，大错便已铸成，等我醒来时，已在这里了。”

朱七七流泪道：“你一定受了许多苦，你瞧……就连你的声音都已被那班恶贼折磨成如此模样，我恨……我好恨……”

沈浪黯然道：“恨……恨……唉，恨又如何？”

朱七七哽咽道：“告诉我，那些恶贼究竟用什么法子来折磨你，你究竟受了些什么样的苦？告诉我吧，求求你。”

沈浪咬紧牙关，无语。

朱七七道：“我知道，无论受了什么苦，你都不会说的，你是不会向别人诉苦的人，但是我……你连对我都不肯说？”

沈浪喃喃道：“说……说又如何？”

朱七七嘶声道：“他们怎样对付你，我就要怎样应付他们，我要再加十倍来对付他们，好教他们知道我……”

突然顿住语声，怔了半晌，放声大哭道：“我连死都不能死，还说什么对付他们，还说什么报仇，我真是呆子，疯子……我……我真恨自己。”沈浪柔声道：“七七，莫哭，仇总要报的。”朱七七身子一震，顿住哭声。抬起头，颤声道：“你能……”沈浪缓缓道：“机会，只要有机……”突然，一道亮光，自上面笔直照了下来。沈浪抱起朱七七，身子一动，便避开数尺。那狼狗般大汉的头，已自洞口露出——这洞口离地至少有五丈，自下面望上去，他看来更是不像人。朱七七嘶声呼道：“看什么？”那大汉咯咯一笑道，“你们饿了么？”朱七七道：“饿死最好，你快滚！”那大汉又是一笑，举手在洞口晃了晃，口中道：“这里是咱们喂狗的馒头，要不要随便你。”朱七七怒道：“你才是恶狗，你……”她话未说完，嘴已被沈浪掩住。沈浪竟首仰道：“如此就麻烦大哥将馒头抛下来。”那大汉狂笑道：“不吃白不吃，到底是你聪明。”手掌一扬，果然抛了几个馒头下来，落在地上，竟发出“嘣，

嘣”的声音，那馒头硬到什么程度，自是可想而知。
牢洞关起，沈浪也松开了掩住朱七七嘴的手。
朱七七又气又急，又惊又怒，道：“你……你真的要吃这馒头。”沈浪缓缓道：“纵不吃它，也是有用的。”
朱七七道：“有什么用？”
沈浪道：“机会来了，便有用了。”
竟将那些馒头全都拾了起来，放在怀中。
朱七七呆望着他，半晌，突然道：“你气力还未失去？”
沈浪道：“还好。”
朱七七目中现出狂喜之色，道：“难怪你说能报仇，只要你气力未失，纵然将你关在十八层地狱里，你也是一样能逃出去的。”
沈浪道，“你真的这么相信我？”
朱七七道：“真的，真的……”
挣扎着爬了一步，倒入沈浪怀抱中。
过了半晌，朱七七突然又道：“对了，你瞧我有多糊涂，我见到你委实大过欢喜，竟欢喜得忘记将一件最重要的事告诉你。”
沈浪道：“什么事那般重要？”
朱七七道：“金无望虽将展英松等人送入了仁义庄，但展英松等人一入庄之后，便全部都毒发而死，李长青他们只道是你做的手脚。正在到处找你。”
沈浪失声道：“有这等事？”
朱七七道：“此事乃他们亲口说出的，想必不会假。”语声微顿，又道：“你可猜的出这是怎么回事？”
沈浪叹道：“一时之间，我委实还不敢断言………”
朱七七截口道：“我却敢断言，这一定是王怜花搞的鬼，我真不懂，你明知他是坏人，为何还要和他般那亲近。”
沈浪苦笑道：“敌我之势，强弱悬殊，我已有快活王那般的大敌，又怎敢再与王怜花结仇，无论如何，他总非快活王一路的。”
朱七七道：“哼，依我看来，他比快活王还坏得多，你宁可先暂时放却快活王，也不能让他母子太过逍遥。”
沈浪默然半晌，缓缓道：“与他母子作战，我胜算委实不多。”
朱七七道：“你何必长他人之志气，减自己的威风，你哪点不比王怜花强，王怜花又凭哪点能胜得过你？”
沈浪叹道：“别的不说，单以财力，物力而论，我便与他相差太远，唉……我如今才知道，双方作战，钱财之力量，有时委实可决定胜负……唉，只恨我昔日对这些铜臭之物，瞧得太过轻贱。”
朱七七道：“钱财又算什么，我有。”
沈浪道：“你有又如何？”
朱七七道：“我的就是你的，我……”
沈浪微怒道：“我，岂是会接受你钱财之人。”
朱七七道：“但……但我有岂非等于……”
沈浪怒叱道，“莫要说了。”
朱七七默然半晌，幽幽道：“就算我的你不能接受，但此次争战，我也是有份的，常言说得好，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我难道就不能为此战尽一份力么？”

沈浪道：“ 但我又怎能要你…… ”
朱七七截口道：“ 做大事的人，不可拘泥小节，你若连这点都想不通，不如到深山里去做和尚好了，还谈什么别的。 ”
沈浪道：“ 这……这…… ”
朱七七“ 噗哧 ”一笑，道：“ 还‘ 这 ’什么，这一次你总算被我说服了吧……告诉你，我爹爹虽然小气，但对我却不错，因为我大哥，二姐，三姐，四姐，五姐，六姐，自己也都生财有道，而我却只是个只会花钱，不会赚钱的没有用的人…… ”
沈浪一笑道：“ 这话倒不错。 ”
朱七七娇嗔道，“ 你听我说呀……所以我爹爹就将本该分给七个人的家财，全部给了我，这数目可真不少哩。 ”
沈浪道：“ 难怪江湖中人都道朱七小姐乃是女中邓通。 ”
朱七七道：“ 你瞧你，又来刺我了，人家好心好意，你却…… ”
沈浪道：“ 好，好，你说吧。 ”
朱七七回嗔作喜，道：“ 这才像话……告诉你，这份钱财，我十二岁那年已可随意动用，但放在爹爹那里，我拿着总是不方便，所以我就跟爹爹歪缠，缠到后来，他只有将这份钱财全都交给了我，我就将它们全都存到我三姐夫那里去。 ”
她娇笑一声，接道：“ 我三姐夫是山西人，算盘打得嘀呱响，但却最怕我，我跟他言明在先，我不要他的利息，但我若要银子使用，我白天要，他就不能在晚上给我，我要十万两，他也不能给我九万九。 ”
沈浪道：“ 你三姐夫可是人称‘ 陆上陶朱 ’的范汾阳么？ ”
朱七七道：“ 奇怪奇怪，你居然也知道他。 ”
沈浪笑道：“ 江湖中成名之辈，有谁我不知道，何况汾阳非但长袖善舞，掌中一柄铁骨扇，招数也不弱。 ”
朱七七反笑道：“ 好，算你厉害……告诉你，我为了方便还和他约定好了，只要我信物一到，便可在他四省三十七家钱铺中随意提取金银，认物不认人…… ”
沈浪摇头道：“ 他怎会如此信得过你。 ”
朱七七道，“ 嘿，他的钱虽不少，但我的可比他还多，他为何信不过我。 ”
沈浪道：“ 如此说来，你那信物倒要小心存放才是。 ”
朱七七笑道：“ 我这信物是什么，别人做梦也猜不到，更莫说来抢了，这信物终日在我身上，可也没有被人取走。 ”
沈浪诧声道：“ 就在你身上？ ”他知道朱七七内外衣裳，都曾被人换过，这如此贵重之物若是在她身上，又怎会未被别人取走？
朱七七却笑道：“ 不错，就在我身上，那就是…… ”
沈浪道：“ 你莫要告诉我。 ”
朱七七道：“ 我非但要告诉你，还要将它给你。 ”
沈浪道：“ 我不…… ”
朱七七道，“ 嗯——你莫忘了，你方才已答应了，为求此战得胜，将此信物放在你身上又有何关系，你难道又要迂了么？ ”
沈浪长叹一声，默然无言。
朱七七声音突然放低，耳语道：“ 我耳上两粒珠环，便是信物，这两粒小珠子看来虽不起眼，但将珠子取下那嵌珠之处，便是印章，左面的一只是

阴文‘朱’字，右面的一只是阳文‘朱朱’两字，凭这两只耳环，任何人都可取得摸约七十万两……七十万黄金，不是白银，这数目想必已可做些事了吧。”

这数目无论在何时何地，当真都足以令人吃惊，就连沈浪都不禁觉得有些意外，口中都不禁发生惊叹之声。

朱七七笑道：“我随身带着这样的珍贵之物，只可笑那些曾经将我擒住的人，竟谁也没有对它多‘瞧上’一眼。”

要知那时女子耳上全都穿孔，是以女子耳上戴有珠环，正如头上生有耳朵同样普遍，同样不值惊异。

只因那是无论贫富，人人都有一副的。

沈浪终于拗不过朱七七，终于将那副耳环取了下来。

朱七七笑道：“这才是乖孩子……但这耳环在你们男子身上，可就要引人注意了，你可千万要小心些。”

沈浪道：“你不放心我么？”

朱七七柔声道：“我自是放心你的，莫说这耳环，就算……就将我整个人都交给你，我也是放心得很。”她紧紧依偎着沈浪，真的恨不得将整个人都溶入沈浪身子里，这时，她反而有些感激那“恶魔”了。

若不是“他”，她此刻又怎会在沈浪怀抱里。

又不知过了多久，沈浪突然大喝道：“水……水……”

朱七七虽吃了一惊，但已料想出他此举必有用意。

只听沈浪呼喝了半晌，那牢洞终于启开。

那狼狗般的大汉，又探出头来，怒道：“兔崽子，你鬼吼个什么劲？”

这厮竟敢骂沈浪“兔崽子”，朱七七真给气疯了，方待不顾一切，破口大骂，却被沈浪悄悄掩住了嘴。

沈浪非但毫不动怒，反而赔笑道：“在下口渴如焚，不也相烦兄台倒杯水来，在下感激不尽。”

那大汉咯咯笑道：“你要水么，那倒容易，只可惜人喝的水不给你，猪糟里的水倒可分给你一些，你说怎样？”

沈浪道：“只要是水，就可以。”

那大汉哈哈大笑道：“好，你等着。”

他倒是极为小心，又关起牢洞，方自离去。

沈浪手一松，朱七七便忍不住颤声道：“你……你怎么能受这样的气。”

沈浪道：“忍耐些，你等着瞧……”

话未说完，牢洞又开，那大汉伸了根竹竿下来，竿头绑着个铁罐子，那大汉咯咯狞笑道：“要喝水的，就凑到这铁罐子上来，大爷们喂猪，就是这样的。”

沈浪缓缓站起，突然手掌一扬，一道风声，直击而出，“噗”的，打在那大汉伸出来的头颅上。

那大汉狂吼一声，一个倒栽葱，直跌下来，打落他的暗器也掉在一旁，竟正是个又冷又硬的馒头。

朱七七又惊又喜，只见沈浪随手点了那大汉的穴道，拾起那根竹竿，突然头顶上有人喝道：“什么事？”

沈浪手掌再扬，又是一个冷馒头，又是一个人跌落下来，沈浪左手挟起朱七七，右手将竹竿一撑。

朱七七但觉耳畔“ 呼 ”的风声一响，眼睛不由得一闭，等她张开眼睛，人已到了牢外平地之上。

上面是间小屋，桌上仍有酒菜，但方才饮酒吃菜的人，此刻已直挺挺的躺在地牢下面了。

朱七七再也忍不住心头的欢喜之情，狂喜道：“ 沈浪，你真是…… ”

沈浪沉声道：“ 禁声，你我此望还未脱离险境！ ”

朱七七悄声道：“ 是 ”

但还是忍不住接了下去，悄笑道：“ 你真是天下最聪明的人，难怪我这么喜欢你。 ”

沈浪却是面寒如水，此时此刻，他实无半点欣赏她这份撒娇的情趣，朱七七只有嘟起嘴，不再说话。

只见沈浪扣起了牢洞，轻掠到门前，伸手将门推开了一线，侧目窥探了半晌，身子微偏，一掠而出。

外面是条长廊，仍然瞧不见人迹。

朱七七悄声道：“ 咱们的运气不错，这里的人像是都已死光了。 ”

沈浪“ 哼 ”了一声，左转而行，方自掠出一步，只听长廊尽头，竟已有人语脚步声传了过来。

只听一人道：“ 你怎么能将她与沈浪关在一起？ ”

这人语声难听已极，竟是那“ 见利忘义 ”金不换的声音。另一人道：“ 地牢只有一间，不关在一齐，又当如何？ ”

这人语声尖锐简短，却是方才那长衫人的。

沈浪早已顿住身形，朱七七虽然瞧不见他的脸，想见他面上已发了颜色，身形一转，便待退回。

却听别人道：“ 咱们到地牢去瞧瞧。 ”

这人语声雄壮粗豪，正是“ 气吞斗牛 ”连天云。

沈浪若是退回原处，势必要撞上这几人。

他既不能进，亦不能退。神色更是惊惶。

朱七七悄声道：“ 怕什么，和他们拼了。 ”

沈浪咬一咬牙，双手抱紧了朱七七，用出全力，冲了过去，身法之快，当真有如离弦之箭一般。

金不换、连天云等人方自转弯，骤见一条人影，箭一般冲来，惊惶之下，不及细想，身形下意识的向旁一闪。

就在这间不容发的刹那间，沈浪已自人群中冲了过去，头也不回，展开身法，向前急奔。

只听身后叱咤，呼喝之声大起。

金不换道：“ 哎呀，那是沈浪！ ”

连天去怒喝道：“ 快追！ ”

接着便有一阵阵衣袂带风之声，紧追而来。

沈浪在别人的房子里，路径自然不熟，何况他此刻情急之下，已是慌不择路，奔出数丈才发现前面已是死路。

幸好尽头处左边，还有道门户。

沈浪想也不想一脚踢开了门，飞身而入。

但后面的人还是穷追不舍，而且越追越近，要知沈浪既要留意路途，手里又抱着个人，身法自不免减缓。

连天云喝道：“你还往哪里逃？”
金不换冷笑道：“今日你背插双翅，也逃不出的了，还不乖乖束手就缚。”
沈浪自掠入门里，这呼唤冷笑声已在门外。
朱七七道：“和他们拼了……拼了……”
沈浪也不理她，眼角瞥见过屋子前面，有扇窗子，左面还另有道门户，他微一迟疑，突然伸手抓起一张椅子，向窗外抡出，自己身形一转，却轻烟般向左面那道小小的门户掠了进去。
只听窗户“砰”的一震，金不换、连天云等人已自追来，沈浪闭息静气，躲在小门后，动也不动。
外面连天云怒喝道：“哪里去了？”
金不换道：“想必已破窗逃出。”
连天云道：“这厮逃得倒快，咱们追。”
接着，便是衣袂带风声，窗户开动声。
然后，便什么声音都没有了。
沈浪这才松了口气，悄声道：“咱们从原路退出，再设法脱身，他们便再也追不着了。”
朱七七悄声道：“好个声东击西之计，这妙计我小时捉迷藏也用过。”
此时此刻，情况如此惊险危急，她却反似觉得有趣得很，居然还想得起小时捉迷藏的事。
沈浪不禁叹了口气，道：“真是个千金小姐。”
朱七七悄悄笑道：“什么千金小姐，只不过是我只要有你在一起，便什么危险也不怕了。”
沈浪苦笑一声，拧身拉门。
哪知他门户方自拉开一线，便瞧见金不换，连天云与那长衫人面带冷笑，并肩当门而立。
沈浪这一惊更是不小，竟似已呆住了。
金不换大笑道：“你只当咱们已走了么……嘿嘿，你这声东击西，金蝉脱壳之计，瞒得过别人，却又怎瞒得过我金不换。”
连天云厉声笑道：“你还待往哪里逃？”
长衫人冷哼道：“还是乖乖的出来吧。”
沈浪又咬了咬牙，却非但未曾冲出，反而退了回去，“砰”地一声，紧紧关上门，翻身后掠，哪知这间屋子，非但再无其它门户，连个窗户都没有，黑黝黝的，除了陈设华丽得多外，与那地牢全没有什么两样。
只听金不换等人在门外纵声大笑，竟未破门追来。
听得“当”一声，竟将这扇门在外面落了锁。
那长衫人道：“此屋四壁俱是精钢所制，比那石牢还要坚固十倍，你们乖乖的在里面呆着吧，再也莫要想打脱逃的主意。”
金不换冷笑道：“等你们饿得有气无力时，大爷们再进去，反正这里有的是好酒好菜，大爷们多等几日也无妨。”
于是人声冷笑，一齐远去。
沈浪一步掠到门前，举掌拍去，但闻金属之声一响，他手掌被震得生疼，长衫人并未骗他，四壁门户，果然全属精钢。
一时之间，他怔在当地，再也没有动了。
朱七七恨声道：“他们只有三个人，加起来也必定不是你的对手，你方

才为何不和他们拼了，到如今……唉！”

重重叹了口气，闭住了嘴。

过了半晌，沈浪方自长叹道：“我方才若是和他们一拼生死，胜负姑且不论，但……但你……唉。”亦自长叹住口。

朱七七也半晌没有说话，却突然痛哭了起来。

沈浪柔声道，“七七，别哭、算……算我错了。”

朱七七嘶声痛哭道：“你没有错，你没有错……你处处为着我，我却反而怪你，我……我真该死，我真该死。”

沈浪轻抚着她满头柔发，黯然道：“该死的是我，你对我那般信任，而我……我却无法救你，你本就应当责怪我，骂我。”

可是这屋子看起来竟是间卧房，他轻轻将她放在屋角一张大而柔软的榻上，朱七七满面泪痕道，“求求你，莫说这样的话好么？你这样说，我更是伤心，你知道，无论如何我都不会怪你的。”

沈浪垂首道：“我此刻实已身心交瘁，再也无奋斗之力，这间小小的屋子，只怕已是你和我的毕命之地了。”

朱七七道：“不，不，你还能振作的，你……”

沈浪黯然叹道：“以此刻情况看来，我纵能振作又有什么法子能挣脱得出去，我又何苦再自欺欺人下去。”

朱七七还想说什么，却终于只轻轻辍泣，只因她也看出，在此等情况下无论是谁也休想逃得出了。

沈浪道：“我不能救你，累得你也死在这里，你不怪我？”

朱七七流泪道：“我怎能怪你，我怎会怪你，就算我立刻死在这里，也不是你连累我的，何况……何况……”

她轻轻阖上限帘，凄然笑道：“何况我能和你死在一起，已是我生平最最快乐的事……”

沈浪默然半晌，道：“但你还年轻，你还……”

朱七七以手捶床。嘶声道：“不错，我还年轻，我还不想死，只因我还想和你永远厮守在一起，过几十年幸福的日子，但……”

说到这里，语声突然顿住。

只因她发现自己身上，气力竟已恢复了一些，她以手捶床，竟将床打得“噗咚噗咚”的响。

她大喜道：“呀，那恶魔这次用的迷药，竟和上次不同，这药力竟会渐渐消失的，此刻我已可站起来了。”

朱七七身子一震，怔子半晌，黯然道：“不错，已太迟了，我此刻纵能站起，也逃不出去了，也是一样要死在这里……”

她的一双明如秋水的眼波，已凝注在沈浪面上。

也不知过了多久，她轻声道：“但我还是感激苍天，让我此刻能够动弹……”

沈浪道：“这又如何？”

朱七七垂首：“我虽已不能和你永远厮守，但在我们临死之前，这短短三两天，总还是……还是属于我们的。”

她语声又已颤抖起来。

但那却非惊惧的颤抖，而是一种销魂的颤抖。

沈浪道：“你……你……”

朱七七突然伸出双手，紧紧勾住沈浪的脖子，沈浪一个站不稳，也倒在那大而柔软的床上。

朱七七将头深深埋在沈浪胸膛里，呻吟般低语道：“你还不明白吗？你……你这呆子，可恨的呆子，可爱的呆子，在我没有死之前，我要将一切都交给你。”

沈浪道：“你……你……”

他几乎除了“你”字之外，别的话都不会说了。

朱七七温暖的胸膛，自撕开的衣襟中，紧贴着他的胸膛，她发烫的樱唇，也贴上了他的耳背。

她梦呓般的呻吟，低语道：“我们剩下的时候已不多了，你还顾忌什么，你还等什么……”

沈浪突然一个翻身，紧紧抱住了她温暖的，娇小的，向上迎合着的，正在不住簌簌不停的颤抖着的身子……

四片唇，火热。

火热的唇，紧紧贴在一齐。

这是狂热的时候，是搜索，迎合，体贴的时候。

朱七七身子颤抖着，不停的颤抖着。

她怕，但她还是鼓足勇气。

她给予，她也承受，她承受着雨点般落在她眼帘上，唇上，耳上，粉颈上，胸膛上的热吻。

忽然，她感觉一阵奇异而熟悉的热潮掩没了她全身，直通过她心底最深处，她的心一阵阵颤抖……

她猛然一口，咬在沈浪嘴唇上，用尽全力，向前一推，将沈浪推得直由床上滚了下去。

沈浪骤不及防，惶然失措，道：“你……你疯了么？”

朱七七抢过一床被，紧裹住她的身子，疯狂般嘶声大呼道：“你不是沈浪……你不是沈浪……”

沈浪道：“你疯了，我不是沈浪是谁？”

朱七七嘶声道：“你这个，畜性，恶贼……你……你这卑鄙无耻，猪狗不如的东西，我已知道你是谁！”

沈浪道：“我是谁？”

朱七七咬牙道：“王怜花！你这恶贼，你……你……你害得我好苦，幸好我现在已知道，幸好我还……还来得及。”

“沈浪”茫然笑道：“我是王怜花？”

朱七七道：“王怜花，你好狠，你设下如此毒计害我，你……你……你不但骗了我的钱，还想要我的人……”

沈浪道：“哦？我骗你？”

朱七七道：“你明知你的易容术虽妙，但因我和沈浪太熟，还是怕我认出，所以只好在黑黝黝的地方见我。”

她牙齿咬得吱吱作响，接道：“你学不像沈浪的声音，所以才装出语声嘶哑的模样，好让我以为你是被折磨得连声音都变了。”

沈浪道：“是这样么？”

朱七七道：“你易容之后，不能微笑，就故意装出沉重之态，哦，天呀，那天我就该知道的，我那沈浪无论在多么危急的时候，面上总是带着那份微

笑的，我从未见到他有任何时候笑不出来。”

“沈浪”道：“真的么？”

朱七七道：“还有，你既能想出那法子逃出来，早就该逃出去了，为何偏偏要等我来了后再用出那法子……”

“沈浪”道：“还有么？”

朱七七道：“那大汉纵要给你水喝，用绳子吊下来的就行了，又何必用竹竿？这明明是早就安排好的，好教你能用竹竿逃出。”

“沈浪”笑道：“还有哩？”

朱七七咬牙道：“恶贼，你骗了我的钱还不够，还想骗我……你……你…还嫌那地牢不……不好，再用点手段，将我骗来这里，你……你……”

沈浪笑道：“不错，那地牢阴湿寒冷，在那里，任何人都不会想到这勾当，我将你带来这里要你自己就送上门来。”

直到此刻，他话中才肯承认自己是王怜花。

朱七七嘶声骂道：“恶贼，畜牲，你的心只怕早已被狗吃了，你想将我完全骗去之后，再想个法子脱身，然后我便会恨沈浪一辈子，我就会不顾一切，找沈浪报仇，这样你不但害了我，还害了沈浪。”

王怜花笑道：“正是，这就叫做一石二鸟之计，你懂么？”

朱七七道：“除了你这恶贼，还有谁使得出这样的毒计，普天之下，只怕再也找不出比你更卑鄙更恶毒的人了！”

王怜花笑道：“但我却还有件事不懂。”

他不等朱七七答话，便接口道：“我这妙计既已瞒了你这么久，为何你又会突然识破？”

朱七七恨声道：“只因我……我……”

语声微顿，大呼道：“你莫管我是如何识破的，总之我识破了就是。”

她如此嘶呼，只因这问题非但王怜花百思不解，她自己也回答不出——也许是无颜回答出来。

原来她方才与“沈浪”亲密时，突然感觉出对方的“行动”，竟是那么熟悉，竟与那日在地牢中被王怜花轻薄时完全一样！

她这才能在那千钧一发时，识破了秘密。

要知男人在与女子亲密时，所做的“行动”常常会有一定的“步骤”，对象纵不同，但这“步骤”却不会改变。

而女子在这一方面的感觉，又总是特别敏锐。

不知何时，王怜花竟将室中灯火燃起了。

他站在床前，那面容果然与沈浪有九分相似，只是那双眼睛，那双盯着朱七七瞧的眼睛，却是说不出的险恶，淫猥。

朱七七将身子裹得更紧，咬牙切齿，却不敢回头望他，她恐慌悲愤的怒火已渐消失，恐惧已渐渐升起。

王怜花笑道：“你很聪明，你很聪明，委实超出我想象之外，但你此刻自以为什么事你都已知道了么？”

朱七七恨声道：“我还有什么不知道，我……？”

突然似乎想起了一件事，抬头一望，便瞧见王怜花那双恶毒而淫猥的眼睛，她身子立刻为之一震，失声呼道：“这双眼睛……是这双眼睛。”

王怜花微微笑道：“什么眼睛？？

朱七七颤声呼道：“是你，是你，方才害死熊猫儿的也是你，那……那

恶魔也是你改扮成的，是么？是么？”

王怜花哈哈大笑道：“不错，你心目中那恶魔的容貌，本就是江左司徒门人易容而成的，我也曾瞧过一眼，我为何不能扮成那容貌？江左司徒门下易容之术虽高妙，却也未必能及得我王怜花王大少爷。”

朱七七嘶声道：“恶贼，你……你……你好……”

王怜花大笑截口道：“我的好姑娘，你虽聪明，却还是什么事也不知道的，你可愿我将这些事从头到尾告诉你？”

朱七七身子抖得如风中秋叶，道：“你……你说……说……”

王怜花道：“我在那荒郊外遇见了金不换，李长春等人，他们虽不认识我，我却认识他们，便上去和他们搭讪。”

朱七七道：“这些人居然也跟你说话？”

王怜花笑道：“只因我一句话便已把他们说服了。”

朱七七道：“你……你说的可是沈浪？”

王怜花大笑道：“不错，又被你猜着了，我故作也要寻沈浪算帐之态，他们自然对我大是亲近，于是我便指点路途，令他们先到此地来等候于我，他们走的是小径秘道，足印自然平地失踪，却害得你与那猫儿疑神疑鬼。”

此点朱七七倒是早已猜到，但另一件事她却想不了。

她忍不住又问道：“他们又怎会如此听信你的话，先到此地？”

王怜花笑道：“只因他们急需我这帮手来对付沈浪，只因他们都道我是个仁义英雄，那沈浪却是个大恶贼。”

朱七七恨声道：“该死，瞎了眼睛。”

王怜花道：“我自他们口中，得知你也在左近，所以便留在那里，过不半晌，便瞧见你与那猫儿施施然来了！”

他大笑一声，道：“到那时我才知道你外表虽装得三贞九烈，其实却是水性杨花，竟与那猫儿那般亲密，想也做了些不可告人之事。”

朱七七怒骂道：“放屁！我与熊猫儿正大光明，只有你……你这双脏眼睛，把人家干干净净的事也瞧脏了。”

王怜花也不理她，自己接道：“你与那猫儿子拉手走在前面，我便远远跟在你们背后，你与那猫儿上了山，我灵机一动，片刻间便扮成你心中那恶魔的模样，抄近路上了山，然后我略施妙计，不费吹灰之力，便叫那猫儿化做肉泥，哈哈，牡丹花下死，做鬼也风流，他能为你而死，也算死得不冤了。”

第一六章　阴狠兼毒辣

朱七六见王怜花如此说，这才知道“他”为何对此山路途如此熟悉，也终于知道这庄院中的一切是谁布置的了，这庄院想必是王怜花的别墅。

王怜花道：“我将你送来这里，立刻赶到后面，改扮成沈浪的模样，又和金不换等人定了这一石二鸟的妙计。”

朱七七恨声道：“金不换且不说他，李长春、冷大这两人也会帮你来行这无耻的毒计，倒真是令人想不到。”

王怜花微笑这：“冷大已脱力晕迷，李长春已负重伤，这两人都老老实实躺在那里，至于那连天云……嘿嘿，只不过是条笨牛，我只是说服了金不换，还怕骗不倒那笨牛，还怕他不乖乖的为我做事。”

朱七七道：“你……你这样做事，总有一天不得好死的，活着的人就算奈何不得你，死去的鬼也要扼死你。”

王怜花哈哈大笑道：“若是女鬼，在下倒也欢迎，若是男鬼么……他活着时我尚且不怕，他死了后我难道还会怕他不成。”

朱七七咬牙道：“你等着吧，总有一日……”

王怜花截口笑道：“我等不及了，我此刻便要……”

朱七七大骇道：“你此刻便要怎样？”

王怜花道，“我要怎样，你难道会不知道？”

朱七七是知道的，她瞧见他那双眼睛便已知道。

她躲入床角，颤声道：“你……你敢？”

王怜花笑道：“我为何不敢，我若不敢，也不会将那许多秘密告诉你了。”

朱七七道：“我知道你这许多秘密，你还不杀我灭口？”

王怜花大笑，道：“我名唤怜花，委实名副其实是个怜香惜玉之人，像你这样娇滴滴的女子，我怎舍得杀你。”

他微笑着，又走到床边……

朱七七嘶声大呼道：“滚，快滚，我宁可死，也不能让你碰着我一根手指。”

这时外面似乎隐约传来阵呼叱撞击之声，但朱七七在如此情况下，她是什么也听不到的了。

王怜花也只是皱了皱眉头，还是接口道：“你方才还与我那般亲密，此刻为何又……”

她怒极之下，便待扑过去和他拼命，但手一动，那丝被便落了下去，她除了拉紧被子，还能做什么。

王怜花笑道：“动手呀，动手呀，为何不敢？？

朱七七颤声道：“求求你，放了我……甚至杀了我吧，天下的女人那么多，你……你为何一定要我。”

王怜花道：“天下的男人那么多，你为何定要沈浪。”

朱七七道：“我……我……噢，沈浪，来救我吧。”

王怜花道：“沈浪不就在你面前么？你瞧，我不就是沈浪，那么，你就将我当做沈浪吧。”

话声之中，他终于扑上床去。

朱七七嘶喊着，挣扎着，躲避着，哀求着……

她用尽一切气力，怎奈她气力尚未完全恢复，又渐渐微弱……

玉怜花喘息着，笑道：“你莫挣扎，挣扎也无用的，从今而后，你就是我的了，你若成为我的，那时……那时只怕用鞭子也赶你不走。”

她只觉王怜花那双眼睛——那双险恶而淫狠的眼睛，已离她越来越近，他口中喷出的热气，也越来越近。

终于，她躬起的身子，仆地倒在床上。

终于，王怜花那火烫的唇，已找着她的……

终于，她也无力挣扎，抵抗。

她晕了过去。

朱七七晕迷的这段时候，也许很长，也许很短，但这段时候纵然短暂，也已足够发生许多事了。

而朱七七自己在晕迷之中，这段时候是长？是短？这段时候里究竟发生了什么？她是全不知道的。

总之，她总要醒转过来——她自己虽然宁愿永远莫醒来，只因她委实不敢，也不能面对她在晕迷中发生的事。

但此刻，她还是醒了过来。

她一张开眼，还是瞧见了那张脸，“沈浪”的那张脸——这张脸此刻正带着微笑，瞧着她。

这张脸还在她面前，还在微笑。

晕迷中究竟发生了什么？“他”究竟做了什么？

朱七七心都裂了，整个人都已疯狂，再也顾不得一切——以眼前的情况来看，她委实也没有什么好顾忌的了。

她拼尽全力，一跃而起，一掌往这张脸上扇了过去，奇怪的是，“他”竟未闪避，也未抵抗——这也是因为“他”已完全满足了，挨两下打又有何妨。

只听“吧”的一声，她整个人已扑到“他”身上，疯狂般地踢“他”，打“他。”

痛哭着嘶声道：“你这恶贼……你……你毁了我，我和你拼了……拼了……”

突然，她一双手都已被人捉住。

他一挣，未挣脱，回首大骂道：“你们这些……”

突然，她瞧见捉住她手掌的两个人——捉住她左手的竟是熊猫儿，捉住她右手的，赫然竟是金无望。

朱七七这一惊，可真仿佛见了鬼似的。

她整个人都呆住了，脑海中却闪电般转过许多念头：“呀，他两人竟未死？……但他两人怎会未死，又怎会来到这里？……莫非这又是王怜花令人扮成他俩的模样来骗我的？”

熊猫儿瞪大眼睛，骇然道：“你莫非疯了，连我们你都已不认得？”

朱七七嘶声道：“你们都是假的，我知道……我知道，你们再也休想骗我。”她拼命挣扎着，还是挣不脱。

金无望道：“假的？你且瞧瞧我们是真是假？”

熊猫儿叹道：“她神智只怕已有些不清，否则又怎会打沈兄，沈兄如此辛苦，救了她，她却说沈兄毁了她。”

朱七七凝目望去，光亮之下，只见金无望目光深沉，熊猫儿满面激动，这目光，这神情，莫非别人可以伪装得出。

再听他两人这语声……不错，这人确实是真的，千真万确，再也不假，但……但他们又怎会来到这里？

再瞧被她压在下面的那人——目中那充满智慧与了解的光芒，嘴角那洒脱的，对任何事都不在乎的微笑。

不错，这更不会假，这更假不了。

这竟是真的沈浪。

但……但假的又怎会突然变成真的？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朱七七又惊，又喜，又奇，道：“我……我这莫非是在做梦么？”

熊猫儿道：“谁说你在做梦？”

朱七七茫然站起来，仆地跪下，流泪道：“我若是在做梦，就让这梦一直做下去吧，我宁愿做梦，我……我再也受不了啦……再也受不了啦。”

沈浪这才站起，目光中充满怜惜与同情之意，他面上虽已被打得又红又紫，但嘴角仍带微笑，轻叹道：“好孩子，莫哭，你现在并非做梦，刚刚才是做梦，一个噩梦。”

这语声是那么温柔，那么熟悉？也全没有故作的嘶哑。

朱七七再无猜疑，痛哭着扑到他身上，道：“是你救了我？”

沈浪轻声道：“只恨我来得太迟，让你受了许多苦。”

朱七七痛哭着道：“你救了我，我反而打你……你辛辛苦苦救了我，换来的反是一顿痛打，我真该死……该死……”

她突然回手，自己用力打着自己。

沈浪捉住了她的手，柔声道：“这又怎能怪你。”

朱七七道，“这要怪我……噢，沈浪……，你方才为何不抵抗，不还手，你方才为何要让我打？”

沈浪微笑道：“你受了那么多苦，我就让你打两下出出气，又有何妨，何况你那双手根本就打不疼我……”

朱七七瞧着他的脸，流泪道：“打得疼的，你瞧，你的脸，都被我打成如此模样，而你非但全不怪我，反而……反而……”

她又一把抱住沈浪，嘶声道：“你对我这么好，我永远也不会忘记，我……我永远也不能宽恕自己，永远……永远……永远……”

她忘了一切，抱住他，亲着他的脸——她的眼泪沾湿了他的脸，却不知她的吻是否能溶化他脸上的疼痛。

熊猫儿，金无望，并肩而立，瞧着这动人的一幕，两人面上也不知是何表情？心里也不知是何滋味。

沈浪微笑道：“好了，莫要再哭了，起来吧，莫要叫金兄与熊猫儿瞧了笑话……好孩子，听话，快起来。”

朱七七这才想起金无望和熊猫就在身旁，她站起身，心中不免有些羞涩，也有些歉疚……

她垂着头，不敢去瞧他们。

只见一双莹玉般的纤纤玉手伸了过来，手里捧着盏茶——白玉的手掌，淡青色的茶盏，碧绿的茶。

一个娇柔，清脆而妩媚的声音，在她耳畔说道：“姑娘，请用茶。”

朱七七猛抬头，便瞧见一张秋水力神玉为骨，花一般娇艳，云一般温柔的面容，她失声道：“原来是你。”

白飞飞嫣然一笑，道：“是我……”

朱七七盯着她，道：“你也来了？”

白飞飞柔顺地应声道：“是，姑娘，我也来了。”

朱七七道：“沈……沈浪无论到哪里，难道都要带着你么？”

白飞飞垂下头，不敢答话，苍白的面颊已红了，眉宇间微现凄楚，那可怜生生的模样，当真是楚楚动人，我见犹怜。

朱七七道：“说呀，你怎么不说话了？”

白飞飞垂首道：“姑娘，我……我……”

她虽然忍着没有让眼泪流下，但语声已有些哽咽。

沈浪道：“飞飞你还是到外面去看着他们去吧，只要他们稍有动弹，你便出声呼唤。”

白飞飞道：“是。”

这女孩子真有绵羊般的温柔，燕子般的可爱，到现在还未忘记，向朱七七裣衽一礼，才垂首走了出去。

朱七七瞧着她窕窈的背影，冷笑道：“飞飞……哼，叫得好亲热。”

沈浪叹道：“她是个可怜的女孩子，你为何总是要这样对她，她孤苦伶仃，无依无靠，我难道能将她抛下不管么？”

朱七七道：“她可怜，我就不可怜么？她孤苦伶仃，无依无靠；我难道就有许多依靠，你为何总是抛下我。”

沈浪道：“你……你总比她……”

朱七七跺脚道：“你总是为她说话，你总是想着她，你……你……你为何要来救我？我永远也不要见你了。”

沈浪道：“好，好，算我错了，我……”

朱七七突又扑到他身上，痛哭道：“不，你没有错，是我错了，但是我吃醋……真的吃醋，我没有办法，一点办法都没有。”

熊猫儿瞧得痴了，喃喃道：“你只知道自己吃醋，可知别人也会吃醋的么？”

朱七七猝然回首，道：“你说什么？”

熊猫儿一惊，强笑道：“我说沈兄其实总在想着你，否则又怎会冒险前来救你。”

朱七七破涕为笑，道：“真的？”

熊猫儿垂首道：“自然是真的。”

朱七七跳到他面前，笑道：“你真好……”

转过头，望向金无望，接道：“还有你……你们两人都是对我最好的人，你们若是死了，我真不知要多么伤心……噢，对了，我还忘了问你们，你们是如何脱险的？”

金无望面上毫无青情——他最大的本事，就是能使任何情感都抑制在心中，绝不流露出来。

他缓缓道，“你走之后，我力不敌四人，沈兄突如天神飞降，将我救走，那四人非但追赶不及，甚至根本未瞧见沈兄之面。”

朱七七道：“还有呢？”

金无望道：“没有了。”

朱七七瞪大眼睛道：“就……就这样简单么？”

沈浪笑道：“金兄说的虽简单，但却极为扼要，好些无关紧要的细节，

金兄是不会说的，其实也用不着说了。”

朱七七含笑轻叹道，“他不说，我只有去想了。”

她轻轻阖起眼睛，缓缓道：“那时战况必定十分激烈，金不换那厮一定在不住笑骂，金大哥头上想必已现汗珠，眼见已将……将落败，你便以最快的身法，一掠而来，带着金大哥，自拳风掌影中冲了出去，金不换那些人，一定大大吃惊，但以他们的武功，又怎能拦得住你，又怎能追得上你。”

她张开眼，嫣然笑道：“我想的可对么？”

沈浪笑道：“真的比亲眼瞧见的还可靠。”

朱七七道：“但后来怎么，我可想不出了。”

沈浪道：“我先前本不知此中详情，是以虽将金兄救出，却不愿被那些人瞧见面目，更不愿与他们发生冲突。”

他苦笑了笑，接道：“到后来我才知道那些人竟是为我而来，也知道展英松等人暴毙之事，于是我便与金兄回头来找他们，哪知他们竟已远走，幸好雪地上还留有足迹，于是我便与金兄追踪而来。”

朱七七道：“你可瞧见我和猫儿的足迹了么。”

沈浪笑道：“自然瞧见了，我与金兄猜了许久，才猜出那足迹必是你与熊兄的，这发现使得我们更是着急。”

朱七七道：“真是？你真的为我着急了？”

沈浪避不作答，接道：“我与金兄上山之后，足迹突然中断，只剩下你与熊兄的足迹，走到绝崖那儿，你足迹仍在，熊兄的却不见了，然后你足迹在雪地上绕了两圈，竟也不见了，却换了另一人足迹走上了山。”

朱七七恨声道：“我是被那恶贼抱上来的。”

沈浪道；“当时我也猜出情况必是如此，但熊兄的下落却费人猜疑，我考虑许久，终于决定先下去探看探看。”

朱七七失声道：“呀，你下去了，那……那岂不危险得很。”

熊猫儿突然叹道：“不错，那下面确是危险得很，这个我比谁都清楚，沈兄确是不该冒那么大的危险来救我的。”

朱七七道：“我……我不是……不是这意思。”

她脸也红了，话也说不出了。

只因她突然想起熊猫儿就是为了自己，才跌下去的，如今他才自死里逃生，自己怎能如此说话？

她又羞又愧，又恨自己，眼泪不禁又流下面颊。

熊猫儿也不瞧她，目光直视着前方，接道：“我听你在上面呼喊，心里实在着急，怎奈又无法上去救你，等到后来那块大石击下，若非那山崖上有尖岩挡了一挡，我险些就被打下去，但我虽未被打下，却实也无力往上爬了，我只能攀着一根山藤，在那里等死，只因我身子悬空，根本无法使力。”

沈浪叹道：“幸好熊兄未曾使力，否则那枯藤早已断了，唉，熊兄那时情况之危险，实有九死而无一生。”

朱七七早已听得泪流满面，咬唇垂首，道：“我……我……”

熊猫儿截口道：“起先我但觉手指有如刀割，全身酸痛不堪，后来我全身都已麻木，脑子也晕晕沉沉，不知有多少次，我想放开手算了，也落得个痛快，但我还不想死，只因……只因我……”突然咬了咬牙，住口不语。

朱七七再也忍不住痛哭失声，道：“我对不起你……我对不起你。”

熊猫儿出神半晌，淡淡一笑，道：“那也没什么。”

他说的越平淡，朱七七越是痛苦，嘶声道：“其实我那时真想跳下去，陪你一齐死了算了，我……全是我害了你，我真不如死了倒好，也可少受些痛苦。”

熊猫儿突然掉转头，不让别人瞧见他面容，但他那颤抖着的身子，还是泄露了他的秘密……

沈浪叹道：“我以绳缚腰，下到半山，便瞧见熊兄，哪知熊兄业已晕迷，但我将他抱上来后，他说的第一句话便是要我救你。”

朱七七身子一软，倒了下去。

沈浪道：“于是我等三人，便追踪上山，一入此屋，便瞧见金不换与连天云正在外面，我三人合力制住了他，唉……白飞飞，幸好我带她来了，全是她发觉这扇锁住的门，我们毁锁而入，才发现你。”

朱七七道：“那恶魔王怜花……”

金无望冷冷道：“他怎逃得了？”

熊猫儿突然回身，大笑道：“那厮倒也乖巧，一见沈兄，便笑道：‘真的沈浪来了，假的只有束手就缚。’他明知既打不过，也逃不了，真的束手就缚了。”

就在这片刻之间，这热情的少年便已恢复了平日的豪迈与洒脱，竟似已将过去发生的那些事，全都忘记。

朱七七见他如此模样，心下又是高兴，又是感动，呆呆的望着他，也不知究竟是何滋味。

嗯，熊猫儿当真是条好汉子。

沈浪笑道：“我见他如此，倒也不好十分难为于他，便请他与金不换等人坐在一起，他更是有问必答……”

朱七七道：“那……我经历的事，你全都知道了。”

沈浪道：“知道了。”

朱七七突然失声道，“呀，我的……”

她突然想起自己未曾晕迷前的模样，但头一低，瞧见自己身上的衣服，早已又穿得整整齐齐。

她忍不住抬起头，目光悄悄自三个男子面上飘过。

沈浪笑道：“这又全亏白飞飞。”

他又瞧破了朱七七的心意。

朱七七的脸，晚霞般的红了起来，恨声道：“这恶贼，我，我呀，你可点了他的穴道？”

沈浪笑道：“他那般模样，我怎好出手。”

朱七七道：“那么，你绑住了他们？”

沈浪含笑道：“李长春，天法大师俱是前辈英雄，金不换也是成名人物，就算王怜花，我也不便对他无礼。”

朱七七吃惊道：“你既未点他的穴道，又来绑住他，却叫白飞飞守着他们，你……你难道存心要他们逃跑了？”

沈浪微微笑道：“我只不过借用了金兄的‘神仙一日醉’请他们每人用了一点而已，但想来他们也是无法逃跑的了。”

神仙一日醉的滋味，朱七七是尝过的，她自然清楚得很，也自然放心得很，这才松了一口气，喃喃地道：“王怜花呀王怜花，你报应的日子已到了……”

突然放步向外奔去。
众人在后相随，哪知朱七七方自出门，便发出一声惊呼，众人加急赶了出去，也不觉都被惊得怔住了。
李长青，连天云，天法大师，金不换，冷大都还瘫坐椅上，但王怜花却已站起，已将逃了出去。
此刻他一手抓着满面惊慌的白飞飞，笑道：“ 各位已谈完了么，好极好极。 ”
熊猫儿喝道：“ 你…… ”
王怜花不等他说话，便已截口笑道：“ 事情的发展，有些出乎各位意料，是么，但各位虽然吃惊，也还是莫要动弹的好，否则，这位姑娘就要吃亏了。”
沈浪居然也还能面带微笑，道：“ 放下她来。 ”
王怜花大笑道：“ 放下她？沈兄说的倒容易，但这位姑娘此刻已是在下的护身符，在下怎能轻易放得了手？ ”
沈浪道：“ 你放下她，我放你走，也不追赶。 ”
王怜花道：“ 真的？ ”
沈浪道：“ 是否真的，你自己可作决定。 ”
王怜花大笑道：“ 好，这话若是别人说的，在下必然不信，只因在下天性多疑，但这话是沈浪说的却大大不同了。 ”他转目瞧着白飞飞，接着笑道：“ 说实话，我真有些舍不得放你，好在我迟早还是见得着你的。 ”竟在白飞飞脸上亲了一亲，大笑着转身而去。
他手一松，白飞飞便已跌倒在地，痛哭失声。
众人眼瞧着王怜花扬长而去，俱是咬牙切齿。
朱七七顿足道：“ 我恨……我好恨。 ”
沈浪微笑道：“ 你也莫要气愤，我既能捉住他一次，便能捉住两次。 ”
朱七七：“ 但愿…… ”
突然惊呼道：“ 哎呀，不好，我那耳环他可曾还给你？ ”
沈浪道：“ 什么耳环？ ”
朱七七道：“ 那耳环乃是我提金银的信物，被他骗去的，他凭那对耳环，立刻便可提取百万金银，这一下他更可作恶了。 ”
话说间，她便要放足追去。
但沈浪却一把拉住了她，朱七七着急道：“ 莫非你，你真的要眼看他走？ ”
沈浪道：“ 莫非你要我们做食言背信之徒？ ”
朱七七怔了半晌，叹了口气，突又指着白飞飞道：“ 都是你，都是你，若不是你，也不会放了他。沈浪，我真不懂你怎会如此轻易放了那十恶不赦的…… ”
沈浪冷冷道：“ 莫非你能眼见她死在王怜花手中…… ”
他面上第一次敛去了笑容，朱七七只有咬着嘴唇，空自生气，却终是再也不敢说一句活。
金无望皱眉道：“ 神仙一日醉，药力万无一失，这厮怎能逃走的，我当真不懂。 ”
白飞飞痛哭着道：“ 这全要怪我……全要怪我。 ”
金无望道：“ 怪你？ ”
白飞飞道：“ 方才他本好好坐在那里，却突然呻吟起来，像是十分痛苦，我听得不忍，便问他这是为了什么，他说他……他…… ”

金无望道：“ 他怎样？ ”

白飞飞流泪道：“ 他说他自幼便有此病，一发便痛苦不止，我就问他可有什么法子止痛，他便求我替他取出那桌子下暗屉中一个小箱子里的一瓶止痛药…… ”

朱七七失声道：“ 你……你答应了他？ ”

白飞飞颔首道：“ 我见他实在太过痛苦，便……便只好答应了他，哪知他服药之后过了半晌，竟突然一跃而起。 ”

金无望跌足道：“ 我早该想到，这厮连江左司徒秘制的迷药都有解方，又怎会无药破解这‘ 神仙一日醉 ’？ ”

白飞飞伏地痛哭道：“ 但我那时的确不知道，我……我只是瞧他可怜，我…… ”

朱七七脸都气红了，道：“ 你……你倒好心得很。 ”

白飞飞道：“ 姑娘，求求你原谅我，我…… ”

朱七七跳了起来，道：“ 原谅你，就为了你那该死的好心，我们便不得不眼见这恶贼逃走，眼见他不知要做多少害人的事…… ”

沈浪叹道：“ 这也怪不了她，她本性柔弱仁慈，瞧不得别人受苦…… ”

朱七七嘶声大呼道：“ 这还不能怪她，这难道怪我，你可知道王怜花害得我多么惨……多么惨，你可知道我宁可砍断我自己的双手双足来出这口气，你……你……你……你可曾为我想一想…… ”竟也整个人仆倒在地，放声痛哭起来。

众人瞧着这两个伏地痛哭的女子，都不觉为之失色。

突然间，风吹入窗，有股烈焰，随风卷了进来。

熊猫儿失色道：“ 不好，火。 ”

沈浪道：“ 快冲出去。 ”

金不换颤声大呼道：“ 你们要逃，可不能将我们留在这里，你们…… ”

金无望怒叱道：“ 畜牲，懦夫。 ”反手一掌，掴在他脸上，但却终于抱起了他，又挟起了连天云。

连天云嘶声道：“ 放手，我死也不要你救。 ”

金无望冷冷道：“ 我偏要救你，你可能怎样？ ”

连天云果然不能怎样，只有闭起了嘴。

沈浪双手却抱起冷大，李长青，天法大师，笑道：“ 熊兄，你…… ”

熊猫儿苦笑道：“ 我知道。 ”

他只有抱起白飞飞与朱七七，但朱七七却摔脱了他，道：“ 我自己走，你放心，我还不想死。 ”

只见那火焰烧得好快，就在这刹那时间，整个窗户都已被火燃着，众人已被烟熏得呛出了眼泪。

沈浪沉声道：“ 沉着气，跟我来。 ”

缩腹吸气，突然一脚飞出，这一脚竟生生将窗边的墙，踢崩了一角，他身子一闪已冲了出去。

火焰来势虽凶猛，但沈浪，金无望，熊猫儿，却无一不是武林中顶尖儿的绝顶高手，朱七七跟在他们身后，自然省力不少。

这几人竟自火焰中冲了出去——窗外便是个小小的院落，院中虽也有火，但易燃之物究竟不多，火势终于小些。

几个人一口气冲到院墙外，方才驻足，抬头望见那冲天火势，低头望见

自己被火星烧焦衣襟，都不觉倒抽一口凉气。

熊猫儿叹道：“ 王怜花好毒……好毒的王怜花。 ”

沈浪道：“ 火势如此凶猛，倒真不知他是用什么东西起的火……唉！此人之机智毒辣，当真是天下少有。 ”

突然一阵凄厉的呼声，隐约自火焰中传出，这呼声虽然隔的遥远，十分微弱，但其中所含的惊恐，绝望，凄厉，却令人听得毛骨耸然。

熊猫儿高声道：“ 有什么人还在火窟中？ ”

朱七七恨声道：“ 我知道，那也是王怜花的手下，方才…… ”

她以最简单的几句话叙出了王怜花如何用计，如何将那大汉关在地窟中，然后咬牙恨声接道：“ 他对自己的门下都这样狠毒，他简直不是个人。 ”

沈浪突然道：“ 你们稍候，我去救他。 ”

朱七七道：“ 你去救他，你可知他也是…… ”

沈浪沉声道：“ 不管他是什么人，至少他总是个人，只要是人，我便不能眼见他被活活烧死。 ” 他说得斩钉截铁，绝无犹疑。

说话间他已撕下身上的衣服，在雪地上浸了两浸。

火窟附近冰雪已溶，那衣服顿时湿了，沈浪便将这件湿了的衣裳，一半披在头上，一半卷成布棍，不等别人开口，已投身烈焰之中。

沈浪竟然身怀‘ 束湿成棍 ’的内家绝顶功夫，但见衣棍到处，火舌四裂……但瞬即分而复合，他身影也瞬即消失在火焰之中。

朱七七急得连连跳脚，流泪道，“ 这人真是个疯子，竟……竟不顾自己性命，只为了去救王怜花那恶贼手下的一个走狗，他真是…… ”

金无望冷冷道：“ 他真是我金无望一生所见，第一条男子汉，大丈夫，金无望今生能得此人为友，当真死亦无憾。 ”

熊猫儿大声道：“ 我熊猫儿至今才算真服了他。 ”

李长青，天法大师，连天云，冷大也不禁齐地为之动容。

李长青叹道：“ 不想沈浪为人，竟如此侠义。 ” 金不换冷冷笑道：“ 这也没什么了不起，沈浪这小子，最会做作。他这也不过是做给咱们看的，好教咱们…… ” 连天云怒道：“ 放屁，如此舍生忘死，岂能做假。 ” 无法大师叹道：“ 何者为真？何者为假，他此举纵是沽名钓誉，但他肯如此不顾性命的去做，也可算难得的了。 ” 金不换冷笑一声，道：“ 他…… ” 朱七七突然转身，怒喝道：“ 你再说一个字，我现在就宰了你。 ” 金不换果然乖乖闭起了嘴，半个字也不敢说了，对付这种人，朱七七的法子当真比什么都有效。李长青叹道：“ 但愿吉人天相，沈公子莫要…… ” 熊猫儿大喝道：“ 嘿！这区区一把火，又怎烧得死沈浪。 ” 熊猫儿口中虽说得硬，心里却还是为沈浪担心的——此时此刻，又有谁不为沈浪担心。只见火焰越来越大，越来越猛。但沈浪却还未出来，甚至连他的声音都听不到。朱七七颤声道 :“ 莫非他……他…… ” 熊猫儿道：“ 你放心，他立刻就出来了。 ” 朱七七道：“ 不错，他立刻就会出来的……立刻…… ” 于是又过了半晌，火势更大，更猛。朱七七道：“ 你……你看他……会不会…… ” 熊猫儿道：“ 不会，像他这样的人，怎会身遭不测。 ” 朱七七道：“ 不错……不会的……不会的…… ” 一阵风吹来，卷来了一股火焰，一股热气。众人不由得向后退了几步。朱七七道 :“ 好……好大的火，我们在……在这里都受不了，他……他…… ” 熊猫儿道：“ 我们虽受不了，但他可不同，凭他的本事就算到了十八层地狱，也照样可以闯得出，我放心得很，哈哈……放心得很。 ” 他竟放声大笑起来，但那笑声之中，

可全无半点开心的意思，那嘱笑声简直比哭声还要令人难受。
朱七七亦自笑道：“不错，他这样的人，连鬼见了都要害怕……”她虽也在笑，可是眼泪早已不觉流下了面颊。
放眼望去，眼前什么都看不到了，只有火……火……
冲天的火势，已将苍穹染得血红。
朱七七道：“他……他……他……”
她再也说不出第二字来，转首去瞧熊猫儿。
熊猫儿铁青着脸，闭紧了嘴，那些安慰别人，也安慰自己话，他也实难再说得出口来。
金无望双拳紧握，指甲俱都嵌入肉里。
朱七七瞧瞧他，瞧瞧熊猫儿，终于大哭起来。
白飞飞更早已泣不成声。
这样的大火，若说还有人能活着从里面出来，有谁相信，沈浪虽强，究竟不是铁打的金刚呀。
何况，纵是铁打的金刚，也要被火烧化了。
猛烈的火势必难持久。
这山庄孤零零地矗立在山顶，与树林间还隔着一大片地，后面便是山岩，是以火势并未连绵。
突听李长青道：“呀，火小了。”
朱七七嘶声道：“不错，火小了……他可以出来了。”
她虽然明知任何人也无法在火焰中逗留这么久，虽然明知沈浪已无生望，但口中却绝不肯说出绝望的话。
强烈的火势，终至尾声。
众人瞪着眼睛瞧，眼睛都瞧疼了。
沈浪呢？瞧不见，连影子都瞧不见。
人人心中，都早已绝望了，再也没有一个人还认为沈浪能出来，只是谁也不敢提起一个字。
金无望突然大声道：“有所不为，宁死不为，所有必为，虽死无惧，古之义侠也不过如此，沈浪，你……你且受金无望一拜。”
他冷漠的面容上，竟已有了泪痕。
他竟真的跪了下去。
这冷如冰山的人，竟会流泪，竟会跪倒——他自己实也不信自己这一生中还会为人流泪，为人下跪。
熊猫儿道：“你何必如此，他还不见得真的……”
突然扑地跪下，热泪夺眶而出——他要哭，便放声痛哭，绝不会无声流泪，这杀了头也不流一滴眼泪的男子汉，便真的放声痛哭起来，这哭声中所包含着的是何等巨大的悲痛，这悲痛中又包含着何等深厚的敬爱。
李长青喃喃道：“沈浪呀沈浪，你今日能得这两人为你流泪……你……你纵死也算无憾了，你死得总算不差。”
天法大师道：“义士之死，重逾泰山。”
这两人虽本对沈浪不满，此刻竟也不觉热泪盈眶。
连天云已泪流满面，大声道：“沈浪，连天云若是早知你是这样的人，打破头也要交你这个朋友，只恨……只恨连天云昔日错看了你。”
只有冷大，仍咬紧牙关，不说话，但嘴角却已咬得泌出了鲜血——每一

滴鲜血中所含的悲痛，都胜过千言万语。

白飞飞泣不成声，道；“沈……”

她用尽气力，才说出一个字。

她方自说出一个字，朱七七已痛哭着嘶声喝道：“你哭什么？沈浪就是被你害死的，你还哭什么？若不是你，王怜花怎会逃走，怎会起火，若不起火，沈浪又怎会……怎会……”

白飞飞颤声道：“不错……是……是我……我……我也不想活了！”突然挣扎着爬起，向那犹未完全熄灭的火窟中奔去。

但她方自奔出两步，已被金无望与熊猫儿挟住，她又怎能挣得？她唯有痛哭，哭的不但有泪，还有血。

朱七七痴痴自语道：“好，你不想活了，我难道还想活么……”

突然展动身形，奔向火窟。她身形较之白飞飞何止快了十倍，才拉住白飞飞的金无望与熊猫儿，哪里还能拉得住她。等到两人奔出时，朱七七身子早已投入火窟中。火势虽已衰微，但余焰仍足燎人，若有人绝心要死，在这火焰中寻死，委实不知有多么容易。金无望失色道：“七七，回来。”熊猫儿更是面色惨变，呼道：“七七，你死不得，死不得！”呼声虽响，但再响的呼声，却也拦不住决心要死的人。朱七七简直连头都未回，便纵身入火！眨眼间，她衣裳，头发都已被燃着、她竟一头向那犹自烧得通红的梁木撞了过去。熊猫儿嘶声大呼道：“七……”突然间，一条人影飞也似的跃了出来，恰巧挡住了朱七七——朱七七一头竟撞入这人怀里。这人是谁？除了沈浪还有谁。只见他肩头扛着条大汉，这大汉满身湿淋淋的，像是自水中捞起，沈浪面上，也满是汗珠。这冲天的大火，竟真的烧不死沈浪。众人这一惊，一喜，俱是非同小可。朱七七退步，抬头，又抬头，揉了揉眼睛，再揉了揉眼睛，终于纵体入怀，放声大哭起来。沈浪拖住她一掠而出，众人俱都围了上去。白飞飞又哭又笑，道：“沈相公……你……”金无望手足颤抖，道：“你……可……好？”熊猫儿仰天大呼道：“老天……噢，老天……”沈浪微微笑道：“各位莫非都当我死了。”熊猫儿道：“奇迹，简直是奇迹。”朱七七却捶打着沈浪的胸膛，流着泪笑道：“你没有死……你没有死……你真的没有死。”

沈浪道：“虽未被烧死，却快被你打死了。”

朱七七“嘤咛”一声，娇嗔着笑道：“你还说俏皮话，你可知人家为你多么着急，你若真的死了，我……我……”泪痕未干，笑容初敛眼泪又流下面颊。

沈浪面上也不禁现出感动之色，喃喃道：“幸好我早出来一步……”

金不换眼珠子转了转，突然大声道：“沈相公，你可知道方才要为你死的，可不只未七七一个人，那位白姑娘，可也是要为……”

眼角瞥见金无望冰冷的目光，再也不敢往下说了。

沈浪道：”在下累得各位担心，抱歉抱歉。”

朱七七道，“只就抱歉就算了么？”

沈浪笑道：“你还要我怎样？”

朱七七眼波流转。轻轻道：“我要你……”

附在沈浪耳畔，又说了几个字，众人都已听不见了。

这惊喜与激动平静之后，金无望道：“那般大火，你……你怎脱身的，这端的令人想不透。”

沈浪笑道：“我寻着地窟。救起此人，火热己十分猖狂，我已无法闯出，

心念一转，便想到了那间救命的屋子。”

朱七七奇道：“什么屋子能救命？”

沈浪笑道：“就是困住你的那间屋子，我早已瞧出那四壁乃是精钢所制，烈火也难伤人，当下便躲了进去。”他说的倒也轻松，但众人却也知道当时情况之严重。

熊猫儿叹道：“除了沈浪外，若是换了别人，只怕早已被烧死了。”

金无望道：“不错，在那般危急情况中，四面大火，若是换了别人，早已慌得不知所措，哪里还能想到这一着。”

熊猫儿笑道：“若换了我……嘿，我根本就未瞧出那屋子四壁是什么，到时纵不惊慌，可也不会躲将进去。”

金无望叹道：“由此可见，所谓奇迹，大多也都是要依靠自身的智慧与力量，绝非侥幸取巧可以得来的。”

沈浪笑道：“但在那间铁屋子里，罪可也不好受……四面大火之中，那铁屋当真有如偎在火炉上的铁锅一般。”

朱七七“噗哧”笑道：“那你莫非就是锅里的鸭子了。”

沈浪大笑道：“不错，当时我那模样到当真有几份和挂炉烤鸭相似，又有些像是太上老君炼丹炉中的孙悟空，房门一关，这位老兄就再也喘不过气来，到后来索性晕了过去，倒也少受了些活罪。”

众人虽都不禁失笑，但想到那铁房中的焦热，闷气，又不禁暗中感叹，真不知沈浪是如何捱过来的。

只见沈浪虽是满头大汗，却仍神采奕奕。

朱七七笑：“倒也亏得你，还未被炼成火眼金睛。”只要沈浪不死，她能把所有的不幸忘掉，一时之间，但听她咭咭呱呱，又说又笑，全听不到别人的声音，就连熊猫儿都实在插不进口去。

那大汉终于醒了过来，四望一眼，目光便瞬也不瞬，直瞧着沈浪，生像沈浪脸上长满了花似的。

沈浪微笑道：“如何？”

那大汉嘎声道：“我在等着瞧。”

沈浪笑道：“瞧什么？”

那大汉道：“瞧你要将我怎样？”

沈浪失笑道：“你说我要拿你怎样？”

那大汉厉声道：“你虽救了我的性命，但我却丝毫不感激你，你若想要我说出什么来，那你却是做梦。”

朱七七，熊猫儿，面上都已现出怒容，齐声叱道：“你这不知好歹的畜牲，你……”

那大汉道：“我就是不知好歹，随便你要拿我怎么样都无妨，你方才虽然救了我的性命，但此刻不妨再杀了我。”

沈浪微微一笑，挥手道：“你走吧。”

那大汉怔了一怔道：“走……你要我走？”

沈浪道：“不错。”

那大汉满面惊诧，道：“你……你不逼我说……”

沈浪笑道：“我为何要逼你？”

沈浪道：“我之所以救你性命，只不过是为了要救你性命而已，全没有别的原因。”

那大汉颇为惊奇，道：“就……就只这么简单。”

沈浪笑道：“本就简单得很。”

那大汉不信，又不得不信，站起来，走了两步，瞧见果然没有人拦他——他反而站在那里，动也不动了。

沈浪笑道：“你为何还不定？”

那大汉道：“施恩不望报的事，我虽未见过，倒也听过，但像这样全不为半点原因，便冒了生死危险去救人，而且是素不相识，甚至是对头的人……这样的事我却连听都未曾听过。”

朱七七笑道：“但如今你却亲眼瞧见了，便有些奇怪是么，告诉你，这位沈相公的行事，奇怪之处还多着哩。”

那大汉道：“我的确有些奇怪，我……我……”

突然跪下，垂着头道：“我不想走了。”

沈浪道：“快快请起。”

那大汉道：“水往低处流，人往高处走，鸟栖暗林，人择明主，我杨大力虽是条莽汉，但这几句话却还懂的。”

他喘了口气，接道：“我杨大力瞎着眼活了几十年，直到今日遇着沈相公，总算睁开眼睛，我杨大力跟着王怜花，只道世上就只有人吃人，人骗人，直到今日，才知道世上也有些光明磊落的人，专做光明磊落的事。”

朱七七笑道：“你说了半天，到底要怎么？”

杨大力道：“我只求沈相公收容，从此我就算是沈相公的奴才，但从此我也就可以睁开眼睛，挺起胸膛做人了。”

沈浪笑道：“这……这……”

杨大力道：“无论相公怎么说，我都跟定相公了。”

朱七七望着沈浪笑道：“你就答应他吧。”

沈浪道：“这……这……也罢，你就站起来吧。”

杨大力大喜道：“多谢相公。”

他徐徐站起，笑道：“小人昨日是王怜花的奴才，只知对王怜花忠心，今日成了沈相公的奴才，相公无论要问什么，小人知无不言。”

沈浪笑道：“我若问你，岂非成了……”

杨大力道：“相公纵不问小人也要说的。”

他微一寻思，道：“王怜花的母亲，便是昔日云梦仙子的妹妹，他父亲是谁，却没有人知道，王怜花的一身本事，全是向她母亲学的，但他母亲的武功是哪里学来的，可也没有人知道了，小人只知道有许多武林早已经传的功夫，他母子两人全会。”

朱七七恍然道：“呀！不错，紫煞手……那日在古墓中，被紫煞手害死的几个人，想必就是王怜花的手脚。”

杨大力也不管她说什么，只是接道：“这座房子，不过是他母子的秘窟之一，据小人所知，他母子约摸总有五六十处类似的秘窟，遍布江南江北。”

熊猫儿动容道：“五六十处，此人好大的野心。”

杨大力道：“他母子两人究竟有何野心，小人也不知道，只知道他们的确搜罗了许多成名的人物做部下。”

他瞧了朱七七一眼，道：“方才和我一齐去拷问你的，那头上蒙了一块布的青衫人，就也是武林中一位成名人物。”

朱七七急问道：“他是谁？”

杨大力道：“他好像叫……叫做什么金鱼……”

朱七七变色道：“可是“无鳞金鱼’白宋三。”

杨大力拍掌道：“不错，就是他，听说此人总是行走高贵人家，受人奉养，就好像金鱼似的……金鱼不也总是被高贵人家养着的么，至于。无鳞，两个字，就是他身法滑溜，就像是没有鳞的鱼，谁也抓不着，就拿今日来说，他岂非就早已溜了。”

朱七七怒声道：“难怪王怜花想到打我的主意，难怪他不敢以真面目见我……”

熊猫儿道：“他认得你？”

朱七七道：“他也是被我家老头子养着的武师之一，对我家什么事都熟悉得很……其实他对江南一带的豪富人家，每一家都熟悉得很，王怜花之所以收买他，想必就是要从他身上，来打那些富户的主意。”

熊猫儿道：“不想此人竟如此处心积虑。”

金无望却瞧着李长青，冷冷道：“这些话你可听到了么？”

李长青笑道：“我虽未听见这些话，但瞧见沈相公之为人行事，也足够了，我弟兄昔日，当真是错怪了他。”

沈浪笑道：“往事再也休提，今日么，今日在下却当真对三位前辈多有失礼，但望三位莫要恨我才好。”

此时此刻，还有谁会怪罪于他？

李长青道：“展英松等人，暴毙之事，委实令人难以理解，此刻冷三犹自在看守着他们的尸体，不知沈相公可否去瞧个究竟？”

连天云骂道：“反正是王怜花下的手，还瞧什么？”

李长青笑道：“话虽如此，但……但世界上竟会有那样的毒药，我委实难以相信，想来此中必定还有些隐秘。”

沈浪道：“前辈说得不错，此中定有隐秘，但瞧那尸身，也未见能瞧出端倪，要揭破隐秘，需得自根着手。”

李长青道：“但……但不知沈相公要从何着手？”

沈浪道：“这……不瞒前辈，在下此刻委实尚无一定之计划，唯有见机行事，是以‘仁义庄，在下一时间只怕是无法分身前去了。”

李长青笑道：“江湖大乱，眼见又将起风波，放眼江湖能赴此难，能挑起这付重担的，除了沈相公，实无他人，沈相公之辛劳，老朽自可想见，但愿沈相公此去，能有所收获，老朽兄弟在‘仁义庄’中静候佳音。”

他转目望向金无望，口中虽未说话，但意思自然是要金无望快快解了他体内“神仙一日醉”的药力。

这意思金无望自然知道，但“神仙一日醉”他虽然能使用，却不能解。李长青的意思，他也只有装作不知。

李长青“干”咳一声，道：“今日老朽就此别过，但……”

沈浪只得苦笑道：“神仙一日醉，一日自解，但未到一日时，在下与金兄，都……唉！但请前辈多多恕罪。”

李长青怔了一怔，道：“这……”

熊猫儿瞧了瞧朱七七，瞧了瞧沈浪，突然笑道：“在下反正无事，不如由在下相送两位前辈回返‘仁义庄，，也免得两位前辈久等不便。”

沈浪喜道：“如此最好……大力可携扶天法大师与冷兄下山，然后便在天法大师处，等候于我，就此也可自大师处得到教训。”

杨大力心中虽想跟着沈浪，但口中只有发声道：“是。”

天法一直默然不语，此刻方自沉声道：“沈浪，贫僧敬的只是你仁义心怀，以及你武功绝技，你我昔日恩怨，虽可一笔勾销，但我与花蕊仙的事，你也莫管。”

沈浪躬身道：“是。”

天法道：“只是，你也可放心，贫僧绝不乘人于危，花蕊仙武功未复之前，我天法绝不会动她半根手指。”

沈浪道：“多谢大师。”

金不换突然冷冷道：“我呢？谁送？”

金无望冷冷道：“我来送你。”

金不换忍不住打了个寒噤，道：“你……你……李兄，李老前辈，你们可不能丢下我不管呀，你们……”语声突顿，只是金无望已卸下了他的下巴。

李长青瞧了他一眼，摇头苦叹，终未言语。

于是熊猫儿扶起李，连；杨大力扶起天法，冷大。

朱七七突然掠到熊猫儿面前，道：“你……你就此走了么？”

熊猫儿扭转头，不敢瞧她，口中却笑道：“走了……已该走了。”

朱七七垂首道：“你……你……我……”

熊猫儿仰天大笑道：“今日别过，后会有期……沈兄，救命之恩，猫儿不敢言谢，日后……日后……”笑声语声突然齐顿，扶着李，连两人，头也不回地大步走下山去。

朱七七望着他的背影，喃喃道：“猫儿……我对不起你……对不起你……”

语声未了，泣下数行。

金无望道：“这猫儿，倒是条好男儿。”

沈浪叹道：“能被你称赞的人，自是好的……”

朱七七突然顿足道：“咱们为何还不走？这里莫非还有什么值得留恋之处？”

沈浪道：“我留在这里，一来只因还要在火场中搜寻搜寻，再者……金兄也可乘此时候，在这里处置了金不换。”

朱七七道：“如何处置？”

沈浪道：“如何处置，全由金兄了。”

金无望恨声道：“如此恶徒，我恨不得将之碎尸万段！”跺了跺脚，一把抓起金不换，向山岩后飞掠而去。

第一七章　扑朔又迷离

白云悠悠，云已雯，日已出，但山风仍冷如刀。

白飞飞身子蜷成一团，垂首弄着衣角，只是眼皮却仍不时瞟向沈浪——已走入火场，四下寻找。

他细心寻找时，地上又有什么东西能逃得过他的眼睛？

朱七七仰着头，瞧着天，似在出神，但是只要白飞飞瞧了沈浪一眼，她就不禁要咬一咬嘴唇。

突然，金无望一个人大步走回，面色铁青。

朱七七忍不住问道，“金不换呢？……”

金无望道：“嗯……”

朱七七道：“你……你已杀了他？”

金无望默然半晌，缓缓道：“我放了他。”

朱七七失声道：“你……你放了他？他那般害你，你却放了他？那极恶之徒，留在世上，还不知要害死多少人……”

突听沈浪笑道：“我却早已知道金兄必定会放他的。”

他不知何时，已自掠回，接着笑道：“金不换虽对金无望不仁，但金无望却不能对金不换不义……是么？若换了我是金无望，我也要放的。”

金无望惨然一笑，道，“多谢……”

沈浪对他种种好处，他从未言谢，直到此刻这谢字才说出口来，这只是为了沈浪对他的了解。能了解一个人，有时确实比救他性命困难得多，而一个孤僻倔强的人被人了解，心中的感激，更非言语所能形容。朱七七瞧瞧金无望，又瞧瞧沈浪，跺脚叹道：“你们男人的事，有时真令人不解。”沈浪笑道：“男人的事，女人还是不懂的好。”过了半晌，金无望道：“火场之中，是否还有些线索？”沈浪道：“东西倒找到两样，但是否有用，此刻不敢说……”语言微微一顿，不等金无望说话，便又接道：“金兄以后何去何从？”金无望仰首去瞧满天白云，喃喃道：“何去何从？何去何从？……”突然大喝道：“沈浪，金无望贱命令已属你，你还问什么？”浪又惊又喜，道，“但你故主之情……”金无望道：“哦，金无望难道不如杨大力。”沈浪大喜道：“沈浪能得金兄之助。何患大事不成……金兄，沈浪必定好自力之，必不令你后悔今日之决定……”两人手掌一握，什么话都已尽在不言之中。朱七七瞧得眼圈儿似又有些红了；也笑道：“沈浪，你今后又何去何从？”沈浪道：“先寻你姐夫，那巨万金银，总是不能落在王怜花手中的。”

朱七七又惊又喜，道，“你……你……”突然抱住沈浪，大呼道：“原来朱七七的事，沈浪还是时常放在心上的。”这欢喜的呼声，方自响遍山岭，已有一处阴霾，掩没了冬日，天气方才晴朗半日，另一场暴风雪眼见又要来了。

阳光既没，风更寒，娇弱的白飞飞，早已冻得簌簌的抖了起来连那樱桃般的嘴唇，也都冻得发白。

但她还是咬紧牙，忍住、绝不诉苦，在她那弱不胜衣的身子里，正有着一颗比钢铁还坚强的心。

金无望瞧了瞧她，又瞧了瞧正在跳跃，欢呼着的朱七七，他那冷漠的目光中，不禁露出一丝怜惜之色。

这怜惜固是为着白飞飞，又何尝不是为着朱七七。

也许只有他知道，在那倔强，好胜，任性绝不肯服输的外表下，朱七七的一颗心，却是多么脆弱。

这是两个迥然不同的女孩子，这两人每人都有她们特异的可爱之处。她们将来的命运，也必因她们的性格而完全不同。

白飞飞始终没有抬头，也不知她是不愿去瞧朱七七欢喜的神情，还是她不敢再多瞧沈浪。

她很了解自己的身份，她知道自己在这里唯有听人摆布，她并未期望别人会顾虑到她。

虽然她寒冷、饥饿、疲乏、颤抖……她也只有垂首忍住，她甚至不敢让别人瞧见她的痛苦。

只听金无望沉声道：“咱们下山吧。”

朱七七道：“好，咱们走。”

在她欢喜的时候，什么事也都可依着别人的，于是她伸手想去拉沈浪，但沈浪却已走到白飞飞面前。

白飞飞手足都已冻僵，正不知该如何走下这段崎岖而漫长的小路，忽见沈浪的一只手，伸到她面前。

她心头一阵感激，一阵欢喜，一阵颤抖——这只手正是她心底深处所等待着，希翼着的，但是她偷偷瞧了朱七七一眼后，她竟不敢去扶这只手，她垂下头，忍住眼泪，咬着牙道：“我……我自己可以走。”

沈浪微微一笑，道：“你真的能走？”

白飞飞头垂得更低，道：“真……真的……”

伸手扶起了白飞飞的腰肢——这腰肢亦正在颤抖。

朱七七脸色又变了，眼瞧着依偎而行的白飞飞与沈浪，她心头又仿佛有块千斤巨石压下，压得她不能动。

沈浪回笑道：“走呀，你为何……”

朱七七咬牙道：“我也走不动。”

沈浪道：“你怎会走不动，你……”

朱七七大声道：“人家明明说走得动，你却偏要扶她，我明明说走不动，你却偏偏要说我走得动，你……你……”

她突然坐了下去，就坐在雪地上，抽泣起来。

沈浪怔住了，唯有苦笑。

白飞飞颤声道：“你……你还是去扶朱姑娘，我……我……我可以走，真的可以走，真的可以走……”

她挣扎着，终于挣脱了沈浪的手，咬牙走下山去，有风吹过，她那娇弱的身子，仿佛随时都可被风吹走。

沈浪轻叹一声，道：“金兄，你……”

金无望道：“我照顾她。”

沈浪木立半晌，缓缓走到朱七七面前，缓缓伸出了手，他目光并未去瞧朱七七一眼，只是冷冷道：“好，我扶你，走吧。”

朱七七垂首痛哭，哭得更悲哀了。

沈浪道：“什么事都已依着你，你还哭什么？”

朱七七嘶声道：“我知道，你根本不愿意扶我，你来扶我，全是……全是被我逼得没有法子，是么……是么？”

沈浪沉着脸，不说话。

朱七七痛哭着伏倒在地，道：“ 我也知道我越是这样，你越是会讨厌我，你就算本来对我好，瞧见我这样，也会讨厌。 ”

她双手抓着冰雪，痛哭着接道：“ 但是我没法子，我一瞧见你和别人……我！我的心就要碎了，什么事都再也顾不得了……我根本再也无法控制自己。 ”

她抬起头，面上冰雪泥泞狼藉。

她仰天嘶声呼道：“ 朱七七呀朱七七，你为什么会这样傻……你为什么会这样傻，总是要做这样的傻事。 ”

沈浪目中终于现出怜惜之色，俯身抱起了她，柔声道：“ 七七，莫要这样，像个孩子似的…… ”

朱七七一把抱住了他，用尽全身气力抱住了他，道：“ 沈浪，求求你，永远莫要讨厌我，永远莫要离开我……只要你对我好，我……我就算为你死都没关系。 ”

饭后，炉火正旺。

这虽然是个荒村小店，这屋里陈设虽是那么简陋，但在经历险难的朱七七眼中看来，却已无异于天堂。

她蜷曲在炉火前的椅子上，目光再也不肯离开沈浪，她心头充满幸福，只因她与沈浪的不愉快都已成了过去。

方才，在下山时，沈浪曾经对她说：“ 白飞飞是个可怜的女孩子，孤苦伶仃的活在这世上——无依无靠，我们都该对她好些，是么？ ”

他这话正无异委婉的向朱七七说出他对白飞飞的情感，只不过是伶悯而已，并非喜欢。

朱七七的心境，立刻开朗了。

于是，她也立刻答应沈浪：“ 我以后一定会对她好些。 ”

此刻，白飞飞远远的坐在角落中——她虽然最是怕冷，却不敢坐得离火炉近些，只因沈浪就在火旁。

朱七七想起了沈浪的话，心中不觉也有些可怜她了，正想要可怜她了，正想要这可怜的女孩子坐过来一些。

沈浪道：“ 飞飞，你怕冷，为何不坐过来一些。 ”

朱七七脱口道：“ 怕冷？怕冷为何还不去睡，被窝里最暖和了。 ”

这句话本不是她原来想说的话，她说出之后，立刻便觉后悔了，但在方才那一刹那，她竟忍不住脱口说了出来。

沈浪瞧了她一眼，苦笑摇头。

白飞飞却已盈盈站起，垂首道：“ 是，我正已该去睡了，……朱姑娘晚安…… ”柔顺的走了出去，连头都不敢抬起来瞧一眼。

朱七七瞧瞧沈浪，又瞧瞧金无望，突也站了起来，道：“ 我要她去睡，也是对她不好么？ ”

沈浪道：“ 我又未曾说你…… ”

朱七七大声道：“ 你嘴里虽未说，但心里呢？ ”

沈浪道，“ 我心里想什么，你怎会知道？ ”

朱七七跺足道：“ 我知道，我知道，你们心里，都在说我是个坏女人……好，我就是个坏女人，就偏偏做些坏事给你们瞧瞧，我…… ”

语声突被一阵敲门声打断了。

沈浪道，“ 什么人？ ”

门外应声道，“是小人，有事禀报。”

朱七七一肚子没好气，怒道：“深更半夜，穷拍人家的房门，撞见了鬼么？”重重拉开屋门，一个人踉跄撞了进来，却是那店小二。

他左手提着大茶壶，右千里却有封书信，此刻似已被朱七七的凶相骇呆了，站在那里，直翻白眼。

沈浪目光一闪，含笑道：“什么事？莫非是这信？”

那店小二偷偷瞧朱七七一眼，赶紧垂首道：“不错，就是这封信，方才有人叫小的送来交给沈相公。”

沈浪接过书信，沉吟道：“那人是何模样。”

店小二道：“小的未曾瞧见……”

朱七七怒道：“你接了他的信，却未瞧见他的人，莫非你是瞎子……莫非那人是个活鬼，迷了你的眼睛。”

后小二道：“这……这……这封信是门口卖面的刘方送来的，说是个吃面的客人交给刘方的，小的也曾问刘方那是什么人？刘方他……他……”

朱七七道：“他说什么？”

店小二苦着脸道：“他什么也没说，他是个真瞎子。”

这一来朱七七倒真呆住了，当真是又好气又好笑，那店小二再也不敢惹她，蹑着足走了出去。

只听沈浪缓缓念道：“机密要事，盼三更相候，切要切要。”

朱七七忍不住问道：“机密要事……还有呢。”

沈浪道：“没有了，信上就只这十三个字。”

朱七七道：“是谁写来的？”

沈浪道：“未曾具名，笔迹也生疏得很。”

朱七七喃喃道：“这倒怪了……这会是谁呢？”

她的气来得虽快，去得也快，此刻早已忘了与沈浪赌气的事，又依偎到沈浪身旁，凑首去瞧那封书信。

只见那信封信纸，俱都十分粗糙，墨迹淡而不均，字迹潦草零乱，显见是在市街之上，借人纸笔，匆忙写成的。

朱七七皱眉道：“这笔字当真写得跟狗爬似的，我用脚都可比他写得好……由此看来，写这封信的，必定是个粗人……”

她自觉自己现在也能自小处观察事物了，心里不禁甚是得意，只等沈浪来夸奖她几句。

哪知沈浪却道：“粗人……未必。”

朱七七大瞪眼睛，道：“未必……难道斯文人物，也会写得出这样的字来。”

沈浪道：“此人字迹虽陋，但语句却通顺得很，若是胸无点墨之人，那是万万写不出这样的语句来的。”

朱七七想想，笑道：“不错，若真是粗人，就会写：‘我有要紧的事和你说，三更时等着我，一定，一定’了。”

沈浪道：“正是如此。”

朱七七双眉又皱起，道：“但看来这却又不似能假装得出的。”

沈浪道：“你再仔细瞧瞧，这字迹有何异处。”

朱七七凝目瞧了半晌，喃喃道：“没有呀……噢，对了，有了，他写的每一笔，每一横，都往右边斜歪……每个字都像是被风吹得站住不脚似的。”

沈浪道：“ 正是如此。 ”
朱七七道：“ 这……这又可看出什么？ ”
沈浪道：“ 这可看出他这封信，乃是以左手写的……常人以右手写字，笔迹虽各有不同，但以左手写来，便差不多了。 ”
朱七七垂首沉吟道：“ 他以左手写信，要我们辨不出他的笔迹，又要瞎子传信，好教我们猜不出他究竟是谁…… ”
突然抬头，接道：“ 如此看来，他必定是我们的熟人……我们不但知道他的容貌，而且还认得他的笔迹。 ”
沈浪道：“ 想来必是如此。 ”
朱七七道：“ 他如此做法，自然是要我们猜不出他是谁来，但……但三更时，他既要来与我们见面，却为何又要弄这些玄虚？ ”
沈浪道：“ 这其中，想必自有原因…… ”
朱七七突然拍手道：“ 对了，这想必是金蝉脱壳，声东击西之计，他以这封信将咱们稳住在这里等他；他便好去别处办事。 ”
沈浪缓缓道：“ 他纵不写这封信来，我等今夜也是不会到什么别的地方去的，他写了这封信，岂不是画蛇添足，多此一举。 ”
朱七七呆了半晌，道：“ 是呀，这岂非多此一举。 ”
轻轻叹了口气，苦笑接道：“ 我自以为观察事物，已不错了，猜的也不会差得太远，哪知……被你一说，我猜了简直等于没猜一样。 ”
沈浪微笑道：“ 已经发生之事，观察遗迹便不难猜中，但还未发生之事，单凭一些蛛丝马迹去猜，便常会差之毫厘，谬之千里。 ”
朱七七道：“ 但你也说过这其中必有原因呀。 ”
沈浪道：“ 每件事都必须自多方猜测，小心求证，未经证实之前，谁也无法断定哪一种猜测是正确无误的。 ”
朱七七道：“ 如此说来，你莫非还有什么别的猜测不成。 ”
沈浪道：“ 说不定此人正被强敌追踪，不等夜深人静时，不敢露面……说不定他右手已然受伤，是以只有以左手写字。 ”
朱七七又呆了一呆，失笑道：“ 你呀……你那颗心，真不知有多少次，别人做梦也想不到的事，偏偏都被你想到了。 ”
沈浪叹道：“ 但他如此做法，也可以是在三更之前，要有所举动，是以要用这封信，将我等稳住在这里……至于那会是什么，此刻便谁也无法猜中了。 ”
朱七七道：“ 既然猜不中，我们也莫要猜了。 ”
金无望目光凝注着窗户，冷冷道：“ 反正三更已不远了。 ”
漫漫寒夜，更鼓似乎格外缓慢。
金无望目光始终凝注着窗户，始终动也不动，朱七七不禁暗暗佩服——他自己委实已坐不住了。
突然间，窗外“ 嗖 ”的一响。
紧接着，整个窗户竟在一瞬间完全燃烧了起来。
火焰飞动，窗外黑暗中，似有人影伫立。
沈浪双掌齐出，掌风过处，竟将燃烧的窗户整个震飞了出去，金无望已抓起条棉被，飞身而出，立刻将火焰压灭。
这发生得本极突然，但两人丝毫不乱，一声未出，瞬息间便已将什么事都做好了。

沈浪沉声道：“ 七七，你在此看着白飞飞，我与金兄追查敌迹。 ”
语声未了，人已在窗外，眨眼便已瞧不见了。
朱七七跺脚恨声道：“ 又是白飞飞，什么事都忘不了白飞飞，她这么大的人还要我看着她，却要谁来看着我呢。 ”
此刻远处传来更鼓，恰是二更。
火焰飞动时，窗外黑暗中还伫立着一条人影，但等沈浪与金无望飞掠出窗，这人影一闪便已不见。
沈浪道：“ 此人好快的身法。 ”
金无望道：“ 哼，追。 ”
两人一前一后，飞身追出，黑夜之间两人已无法分辨雪地上的足迹，也无暇去分辨雪地上的足迹。
但这人影不仅轻功高妙，而且似乎早已留下了退路。沈浪纵是用尽全力，却再也瞧不见他的人影。
金无望犹自穷追，沈浪却突然驻足，一把拉住了他，大声道：“ 此人来意虽不明，但我等也未受丝毫损失，何苦白花气力追他…… ” 突然压低语声，道：“ 留意调虎离山之计。 ”
金无望目光闪动，大声道：“ 正是，咱们回去吧。 ”
亦自压低语声，道：“ 我回去，你追。 ”
沈浪微一颔首，肩头微耸，隐身一株树后，金无望大步走了回去，口中故意喃喃不停，也听不出说的是什么。
寒风如刀，夜静无声。
沈浪沉住了气，隐身树后，动也不动——他算定了那人身法必定绝无如此迅急，必定是早已看好藏身之地。躲了进去，敌暗我明，沈浪若去寻找，不但困难，而且还得随时防着那人的冷箭，自不如反客为主，自己先躲了起来，那人忍耐不住时，只有现身而出了。
谁知沈浪固然是智计绝伦，那人却也不笨，竟再也不肯上沈浪的当，仍然躲得好好的，绝不露一露头。
沈浪固是沉得住气，那人的涵养功夫也不小——沈浪直守了半个更次，仍不见丝毫动静。
金无望赶回去客栈，客栈一片黑黯静寂，唯有自他们那跨院厢房中映出的灯光，照亮了窗前的雪地。
朱七七却在这片雪地上堆着雪人。
别人堆雪人，都是堆得胖胖的，像是弥陀佛，朱七七堆雪人，却堆得又瘦又长，只怕被风一吹，便要倒了。
她面庞已被冻得红红的，像是个苹果，两只手忙个不停，正在堆着雪人的头，拍着雪人的脸。
她轻轻拍一下，嘴里就轻轻骂一声：“ 你这没有良心的……你这黑心鬼……只会记得别人，从来不想我…… ”
金无望已走到她身旁，她竟仍未觉察，嘴里不停的骂，手里不停的打，嘴角，眉梢，却似在笑着。
这打，这骂，正叙着她心里的恨，然而这飘飘忽忽的一丝笑，却又叙出了她心里那份浓浓的情意。
是恨？是爱？她自己也都分不清。
朱七七一惊回头，嫣然笑道：“ 是你，真吓了我一跳…… ”

眨了眨眼睛，瞧了瞧后面，又道，“你是什么时候回来的？他……他呢？”
金无望道：“他在搜索。”
朱七七道：“你错了，他早已回来了。”
噗哧一笑，指着那雪人，道：“你瞧，他不是已站在这里了么？挨我的打都已挨了好半天了，他可连动都没动一动，还在瞧着我笑。”
他凝目瞧着这雪人，瞧了半晌，苹果脸上的笑容，渐渐消失了，垂下头，幽幽苦叹了一声，轻轻道：“真的沈浪若也这么乖，那有多好。”
金无望凝目瞧着她，也瞧了半晌，冰岩般的面容上，渐渐泛出一丝怜惜之色，口中冷冷道：“此间可有什么动静？”
朱七七抬起头来，道：“什么动静都没有。”
金无望道：“直至我走到你身旁，你都未曾觉察，房中若有什么变故，你更是听不到了，你……你为何不守在房里？”
朱七七瞪大眼睛，道：“守在房里干什么？难道要我去做白飞飞的丫头，在床边守着她睡觉，等着替她盖棉被不成？”
金无望再不说话，转过身子。
朱七七幽幽道：“为什么你现在也对我这么凶了，是不是因为那天……那天我……唉，我实在对不起你……”
金无望不等她话说完，突然一掠入窗，只留下朱七七站在雪地，呆呆地出着神，喃喃道：“他对不起别人，我……我这是为什么……为什么……”一阵风吹过，雪人倒了。
朱七七目中，却流下泪来。
突然间，金无望在屋里失声呼道：“不好。”
朱七七飞身而入，道：“什么事？”
金无望一只手已推开了白飞飞那间小屋的门，铁青着脸，凝目瞧着门里，一字字沉沉声道：“你去瞧瞧。”
小屋中，小床上，被褥凌乱，床边的窗子也开了，一阵阵寒风吹进来，吹得窗旁小床上的油灯摇摇欲灭。
棉被一角，落入床下火盆中，小火盆里的余烬仍在燃烧，几乎便要烧着被角，一双火筷，落在火盆旁……
白飞飞的人呢？
朱七七失声惊呼道：“白飞飞呢？她……她……她到哪里去了？”
金无望冷冷道：“这该问你才是。”
朱七七跺脚道：“这小鬼，溜到哪里去，要出去干什么，也该跟人说一声才是呀……飞飞……白飞飞……”
金无望：“莫要唤了，唤了也是无用。”
朱七七道：“她听到叫唤，只怕就会……”
金无望厉声道：“你这是在骗人，还是在骗自己，你瞧这窗子，这床，这被褥，她难道还会是自己起来出去的么。”
朱七七一步掠到床前，瞧了瞧，“噗”地坐到床上，喃喃道：”她不是自己走出去的，……她想必落入别人手中……但……但这又是谁绑去了她？为什么要绑走她。”
金无望再不说话，一双锐利的目光，却不停的在四下扫视，灯光虽黯淡，但对他却已足够。
朱七七呆在那里，眼泪又自流下，不住低语道：“这怎么办呢？怎么办

呢？她那么娇弱的人，竟落入别人手中，又不知是谁做的手脚……”

金无望道：“你此刻既是如此着急，平日为何不对她好些。”

朱七七道：“我……我也不知道为了什么。平日我虽瞧她不惯，但她真的被人绑走，我心里却难受得很。”

金无望默然半晌，缓缓道：“我早已对你说过，你本心虽好，只可惜……”

他口中虽在说话，目光却一直在不停的扫视，此刻突然一步掠到床前，自床上抓起了一样东西。

朱七七道：“是什么？”

金无望也不答话，凝目瞧着掌心的东西，瞧了几眼，面色更变得阴森可怖，突然厉喝一声，握紧拳头，道：“是他。”

朱七七随着道：“他？是谁？”

金无望牙关紧咬，自牙缝里迸出三个字：“金不换。”

朱七七跳了起来，变色道：“是他？真的是他。”

金无望将紧握的拳头伸到朱七七面前，五指缓缓松开，掌心抓住的却是一缕褐色的破布。

朱七七失声道：“不错，果然又是这恶贼，这就是他穿着的那件衣服，想必是白飞飞在挣扎时，将它扯下来的。”

金无望凝目望着窗外，眼珠子都似已要凸了出来，牙齿咬得“吱吱”作响，朱七七本来还想说话，瞧见他如此模样，一个字也不敢说了。

只听金无望恨声道：“这全都怪我，我若不饶了他性命，怎有此事。”

朱七七嗫嚅着道：“这全该怪我才是，我若不……”

金无望大喝一声，道：“莫要说了。”

但过了半晌，朱七七还是忍不住道：“你也莫要着急，等沈浪回来，我们好歹也要想个法子，将白飞飞设法救回来才是，否则……”

金无望厉声道：“这本属金某之事，为何还要等沈浪，烦你转告于他，三日之中，我若不将这厮擒回，誓不为人。”

语声未了，已飞身出窗。

朱七七见金无望走了，不由心中茫然，大呼道：“你等一等……你回来呀。”

追到窗外，哪里还瞧得见金无望。

朱七七要待去追，终于驻足，回过头来，转向沈浪方才追查敌踪的而去的方向，狂奔而出。

她一面狂呼道：“沈浪……沈浪”

“沈浪……沈浪。”

沈浪独自隐身树后，除了目光扫视，四肢绝不动弹。

虽然等了这么久，但他面上却仍毫无焦急不耐之色，因为他深信到后来沉不住气的绝不会是他。

但就在这时，朱七七的呼声已传了过来。

只听她放声呼道：“沈浪……沈浪……，你在哪里，快回来呀。”

沈浪跺了跺脚，面对黑暗，沉声道：“好，朋友，今日总算被你逃过了，你既有如此耐性，不管你是谁，沈浪都佩服得很。”朱七七呼声越来越近，独自呼道：“沈浪，快来呀……”沈浪叹息一声，回身向她掠去。朱七七要找沈浪虽不易，沈浪去找朱七七却容易得很。两人相见，朱七七便纵身扑入沈浪怀里，道：“幸好你没有事，幸好你回来了……”沈浪道“你又有什么

事？”朱七七道：“金不换，金不换他……他……他……”沈浪道：“他怎么样？莫非……”朱七七道：“他将白飞飞绑去了。”沈浪变色道：“金无望呢？怎地未曾拦阻？”朱七七道：“那时他还未回来。”沈浪用力推开了她，厉声道：“你呢？你难道在袖手旁观不成。”朱七七身子被推得踉跄后退了出去，嘶声道：“我不知道，根本不知道，我又不能在床旁守着她，我……我……我那时一直在院子里。”沈浪狠狠一跺足，飞身掠回客栈。朱七七跟在他身后，一面啼哭，一面奔跑，。回到客栈里，沈浪四下巡视一遍，道：“金无望可是追下去了？”朱七七道：“嗯。”

沈浪道：“他可有留话？”朱七七道：“他说……三日内，必定将金不换抓回来，他……”沈浪跌足道：“三日，这怎么等三日。”他深知金无望武功虽在金不换之上，但若论奸狡，却万万比不上金不换，他孤身前去追赶，实难令人放心。朱七七道：“他走了没多久，只怕……”沈浪截口道：“他是自哪方去的？”朱七七带着沈浪到了那小屋窗口，指窗口左边，道：“就是……”

话声未了，突见有条人影自她手指的方向那边如飞掠来，瞧那轻功，虽也是武林一流高手，但却绝非金无望。

朱七七语声方自一顿，又不禁失声道：“呀，果然有人来了。”

她此刻已只当那封书信必定是别人的金蝉脱壳声东击西之计，此刻真的有人来了，她反倒吃了一惊。

就连沈浪也不由有些惊奇，沉声道：“这又是什么人？”

这人影竟似已知道沈浪的居处，是以直奔这窗口而来，奔到近前，沈浪才瞧出此人竟是个乞丐。

只见他满头乱发，鹑衣百结，手里拿着根打狗棒，背后竟背着叠麻袋，只是瞧不清面目。

朱七七道：“莫非是金不换又来了……呀，不是”

单瞧那麻袋，已知此人乃是正宗丐帮弟子，与金不换的野狐禅大不相同这丐帮弟子在窗前五尺，便顿住身形，抱拳道，“沈兄可好？”

沈浪一怔道：“好……好。”

丐帮弟子又道：“朱姑娘可好？”

朱七七更是一怔，道：“好……好。”

她与沈浪两人，口中虽已答话，但心中却更是惊诧，只因他两人与丐帮弟子，素无交往，却不知此人怎会认得他们，而且还似素识故友。

这丐帮弟了瞧见他两人的神情，微微一笑，道：“两位莫非是不认得小弟了么。”走前一步，走入灯水映照的圈子里，轻叹一声，接道：“小弟近来确是变了许多。”

沈浪与朱七七这才瞧见他面目。

只见他面容憔悴，满面污泥，看来委实狼狈不堪，但那双黑白分明的眼睛，却仍带着昔日的神采。

沈浪亦不禁失声道：“原来是徐兄。”

那丐帮弟子笑道：“不错，小弟正是徐若愚。”

又有谁能想到昔日那修饰华丽，自命风流的“玉面瑶琴神剑手”徐若愚今日竟已投入丐帮。

谁又能料想到今日之形容猥琐，污秽狼狈的竟是昔日那风度翩翩的“玉面瑶琴神剑手”？

房中灯光之下，徐若愚看来更是狼狈，他左手提着根打狗棒，右手却以白布扎住，布纹间隐隐有血迹透出。

朱七七瞧着他那受伤的右手，忍不住问道：“方才那封书信，可是你写的么？”

徐若愚道：“不错。”

朱七七瞧了瞧沈浪，含笑眨了眨眼睛，意示嘉许——在此刻这前，她委实未想到这件事又会被沈浪猜中的。

沈浪却故作不闻。道：“多日未见，徐兄怎地投入了江湖第一大帮的门下？”他说话素来处处为别人着想，是以不说“丐帮”，而以“第一大帮”代替。

徐若愚微微一笑，道：“此事说来倒也话长。”

沈浪瞧他笑容中似乎有些惨淡之意，当下转过话题，道：“徐兄今日不知有何机密之事，要和小弟相商。”

徐若愚沉吟半晌，道：“此事也得从小弟之投入丐帮说起。”

沈浪道：“小弟洗耳恭听。”

徐若愚道：“小弟自从与沈兄分别之后，自感昔日之种种作为，实是羞于见人，前途茫茫，亦不知该如何方能洗清昔日之罪孽。”

他沉重的叹息一声，方自接道：“那时小弟百感交集，实觉万念俱灰，也不辨方向，茫然而行，不出半月，已是落拓狼狈不堪，与乞丐相差无几。”

沈浪叹道：“徐兄又何必自苦如此。”

徐若愚苦笑道：“沈兄有所不知，那时小弟委实只有以肉体的折磨，方能多少减轻一些心上的负疚与痛苦。”

朱七七眼角瞟了瞟沈浪，幽幽叹道：“这话虽不错，但我心里的痛苦，却是什么也无法减轻的。”

沈浪只当没有听见，却笑道：“丐帮乃当今武林第一大帮，门下弟子，遍布天下，声势之强，可称一时无两，徐兄若是为了要吃苦而投入丐帮，那就错了。”

徐若愚道：“小弟本无投入丐帮之意，只是意气消沉，什么事都不想做了，到后来山穷水尽，别人见我模样可怜，便施舍于我，我竟也厚颜收下。”

他又自苦笑了笑，接道：“谁知丐帮消息真个灵通，居然认出了我的来历，竟派出丐帮中那三位长老，前来寻我谈判。”

朱七七道：“有什么好谈的。”

徐若愚道：“他们说我即已有求乞的行为，便必需投入丐帮，否则便是犯了他们的规矩，丐帮门中弟子，都要视我为敌。”

朱七七道：“哪有这么不讲理的事……你难道这样就答应了他们？”

徐若愚避开了她的目光，垂首叹道：“不错，我就这样答应了他们，我……我那时对自己前途如何，根本己全不在意，若有人要我去做和尚，我也会立刻去做的。”

沈浪笑道：“丐帮如此做法，也不过是求才之意，他们如非要借重徐兄之声名武功，徐兄身后背着的麻袋，便不会有这么多了。”

他一眼瞧过，便瞧出徐若愚身后背着的麻代，至少也有七支——这麻代乃是丐帮中象征身份年资之物，麻袋越多，身份越高，由一袋弟子爬到七代弟子，这路途本是艰苦漫长得很。

如今徐若愚初人丐帮之门，便已成为七袋弟子，这在丐帮说来，倒当真

是破例优遇之事。
徐若愚却叹道：“ 小弟那时若非放开一切，又怎会投入丐帮？既已投入丐帮，又怎会再去计较这几只麻袋…… ”
他忽然抬头一笑，接道：“ 但若非这七只麻袋，小弟倒真还无法听得那件秘密。 ”
沈浪道：“ 徐兄今日想必就是为了这件秘密而来的了。 ”
徐若愚道：“ 正是。 ”
朱七七道：“ 究竟是什么秘密，快说呀。 ”
他垂首道：“ 小弟投入丐帮之后，丐帮也没有什么任务交付给我，只是终日随着那三位长老，游游荡荡。 ”
朱七七道：“ 帮主呢？你难道…… ”
沈浪截口道：“ 丐帮自从昔年熊帮主故去之后，帮主之位，一直虚悬，帮中大事，全都是由那三位长老共同裁夺。 ”
朱七七眨了眨眼睛道：“ 那又何必，干脆由他们三人中，选出一人来作帮主不就结了？ ”
沈浪笑道：“ 这三位长老，无论辈份，武功，声名，俱都不相上下，是以三人互相谦让，谁也不肯登上帮主之位。 ”
朱七七笑道：“ 他们三人只怕不是互相谦让吧……我就不相信江湖中会有这样的好事……若说他们三个人互相争夺，只是谁也无法胜得别人，于是只有三个人都不做，也不让别人做……这话我倒相信的。 ”
沈浪道：“ 你倒聪明得很。 ”
朱七七道：“ 我虽不聪明，但这种事…… ”
瞧了沈浪一眼，突然改口道：“ 后来如何，还是你接着说吧。 ”
徐若愚道：“ 就那几日中过的极悠闲，但我却已发觉了件奇异之事。 ”
朱七七道：“ 什么事？ ”
徐若愚道：“ 他三人自从我入帮之日开始，便寸步不离的跟着我，而且三人同进同退，纵在方便之时，至少也有两个人跟着我，我原先本还猜不透其中原因，到后来才知道原来他三人竟是谁也不肯让别人单独与我说话。 ”
朱七七道：“ 这倒怪了，你又不是女子，难道他三人还会吃醋么…… ”
突然一拍手掌，笑道：“ 是了，这三人互争帮主之位，谁也无法胜过别人，但其中无论是谁，只要有你相助，便可压倒其他两人，登上帮主宝座，在这种情况下，三人自然互相猜忌，生怕你被人说动，自然也万万不能让别人与你单独说话了，我早就知道这些人为了争名夺利，是什么事都做得出来的。 ”
沈浪沉吟道：“ 小弟久闻丐帮三老中，除了单弓性情偏激，有时行事难免任性之外，那欧阳轮虽好饮食，却是侠义正直之人，左公龙更是大仁大义，从不苟且……他三人可说无一不是侠名鼎盛，又怎会…… ”
徐若愚长叹截口道：“ 知人知面不知心，小弟若不是与他三人如此接近，实也梦想不到这三人中竟有个人面兽心的恶魔……若不是小弟在无意间窥破了他的奸谋恶计，丐帮数千弟子，便势必断送在此人手上。 ”
沈浪动容道，“ 有此等事…… ”
徐同道：“ 小弟今日前来，一来因是为了此事与沈兄多少有些关系，二来也是为了要请沈兄念在江湖同道份上，挽救丐帮此次危机。 ”
沈浪正色道：“ 小弟早已说过，丐帮乃当今天下最大帮派，丐帮若入奸

人之手，整个江湖也势必因此大乱，此事既然如此严重，徐兄无论有何吩咐都请快说，小弟若能尽力，焉有推辞之理。”

徐若愚道：“此事要从四日之前说起。”

他深深吸了口气，沉声接道：“四日前，我与他三人夜宿荒祠，他三人鼻息沉沉，小弟却是辗转反侧，不能成眠。”

朱七七忍不住道：“他三人只怕都在假睡。”

徐若愚道：“那日风雪严寒，他们在荒祠中生了堆旺火，我四人围火而眠，我脚后睡的是欧阳轮，欧阳轮的头与左公龙睡在一齐，左公龙的脚抵着单弓的脚，单弓的头自然便在我的头后面。”

朱七七失笑道，“你四人如何睡觉，难道也与这秘密有什么关系不成。”

徐若愚道：“这其中自是大有关系……夜半之时，我眼瞧那火堆火势已渐渐微弱，正待起来加些柴木，哪知……”

徐若愚接道：“哪知就在这时，我突觉单弓的手悄悄伸了过来，用手指在我前额之上，缓缓划出了几个字。”

朱七七笑道：“他果然未曾睡着。”

沈浪却沉声道：“这几个字必定关系重大的很。”

徐若愚道：“他划出的那几个字，乃是：‘你我合力？除左’。”

朱七七道：“这单弓果然不是个好东西，丐帮三老中，左公龙既是最好的一个人，你可千万不能听单弓的话。”

徐若愚道：“那时我虽已辨出他划出的字却故作全无感觉，于是单弓便又划道：“‘此人已不可信，动手当在今夜，此刻，否则……’。”

朱七七道：“下面呢？你快说呀。”

徐若愚道：“他手指越重，显见得已有些紧张起来，哪知他方自又划出这十七个字，那左公龙突然……”

说到这里，窗外突然响起一阵衣袂带风之声。

此刻窗门早已被徐若愚紧紧关了起来，但这衣袂带风之声听来仍然十分清晰，显见得这些人来势甚是迅急。

徐若愚面容突然惨变，嘶声道：“不好……”

沈浪一掌扇灭了灯火，道：“你知道来的是什么人？”

徐若愚道：“左公龙……”

沈浪奇道：“他为何……”

突然窗外一人沉声道：“丐帮三老，此来乃是为了清理门户，捉拿门下叛徒徐若愚，但望江湖朋友莫要插足此事之中。”

语声沉重，中气充足，显见此人内力竟是异常深厚。

沈浪悄声道：“说话的就是左公龙么？”

徐若愚道：“就是他。”

沈浪口中虽不再说话，但心中却暗奇忖道：“若以武功而论，丐帮三老，声名绝不及武林七大高手之响，怎地这左公龙之内力听来却远在天法大师，断虹子，‘雄狮，乔五等人之上？莫非他一直深藏不露？莫非他近来突然得到什么心法传授？”

只听窗外人又道：“徐若愚，你还不出来么，我早已知道你在这里，你躲着也无用的……此间前后左右，俱已被围，你也休想逃出。”

朱七七道：“他们不是一直在拉拢你么？此刻为何又要你……”

徐若愚长叹截口道：“只因他已知道我窥破了他的秘密，是以必定要杀

我灭口。”

朱七七道：“ 没关系，你莫怕，有沈浪在这里，谁也杀不了你的。”

徐若愚道：“ 我生死无妨，只恨还未说出秘密…… ”

突然间，风声“ 嗖 ”的一响。

一道火炮，穿窗而入，钉在墙上，竟是支火箭。

沈浪举手扇灭了墙上火箭碧绿的火焰，窗外之人已沉声道：“ 徐若愚，我说完了话，你若还不出来…… ”

朱七七大喝道：“ 出去就出去，谁还怕你不成。”

飞身而起，一脚踢开了窗户，突然衣襟被人拉住，“ 砰 ”的跌倒床上——沈浪却又飞身到了窗外。

夜色沉沉，雪光反映下，但见雪地上密压压一片，竟全是人影，少有七八十人之多。

沈浪一眼瞧过，便知道徐着愚所要说的秘密，必定非同小可，否则这些人必然不致如此劳师动众。

他身形方自掠出，人群间突然亮起了两根火炬。火光照耀下，只见这七八十人，果然俱是蓬头散发，褛衣赤足，身后也都背着破麻袋，显见得都是丐帮中身份较高的弟子。

两只火炬间，站着个满面红光，两鬓已斑，年已五十出头的乞丐，颏下一部花白长髯，不住随风飘拂。

他身上衣袂，既无丝毫特异之处，身形也不比别人高大，但站在群丐之间，却当真有如鹤立鸡群一般。

只因他虽然站立不动，但那神情，那气概，已和别人迥然而异，正如鱼目中的一粒珍珠一般。

沈浪一眼便瞧见了他，一眼便瞧出了他是谁。

此人一双锐利如箭的日光，也正瞬也不瞬地盯在沈浪面上，森寒的面容，仿佛已将凝出了霜雪。

沈浪道：“ 阁下左公龙？”

那人道：“ 正是，你是徐著愚的什么人 ”

沈浪道：“ 在下沈浪，与徐兄朋友相交。”

左公龙沈眉一挑，道，“ 沈浪？老朽已闻得江湖之中，新近窜起一位少年剑客，一月之间，便已名满天下，不想今日在此得见。”

这丐帮长老不但说话堂堂正正，从头到脚，再也瞧不出有丝毫邪恶之气。

而徐若愚昔日为人行事，却大有可被人诽议之处，若是换了别人，必定要对徐若愚之言大起怀疑。

但沈浪微一沉吟，却道：“ 丐帮三老，向来焦不离孟，孟不离焦，却不知单弓单长老，欧阳长老此刻在哪里？”

左公龙道：“ 他两人现在哪里，与你又有什么关系？”

沈浪微微一笑，道：“ 在下只是想问问他两位，徐若愚究竟是犯下了什么错处，竟令得丐帮必定要以门规处治。”

左公龙厉声道：“ 卑凭老夫之言，便已足够，又何必再问别人？”

沈浪笑道：“ 那么，在下便要请教…… ”

左公龙喝道：“ 丐帮之事，向来不许别人过问。”

沈浪目光一转，突然笑道：“ 既是如此，在下也不便涉身此事之中。”

竟转过了头呼道：“ 朱姑娘，咱们走吧。”

他这句话说出来，窗内的徐若愚固是大惊失色，就连朱七七都不免吃了一惊，飞身出窗，诧声道：“走？”
沈浪笑道：“不错。”
朱七七道：“但……但徐若愚，咱们怎能抛下他不管。”
沈浪笑道：“他与我们虽是朋友，但既已犯下门规，便该听凭家法处治，这是武林规矩，咱们怎可胡乱插手？”
朱七七道：“但……但……”
沈浪不等她再说话，面向左公龙，抱拳笑道：“在下告辞了。”
哪知左公龙却厉声道：“你也走不得。”
沈浪面上故意作出诧异之色：道：“阁下叫我莫要多问丐帮之事，我走岂非正是遵了阁下之命，却不知阁下为何又阻拦于我。”
左公龙似乎呆了一呆，神情却丝毫未变，冷冷道：“老夫行事，你更过问不得。”
沈浪道：“但此事即与在下有关，在下为何问不得？”
左公龙厉声道：“好，我告诉你，只因你在江湖中是个奸狡之徒，徐若愚做的那个不屑之事，想必也与你有关。”
沈浪道：“如此说来，阁下是想将我与徐若愚一齐处治的了。”
左公龙喝道：“正是。”
沈浪突然仰天大笑起来，笑得竟似开心已极——这一来朱七七与徐若愚不禁大感惊异。
左公龙怒道：“你笑什么？”
沈浪大笑道，“我只是笑那狐狸，终于露出尾巴。”
左公龙道：“你胡言乱语，究竟在说的什么？”
沈浪道：“我初见你一团正气，本还不信你乃人面兽心的恶徒，只道徐兄之言有些虚假，是以便试你一试。”
他哈哈一笑，接道：“这一试之下，你果然露了马脚、只是这马脚究竟是如何露出来的，只怕你自己还未必知道，你可要听听么？”
左公龙怒喝道：“你反正是将死之人，有什么话尽量说吧。”
沈浪道：“你根本只是一人前来，但方才却要假借‘三老’之名，。显见得有些心虚胆怯，你若非做了亏心事又怎会如此。”
左公龙冷笑道：“还有呢？”
沈浪道：“你口口声声，要我莫管闲事，等我要走时却又拦阻于我，显见是生怕徐若愚已在我面前说出了你的隐私，是以便想将我一齐杀了灭口……你做的那事若非令人发指，又怎会怕人知道？”
左公龙面色终于有些变了，怒道：“你……”
他话未说出，朱七七已拍掌笑道：“沈浪毕竟是沈浪，凭你也想骗得我的沈浪，那真是做梦。”
徐若愚这才掠了出来，又惊又喜，道：“沈兄知我，小弟死亦无憾。”
沈浪笑道：“徐兄说的当真不错，画虎画皮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又有谁能想到，以仁义闻名的左公龙，竟是……”
左公龙厉喝道：“竟是你的煞星。”
突然一挥手，他身旁立木如石像的丐帮弟子，便风车般转动起来，转了两转，突然有数十道刀光。
这数十道刀光在转瞬间便将徐若愚、朱七七与沈浪围住，自刀光间瞧出

去，还可瞧见有十余人站在外围。

　　这十余人有的腰系革囊，有的手持弯箭，显然只要沈浪等人飞身而起，这十余人的暗器便要脱手而出。

　　若在平地之上，这些暗器莫说沈浪，就连朱七七都不会瞧在眼里，但身形凌空时，那情况可是大不相同。

　　只因以沈浪等人的轻功，若要飞身脱逃，凭这些丐帮弟子，又怎能阻拦得住。

　　这一着正是要沈浪他们再也莫转这逃走的念头，断绝了他们的退路，正是要赶尽杀绝，一个不漏。

　　朱七七脸色有些发白了，她杀伐场面虽然经历不少，但手段如此毒辣，布局如此周密的对手，她终究还是极少遇见过。

　　再瞧这数十条持刀的丐帮弟子，非但一个个脚步轻健，而且身形之旋转，脚步之移动也配合得丝丝入扣。

第一八章　请君先入瓮

夜沉风急，刀光照眼，沈浪、朱七七、徐若愚三人，被丐帮高手团团围住，但见数十条幢幢人影，目中俱都散发着野兽般的凶光，这景象不但充满了慑人的杀机：，更是说不出的令人心慌意乱。

朱七七就算再笨，此刻也已瞧出这些人久经训练，他们此刻所发动的，也必定是一种极厉害的阵法。

这些人的武功虽无一可惧，但在如此严密的配合下，实已无异将这数十人的武功，混合为一。

这数十人的武功加在一起，便仿佛是一人长了三百多只手似的，这样的对手，沈浪又是否能够抵挡。

朱七七的心早已慌了，热血早已冲上头顶，她虽圆瞪着眼睛，但却连对面人的面目都已瞧不见，她眼中瞧见的只有刀，刀，无数雪亮的长刀。

她紧握着双拳，只等着这立即爆发的血战，致于这一战是谁胜谁负，她也全不管了——她实也无法管了。

但沈浪却要管的。

他的心千万不能乱，这一战更是千万败不得的。

人影纷乱，刀光纷乱。

纷乱的刀光人影，都已进逼到他面前，若是换了别人，委实再也无法观察，更无法思索。

但沈浪一眼瞧过，便已瞧出对手共有三十六人之多，这三十六人看来虽似已溶为一个整体，其实却每三人自成一组，这三十六人的脚步看来虽一致，其实每三人与三人间又另有节奏。

这三十六人舞动长刀，刀光看来虽多，其实阵法的推动却极缓——鱼儿已在网中，渔翁又何必急着提网。

朱七七等得心更乱了，紧握着双拳，已微徽颤抖了起来，徐若愚苍白的面容上，更早已泌出汗珠。

突然间，三柄长刀闪电般劈下。

朱七七，徐若愚，绷紧了的心弦，也似立即被这长刀斩断了，两人反而松了口气，正待奋身扑上，但两人还未出手，只见沈浪突然欺身进步，劈手夺过了当中一人掌中的长刀，顺手一个压拳，将左面一人身子撞的飞了出去，右面一人大惊之下，方待撤身，沈浪反手一刀，刀背砍着了他的颈子，这人闷“吭”一声，便已倒下；虽然不致送命，也已够他瞧的了。

沈浪只一出手，便使得对手三个人躺了下去，朱七七虽未看清他是如何出手的，但眼睛却又已亮了起来。

只见沈浪长刀在手，如虎添翼，只听一连串“叮叮当当”，刀剑相击之声，四面闪电的刀光，竟全被沈浪飞舞的人影挡住，朱七七与徐若愚虽然站在刀光之中，却连手指也不必动一动。

徐若愚瞧的目瞪口呆，又惊又佩。

朱七七却笑了，娇笑着对徐若愚说道：“你瞧，我早已告诉你不必害怕，有沈浪在这里，什么都不必怕，咱们只等着瞧热闹好了。”

徐若愚轻叹道：“沈兄这武功，委实……”

一句话尚未说完，突见朱七七的头发与衣服俱都飞舞了起来，他自己身上，也已感觉出四下刀风逼人的寒意。

“叮当”之声，犹自响个不绝。
沈浪人影，也犹在旋转飞舞。
但刀光却越来越耀眼，刀风也越来越强劲，显见这长刀阵的圈子，已越逼越近——沈浪莫非已抵挡不住了？
朱七七再也笑不出，喃喃道：“这……这怎么回事？沈浪他……他……”
徐若愚道，“沈兄纵然武功绝世，但是双拳究竟难敌四手，何况……对方不但人多，而且阵法犀利。沈兄……”
朱七七跺足道：“既是如此，你还说什么？咱们还等什么……还不快去帮他动手。”
她口中虽然这么说，但身子却仍站着不动。
只因此刻阵法已完全发动，四下刀光，已交织成一面刀网，她委实不知该如何插手——根本就插不下手去。
徐若愚呆在那里，亦是出手不得。
朱七七连连跺脚，大声道：“沈浪，你停一停好么，好教咱们来帮你，现在咱们根本插不下手……沈浪！沈浪！你可听见我的话么。”
沈浪像根本没有听见。
却听得左公龙在刀光外冷笑道：“沈浪此刻已是骑虎难下，哪里述能罢手，但……但你也莫要着急，收拾了沈浪，自然就轮到你了。”
朱七七恨得牙痒痒的，切牙骂道：“穷要饭的，老不死，有本事就和姑娘决一死战，躲在远远的说风凉话，算是什么英雄。”
左公龙大笑道：“能活着的就算英雄，知道么，死人总是算不得英雄的，你三人此刻却已和死人差不多了……”
朱七七怒道：“谁要死了，你才要死哩……”
她瞧了徐若愚一眼，话声突然顿住。
只见徐若愚面色苍白而憔悴，右手裹着的白布，不但污秽不堪，早已变成灰色，而且还不断有鲜血渗出。
他显见是新创未久，而且失血颇多，受伤过重，看他的模样，今日纵能动手，也是无法支持许久的了。
朱七七瞧了他两眼，重重叹了口气，轻轻唤道：“徐相公。”
她突然称呼得如此客气，徐若愚倒不免怔了一怔，道：“姑娘有何吩咐？”
朱七七垂下了头，便说道：“我以前对你有许多失礼之处，但望你莫要放在心上，现在，我已知道你的确是个好人。”
她不但称呼变了，神情，语气，也变得异常温柔，但此时此刻，她竟说出这种无关紧要的话来，却又不免令人惊讶。
徐若愚不免又怔了一怔，呐呐道：“在下……咳咳……姑娘莫要客气。”
朱七七柔声道：“我从来不会客气，我说的都是真话，譬如说今天，沈浪一个人要冲出去，只怕还不难，但……但……”
她话并没有说完，但徐若愚已明白了，他什么都明白了，朱七七突然对他如此客气，只因她已算定了他今日已必定要死在这里——对一个将死的人说话，谁都会比平常客气得多的。
朱七七道：“沈浪是个怎么样的人，你也该知道的，但若是不知道你那秘密，是绝不会冲出去的，你……你……”
徐若愚惨然一笑，道：“姑娘不必说了，姑娘的意思在下知道，在下生死不足重，但那秘密总是该说出来的。”

朱七七长长叹了口气，幽幽道：“只要沈浪能知道这个秘密，只要沈浪能冲出去，我……我就是死是活，也没有什么关系了。”

徐若愚仰天吐出了口气，突然沉声道：“沈兄，你听着，就在那日夜里，那荒祠之中……”

话犹未了，突听沈浪失声道：“不好。”

接着左公龙亦自大喝道：“好极，原来你还未及将秘密说出……”

突然长啸一声，啸声悠扬顿挫。

也就在这长啸声中，阵法突然改变，本自凝为一团的刀光，突然潮水般泼了开来，冲入沈浪与徐若愚两人之间。

沈浪跺一跺脚，身形冲天而起，似要与徐若愚会合，但他身形方起，弓弦骤响，长箭暴雨般飞出。

朱七七惊呼道：“呀！沈浪……”

只见沈浪长刀一圈，只将箭雨拨开，但身子也不禁逼落下来，而这时长刀阵已化一为二。

已有十五柄长刀将徐若愚团团围住。

朱七七自刀光中冲到沈浪身旁，道：“这……这是怎么回事？”

沈浪怒道：“你还说……都是你。”

朱七七呆了一呆，目中现出幽怨之色，颤声道：“都是我？……我又做错了什么。”

沈浪却不理她，挥动刀光，要待突围而出。

然而，这刀阵虽已因人数减少而大为削减，但剩下的十余柄长刀却不再攻击，而将攻击之力，全都移作防守之用——他们此刻攻击的目标，显然也已由沈浪移向徐若愚的身上。

十五柄长刀，正带着尖锐的风声，攻击着徐若愚，攻击着这掌中无剑，又受了伤的“神剑手”。

十五柄长刀，有条不紊，配合无间，每刀都带着凶猛的杀机，每一刀都想立刻便将徐若愚劈成两半。

徐若愚闪避着，招架着，竟完全没有还手之力。

在这生死存亡系于一线的危险关头，他懦弱的天性，又像剥了壳的鸡蛋般暴露了出来。

他喘着气，流着汗，突然间嘶声大呼道：“沈浪……沈兄，快来……小弟……小弟已招架不住了。”

但沈浪一时之间，却冲不出这守而不攻的刀阵，只要你身子冲过去，对方立刻闪开，但刀阵仍是不乱。

十余柄长刀，仍然紧紧地围着他。

徐若愚呼声更是惨厉，似已声嘶力竭。

朱七七咬牙道：“你鬼叫什么，是生是死，好歹也该挺起胸一战，你这样的男人，简直连女人都不如……”

不错，她的确有徐若愚没有的烈性，只见她头发蓬乱，在刀光中左冲右突，委实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

徐若愚颤声道：“我……我不是怕死，只是那秘密……我……”

朱七七厉声道：“你若真的是男子汉，此刻就该拼命打，好歹也等说出了那秘密再死，你这一辈子才算没有白活。”

徐若愚道：“但……我的手……我的手已不行了。”

朱六七怒道：“ 什么不行了，这是你自己在骗自己，你这懦夫，你根本胆已寒了，只想依靠别人救你，你……你根本自己不敢动手。 ”

徐若愚身形犹在闪动，眼泪却已流下面颊，只因朱七七这番话，实已骂入他心底深处。

朱七七大喝道：“ 鼓起勇气，动手，拼命动手。知道么……只要你有勇气拼命，这些人是万万杀不死你的。 ”

徐若愚流泪道：“ 不行……我已完了，我……我怕的很……沈浪，沈浪，救我……救我，我还不想死…… ”

朱七七恨声：“ 懦夫，软骨头，这样的男人，难怪没有女人喜欢……我真不懂他这七大高手的名声是如何得来的。 ”

她却不知徐若愚武功委实不弱，只是天性中缺少了那股男子汉的豪气，在平时——在没有人可以威胁他的生命时，那他萧洒的剑法，萧洒的风度，不但掩饰了他的懦弱，也很容易的为他博来了声名……世人的眼光原本就多属短浅，这本就是令人奇异之事。

只是，一个人无论掩饰得多好，在面临一种重大的考验时，他的缺点，就会不可避免地暴露在别人眼前。

徐若愚此刻正是如此。

寒夜漫长，黎明前的时刻，最暗，也最冷。

突然，徐若愚一声惨呼，比刀风还尖厉，还刺耳。

沈浪失声道：“ 徐兄，怎么了？ ”

徐若愚颤声道：“ 我…… ”

话方出声，又是一声惨呼。

接着，是左公龙得意的大笑声。

寒风，刀光一闪，惨呼，狂笑……

黯黑的苍穹下，一片纷乱，鲜血已染红了雪。

左公龙狂笑道：“ 行了么？ ”

刀光中有人应声道：“ 行了，五刀。 ”

左公龙大喝道：“ 叛徒已除，走。 ”

刀光一闪，纷纷退后，一排弩箭，射了过来，等沈浪挥刀拨开箭雨，一群人已消失在黑暗中，染血的雪地上，倒躺着蜷曲的徐若愚。

朱七七跺足道：“ 追……咱们追不追？ ”

沈浪却不答话，只是沉重的叹息一声，俯身抱起了徐若愚——他满面满身的鲜血，在黑暗中看来有如泼墨一般，黑漆漆的，令人战栗。

还有呼吸，满身浴血的徐若愚竟还有微弱的呼吸。

沈浪大喜，轻唤道：“ 徐兄，振作起来，振作起来。 ”

徐若愚身子一阵痉挛，眼帘却张开一线。迷茫纷乱的目光，在沈浪面前打着转，仿佛正在努力辨认着眼前这人是谁。

沈浪道：“ 徐兄，是我……是沈浪。 ”

徐若愚目中终于现出了一线光线，但这光线，也不过仿佛风中的残烛似的，是那么微弱和不稳。

他挣扎着，张开嘴，颤声道：“ 沈兄……我……我已不行了……真的不行了。 ”

沈浪道：“ 胡说，你不会死的，你还会活下去。 ”

徐若愚摇了摇头——他用尽全身力气，才能将头轻轻摇一下，才能在嘴

角挣扎出一丝惨笑。
他惨笑着道："我自己知道……不行了……只可惜那秘密……那秘密……我……我竟已没有力气说出来了……"
沈浪道："莫再去想那秘密了，那没什么关系。"
突然一阵咳嗽，一口气似已喘不过来。
朱七七再也忍不住道："世上除了你，还有谁知道那秘密？"
徐若愚咳嗽着道："信……我有信……咳……给柳玉……咳咳咳……"剧烈的咳嗽，剧烈的喘息，已使他说不出话来。
沈浪瞧他如此模样，也不禁为之惨然，柔声道："徐兄，你只管放心，你既有信给柳玉茹柳姑娘，我便可寻她问个明白，绝不会让他们奸谋得逞。"
徐若愚拼命挣扎着，似乎还想说什么，却已一个字也说不出，只一双眼睛，仍瞧着沈浪。
这双眼睛里正充满痛苦，惭愧与歉疚。
沈浪喃喃道，"去吧，你好生去吧，莫要痛苦，莫要自责，无论如何，你已尽过力了，你已尽过最大的力了。"
徐若愚不能说话，但那双眼睛却正似在说："是么？我已可不必自责了么……我的确已经出过力了……"
于是，这双眼睛终于缓缓合起，这一生都在自己的懦弱与自己交战着的少年，临死前终于获得了短暂的平静。
东方，终于出现了曙色。
微弱的，淡青色的曙光，照着徐若愚的脸——朱七七的自光，也在瞧着这张脸，目中似已有泪珠。
沈浪喃喃道："不错，这正是个可怜的人。"
朱七七道："但男人宁可被人痛恨，也不该被怜悯的，被人怜悯的男人，就不会是真正的男人，若非他太懦弱，他今日本可不必死的……"
沈浪突然截口道，"不错，他今日本可不必死的，但却死在你的手上。"
朱七七失声道："我"
朱七七眼圈已红了，顿足道："又是我，你什么事都要怪我，今日我又做错了什么？明明是他自己怕死，越怕死的人越会死，这……这又怎能怪我？"
沈浪冷冷道："那时若不是你逼他说话，左公龙本来的意思，是充要拼尽全力，将我除去的。"
朱七七道："但……但你那时已被他们逼得招架不住了呀，你"……你若是有什么三长两短，他还不是一样逃不了。"
沈浪道："你怎知我那时已被他们逼得招架不住？"
朱七七道："这……这是谁都可以看出来的，你……你那时和他们打了许久许久，却连一个人也未伤着。"
沈浪道："你难道就未瞧见我在一招间就将他们三人制住，我既能在一招间制住他们三个人，此后又如何不能伤及他们一人？"
朱七七怔了一怔，道："这……这我又怎知是为了什么？"
沈浪沉声道："那时我若是将他们阵法击乱，便难免有乱刀伤及徐若愚，阵法一乱，我照顾便难免不周，是以我那时只是和他们游斗，将他们阵圈渐渐缩小，只要他们的阵法不乱，便可有轨迹可寻，便可将你们一齐护住，等他们的阵圈缩小到再不能小的时候，我便可将他们一击而破。"

他叹息一声，接道：“ 无论什么阵法，他的圈子越小，就越易破，只因圈子缩小了，他们彼此就难免不互相牵制我只要牵一发，便可动其全身，这种简单的道理，你本可想得通的，只是你从来不去想而已。 ”

朱七七的头，已深垂了下去。

沈浪长叹道：“ 我费了许多心力，终算窥破了他们阵法的枢纽所在，眼见已将得手，哪知你……你却在…… ”

朱七七突然嘶声道：“ 我错了……我是错了。 ”

她抬起头，脸上又满布泪痕，接着道：“ 但你如何不想想，我是为了什么才这样做的。我……我若不是为了你，又怎会做出这样的事来？何况……你说那道理简单，我却觉得大不简单，世上的人，并非个个都和你一样聪明的呀。 ”

说着说着，她终于忍不住伏倒地上，放声痛哭起来。

沈浪木然瞧了她半晌，长长叹息一声，道：“ 好了，莫要哭了，天光已大亮，金无望还无消息，咱们无论如何，也该先去找着他才是。 ”

金无望狂奔在寒风中，满头乱发，随风飘散，在这一片冰天雪地里，他全身却都被怒火烧得发热。

他本是谜一样的人物，有着谜一样的身世，往昔的事，他非但不愿告诉别人，甚至连他自己都不愿去想，他只记得自己从小到大，从未为别人的生死关心过，更永远不会为别人的痛哭流一滴眼泪。

他从来不去想什么是善，什么是恶，更不会去想谁是谁非，只要是他喜欢的事，他就去做，只要是他不喜欢的人，他就一刀杀死，他自己也不知道究竟有多少人死在他手下，他从来未曾为这些人的生命惋惜，“ 弱者本是该死的 ”，这在他心目中，似乎本是天经地义的事。

然而，此刻他竟变了。

他竟会为金不换的邪恶而愤怒，他竟会为一个弱女子的生命而不惜冒着寒风奔波在冰天雪地中。

这变化委实连他自己也梦想不到。

雪地冰天，天地间一片黑暗。

金不换逃向何处，该如何追寻，金无望一无所知。

他只是凭着一股本能的直觉追寻着上——这是一种野兽的本能，也是像他这样终生流浪的武人的本能。

江湖豪杰竟会有与野兽同样的本能，这乍听似乎是怪事，但若仔细一想，便可发现两者之间委实有许多相似之处。

他们都必须逃避别人的追踪，他们在被追踪中又都必须要去追捕仗以延续他们生命的猎物。

他们是猎者，也同样随时都可能被猎。

他们的生命永远都是站在生死的边缘上。

在这四下无人的冰天雪地里，金无望第一次发现他的生命竟与野兽有这么多相同相似之处。

他嘴角不禁泛起一丝苦涩的，讥讽的微笑。

但是，他的直觉并没有错。

前面雪地上，有样东西，正闪动着乌黑的光华，金无望野兽般锐利的目光，自然不会错过它。

这是根发簪。

多么聪明的女孩子，她在如此情况下，竟仍未失去智慧与勇气，她悄悄抛落这根发簪，便已指出了金不换逃亡的方向。

金无望拾起发簪，便已知道他追踪的方向没有错，于是他脚步更快，目光的搜寻也更仔细。

数十丈开外，白飞飞又留下了一只耳环，再过数十丈是另一只耳环，然后是一块丝帕，一根腰带。

到最后她竟将两只鞋子都脱了下来，小巧的，绣着血红梅花的鞋子，在雪地上显得分外刺目。

有了这些东西，金无望的追寻就容易了。

拾起第二只绣鞋，他鼻端突然飘入一丝香气，那是温暖的，浓厚的，在寒夜中分外引人的肉香？寒夜荒原中，哪里来的人在烧肉？

金无望毫不考虑，追着肉香掠去，接连好几个起落后，他便瞧见一座屋影，隐约还可瞧见有闪动的火光。

那是座荒祠。

要知那时神权极重，子弟到处为先人建立祠堂，但等到这一家没落时，祠堂便也跟着荒废了。

富有的没落，远比它兴起时容易的多，是以在荒郊野地中，到处都可寻得着荒废破落的祠堂。

这些祠堂便成了江湖流浪人的安乐窝。

此刻，荒祠中闪动的火光照亮了祠堂外的雪地，雪地上有一行新添的足印——旧有的足印已被方才那一场大雪掩没了。

金不换轻功虽不弱，但他既然背负白飞飞，自然就难免要留下足印，金无望木立在墙角的阴影中，凝注着这足印，脸色渐渐发青——锐利的目光，已辨出了这足印是穿着麻鞋的人留下的。

他凝立的身形，突然飞鸟般掠起，身形一折，掠入荒祠——荒祠中有堆火烧得正旺，火上正烤着半只狗。

但金不换呢？哪有金不换的人影？

这是间小而简陋的祠堂，没有窗户，门是唯一的通路，但门外雪地上，只有进来的足迹，并无出去的足迹。

何况，这火堆烧得仍旺，还有两根柴木被饶黑，显见得就在片刻之前，这祠堂中还有人在。

熊熊的火光，映着金无望铁青的脸。

他脸上没有丝毫表情，面对着火，当门而立——金不换必定还在这祠中，他已是万万逃不了的。

在这冰天雪地中唯一充满温暖的祠堂，在一瞬之间，便已充满了杀机——浓重的杀机。

金无望一字字缓缓道：“出来吧，难道还要我找？”

静夜之中，他肃杀冷厉的语声，一个字一个字传送出去，响彻了这祠堂中每一个角落。

但四下无人回应。

角落中唯有积尘，蛛网，陈旧残落的神龛，神案上，还悬挂着早已褪色的布幔，有风吹过，布幔吹起——

神案下露出一只脚来。

金无望箭一般窜过去，飞起一足，踢飞了神案。

神案下赫然躺着两个人，却非金不换与白飞飞，而是两个乞丐，蓬乱花白的头发，灰腐色的凸起的眼珠……

这是两张狰狞可怖，足以令人在恶梦中惊醒的脸，这两张脸此刻正冷冷的面对着金无望。

金无望胆子纵大，也不免吃了一惊，倒退两步，厉声喝道：“什么人？”

两张脸动也不动，四只凸起的眼珠中，充满了惊怖，悲愤，怨毒——这哪里会是活人的脸。

金无望一惊之下，使瞧出这两具是尸身，而且死了至少也有三日，只是在严寒之中，犹未腐烂变形而已。

他不禁在暗中松了口气，闪动的火光下，只见这两人年纪已有五十上下，仰卧的尸身肩后，露出一叠麻袋。

金无望定了定神，再仔细瞧了瞧这两人的面目，突然失声道：“单弓，欧阳轮，……这两人怎会死在这里，是谁下的毒手？……那左公龙又是到什么地方去了？”

“丐帮三老”武功虽非江湖中顶尖高手，但名头之响亮，交游之广阔，却不在任何一位顶尖高手之下。

久走江湖的金无望，自然是认得这两人的，但却再也想不出声名赫赫，弟子众多的丐帮三老，怎会突然有两人死在这里。

本已阴风惨惨，杀气沉沉的荒祠，骤然又出现了这两具面目狰狞的尸身，便显得更是阴森恐怖。

金无望只觉寒气直透背脊，不敢回头，缓缓退步，绕过火堆，退到门口，目光一转，全身血液顿时凝结。

火堆上烤着的半只狗，就在这刹那间竟已不见了。

这会是谁拿去的，能在金无望背后行动，而不被他察觉，这样的轻功，岂非骇人听闻。

除了鬼魅外，又有谁有这样的轻功！

金无望身子已有些发冷，但就在这时——

突然间，他身后有人“咯各”一笑，幽幽唤道：“金无望……”

金无望大喝道：“谁？”

霍然回身，只见门外雪地上，一个人缓缓走了过来，瘦削的身子在寒风中飘飘摇摇，像是没有四两重。

这人每走一步，便发出一声阴森诡秘的笑声，却用一只又黑又瘦，形如鬼爪的手掌，掩住面目。

火光闪动中只见他褛衣蓬发，竟也是个乞丐，只是瞧他身材，模样，又绝不会是那金不换。

金无望究竟不愧是江湖枭雄，在如此情况下，竟仍沉得住气，只是凝目瞧着这人，动也不动。

这人终于飘飘摇摇走了进来，咯咯笑道：“你还好好活在世上么……哈哈……可笑呀，可笑，你明明方才便已死了，却连自己都不知道。”

金无望冷冷道：“金某若是死了，自己必定会知道的，不劳阁下费心，但阁下若再装神弄鬼，金某却要叫阁下变成真的鬼了。”

那人大笑道：“真的鬼？难道我此刻还是假的鬼么。”

他虽然放怀大笑，但笑声中却充满了阴森，恐怖之意。

金无望厉声道，“你究竟是谁？”

那人道：“你不是要瞧瞧我的脸？”

金无望道：“不错，放下你的手来。”

那人咯咯笑道：“好，我就让你瞧瞧我是谁，你若未死，又怎能和我说话？活人是永远无法和死人说话的，知道么。”

语声中，缓缓放下了手掌，露出面目。

那张灰腐色的脸，凸出的眼睛……

他赫然竟是“丐帮三老”中的单弓！

案下现尸，狗肉失踪，这些事本已令金无望有些心寒，此刻，再见到方才还冰冰冷冷躺在那里的尸身，此刻竟已活生生站在他面前。

金无望纵有天大的胆子，面目也不禁骇得变了颜色，颤声道：“单……单弓！你……你……你……”

单弓咯咯笑道：“不错，我就是单弓，我知道你认得我的，方才你活着时还见过我一面，但你只怕自己也未想起才死片刻就又见着了我。”

这时金无望就算再沉得住气，也难免要有些疑神疑鬼，更难免忍不住要回头去瞧一眼——去瞧神案下的两具尸身。

但是他方自回头，单弓的鬼爪，已伸了过来。闪电般点了他穴道，他惊悸之中，竟连闪避都未曾闪避。

单弓手一动，他便已倒下。

只是，在倒下之前，他眼角还瞥见神案下的那两具尸身——那边单弓躺在那里，这活的单弓又是怎么回事呢？

金无望心念一转，厉喝道：“王怜花，是你。”

他身子虽已倒下，但气势却仍凌厉。只见那活的单弓仰天大笑道：“好，金无望，果然有你的，只是你此刻虽然猜出了我是谁，却已嫌太迟了些。”狂笑声中，背转身去。

等他再回过身来，面对金无望时，那灰腐的皮肤，凸出的眼珠，便已变成了星目剑眉，朱唇玉面。

这不是王怜花是谁？

金无望恨声道：“我早该知道是你的。”

王怜花笑道：“我也怪不得你，在方才那情况下，无论谁，都会被吓得心惊胆战，神智晕迷，又岂只是你。”

语声方了，屋顶上又传来一阵刺耳的笑声。

一个人咯咯笑道：“妙极妙极，素来最会吓人的金无望，今日却被人吓得半死不活。”

笑声中，一团黑影缓缓自上面垂了下来，竟是那块狗肉。

原来那狗肉上竟系着根细线，金无望进来时，只留意这荒祠中的人迹，竟全想不到狗肉上还系着细线。

荒祠中虽有火光，但究竟不会十分明亮，金无望既未留意自然不会发现，等他瞧见那两具尸身时，心神多少难免为之一震，就在这时，躲在满积蛛网的屋顶上的人，便将狗肉吊了上去。

这些事说破了虽然一文不值，但在这冷风如刀的寒夜中，阴风惨惨的荒祠里，这些事确端的足以慑人魂魄。

金无望暗中叹息一声，口中却冷冷道：“原来你们早已算定我要来的。”

王怜花笑道：“不错，我们的确早算定你要来的，否则又怎会预先在这里布置下这些把戏，等着你来上当。”

屋顶上的人大笑道：“这就叫做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狱无门自来投……”一条人影，随声跃下，自然便是金不换。

他自然满面俱是得意之色，俯道瞧着金无望，又笑道：“常言说的好，风水轮流转，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金无望呀，金无望，你可曾想到今日也曾落在我手？”

金无望冷冷道：“那也没什么。”

金不换只道此时此刻，金无望心中必定充满惊怖，悔恨，哪知金无望却仍是冰冰冷冷，似是丝毫无动于衷。

这一来他不但有些惊异，更大为失望，他一心只想凌辱金无望，教金无望心中痛苦，当下目光一转又自笑道：“你追踪到这里，心里必定十分得意，只道自己追踪的本事不差，但你是凭什么才能追到这里的，你自己可知道么？”

金无望道：“不知道。”

金不换道：“你不知道，我告诉你，那些发髻，耳环，丝巾，鞋子，并非白飞飞留下的，全是我做的手脚。”

金无望冷冷道：“很好。”

他面容虽燃冷漠，心里却难免有些惊异。

金不换大笑道：“这一点，其实你也本该早已想到的，想那白飞飞既已被我所制，纵能悄悄拔下发髻，又怎能脱下鞋子，难道我是死人不成？”

金无望冷笑道：“你此刻本该早已是死人了。”

金不换笑道：“不错，那日多亏你放了我，但我却丝毫不领你这个情，我能使你放了我，那全要靠我自己的本事。”

金无望道：“很好。”

金不换道：“你那日放了我，今日我却要取你性命，你心里不难过么？不后悔么？你面上虽装着不怕，心里只怕已可挤得出苦水来。”

金无望冷冷笑道：“我素来行事，几曾后悔过？”

金不换道：“你素来不后悔今日也要后悔的，你素来不服输今日也要输了，你自命行事不凡，但一举一动俱都落入了我们的计算中。”

金无望道：“是么？”

金不换道：“你不妨细想一想，我们既然诱你前来，自然知道你是孤身一人，不会有沈浪在一旁跟着……”

金无望冷笑道：“若有沈浪跟着，你怎会得手。”

金不换拍掌笑：“这就是了，我们算定了沈浪未跟着，才会下手，但我们又怎会知道沈浪那厮未曾跟着你呢？”

这正是金无望心中疑惑之事，金不换这问正问到他心里，但他却更是作冷漠之态，道：“你是如何知道的，这又与我何关？”

金不换怔了一怔，道：“你连这都不想知道么？”

金无望索性闭起眼睛，不理他。

金不换道：“你不想知道，我偏偏要告诉你。”

他一心激怒金无望，金无望的神情越是冷漠，他就是越难受，到后来他自己反而先被金无望激怒了。

只见他一把抓起金无望的衣襟，大声道：“告诉你，只因我们早已知道沈浪被丐帮缠住，今夜纵然不死，也是万万无法脱身的了，只因那江湖第一大帮，已被我们……”

王怜花一直含笑瞧着他两人，此刻突然干咳一声，道：“够了。”
金不换语声立刻中断，长长吐了口气。
王怜花微微笑道：“金兄是否已经说得太多了？”
金不换微微笑道：“是，是，我是说得太多了。”
重重将金无望摔到地上，接口笑道：“但反正他已是快要死的人，听进去的话，是再也不会出来的了，多听些也没什么关系。”
王怜花道：“关系总是有的。”
金不换道：“是，是，小弟再也不说了。”
金无望瞧这两人神情，见到金不换对王怜花如此卑躬屈膝，不必再想，便知道金换已被王怜花收买。
金不换本是个唯利是图的人，他无论被谁收买，金无望都不会惊异，金无望吃惊的是，丐帮竟似也与王怜花有些干系。
丐帮难道也会被王怜花收买么？
单弓与欧阳轮是否就因为不服王怜花，而致惨死。
丐帮前去缠着沈浪，又是为的什么？
此刻金无望面色虽冷漠，心中却是起伏不定，疑云重重。
只见王怜花斜倚在门口，似是在等着什么？
过了半晌，只听一阵马蹄之声奔来，但远远便已停住，接着，一个沉沉的语声在门外道：“公子，属下前来复命。”
王怜花道：“你事已办妥了么？”
那人道：“属下已遵命将白姑娘安置，此刻白姑娘想必已入睡了。”
王怜花笑道：“很好，你连日奔波辛苦，苦劳可嘉，可至柜上提取五十两银子，好好乐上半个月，再来候命。”
那人喜道：“多谢公子。”
王怜花道，“还有，你在外虽可尽情作乐，但切切不可胡乱招摇，若事生非，更不可被江湖人查出你的底细。”
那人道：“属下不敢。”
王怜花道，“你明白就好了，本门对属下虽然宽厚，但属下若犯了规矩，身受之苦，我不说你也该知道。”
那人声音更是恭顺道：“属下知道。”
王怜花挥手道：“好，去吧。”
过了半晌，王怜花突然又道：“你为何还不走？还等什么？”
那人嗫嚅着道：“属下还有一事……”
王怜花道：“既然有事，为何不快说？”
那人道：“方自兖州办完事回来的赵明，是和小的一齐来的。”
王怜花皱眉道：“既已来了，为何还留在外面？”
那人道：“赵明……说说他不敢来见公子。”
王怜花道：“不敢？！莫非他误了事？”
那人道：“赵明兖州之行，倒还顺利得很，兖州的宋老三，两天内便如数交出了五千两银子，银子已押送回去。”
王怜花道：“既是如此，他有功无过，为何不敢见我？”
那人呐呐道：“他……他是为了另一件事，教属下先来向公子求情。”
王怜花厉声道：“快说，什么事，莫要吞吞吐吐。”
那人道：“赵明他……他和太夫人座下的牧女萍儿，两人情投意合，就……

就……”

王怜花道：“就怎样？”

那人道：“萍儿就已有了身孕，如今……如今……”

王怜花“哼”了一声，道：“我已知道，莫要说了。”

过了半晌，嘴角突然泛起一丝微笑，缓缓道：“这本是喜事，他为何不敢见我，快去叫他过来。”

那人似是有些意外，呆了一呆，方自道：“是！”

又过了半晌，一个少年的语声在门外道：“赵明参见公子。”

王怜花微微笑道：“兖州之行，倒是辛苦你了。”

赵明恭声道：“那是属下份内之事。”

王怜花笑道：“你的事，我都知道，不想你看来虽老实，其实却风流得很，少年风流，本是可喜可赞之事。”

赵明一时间还摸不透他的意思，唯有连连道：“望公子恕罪。”

王怜花笑道：“那萍儿平日看来冷若冰霜，不想竟被你搭上，看来你的本事倒不小，我倒该对你刮目相看才是。”

赵明忍不住心中欢喜，亦自笑道：“常言道强将手下无弱兵，小的有公子这样主人，对此一道，好歹也差错不到哪里去……”

王怜花大笑道：“好，好一个强将手下无弱兵，原来你的风流，是学我的……”笑声未了，身子突然箭一般窜出，只听他语声突然变得冰冷，道：“你凭什么也配学我。”

说到第四字时，门外已传来赵明的惨呼，说完了这句话，王怜花又已斜倚门边，生像是什么事都未曾发生过似的。

四下突又一片死寂。

王怜花叹了口气，缓缓道：“抬下赵明的尸身，厚厚殓葬于他……再去柜上支两百两银子，送给萍儿，就说他在兖州因公殉身了。”

方才那人道：“是……是……”

此人竟已吓得牙齿打战，连话都说不出了。

金无望在旁冷言旁观，也不禁耸然动容。

他直到如今才知道，王怜花之属下组织，不但已如此庞大，而且组织之严密，纪律之森严，实在令人吃惊。

而年纪轻轻的王怜花，对属下更是赏罚分明，调度得当，隐然已有一代枭雄宗主的气概。

金无望直到如今，才知道自己往昔委实低估了王怜花——他委实从未想到王怜花图谋竟是如此之大。

无可疑问的，这少年实已是今后江湖的最大隐患，此刻若无人将他除去，来日他必将掀起滔天巨浪。

突然间，一阵风吹来。

王怜花笑道：“好，你也回来了。”

语声未了，眼前微花……”

祠堂中了多了个满身黑衣的精悍汉子。

金无望又不免暗中吃了一惊，“王怜花门下竟有轻功如此惊人的好手，却不知此人又是何来历。”

只见此人身躯枯瘦短小，不但全身都被黑衣紧紧裹住，就头上也蒙着黑布，只露出两只精光闪烁的眼睛。

这双精光闪烁的眼睛瞧了金无望一眼，突然笑道：“妙极，不想你比我来得还早，”
王怜花笑道：“原来你也认得他么？”
黑衣人笑道：“方才我使出那金蝉脱壳之计，这厮与那姓沈的也想用欲擒故纵之计来骗我，幸好我还未上他的当。”
王怜花笑道：“但你为何直到此时才回来？”
黑衣人道：“这厮真的走了，姓沈的却始终守在那里，他倒沉得住气，我躲着不动，他竟也躲着不动。”
王怜花笑道：“不错，沈浪那厮倒端的是沉得住气的。”
黑衣人微微一笑，道，道：“但那位朱姑娘，却极端的沉不住气，竟一路呼喊着奔过来，沈浪知道再也藏身不住，也只得走了。”
王怜花笑道：“如此说来，还得感激于她才是。”
黑衣人道：“正是，若不是她，只怕我等到此刻，还无法脱身。”
王怜花望了望门外天色，吟道：“计算时刻，丐帮众人此刻已该和沈浪对上面了。”
金不换道：“却不知结果如何？”
王怜花微笑道：“就凭丐帮那些人，只怕无法对沈浪如何，这一点我丝毫未存奢望，但徐若愚却是逃不过的了。”
金不换道：“但……但沈浪若已知道……”
王怜花笑道：“沈浪纵然知道了又怎样？我反而可以利用他与丐帮互相牵制，头疼的不过只是丐帮而已，与咱们根本全无关系。”
金不换叹了一口气，道：“公子神算，我可是服了。”
几个人言来言去，就仿佛身旁根本没有金无望这个人似的，金无望暗叹一声，知道他们今日是再也不会放过自己的了。
火堆不断在添着柴木，烧得更旺。
门外，却有灰豪蒙的光线照了进来。
曙色显已来临。
王怜花在门口踱着方步，不住喃喃道：“该回来了……该回来了。”
过了半晌，寒风中果然传来一阵步履奔行之声。
黑衣人霍然长身而起，道：“不错，是已回来了。”
又过了半晌，步履渐近。
三个乞丐，大步走了进来，为首一人，头发花白，红光满面，身上背着八、九品级麻袋。
金无望认得，此人正是“丐帮三老”中的左公龙，但却也未想到，素来侠义的左公龙，竟也会和王怜花同流合污起来。
王怜花对左公龙倒也有礼，微微一笑，抱拳道：“帮主辛苦了。”
左公龙捋须大笑道：“公子切莫如此称呼，老朽是不是能当帮主，还说不定哩，如此称呼，岂非折煞了老朽。”
金不换笑道：“左兄此刻虽还未登上帮主宝座，但那两个心腹之患既已除去，又有王公子在暗中相助，那帮主之位，岂非早已是左兄的翼中之物了。”
左公龙大笑道：“好说好说，老朽来日若真的当了丐帮帮主，帮中执法长老之座，除了金兄外，是再也不会有别人的了。”
金不换笑道：“执法长老，月酬若干？”
王怜花道：“金兄取笑了，金兄要多少，老朽还敢不如数奉上么？”

金不换哈哈大笑道：“ 如此小弟就先谢了。 ”
王怜花道：“ 不知帮主此行结果如何？ ”
左公龙道：“ 虽非十全十美，倒也差强人意。 ”
王怜花道：“ 徐若愚已身中五刀，纵是神仙，也难救他回生。 ”
金不换忍不住道：“ 沈浪呢？ ”
左公龙叹了口气，道：“ 沈浪还死不了。 ”
金不换跺足道：“ 不想这厮竟如此命长。 ”
他一生之中，最畏惧之人便是沈浪，他虽然令人头疼，但只要一见沈浪，头疼就是他自己了。
他日日夜夜都在盼望着沈浪快些死，哪知沈浪却偏偏死不了——其实盼望沈浪快死的，又何止他一个。
王怜花沉吟了半晌，突然笑道：“ 金兄莫要失望，明年今日，只怕就该是沈浪的忌日了。 ”
金不换大喜道：“ 真的？ ”
王怜花道：“ 我几时胡言乱语过？ ”
金不换道：“ 公子有何妙计快些说出来吧。 ”
王怜花缓缓道：“ 一个时辰后，沈浪必定也会来到此间。 ”
左公龙道：“ 这……这何以见得？ ”
王怜花一笑道：“ 他无论如何，也要寻到金无望与白飞飞的下落，是么？ ”
金不换道：“ 不错。 ”
王怜花道：“ 但金无望与白飞飞究竟在何处，他却全无线索。 ” 金不换道：“ 既然全无线索，又怎会寻到这里。 ”
王怜花道：“ 既然全无线索，便只有误打误撞，便是哪条路都可以……或换了金兄，……走哪条路呢？ ”
金不换道：“ 这…… ”
王怜花笑道：“ 若换了是我，追着丐帮群豪的足迹而来，纵然寻不着金无望，也可以追出丐帮的下落…… ”
金不换拍掌道：“ 正是如此，这样一来，至少总不至完全落空了……唉，我怎地就想不到此点，公子却偏偏想得到。 ”
左公龙笑道：“ 但……但沈浪纵然追来这里，又当如何？ ”
王怜花道：“ 此人武功之高，委实深不可测，是以咱们对付他，只可智取，不可力敌，好歹叫他来得便去不得。 ”
金不换皱眉道：“ 只是这厮的鬼心眼儿，却也不少。 ”
王怜花大笑道：“ 金无望的智计又如何？此刻还不是做了我的阶下之囚……能骗得过金无望的，又怎见得骗不过沈浪？ ”
金无望突然冷笑道：“ 沈浪之智计，高我何止百倍，凭你那些装神弄鬼的手段，要想骗得过他，当真是痴人说梦。 ”
王怜花笑道：“ 此计不成，还有二计…… ”
他俯首凝注着金无望，目中已露出恶毒的光芒，狞笑接道：“ 等我使到第二计时，少不得要借你身上一样东西用。 ”
金无望怒喝道：“ 金某今日既已落在你手上，本已抱必死之心，只求速死而已…… ”
他语声本已渐渐黯然，说到这里，突又厉声大喝道：“ 但你们若要想凌辱于我，我……我……我…… ”

王怜花微微一笑，柔声道：“金大侠天生奇才，聪明绝顶，在下怎敢对金大侠稍有无礼……不换兄，你说是么？”

金不换拊掌大笑道：“是极是极。”

金无望怒极之下，空自咬牙，却再也说不出一句话来。

金不换道：“金无望，你如今可知遇着对头了么？你那些狠话，虽可吓得了我，却又怎能吓得了我家王公子，你虽是沈浪的好友，但沈浪在王公子眼中却不值一文，你虽是快乐王门下的四大使者，但快乐王在王公子……”

王怜花突然截住道：“够了。”他又自微微一笑，接道：“说起快乐王，在下又想起还忘了告诉你一件事，你那位同伴偷香使者，虽也曾落在我手中，但我却又将他放了回去，这倒不是我突然发了什么善心，只是为了……为了什么，金大侠你可猜得出？”

金无望咬紧牙关，不言不语。

王怜花开怀笑道：“我放他回去，只是为了要他向快乐王密报，阁下已反叛了他……快乐王对叛徒的手段如何，你知道得总比我清楚的多。”

金不换咯咯笑道：“所以你此刻落入王公子手中，当真还算你走运的。”

风吹入户，王怜花霍然转首，目注窗外，喃喃道：“沈浪呀沈浪，你怎地还不来呀，我倒真有些想你。”

“追，自是要追的，但往哪里追？”

朱七七面对着一片雪原，皱眉道：“我虽然瞧见金大哥在这个方向走的，但他要走到何处去，我却不知道，这……却教咱们如何追法？”

沈浪凝目前方，久久不语。

朱七七顿足道：“喂，你倒是说话呀。”

沈浪缓缓道：“丐帮弟子，也是由此方逃逸，此刻雪地上足迹犹新。”

朱七七道：“咦，怪了，你不是说最重要还是找金大哥么？丐帮弟子的足迹新不新，又和金大哥有什么关系？”

沈浪沉声道：“金无望去向渺不可寻，丐帮弟子所去又与他同一方向……那么，你我不如就循此足迹追去，说不定误打误撞，撞着金无望亦未可知。”

朱七七拍手道：“对了，还是你聪明，咱们循着这足迹追去，纵然寻不着金大哥，也可追着那些丐帮弟子，好歹问出那秘密。”

沈浪道：“正是。”

他口中说是，脚下却未移动。

朱七七忍不住又着急道：“话是你说的，走呀？”

沈浪道：“但从此而去亦有不妥之处？”

沈浪道：“白飞飞被劫走，说不定也与丐帮弟子此来有些关系，丐帮的叛变，徐若愚口中的秘密，说不定又牵连着金不换……这些事看来虽然各不相关，其实却可能是同一个人在策划主使的，这个人，说不定就是……”

他缓缓顿住话声，仰首不语。

朱七七着急道：“说不定就是谁，快乐王……王怜花……”

沈浪叹道：“不错，王怜花。”

朱七七道：“就算是王怜花又怎样？”

沈浪道：“这些事若都是王怜花主使，那么，我们若是循着这些足迹追去，就必定会落入王怜花的暗算中，此人奸狡狠毒，天下无双，我等的行动，若是被他料中，这一路之上的凶险埋伏就当真要令人头疼的很了。”

朱七七睁大眼睛，怔了半晌，失笑道：“你揣测之准虽然无人能及，但

你的顾虑却又未免太多了，照你这样说法，咱们干脆一步路也不必走了。”

沈浪微微笑道：“诸葛孔明之神机妙算，天下谁人能及，但‘诸葛一生唯谨慎’这句话你也该听人说过。”

朱七七道：“羞不羞？自己比自己是诸葛亮。”

沈浪笑道：“我就是因为比不上他老人家，所以更要谨慎，但谨慎虽谨慎，路还是要走的。”语声之中，终于大步前行而去。”

第一九章　肝胆两相照

路虽是积雪没径，寒风刺骨，但这一段路在沈浪与朱七七走来，并不觉什么艰苦，直到寒风中飘来那阵阵肉香。

朱七七眼睛一亮，笑了道：“这里有个馋嘴猫，天没亮就在煮红烧肉。”

沈浪道：“风雪严寒荒郊无人，却有此等肉香传来，你不觉奇怪？”

朱七七道：“有什么奇怪，嘴馋的人，原来到处都有的。”

沈浪瞧了她一眼，苦笑摇头，不再说话：这时，那座破落的祠堂，已然在望，丐帮弟子的足迹也在祠堂前消失了，他们是否入了祠堂？

朱七七笑容已瞧不见了，皱眉道：“奇怪！奇怪？”

沈浪道：“你居然也会奇怪的么？”

朱七七道：“肉香居然是自这祠堂中传出来的，烧肉的人是谁？会不会是丐帮弟子？若是的，他们又怎会有这样的闲情逸致。”

沈浪沉声道：“越是凶险之事，外表越是会装得闲逸安全，你眼中所见的闲情逸致，说不定就是诱人的陷阱，杀人的埋伏。”

朱七七道：“但一锅红烧肉又算什么埋伏，莫非肉里有毒，说算肉里有毒，咱们不吃，他又怎样。”

沈浪苦笑道：“有时你的确聪明得很……”

朱七七嘟起嘴，道：“但有时却又太笨，是吗？”

沈浪笑道：“这次你倒猜对了。”

朱七七嘟着嘴道：“天下只有你一个聪明人，天下的聪明都被你占尽了，别人怎么会不笨。”

她生气，心里却不气，这半天来，沈浪都在恼她，这是她第一次瞧见沈浪笑，只要沈浪不再恼她，就是骂她呆子，她还是高兴的。

但心里虽高兴，面上还是要装出生气的模样，女孩子的心，唉……她装了半晌，忍不住偷偷去瞧沈浪。

只见沈浪凝目瞧着那祠堂，动也不动，像是呆了。

朱七七道：“喂。”

沈浪道：“嗯。”

朱七七道：“倒是走呀，咱们可不能老是站在这儿吧，祠堂里纵有埋伏，陷阱，咱们好歹也得去瞧瞧呀。”

沈浪瞧了瞧她，又瞧了瞧那祠堂，缓缓道：“我进去，你在这里等着。”

朱七七一瞪眼，想要不答应，但瞧见沈浪的眼睛，心里叹了口气，委委屈屈的垂下头，道：“好，随便你吧。”

沈浪微微一笑，道：“这才像个女孩子——祠堂中若有动静，我就会通知你……”

他并未作势纵身，只是一步步缓缓走了进去。

朱七七望着他走了几步，突又轻唤道：“喂。”

沈浪回首，皱了皱眉。

朱七七道，“你……你可别让我等得太久呀。”

沈浪终于走入了祠堂。

他虽然不知道金无望就是在这祠堂里中计，被擒，他虽燃不知道王怜花还以对付金无望的恶计来对付他。

但他似乎已有预感，知道祠堂是凶恶不祥之地，他走得极缓，但无论如

何，他还是得走进去。
　　朱七七望着他走进去，先还觉得沈浪老是欺负她，她总是受委屈，但沈浪的身影一消失，她的心，突然跳得很厉害。
　　她越想越觉得这祠堂中必有埋伏，杀人的埋伏，否则天刚亮，怎么就有人烧红烧肉，这简直不可能。
　　嗯，这红烧肉里必定大有文章，——什么文章，她猜不出。
　　她越是猜不出，越是担心，越是想猜——
　　莫非有人躲在祠堂里，等着沈浪暗施迷香，他烧这道红烧肉，只是想以肉香来掩饰迷香，让沈浪难以觉察。
　　对了，一定不错，我得去告诉沈浪，否则，他若不留意，等到他发现肉香里有迷香时，就太迟了。
　　她一想到这里，就要往前跑，但脚一动，又停住了。
　　呀，不对，以沈浪的鼻子，还会分辨不出迷香的气息，王怜花怎会用这种幼稚的法子来对付沈浪。
　　王怜花对沈浪的本事，一向清楚的很，他用来对付沈浪的，必定是稀奇古怪，别人再也想不出的毒计。
　　那会是什么样的毒计——祠堂里四面埋伏，沈浪一进去，四面就乱箭齐发，射他个措手不及？
　　不对，这也不对，这法子也大幼稚。
　　祠堂里有消息机关……对，不会的。
　　祠堂里有几个绝顶的高手，每一人武功都和沈浪相差无几，等着围攻沈浪——不会，那简直不可能。
　　这些念头，她想得越想越快，越想越乱。
　　她眼睁睁瞧着那祠堂，只等着沈浪从里面发生惊呼，发出怒吼，发出叱咤厮打声，兵刃相击。
　　但沈浪进去已有盏茶时分，祠堂中却毫无声音传出——莫说呼吼叱咤声，简直连咳嗽叹气的声音都没有。
　　一丝声音都没有。
　　这没有声音，可真比任何声音都怕人，都令人着急。
　　风在吹，严寒浸晨的风，冷煞人。
　　严冬浸晨的雪地，更是静煞人。
　　朱七七咬着唇，搓着手，简直快急疯了。
　　又过盏茶时分，不，简直有顿饭工夫，还是一丝声音都没有，连放个屁的声音都没有。
　　沈浪呀沈浪，你倒是弄点声音出来呀，你若是没有中埋伏，你就该出来，告诉我，让我安心。
　　你若是中了埋伏，你也该喊救命呀！你……你……你，你难道连声音都未及发出，就被人害了？
　　王怜花的手段，难道真有那么毒，那么狠。
　　还是没有声音，没有动静……
　　好，王怜花，你莫是害死了沈浪，我也不想活了，你索性连我也一齐害死算了，死了反倒干净。
　　朱七七飞也似的向祠堂掠去。
　　苍穹，已由青灰色转成淡白色。

淡白色的曙光，浸溶着那残败的祠堂，使得这祠堂看来更诡秘，更阴森，更充满着不祥。

祠堂中火堆仍未熄，但火势已很小了。

火上，肉仍在，因为火小，肉还没有焦。

褪色的，破旧的神幔，已被撕下来——但也不知是不是被撕的，片片落在地上，卷成一团，被风一吹，就好像……

就好像正匍伏在地上的死尸一样。

神案，已被人踢翻了，也不知是被谁踢的，就在火堆和神案间，有一滩乌黑的水渍……

呀，不是水渍，是鲜血。

本已残破的祠堂，此刻更是乱得一团糟，而刚刚明明走进祠堂的沈浪，此刻却瞧不见了。

什么人都没有，简直连鬼都没有，沈浪呢？

沈浪呢，沈浪到哪里去了，已被害死了，死尸呢？

朱七七惊极，骇极放声大呼道：“沈浪……”

尖锐的呼声就像是一把刀，一下子就划破了那死一般的静寂，但也就是一下子，又突然停顿，她是突然被人扼住喉咙似的。

因为，突然，踢翻的神案下，露出一个头来。

沈浪的头。

沈浪的头露了一露，就又缩了回去。

朱七七已飞也似的掠过去，一把抱住沈浪的脖子，又是惊奇又是欢喜，又是埋怨，喘着气笑道：“你还在这里，你没出事，你怎么不告诉我一声呢，害得我着急。”

沈浪身子动也不动，只是冷冷叱道：“走开。”

朱七七一怔，松开了手。

无论如何，无论沈浪喜不喜欢她，沈浪平日对她倒总是客客气气的，倒从没有这样疾言厉色。

朱七七松开了手，眼圈儿又红了，她那样为沈浪担心，心都快急碎了，此刻换来的却是冷冰冰一声斥责。

她身子不由自主往后面退，她嘴唇都快咬碎了——但无论怎样，还是忍不住，泪珠儿一连串落了下来。

沈浪却连瞧也不瞧她一眼，眼睛直勾勾瞧着前面。

他在瞧什么，朱七七没看见。

此刻，朱七七眼睛里只有沈浪，她瞧着沈浪，流着泪，一时间当真是心灰意冷，喃喃道：“罢了，罢了，我这又是何苦，我这又是为的什么？我为何有福不会享，反而巴巴的跟着他，受他的气？”

她抹一抹眼泪，暗道：“好，沈浪呀沈浪，你既如此对我，我……我以后永远也不要见你了。”

但是，她的眼睛却仿佛离不开沈浪。

要她说沈浪究竟好在那里，她也说不出。

论豪迈，他不及熊猫儿；论沉着，他不如金无望；若论风流俊俏，善解人意，他却又不如王怜花。

但不知怎地，她眼里却只有他，只要瞧见他，她就觉得欢欢喜喜，若是瞧不见他，总是整日间挂肚牵肠。

她不敢想，若是以后永远瞧不见沈浪，她会怎样。
“ 为什么，为什么他这样对我，我还要这样对他？ ”
一时间，她不觉更是爱恨并迸，忍不住放声大哭道：“ 沈浪，我恨你，我恨你…… ”
沈浪还是不瞧她一眼，眼睛还是直勾勾的瞧着前面。
朱七七恨得心都裂开了，嘶声道：“ 你是死人么，你说话呀，你……你……你…… ”
只觉一股热血上涌，那只纤纤玉手，不知怎地扬了起来，“ 吧 ”的，清清脆脆一掌掴在沈浪的脸上。
沈浪却似全无觉察，还是动也不动，只是那令人恨又令人爱的脸上，已多了个红红的掌印。
朱七七又急，又痛，又悲，又悔，终于伏地痛哭道：“ 沈浪，沈浪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你为什么？你打死我吧，打死我吧，我反正不想活了。 ”
她哭声有如杜鹃夜啼，令人断肠。
但沈浪还是不理她。
也不知哭了多久，她哭声终于渐渐微弱。
只听沈浪柔声道：“ 你好些了么……好些了么。 ”
朱七七一喜道：“ 呀，沈浪还是关心我的…… ”
但沈浪已接着道：“ 金兄……你振作些。 ”
沈浪竟不是对她说话。
朱七七又是失望，又是惊奇，这才抬起头，这才瞧见沈浪面前原来还倒卧着个人——赫然竟是金无望。
金无望倒卧在血泊中，双目紧闭，面如金纸，呼吸间更是气若游丝，一条命已去了十之八九了。
这祠堂中情况怎会变成如此模样。
金无望又怎会变成如此模样。
王怜花，金不换都到哪里去了？
朱七七一眼瞧见金无望的脸，接着，她又瞧见他的手——他一条右臂竟已被生生砍断了。
血，流满了鲜血，一身都是鲜血。
朱七七“ 呀—— ”一声惊呼了出来。
难怪沈浪不理她，沈浪此刻正以手掌按着金无望的胸口，正以绵长的内力，来延续金无望已中断的性命。
朱七七整个身子都颤抖了起来。
“ 金大哥，金大哥，你怎会如此，是谁害了你的。 ”
她想放声悲呼，放声痛哭，但她却只有咬着牙，一点声音也不敢发出来，她眼泪又似断了线的珍珠般落下。这一次，她眼泪是为金无望流的。
“ 金大哥，你不能死，求求你，莫要死…… ”
她暗中默祷，全心全意。
“ 沈浪，求求你，救活他吧，我相信你必能救活他的。 ”
呻吟，一声，两声……
金无望终于发出了呻吟，发出了声音。
沈浪苍白，凝重，沉痛的脸上，早已流满汗珠，直到此刻，他嘴角的肌肉才松懈下来。

他暗中松了口气，金无望终于活回来了。

天色，已在不知不觉间大亮了。

渐渐，金无望有了呼吸，胸膛有了起伏。

朱七七紧握着拳，紧咬着牙——她也用出了全身气力，她自己似乎也正陪着金无望挣扎在生死边缘上。

终于，金无望睁开眼来。

他目中再也没有昔日那利剪般的神光，他黯淡的目光，空虚的四下转了转，然后便瞧在沈浪脸上。

他挣扎着颤声道："……沈……"

沈浪赶紧道："金兄，莫要说话，好了，什么事都没有了。"

金无望不再说话。

但他那双眼睛，却道出了叙不尽的沉痛，悲愤与伤感，也道出叙不尽的感激，宽慰与欣喜他已自死亡中回来，他平生挚友已在他身旁。

他嘴角露出，一丝宽慰的笑容，又缓缓闭起了眼睛——方才的恶战，如今想来实如噩梦一般。

但他觉得方才的恶战，流血，全都是值得的——若不是方才的恶战，沈浪或者已中了王怜花的奸计。

朱七七也长长松了口气，但还是不放心的问道："金大哥，已没事了么？"

沈浪道："哼。"

他还是没有好脸色给朱七七，但朱七七却只得忍受了，缓缓将头凑到金无望耳畔，轻轻唤道："金大哥……"

沈浪冷冷道："走开，莫要吵他。"

朱七七退回身子，垂下头，幽幽道："我又没有吵他，我……我……"突似想起什么，赶紧在身上左摸右摸，终于摸出了个锡纸包，喜道："我这里有药。"

沈浪道："什么？"

朱七七道："这救伤的药，据说这是皇宫内的，是我爹爹花了不少心血求来的，我临走时偷了一包……"

沈浪道："拿来。"

朱七七道："一半外敷，一半内服。"

金无望服了药，脸色早已好转了些，朱七七忙着添了些柴火，火堆又旺旺的燃烧起未。

在火光中，金无望的脸上，仿佛已有了些红润之色。

他又张开眼，又瞧着沈浪，目光中满是感激之色，但口中却未说出半个谢字，只说道："好，你终于来了。"

沈浪也终于能笑了，笑道："小弟来了，你……你还是莫要说话，说话伤神。"

金无望道："你放心，我已死不了。"

目光又四下一转，瞧见朱七七，一笑，但笑容很短，立刻消失，目中又烧起仇火嘶声道，"王怜花呢？"

沈浪道："未见着他。"

金无望恨声道："这恶贼……恶贼。"

朱七七忍不住道："金大哥可是被这恶贼们伤的？"

金无望道："他虽伤了我，自己也未必好受。"

朱七七道：“这究竟……”

她本想问：“这究竟是怎回事”，但瞧了沈浪一眼，立刻改口道：“究竟……说话伤神，金大哥你还是歇歇吧，慢慢再说。”

她竟将自己的性子压了下去，这的确是难得的事——她偷眼去瞧沈浪，只希望沈浪给他一丝赞许的微笑。

没有微笑，一丝微笑也没有，沈浪根本没瞧她。就连金无望也没有瞧她，这种被人轻视，被人冷淡的滋味，她简直不能忍受，但她却又不得不忍受。

只听金无望对沈浪道：“这件事，闷在心里，我更难受，你还是让我说出的好。”

沈浪含笑道：“金兄若是自觉可以说话，就说吧。”

金无望道：“我一路追来此地，嗅得肉香，闯入祠堂，哪知这祠堂却是个害人的陷阱，我一入祠堂便中计被擒。”

朱七七立刻瞧着沈浪笑道：“什么事都瞒不过沈浪，他嗅得肉香，立刻就知道……”

沈浪冷冷道：“少插嘴。”

本想讨好沈浪的朱七七，却讨来没趣，眼泪，又开始在她眼眶里打起转来了，她垂下头，不让金无望瞧见。

她心里发疼，脸上发烧，直过了半晌，才发觉金无望还在继续叙说着他那段历险的故事。

只听金无望道：“……那时我要穴被点，那恶贼已将我视为网中之鱼，俎上之肉，算准我已只有任凭他们宰割，是以在我面前说话，便毫无顾忌……那时我才知道王怜花这恶贼城府之深，党羽之众，竟非我所能想象。”

沈浪叹道：“此人委实聪明，只可惜反被聪明误了。”

金无望道：“到后来丐帮三老中那左公龙来了，这厮平日假仁假义，谁知竟也被王怜花收买，为的只不过是想登上帮主宝座而已。”

沈浪动容道：“徐若愚的秘密，果然又与王怜花有关。”

金无望奇道：“徐若愚，他又有何秘密。”

沈浪道：“他的秘密，想来便是丐帮的叛乱……”

当下将徐若愚如何前来，如何身死之事说了。

金无望默然半晌，道：“那日他与丐帮三老等四人，想必便是夜夜在这祠堂里，等到半夜时，想必便是王怜花那厮来了。”

沈浪笑道：“徐若愚自不知我已识得王怜花此人，见得他竟有这么大的阴谋，是以便急着要来通知于我。”

金无望道：“但他又怎知你在哪里？”

沈浪道：“在起先左公龙必将他当作心腹，我的行踪，自然是王怜花说出来的，他必是在一旁听到了。”

金无望道：“王怜花是何等厉害的角色，徐若愚当然想有所举动，又怎能逃得过他那一双恶毒的眼睛。”

沈浪道：“正是如此，他的行踪，显然早已被王怜花窥破，是以他还未寻着我，便已负伤，但不知怎地被他逃脱了追踪……”

朱七七忍不住道：“那时王怜花想必已到那山上密窟中去了，正忙着要害我们，是以徐若愚虽然负伤还能逃脱。”

语声微顿，又道：“他明知自己虽然逃脱，但必定仍有人追踪，自然躲躲藏藏，不到半夜三更，夜深人静时，便不敢来见我们。”

金无望笑道：“ 不想你近来分析也有如此明白。 ”

沈浪却冷冷道：“ 此刻我等正在研讨大局，此等枝节小事，何必费心去想——纵然说对了，于大局又有何助益，你还是少说话的好。 ”

朱七七正在高兴，哪知又是一盆冷水当头泼下，她简直担不住了，但又舍不得走，一走之后几时才能见到沈浪。

金无望暗然道：“ 不错，这确实是枝节小事，不管王怜花那时在哪里，此刻反正他总已来了，不管徐若愚那时是如何逃脱的，此刻反正他已……已故去了。 ”

沈浪仰首长叹道：“ 只可怜他拼了性命要来告诉我王怜花的秘密，却不知王怜花的阴谋我早已知道了，他……他死得当真冤枉。 ”

金元望沉声道：“ 人生在世，有些事是虽死也是要做的，至于做了此事是否有用，却是另外一件事了……徐若愚虽拼死做了这无用之事，但他为仁义而死，一生已可算是庶几无憾，他死得又有何冤枉。 ”

沈浪动容道：“ 金玉之言，小弟拜领。 ”

金无望叹道：“ 这些话我不过只是说说而已，你却时常在做，对于生死之事之看法，我委实远远不如你。 ”

沈浪道：“ 越不怕死的人，越不会死…… ”

金无望忽然哈哈一笑，道：“ 这才是金玉良言，世人不可不听，我金无望方才若是心存怕死，只怕早已活不到此刻了。 ”

沈浪道：“ 王怜花他…… ”

金无望显得极是兴奋，苍白的面颊也已泛出红晕。

他不等沈浪说话，便已截口道：“ 那时王怜花，金不换，左公龙……不论是谁，都已将我当做必死之人，不但百般凌辱于我，还当着我的面，计划如何害你的奸谋，我表面装做在强忍愤怒，其实，我暗中早已有了算计。 ”

沈浪笑道：“ 王怜花那双眼睛虽恶毒，只是却想必再也瞧不透你的心意……世上又有谁猜透你的心事？ ”

金无望道：“ 他虽能猜透我的心意，却再也想不到我那时非但悲愤，忍耐态度，乃是做作的，就连身子不能动，也有一半是假的。 ”

朱七七终于又忍不住道：“ 但……但你岂不是已被他点了穴道？ ”

金无望道：“ 那时骤出不意，他一指点来，我身子虽然不能闪避，但却在暗中运气挡了一挡，他那一指并未能点透我的穴道。 ”

沈浪道：“ 海内武功名师，若论运气之术，柴玉关昔日已可算是此中大家，经过黄山会后，他成就想必更是惊人，只是我却未想到，金兄竟也从他处得到此中窍诀，竟也能将一股真气，运用的这般如意、这般巧妙。 ”

金无望脸上露出一丝悲怆之色，道：“ 柴玉关此人是善是恶？姑且不论，但他却实有知人之明，用人之能，对门下之人，从无藏私。 ”

沈浪叹道：“ 一代枭雄，自有非常人所能及之处，若无过人之能，怎能行得出过人之恶……唉！不瞒你说，连我也急着一见其人之风采。 ”

金无望道：“ 但你岂非对他…… ”

沈浪道：“ 对他的恶毒行事，我虽痛恨，但对他的过人之智，过人之能，我却实在也有些钦佩之意。 ”

金无望默然半晌，显然不想再说这能令人佩服无比的一代枭雄不凡人物。

于是，他言归正题，道：“ 那时我虽已运气抵挡，但王怜花的指力，究

竟非同小可，我仍觉半身麻木，那时我若出手，实难挡得他一招。”

沈浪叹道，“王怜花，又何尝不是今日之枭雄。”

金无望接道：“我作出等死之态，一来好暗中运气复原，再来好听听他们的秘密，等他们猜你必定也要来时，我更想等你来后再出手。”

朱七七瞪大眼睛，忍不住又道：“王怜花真的猜出沈浪要来？”

沈浪道：“王怜花心计之灵，端的非凡，他算准你们必定会跟着那些丐帮叛徒的足迹而来，早已准备以恶计相待。”

朱七七叹道，“王怜花智计虽高，但沈浪……唉，这一点也早已被沈浪算出了……”说到这里，又偷偷去瞧沈浪。

沈浪冷冷道，“你不说话，没人当你哑巴。”

朱七七道：“我……我……再去添些柴。”

扭转身，奔到火堆前，“嗤”的，一滴眼泪，落入了烈焰。

金无望瞧她扭动的肩头，轻叹道：“可怜的孩子……”

沈浪却是面不改色，道：“后来如何？”

金无望道：“后来……唉，他们竟要在你到来之前，将我送至他处，于是我明知敌众我寡，也不得不出手了。”

沈浪环顾这祠堂中零乱的景象一眼，道：“想来，那必是一场惊心动魄的恶战。”

金无望道：“恶战，那何止恶战而已，那简直不是人类的交手，而是野兽的搏杀，以王怜花，金不换，左公龙三人的武功，我实难招架……”

他傲然一笑，接道：“但金不换那恶魔小丑，见我之面，已觉心寒，左公龙虽然久经战阵，却也被我杀气所惊，十成功夫，与我动手时也不过只有五，六成了，唯有王怜花……王怜花……唉，他委实是人中豺狼。”

沈浪道：“莫非他武功也和智计同样毒辣？”

金无望道：“此人武功所学之杂，招式之狠毒，固是实在惊人，最可怕的是，他心计之灵敏，更助长了他武功之凶焰。”

沈浪道：“此话怎讲？”

金无望道：“正因他武功傅杂，心计灵巧，是以你还未出手前，他已猜出你要使的是哪一招了，而且，他心与手之配合，如臂使指，就在那间不容发的那一刹那间，你还未出手，他已先出手封闭了你的招式。”

沈浪道：“他武功比之天法大师怎样？”

金无望道：“天法万万接不了他十二招。”

沈浪失声道：“竟有如此厉害。”

金无望冷笑道：“你心里必在怀疑，他武功既然如此厉害，我又怎能使他负伤。”

沈浪自然知道他的强傲，笑道：“小弟并无此意。”

金无望道：“如论武功，我实难伤他，但他可知道，与人动手时，最厉害的武功，便是那‘拼命’两字。”

“一夫拼命，万人难当。”这沈浪自是知道的。

金无望惨笑道：“我拼了这条右臂，方自伤了他一掌，只可惜我当时便已晕厥，竟伤得他怎样，我却也不知道了。”

沈浪道：“你那一掌，岂是血肉之躯所能抵挡，他伤势若是不重，又怎会容得我如此太太平平与你说话。”

金无望面上这才露出一丝笑容，道：“不错，只怕他伤势亦自不轻，竟

顾不得再害人了。”

沈浪凝目瞧了他半晌，长长叹息道：“但金兄你……你又何需如此？”

金无望瞠目道：“我怎样？我难道做的不对？”

沈浪叹道：“你如此对我，却教我于心怎安？”

金无望道：“对你，我何曾对你怎样了，此事本是我一时大意，才会中了他的暗算，与你又有何关系？”

沈浪道：“但你却不必出手的。”

金无望作色道：“胡说，我怎可不出手了。”

沈浪暗然道：“你那时若不出手，只是一走了之，他三人怎挡得住你，但你明知不敌，亦要出手，只是为了我……只要为了要叫他们无力再来害我。”

金无望冷笑道：“胡说，我金无望一生之中，只知有己，不知有人，何况我为你拼命，只怕你是在说梦话。”

沈浪道：“你外表虽然冷如坚冰，其实却心中如热火，你如此做作，只不过是为要我心安而已，是以……”

他伤痛的笑了笑，接道：“但是你却不知，你越是如此，我心里越是……唉，越是难受，我……我……”

金无望大声道：“你有何难受，你可怜我已是残废，是么……哼，金无望虽只剩下一只手，也要比那两只手的强胜千百倍，你信不信？”

沈浪道：“我……我……”

金无望叱道：“莫要说了怎地今日你也做出这般儿女态来，你数次救我性命，我都未曾言谢，你还在此噜嗦什么。”

沈浪突地大笑道：“对！区区一条手臂，在我等男子汉说来，又算得什么，一只手的金无望，端的要比两只手的王怜花强胜百倍。”

这两人一个还倒卧血泊中，重伤虽起，一个也是前途多难，忧患重重，但就在此时此刻，这两人却大笑起来。

朱七七虽背对他两人而立，他们的言语，却字字句句都已留在她心底，一时间，她早已泪流满腮。

但这却不是悲伤的泪，而是感动的泪——这样的好男儿，原来值得天下的女孩子为他们流泪的。

两人相对大笑，金无望只觉自己气力，已越来越充沛，奇迹般好得如此快，他自然高兴。

但忽然间，他发觉沈浪的笑声却越来越弱了。

于是，他也发觉沈浪的手，竟始终未曾离开过他的身子，竟一直在以自己的真气输送给他，难怪他重伤方愈，就能如此滔滔不绝的说话。

真气就是练武人的性命，就是练武人的精血，对于沈浪这样的人说来，原就将真气看得比什么都重。

然而，沈浪此刻却将这珍若性命之物，毫无啬吝输送给金无望，于是金无望强了，而他自己却弱了。金无望突然顿住笑声，厉声道：“快把手放开。”

沈浪笑道：“好……好……”

他委实也无力支持了，身子也不觉倚在那神案上。

这一切动静，都未逃过朱七七的耳目，她本想不管的，但是她的心头却突然跳了起来，她告诉自己：“这样的男子汉，我绝不能放弃，我若是放过了他，只怕再也找不着像他们这样的人了，永远也找不着了。”

“我绝不能放弃他，否则我必将悔恨，痛苦，无论他对我怎样，我也要争到他，受些委屈又有何妨呢……”

于是她自火上取下烤肉，扭转身，走回沈浪身旁。

烤肉，外皮已有焦了，但香气却更诱人。

朱七七柔声笑道：“你累了，吃些东西好么？”

沈浪正眼也不瞧，冷冷道：“拿开。”

朱七七道：“我已用银钗试过了，这肉是好的。”

沈浪道：“拿开。”

朱七七咬了咬嘴唇，道：“你若不吃这肉，附近想必有村镇，你想吃什么，我给你买去……金大哥，我想你也该吃东西了。”

沈浪道：“不用费心。”

朱七七道：“我……我只是想为你做件事，又……”

沈浪冷冷道：“你想为我作事么？好，为我做件事吧。”

朱七七喜道：“什么事？无论什么事，我都做。”

沈浪道：“请你走远些吧，走得越远越好，走得让我永远瞧不见你就算替我做了件好事了，我感激不尽。”

朱七七怔了一怔，面上又已满是眼泪，但仍笑道：“我……我……我……”

她瞧了瞧金无望，虽然有金无望在旁边，但她也不管了，她什么都不管了，她已决心牺牲一切，只为沈浪。

她咬了咬牙，接道，“我究竟做了些什么事让你生气，你说呀，我若真的错了，我以后一定会改，我什么都会改的。”

这些话，本是她死也不肯说出的，此刻竟说出了——说完了话，虽已忍不住抽泣失声，却又只得忍住。

这无声的悲泣，这带着笑的悲泣，当真含蓄了叙不尽的欢乐，叙不尽的真情，叙不尽的辛酸，叙不尽的委屈。

沈浪终于回过头，目光也终于凝注到她脸上。

她的脸，如梨花带雨。

但他的目光，却仍如铁一般冷，石一般硬。

这冰冷的目光，更使得朱七七整个人，整个心都颤抖了起来，她身子不由自主向后退，颤声道：“我究竟做错了什么……做错了什么……”

沈浪冷笑道：“你做错了什么，你自己不知道？若不是你，白飞飞怎会被掳走，若不是你，金大哥怎能变成如此模样？”

朱七七道：“这……这全都怪我……”

沈浪厉声道：“不怪你，怪谁？你若肯稍替别人想，你若有丝毫同情别人的心，这一切都不会发生了。”

朱七七泪如雨下，颤声道：“我……我……”

沈浪厉叱道：“你……你只是个又自私，又娇纵，又任性，又嫉妒的小恶妇，只要能使你自己快乐，别人事你便全都不放在心上……只要能使你自己快乐，就算将别人的心都割成碎片，你也不在乎！”

这些话，就像鞭子似的，一鞭鞭抽在朱七七身上，抽得她耳畔“翁翁”的响，终于仆地跌倒。

从小到大，从来没有人这么骂过她，此刻沈浪竟将她骂得整个人都呆住了，不住暗问自己：“我真是这样坏么……我真是这样坏么刹那间，熊猫儿，白飞飞，方千里，展英松……这些人的脸，都似已在她眼前摇动了起来。

这些人，都是曾经被她伤害过的，有些人被她伤害了面子，有些人被她伤害了自尊心，有些人为她伤了心。

“但我也是无意的呀，我绝未存心伤害过任何人。”

沈浪道：“不错，你并未有意伤过人，但这无意的害人，其实比有意还要可恶……你只将你自己当做人，别人都该尊重你，爱你，只有你高高在上，别人都该被你踩在脚下，你伤害别人，好像是应当的事。”

朱七七道：“没有……我绝没有这意思。”

沈浪道：“还说你没有。”

朱七七放声痛哭道：“好，你说我有，就算我有吧，但我……我还不懂事，什么都不懂，你难道就不能原谅我么？”

沈浪冷冷道：“办不到。”

朱七七手捶地，嘶声道：“许多做过错事的……做的事却比我更错，但你却原谅了他们，你……你为何就偏偏不能原谅我？”

沈浪道：“我原谅你的次数太多了。”

朱七七咬了咬牙挣扎着站起，挣扎着站在沈浪面前。

她忍住泪，咬牙道，“好，你不能原谅我，我也不求你原谅，你既已杀死过许多不能原谅的坏人，你也杀死我吧。”

沈浪冷冷道：“杀你，我也犯不着。”

朱七七道：“你……你好狠的心，我什么都不求你，只求能死在你手上，你连这都不答应，你难道竟不屑杀我。”

沈浪不再说话。

朱七七再次仆倒，痛哭道：“老天呀老天，你为何对我这么坏……再恶的恶人，至少还有死在沈浪手上的福气，而我……我……我现在本就不想活了，但是……但是我……我竟连死在他手上的福气都没有。”

沈浪闭上了眼睛，金无望早已闭上了眼睛。

世上没有任何言语，能形容朱七七此刻的感情。

她恨，她恨自己，也恨沈浪。

她虽然恨，却又无可奈何。

突然间，她一跃而起，发疯似的，将地上可以拾起来的任何东西，都拾起了，摔在沈浪身上。

她疯狂的嘶呼着道：“我恨你……恨死你，一辈子都恨你……”

她疯狂般转身奔了出去。

沈浪张开了眼，却仍动也不动，宛如老僧入定。

金无望也张开了眼，静静地凝注着他。

良久，沈浪终于笑了笑道：“我……”

金无望道：“你的心，难道是铁石铸成？”

沈浪笑容里有些凄凉之意，喃喃道：“我的心……谁知道我的心……”

金无望道：“你怎忍如此对她？”

沈浪道：“我又该如何对她。”

金无望默然，过了半晌，缓缓道：“她难道真的不可原谅？”

沈浪道：“她难道可以原谅？”

金无望叹道：“就算她不可原谅，你也该原谅她的。”

沈浪道：“为什么？”

金无望目光凝注着那灰黯的屋顶，缓缓道：“到了你像我这样的年纪时，

你就会知道，世上的美女虽多，但要找一个爱你如此之深的，却不容易……太不容易。”

他倏然收回目光，目注沈浪，接道：“你总该承认，她确是真心爱你的，你总该承认，她做事确无恶心，你对别人都那般宽厚，为何对她却不？”

沈浪垂下眼帘，亦自默然半晌，缓缓道：“我对别人都能宽厚，但却不能对她宽厚……”

金无望怔了半晌，终于颔首叹道：“不错，你对别人都宽厚，对她却不能。”

两人许久没有说话，都在沉思着——他们究竟在思索着一些什么？是否在思索着人与人之间微妙复杂的关系。

然后，沈浪又道：“别人，也都可原谅她，但我却不能。”

这一次，金无望未再思索。他立刻就颔首道：“不错，别人都可以原谅她，但你却不能……别人的责任只有他自己，只要对自己尽责，便可交待了，所以纵有一些情感的困扰也不妨，但你……唉，你肩上的责任却太重……太重了。”

沈浪抬起头，黯然笑道：“还是金兄知我。”

金无望道：“只有一个知道，不太少么？”

沈浪缓缓道：“人生得一知己，也就足够了。”

火堆烧得正烈，祠堂里开始温暖了起来——却不知是火造成的，还是这友情造成的温暖？

又过了许久……

沈浪道：“无论如何，但愿她……”

金无望道：“无论如何，但愿她……”

两同时说话，说出了同样的七个字，又同时闭口，只因两人都已知道，他们要说的话，本是一样的。

“无论如何，但愿她能活得平安幸福。”

这真诚的祝福，朱七七早已听不到了。

她此刻已奔出了多远，她自己也不知道。

总之，那必定已是很远很远一段路了。

她的脸，开始被风刮疼，然后，变成麻木，此刻，却又疼痛起来，像是有许多蚂蚁在咬着。

她的泪，已流干，她的脚，已变得有千斤般重。

好了，前面就有屋宇。

她加急脚步，奔过去——此刻，人类的本能，已使她忘记一切悲哀，她所想的，只有一碗热汤，一张床。

但前面没有屋宇，也没有热汤，更没有床。

屋宇的影子，其实只是座坟墓。

显然这座富贵人家的坟墓，建造得十分堂皇。

朱七七的心，又沉落了下去，宛如沉落在水底——又是是失望，失望……为什么她总是失望？

她将身子蜷曲在墓碑后——只有这里是四下唯一挡风之处，她脱下靴子，用力搓着她的足趾……

但，突然，她的手停顿了。

在奔路时，她什么也未想，此刻，千万种思潮，又泛起在她心头，她爱，

她恨，爱得发狂，恨得发狂。
“为什么别人都好，对我如此无情？”
她恨沈浪。
“为什么别人都对我那么好，我反而对他们不理不睬，而沈浪对我这么坏，我反而忘不了他？”
她恨自己。
她的心乱成一团，乱如麻……但，突然，所有紊乱的思潮都停顿了，一个声音，钻入她耳朵。
是人说话的声音。
但这声音却是自坟墓中发出来的。
千真万确，每个字都是自坟墓中发出来的。
坟墓中竟会发出声音，难道死人也会说话？
朱七七吓得整个人都凉了。
但她虽是女子，究竟和别的女子不同，江湖中的风风浪浪，她经历得太多了，她立刻就想到——
“这坟墓只怕又是什么秘密帮会的秘密巢穴。”
她目光正在四下搜索，已听到那墓碑下传来一阵脚步声。
有人要自坟墓里走出来了。
朱七七方才虽已全无气力，此刻却一跃而起——这是人类的本能潜力，她一跃而起，掠出丈余。
丈余外有个石翁仲。
她躲到石翁仲后，仍忍不住偷眼往外瞧。
只见那墓碑已开始转动，露同了个地洞，然后，地洞中露出一个头来……两个头，两个人自地洞中钻出。
这是两个穿着羊皮袄的大汉，虽然在冰天雪地中，两个人仍是挺胸凸腹，显得如熊一般的神气。
先出来的一人，四下瞧了瞧——他自然想不到这里还会有人，瞧得自然很马虎，只不过是对自己交待交待而已。
后出来的一人，瞧也未瞧，便又去推那墓碑——他气力显然不小，那墓碑被他一推，便又复原了。
于是两人大步走下墓碑前的石阶，口中却在嘟嘟囔囔。
其中一人道：“这残废是什么东西，派头倒不小，这么样的天，还要咱们跑几十里地去为他配药，这不是成心折磨人么？”
另一人道：“王老大，你也莫埋怨了，不管他是谁，总之和咱们头儿的交情不浅，否则头儿又怎会带他到这里来？”
王老大道：“哼，若不瞧这个，我会听他的？”
那人笑道：“不管怎样，反正咱们整天躲在里面，虽然有酒有女人，也觉得闷的慌，乘这机会出来走走也好。”
王老大敞笑道：“对，咱们就乘机去逛他个半天，反正瞧那残废的模样，就算不吃药，也是死不了的。”
两人说说笑笑，走得远了。
朱七七直等他们身影完全瞧不见，方自走出，也不知是有意是无意，也走到墓碑前，伸手一推。
她若不动这墓碑，倒也罢了，哪知她也一推就动，这一动之下，她的一

生生命又改变了。

墓碑一动，朱七七心也动了起来。

“这究竟是什么人的秘窟？那‘残废’是谁？那‘头儿’又是谁？将秘窟造在坟墓里，八成不是好人，我得去瞧瞧。”

她天生就是好事的劣根性，没有事也要找些事做，又何况她此刻遇着的又确是十分离奇诡秘之事？

常言道：“江山易改，本性难移。”

虽在如此情况下，她脾气还是改不了。

墓碑一移开，地洞方露出，她就要往里走。

“但是……不对，这是什么人的秘密，这是好人坏人，与我又有何关？我为何要多事？难怪沈浪说我……”

她本已要转身，但想到沈浪，她的心又变了。

“沈浪，我为何直到此刻还要听他的话，反正我已不想活了，就算进去遇险又算得什么？”

她跺了跺脚，立下决心。

“我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准也别想管我。”

她终于钻了进去。

天下所有秘窟，所有的地道，差不多全是一样的——阴森，黝黯，带着股令人头晕的霉湿气。

这地道比较特别一点的是，既无人防守，也无机关，这或许是因为这地方实在太秘密了，别人根本不会找进来，所以根本无需防守，也或许是因为这墓里的主人自视极高，根本就未将别人放在心朱七七也不管这究竟是为什么，阖起墓碑，就往里走。有十多级石阶通下去。

然后，就是间小厅，布置得竟也和普通富贵人家的客厅差不了多少。

朱七七探首一瞧，厅里没有人。

她居然就这样走了进去，她根本不怕被人瞧见——她现在实已有种自暴自弃，只觉被人发觉了最好。

厅的前面，有扇门，朱七七笔直走了过去。

就在这里，门里有笑语声传了出来。

“公子你想得端的周到，生怕你属下在这里闷得慌，还找来两位娇滴滴的大姑娘陪着，真是好极妙极。”

朱七七身子陡然一震，脚步立刻停了。

这竟是金不换的笑声，这恶贼，怎会在这。

只听另一人道：“金兄有所不知，公子处处替人着想，才能成得了大事，此地若非如此享受，又有谁心甘情愿的呆在这里。”

这语声也很熟，很熟……是谁呢？

朱七七想了想，终于恍然：“这是左公龙。”

金不换笑道，“不错，别人若不心甘情愿，纵然无奈呆在这里，却也会偷偷溜出去，这么一来，却用鞭子也赶不出去了。”

一人笑道：“但如今却便宜了你，小玲，还不倒酒？”

这下赫然竟是王怜花的声音。

但奇怪的是，王怜花此刻的声音，竟是有气无力，而且说完了一句话，就不住喘气，不住咳嗽。

朱七七一颗心，又几乎要跳了出来。

她站在那里，退也不是，进也不是。

门，是关着的。

但门底下却有一条空隙，有灯光透出来。

朱七七呆了半晌，咬了咬牙，走到门口，蹲下身子，俯下头，用一只眼睛，向那条缝里瞧进去——

只见里面屋子中央，是个火烧得正旺的铜火盆，火盆边有张摆满酒菜的桌子，金不换和左公龙就坐在那里。

有个穿着一身红衣裳，虽蓬着头发，但脸上却打扮的妖妖娆娆的女子，正在火盆边弄火，那腰就和蛇似的。

另一个穿绿衣服的女子，却坐在金不换怀里，脸上红馥馥，却带着笑，但一双水淋淋的眼睛里却充满了厌恶之色。

王怜花呢？

朱七七瞧了一圈，才瞧见王怜花，他此刻正倒卧在一张虎皮榻上，那张俊俏的脸，苍白得有如死人一般。

金无望说的不错，这恶魔果然已受了伤。

就连左公龙，金不换，似也负伤，左公龙右臂已被包扎，用根布带吊在脖子上，伤得也像不轻。

金不换伤得却显然不重，此刻又吃又喝，还不忘时常去欺负欺负坐在他怀里那可怜的女孩子。

但他却又为何偏偏要别人去为他配药——那两个穿着羊皮袄的大汉，口中骂的“残废”自然就是他了。

朱七七再也想不到自己误打误撞竟又撞入王怜花的秘窟，人世间的遇合，为什么时常都如此离奇凑巧？”

屋子里最失意的是王怜花，最得意的自然是金不换，金不换大笑大嚷，王怜花却连说话的气力都没有。

他似乎很疲倦，很想睡，但金不换却让他睡不着。

金不换索性将那水蛇腰的红衣姑娘，也拉了过去，左拥右抱，那两个女孩子嘴里吃吃的笑，心里偷偷的骂。

不但朱七七瞧得又气又恨，就连左公龙也似瞧不过了。

左公龙道：“金兄倒开心的很。”

金不换大笑道：“我正是开心的很，有这么标致的大姑娘在身旁，怎会不开心……来，小玲，让你金大爷亲一亲。”

左公龙冷冷道：“在经过方才那种事后，金兄还能开心，这倒当真不容易。”

金不换道：“方才之事……嘿嘿，那可不早已过了，金无望那厮，眼见也是活不成了，咱们还不该开心？”

左公龙冷笑道：“金兄那里若是再补金无望一刀，他倒当真活不成了，只可惜……金兄那时走得却太匆忙了些。”

金不换嘻嘻笑道：“我走得匆忙，左兄难道走的不匆忙么？小弟瞧见王公子受伤不敢再留在那里，左兄难道不是么？”左公龙面上一阵青，一阵白，再也说不出话来。

金不换却大笑道：“事过境迁，左兄也该开心才是……小芳，快站起来唱个曲儿给你左大爷解解闷。”

那绿衣姑娘低着头，道：“我不会唱。”

金不换道：“ 你娘的，干这行连曲儿都不会唱。 ”

水蛇腰小玲赔笑道：“ 她真的不会，我来侍候大爷们一段吧。 ”

金不换道：“ 谁要你唱，小芳，你不会唱就侍候大爷一段舞……你娘的，连舞都不会，随便动动手动动脚不就成了么。 ”

那小芳嘟着嘴站了起来，挥挥手，抬抬腿，就像大头人似的，小玲赶紧赔着笑，唱了起来。

“ 豆莞花开三月三，一个虫儿往里钻，钻了半日，钻不进去，爬到花儿上打秋十，肉儿小心肝，我不开了，你怎么钻？ ”

金不换拍掌大笑道：“ 肉儿小心肝，你不开了我也要钻，瞧你怎么办…… ”

左公龙皱眉道：“ 公子还得安歇，金兄也歇歇吧。 ”

金不换笑道：“ 公子么……嘿嘿，反正他也活不长了，乘着还有一口气的时候，瞧瞧乐子，有何不好。 ”

这句话说将出来，门里外，六个人俱都大吃一惊。

左公龙面色大变，呐呐道：“ 金……金兄莫……非在说笑。 ”

金不换道：“ 小弟从来不说笑的。 ”

王怜花笑道：“ 金兄怎知小弟活不长了？ ”

他虽然装作若无其事，其实面色也有些变了。

金不换道：“ 我自然知道。 ”

左公龙道：“ 公子虽然中了金无望一掌，但那厮的掌力，又怎伤得了公子，不出七日，公子便可复原了。 ”

金不换道：“ 我却说他活不过今日。 ”

左公龙失色道：“ 你……疯了，胡说八道。 ”

金不换道：“ 我说他活不过今日，你可敢和我打赌么？ ”

王怜花咯咯笑道：“ 不想小弟的死期，金兄倒知道了，只可惜小弟这里什么都准备得有，就是来准备棺材。 ”

金不换道：“ 那也无妨，等你死了后，就将你尸身，送到仁义庄，那仁义庄中，自然会为你准备棺材的。 ”

他说得虽然平平淡淡，就好像这本是天经地义之事，但左公龙却听得脸黄了，呐呐的道：“ 金兄你这是什么意思？ ”

金不换道：“ 我这是什么意思，你还不知道？ ”

灯光下，只见他满面俱是狞笑，剩下的那双色迷迷的眼睛里，此刻却散发着一股狼一般的光芒。

左公龙机伶伶打了寒噤道：“ 小弟……不知。 ”

第二〇章　罪大恶之极

左公龙并非畏惧金不换的武功，只因他方才已见过金不换动手，金不换的武功，并未见能比他强胜许多。他们畏惧的只是金不换面目上此刻流露出的狞笑，这狞笑竟使得金不换本极猥琐的面容，突然有了种慑人之力。

左公龙并不是好人，他所遇见的坏人也比好人多的多，但是，他却从没有看见比金不换更坏的人。

他从没有见过这种令人心惊胆战的狞笑。

只见金不换已缓缓站了起来，缓缓向王怜花走了过去，他嘴里仍咀嚼着王怜花请他吃的肉，手里仍拿着王怜花请他喝的酒。

杯中的酒，盛得极满，他歪歪斜斜的走着，每一步，杯子里的酒，就会溅出一滴，就像是血一样滴出来。

他目中的恶毒之意，也就像杯中的酒一样，已快要溅出来了，这对眼睛，此刻正瞬也不瞬的望着王怜花。

王怜花脸更白了，强笑道：“你要怎样？”

金不换道：“就算左公龙不知道我要怎样，难道你也不知道？”

王怜花道：“我虽知道，却有些不懂。”

金不换嘻嘻笑道：“你有何不懂？”

王怜花道：“你要杀我，是么？”

金不换大笑道：“好孩子，果然聪明。”

王怜花道：“但你我已是盟友，你为何要杀我？”

金不换重重在地上啐了一口，狞笑道：“盟友，盟友值多少钱一斤？有奶就是娘，姓金的一辈子可没交过一个朋友，谁若要交姓金的朋友，他也准是瞎了眼。”

王怜花道：“但你昔日……”

金不换冷笑道：“昔日我瞧你还有两下子，跟着你总有些好处，所以才交你，但你此刻却像个死狗似的躺着不能动了，谁还交你？”

王怜花道：“我此刻虽然在无意中受伤，但这伤不久就会好的，我势力遍布十三省，属下至少也有千人，只要你还愿意交我这个朋友，等我好起来，于你岂非大有帮助，你是个聪明人，难道连这点都想不透。”

躲在门外的朱七七，瞧见王怜花在这生死一线的关头中，居然仍然面不改色，侃侃而言，心里倒不觉有些佩服。

只听金不换道：“不错，等你起来，我还可啃你这根肉骨头，但一来我已等不及了，二来，我此刻宰了你，好处更多。”

他咯咯一笑，接道：“姓金的做事，从来不问别的，只问哪件事好处多，就做哪件。只要有好处，叫我替别人擦屁股都没关系。”

王怜花道：“你此刻杀了我又有何好处？”

金不换道：“好处可多着呢，你要听？”

王怜花道：“我倒想听听。”

金不换道：“第一，我此刻宰了你，就可将你自朱七七那里骗来的东西，据为已有，那一大堆黄澄澄的金子，也就是我的了。”

王怜花吸了口气道：“原来此事你也知道。”

金不换道：“第二，你此刻已是有身价的人，我宰了你，不但可到仁义庄去领花红，还可博得他们赞我一声义士，我名利兼收，何乐不为……就算

沈浪，他最恨的是你，而不是我，我若宰了你，他也会拍拍我的肩膀，夸我一声：好朋友……你莫忘记，金无望也是际动手杀死的。”王怜花苦笑道：“好……好……好！”金不换大笑道：“当然好！连你也佩服我了，是么？”

王怜花道，“但你莫要忘记，我属下好手如云，家母更是天下第一高手，你若杀了我，他们怎肯放得过你？”

金不换道：“我此刻杀了你，有谁知道。”

王怜花道：“你既要去仁义庄……”

金不换道：“这个你尽管放心，仁义庄对于前去领取花红之人，从来守口如瓶，否则还有谁肯为了些许银子前去惹麻烦。”

王怜花眼角一瞟左公龙，道：“还有左帮主。”

他故意将“帮主”两字，说得极响，本已倒在椅子上不能动的左公龙，听到“帮主”两字身子果然一震。

王怜花若是死了，还有谁能将他扶上帮主宝座。

这“帮主”两字就像是火种，立刻就将他心中的贪欲之火燃了起来，烧得他几乎已完全忘记畏惧。

他一跃而起，大喝道：“不错，无论谁想加害王公子，我左公龙部万万不会坐视。”

他吼声虽响，金不换却不理他，只是冷冷道：“左公龙若是聪明的，此刻便该乖乖的坐在那里，你若已变成死人，对他还有何好处？他若不动，好处多少总有些的。”

王怜花道：“他……他若……”

金不换冷笑道：“他若不聪明我就连他一齐宰了，死人是永远不会说话的，他若不服，还想斗一斗……”

他猛然转身目注左公龙，接道：“也不妨拿他剩下的那只手来试试。”

左公龙瞧了瞧自己受伤的手，“噗”地，又坐了回去。

金不换哈哈大笑，将杯中酒一饮而尽，手一提，“当啷”一声，那只白花花的酒杯，也被他摔得粉碎。

小玲与小芳本已吓得躲在一角，此刻小玲突的挺胸站了起来，轻轻一拧小芳的粉颊笑道：“你瞧，都是你小妞若得金大爷生气，还不快去给金大爷赔个礼，让金大爷消消气。”

这老资格的风尘女子，不但果然有一套，而且见的多了，胆子可真不小，竟敢在此刻挺身而出。

她倒并不是要救王怜花，她只知道王怜花若死她也活不了，王怜花虽明知如此，仍不禁感激的瞧了她一眼。

只见她拉着小芳的小手，一扭一扭的走到金不换面前，将小芳娇娇怯怯的身子，整个推进金不换怀里。

她自己也腻在金不换身上，勾住他的脖子，吃吃笑道：“金大爷，莫要生气了，让我姐妹两个侍候你，保险你……”突然压低声音，在金不换耳边轻轻的说。

金不换扭扭她的胸膛又，又拧拧小芳的身子，笑道：“两个骚蹄子，肉倒不少，大爷少不得要宰宰你们。”

小玲眼睛似已将滴出水来，腻声道：“要宰现在就宰吧，我已等不及了，后面就有屋子，还有张好大好大的床，铺着雪白的床单。”

金不换狞笑道：“好。”

突然扬起手，拍，拍两掌，将两个娇滴滴的大姑娘打得飞了出去，白生生的脸上早已多了五只红红的指印。

小玲捂着脸，道：“你……你……”

金不换大笑道：“臭婊子，你当老子是什么人，会上你的当，像你这种臭婊子，老子见多了，没有三千，也有八百。”

小玲突也放声大骂道：“臭瞎子，臭残废，老娘有哪只眼睛瞧得上你，你连替老娘洗……”她索性豁出去了，什么话都骂了出来。

哪知金不换却大笑道：“好，骂得好，少时你也得像这样骂，骂得越凶，老子越痛快，老子就喜欢办事的时候被人骂。”

朱七七只听得一阵恶心，左公龙也想掩起耳朵。

王怜花却叹道：“像你这样的人，天下倒的确少见的人，王怜花今日能栽在你这种人手上，也算不太冤枉了。”

金不换：“你倒识货。”

他狞笑一声，接道：“但你此刻想必也后悔的很，后悔为何不肯将丐帮弟子带来，后悔为何要叫你那两个心腹去为我抓药。”

王怜花轻轻叹了口气，道：“我不但后悔，还可惜的很。”

金不换道：“只可惜这样的人才，也活不长了。”

金不换怔了一怔，大笑道，“莫非你已骇糊涂了么？要死的是你，不是我。”

王怜花微微一笑，道：“不错，我要死了，你也差不多。”

金不换大喝道：“放屁！”

王怜花柔声道：“金兄，你虽是世人中最最卑鄙，无耻，险恶，狡猾的人，但在下比起你来，也未见好许多。”

金不换狞笑道：“但你还是要上当。”

他虽然仍在狞笑，但那只独眼里已闪起疑畏之光。

王怜花道：“我虽然上了金兄的当，但金兄也上了在下的当，金兄才饮下的美酒里，已有了在下的穿肠毒药。”

金不换身子一震，如被雷击，整个人都呆住了。

他呆了半晌，满头大汗，涔涔而落，颤声道：“你……你骗我……哈哈，你骗我的，酒中若真的有毒，我……我为何直到此刻还全无感觉？”

他又笑了，但这笑声比哭还要难听。

王怜花道：“那毒药到七日才会发作。天下只有在下一人能救，金兄此刻若杀了在下，七日之后，只怕……”

金不换整个人都跳了起来，大吼道：“你骗我……你休想骗得了我，老子此刻偏偏就宰了你。”

王怜花道：“金兄若不信，请，请，此刻就请动手。”

金不换冲了过去，举起手掌——

但这只举起的手掌，却再也不敢劈下。

王怜花微笑道：“金兄为何不动手？”

金不换举起的手一扬，但却是掴在他自己的脸上。

他一连打了自己几个耳光，大骂道：“都是你这张嘴，为何要贪吃？打死你，打死你。”

王怜花笑道：“轻些，轻些，金兄又何苦打疼自己。”

金不换突的扑地跪下，颤声道：“王公子，大人不见小人过，你就饶了

我吧，我方才只是……只是闹着玩的，王公子，你伸手解了我的毒，我一辈子感激不尽。”

王怜花笑道：“你要我救你，好，但却要等七日。”

金不换嘶声道：“但七日后你的伤就可好了。”

王怜花含笑道：“不错。”

金不换反手抹汗，道：“你……你的伤好了，怎会放过我。”

王怜花道：“会的，但信不信，却得由你了。”

金不换叩首道：“七天，在下等不及了，就请王公子现在……”

王怜花大笑道：“我现在若救你，我可活不成了。”

金不换突又大喝道：“我好言求你，是给你面子，你此刻已落在我手上，乖乖地替老子解毒便罢，否则……”

王怜花微微笑道：“否则又怎样”，我若救你必定是死，不救你还有活命的希望，你若换了我，又当怎办？”

金不换呆在当地——跪在当地，真的不知该怎么办，他既不敢此刻便杀王怜花，也不敢等到七日之后。

他虽然用尽各种方法，怎奈王怜花全不买帐，若说你方才比老虎要威风，此刻他实比老鼠还要可怜。

这一切自都落在朱七七眼中，只瞧她忽而惊奇，忽而恶心，忽而愤怒，忽又觉得好笑。

她暗暗忖道：“金不换这厮心肠之毒，脸皮之厚，当是天下无双，他正在发威之时，居然还能跪得下来，已跪在那里，居然还能发威……唉，天下虽大，但除了他之外，这种事只怕再也没有第二个人能做得出了。”

但若说金不换是狐狸，王怜花便是豺狼，若说金不换乃是恶魔，王怜花便是魔王了。

“这魔王如今躺在床上，我便在他门外，这是何等样的机会，这机会我若不知好好把握，简直该打我耳光。”

只听王怜花笑道：“金兄你前居而后恭？跪在那里，在下也担当左公龙赶紧赔笑道：“是，是，王公子说的是。你……”金不换狞笑道：“我怎样，你此刻讨的什么好，卖的什么乖？你莫忘了，你方才也未做好人，王怜花就会随便饶了你。”左公龙抹汗道：“我……我方才只是被你胁从。”金不换道：“你也莫忘了，你此刻性命，也还捏在我手中，我随时高兴，随时都可将你这条小命拿来玩玩。”左公龙汗出如雨，嘎声道，“我……我……”突然间“砰”的一声，门已被撞开。一个人飞也似扑了进来，直扑金不换。金不换大惊转身，失声道，“朱七七，是你。”朱七七咯咯笑道：“你还想逃么，沈浪……沈浪，他们都在这里。你快来呀。”

说话之间，她出手如风已攻出数掌。金不换见她来，虽然吃惊，又有些欢喜、正觉她是送到口的肥羊，正要施展手脚，将她活活拿下。但一听到沈浪的名字，他的手立刻就软了。“不错朱七七既来了，沈浪哪里会远？”朱七七大喝道：“金不换，你莫逃……莫要逃。”金不换喃喃道：“不逃的是孙子。”他什么也顾不得了，虚晃一掌，夺门而出——这石室中还另有一扇门户，想见也有道路通向墓外。朱七七道：“左公龙，他逃了，你不准逃。”左公龙暗道：“你逃了，我为何不逃，我又不是呆子。”心念一转，脚底抹油，逃得比金不换还快。朱七七大嚷道：“有种的莫逃，你们逃不掉的。”她嘴里大呼大叫，脚下可没移动半分——她嘴里虽叫人家莫逃，心里却希望

他们逃得越快越好。王怜花瞧见朱七七闯入，听她呼唤沈浪，也是立刻面无人色，但此刻他瞧见朱七七如此模样，嘴角突然泛起笑容。

朱七七还在呼喝道：“沈浪，他们从那边逃了，快追。”

王怜花突然大声道：“王怜花还未逃，咱莫要追赶。”

朱七七先是一怔，立刻发觉他这原来是在学沈浪说话，好在外面还未逃远的金不换听了，再也不敢回来。

这时王怜花已压低声音，笑道：“多谢姑娘，前来相救。”

朱七七回身叱道：“你住嘴。”

王怜花道：“沈相公怎地未来？”

朱七七道：“你怎知他未来，他就在外面。”

王怜花笑道：“沈相公若在门外，姑娘你就会故意要将他们骇走了……在下也就不会帮着姑娘将他们骇走了。”

朱七七道：“你倒是什么都知道。”

王怜花道：“察言观色，在下一向擅长。”

朱七七冷笑道：“就算沈浪未来，又怎的，凭我一个人难道对付不了你？”

王怜花道：“在下此刻已是手无缚鸡之力，姑娘自然……”

朱七七道：“既是如此，你高兴什么？你以为我是来救你的么？哼，我只是不愿让你落在别人的手上而已。”

王怜花笑道：“自然，自然。”

朱七七道：“你方才还可以威胁金不换，叫他不敢向你下手，但你此刻落在我手上可比方才还要惨的多了。”

王怜花笑道：“姑娘此刻就算杀死我，我也是高兴的，让姑娘这样的天仙美人杀死，总比落在那独眼残废……”

朱七七冷笑道：“你若认为落在我手上舒服，你是错了，金不换是最多不过宰了你，但我……我却要慢慢折磨你。”

她想起王怜花对她做的种种可恶之事，当真是恨上心头，一步窜过去，顺手就给了他三个耳刮子。

王怜花笑道：“能被姑娘这样的纤纤玉手打上几下，也算是三生有幸，姑娘若不嫌手疼，不妨再打几下。”

朱七七道：“真的么，好。”

话未说完，反手又是五、六个耳括子。

王怜花笑道：“打的好，打的好。”

朱七七道：“打的好就再打。”

这七、八个耳括子打了下去，王怜花一张苍白的面孔，已变做猪肝颜色，看来也像是突然胖了许多。

朱七七笑道：“打的好不好，你还要不要再打。”

王怜花道：“你……你……”

他的脸此刻就好像被火烧着了似的，那些油腔滑调，此时此刻，他委实再也说不出来了。

小玲与小芳瞧得睁大眼睛，再也想不到如此甜美娇俏的少女，竟如此狠得下心，手段竟如此毒辣。

朱七七冷笑道：“你不说话，好，我再打。”

她虽未使出真力，但下手却是又快又重。

王怜花终于叹道：“姑娘何时变得如此狠心了。”

朱七七道：“打得冤不冤？”
王怜花道：“不冤，不冤。”
朱七七道：“你若以为我还是昔日的朱七七，你就错了，告诉你，我已变了，从头到脚，每分每寸都变了。”
王怜花道：“姑娘莫非是受了什么人的气……”
他话未说完，脸上又着了两掌。
朱七七冷笑道：“你若敢再胡言乱语，我就先割下你一只耳朵，你信不信，哼，我要你知道，朱七七可再也不是好欺负的人。”
王怜花只得道：“是，是。”
朱七七道：“你还记不记得，那日我被你骗得好苦？”
王怜花道：“记得……不记得……唉，姑娘，昔日之事，还提它作甚。”
朱七七道：“不提？哼！我一辈子也不会忘记，老天有眼今日你落在我手中，你……你……你有什么话说。”
王怜花叹道：“在下无话可说，姑娘要我怎样，我就怎样。”
朱七七道：“好，先拿来。”
王怜花道：“什……什么？”
朱七七怒道：“你还装蒜，骗去我的东西，先还我。”
王怜花苦笑道：“是是，但凭姑娘吩咐。”
他受伤果然不轻，费了多少气力，才将那一对耳环取出，朱七七一把夺了过来。冷笑道：“王怜花呀，王怜花，想不到你也有今日。”
王怜花苦笑道：“姑娘还有何吩咐？”
朱七七却不答话，手抚云鬓，来回踱了儿圈。
她走到西，王怜花的眼睛便跟到西，她走到东，王怜花的眼睛就跟到东，他一心想要瞧破她的心意。
那小玲不知何时端来张凳子，赔笑道：“姑娘莫生气，先坐下来歇歇，就算王公子对你负了心，那他……”
朱七七怒道：“放屁，他对我负心？哼，他还不配，你好生在旁站着，我也不会难为你，你若多事，哼！”
小玲赔笑道：“是，是，我绝不多事。”
她自己是女人，她知道女人若是狠起心来，可比男人还要狠的多，果然不敢再说一句话，乖乖的退开去了。
王怜花心念一动，突然道：“男人负心，最是可恶，姑娘若要找人帮着姑娘去对付负心的男人，在下可是再也恰当不过。”
朱七七道：“你住嘴。”
她虽然想装出凶狠的模样，但眼圈儿不觉红了——王怜花几句话，确实说入了她心眼儿里。
王怜花暗暗欢喜，知道朱七七暂时是绝不会向他出手的了，只要此刻不出手，日后总有法子。
他的法子的确多的是。
只见朱七七又踱了两圈，突然出手点了王怜花两处穴道，用棉被将他一包，竟扛着他往外走。
小玲道：“姑……姑娘，你要将王公子带去哪里？”
朱七七冷笑道：“若是有人回来问你，你就说王怜花被朱七七姑娘带走了，若有人要来找他，我就先要他的命。”

小玲转了转眼波，突也笑道：“有人回来，只怕我们也早就走了……”放低声音道：“幸好他两人的银子，还都在这里。”

雪，又在落着。

王怜花道：“风尘中的女子，真不可信……”

朱七七冷笑道：“江湖中的男子，就可相信？”

王怜花笑道：“对，对，男人也不是好东西。”

朱七七道：“哼，我倒是第一次听你说人话。”

她虽然轻功不弱，但肩上扛着个大男人，究竟行走不便——被她扛在肩上的王怜花，那滋味自更难受。

王怜花忍不住道：“姑娘要将在下带到哪里？”

朱七七道：“这里说话施令的人，只有一个，就是我，知道么？无论我将你带到哪里，还是闭着嘴的好。”

王怜花苦笑道：“遵命。”

朱七七放眼四望，四下不见人烟，她心里不禁也有些着争，背着个大男人四处走，总不是事。

好容易走到一处，见地下车辙往来，似已走上了大道，要知道路也被积雪所没，根本难以分辨。

朱七七在枯树旁，寻了块石头坐下来，却将王怜花抛在雪地里，她若非对王怜花已恨之入骨，委实也狠不下这个心。

王怜花端的是好角色，竟然逆来顺受，非但一声不响，反而面带笑容，虽是面目早已冻僵了，笑得实在难看的很。

过了半晌，一辆大车，远远驶到近前。

朱七七吆喝一声，走得本不快的大车，缓缓停下，赶车的还未说话，车厢里已探出个头来，道：“快走快走，这辆车是包下的，不搭便客。”

朱七七话也不说，一把拉开了车门。

只见车厢里坐着三个买卖打扮的汉子，有一个仿佛还眼熟的很，但朱七七也未细看，厉叱道：“下来，全给我下来。”

一个脸圆圆的汉子吃惊道：“下去，凭什么下去？”

朱七七道：“你们遇着强盗了，知道么？”

那圆脸汉子失色道：“强……强盗在哪里？”

朱七七道：“我就是强盗。”

瞧见那汉子腰里还挂着口单刀，朱七七手一伸，“呛”的，将单刀抽了出来，在膝上一拗，单刀折为两段。

那三个汉子瞧得脸都青了，再也不说话，跌跌撞撞，走了下来，朱七七将王怜花往车上一抛，道：“赶车的，走。”

那赶车的也被骇糊涂了，吃吃道：“姑……姑娘，大王，去哪里？”

朱七七道：“往前面走就是，到了我自会告诉你。”

于是车马前行，却将那三条汉子抛在风雪里。

王怜花笑道：“大王……不想姑娘竟变做大王了。”

朱七七板着脸，不理他。

其实她想起方才自己的所做所为，也不觉有些好笑，就在半天前，她做梦也想不到自己会做出这样的事来的。

半天前，沈浪还在她身旁。

她想起沈浪，沈浪若是瞧见她做出这样的事，不知会怎么样，他面上的

表情，必定好笑的很。

但沈浪此刻在哪里？他又怎会瞧见自己？

一时间，朱七七忽悲忽喜，又不禁柔肠百转。

“无论如何，王怜花此刻总已落在我手中，他是个聪明人，既然落在我手里中，必定会听我的话的。有了他，我必定可以做出一些令沈浪吃惊的事来，他一时纵瞧不见，总有一天会知道的。”

想到这里，朱七七不觉打起精神，大喝道：“赶车的，赶快些，赶到附近最大一个城镇，找一个最大的客栈，多做事，少说话，总有你的好处。”

车马果然在一家规模极大的客栈停下了。

朱七七已自王怜花身上抽出一叠银票，瞧了瞧，最小的一张，是五百两，她随手就将这张给了赶车的。

赶车的瞧了瞧，又惊得呆了——欢喜得呆了。

朱七七沉声道：“嘴闭紧些，知道么，否则要你的命。”

赶车的只觉自己好像做了个梦，前半段是恶梦，后半段却是好梦，这一来，他下半辈子都不必再赶车了。

走进柜台，朱七七又抛了张千两的银票，道：“这放在柜上，使多少，算多少，先给店里的伙计，每人二十两小帐，找两间上好屋子，将车上的病人扛进去。”

这张千两银票，就像鞭子似的，将店里大大小小，上至掌柜，下至小二，几十个伙计都打得变成了马戏班的猴子，生怕拍不上马屁。

上好的房间，自然是上好的房间，还有好茶，好酒，雪白的床单，雪白的面中，红红的笑脸，红红的炉火。

朱七七道：“柜上支银两，先去买几套现成的男女衣服，再雇辆大车侍候着，没有事不准进来。知道么？好，去吧。”

不到顿工夫，衣服买来，人退下。

王怜花笑道：“姑娘的出手好生大方。”

朱七七道：“反正是慷他人之慨，你心疼么？”

王怜花道：“不疼不疼，我的人也是姑娘的，我疼什么？姑娘别说使些银子，就算割下我的肉吃，也没什么。”

朱七七道：“倒很知趣。”

王怜花道：“在下自是知趣的很。”

朱七七道，“好，你既知趣，我就问你，我要你做事，你可听话？只要你乖乖的听话，你这条命就还有希望活着。”

王怜花道：“姑娘无论吩咐什么，在下照办不误。”

朱七七道：“好，第一，你先将你自己的模样变一变——你莫皱眉，我知道易容的盒子，你总是带在身上的。”

王怜花道：“姑娘要我变成什么模样？”

朱七七眼珠转了转，道：“变成女的。”

王怜花怔了怔，苦笑道：“女的……这……”

朱七七脸一沉，道：“怎么？你不愿意？”

王怜花苦着脸道：“我……我只怕不像。”

朱七七道：“像的，反正你本来就有几分像女子……好，盒子拿出来。我解你上半身穴道，你就快动手吧。”

王怜花道，“姑娘要我变成什么样的女子？”

朱七七道：“白白的脸，细细的眉……眉毛要总是皱着，表示已久病不起……嗯，头发也得蓬松松的。”

王怜花若真是女子，倒还真有几分姿色，果然白生生的脸，半展着的眉，果然是一副病美人的模样。

朱七七实在想笑，王怜花却实在想哭。

朱七七捡了件衣裳，忍不住笑道：“这件衣裳店伙计以为是我要穿，却不知穿的是你。”

王怜花忍不住气道：“姑娘还有何吩咐？”

朱七七道：“你将我也变一变。”

王怜花道：“姑娘又要变成什么模样？”

朱七七道：“我要变个男的。”

王怜花又一怔，道：“什……什么样的男人？”

朱七七眼珠又一转，道：“变一个翩翩浊世佳公子，要教女人都着迷，但却不可有脂粉气，不可让人瞧破……反正我本来说话行事，就和男人差不多的。”

王怜花叹了口气，道：“我若不知易容术，那有多好。”

朱七七道：“你若不知易容，我已早就宰了你。”

朱七七若是男人，倒真是翩翩佳公子。

她对镜自览，也不禁甚觉好笑，甚觉有趣，喃喃道：“沈浪呀沈浪，如今我若和你抢一个女人，你准抢不过我……”想起沈浪，她的笑不觉又变为叹息。

窗外，天色已黯。

但却不断有车辆马嘶声，从窗外传了进来。

朱七七突然推开房门，呼道：“小二。”

一个店小二，躬着腰，赔着笑，跑了过来。瞧见站在门口的，竟是个男的，不禁一怔，道：“原来公……公子的病已好了。”

朱七七知道他必是将自己当作被裹在棉被里的王怜花，这一错倒真错得恰到好处，当下忍不住笑道：“病好了有什么不好？”

店小二赶紧赔笑道：“小的只是恭喜……”

突然瞧见躺在床上的王怜花，失声道：“呀，那位姑娘却病了。”

朱七七含糊着道：“嗯，她病了……我问你，你这店里，怎地如此吵闹？”

店小二道：“不瞒客官，小店生意虽一向不错，却也少有如此热闹，但不知怎地，这两天来的客人却特别多，就是这两间屋子，还是特别让出来给公子的。”

朱七七心头一动，道：“来的都是些什么样的人？”

店小二道：“看来，都像是保镖的达官爷……唉，这些人不比公子是有身份，难免吵闹些，还请公子担当则个。”

朱七七道：“哦……知道了，你去吧。”

店小二倒退着走了，心里却不免暗暗奇怪：“这两位到底是怎么回事，男的好的这么快，女的又病得这么快，花银子像流水，却连换洗的衣裳还得现买，……呸，我管人家的闲事干什么？那二十两银子，还不能把我变成瞎子，哑巴么？”

朱七七关起门，回首道，“王怜花，此城中即骤然来了许多江湖人物，想必又有事将要发生，究竟是什么事，你倒说来听听。”

王怜花道：“在下也不知道。”
朱七七一拍桌子，道：“你会不知道？”
王怜花苦笑道：“江湖中，天天都有事发生，在下又怎会知道得那么多。”
朱七七道：“哼。”
突然想起一事，又道：“展英松那些人，一入仁义庄，便都死了，这又是为的什么？”
王怜花道：“呀！真的么……这在下也不知情，”
朱七七厉声道：“不是你做的手脚？”
王怜花叹了口气，道：“在下此刻已是姑娘的掌中物，生死都操在姑娘手上，姑娘要我做什么，我自然不敢不做，姑娘要问我什么，我也不敢不答，但姑娘若要问我也不知道的事……唉，姑娘就是逼死我，我也说不出。”
朱七七冷笑道：“总有一天，我要你什么话都说出来的，但现在还不忙。”
她寻思半晌，突又推开门，唤道：“小二。”
小二这次来得更快，赔笑道：“公子有何吩咐？”
朱七七道：“去找顶软兜子，再找两个大脚婆子服侍，我要带着我侄女上街逛逛，让她透透风，知道了么？快去。”
店小子笑道：“这个容易。”
小二一走，王怜花不禁苦笑道：“侄女？……唉，我做你的侄女，不嫌太大了么？为何不说你的姐姐，妹妹，当然，最好说是你的妻子，人家就会相信的多。”
朱七七怒道：“你可是脸上又有些痒了？”
王怜花道：“我……只是怕人不信。”
朱七七道：“我不说你是我孙女，已是客气的了。”
语间微顿，接口又道：“此刻我要带你出去，不但要点你‘气海囊穴’叫你不能动，还要点你哑穴，让你不能说话。”
王怜花苦笑道：“姑娘动手就是，又何必告诉我。”
朱七七道：“我告诉你，只是要你老实些，最好连眼珠子都莫要乱动……莫要忘记，我随时都可取你性命，那真比吃白菜还容易。”
软兜子倒也精致小巧，两个大脚婆子不费气力，便可抬起，王怜花围着棉被，坐在软兜里，动也不能动。
朱七七瞧了两眼，心头也不禁暗暗好笑：“王怜花呀王怜花，你让人受罪多了，如今我也让你受活罪。”
王怜花当真是在受活罪。
他心里是何滋味，只有天知道。
软兜子在前面走，朱七七跟在后面，缓步而行。
只见这城镇倒也热闹，此刻晚市初起，街上走着的，果然有不少武林豪杰，只是朱七七一个也认不得。
她只觉得这些武林豪杰面目之间，一个个俱是喜气洋洋，显见这城镇纵然有事发生，也不会是凶杀之事。
突然间，街旁转出两个人来。
左面一人，是个男的，紫膛脸，狮子鼻，浓眉大眼，顾盼生辉，一身紫缎钉袍，气概十分轩昂。
右面一人，是个女的。
这女的模样，却委实不堪领教，走在那紫面大汉身旁，竟矮了一个半头，

不但人像个肉球，腮旁也生着个肉球。

若是这紫袍大汉也是丑人，那倒罢了，偏偏这大汉气概如此轩昂，倒衬得这女子越是丑不堪言。

这两人走在一起，自是刺眼的很，路上行人见了，自然又是惊奇，又是好笑：“怎地乌鸦配了大鹏鸟。”

但凡是武林豪杰，瞧见这两人，面上可不敢露出半分好笑的颜色，两人一露面，已有人毕恭毕敬，躬身行礼。

这两人朱七七也是认得的。

她心头不觉暗吃一惊：“乍地‘雄狮’乔五与‘巧手兰心女诸葛’花四姑，竟双双到了这里？”

只见“雄狮”乔五目光脾脱，四下的人是在窃笑，是在行礼，他完全却未放在心上，更未瞧在眼里。

走在他身畔的花四姑，更是将全副心神，完全都放在乔五一个人身上了，别人的事，她更是不闻不见。

她模样虽然还是那么丑，但修饰已整洁多了，尤其是面上竟似乎已多了一层光辉，使得她看来较昔日顺眼的多。

朱七七虽只瞧了一眼，但却已瞧出这是爱情的光辉，只因她自己也曾有过这种光辉，虽然如今已黯淡了。

“呀，花四姑竟和乔五……”朱七七虽然惊奇，却又不免为他两欢喜，花四姑虽非美女，却是才女，才女也可配得上英雄的。

只见两人对面走来，也多瞧了朱七七一眼——只不过多瞧了一眼而已，王怜花的易容木确是天下无双。

他人走过了，朱七七还忍不住回头去瞧。

这时，乔五与花四姑却已走上了一间酒楼。

悦宾楼。

这时街头才开始有了窃窃私谈声：“你知道那是谁么？嘿，提起来可是赫赫有名，两人却是当今武林‘七大高手’中的的人物。”

“俺怎会不知道，江湖中行走的，若不认得这两位，才是瞎了眼了，奇怪的是，他两人怎会……怎会……”

“老哥，少说两句吧，留心闪了舌头。”

朱七七暗叹忖道：“七大高手在江湖中，名头倒当真不少，只可惜七大高手中也有像金不换那样的害群之马。”

她微一沉吟，突然向那两个大脚婆子道：“咱们也要上悦宾楼去坐坐，烦你们将姑娘扶上去。”

这时，王怜花目光已变了，似乎瞧见了什么奇怪的人物，只被点了哑穴，有话也说不出来。

悦宾楼，出奇的宽敞，百十个客人，竟还未坐满。

“雄狮”乔五与花四姑已在窗子边的一张桌子旁坐下了，这是个好位子，显然是别人让出来的。

朱七七上楼，只觉这两个人利剪般的目光，又向她瞟了一眼，然后两人轻轻地不知说了句什么。

朱七七只做未见，大大方方，远远寻了张桌子坐下——王怜花被两个大脚婆子架住，也坐到她身旁。

他两人看来委实不像江湖人物，所以别的人也未对他们留意，只听旁边

桌子上有人悄语：“ 不想这件事惊动的人倒不少，连那两位都来了。 ”
说话的这人朱七七也有些面熟，但却忘了在哪见过，此人唇红齿白，衣衫整洁，是位俊悄人物。
另一人道：“ 这件事本来就不小，依小弟看来，除了这两位外，必定还会有人来的，说不定也会到这悦宾楼来，你等着瞧吧。 ”
那少年笑道：“ 正是，武林人到了这里，自然要上悦宾楼，就算这儿的菜又贵又难吃，也得瞧主人的面子。 ”
朱七七嘴里在点酒菜，心中又不免暗暗思忖：这件事，却又是什么事？怎会惊动这许多江湖人？
这酒楼的主人又是谁？难道也是成名的英雄？
她眼睛不停的瞟来瞟去，只见这酒搂上坐着的，十人中倒有八人的是江湖好汉——他们穿的衣服纵然和普通人没什么不同，但那神情，那姿态，那喝酒的模样，却好像贴在脸上的招牌似的。
这些人有的英朗，有的猥琐，有的丑，有的俊，朱七七想了半天，也没瞧出有什么出奇的人物。
但，突然间，她瞧见了一个人，目光立刻被吸引住。
这人模样其实也没有什么出奇——在酒楼上这么多人里，他模样简直可以说是最最平凡的了。
但不知怎地，这平平凡凡，普普通通的人身上，却似有一种绝不平常，绝不普通的地方。
那是什么地方，朱七七也说不出。
这人年纪已有五十上下，蜡黄的脸色。细眉小眼，留着几根山羊胡子，穿着半新不旧的狐皮袄。
看来，这只是个买卖做得还不错的生意人，或者是退职的小官吏，在风雪天里，独自来享受几杯老酒。
但这人的酒量却真不小——若说这人有什么与众不同的奇怪地方，这就是他唯一奇怪的地方了。
他面前的桌子上，只摆着两样菜，但酒壶却有七、八个之多，而且酒杯也有七、八个之多。
只见他一手捻须，一手持杯，正半眯着眼，在仔细品尝这些酒的滋味，有时点头微笑，有时皱眉摇头。
这七、八壶酒，虽然都是不同的酒，他要品尝酒味，生怕酒味混杂了，所以就用七、八个杯子分别装着。
看来，这不过只是个既爱喝酒，又会喝酒的老头子，别人既不会对他有恶意，他更不会对别人有坏心。
但不知怎地，朱七七瞧了他几眼，心里竟泛起一种厌恶、畏惧之感，她也不知道这是为什么？
她只觉再也不愿多瞧他一眼，仿佛只要多瞧他一眼，就会有什么不幸的灾祸要临头一般。
这种奇异的感觉，别人也不知有没有，但这小老人却似已完全陶醉在杯中天地里，别人对他如何感觉，他全然不管。
王怜花竟也在盯着这老人瞧，目中神色也奇怪的很。
朱七七不住悄声道：“ 那人你认得么？ ”
王怜花摇了摇头。

就在这时，突有一阵大笑声自楼下传了上来。
有人道：“ 大哥怎地许久不见了，想得小兄弟们好苦，大哥若在什么地方享福，也早该将这些通知小兄弟呀。 ”
另一人笑道：“ 享个屁福，这两天我来回的跑，跑的简直跟马似的，若不是遇见梁二，还不知道你们都在这里。 ”
朱七七还没瞧见人，只听这豪迈的笑声，已知道是什么人了，心里立即暖和和的，像是喝了一壶酒。
王怜花也知道这是什么人了，却不禁暗中皱了皱眉。
这人是熊猫儿。
笑声中，几个歪戴着皮帽，反穿着皮袄的大汉，已拥着神采奕奕，满面红光的熊猫儿上了楼。
酒楼上的小二也在皱眉头，这悦宾店可不是寻常地方，江湖豪杰，他们是欢迎的，但这些市并无赖今日怎地也敢上楼？
几个小二暗中递了个眼色，两个人迎了上去，一个人却悄悄绕进后面的帐房，朱七七突然开心起来。
她知道这又有好戏瞧了。
熊猫儿敞着衣襟，腰里还挂着那葫芦，一双又大又亮的眼睛，正带着笑在四下转来转去。
店小二已迎了上去，皮笑肉不笑地道：“ 对不起，这儿客满了，各位上别处照顾去吧。 ”
熊猫儿那条剑也似的浓眉微微一轩，道：“ 那不是还有空位子么？ ”
店小二冷冷道：“ 空座都有人订下了。 ”
熊猫儿身旁一个稍长大汉怒道：“ 什么人订下了，明明是狗眼看人低，大爷照样花得起大把银子，你凭什么不侍候大爷们。 ”
店小二冷笑道：“ 你有银子不会上别处用去？这儿就算有空座，今天就不卖给你，你又怎能咬的下我的卵子？ ”
那大汉怒吼一声，登时一拳击出，却不知店小二也有两下子，一个虎跳，竟然闪了开去。
于是店小二齐地涌了上来，那些大汉也挽袖子，瞪眼睛，两下大声喝骂，立刻就“ 砰砰嘣嘣 ”打了起来。
但还没打两拳，六七个店小二，突然一个接一个的飞了起来，一个接一个滚下楼去！
朱七七暗中拍掌笑道：“ 猫儿出手了。 ”
满楼豪杰，本都未将这回事瞧在眼里，此刻却不禁心头一震，眼睛一亮，几百道目光，全部瞧在熊猫儿身上。
熊猫儿却仍是嘻嘻哈哈，若无其事，笑道：“ 咱们自己找座位坐，若没有人侍候，咱们就自己拿酒来喝，反正今日咱们在这悦宾楼吃定了。 ”
四条大汉一齐笑道：“ 对，就这么办。 ”
朱七七邻桌的美少年，轻笑道：“ 好一条汉子，好俊的身手。 ”
另一人却道大“ 身手虽俊，今日只怕还是要吃亏。 ”
这时人人都已瞧见，后面的帐房里，已有几个人走出来了——熊猫儿也瞧见了，已停住了脚步。
喧哗的酒楼，立刻安静了下来。
朱七七本想与那人打赌：“ 熊猫儿决定不会吃亏的。 ”

她瞧见自帐房出来的那几个人，神情却立刻变了，好像是要说什么话，但又终于忍住了。
她邻桌的美少年又在悄声低语：“他怎地今日也在这里？”
另一人道：“这倒的确有些奇怪，他虽然是这酒楼的主人，但终年难得来一两趟，小弟倒真的没想到他今日会在这里。”
美少年唏嘘道：“他既在这里，这莽少年只怕真的要吃亏了。”
他们口中所说的“他”，显然便是自帐房中当先走出来的一人——其余六七人，有如捧凤凰般围在他四周。
只见他身材不高，气派却不小，身上穿的件蓝色长衫，虽不华丽，但剪裁得却是出奇的合身，叫人看着舒服。
他看来年纪并不甚轻，却也不甚老，面色不大白，却也不黑，眼睛不算大，却教你不敢逼视。
他唇边留着些短髭，修剪得十分光洁整齐，就是这一排短髭，才使他严肃的面上显得有些风流的味道。
总之，此人从头到脚，都透着股精明强悍之色，无论是谁，只要瞧他一眼，都绝不会轻视于他。
他身上并没有一件值钱的东西，但无论是谁，只要瞧他一眼，便可瞧出他是家财百万，出身世家的豪富。
此时此刻，有这样的人物走出来，自然更是引人注目，无论识与不识，都不禁在暗中议论：“这莽少年一定要倒霉了。”
但熊猫儿却仍然满面笑容，一双大眼睛，瞬也不瞬地瞪着他，就算他的目光是刀，熊猫儿也不在乎。
这蓝衫人目光却未盯着熊猫儿，只在酒楼四下打着转，一边和认得他的人连连打招呼，一边笑道：“朋友远来，兄弟本该早就出手招呼，只是……”
熊猫儿大笑道：“你怕朋友们要你请客，自然躲在帐房里不敢出来。”
蓝衫人只作未闻，还是笑道：“若有招呼不周之处，还请各位原谅……”
熊猫儿笑道，“这儿的招待确是不周，原谅不得。”
蓝衫人道：“各位还请安心喝酒……”
熊猫儿道：“有人在旁打架，谁能安心喝酒。”
蓝衫人每句话都未说完，每句话都被熊猫儿打断了，但他面上却全无激怒之色，只是目光已移向熊猫儿。
熊猫儿道：“瞧什么？不认得么？”
蓝衫人道：“确是眼生得很。”
熊猫儿笑道：“不认得最好，认得就打不起来了。”
蓝衫人笑道：“兄台要做别的事，还有些困难，但要打架么，却容易得很，只是此地高朋满座，你我不如下去……”
熊猫儿道：“没人瞧着，打架有什么意思。”
蓝衫人终于微微变色，道：“如此说来，你是成心拆台来的。”
熊猫儿笑道：“你拆我的台，我自然要拆你的。”
蓝衫人仰天狂笑道：“好，我……”
熊猫儿道：“你不必亮字号，我既要拆你的台，不管你是谁，我好歹是拆定了，你亮字号哪有个屁用。”
蓝衫人怒道：“好横的少年人。”
熊猫儿大笑道：“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得罪了我，那保险没完没

了。”

蓝衫人身旁两条紧衣大汉，实在忍不住，怒叱一声，双双抢出，四只碗大的拳头挥了出去，口中叱道：“下去。”

“下去”两个字说完，果然有人下去了。

这两条大汉武功竟不弱，不但拳风凌厉，而且招式也有板有眼，两人一个攻上打左，一个击下打右。

这四只拳路委实将熊猫儿上下左右封死了。

哪知熊猫儿出手一格——他两条手臂竟像是生铁铸的，那两条大汉顿时间只觉整个身子全麻了。

熊猫儿已乘势扣住他们的手腕，乘着他们前扑之力还未消失，借力使力，轻轻一托一带。

那两条大汉八、九十斤的身子，竟也像是只风筝飞了出去，“咕咙冬”，一齐滚下了楼。

这一来，满楼群豪更是耸然动容，就连“雄狮”乔五与花四姑都不禁长身而起，要将这少年瞧清楚些。

熊猫儿带来的兄弟们早已轰然喝彩起来，震耳的彩声中，只有那个面前摆着七八只酒壶的小老人，他还是在安坐品酒。

熊猫几望着那蓝衫人笑道：“怎样，可是该轮到你了。”

蓝衫人一言不发，缓缓脱下了长衫，仔仔细细叠了起来，交给他身旁一个跟随的大汉，才缓缓道：“请！”